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張元 教授

高中歷史科資深優良教師教學經驗分析
——以教學信念為主軸

研究生：吳姿穎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

國立清華大學

博碩士論文全文電子檔著作權授權書

(提供授權人裝訂於紙本論文書名頁之次頁用)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學位論文，為本人於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甲組，96學年度第二學期取得碩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題目：高中歷史科資深優良教師教學經驗分析
指導教授：張元

■ 同意

本人茲將本著作，以非專屬、無償授權國立清華大學與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圖書館：基於推動讀者間「資源共享、互惠合作」之理念，與回饋社會與學術研究之目的，國立清華大學及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圖書館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紙本、光碟或數位化等各種方法收錄、重製與利用；於著作權法合理使用範圍內，讀者得進行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論文電子全文上載網路公開之範圍及時間：

本校及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區域網路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立即公開
校外網際網路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立即公開

■ 全文電子檔送交國家圖書館

授權人：吳姿穎

親筆簽名：吳姿穎

中華民國 97 年 8 月 28 日

國立清華大學

博碩士紙本論文著作權授權書

(提供授權人裝訂於全文電子檔授權書之次頁用)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學位論文，為本人於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甲組，96學年度第二學期取得碩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題目：高中歷史科資深優良教師教學經驗分析
指導教授：張元

■ 同意

本人茲將本著作，以非專屬、無償授權國立清華大學，基於推動讀者間「資源共享、互惠合作」之理念，與回饋社會與學術研究之目的，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得以紙本收錄、重製與利用；於著作權法合理使用範圍內，讀者得進行閱覽或列印。

本論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局申請專利(未申請者本條款請不予理會)的附件之一，申請文號為：_____，請將論文延至____年____月____日再公開。

授權人：吳姿穎

親筆簽名：吳姿穎

中華民國 97 年 8 月 28 日

國家圖書館 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

(提供授權人裝訂於紙本論文本校授權書之後)

ID:GH000914405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授權人在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96 學年度第二學期取得碩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題目：高中歷史科資深優良教師教學經驗分析

指導教授：張元

茲同意將授權人擁有著作權之上列論文電子全文（含摘要），非專屬、無償授權國家圖書館，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將上列論文重製，並得將數位化之上列論文及論文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 讀者基於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上列論文，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

☐ 論文電子全文上載網路公開之範圍及時間：立即公開。

授權人：吳姿穎

親筆簽名：吳姿穎

民國 97 年 8 月 28 日

國家圖書館 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

(請於辦理離校程序時繳至圖書館)

ID: GH000914405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授權人在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96 學年度第三學期取得碩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題目：高中歷史科資深優良教師教學經驗分析

指導教授：張元

茲同意將授權人擁有著作權之上列論文電子全文（含摘要），非專屬、無償授權國家圖書館，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將上列論文重製，並得將數位化之上列論文及論文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 論文電子全文上載網路公開之範圍及時間：立即公開。

授權人：吳姿穎

親筆簽名：吳姿穎

民國 97 年 8 月 28 日

國立清華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指導教授推薦書

歷史 學系 研究所 吳姿穎 君所提之
論文

高中歷史科資深優良教師教學經驗分析——
以教學信念為主軸 (題目),

經由本人指導撰述，同意提付審查。

指導教授 張元 (簽章)

中華民國 99 年 7 月 29 日

國立清華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考試委員審定書

歷史 學系 研究所 吳姿穎 君所提之
論文

高中歷史科資深優良教師教學經驗分析——
以教學信念為主軸 (題目)，

經本委員會審查，符合碩士資格標準。

學位考試委員會 主持人 林慈淑 (簽章)

委員 蕭淑玲
張元

中華民國 97 年 7 月 29 日

謝詞

首先感謝指導教授張元老師，您的幫助使我在研究的過程中找到方向，也謝謝您對我個人處境的體諒，使我能在極為有限的時間之中，完成論文的寫作。此外，感謝林慈淑老師與蕭憶梅博士，在口試時給我許多非常重要的意見。

接下來，特別感謝接受我訪談的五位老師：林彩貞老師、鄒玫老師、單兆榮老師、唐遠華老師、王進傑老師。感謝您們的幫助，使我不僅能完成論文，更從您們的信念之中，得到許多啟發，將使我終身受用，也改變了我對自己未來的期許。

感謝博士班的陳冠華學姊，在我整個論文的寫作期間給我最大的幫助。感謝所有關心我的好朋友們，因為你們的支持，才能使我有信心把論文完成。在我計畫寫作論文之初，好友劉心怡小姐曾熱心地把自己蒐集的資料與我分享，謝謝妳。在我正式寫作論文的過程中，好友林宜蓁小姐誠摯地提供你的意見，謝謝妳；好友邱一平小姐是我論文寫作路途上的好夥伴，彼此相互加油、打氣，是論文寫作過程中很重要的力量。

謝謝父親吳新添先生、母親張秀鳳女士給我的支持與鼓勵，我沒有辜負你們的期望，終於把論文完成了。謝謝公公顏福來先生、婆婆陳瑞珍女士對我的包容，使我能心無旁騖地完成學業。最後，感謝我的丈夫顏志宏先生，你毫無保留的愛與包容，是支持我順利完成論文最大的關鍵，謝謝你。

摘要

目前國內的歷史教學研究領域之中，已有一些針對學生學習歷史的研究，尙未有針對歷史老師教學的研究。本論文期盼藉由對五位高中歷史科資深優良教師教學信念的研究，使年輕的中學歷史老師從中得到啓發與收穫；同時也期盼讓更多研究者了解第一線高中歷史老師的想法。

本論文主要的研究方法爲訪談，寫作分析以教學信念爲主軸，將五位資深優良高中歷史老師累積多年的智慧凝聚在一起。探討的內容包含：歷史教師自我主體意識的建立、歷史教學目標的追尋、歷史課程的信念、歷史教學評量的信念。

雖然目前國內整體的環境對於高中歷史老師的教學而言，並不是那麼有利，包括學生、家長、社會大眾長期以來所形成的刻板印象；歷史老師自己也不是完美無缺的聖人，而會有自己的侷限，但五位高中歷史科資深優良老師都認爲，即使面臨這麼多教育問題，還是必須堅持自己的歷史教學信念，這是作爲高中歷史老師無可推卸的使命與責任。

改變的關鍵就在於歷史老師本身，必須擁有自己的歷史教學信念，並能在歷史課堂上貫徹實行。每一位優秀的歷史老師都必定擁有獨屬於他個人、令人感動又值得探索的歷史教學信念。每一位高中歷史老師都應該清楚了解自己的歷史教學信念：高中歷史教學的意義是什麼？我要讓學生在歷史課之中學到什麼？對於每一位高中歷史老師而言，這都是最根本的問題；在思考這些問題的同時，歷史老師自己的主體意識就能逐漸地建立起來。

當歷史老師個人的教學信念變得明確之後，在面對「如何組織自己的歷史課堂」、「如何進行教學評量」等實務層面的工作時，都會比較清楚要怎麼進行，即使在教學的過程中遇到一些難題，也多能迎刃而解，找到調適與解決的方式。

目 錄

謝 詞	i
摘 要	ii
目 錄	iii
緒 論	1
一、 研究動機與目標	1
二、 研究回顧	5
三、 研究方法	9
第一章 教學歷程與歷史教學的基礎信念	13
第一節 教學歷程的回顧	15
一、 學生時代學習歷史的經驗	15
二、 新手教學經驗與教學風格的轉變	19
第二節 歷史教學的基礎信念	26
一、 歷史老師的自我定位——老師為「教學主體」	28
(1) 關於歷史科在學校的地位	28
(2) 面對學生的不重視	31
(3) 歷史老師對教學的堅持——不斷追求自我進步	34
二、 歷史老師的教學目標——學生為「學習主體」	37
(1) 跳脫「考試領導教學」的框架限制	38
(2) 面對學生的困惑——學習歷史有什麼用？	40
(3) 高中生學習歷史的意義——歷史是研究「人」的學問	43
第二章 歷史課程的信念	47
第一節 培養歷史課程的養分	50
一、 個人的累積——大量閱讀與蒐集資料	52
二、 向他人學習——參加讀書會、研習、研討會	57
第二節 匠心獨運的歷史課程	61
一、 訂定個人的教學計畫	62
二、 依據學生的程度與需求調整教學計畫	65
三、 靈活運用課本、自編講義、補充資料	70

四、教學方法的運用.....	74
第三節 對高中歷史教科書改革的看法.....	80
一、關於一綱多本.....	80
二、關於高中歷史科課程綱要.....	84
(1) 中國史大幅縮減.....	84
(2) 課程綱要更改頻繁對歷史教學的衝擊.....	87
第三章 歷史教學評量的信念.....	91
第一節 課堂教學活動與作業評量.....	92
一、老師在作業與活動評量中的角色.....	95
(1) 累積經驗與創意的設計者.....	95
(2) 讓學生展現能力的指導者.....	100
二、學生在作業與活動評量中的角色.....	104
(1) 潛力無限的參賽者.....	104
(2) 自主學習的學習者.....	107
第二節 紙筆測驗評量.....	112
一、給學生與家長的建議——成績不代表一切.....	112
二、給歷史老師的建議.....	117
(1) 關於平時考試的安排.....	118
(2) 關於段考的命題.....	122
第四章 結論.....	131
參考書目.....	137
附 錄.....	141

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標

談起我的研究動機，必須從我個人的求學經驗開始。

高中之前，我是一個很平凡的學生，不太會受到老師的注意，更沒有想過自己有一天會想要成為歷史老師；但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對歷史特別感興趣，最期待歷史課上老師講述精采的歷史故事。因此，選填大學志願時，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歷史系。

正式進入大學歷史系之後，我感到非常震撼：大學的學習為什麼那麼自由？歷史系所學為什麼和我中學時代的印象差異那麼大？我一開始並不適應在歷史系的大學生活，最直接就表現在歷史系專業的學習；大一下學期結束，甚至還有必修科目不及格。如今回想起來，當時不只是對歷史系所學的內容感到生澀，對於自己的未來也感到很茫然，更曾面對家人的質疑：「為什麼不轉系？」我並非沒有產生過轉系的念頭，只是由於大一成績太差，無法如願。從大二開始，我看到成績好的同學紛紛轉系、雙修、取得修讀教育學程的資格，我才體認到「用功讀書」的重要，那時我才算是真正開始進入歷史學的殿堂。

坦白說，我大學時代的學習態度是帶有「功利」色彩的，沒有什麼理想。雖然我的經驗不能代表所有歷史系學生的經驗，但同學之中，似乎不少人對於未來感到茫然、沒有自信。經過了在大學歷史系的學習，我明白中學時代的觀念是錯的，並非把課本裡面的知識反覆背誦起來，記得愈熟，歷史就學得愈好；我也體會到學習歷史是在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陳寅恪在王國維紀念碑中所提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現代歷史學所追求的學術精神與價值。矛盾的是，儘管我因受歷史學的洗禮而改變了思維方式，從中受益良多；即將從成大歷史系畢業的我，對於自己的未來仍然不是很有自信。

我雖然對於歷史學研究沒有太大的熱情，但在大學畢業時，對未來卻又缺乏目標，而選擇繼續讀研究所。在碩三結束之前，我決定以漢代為研究領域，只是在研讀資料之際，我時常思考：「為什麼我對研究沒有熱情？」

或許是因為對歷史學的研究缺乏熱情，導致我的研究所生活總是在焦慮、矛盾、茫然之中度過。儘管如此，我從大學時代開始，內心就逐漸萌發「成為高中歷史教師」的心願：我要把「歷史的好處」介紹給學生，扭轉他們「歷史很無聊」、「歷史不重要」、「歷史沒有用」的想法，成為一個高中歷史老師應該會是一個很有意義又有趣的工作。當時對歷史教學的想法很粗淺，並不是全然以理想為出發點，某種程度來說，是希望彌補自己在中學時代的遺憾。

碩四下學期開學之前，或許是由於對漢代的研究並不順利，再加上父母對我的質疑：「你為什麼讀這麼久，還不能畢業？」種種壓力瞬間引爆我內心深處積累已久的矛盾，我迅速地辦了休學，決定放棄學位，找了與歷史完全不相干的業務工作。當時曾有關心我的朋友問我：「你不是一直很想成為一個歷史老師嗎？」我只是消極的回答：「畢業無望，又怎麼談教書？」如果從事教學是生命中的理想，怎麼能輕言放棄？當時我對教書的看法，還停留在一份「職業」的思考，而不是當成人生的職志。

或許是注定要回到歷史教學的道路，我在二十六歲的這一年發生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年初休學、年中換工作、年底遇到人生的另一伴。休學一年半之後，因為婚後先生的支持，我決定回學校把論文完成。我在結婚日子到來前的三個禮拜，舉辦了一場大學同學會，來參加的許多同學已成為國中、高中的歷史老師了，聚會的話題圍繞著學校教書的經驗；當下我腦海中浮現張元老師主持歷史教學研討會的場景：與會的資深歷史老師們，針對歷史教學的理念侃侃而談的樣子；頓時萌生以高中歷史科的資深優良教師為研究對象的念頭。

在與張元老師討論過後，我確定將以高中歷史科的資深優良教師為研究對象，主要原因在於：許多資深優良的歷史教師，都是默默地在歷史教學的領域努力耕耘，經過多年的教學生涯，在歷史教學的領域之中，擁有傑出、豐富、令人感動的經驗，卻因為缺乏文字的紀錄，而隨著資深優良教師的退休而逐漸被淡忘，這是相當可惜的。我初步將研究的目標定為：「理解、分析資深優良教師的教學經驗，使新手歷史教師有參考的典範。」

過去在修讀張元老師的「歷史教材教法」時，我曾讀過《如何訂做一個好老師》一書，作者 **Ken Bain** 以實際的訪談與課堂觀察，針對近百名不同領域的大學優良教師進行長達十五年的研究，探討大學優良教師的特質與經驗，留下許多經典的教學範例，對於「好老師」的特質有相當深刻、

精采的詮釋，其研究方法也非常值得我參考¹。然而，我受限於有限的研究時間，無法進行大規模、長時間的課堂研究觀察，對於許多基礎的歷史教學理論，也頗感陌生，僅初步決定將以訪談為主要的研究方法，但究竟應該怎麼做？要問老師們什麼問題？一開始我並沒有很大的把握，我自覺雖是「研究者」，事實上卻扮演著學習者的角色。

在進行研究設計的初期，我雖已確定研究方向與研究對象，卻不知如何進行，也沒有詳細的研究計畫，似乎印證了 **Joseph A. Maxwell** 在《質化研究設計——一種互動取向的方法》所談到的：「如果你在你的研究設計尚未有清晰概念化之前就急於撰寫研究計畫的話，實質上，它就很可能會使你的進度慢下來……我相信研究設計正如大多數的事情，是當你去做它時才能學得最好。」²儘管內心裡有許多不安，在張元老師的鼓勵與推薦之下，我仍密切展開與多位資深優良歷史教師的接觸，包括面談、課堂旁聽³。

最初我的問題意識是：「要向資深老師學習教學經驗」；然而，我很快地發現這雖是一個很重要的方向，範圍卻太過廣泛而空洞。幸運的是，情況恰如前述 **Joseph A. Maxwell** 所言，隨著我與老師們的接觸的時間增長，逐漸產生較為明確的想法：從「教學信念」的角度切入，理解老師們多年來對歷史教學的心得與想法，雖不足以形成結構嚴謹的理論，卻能從中歸納出一些重要的結論，以供新手歷史教師與相關研究者參考。

在通過論文計畫之後，我實際進行一次又一次的研究訪談，自身所得到的收穫，遠超過研究初期所能想像的，更改變了我長期以來對於學習歷史的看法。確切地說，我因研究所需而深刻理解老師們的教學信念，在思索的過程中，徹底改變了我自己從大學以來所形成的信念；未來若有幸能成為一個歷史老師，對我而言，意義將不只是一份職業，而是一項足以作為人生職志、令自己驕傲的事業。除了理解老師們的教學信念使我得到很大的收穫，如何在實際的課堂設計與評鑑活動之上，徹底傳達這些信念？我也得到了很大的啟發。

由於在研究的過程中，自己親身經歷並體會到這樣的收穫，我期望透過這本論文將這些心情與理念傳遞出來。本研究是以高中歷史科資深優良

¹ Bain, Ken，傅士哲譯，《如何訂做一個好老師》（台北：大塊文化，2005）。

² Maxwell, Joseph A.，高熏芳、林盈助、王向榮譯，《質化研究設計——一種互動取向的方法》（台北：心理出版社，2001），頁4。

³ 當時我接觸的老師有：林彩貞老師（新竹女中退休歷史老師）、姜公韜老師（成功高中退休歷史老師，退休後在成功高中兼課）、單兆榮老師（北一女中退休歷史老師，退休後在大直高中與北一女中兼課）、唐遠華老師（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中歷史老師）、莊德仁老師（成功高中歷史老師）。

教師的教學信念作為探討的主軸，除了企盼使研究者了解站在第一線的歷史教師對教育現場長期的觀察，也從資深優良教師身上發掘出值得生手教師學習的經驗與智慧，相信能讓許多年輕的歷史老師感覺到有一些幫助。



二、研究回顧

本研究將以高中歷史科資深優良教師的教學信念作為探討的主軸，除了有助於研究者了解站在第一線的歷史教師對教育現場長期的觀察，我期盼能從資深優良教師身上發掘出值得生手教師學習的經驗與智慧。教師的教學經驗，是指教師在從事教學時所獲得的知識、技術、辦事能力等的統稱⁴。過去教育研究者又認為教師個人知識與教師的教學經驗關係密不可分。資深教師在歷經長時間的教學之後，依據其個人累積獲得的教學經驗，所產生出對教學議題的特定看法，即為教師教學信念。因此，教師的教學信念與教師個人的教學經驗之間的關係，如同知識與信念之間的關係一樣，是密不可分的。

在教育研究文獻當中，教師信念屬於教師思考（**teacher's thinking**）的領域，同屬於教師認知的研究範疇。早期研究多著重在教師教室行為、學生教室行為以及學生成就。這通常是在實驗室的帶領之下進行，透過教師的教室行為影響學生的教室行為，且最終影響學生的成就。研究假設教師的行為與他們可觀察的影響是線性與單向的。1960 年代末期，由著認知心理學與研究的多樣化，研究者對於教師思考的興趣已經增加。1968 年的 **Philip Jackson** 對教師認知的研究，已將焦點從觀察教師行為，轉到研究教師思考的程序，認為教學型態與工作是在一個複雜且不確定的學校與教室社群裡，教師作出專業且合理的判斷；教師的思考與判斷影響了他們在的教室裡的決策與行為⁵。

1970-1990 年代二十年間，許多研究者投入大量的精力以研究教師思考的研究領域，其主要原因在於研究者相信：教師的思考過程會引導他們的教學計畫，反應在教學活動之上⁶。劉威德將此二十年間的教師知識、教師思考與教師決定的研究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0 年代研究集中於教師的決定（**decision-making**），後來由於發現教學決定的研究僅能有限的解釋教師的心智活動，於是研究趨向下一個階段。第二階段：將研究範圍擴大到教師認知的研究，包括教師的知覺、歸因、思考、判斷、反省、評價

⁴ 楊岱蓉（2006），〈矯正教育教師教學經驗與教學信念之研究——以戒治所教師為例〉，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頁 12。

⁵ Fang, Z. (1996)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eacher beliefs and practices', p.47-48

⁶ Fang, Z. (1996)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eacher beliefs and practices', p.48

與日常事務。第三階段：研究集中在探討教師實際行為背後的知識與信念⁷。

根據 Harvey 於 1986 年的說法，教師信念在教師知識之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一連串指導個人思考與行動的重要概念。Bean 與 Zulich 等人認為教師的信念是由許多成分型塑的。包括學科文化的影響，學生時代經驗的影響等。這些信念可以非常多樣化，不管其形式如何，一個教師的信念或哲學可以影響其教學行為⁸。1986 年 Clark 與 Peterson 認為理解教師思考與行為，能讓研究者更加了解兩者之間如何相互影響，且增強或抑制學生的學業表現，他們把教師的信念視為教師思維過程的核心，突顯出教師的信念在教學歷程中的重要性⁹。

1980 年中期以後，許多研究者認為教師信念就像教學判斷與決策制定的過濾器，(Nisbett and Ross; Shavelson; Shavelson and Stern)。Deford 認為，教師知識會使教師個人形成一套信念系統與態度，直接影響其看法與行為。Blanton 與 Moorman 則得出一結論：教師知識與教學行為之間有一個清楚的關係¹⁰。根據高強華的看法，持有不同信念的教師，對教學歷程會有不同的觀點，對教學的任務也有不同的意見，採用的策略也將有所不同，反應在教學行為之上即會有所不同¹¹。過去研究教學信念的研究者，相信教學信念與教師的課堂教學行為有密切的關係¹²。

如前所述，教師的教學信念被研究者認為與教師的教學行為有強烈的關係，因此吸引許多研究者探討其兩者之間的關係。大多數的學者認為教師的教學信念與其教學行為呈現一致的狀態。然而，另一方面仍有學者在針對教師進行實際觀察研究時，得出不同的結論，如 Kinzer 於 1988 年指出職前教師傾向於在他們的教學歷程之中，產生教學信念與教學行為前後互相矛盾的狀況。Duffy 與 Anderson 則於 1984 年指出，儘管教師行為與他們的信念系統一致，其教師信念與教學行為的關係並不全是強烈的。Wilson、Konopak 與 Readence 於 1991 透過面訪與教室觀察與教師的書面回應，檢視一位英語教師的閱讀信念與其實際教學行動，仍顯示其教師信

⁷ 劉威德（1999），〈教師教學信念系統之分析及其教學行為關係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頁 13

⁸ Fang, Z. (1996)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eacher beliefs and practices', p.50

⁹ 劉威德（1999），〈教師教學信念系統之分析及其教學行為關係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頁 25

¹⁰ Fang, Z. (1996)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eacher beliefs and practices', p.50

¹¹ 高強華（1992），〈教師信念研究及其在學校教育革新上的意義〉，《國立台灣大學教育研究所集刊》，34 期，頁 85-113。

¹² Fang, Z. (1996)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eacher beliefs and practices', p.52

念與實際教學行動缺乏一致性¹³。

研究者意外地發現，教師教學信念在實務上產生與教學行為不一致的現象。這也提示了研究者注意到教師教學信念的複雜性，由於教學本身即是一項複雜的活動，教師的行為乃受環境等因素——學校風氣與同事壓力所影響，如 Kilgore、Ross 與 Zbikowski 於 1990 年指出，行政人員與同僚態度可以影響教師關於自我與學生的信念，進而支持或減弱新手教師的效能¹⁴。總結而言，雖然研究者相當重視教學信念與教學行為的關聯，經過實際觀察研究，發現兩者之間並非必然呈現一致的順序關係，尚有待更多研究才能做最後的結論。

截至目前為止，儘管教學信念的研究數量繁多，教師教學信念的領域仍然有許多沒有被研究者解開的問題，或許這是由於教學本身是一項複雜的活動，且不同領域教師的教學信念，會因學科的差異而產生很大的歧異，同一位教師在不同的議題上卻可能擁有兩種以上的信念。此外，教師教學信念還很難被研究者以簡單的方式被歸類，研究者在進行教師教學信念研究時，必須對想要研究的信念範圍有清楚的界定，以免使研究的焦點太過模糊¹⁵。

在英美歷史教學的學術研究脈絡裡，以歷史教師作為研究對象是從 1980 年代後期才開始。然而，在眾多的歷史教師教學研究裡，歷史教師的經驗與教學信念尚未被投入很多關注，僅有零星的文章偶爾提到歷史教師的教學信念，如 Husband、Kitson 與 Pendry 於討論歷史教師的知識時，將教師信念包含在其中，認為在教師知識的組成之中，教師信念與教師的直覺糾纏在一起的¹⁶。

《學習原理：心智、經驗與學校》一書之中論及：「對於資深的歷史教師而言，他們在這個學科的知識以及關於其結構的信念，都會與其教學策略相互影響。」¹⁷說明了教師的知識、信念、教學策略的密切關係。然而，教學信念與教學行為儘管有很大的關聯，但仍有出現理想與實踐之間相互矛盾的狀況，這樣的情況較常發生在生手教師身上。相對於生手教師，資

¹³ Fang, Z. (1996)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eacher beliefs and practices', p.52

¹⁴ Fang, Z. (1996)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eacher beliefs and practices', p.53

¹⁵ 顏銘志，〈國民小學教師教學信念、教師效能與教學行為之相關研究〉，國立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頁 15

¹⁶ Husbands, C.; Kitson, A.; Pendry, A. (2003), 'What do history teachers know?', In: *Understanding History Teaching*.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69

¹⁷ Bransford, J.編，鄭谷苑、郭俊賢譯，《學習原理：心智、經驗與學校》，（台北：遠流出版社，2004），頁 211。

深教師在實際教學上有豐富的經驗，以及經過長期在教育現場的觀察與體會，不斷地尋求理想與實踐之間的平衡，因此資深教學信念與教學行為較趨一致¹⁸。

就國內的情況而言，1980 年中期以後，針對教師思考的研究正迅速的增加，其中與教師個人經驗息息相關的教學信念研究更於近十多年來受到國內教育研究者的重視¹⁹，這顯示了研究者對於教師教學信念重要性的體認²⁰。教師教學信念是教師在教學的歷程中，對教學環境、教學目標、教學方法等議題，所產生一種獨屬於個人的內在想法²¹。影響教師教學信念的因素很複雜，包括教師個人特質、教師個人學習經驗、專業培養過程、學校教學環境、學生學習態度等。教師教學信念形成後並非一成不變的，會隨著客觀環境的改變以及主觀的經驗增加而調整，並反應在其實際的教學行為之上。

目前國內的歷史教學研究正處於方興未艾的階段，且探討的層面多屬於歷史教育理論層次，而未見探討歷史教師的研究，歷史教師的經驗與教學信念也尚未被歷史教學研究者作為研究重點。但歷史教師是實踐歷史教學理念最重要的傳播者，研究者若欲歷史教學的理想與精神完全貫徹，應當先了解第一線教師的處境與想法，有了這樣的基礎，將使研究者對歷史教學的努力有更明確的方向，還有待未來研究者努力開發相關的研究領域。

¹⁸ Fang, Z. (1996)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eacher beliefs and practices', p.53

¹⁹ 在國家圖書館全國碩博士論文資料庫之下，以「教學信念」為關鍵字搜尋，有 175 篇論文以此為研究重點，時間皆為民國 81 年之後。

²⁰ 方吉正（1997），〈教師信念研究之回顧與整合——六種研究取向〉，《教育資料與研究》第 20 期，頁 36

²¹ 顏銘志，〈國民小學教師教學信念、教師效能與教學行為之相關研究〉，國立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頁 15。

三、研究方法

延伸前人研究的成果，我將「歷史教師教學信念」定義為：歷史老師在長期的歷史教學歷程中，關於歷史教學的相關議題，因不斷反思而逐漸形成的既定看法。依照這個定義，歷史教師教學信念的所涵蓋的層面非常廣泛，包含種種與歷史老師的教學切身相關的問題，例如：歷史課的意義是什麼？歷史課的目標是什麼？如何面對學生、家長、學校對歷史科的不重視？歷史課程應該怎麼設計？課堂流程應該怎麼安排？作業與考試應該如何分配？

由於精力與時間有限，且教學信念是一個看似簡單，內容卻包羅萬象的概念，我無法針對全國的高中歷史科優良教師作量化研究，僅挑選數位高中資深優良教師進行深度訪談，紀錄他們的教學經驗，並以教育研究之中的教學信念作為分析訪談資料的主軸，屬於質性研究方法。訪談對象的選取，是經由指導教授張元老師的推薦，以及報章雜誌的報導，鎖定五位擁有二十年以上的教學經驗、獲得學生尊敬愛戴、具有口碑的高中歷史老師：林彩貞老師、鄒玫老師、單兆榮老師、唐遠華老師、王進傑老師。

林彩貞老師已自新竹女中退休約十年，至今仍不放棄讀書的習慣，除了歷史學的涵養，同時也對哲學下過有非常深的功夫；他在教學方面的認真態度，堪稱為高中歷史老師的表率，不僅深受學生歡迎，也影響了唐遠華老師。鄒玫老師已自高雄女中退休，曾獲得第一屆 **POWER** 教師的殊榮，是學生心目中知性與感性兼具，把「枯燥的歷史」變得有趣的好老師。單兆榮老師已自北一女退休，目前仍在台北市大直高中與北一女兼課，曾獲得 2004 年台北市特殊優良教師的殊榮，並曾擔任台北市歷史輔導團教師。唐遠華老師任教於國立新竹實驗高中，曾獲得新竹市第三屆 **POWER** 教師，以及在網路票選「麻辣鮮師」活動之中，榮獲新竹市最受學生歡迎的老師。王進傑老師目前任教於武陵高中，曾獲得桃園縣教師會選拔 **SUPER** 教師之魅力典範獎，是讓學生對歷史有新的時代認識，和使學生擁有思考判斷能力的好老師。

進行訪談問題設計時，我將訪談的方向主要分為七個大項：歷史教學的歷程、歷史科在學校的地位、歷史教學的信念、對歷史教材與教科書的看法、歷史課堂設計、歷史科的評量、學生學習歷史的建議。確定了訪談問卷的內容後，我開始與五位老師聯絡，在正式訪談之前，我先將訪談問

題寄給受訪老師；實際進行訪談則因當下的氣氛、受訪老師的不同的特質與教學經驗，局部調整問題的順序、詢問方式，以及訪談次數，總共進行了十一次訪談：

受訪老師	受訪次數	教學經歷
鄒玫老師	二次	台東女中二年 高雄女中二十五年
單兆榮老師	三次	台南民德國中五年 中正高中十三年 北一女中十一年（不含兼課）
唐遠華老師	四次	金陵女中六年 實驗高中二十年
王進傑老師	二次	海山國中三年 建國國中二年 桃園高中七年 武陵高中九年

林彩貞老師由於退休之後忙於照顧家人，一開始並沒有答應接受我的訪問，後來由於唐遠華老師的熱心聯絡，替我邀請到林彩貞老師，才促成了一次珍貴的歷史教學午茶談話。

在每一次訪談結束後，均先製作訪談逐字稿，並讓受訪老師確認內容無誤之後，正式列為論文寫作所依據的資料。對於質性研究者而言，在實際進行研究之際，應不斷反思研究的意義，與自己的經驗進行對話²²。在所有訪談工作完成時，我思索該如何撰寫論文？浮現在我腦海裡的，不是生硬的歷史教學理論，而是老師們談論自己的教學想法時，眼中所散發出的光芒。五位老師都有不同的個人特色，以及不同的教學風格，但共通點是老師們對於歷史教學的熱情與認真；這樣的精神直接、強烈地在我心裡產生許多震撼，我不斷地思索自己學習歷史的意義，有了新的感受與體認，我不再因為自己學習歷史而缺乏自信，甚至感到驕傲、喜悅，也逐漸在勾勒屬於自己的歷史教學信念。

我作為一個高中歷史科的新手老師，希望藉由寫作這本論文來了解一個重要的問題：中學歷史老師應該抱持什麼樣的教學信念？章節和標題都

²² Maxwell, Joseph A., 高熏芳、林盈助、王向葵譯，《質化研究設計——一種互動取向的方法》（台北：心理出版社，2001），頁 39。

是依循這個問題所作的安排。這樣的寫作方向必然侷限於我個人的思考，即使已將精采的部分串聯在一起，卻無法將每一位老師的獨特想法完全傳達出來；因此，我在正文結束之後，以附件公開訪談逐字稿的內容，同時也讓研究者能更進一步地利用這些訪談逐字稿。

第一章寫老師們的學習經驗與教學經驗，追尋教學信念形成的歷程，以及老師的對歷史教學的一些最基礎的信念；第二章談老師們對於課程目標與課程設計的信念，包括對教科書的看法、課堂流程的安排等；第三章談老師們對於歷史教學評量的信念，包括：作業與考試的比重分配等；第四章為結論。



第一章

教學歷程與歷史教學的基礎信念

在論文研究進行的同時，由於修讀教育學程「歷史教學實習」這堂課，我必須到高中試教一堂歷史課，試教的地點在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中，任課老師就是唐遠華老師，班級則是我之前進行教學觀摩的高一學生，使用的課本是翰林版高中歷史課本第二冊。我在最初與唐老師討論試教事宜時，唐老師讓我自己決定想試教的範圍，確定了再與他討論。我在翻閱了課本之後，評估論文訪談計畫與準備課程所需的時間，決定以第十四章〈靈魂深處鬧革命——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第一節〈中共與農民革命〉為試教範圍。

在與唐老師的第一次訪談結束之後，我向唐老師提出以第十四章第一節為試教範圍的想法，並確定試教時間等相關事宜，將試教時間定在 2008 年 6 月 4 日。當時唐老師問我：「你要怎麼教？」雖然這只是簡短的一個問題，當下我並沒有回答得很完整，或許可以說因為我還不清楚課程的內容，還沒有全面的準備；但後來我不斷問自己：「為什麼唐老師問我這句話的時候，我會腦中一片空白？」

最初我對試教的想法是：「論文忙碌，我大概沒有太多時間準備試教，依照課本的編排順序以及教師手冊的建議來講課，應該沒有問題吧？」但後來當我聽到唐老師問我想怎麼教，我就隱約意識到，抱持原來的想法大概是不行的。隨著與老師們訪談的次數增多，聽了老師們的教學信念，發現最大的問題在於我不會思考：「『我』要教給學生什麼？」在唐老師最初問我想怎麼教的時候，我還沒有作為一個老師的主體意識，更沒有屬於自己的教學信念，當然無法回答「要怎麼教？」

發現了問題所在，又受到老師們的教學信念所啟發，我自然不可能依照原定計畫，使用照本宣科的方式來進行試教。整個 5 月份，儘管論文的進度已非常緊迫，我仍抽出許多時間準備教材，深怕在試教之前不能將中共革命建國的歷史融會貫通，以致於試教時不能把自己對這段歷史的「心得」傳達給學生。在正式試教過後，雖然第一次的表現只是差強人意，唐老師與清大師資培育中心的陳佩英老師都給我相當重要的建議，我也發現

許多自己的盲點，下次我再準備上台教書時，會更清楚知道應該怎麼改進，最可貴的是：我明確地意識到，我已開始在建構自己的教學信念。

經過這次的試教，我深感自己的幸運，在走上教學之路的最初，我能夠吸取老師們的教學信念，並得到老師們的指點，省去許多自我摸索的時間。然而，我在研究中所接觸的幾位高中資深優良歷史教師都告訴我，他們在教學歷程中，對於教學各方面的思考，並不是在最初就已成熟，而是曾耗費許多時間自我摸索與反思，最後才形成現在的教學信念。

在現今教師專業發展的學術脈絡之下，已逐漸將研究的關注放在教師自我的建構歷程之上，藉由追問「我是誰」、「為什麼我是現在這個樣子」等問題，反思教師的特質與外界所賦予的意義。²³研究者若欲了解一位教師的教學信念，必須先理解他在的教學歷程當中，是如何建構、形成他個人的教學信念？本章所關注的焦點則是：受訪的幾位資深優良歷史老師究竟是如何在教學的歷程中，逐漸建立自己的主體，發展出獨屬於個人的教學信念？第一節是受訪老師的教學歷程；第二節則分析老師們現在的教學信念。



²³ 黃郁芳（2005），〈一位資深教師的專業發展歷程與實踐智慧——廖美菊的教師生涯故事〉，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頁 19。

第一節 教學歷程的回顧

每一位老師的教學歷程都是獨一無二的，他們學習歷史的經驗不同，任教的學校不同，更具備不同的人格特質，這些複雜的因素塑造出不同的教學信念；以下從學生時代學習歷史的經驗、新手時期的教學經驗、教學風格的轉變來呈現四位老師的教學歷程。

一、學生時代學習歷史的經驗

四位老師之中，唐遠華老師對於歷史產生興趣的時間最早，在國中時代就受到歷史老師的啟發，在當時已立下成為中學歷史老師的志願：

這位老師真的是影響我一生最大的，我會去讀歷史、當一位歷史老師的原因，就是受到他的影響。我初一就很喜歡歷史，很早就決定未來一定要讀歷史，要做歷史教學，而且是在中學；我很早就決定了，這是一個影響我的特殊原因。我大學聯考時，所填的前面十個志願都是歷史系；我的方向比較明確，也是一個比較幸運的人。²⁴

鄒玫老師是在高中時代開始對歷史產生興趣，且萌生大學念歷史系的想法：

我高中時遇到幾個歷史老師都很好，我對歷史真的很有興趣，所以大學聯考時我填志願幾乎都是歷史系，後來也順利進入歷史系。²⁵

單兆榮老師也是在高中時代就對歷史產生興趣：

關於我的求學經驗，我的高中歷史老師對我啟迪很大，恰好我現在就扮演高中歷史老師的角色。²⁶

究竟具備什麼樣的老師，能讓中學的孩子在學習歷史的道路上深受啟發，也以學習歷史為志願，甚至想做一位歷史老師？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他們的教法是很傳統的講述法，並沒有使用花俏的教學方法，也沒有先進的教學媒體可以使用，但教學內容卻讓學生感到深刻，因而期待歷史課的到來，唐遠華老師回憶國中歷史老師：

²⁴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4日。

²⁵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0日。

²⁶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1日。

他上課所使用的語氣，並不是把我們當成初一的小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談到文天祥時，直接背〈正氣歌〉給我們聽，我們聽不懂，但被他所散發出來的氣勢所感動；他上西洋史的時候，用英文背出《凱撒大帝》的劇本。²⁷

單兆榮回憶高中歷史老師：

那位老師上課就是用傳統的講述法，而且他的聲音比較平淡，同學大部分是睡著了。我喜歡這位老師是因為他教我們三年，帶領我深入探究學術思想，他是學識很紮實、很傳統的一位老師。²⁸

相較於前面三位老師在中學時代的學習經驗，王進傑老師並不是一開始就對歷史那麼感興趣：

高中時我也不了解自己要做什麼，甚至到大學的時候都不知道我自己適合唸什麼科系。當初我只知道自己可能比較適合唸文科，可是我到高二時都還唸自然組，到高三才轉組，當時都快被留級了。我比較喜歡語言，所以第一個填的是台大外文；師大歷史是我第五個志願，並不是一開始就設定要念的科系。我當時是設定外文與教育，後來加上歷史是因為高中的歷史老師教得很好。²⁹

儘管對歷史不是那麼有興趣，王老師因為高中歷史老師教得好，所以在大學聯考填志願時，也填了師大歷史系，後來分發上了師大歷史系。聽王老師的敘述，我心有戚戚；由於自己過去的經驗，讓我更能了解那樣的感受。我非常羨慕鄒老師、單老師、唐老師能在高中時代，就遇到引發他們學習歷史興趣的老師，很早就能確定自己的學習興趣。中學時代的我，只是單純的準備聯考，卻從來沒想過自己可能適合念什麼科系，甚至對未來也不會抱持特殊的理想，就這樣渾渾噩噩、陰錯陽差地上了大學歷史系，心態上還沒準備好，一開始竟然不能體會學習歷史的美好。

緊接著中學時代學習歷史的經驗，幾位老師在大學歷史系之中，學習歷史的經驗又是如何？鄒玫老師大學時代就讀於成大歷史系，認為大學時代是屬於啟發的階段。³⁰唐遠華老師則認為，自己大學在台大、研究所在師大的學習，讓他具備了鑽研歷史的能力與方法，以及自由學習的觀念：

²⁷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4日。

²⁸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1日。

²⁹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日。

³⁰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0日。

我很喜歡台大自由的氣氛；剛開始進去不習慣，可是四年浸潤在這樣的氣氛當中，已經不知不覺地內化成為我的一部分了，我很喜歡這種很自由的感覺。我覺得大學教育很重要，會影響一個學生的一生，大學教育對我的影響很大。³¹

然而，單兆榮老師談到他在師大歷史系學習的經驗是：

我覺得師大老師都很認真，但他們用的是傅斯年引進的蘭克史學，認為史料就是歷史，只要認真讀史料，就可以解決問題；但如何用史料來解決問題？這個過程我們並沒有學習到。老師上課的時候用的是講述法，我們要不斷的讀資料，但怎麼解讀資料？老師上課也沒有討論³²

王進傑老師談起在師大歷史系學習的第一年：

對於師大與歷史系的課程，讀了半年感覺是不能接受，但又還不知道自己要什麼我覺得有些老師的上課沒有幫助很大。我甚至覺得某些老師的上課方式比高中老師還差，不能帶領學生學習到什麼。整個學校與系上的氣氛，讓我覺得很悶。³³

即使一樣在大學主修歷史，由於學校的學風不同，四位老師對於大學時代的感受與受到的啟發則是不太相同。接下來，我把討論的焦點放在：在大學歷史系的學習與教學理論的學習，究竟對於老師們後來的教學有沒有幫助？鄒玫老師認為幫助有限：

在成大歷史系的學習對我而言，只是一個啟發；對我的歷史教學有沒有什麼很顯著的影響？也我說不上來，因為當時還處於學習的歷程在我歷史教學的歷程中，大學的學習只是打底的工作，實際教學之後就是在嘗試之中不斷改進。³⁴

為什麼大學歷史系所學對於教學是有限的？鄒玫老師談到：

在大學唸書會比較局限，例如修隋唐史，就是在隋唐史之中鑽研；每個不同領域的老師都要求要「專」。可是我覺得在歷史教學之中，所需要的不是專精，而是要有非常廣博、宏觀的面，所以我認為大學的學習對我而言只是打底，實際在歷史教學現場上，要自己去摸索，或揣摩那個面。³⁵

³¹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4日。

³²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7日。

³³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日。

³⁴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0日。

³⁵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0日。

唐遠華老師也認為，大學與研究所學習到的內容，絕對與實際在中學進行歷史教學有距離，但很重要的是對於研究歷史學問能力的獲得：

我們在大學與研究所不可能學完所有的歷史專業，但給我們最大的幫助，就是讓我們具備改變自我與充實自我的能力。台大本身有非常自由開放的氣氛，這讓我在面對未來的歷史教學改變時，能夠感覺非常自然。很多歷史老師在面對這些改變時，都感受到非常大的衝擊，包括試題的改變。每次開會的時候，很多老師都會出來批評，我可以感覺得到他們所受到的衝擊很大。可是我不覺得這些改變是衝擊，我也納悶他們為什麼會覺得那麼可怕？。³⁶

鄒玫老師與唐老師均指出一般大學歷史系的課程規劃，並不是針對教學所需。目前國內大學歷史系的課程結構，安排的原則與美國大學之中的歷史系較相似，頗能反應現代史學發展的趨勢；³⁷然而，就實際的狀況看來，初自大學歷史系與歷史研究所畢業的學生，在歷史教學所需的知識仍嫌不足。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大學課程的「專精」，若要運用在教學之上，會有深度足夠，廣度卻不足的問題；教與學的所需的知識，具有相當大的差距。我在本章開頭的部份，談到自己試教的經驗，對於老師們談到的這點更是有非常深刻的感受。

此外，針對新手歷史老師過去在學校所學習的需教育理論，單兆榮老師認為：

我覺得師大的教育理論就是給我們一些理論架構，我們把這些理論背下來，卻覺得空洞，知道原則，不知道如何運用。在我們那個年代，學校雖然號稱師大，但教育系是教育系，歷史系是歷史系；歷史與教育是沒辦法結合在一起的。³⁸

即使到了今天，這樣的狀況並沒有改變太多。可惜的是，台灣的大學歷史系對於歷史教學的研究仍然非常不足，只有個別、零星的研究者從事歷史教學研究，這個領域仍有賴於未來歷史學與教育學的學者共同努力耕耘。

³⁶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4日。

³⁷ 徐泓，〈論歷史系的課程結構〉，收錄於《歷史學系課程教學研討會論文集》上冊（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1993），頁20-25。

³⁸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7日。

二、新手教學經驗與教學風格的轉變

緊接著學生時代的學習經驗，接下來要談的是老師們在新手時期的教學經驗以及後來教學風格的轉變。根據陳美玉的看法，一位新手老師在教學經過三年之後，大多能找到在自己學校之中的生存之道，也就是所謂的「經驗教師」，但這樣的經驗教師不代表會持續維持對自我專業的要求；若期望能在教學專業上繼續精進，必須經過個人的自我反省、集體合作反省。³⁹從新手歷史教師到具備教學專業的歷史老師，需要一段時間進行自我風格的轉化。四位老師皆表示，在今日的教學風格確立之前，曾有過一段摸索的時期。這段摸索時期所需的時間，每位老師都不同。鄒玫老師認為，這樣的摸索是一個很長的歷程：

剛開始教書的時候，只是想把課本裡的內容教好，會受限於教材；當時會思考如何讓學生對教材感興趣？如何去傳達課本的某些概念？我早期是比較侷限，之後才慢慢地往外跨。我早期比較偏重歸納、整理、熟悉教材；我不太喜歡唸課本，所以我上課絕對不會去唸課本，會把課本裡的概念消化過，用我自己的語言傳達給學生，會做簡單的歸納整理；我幾乎不用參考書，都是自己在做歸納、整理。這是我早期剛開始教書的情況。⁴⁰

當時的教育氛圍仍是「升學至上」，再加上鄒玫老師還是新手教師，此時期的教學著重在知識層面與歷史事件意義的闡釋。⁴¹

鄒玫老師在台東女中任教了二年之後，就回到高雄女中任教，明顯地感受到兩所學校學生特質的不同；但他的教學風格在初到高雄女中時，仍然沒有特殊的改變，而是延續在台東女中的方式來教學。⁴²大約是在教書後的第十年，鄒玫老師的教學才真正出現很大的變化。鄒玫老師為什麼會從早期的教學風格，轉變成後來的教學風格？他的回答是：

可能前十年都是屬於比較制式、傳統的教學。後來可能是因為覺得一直重複相同的方式很無趣；換個角度想，如果我是學生，大概也會覺得很無趣，如果我每天都可以把不同的元素融入教學時，學生會不會變得期

³⁹ 潘慧玲、陳美玉（2004），〈教師專業發展階段論〉，收錄於《教師增能》，（台北：心理，2007），頁390。

⁴⁰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0日。

⁴¹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0日。

⁴²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0日。

待歷史課？不曉得今天上課會有什麼有趣的事情？這就可以讓班級經營或歷史教學的元素改變。⁴³

在教學風格上產生這樣的轉變，鄒玫老師雖然多少受到同事的影響，但主要還是來自內心信念的改變：能不能讓自己更享受歷史教學的趣味？能不能讓學生更期待歷史課？又由於當時老師曾參加一個校外讀書會，一位談《易經》的講師在讀書會之中傳達了一個觀念：「人的前半生要讓自己很充實，後半生就是要服務人群。」受到這個觀念的啟發，鄒玫老師體悟到：

老師這個行業就是服務人群，我們服務的對象是學生；當我們自己有所得時，如何讓學生能收到這些？不是只讓學生感覺上課很好，而是在這個過程中，可以讓學生再學到什麼？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思考。我認為老師自己要去思考：『我的歷史課要給學生什麼？』如果有去思考過這個課題，會比較容易去思考要怎麼做。⁴⁴

由於信念的改變，鄒玫老師開始思考如何改變自己的歷史教學，而開創出與以往不同的教學風格。

單兆榮老師談自己初期的教學經驗，則是形容自己像錄音機一樣，重複播放相同的內容：

我覺得最大的倦怠就是 tape，覺得自己像錄音機，在教書早期的時候。早期我會先去想像課堂的架構，上課的時候就照我這個架構來講，全部用講述法，而且自己有一套邏輯。我既然有一套架構，而且我認為是最完美的架構，所以我就這麼上課：第一班比較新鮮，可能講得不是很好，第二班就完美了，第三班達到高峰，第四班就開始走下坡，因為覺得講述的內容好像已經嚼爛了，就開始簡化，所以教書的情緒就變成不斷的起伏，我大概在教十年的時候出現倦怠。⁴⁵

當教學的過程變成不斷地自我重複時，不但學生可能覺得無趣，老師自己的教學熱忱是在日復一日的過程之中逐漸消磨。

除了日復一日的重複自己的教學內容，又由於當時歷史老師所負擔的教學時數非常沈重；約在教學後第十年，單兆榮老師開始對歷史教學出現倦怠，因而接下了中正高中兩年訓育組長的職務。由於行政工作必須負責人際協調的工作，再加上職務忙碌，使喜歡讀書的單兆榮老師深感「三日

⁴³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0日。

⁴⁴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0日。

⁴⁵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不讀書，面目可憎」。於是又興起回到教學崗位，期盼能在教學上有所突破。⁴⁶此後，單兆榮老師積極參加讀書會，包括張元老師所舉辦的歷史教學讀書會、其他研討會等；在團體討論之中，產生許多關於教學的靈感。由於這樣的經歷，單兆榮老師對於歷史教學所產生的重要信念：

就是改變，不要再一直當 tape，常常換花樣。因為不同的教材，可以使用不同的花樣。⁴⁷

對單兆榮老師而言，維持教學品質的方法，就是不斷改變

唐遠華老師初自師大的歷史研究所畢業，恰巧碰到了最不利於教師就職的時間點，所有的公立學校都不開缺，包含國中與高中；唐老師依然堅持「就是要教書」的想法，爭取到金陵女中任教，唐老師把在私立學校教書這段時期當作是一種學習：

我覺得教學最好的地方就是，可以把很多資料再重新咀嚼；比以前大學、研究所涉及的知識廣闊得多，學很多東西。因為教書所需，自己要吸收更多知識；挑戰很大，很好玩。能不能教給學生那麼多是另外一回事，但自己要先去學，我覺得很好。⁴⁸

在教學的初期，唐老師所採用的上課方式多半以說故事為主：

我會多跟學生講歷史相關人物的故事，學生很喜歡聽；我大多會把內容導引到鼓勵學生，讓他們去思考一些做人處世、人生的選擇與視野，在歷史人物身上可以看到什麼？從過去到現在，那些沒有參加過科舉或沒有做官的人物，具備什麼樣的特質才能在歷史上留名？我大部分是集中在鼓勵他們，倒沒有想到要去促進他們的歷史思維。⁴⁹

在任教了五年之後，由於教學時數長，再加上教學碰到了瓶頸，因而萌生轉換環境的念頭，之後考上新竹實驗高中。唐老師認為自己先後任教於兩所校風截然不同學校的經驗，可以做對比的討論：

一個是私立高中，絕對以升學為目標，我任教時很明顯地能力分班；實中是創新超越、非常開放。在早期，實中的雙語部是為歸國學人的子女所創辦的，所以學校風氣比較國際化、非常自由開放；金陵女中的學生則是來自四面八方，什麼樣的出身都有。這兩所學校的文化完全不同，

⁴⁶ 單兆榮，〈給自己一個享受歷史教學的機會〉，《教育部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2001年4月，頁88-112。

⁴⁷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⁴⁸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4日。

⁴⁹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4日。

後來實中的素質愈來愈好。⁵⁰

儘管兩所學校反差很大，唐遠華老師回顧自己的教學經歷，仍然有感而發：

我們的教學之中，其實最大的挑戰其實來自於自己。自己決定要不要改變如果不改變，就會很辛苦，辛苦的地方是教學很無聊；學生感覺很無聊，老師也覺得很無聊。所以比較大的挑戰就是：如何改變？怎麼去教？我自己對教學比較有概念是受張元老師的影響。⁵¹

老師改變自己主觀的信念，是推動自我教學改變與進步很重要的元素。當然，我們也不宜忽視除了主觀因素之外的客觀因素。影響唐老師教學風格的，除了自己主觀信念的改變，希望能在教學上有所突破；再加上大環境之中逐漸產生改變歷史教學的呼聲，也使唐老師不斷地思考如何去改變自己的教學。

唐遠華老師到新竹實驗高中任教之後，因為與清大歷史所張元教授的接觸，使唐老師不斷反思自己的教學的信念，這些信念最後也都透過教學表達出來。除了張元教授的影響，唐老師還受到林彩貞老師的影響：

前面已經有提到受初一的歷史老師、張元老師的影響，另外還有省女的林彩貞老師。我透過張元老師認識他之後，他的教學熱忱、專業以及對西洋史所下的工夫，使我非常敬佩，會吸引我很想跟隨在後面去學習。不是去學習他的教學風格，是去學習他投注在歷史教學之上的堅持，勉勵我好好讀書，自己讀得融會貫通，才能把學生教好，這是很重要的。

52

後來，我在與唐遠華老師、林彩貞老師的午茶對談後，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對知識深度的追求，就應該那樣的充滿理想、熱情、堅持，才不愧為人師！

在四位老師之中，王進傑老師所任教過的學校最多，從國中、高中、第二志願、第一志願的學校都教過，總共四所學校。王老師表示，剛從大學畢業的他，其實不太能接受學校的工作環境，因為學校之中許多的角色都是被動的，但後來王老師一直兢兢業業地專注於教學，這樣的認真使他在教學上的表現是「愈教愈好」。在當兵之前，王老師在台北縣的海山國中任教，一年之後去當兵，退伍之後又在海山國中教了兩年；後來由於家庭

⁵⁰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4日。

⁵¹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4日。

⁵²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4日。

的關係，轉到桃園的建國國中任教一年。國中的課程始終不能滿足王老師對於教學專業的追求，因此決定轉至高中任教，在建國國中教了一年之後，考進桃園高中任教。

王進傑老師認為，在桃園高中任教時，是發掘自我很重要的一段時期，更加了解自我，對於教學的理想也逐漸變得明確起來：

我在桃園高中的成長很大。我是在這些教師的自治團體裡成長，包括教師會、教評會，也開始寫很多文章、演講、接受電台訪問，才慢慢發現自我其實是有理想、有文筆、有一點點口才的人。這樣的自覺真的很慢，但接著又突然有轉折，那幾年是我發光發熱的時候，我覺得似乎全校都應該往前衝，但卻發現不是如此；我一下子對校園感到很失望，所以我在桃園高中七年後，又考進現在這所第一志願的學校。⁵³

由於不斷地自我發掘、追求理想，王進傑老師選擇離開桃園高中，考入桃園的第一志願武陵高中，在武陵高中之中，他進入了自我歷史教學的最大的轉變時期。

回顧自己教學風格，王進傑老師認為自己一開始在國中任教並沒有什麼特殊之處，是後來隨著經歷而改變：

我在國中教書的時候，只能說是態度認真，也不是特別會講。到桃園高中的時候，加上了社團參與的經驗，觸及一些公共議題，讓我的教學更豐富，更有人文、生命的關懷。到武陵中學之後，我要兼顧升學與對「精英」的教育，必須自編講義、設計題目給學生，我個人的教學技巧有很大的進步。我到這裡因為面臨第一志願的學生，我覺得應該調整自己的教法。我思考：除了聽老師講課之外，學生能不能自己動手去完成一些報告？⁵⁴

從一個懵懵懂懂的歷史系學生，到歷經了多次生命中衝突與轉折，後來成為一個資深優良歷史老師、年輕歷史老師學習仿效的對象，這個過程是漫長的，在這一條追尋自我的道路當中，王老師始終不變的是認真面對生命的態度。

在訪談過程中，我聽四位老師訴說自己的教學經歷，同樣都經歷了漫長的摸索歷程。剖析這個歷程，我們最感興趣的問題是：當新手老師逐漸

⁵³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日。

⁵⁴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日。

成為成熟教師的歷程中，有些老師可以突破自我，有些卻不能，其中的關鍵究竟在何處？在與單兆榮老師的第二次訪談過程中，與我一起同行的陳冠華學姊問了單老師這個重要的問題：

陳：從認真傳統型的老師轉化到比較願意創新老師，這個鴻溝有人跨得過去；有人跨不過去。您覺得原因是什麼？

單：跨過去的人多了一些積極；我覺得性格是有影響的。

陳：有沒有結構的因素呢？我關注的是，這種改變要如何更廣泛的被接受呢？

單：我覺得是一個團體壓力。其實我剛才提到一女中讀書會裡一些有經驗的老師，原來是被我認為比較傳統的，可是他們很認真。

陳：把這種認真運用在創新的時候，就會有一番新天地了。

單：對。我本來覺得跟他們是不相同的，可是讀書會之後我發現我們是有交集的，我覺得他們的改變出現了。我自己就是在讀書會的討論裡，得到改變的。⁵⁵

單老師的回答除了再次印證教師的性格與內在反思的重要，同時也透露出教師成長團體的重要，包括歷史老師之間的交流討論，以及組織讀書會等活動。單老師對於新手歷史老師的態度，則是鼓勵大於苛求，他認為因為年輕經驗不足，正值於摸索的階段，不必太過苛責自己：

我們的目標可以慢慢的追求，這也算是給新進老師的一個建議。有一些人祈求完美，當然很好，可是需要時間。我對新進老師會比較寬容，就像對我的學生一樣，我會原諒他。可是如果對已經教了很久的老師，標準會比較高，必須對得起這份職業。教學本來就是要累積的，教書經驗愈長的老師，應該對自己的要求愈高。⁵⁶

可惜的是，要推動教師成長團體目前並非普遍存在於每一個學校之中，教學仍然是屬於教師個人、私密的活動，仍然有待歷史老師未來共同努力。然而，倘若在學校之中沒有這樣的交流條件，歷史老師也不需要感到氣餒，因為自己的信念仍然是支持教學進步基礎的動力。

我從四位老師的經驗所得出的結論是：本身的個性不同，在教學的歷程中或多或少也曾出現倦怠，但他們後來也都能夠在教學之中尋找到樂趣、克服倦怠，所呈現出來的正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反思。他們在尋求教學改變的歷程之中，儘管或多或少受到大環境或重要他人的影響，前提仍是

⁵⁵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1日。

⁵⁶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老師先去了解自我的生命，從中塑造出自己的主體信念，不斷地問自己：我為何教歷史？我希望學生從歷史之中學到什麼？我要給他們什麼？我要怎麼教歷史？當對這些答案都能有確切的見解時，老師的教學信念也就這樣確立下來了。



第二節 歷史教學的基礎信念

倘若我們把老師的教學比喻為戲劇的演出，老師就是身兼編劇、導演、演員的多重工作。關於教師的多重角色，D. John McIntyre 與 Mary John O' Hair 在《教師角色》談到：「21 世紀的教師必須很好的理解教學的複合性，這就需要持續的對外界環境進行評估。因此，教師必須將學校看做一個複雜的生產車間，在這裡要求每一位教師具有反思能力與批判精神。」⁵⁷教師在學校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相當複雜多元的，教師必須具備反思能力與批判精神，才能將許多不同的角色扮演好。

在站上講台教書之前，老師必須思考如何安排一堂課的內容，就像編劇在構思劇本，必定有一些他想表達的理念；教學之中是不是也存在一些老師個人想表達的理念？老師實際在課堂上進行教學工作時，除了演員的角色，同時也身兼導演的職務，隨時在檢視自己的上課內容：「我是否已將想傳達的內容呈現出來？」如果老師非常了解自己在教學之中所想表達的理念，這些理念是在教師個人的教學歷程中，所形成的信以為真、既定的想法，這些想法就可稱做老師的教學信念。⁵⁸在健全教學信念的領導之下，教學才不會流於盲目，使教師能夠有目的與計畫的進行教學；總結地說，老師若期望有良好的教學，他的教學信念與教學計畫必須能夠相互配合。⁵⁹

在四位老師教學歷程、教學風格轉變的經驗之中，可察覺他們在不斷反思與批判的歷程當中，逐漸形成獨屬於個人的教學信念，實際影響他的課堂設計與評鑑學生的方式。林彩貞老師、唐遠華老師的午茶談話時，指出信念對於歷史教學的重要：

林：「教歷史不能沒有信念」

唐：「當然，教歷史不能沒有信念。事實上，不只是教歷史，任何一位老師，都要有信念，才能作為老師。」⁶⁰

既然信念對於歷史教學如此重要，身為歷史教師有必要時時刻刻反思自己的教學，最終才能歸結出一些適合自己的教學信念。一位歷史老師應該對

⁵⁷ McIntyre, D. John & John O' Hair, Mary, 丁怡、馬玲等譯，《教師角色》，（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頁 19。

⁵⁸ 林進材，《教師教學思考——理論、研究與應用》，（高雄：高雄復文，1997），頁 156。

⁵⁹ 李孟文，〈教師思考研究在教學革新上的蘊義〉，《教師新思維論文選輯》，（台北：國立師範大學，1998），頁 76。

⁶⁰ 林彩貞老師、唐遠華老師歷史教學午茶談話紀實，2008 年 5 月 15 日-。

於教學抱持什麼樣的信念？每一個老師的思考都存在一些差異，在教學上的表現方式也不同，是沒有標準答案的；但我期望從五位資深優良教師的信念之中，得到一些想法上的激盪，以下本節將探討的是，五位老師的歷史教學信念之中最基本的部份：一、歷史老師的自我定位——老師為「教學主體」。二、歷史老師的教學目標——學生為「學習主體」。



一、歷史老師的自我定位——老師為「教學主體」

近十幾年來，台灣的高中歷史教育變動頗為劇烈，其中一項令社會各界討論得沸沸揚揚的改變，就是高中課程因銜接九年一貫，而制定的九五課程暫行綱要，目前已在實施，九八課程綱要也即將上路了；在各科的變動之中，歷史科的課程變動是相當劇烈的。新的課程綱要實施之後，究竟會為台灣的歷史教育造成什麼樣的結果？仍有待時間觀察。

然而，九五課程暫行綱要直接衝擊的，就是許多在第一線教學現場的高中歷史老師。對他們而言，這又是一項新的挑戰。事實上，不只是課程綱要成為高中歷史老師的考驗，還因為大學入學甄選方式的變動，以及歷史課程時數的縮減，都使高中歷史科的地位產生微妙的改變。在一波又一波的變動洪流衝擊之下，高中歷史教師要怎麼定位自己？這個問題顯得特別重要。

(1) 關於歷史科在學校的地位

我在訪談問題之中，擬定了一個問題：「許多歷史老師覺得現在高中歷史科在學校裡的地位低落，您認同這種說法嗎？」這是由於社會大眾對於中學歷史科的印象，大多仍停留在「歷史是背科」的階段，因此也產生了「歷史很無聊」、「歷史不重要」、「歷史沒有用」的想法。近年來，歷史科的重要性只有在炒作政治議題的時候，才會被社會大眾關注，甚至在學校中淪為不重要的學科⁶¹。對於一位新手歷史教師而言，面對社會、家長、學生的漠視，是容易令他感到沮喪的。

然而，在與五位老師的對談之後，我理解這個現象對於資深優良教師而言，並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我並不是說，老師們忽略這個現象，但我所觀察到的是，老師們對於歷史教學的信念非常明確，就是努力去實踐理想，並不會因為他人的漠視而影響教學；反而在面對教學上的困難時，能一次又一次地思考解決的方法，不斷地嘗試，讓學生感受到學習歷史的快樂。如果全世界都忽略歷史的價值，但只要歷史老師自己知道歷史的價值，

⁶¹ 過去歷史科的價值常與宣揚民族精神結合在一起，有其重要性。近年來在台灣解嚴之後，「復興民族精神」的歷史科光環已逐漸褪去，歷史科的地位愈形低落。參見陳冠華，《英國中學歷史教育改革》，（台北：龍騰文化，2001），頁5。

又何需去在乎學校當局的漠視？當歷史老師有了這樣的自信，就不會隨波逐流，而能始終保持兢兢業業的教學動力。林彩貞老師談到來自學校的壓力時，是以傳達真理的堅持來面對：

當學校給我很多壓力的時候，堅持就很重要，我還有學生作為背後的靠山，學校也不敢拿我怎麼樣。教這麼多年的書，我總覺得老師們自己要堅持，要有足夠的知識與把握的中心點，還是能不斷把真理與生命的信念傳達出去。如果學生對學習一個科目產生驕傲，還有誰可以質疑老師的教學？校長不行，主任也不行。⁶²

鄒玫老師的看法則是：

我覺得看你怎麼去面對。如果自己覺得這科很重要，就是很重要，不是看別人。當然學校不見得重視這個科目，但重要的是老師自己重不重視？如果老師自己很重視，就沒有這個問題。也許我的理想性比較高，所以我自己是感覺還好。也許很多人覺得歷史是副科，在大部分的學校眼中，可能就是一個副科。我覺得無論是主科、副科，不管是教數學、英文、國文或任何一個科目，一個老師最重要的思考是：『要給學生什麼？』⁶³

歷史作為高中教育的一項科目，並不應該被偏廢，即使學校不重視歷史，老師也不需要在意，而應堅守崗位，把歷史教好，讓學生喜歡這個科目。單兆榮老師的看法是：

某些老師覺得自己的科目重要，某些科目的老師不重要，可以被犧牲；但我覺得只要不放棄我講話的機會，只要訴求是合情合理的，我就可以為我們的科目爭取到應該有的尊重，這是需要主動出擊的。我曾聽過英文老師說：「你們歷史科不重要嘛！」就這樣直接講。其實我當時不會去回應這種說法，可是我會藉機會以行動來彰顯歷史科的內涵。⁶⁴

單老師仍然兢兢業業地於自己歷史教學的領域之中，使學生喜歡學習歷史。單老師認為學校裡其他科目的老師之所以認為歷史不重要，其實是源自於他們學生時代對歷史科的印象：

這些老師對歷史科的認知，是因為他們學生時代所受的歷史教育，讓他們覺得歷史科只要自己看課本就懂了，不需要老師講課。

⁶² 林彩貞老師、唐遠華老師歷史教學午茶談話紀實，2008年5月15日。

⁶³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0日。

⁶⁴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1日。

如何提高歷史科在學校之中的地位？單老師談到他在中正高中的經驗：

我在中正高中任教的時候，有一位比較資深的張明雄老師，就很會帶活動，並邀請別科老師來參與。例如：月考完之後，他就辦一個電影欣賞，請別科老師來分享；或者大家喝個下午茶，喝茶討論或請人來談茶道。這麼一來，大家就會覺得歷史科挺有文化的。⁶⁵

單老師自己在一女中，更運用歷史科舉辦演講活動的機會，邀請其他科目的老師來聽講，增加歷史科與學校之中其他科目老師的互動：

我們有機會請到教授級的人物來演講時，我們會把那位老師邀請過來參加。他聽了演講之後就會說：『哇！真的好有趣喔！』⁶⁶

從這樣的經驗看來，歷史老師面對學校或其他科目老師的不重視，並不需要在口頭上抗議，直接用行動來證明歷史科的價值與意義，是替歷史科爭取重視最好的辦法。

當唐遠華老師談到身為歷史老師的辛苦時，談到兩項重要的原因，一項是由於過去歷史老師的時數負擔沈重，再者則是社會的不重視，也包括學校的不重視。關於學校的不重視，唐遠華老師充滿自信與理想的說法讓我心情非常受到振奮：

面對別人的不重視，我調適得比較好，我覺得我重視就好了；他不重視是他家的事，我很重視！我一直都很重視。⁶⁷

由於唐遠華老師的努力，使歷史科在實驗高中這樣一個偏重理工的學校之中，也能建立起屬於歷史科的一片天地：

其實沒有一個學校會主動重視，但我們要自己耕耘，只要學校給我們機會；例如：我會將學生所製作的報紙拿到圖書館展覽；我們還有歷史劇，以及其他歷史課堂活動。只要我提出來了，學校就會配合。我們會邀請來賓參觀這些展覽，校長就會跟外賓說：「我們雖然是一個以理科為主的學校，但我們的學生文科也很好，還會製作報紙。」這些來賓都很訝異。這些都看老師自己怎麼去做。也許有些學校只注重升學率，要求老師什麼都不要做；但我們還是可以默默的耕耘，所以最大的挑戰還是教學，以及面對學生。⁶⁸

⁶⁵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1日。

⁶⁶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1日。

⁶⁷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4日。

⁶⁸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4日。

如果因為學校的漠視，歷史老師也自認為歷史就是一個不重要的科目，歷史又怎麼可能會突然變得很重要？王進傑老師的見解將身為歷史老師的氣魄顯露無遺：

我常常說：『教得好的老師就是教主科。』有時候我們要很霸氣的說：『你看，這班的學生要聽你的課還是聽我的課？他要聽你的課嗎？他上數學課的時候不是在鬼混嗎？你真的是主科老師嗎？』學科的本身都不是爭議的重點，每個學科都有他的獨立性。⁶⁹

歷史老師先有這樣的自信與主體意識，長期在歷史教學的園地之中努力耕耘，學校之中其他科目的老師、主任、校長就算認為歷史不重要，仍不足以撼動歷史老師教學的理想，學校當局的不重視，也就不是什麼嚴重的問題了。

（2）面對學生的不重視

教學的互動必須是老師與學生雙向的溝通，一位成功的老師不可能不顧及學生學習的感受。然而，許多歷史老師可以感受得到學生不重視歷史的事實，特別是許多剛經歷過高中聯考壓力的高一學生，認為歷史只是一項必須考試的無聊科目。唐遠華老師任教於實驗高中這樣以理工為重的學校，對高一學生一開始不重視歷史的感受是很深刻的：

愈聰明的學生，愈避棄一些他自以為沒有意義的科目；我教高一資優班的學生，看到學生一個個就是那樣的態度，意思就是他們不想上歷史的，他們在國中的時候就是考試優先。這種聰明的學生其實在高三考學測的時候，他自己看課本也可以考得很好，所以考試不是他的需求，要怎麼去面對這樣的學生？至少老師要讓學生尊重這個科目，讓這些要做工程師、醫生的學生不會說：『歷史是什麼東西呀？我們的歷史老師教得都很爛！』我希望不要讓學生說出這種話。⁷⁰

面對高一學生的不重視，唐遠華老師是這樣告訴學生的：

歷史是我大學、研究所的 major，從來就不是一個副科，是一個 major。你們心裡有主科、副科的區分，可是我沒有；我是用 major 的心態來教你們，我絕對不會用副科的心態來教你們。

⁶⁹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 年 4 月 3 日。

⁷⁰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 年 4 月 21 日。

如果我是台下的學生，聽到唐老師的話，一定會覺得很震撼，而不敢怠惰！唐老師認為，面對學生的時候，老師自己的心理建設很重要，不需因為學生的不重視而被打敗；學生其實也會觀察老師的態度，如果一個老師很認真，學生就不敢輕忽這個科目：

學生會注意觀察認真的老師，老師很認真學生會知道；如果老師在混，學生也會知道。如果學生說：『老師，你是很認真的老師。』我會非常感動，我覺得作為一個老師，這是最重要的態度。一個老師是不是很棒？很厲害？我覺得這些都是附加的，只有認真的態度是必要的。⁷¹

學生心目中究竟有沒有主科、副科之分別？單兆榮老師也認為這要看老師的態度：

如果我認為歷史科是副科，就真的會變成副科；而且學生也會和老師一起認為歷史科就是副科。副科就是可有可無，就好像餐點裡的配菜一樣，不吃也不會營養不良。我們必須要讓學生覺得歷史是一個很重要的科目，但不是用成績做為手段，不是用大量的作業證明這個科目很重要；我覺得用一種尊重這個學問的態度，很認真的面對我們要處理的這個學科，學生就不會把我們當成副科。⁷²

王進傑老師談起面對學生時，和唐老師一樣強調認真對待教學的態度：

一個導師、歷史教師，真的可以去幫助學生；不要讓生命變得很枯萎，認為自己是一個教書匠、教書只是一個工作而已。我每年收到學生的卡片時，不在乎學生是否讚美我，最在乎的是他們寫：「老師很認真。」代表我們很努力的做這份工作，不是靠外表、花俏的言語去討好學生；這點學生都看得到。⁷³

我相信，當一位歷史老師能讓學生感受到他對這個學科的認真，以及對於歷史教學的堅持，他最終必定能贏得學生的尊敬。

除了高一的學生，鄒玫老師還指出，對於一個歷史老師而言，教自然組的學生挑戰可能會比教社會組的壓力大，最大的原因還是在於聯考不考，但只要老師認真教學，學生依然會尊敬歷史這門學科：

教自然組的歷史老師可能挫折感會比較大，因為學生不太唸，也不太愛上課。可是我覺得這也跟老師的態度與要求有關，如果老師自己也覺得

⁷¹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4日。

⁷²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1日。

⁷³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日。

學生是自然組，上課就很隨便，學生也當然會跟著隨便。如果老師對自然組的要求和社會組一樣，也同樣都給學生訓練，我不相信學生還會隨便。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⁷⁴

談到教自然組學生的歷史，王進傑老師提到自己的經驗：

其實我已經很多年不教高二自然組，一方面是有點擔心被學生糟蹋，如果他們不想聽課怎麼辦？也擔心自己會跟學生生氣，我不斷提醒自己不要跟孩子生氣，又不是他們的錯。我去年教了自然組，這個經驗也是一個轉折；我一開始要提醒他們不要偏廢，我都把自己的例子說給他們聽我都跟學生說：『老師是很單純的人，我的腦袋裡只有一套，沒有兩套；我沒有辦法在社會組講一套，在自然組講一套。唯一做的改變是你們上課的時間比社會組少，我必須濃縮，把最美好的給你們。』⁷⁵

其實，很多高二選擇自然組的學生，依然很希望自己高二的歷史老師是王進傑老師。從王老師的經驗看來，誰說自然組的學生一定不會重視歷史呢？單兆榮老師則是直接告訴我，他很喜歡教自然組的學生：

其實我很喜歡教自然組，因為現在是理工掛帥，三類組的學生程度是最好的，其中喜歡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生也蠻多的，他們雖然也要參加學測，但比較沒有太多考試的框架。我覺得教自然組學生的時候，我比較能有充裕的時間，進行更深刻的討論，沒有進度的壓力。⁷⁶

由於不需要顧及學生的有考試需求，教自然組的學生反而更能使老師自由運用教學時間，而沒有進度壓力。

在了解五位老師的想法之後，再回來討論：歷史對高中學生而言，究竟是不是一個重要的科目？其實是取決於歷史老師的作法。倘若歷史老師自己都認為歷史不重要，而怠慢了教學，就算政府當局賦予歷史科再重要的意義，恐怕都無法挽回學生心目中「歷史不重要」的形象。當學生在內心深處以「無用又無聊」來判歷史死刑的時候，歷史老師怎麼樣去面對？並不是歷史老師口口聲聲抗議就能改變他們的想法。歷史老師必須了解自己在歷史教育之中所扮演的主體角色，歷史老師就是撐起高中歷史教育最重要的中堅份子，因此，不斷地反思、建立屬於自己的歷史教學主體信念，喚起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是每一位高中歷史老師的當務之急。

⁷⁴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0日。

⁷⁵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日。

⁷⁶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1日。

(3) 歷史老師對教學的堅持——不斷追求自我進步

近年來，高中歷史教育所面臨的處境似乎是艱難的，種種問題包括：課程內容大幅更動、教學時數縮減、學生歷史知識的衰退等，均考驗歷史老師的智慧。當環境愈來愈艱困，還有堅持下去的動力嗎？林彩貞老師與唐遠華老師在言談之間是那樣的確定：

林：即使有那麼多令人頭痛的教育問題，但作為一個老師，應該去面對這種挑戰，去克服它。

唐：面對，而且不能放棄。⁷⁷

見證這一段對話的當下，我非常感動，同時也體悟到：老師教學的動力不是來自於外界，而是從老師自己內心的堅持，所散發出來的力量。就是這股「心靈的力量」，使歷史老師的熱忱能夠源源不絕地持續下去，無怨無悔地奉獻於歷史教學之中，讓學生真正感受到歷史的魅力。

在教學的道路上，五位老師都是不斷追求自我進步，建基於堅實的知識基礎之上。林彩貞老師認為，唯有不斷吸收新的知識，維持對知識的熱情，才能持續歷史教學的熱情：

一個高中歷史老師如何鍥而不捨地鑽研東西文化與歷史？這應該是源自於他本身對於知識的熱愛，如果這樣的熱情減弱了，教學怎麼能持續下去？這不是學生的問題，而是老師的自我要求在追求新知的過程當中，常常會發現新的研究素材出現，就要投入心力去理解，常常需要到圖書館尋找新的研究成果，來補充教材；必須與時俱進，不斷更新教材。

⁷⁸

林老師努力不懈地追求新知，就是擔心沒有把最新的知識傳達給學生，而對學生有所虧欠。

鄒玫老師認為自己是由於個性使然，不喜歡一成不變的教學，所以每年都會嘗試不同的做法：

有時候我是突然想到某個 idea 不錯，就去嘗試；把想到的點子架構成為一個具體化的作法，告訴學生：『今年要這麼做，你們可以怎麼做。』

⁷⁷ 林彩貞老師、唐遠華老師歷史教學午茶談話紀實，2008年5月15日。

⁷⁸ 林彩貞老師、唐遠華老師歷史教學午茶談話紀實，2008年5月15日。

我不太喜歡一成不變，我每年設計的作業都不一樣；我再回頭去看這些作業，也會想：『我為什麼要這麼累？』其實有的作業可以一直沿用，但我也沒有那麼做；我就是會一直嘗試新的，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79

教學本身也由於不斷地變化，使鄒玫老師的歷史教學經驗更加多元豐富。

單兆榮老師有一句名言：「每年總覺得對不起去年的學生」，我永遠忘不了第一次與單老師見面時，他微笑地告訴我這句話。這句話的涵義當然不是單老師真的教得不好，而是由於自己不斷地追求進步，蒐集新的補充資料給學生，才會覺得對不起去年的學生：

我唯一滿意的是我不斷在改變，還有大量閱讀。不滿意的是，我覺得準備仍然不夠，準備的知識量還是覺得不夠。第二個是仍然不斷要求新。你看英國歷史教科書，人家問的問題很棒，層次很深入，我就可以從裡面學習。所以我連出考題都不會想要用以前出的，自己看了以前的題目都會覺得不行，再重出吧⁸⁰

單老師唯一覺得真正驕傲的，就是自己不斷在教學的道路上追求進步與改變。

唐遠華老師在學生時代台大自由學風的薰陶之下，養成自我要求進步、改變的習慣，因此一直很支持「改變歷史教學」的大潮流：

我為什麼會覺得改變很有必要？就是因為我自己在大學的學習經驗，是沒有人來約束，什麼都要自己去管理。學校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學習環境與環境，學生要自己主動去挖掘；挖寶是我們自己要去做的，能做到什麼程度要看自己，不能凡事都期待人家來教。當社會環境形成了一個改變的氣氛，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契機：讓歷史科真正變成一個專業的學科，我們變成一個專業的老師。⁸¹

由於不斷地自我要求、追求改變，唐老師始終不滿意自己的歷史教學：

學無止盡，從來沒有滿意過，我覺得到退休之前都不會滿意，會覺得自己現在是盡量修正過去的不足與錯誤。其實人家滿不滿意是一回事，在那之前自己就會先知道自己教得好不好；等到別人都感覺到就太慢了。自己一定要先有警覺心，才不會讓別人都覺得你教得不好我覺得時代的

⁷⁹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0日。

⁸⁰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⁸¹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4日。

變化很大，對老師的要求很多，所以要不斷地改變，我對於教學經驗沒辦法滿意，永遠都需要再進步。⁸²

隨著時代的改變，老師也必須改變自己的教學。王進傑老師則是認為：

作為一個歷史老師，要不斷地對自己的工作有想法；未必每年都要與去年有截然不同的新做法，但一定要認識自己新的改變，以及認識學生與社會的改變，絕對沒有一成不變的教法。重點是，如何提升自己、幫助學生？這才是我們應該做的⁸³

認識自己的改變，以此作為改變教學的出發點，也就不會一直停留在原地，而裹足不前。

歸納五位老師的想法：不論是大環境的促成，或是自己性格使然，歷史老師的自我要求與堅持，始終教學工作之中是最重要的。我相信，在教學歷程中，每一位歷史老師都應該不斷地反思，培養自己的主體意識，塑造屬於自己的教學信念，特別是對於新手歷史老師而言，儘管無法在最初就達到理想的教學境界，但朝著自的理想去努力，建立自己身為教師的主體信念，是非常重要的。唐遠華老師心目中理想的歷史老師應該是：

歷史、哲學、文學都要學。哲學會讓我們的思路非常清晰；文學會讓我們充滿了感情；歷史當中則充滿了血肉，又可以讓我們具備比較大的格局與視野。當一位歷史老師這三項素養都很好，在闡釋歷史的時候，可以讓學生的腦袋瓜清楚、充滿了感情，又能對很多事情做出自己的看法，成為一個發展很平衡的人。這就是我目前覺得很完美的境界，因為我自己達不到。⁸⁴

這樣高遠的境界，絕非一蹴可幾，甚至終其一生的努力，可能還是無法盡善盡美，但只要朝著這個道路去進行，老師所能傳達給學生的，必定是愈來愈豐富的。

⁸²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4日。

⁸³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日。

⁸⁴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0日。

二、歷史老師的教學目標——學生為「學習主體」

如果老師是「歷史教學」的主體，學生就是「學習歷史」的主體。接下來要談的，是關於以學生為「學習」的主體，高中歷史應該教給學生的是什麼？先分享一篇實驗高中吳秉儒同學寫唐遠華老師歷史教學的文章：

謝謝妳，唐遠華老師。

今天聽到最後，真的很感動，有種眼淚快掉的感覺。

一年級，其實我上歷史課都在睡，有好幾次唐老都說，吳秉儒，該起來了吧。當時的我，沒有目標，不知道該做什麼，渾渾噩噩混吃等死。

二年級，好多了。到了文組，比較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自己的未來會是怎樣，也大概有了輪廓。

這時，唐老也開始上西洋史，這是我有興趣的地方，加上許多活動，報紙，小組討論等，我也開始認識唐老，認識我自己。我很喜歡討論，因為討論可以修正自己，也可以激發出新的想法。所以讀書會時我都很認真參與，而我才慢慢發現，唐老到底有多強。

她上課不是只是條列式的列出事件，而是深入剖析，到了高三思想史，更是過癮。雖然我還是常睡著，可是我真的學到好多好多，可以說現在愛大放厥詞的我有一半的原因是來自唐老的啟發。各種思想，主義，理念，五花八門，各有各的獨特點，優點，缺點。我很喜歡很喜歡這種感覺，了解好多，各種思想的薈萃，演變，他們是怎麼想的，為什麼要這麼想的，這麼做所造成的結果是什麼。歷史不再是死板的，歷史是人為的，人是複雜的，而我從唐老這學到的歷史，是豐富，有趣，深入的。

唐老妳不僅教我們課內的，也將妳的人生經驗，感悟，體會，都教給我們，妳總是鼓勵我們，激發我們的鬥志，讓我們總是士氣高昂，對阿，學文有什麼不好？到最後還是得跟人接觸的。妳也讓我們知道，歷史並不是狹隘的，單純的一門學科，懂得歷史的用處實在太大了。我們何其幸運，進入實中，剛好搭上唐老反璞歸真法力最強的那班車。

唐老，謝謝您，就這句話了！⁸⁵

⁸⁵ 此文摘自實驗高中吳秉儒同學的部落格，張貼日期 2008 年 5 月 5 日：

在吳同學的部落格之中，其他同學對這篇文章的回應，也都表示唐老師帶給他們的影響很大，他們因身為唐老師的學生而感到驕傲。對正在寫作這論文的我而言，這篇文章最重要的，是讓我更貼近學生的角度去思考高中歷史的教學目標：究竟學習歷史能為學生的人生帶來什麼樣的意義？從吳同學的字裡行間，看到他因學習歷史而開啓了視野，開始懂得用歷史的角度來去體會這個世界的過去與繁華樣貌，茫茫人生之中，如何找尋自己的位置？答案也因學習歷史而明確起來。我想，在高中階段學習歷史，能帶給一個學生最大的意義，莫過於此。關於以學生為學習主體，唐遠華老師的解讀是：

學生是主體的觀念，是在於老師要給他們什麼知識，如果老師沒有傳達給他們，老師自己會感到良心不安，這叫做「以學生為主體」。並不是完全讓學生在課堂上自己發揮，叫做『以學生為主體』。學生到了高中，會對老師產生知識的要求，如果老師沒有提供，學生會感到不悅。⁸⁶

即使在歷史教學之中，學生是學習歷史的主體，但身為一個老師必須非常明確地知道自己要教給學生的是什麼？也就是說，老師必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教學目標是什麼，設身處地考量學生學習的需求，進一步去訂定自己的教學目標。

(1) 跳脫「考試領導教學」的框架限制

前文已談到學生漠視歷史的問題，關於學生的漠視，其實不能完全把責任放在學生身上。過去許多歷史老師過分執著於學生的成績的表現，上課就是劃重點、考試，往往整個課本已經劃得花花綠綠，學生還是只學到考試的技能，而不能掌握學習歷史真正的重點。鄒玫老師分析：

大部分的老師可能會覺得，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告訴學生一些知識，然後考試；對他們而言，這是最務實的吧。這樣的務實就是把它當成是考試的一個科目；可是我常常在想，如果把歷史科從大學入學考試當中抽出來，還能剩下多少影響力。以考試成績為目標是更簡單的，要去往其他的目標，其實是最麻煩的，而且是自己去找很多事情，製造出很多麻煩。

⁸⁷

關於來自學校、同儕對成績的要求，認真教學的老師總是承受更多的壓力，

<http://blog.roodo.com/pjsuns13/archives/5979071.html#comment-16668403>

⁸⁶ 林彩貞老師、唐遠華老師歷史教學午茶談話紀實，2008年5月15日。

⁸⁷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7日。

林彩貞老師有非常深刻的體認：

我們教書其實是非常苦的。苦不是因為教學，而是因為體制，壓力來自於愛學生，卻必須考慮他們的升學需求。教學除了傳授知識給學生是必要的，還要幫助學生去面對升學壓力，對老師而言是一個很大的負擔。新竹女中整個行政體系與實中不太一樣，非常重視成績排名。其實重視升學無妨，但要去面對考試的內容時，我真得是感到焦頭爛額，不知道從哪裡抓起，所以會有一點力不從心。⁸⁸

關於肩付學生成績的責任，單兆榮老師談到：

那我有沒有這個壓力呢？多少會有，但是我必須要放下關於成績這個部分，我以前去學校演講的時候，如果有行政人員在的話，像校長、教務主任等，我會跟他們說：『你先不要看他們的平均成績，你去看小考、段考都不準，要看三年後。』像我有些方法要一年、兩年，甚至三年才會見效，不是立即見效的。⁸⁹

單兆榮老師依然堅持自己的教學理想。值得欣慰的是，單老師所教的班級學生的平時成績，雖然都不是全年級平均最好的，但到聯考的時候，平均成績會比其他班級高五分左右。⁹⁰同樣的，鄒玫老師的學生在聯考的表現也相當令人肯定：

通常我的學生在聯考成績的表現都很不錯。他們可能在月考、模擬考的成績會有一些落差，但到聯考的時候就不會了，這是因為大觀念清楚。我覺得觀念可以讓學生去判斷，而不是靠死背。我會比較傾向大觀念的傳達，而不是講一些細節，要學生背起來；我覺得那樣沒有意義。⁹¹

如此說來，歷史老師應該將眼光放遠一點，而不只是將心力只投注在學生的成績之上，如果學生能夠掌握學習歷史的訣竅，將歷史的來龍去脈融會貫通，在大考的時候取得好成績，則是指日可待的。

關於輔導學生參加大學入學考試的部份，唐遠華老師認為固然重要，但並不需要使用三年的時間，絕不能把考試當成引導教學的目標：

我覺得輔導學生參加考試也是我們要做的，但是教學的目標不是只有這個部份；我覺得這個部份在高三的時候做就可以了。告訴學生某個考題

⁸⁸ 林彩貞老師、唐遠華老師歷史教學午茶談話紀實，2008年5月15日。

⁸⁹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⁹⁰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1日。

⁹¹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7日。

為什麼是這樣解？這些我也會注意到，但千萬不要從高一就開始。⁹²

唐老師認為，經過高一、高二的歷史學洗禮，學生到了高三也能夠讓心情沈澱下來，專心準備大學入學考試。王進傑老師也認為，考試與教學的理想是沒有衝突、可以兼顧的：

我認為兩者要兼顧。我常告訴學生：「不能沒有理想，但理想不能太高；考試能考的部分有限，上課可以教考不出來的東西。」所以兩者之間沒有衝突。老師應該盡量利用課堂教學把考試沒辦法考的部分補足，考試是 another thing。我覺得當一個老師的責任，是該做的事都要去做，更何況這些情意目標，更是我們上課應該做的，很多內容考不出來。⁹³

聽了五位老師對於輔導學生考試的看法，每位老師的感受多少有一些差異，但相同的呼籲是：儘管考試是老師職責的一部分，但作為一個高中歷史老師，不能只顧學生的考試成績，而忽略了引導學生學習歷史、喜歡歷史的責任。如果歷史老師只是為了自己方便，而疏忽了對教學應該有的用心，久而久之，歷史在許多學生的心目中，就成為一個只為了應付考試的無聊學科。一個歷史老師不應該因為貪圖自己的方便，而放棄自己的教學理想、犧牲學生學習歷史的樂趣；優秀的歷史老師就是能在考試的壓力的限制之下，爭取到施行自己歷史教學理想的空間。

（2）面對學生的困惑——學習歷史有什麼用？

學歷史究竟有沒有用？這個問題曾經困擾我很多年。我最早在國中時代，就曾經與班上一位同學辯論過，當時我覺得歷史應該是很重要的，但卻又無法回應那位同學的質疑：「你說說看，歷史有什麼用？」我答不出來。直到大學即將畢業，我明白學習歷史的重要，並不是因為學歷史有用，歷史本身就不是一門實用之學；唸歷史系對我而言，最大的意義是：受了四年歷史學方法的訓練之後，思想彷彿脫胎換骨，擁有一些大學以前沒有的蒐集、分析資料的能力。關於歷史之用，鄒玫老師的看法是：

以前有很多人討論：學歷史有什麼用？我覺得歷史的作用是無形的。當你告訴人家你是學歷史的，好像不太容易告訴他們歷史的專業是什麼？歷史可以是一個專業嗎？這不像財經專家的專業那麼明確，學歷史比較沒有辦法那麼具體地告訴人家你的專業是什麼？但是我覺得，學歷史的

⁹²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4日。

⁹³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日。

人會具備對於一個事件的分析能力、蒐集資料的能力；有些學生的這些能力可能是與生俱來，但有些學生就必須被訓練才能具備這些能力，所以我會思考：要用什麼樣的方法，讓學生去獲得這些能力？⁹⁴

鄒老師認為學習歷史之用，是培養無形的能力，而不是實用的。單兆榮老師的看法則是：

如果他覺得沒有用，就不會去重視。所以我會談莊子的『無用之用，是為大用』。學生問我歷史有什麼用，我就開始談這個。因為你如果要去談歷史的實用，譬如有人說歷史的教訓有用，但是為什麼一再重蹈覆轍？顯然教訓不存在。我喜歡談的是，學歷史的樂趣是『享受知識的深度』。知識本身存在的價值，這是比較理論，我要先打破學生一定要有這種想法，我舉的歷史之用不是實用的。⁹⁵

單老師認為歷史之用並非實用，但從強調學習歷史的樂趣是享受知識的深度。同樣地，唐遠華老師也認為歷史並非實用之學，而是強調歷史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健全的人的意義：

莊子說：『無用之用，是為大用。』許多人認為學歷史沒有用，其實歷史與人的關係最密切，雖然無形，如果好好培養，讓學生、國民都具備歷史素養，就可以不必特別提倡品格教育、生命教育、愛國了，歷史都包含這些內涵了。可是主政者就是如此淺薄，只看到表象的價值，只想培養支持自己政權的人民，就沒有辦法了。應該把學生培養成一個很好的人，人對了，事就對了。⁹⁶

事實上，面對學生關於「歷史有什麼用？」的困惑，歷史老師可以很堅定的告訴學生：學習歷史的意義，並不是在於能帶來功利價值，而是個人能力的培養、心靈的豐富。

由於歷史的用處無法被具體地描述，與其執著於解釋歷史的「用處」，不如藉由一堂又一堂面向多元、內容豐富的歷史課，讓學生實際去體會學習歷史的「意義」。換言之，學習歷史的意義，不是短時之間能立即見效，更不是上了幾堂歷史課之後，就能夠瞬間頓悟，而需要時間讓學生去感受、體會歷史。前文列舉了吳秉儒同學的文章，我們看到一個高中學生在學習歷史過程，從懵懂無知到進入豐富的歷史世界，是需要一段時間的。在學生接受不同以往的歷史教學時，他們的內心可能會產生一些困惑：「老師教

⁹⁴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7日。

⁹⁵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⁹⁶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4日。

歷史的方法為什麼和我以前所接觸的歷史不同？」這樣的困惑甚至可能產生一種抗拒的心理。面對學生一開始的抗拒，林彩貞老師仍然毫不保留地，把他對學生的愛，透過教學傳遞給學生：

因為熱愛學生，他們還是可以發展的生命體，花點時間、耐心；一開始可能遭遇到很多學生的不滿與抵制，他們可能會在週記之中抱怨，我也曾遭遇過，導師來跟我講，可是時間久了，我的愛心會把他們的心溶化。老師要思考：如何去造就這些生命？這是一個老師最基本的誓願，好老師要有一種宗教的熱誠。一開始，我也曾遇到老師們來跟我抱怨，說學生不能接受，我也是哭得很難過：『為什麼學生不能接受？』可是後來老師又來問我：『為什麼學生這麼愛你？』（笑）⁹⁷

學生從抗拒歷史，到熱愛歷史，是一段多麼令人感動的學習歷程！學生在歷史之中所體會到的，究竟在什麼時候會使用到？鄒玫老師不是那麼肯定，但他將教學比喻為播種：

對我而言，我是在教學的當下，我就去做。我就是做播種的工作，我也不知道種子是不是有發芽，或許有的種子根本不會萌芽，但有可能有些種子會發芽、茁壯。我的意思是，不可以因為擔心種子不會萌芽，就不去做播種的工作；就算只有一顆種子會萌芽，就還是要去做。⁹⁸

鄒老師將種子的灌溉視為自己的責任，這就是對理想的堅持。歷史教學的功用雖然不是那麼明確，但用心的歷史老師最終總是能讓學生體會學歷史的價值。王進傑老師從學生的角度出發，來談學習歷史能帶給學生的意義，是培養自發學習的態度：

我沒有那麼清楚地談歷史科的教育目標，是因為我知道自己上課該上什麼，但要去談一個高中生所需要的能力，我覺得每一個科目都應該掌握的共通點有：學習的興趣、思考的能力、學習的態度。如果學生已經理解到，一門科目背後還有一些值得探索的內涵，老師已經幫他們開啟一些了，有些他們就可以自己再去找，動手去做。以前學生可能沒有這個機會，別人講的不見得是自己的，而且聽過會忘掉；現在當他們真的有動手的興趣之後，他們可以再多查一些資料，他們才會發現那些東西是自己的。⁹⁹

我相信，在歷史老師的用心帶領之下，學生最終必定能體會到學習歷史為

⁹⁷ 林彩貞老師、唐遠華老師歷史教學午茶談話紀實，2008年5月15日。

⁹⁸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7日。

⁹⁹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年5月5日。

他們的人生所帶來的意義。

(3) 高中生學習歷史的意義——歷史是研究「人」的學問

Ralph Tyler 在其名著《課程與教學的基本原理》之中，在探討教育目標時，曾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究竟你們學科對於教導那些不想成為你那一領域專家的年輕人有何貢獻？」¹⁰⁰在進行論文研究訪談之前，我一直認為高中學生學習歷史的意義在於「培養歷史思維」，而我對歷史思維的認知，一直都是與培養「邏輯思考」的能力劃上等號。

實際進行論文訪談後，我聽幾位老師談他們的教學目標時，特別是在與林彩貞老師與唐遠華老師的午茶談話之後，感到很震撼，不得不剖析自己的內心深處：我自己在大學、研究所之中學習歷史，卻鮮少去體會自己對歷史的情感，甚至不曾產生深刻的情感，我對歷史的認識只是侷限在理性分析的框架之中，我又怎麼會覺得歷史有趣？或許，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對歷史研究提不起興趣，總覺得自己做的事情是與社會脫節、沒有貢獻、與生命毫不相干的；如果歷史只注重邏輯思考，是把很多歷史的精采之處都放掉了。

如果我對歷史的信念一直沒有改變，將來我到高中任教，我的歷史課大概也會是生澀、冰冷、功利的吧？這樣的我，能透過歷史帶給學生一些感動，讓他們體會學習歷史的意義嗎？大概不行。對於高中生而言，學習歷史的意義不只是邏輯思考的訓練，更明確地說，學習歷史對於高中學生之所以重要，在於歷史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而人不只有理性，更是有情感、意識的。林彩貞老師的詮釋是：

歷史講究的是意義。歷史這個學科的知識，與其他學科的知識有什麼不同？歷史包含了人性的複雜、人的動機、人的情意，我們講理性思考、笛卡兒、方法論，可是涉及到情意的問題、意志的問題、良知的問題、正義的問題時，就不是方法論可以概括的。上歷史的時候，把生命底蘊融入方法，是歷史最具有價值的內涵。¹⁰¹

正因為歷史是一個如此特別的學科，林彩貞老師認為，歷史老師的職責應該是透過歷史教學，讓學生產生自信：

¹⁰⁰ Ralph W. Tyler 著，黃炳煌譯，《課程與教學的基本原理》（台北：桂冠，1981），頁 32。

¹⁰¹ 林彩貞老師、唐遠華老師歷史教學午茶談話紀實，2008 年 5 月 15 日。

我們要打破他們過去的看法，慢慢提起他們追求知識、真理的信念，這也等於是他們對自己的信心：這個世界再怎麼混亂，我立在當下，透過知識了解自己的重要性，透過自己對歷史各個文化階段、文明的認知，提升自己的生命，拓伸了視野；我覺得大部分學生都可以接受那一份生命的傳達，就像我們常常說的：『好事多磨』。如果沒有承擔困難的勇氣，這份工作就走不下去了。¹⁰²

對歷史老師而言，要做到這樣的堅持，並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必須時時刻刻提醒自己盡力去做。

林彩貞老師進一步指出，當學生學習了歷史這樣一門「關懷人的情感」的學問之後，除了理性理解歷史，更重要的是，學生很自然地會產生身為知識分子的責任感：

讓學生有一種責任意識：作為知識份子，將來立足社會時，去評估社會狀況時，有沒有足夠的文化資源讓他去評斷目前的社會制度？要怎麼走？子孫的未來要怎麼走？學生有沒有使命感？還是與老師的使命感交融在一起這不是歷史知識的運用嗎？這不是歷史很特殊的地方嗎？這些是跟物理、化學很不一樣的。學歷史如果只要求邏輯，是很荒謬的。

103

在高中教育之中，沒有任何一門科目可以取代歷史的意義。唐遠華老師指出：

為什麼一個老師能讓十幾歲的孩子產生一些感受？當老師站在講台上時，他展現出來的就是他的生命，他所體會、學習到的都被綜合呈現出來，所以學生才需要老師，尤其是國、高中的孩子。所以，我覺得經師與人師是分不開的，老師的素養很自然地就會流露出來；不可能上課的時候是一個樣子，私底下又是另外一個樣子。¹⁰⁴

在資訊傳播如此迅速的時代裡，學生為什麼還需要一個老師來教導他們？最大的關鍵就是在情感與思想的傳遞交流之上。唐遠華老師為了讓我更了解：什麼是歷史思維？他更進一步地解釋：

我覺得歷史思維最密切關係的就是『人』。今天林老師對一個思想的時代背景有全盤透徹的了解，會知道那個時代為什麼會產生那樣的思潮，

¹⁰² 林彩貞老師、唐遠華老師歷史教學午茶談話紀實，2008年5月15日。

¹⁰³ 林彩貞老師、唐遠華老師歷史教學午茶談話紀實，2008年5月15日。

¹⁰⁴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4日。

思潮又影響那個時代的人，那個時代的人又怎麼去開創下一個時代？一個老師對這些發展有非常清楚的理解之後，把這些傳遞給學生，學生理解了，這整體的展現就叫『歷史思維』。¹⁰⁵

歷史思維不是上過幾堂課就能傳授給學生，而需要歷史老師長期的教學累積，很自然地在課堂上形成一種氛圍，學生逐漸習慣用思考歷史的方式來思考事情，這就是歷史思維的展現。

王進傑老師曾談到，如何用自己的生命歷程讓學生感動，不見得每次上課都是要那麼嚴肅：

我覺得生命不要太簡單，太簡單生命就沒有轉折，就不知道能給學生什麼，容易老生常談。上課就是這麼自然，不需刻意嚴肅的討論。或許我們沒辦法什麼書都讀得很好，但自己有過一些歷程，就可以感動學生有些同學認為這些只是考試所需的知識，他們很坦白；但老師給過他們的，他們會感受得到一些，所以事後他們會說：這個老師教得很好。」

106

學生日後不見得會記得歷史老師的上課內容，但他們必定會記得歷史老師上課時，曾經帶給他們的感動。在高中階段學習歷史，最大的意義在於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完整的人，讓他們理解生命的意義、一個事件各種不同的面向，他們會開始懂得包容，鄒玫老師談到：

當我們把很多面向都拋出來，就會發現一個人看到的是這一面，另外一個人看到的又是另外一面；誰都沒有錯，只是看事情的角度不同，除了這兩個角度，還有沒有第三、第四、第五個角度？可能都有。為什麼我們現在社會上這麼兩極化？因為每個人都堅持自己的看法，沒有去考慮到別人的面向，才會變成這樣。學歷史是否應該更清楚這樣的原則？只是很遺憾地，我們的社會並沒有這樣的體認。學歷史的人，應該具備包容的思考。¹⁰⁷

單兆榮老師除了贊同九五課綱提及的核心能力，他認為學習歷史最終應該能使學生有溫柔敦厚、包容的精神，這是一個公民應該具備的基本精神：

我贊成九五課綱之中提到的核心能力，包括：時序、邏輯、推理、歷史解釋、神入、同情的理解等史學方法。而這麼多核心能力之中，究竟哪

¹⁰⁵ 林彩貞老師、唐遠華老師歷史教學午茶談話紀實，2008年5月15日。

¹⁰⁶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日。

¹⁰⁷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7日。

一項能力是最重要的？我和其他老師分享時，我自己認為最重要的是「溫柔敦厚」我把『溫柔敦厚』的涵義從『同情的理解』之中抽離出來，用一個中文的字彙來做 empathy 的翻譯，因為 empathy 翻譯為『同情的理解』或『神入』都不是那麼容易地被理解。我們通常形容一個人很『寬厚』，就是指他是一個可以接受別人意見的人，可以傾聽的實踐『溫柔敦厚』的精神對於平凡人而言是不容易的，所以要不斷地自我提醒；當我們教學生用多元的眼光來看歷史時，就不會那麼難了。¹⁰⁸

在歷史系學習多年，我一直認為學習歷史的意義是「訓練」理性思考，認為學習歷史的「用處」就是培養邏輯思考。現在我終於感受到歷史教學更深一層的意義，其實是如此貼近生命、與人息息相關的，或許這就是我過去常聽到，卻不曾體會到的「文化傳承」吧！高中歷史老師應該是帶領學生去體會歷史的精采、歷史的豐富、歷史的情感、歷史的思想。如果歷史老師不能對歷史的內涵有自己的體會，甚至本身也覺得歷史這門科目可有可無，又怎能把歷史的意義傳達給學生？

身為高中歷史老師，應該先鑽研歷史的內涵，體驗歷史的動人之處，在傳遞歷史知識的同時，也要把這些情感傳達給學生。經歷這樣的高中歷史教學，將使學生不只是理性的思考歷史，更能感性的體會歷史，最終能以理性、感性兼具的思考方式，形成自己處世的原則、煥發溫柔敦厚的氣質，這就是高中學生學習歷史真正的意義，也是高中歷史老師應該努力去實踐的教學目標。

¹⁰⁸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 年 3 月 27 日。

第二章

歷史課程的信念

第一章呈現了五位老師的歷史教學基礎信念，包括歷史教學的目標與意義，也就是五位老師對歷史教學的理想。接下來要探索的是：如何把歷史教學的理想真正落實在高中歷史課堂上？倘若空有教學信念，卻無法把這些理想傳遞給學生，就無法真正達成歷史老師心目中的期盼。因此，如何進行課程設計是每一位有志於教學的歷史老師在教學生涯之中，會不斷竭盡心力去思考、嘗試的一個重要課題。

對於一個新手歷史老師而言，教學之中最容易令他感到挫折的，可能就是內心充滿了歷史教學的理想，也許花非常多時間準備課堂設計，實際在課堂教學時，效果卻不如預期，學生對老師所講授的內容無法有效的吸收，甚至可能倒頭大睡。當歷史課堂上的教學遇到這些挫折時，歷史老師應該怎樣去克服？唐遠華老師告訴我，他也曾經非常用心地設計課程，但效果卻不好：

我自己也會有這樣的經驗，我準備了很多內容，結果上課的時候效果不好，這是很正常的。¹⁰⁹

解決的方法就是不斷地嘗試，找到更適合學生的上課方式。爲了在追求更理想的歷史課，唐老師建議新手老師，除了參考一些值得學習的對象，更重要的是在認真面對自己的教學的同時，也要保持一種豁達的態度：

其實每個老師的個性不同，我們去學一些東西的時候，我們都是抓他的核心與精髓，再運用在自己的 style 裡面，你不要去學別人的 style，如果你的個性根本不是那樣的風格，你又怎麼學習得好？反而讓自己綁手綁腳。只要抓住他的精髓，在自己的 style 之中去改進，整個人就海闊天空了，我並不是完美主義。有些完美主義者會比較辛苦，他會希望能做得完全一點；我是完全不求全，但求無愧於心，這樣就好了。（笑）

110

教學雖然是爲了實現理想，但不需要追求「完美」，單兆榮老師笑說自己是

¹⁰⁹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 年 4 月 21 日。

¹¹⁰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 年 4 月 28 日。

抱持「六十分哲學」：

我有一個還不錯的性格，叫做「六十分哲學」，如果課堂上有一個學生對我笑，我就會很開心了。如果你的要求不高，你就不會因為有學生睡著而感到憂鬱（笑）。有時候看到學生睡著，真的會整天心情不好，心煩之下教學又愈糟糕，學生睡著的情況又更嚴重，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可以換個角度想：「這位學生可能昨天太晚睡了」、「他上一堂課可能太累了」（笑）。¹¹¹

鄒玫老師則是表示，他在教學歷程中，很少會感到倦怠，只有偶爾遇到教學活動進行得不順利的時候，可能會感到有點低潮，但很快就能克服：

有時候會有點沮喪，可能在推動某個教學活動不順利時會出現。可是我的個性在發現行不通的時候，就會換個方式來做調整，所以我不太有倦怠感。¹¹²

多一些正面積極的心態來反思自己的教學，事實上是不斷維持教學熱忱的秘訣。作為一個歷史老師，除了在教學上追求自我的進步，在心態上多給自己一些鼓勵，是非常重要的。唐遠華老師認為，有時候學生在課堂上睡著，並不一定是因為老師教得不好：

我們碰到學生睡覺，我覺得不是我們的問題。第一個原因是現在的學生科目太多了，第二個原因是他們的精力有限，花了太多精力在某個事情上，就無法再花更多時間在課堂上。我覺得這不是老師的問題，不要把這無限的責任加在自己的身上。學生如果想睡，上什麼科目都會睡覺，上數學課他們照樣睡覺。¹¹³

王進傑老師認為，作為一個歷史老師有沒有天生的好口才，並不是最重要的：

我不是說耍嘴皮子，或者只有片面的口才是重要的；應該不會有人會把標準提得那麼高，不會要求老師都要有很好的口才。有時候口才是天生的，有些人就沒有辦法侃侃而談，但老師就是要做準備，去整理、組織，要知道自己教書的目標。¹¹⁴

重要的是老師要具備信心與信念，有目標的替自己的歷史課堂做準備、組

¹¹¹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0日。

¹¹²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0日。

¹¹³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28日。

¹¹⁴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年5月10日。

織，讓歷史課堂能真正實踐歷史教學的信念。

因此，年輕的歷史老師應該給自己更多一點信心與時間，即使在教學之中經歷挫折，都是很正常的過程，而繼續堅持歷史教學的理想，不斷地嘗試與改變，就像單兆榮老師的建議一樣：

給自己一個享受歷史教學的機會。¹¹⁵

接下來，第一節呈現老師們如何培養歷史課程的養分；第二節呈現老師們如何擬定自己的教學計畫以及對教學方法的看法；第二節是老師對於國內高中歷史課本的看法，包括課程大綱、一綱多本等議題。



¹¹⁵ 單兆榮，〈給自己一個享受歷史教學的機會〉，《教育部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2001年4月，頁88-112。

第一節 培養歷史課程的養分

Gilbert Highet 在《教學之藝術》之中，談到教學是一種藝術，而不是像科學一樣，可以提出公式的：「教學不是僅僅使用幾個公式，便可以大告成功；否則，你就會破壞的你工作，誤人子弟，並毀了你自己。」¹¹⁶這本書的成書時間雖然在 1950 年代，前述論點在今日看起來，仍然是可以通行的準則。一堂歷史課的成功，雖然是許多因素的集結，其中最主要的還是歷史老師這位靈魂人物，包括：歷史老師的基本教學信念、對所講述的那段歷史的深刻體會、對學生程度的確切掌握、對教材的熟悉等，一堂歷史課究竟會展現什麼樣的風貌，端看歷史老師如何去安排。

關於歷史教學的課程設計，年輕的歷史老師或許會感到困惑：教學流程應該怎麼設計？應該運用哪一種教學方法比較好？事實上，並沒有一套「最好的」歷史教學課程模式。儘管有時候老師們對歷史教學的基本信念很相似，對於歷史教學的目標並沒有很大的歧見，但由於每位歷史老師的特質都是獨一無二的，他們對於每一段歷史發展的感受與體會都會有不同，因此在課堂上的詮釋也會有所不同，包括教材、講義的編排與教學方法的運用。唐遠華老師認為，要擬定什麼樣的教學計畫，只有歷史老師自己最了解：

自己要好好建立自己的那個部份，每個人都能變成很好的老師，不必等別人來說你很好，自己覺得很好就好了，因為自己的優缺點自己最清楚，別人都不清楚。¹¹⁷

鄒玫老師認為歷史教學是無法被完全複製的：

我們可以聽別人怎麼教，但我認為要完全學一個人很難，因為特質不同。假設有一個老師是非常活潑的，他可以在課堂上搞笑，或者進行某些活動；可是對於比較嚴肅或拘謹的老師而言，要去學那樣的教法，是學不來的。所以每個老師都要去發展自己的特色，要知道他的特長或特質是什麼，掌握那個部分去發揮。不見得搞笑的老師就比較受歡迎，很嚴肅的老師就比較不受歡迎；因為他們傳達給學生的東西其實是不一樣的，其實就是要找出自己的特性。¹¹⁸

¹¹⁶ Gilbert Highet 著，嚴景珊、周叔昭譯，《教學之藝術》（台北：協志工業，1992），頁 6。

¹¹⁷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 年 4 月 21 日。

¹¹⁸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 年 4 月 10 日。

歷史老師應該設計出最能發揮自己特色的歷史教學計畫。單兆榮老師認為歷史老師必須自己用心地思考教學流程，並保持個人在教學上的靈活，隨著狀況的改變而修改教學計畫：

教學就是要「匠心獨運，存乎一心」你一發現狀況不對，下節課就可以馬上改。你知道剛剛那個方式沒有效果，在下個班就不要使用了。有的老師會說：「這樣好累。」我通常要說服老師的時候，我會說：「對你自己來說，這樣教學會是一件比較愉快的事。為了你自己好過日子，其實這麼做也蠻好的。」¹¹⁹

歷史老師的教學功力是在這樣的靈活應變之下，逐漸累積起來的；改變同時也能讓自己的教學充滿更多的趣味。鄒玫老師也認為，即使講授同樣的素材，但他在不同的班級之中也會有不同的教學流程，這部分的差異是來自於老師的臨場反應：

教學大部分需要臨場反應，即使在每一班上課的內容大同小異，但「小異」其實是很多的。同一份教材在不同的班級裡，因為學生的回應不同，我所談到的面向會不同，所舉的例子也會不同。例如在一節課裡應該要上完某一個小節，我在有些班可能才上了一半，有的班卻能完成；為什麼？就是因為在每個班所產生的效果不同。¹²⁰

雖然歷史教學沒有最佳模式可以遵循，但以上老師們提到的知識廣博、靈活應變、臨場反應等個人內涵，卻不是只教了幾年書、經驗不足的新手歷史老師能夠立即具備的，又由於歷史老師長期以來只是在自己的課堂上教學，缺乏與其他歷史老師交流的機會，往往需要用漫長的時間進行自我專業的培養，才能揣摩出最適合自己的歷史教學方法。因此，年輕的歷史老師在把重心放在個別課程設計之際，同時也應為自己長期的教學專業成長而努力。

¹¹⁹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¹²⁰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0日。

一、個人的累積——大量閱讀與蒐集資料

在正式進入主題之前，分享一篇林彩貞老師學生張貼在部落格上的詩：

1996 May 三年一班_獻給林彩貞老師

這首詩是我高三快畢業時，學妹邀稿而刊載在校刊上的，內文是感謝我的啟蒙老師：林彩貞老師，她是第一個教我主動的探討、思考、創造，而不是被動的接受、記憶。

記得那時，引起辦公室的一陣轟動，先是我的班導師在課堂上老淚縱橫，原因是因為我的詩寫得太好，因而引起了辦公室的熱烈討論，但是讚揚的卻居然不是班導師的她，她除了愧疚，應該主要是沒面子吧。

林彩貞老師，她其實是個非常嚴厲有自信的老師，並且不假言笑，除了課本上的東西，上課還準備了很多很多的課外補充資料，除了她個人不斷的增進提升她的教材，她也會指定課外讀物要我們研讀；

上課要輪流發問，我們學生沒有準備是沒膽子上她的課的，但是她認真的授業態度，真的讓我很感動，我們都非常的愛戴她，上她的課，會有一種活著的感覺。

三年一班_獻給林彩貞老師

填鴨式教育下的世界 如渾厄闕黑的洞裡
充斥著心靈空虛的__嬰兒的軀殼

你是那一道乍見的光芒
雖在若有似無的遠方
卻奇異的堅定；

你熱愛生命、土地
注重創造力、邏輯思辯力
追求知識、真理
擁有真性情及不屈不撓的意志力；

你的感染力滋潤了我們掏空而哭槁的身形
如人蔘果滲入毛細孔般舒暢。

我們在黑暗中摸索 貪戀著那一份感動

每當接近你一步
你的深沉而奔放的熱情
也毫不留戀的發散、充盈 一再的充盈
我們因你悸動的心靈 也越來越強烈

藉著光源 我們飛出了無限想像的黑暗
來到了世界的頂端 這是一個光彩奪目 充滿無限生機的
另一番全然不同的世界
猶如醍醐灌頂般舒暢快活

我們來到了世界文化的空間
駐足傾聽莫札特〈費加洛的婚禮〉
貝多芬的〈第九號交響曲〉
讚賞莫內的光感、感動
〈刺激 1995〉的希望
沉思哥德的〈浮士德〉。

妳帶領我們飛天遁地
教導我們透過邏輯思考追求知識
感受世界文化的豐富多變
擁有了最寬廣的視野。



偶然漂動的雲 是你多變的思緒
萬物永恆不變的真理 是你堅定的信念
你就是自然、是蔚藍嫵媚的海洋、是那耀眼的光
而我們
只是在海邊撿拾貝殼讀的頑童
有幸目睹你無限的生機。¹²¹

讀到如此深刻敏銳的詩句，我不禁想像在一堂又一堂的歷史課之中，林老師把他對知識的熱情與堅持散佈給學生，那景象會是多麼令人感到震撼！歷史與其他學科最大的不同，在於歷史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人是充滿許多複雜面向、理性之中又帶有感情的；歷史老師的首要任務，是用生命去感受歷史、擁有豐厚的知識，如同林彩貞老師對追求知識的堅持，從中獲得一些感動，才能在浩瀚的歷史知識之中，選擇出最適合自己教學風格的材料，將其加以組織成為課堂內容的一部分。

¹²¹ 此文摘自林彩貞老師新竹女中畢業學生 Vivienne 的部落格，張貼日期 2001 年 5 月 20 日：
<http://blog.yam.com/vivimark/article/3452814>

由於歷史學科的特殊本質，大量閱讀對於歷史老師的教學而言，顯得格外重要，林彩貞老師的看法是：

在高中教歷史所需的知識是非常廣泛的，學生在大學與研究所學習到的一點知識，在實際教學時是不敷使用的。老師拿到教材之後，必須知道如何去補充知識，並把這些內容傳達出來。¹²²

茫茫書海之中，應該如何進行閱讀？林彩貞老師的建議是回到經典本身：

讀了這麼多新書，常常會發現，還是要回去讀原典，是最紮實的用自己的深度重新去讀這些經典，能體會到很多以前沒有體會到的涵義，在知識內涵的洗禮之下，淬鍊出對生命的熱愛。¹²³

對於經典的閱讀，使林彩貞老師不僅找尋到教學的養分，更將經典的內容內化成爲自己歷史教學最終的目標，期許自己把歷史之中的「善」傳遞給學生，讓學生在學習歷史的最終，能夠熱愛自己：

中國傳統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主流思想，蘇格拉底以來的理性思考、中國的倫理道德思想都變成我很重要的基礎，不能用理性思考、正義、善來做歸納的話，很容易就被我在教學之中排除掉。教書到最後，是要學生熱愛自己，出到社會之後需要有扶傾濟弱的胸膛，追求正義的力量。

除了原典的閱讀，林彩貞老師認爲歷史老師必須能夠抓住最新的歷史研究新知，使自己的知識與日俱進。¹²⁴

唐遠華老師認爲，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之中，歷史老師必須突顯自己選取資料的能力，範圍不只是侷限在教科書之中：

只要大學畢業都具備這個能力，老師們不用害怕。如果只是死守教科書，老師的能力就無法和學生有區隔，顯現不出來。學生也讀教科書，如果老師照本宣科會很慘；因為學生也知道教科書裡的內容。現在學生的閱讀能力沒有以前的學生好了，但現在學生上網能獲得的知識甚至比老師知道的還多，所以老師到底有什麼可以和學生區隔的能耐？讓學生覺得需要老師來教他們？這就是我們的挑戰。¹²⁵

關於蒐集資料，鄒玫老師談到抓住時機的重要性，在看到可以運用的資料時，就可以特別蒐集起來：

¹²² 林彩貞老師、唐遠華老師歷史教學午茶談話紀實，2008年5月15日。

¹²³ 林彩貞老師、唐遠華老師歷史教學午茶談話紀實，2008年5月15日。

¹²⁴ 林彩貞老師、唐遠華老師歷史教學午茶談話紀實，2008年5月15日。

¹²⁵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4日。

蒐集資料也是一個 timing，過了這個 timing 可能就漏失掉了。我有時候會去找《歷史月刊》，或去翻不同的雜誌，老師有時候也要給不同的資料，看到覺得可以用的，就把它留下來。有時候因為講到一個段落很匆忙，就把資料都塞在一起，一時之間要找會找不到，只好重新找，每年都要整理一下資料。¹²⁶

單兆榮老師認為教學資料的蒐集是日積月累的成果：

有的老師就告訴我：「天呀，這些資料這麼多，怎麼知道要給學生哪一種？你怎麼會有？」我會說這是日積月累的，我一看到可以用的資料，就會趕快擷取下來，以前是用剪貼的，現在就是用掃描成檔案，比較漂亮。這一些資料要怎麼使用？使用的時候我都會編一個順序，成為我的教學流程。¹²⁷

王進傑老師認為，除了與書籍資料之外，生活之中有很多素材，可以利用剪報與筆記保存下來，慢慢地累積，上歷史課時也可與學生分享：

生活中可以學習的很多，可以跟學生講的有很多，就是要剪貼、作筆記，需要的時候就可以派上用場。這也不是高深的學問，就是不斷地找資料，也許會忘記是從哪裡找到的資料，但已經把它記在要講的那一段，要用到的時候就可以抽出來講。這些運用資料的例子太多了，隨時都要把它整理、紀錄下來。因為做了筆記，所以一次又一次的上課過後，我們可以不斷地 update、更新它，也要運用更多新的資料¹²⁸

除了閱讀之外，王進傑老師也談到其他蒐集資料的方式，包括上網與參觀展覽，都將使教學的內容更加多元、趣味：

其實每一年都會因為看到新的資料，教的內容會有不同。我會參觀一些展覽，參考新出的書，還有做剪報的習慣。我不斷地讓自己不要每年上課都重複一樣的話，但有些好的內容還是會延續下去，有時候也會驚訝自己以前怎麼準備那麼多東西？到底從哪裡準備的？我現在蒐集資料會更注意出處的保留，下次要再去找同一篇文章的時候會更容易。¹²⁹

林彩貞老師爲了讓學生知道最新的知識，甚至對製作原子彈的原料進行深入的了解：

他們都很喜歡老師給他們一些新的知識，包括各種不同領域，還有科學

¹²⁶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 年 4 月 17 日。

¹²⁷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 年 3 月 4 日。

¹²⁸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 年 5 月 10 日。

¹²⁹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 年 4 月 3 日。

方面的。有一次，我和一位老師討論，他問我：「你說原子彈是用幾號鈾所提煉的？」我馬上回答他，他就問我：「你為什麼要知道這個？」我說因為教到後面有科學史，我就必須了解哪一種鈾可以提煉成原子彈。（笑）這洋溢著追求生命之中自我的要求，也包含對那些小小生命的熱愛，我一直很擔心對他們有所虧欠。已經有了新的知識，還不教給他們？¹³⁰

無論是從經典、史學、文學、哲學、語言、科學到生活之中的題材處處皆可找到教學資源；經過長久的累積，歷史老師所涉獵的範圍愈廣泛，知識的累積愈來愈深厚，情感的體會也愈來愈豐富，課堂之中所能傳遞給學生的內容就愈精采，歷史老師的教學專業基礎就是在日復一日的用心與努力之下，逐漸建立起來的。



¹³⁰ 林彩貞老師、唐遠華老師歷史教學午茶談話紀實，2008年5月15日。

二、向他人學習——參加讀書會、研習、研討會

除了大量閱讀與蒐集資料，參加讀書會與研討會都是能讓歷史老師增進教學能量的活動。關於參加讀書會的好處，單兆榮老師談到自己美好的經驗：

後來我去張元老師讀書會的時候，他要我們讀嚴耕望的兩本名著《治史經驗談》、《治史答問》，嚴耕望很具體的說明，他做隋唐史的時候是怎麼做，很明確的舉例，我覺得這對我很有幫助。真正對我有用的教學法，並不是在師大的體系裡學習到的，而是從張元老師這邊。¹³¹

單老師在讀書會所獲得的，補足了在大學時代學習比較不足之處；再加上讀書會之中與其他老師一起討論歷史教學的點子，感覺幫助非常大，單老師幽默地告訴我，他的教學功力就是參加讀書會，就像修練「吸星大法」一般得來的：

我在讀書會裡看到很多很精采的老師，大家互惠，就像練「吸星大法」，自己不用練功，我的功力是這樣練出來的（笑）。因為同樣是歷史老師，大家因為教學碰到了問題，所以我們在讀書的時候，會去思考要怎麼樣應用到教學裡，和參加其他的讀書會不一樣。¹³²

後來單兆榮老師積極參加、組織各類型的讀書會，除了討論歷史教學的讀書會，甚至也包含跨學科的讀書會，單老師認為幫助很大：

我在一女中的時候參加過國文老師帶的讀書會，帶給我很大的好處是，我以前不太看小說，我非常愛看理論，看了不會睡著，我覺得很好看，人家都覺得我很奇怪（笑）。至於小說，以前都會覺得在書店站著看完就好，不需要買。可是讀書會要討論，我就得去買。我發現他們介紹的小說都非常精采，而且如果作者非常敏銳的呈現小說中的時代，就把虛構的故事變得很真實，場景就像《阿Q正傳》一樣，讓你感覺非常真實，比教科書中的理論敘述更有效，因為那種感受是全面的。¹³³

單兆榮老師認為，即使在讀書會之中讀以前讀過的書，但仍然可以得到收穫，並運用在歷史教學之上：

¹³¹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¹³²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¹³³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那時候請到台北大學中文系葉思芬教授，我沒課的時候也會去敏隆講堂聆聽，她談《紅樓夢》非常棒。她大學學歷史，研究所學美術。雖然是中文系教授，可是我覺得她談《紅樓夢》的方法比較接近歷史。她每一個專題，有從食物來看《紅樓夢》，有從衣著來看《紅樓夢》，可以挑選不同回數放在一起談，很精采，我覺得我自己以前沒有看到這些精髓，那是不同的談法。我覺得這對我的歷史教學，也非常有幫助，因為那是時代的產物，《紅樓夢》是一個大家族的興衰，我就可以導入我的教學裡面¹³⁴

除了讀書會，參加各種研習或研討會，也能為歷史老師帶來一些觀念的激盪，唐遠華老師談到喜歡參加研習的原因：

我喜歡聽研習，是因為聽到教授的一些新觀念，知識的部分看看就可以了；新觀念的部份又可以帶來新的思考。我每次參加研習，有些知識我不記得，但聽到一些令我醍醐灌頂的概念，我會趕快記下來，這對我是很大的提醒，我回去就可以趕快糾正我自己的想法。我要參加研習的目的就是在這裡，我不會認為研習的文章都印出來了，我自己看就可以，我自己看大致上可以看得懂，但我參加研習可以知道作者寫這篇文章，採取這個角度的原因是什麼？作者希望我們了解的是什麼？我知道這些會很有價值，我也覺得學生需要了解這些價值。¹³⁵

林彩貞老師有一次到花蓮演講，當場就幫助與會歷史老師解開教學上的困惑：

那些老師問我怎麼把今、古文經之爭講清楚？他們覺得很難入手，我講了二十分鐘左右，把這些論爭簡單論述了一下，我看下面那些老師很感動，後來都來找我聊：「原來我們可以這樣切入？」我說：「找皮錫瑞的著作來看。」¹³⁶

對唐遠華老師而言，林老師就像是一座挖掘不完的寶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趕快跟著林老師學。這是把水準拉高，現在林老師看什麼書，我也跟著看什麼書，讀不懂就問，接著討論；這樣老師自己的腦筋清楚，講給學生聽，他們自然也清楚。這會產生一種對知識的渴慕。

137

¹³⁴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¹³⁵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28日。

¹³⁶ 林彩貞老師、唐遠華老師歷史教學午茶談話紀實，2008年5月15日。

¹³⁷ 林彩貞老師、唐遠華老師歷史教學午茶談話紀實，2008年5月15日。

跟隨著經驗、知識豐富的資深歷史老師學習，是使自己的教學專業迅速成長的好方法。關於向資深歷史老師學習與其他老師交流，王進傑老師也談到自己的經驗：

以前年輕的時候，會直接問資深老師：「老師，這章很難教，您都怎麼教？」（此句原文為台語）直接問他們，他們會告訴我他是怎麼教的。其實我覺得多互動，就能激發智慧的火花。如果有人問我，我們在交談的過程中，就會激發一些想法，我覺得這些想法不錯，我也會照那個方式去做。還有互相觀摩、自我閱讀充實、做筆記等等。¹³⁸

資深優良歷史老師的經驗，就是新手老師最好的參考典範。然而，當歷史老師在教學的信念與功力均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時，體力卻在經年累月的付出之下逐漸衰退，在體力已不能維持教學品質的狀況之下，有時候還要兼任一些行政工作，自我要求高的老師最後只能選擇退休。針對此一狀況，林彩貞老師與唐遠華老師有相同的感慨：

林：對，最主要是體力的部分，已經沒有像年輕的時候可以負荷那麼多工作。我命題的時候可以三天不睡覺。（笑）

吳：三天不睡覺？（語氣驚訝）

林：對，我可以三天不睡覺，或者只睡一、兩個鐘頭。我出的題目洋洋灑灑，有圖表、資料。五十歲之後不會再有體力這樣做了；當我要求自己維持這些水準的時候，就會非常痛苦。

唐：我的看法也是一樣，所以我覺得自己必須要退，如果再繼續教下去，教學品質一定會下降。因為我們的年齡到了，體力有限，能為教學所付出的也跟著減少。我是無法忍受自己的教學品質江河日下，如果繼續拼命下去，就是毀了身體，來成就教學品質。

現行的學校體制之下，並沒有讓資深優良老師逐漸減輕教學工作之外的負擔；而資深優良老師在退休之後，也沒有一個規劃完善的機制，讓他們的教学智慧得以延續下去，這些都是相當可惜。

然而，目前國內歷史老師之間的合作，包括組織讀書會等活動，都是屬於比較零星的組織，並不是一種常態的組織，多數歷史老師仍然處於單打獨鬥的狀態。根據潘慧玲的看法，要落實教師專業發展不能只是找幾個學者專家來辦研習，還必須真正落實學校之間教師的合作，才能真正符合老師的需求。然而，倘若缺乏學校行政的支持，特別是校長的推動，一開

¹³⁸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日。

始要讓學校老師完全配合是不容易的。¹³⁹但單兆榮老師也指出，倘若改變的動力是由上而下，反而會有適得其反、流於形式之虞。¹⁴⁰鄒玫老師認為，如果能找到志同道合的老師一起努力，是很棒的經驗，但有賴於機緣：

如果學校的歷史老師們能成為一個 Team 那是最棒的，大家可以一起努力，互相提攜，不過也要看機緣。之前我們參加教育部的歷史文化網，有四個歷史老師一起合作，感覺真的很好，可以一起完成某些想法，也讓學生去落實，後來我退休，另一位老師調職，後來就沒有參與計畫了，不過當時的合作經驗是很好的，集思廣益只能期待遇到理念相同的老師一起努力。我不會要求別人跟我一樣，我們在同一個年級取得共識的時候，會在某一些範圍之下做某些事情，但其他就是我自己做，也不會去宣揚：「你看我做得多棒！」我只是自己在我這個部分行動。¹⁴¹

王進傑老師認為建立歷史老師之間適當的合作機制，對於歷史老師的專業成長會有很大的幫助：

合作的關係真的很有需要，不要讓認真的老師很疲憊、寂寞。可是我覺得好難，在校園裡並不容易推動。我買了一些香港出版的圖說歷史書籍，運用這些圖片來加強教學，這些工作都是自己在進行。現在台灣也出版很多大陸學者寫的書，有些寫得不錯，我的收穫很大，但都是自己受惠，對別人沒有幫助，因為缺少共同分享的機會，我也沒有辦法把這些經驗和同事分享。我覺得建立一個合作的機制，對第一線教學的老師很重要。¹⁴²

如何讓歷史老師之間交流的管道更為有效暢通，甚至進行長期、系統的合作關係？目前仍然沒有被正視與廣泛討論，這是值得未來研究者與政府政策應該共同關心、商討研議、著手改善的重點。

¹³⁹ 潘慧玲、陳美玉，〈教師專業發展的實施與教師專業實踐理論的建構〉，收錄於《教師增能》（台北：心理，2007），頁 400。

¹⁴⁰ 單兆榮老師書面意見，2008 年 7 月 24 日。

¹⁴¹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 年 4 月 17 日。

¹⁴²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 年 4 月 3 日。

第二節 匠心獨運的歷史課程

在討論過歷史老師如何培養課堂所需的養分之後，接著要呈現的是老師們是如何實際在課堂上進行教學。五位老師的歷史教學都打破照本宣科的方式，依照個人的教學脈絡來上每一堂歷史課。林彩貞老師與唐遠華老師談及照本宣科教學的缺點：

林：使用編得再好的教科書，老師如果上課只是照本宣科，就是不好；教科書能傳達的訊息非常稀少。教科書會受制於教材編定的限制，包括：字數以及教科書本身的敘述。

唐：教材只是給老師一個教學方向，規範學生應該學習的知識。

林：現在有些捨本逐末的現象，把教材當成主體。

唐：而且緊抓著教科書的主體，會產生很多問題：教科書內容太多，老師教得完嗎？老師們能把重點整理清楚嗎？重點整理不是參考書商作的工作嗎？今天教材只是提供老師們一個教學的方向，以及資料。¹⁴³

若使用照本宣科的方式來教學，不僅無法突顯歷史老師個人的精采之處，也容易受到教科書編寫者的侷限。單兆榮老師認為，歷史老師不應該被課本主宰：

我上課從來不按照課本的順序，如果上課只按照課本的順序，就是讓課本變成你的主宰者，老師是被課本主導了，其實不應該是這樣的。課程大綱的編者是上游；教科書的編者是中游；我是下游，要把教科書裡面所談的演繹出來。以後現代的看法來說，課程大綱與教科書的作者已死，在我身上重現，在讀者身上又重現一次，是讀者的演繹。¹⁴⁴

王進傑老師也表示，他上課都是依照自己的脈絡來進行：

我現在都是用自己所設計的內容來上課，課本對我而言不是很大的限制；我沒有按照課本來講課，有些甚至全部略過不講，用我自己的講義、思路來進行。因為學生夠聰明，課文的部分有些我覺得還沒準備好，或者覺得不重要，就讓他們自己去看；學生也從來不會問我：「現在要上第幾頁？」我偶爾會告訴學生課本哪裡很重要需要注意，或者看一下某

¹⁴³ 林彩貞老師、唐遠華老師歷史教學午茶談話紀實，2008年5月15日。

¹⁴⁴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老師們對於歷史課程的共同信念，就是跳脫照本宣科的方式，自己有一套教學脈絡，組織每一堂歷史課。

一、訂定個人的教學計畫

鄒玫老師談到在教書的後期，會預先系統規劃自己整學期的教學計畫，在開學時就把教學計畫發給學生：

我後來在每年開學時，寒暑假時就已經把教學計畫做出來了。早期我是在教學過程中會零星的思考：「這裡我可以給學生什麼？」當時的作業是零星的，並沒有事先想好整個學期要讓學生做什麼。後來我就有系統地規劃。我在開學時就告訴高二社會組的學生這學期會怎麼進行，我希望他們做什麼；我開學第一堂課就會發給學生這樣的行事曆，告訴他們的；接一個新的班，我會用這種方式告訴學生所以每一堂課要進行什麼，學生都會很清楚；如果在這個學期當中，我有設計其他的作業，我也會告訴他們今年會有什麼作業，作業要怎麼進行。¹⁴⁶

單兆榮老師也是在學期初，就會設計好一整學期的教學計畫：

教學流程都是事先設計好，你會問自己，接下來要做什麼？其實編講義就是編自己的教學流程。我每年閱讀都會有新的資料，才會覺得對不起去年的學生（笑）。我看到新的資料，感覺比上次的好，我就會把舊的淘汰。我會把資料分門別類放在講義夾裡面。學期初就會做好整學期的講義，就是把這些資料拿出來開始整理順序，一學期的講義就編好了。

¹⁴⁷

唐遠華老師認為，歷史老師應該要重整自己的教學大綱，教學大綱如何擬定？唐老師建議不要只用課本作為課堂的依歸，應該從預定要教授的範圍之中，選出自己的教學主題：

在設計每次上課的流程，最好要去想：「我要怎麼帶出主題？用哪幾個角度去思考、切入？」

在主題選定之後，圍繞著這個主題擬定一些問題，作為課堂上讓學生思考、

¹⁴⁵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日。

¹⁴⁶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0日。

¹⁴⁷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討論的骨幹：

這些大問題就是老師要切入的主題，自己先把主題變成問題，也就讓學生也可以去思考這些問題，他們會感覺比較深刻。我覺得高中歷史的深刻，就區別出與國中歷史的不同。接著再讓學生看資料，或繼續問學生問題。

此處舉出唐遠華老師如何規劃的宋朝課程主題：

現在上課的時間這麼緊促，我應該怎麼談？上到宋朝，我怎麼去談外族？怎麼談內政？兩者之間要怎麼結合？這要去思考。我會跟學生談金人的漢化派、本位派，宋朝的主戰派、主和派，這些不同派別會決定當時的國際局勢，讓天下無法一統。宋朝主和派的思考模式是什麼？他這種思考的形成背後有其社會環境，希望發展商業；可是宋朝的儒學復興，理學是非常強大的一個力量，勢必會造成衝突。在這種大環境之下，就可以提到王安石為什麼要變法？因為宋朝錢不夠用，他的花費如此龐大，不惜花錢與外族取得和平，這是非常特別的，也有一個時代背景可以支撐這樣的想法。我們來看王安石變法最後的結果，他找錢非常成功，這些事件不是分開的，而是相連在一起的。從北宋到南宋的改變，整個宋朝的大社會現象出來了，就可以放在一起談，要不然會講不完。先去談內政，再去談對外，這會很累。¹⁴⁸

唐遠華老師讀劉子健先生關於宋朝的研究，將這些研究成果內化，整理出自己的教學大綱，把宋朝的內政、外交等乍看之下分開來的歷史事件，脈絡清楚地連貫在一起，成就一堂精采的歷史課程：

我們看了這麼多歷史學家的研究，要去思考要用哪些資料來上課？學生不可能直接去吸收歷史學家的研究，老師就是中間的一個轉介者。我講完之後都會告訴學生：「談到宋朝是史學家劉子健先生的說法，唐代關隴集團是陳寅恪的說法。不然哪會有這麼好的研究出來？」我很同意他們的講法，用這樣的方式來切入這個時代我覺得很好。¹⁴⁹

教學計畫與教學大綱設計完成之後並非一成不變，會隨著老師在課堂上所試驗的心得而改變，或者隨著每年老師所閱讀的資料而增減，如同唐遠華老師所談到的：

¹⁴⁸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21日。

¹⁴⁹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21日。

我有時候一邊教，也會一邊想到下一堂課要怎麼改變？¹⁵⁰

但不變的是老師們思索、統籌歷史課程的用心，包括整個學期、整個學年甚至三年的歷史課程。從這樣脈絡完整的歷史課程當中，學生能從老師身上觀察、學習到的，是如何用歷史的角度來思考事情，這就是「歷史思維」的培養。



¹⁵⁰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21日。

二、依據學生的程度與需求調整教學計畫

五位老師都表示，高一的學生大多需要花一段時間，才能真正適應老師嶄新的上課方式，這是由於老師上課的方式與他們在國中所適應的方式不同，並不是依照課本講課、劃重點。鄒玫老師指出：

如果學生習慣背的，可能上我的課就會比較辛苦。剛才提到的那位學生，就曾告訴我，他不適應我上課，是因為他以前的國中老師就是要學生把課本打開、劃重點。因為以前一直劃重點，所以他很不習慣：為什麼都沒有重點？他後來才知道，原來重點就是綱要，把課本談到的大概念整合成為綱要，如果把重點抓住，接下來的理解就會很快。¹⁵¹

唐遠華老師也表示：

很多學生一開始不習慣，因為我只給大綱、閱讀資料，沒有東西給他們背，他們會感覺沒有安全感；再加上我又不小考，學生會覺得很茫然：「這樣我怎麼準備考試呢？」

大部分的高一學生在一開始接受跳脫考試框架的歷史課程時，直接的反應就是感覺不習慣。王進傑老師認為，國中學生對於歷史課程的印象，其實也不能完全怪罪於國中歷史老師，也是因為歷史課程時數不足：

國中歷史老師教起來更不容易，一個禮拜只有一堂課，我們可以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你是老師嗎？」一個禮拜只和學生見一次面，怎麼當他的老師？這種安排我們完全無法理解，我們很難理解課程設計者與教育部的想法。¹⁵²

儘管學生一開始不適應，老師們都強調，要給學生一段時間去適應，他們就逐漸能夠抓到學習歷史的訣竅。

Wilbert J. McKeachie 在其暢銷著作 *Teaching Tips* 一書中，用「破冰」來形容大學教授的第一堂課，強調第一堂課的重要性，建議大學老師應該善用第一堂課的寶貴時間。¹⁵³同樣的道理，高中老師也應該善用與學生接觸的第一堂歷史課。王進傑老師即表示：

面對高一剛進來的學生，要耐心的引導他；我會先把以前準備的講義拿

¹⁵¹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 年 4 月 17 日。

¹⁵²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 年 4 月 3 日。

¹⁵³ Wilbert J. McKeachie (1999), *Teaching Tip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p.34

出來，先把講義印好，講義的第一頁，我會先給一段引言，我覺得高一學生的第一節課很重要，談一談我對高中歷史科的看法，包括高中歷史科和國中歷史科的不同之處，還有我這一個學期希望同學怎麼配合，要寫哪些報告？給高一的第一節課，我通常還會分析他們的課本，和別的版本有什麼不同？把這些都講清楚，再試著在課堂上實踐我所說的，最重要的是必須讓學生用好奇心去接受，而不是一成不變，和他們國中所學的歷史不同。¹⁵⁴

鄒玫老師也會在第一堂課，讓學生思考「歷史是什麼？」，讓學生能重新思考學習歷史最基礎的意義：

高一通常會偏向讓學生重新認識歷史：歷史到底是什麼？所以我會印一些文章來討論「歷史是什麼？」我當時比較常用的文章是在談：你想當飼料雞，還是土雞？飼料雞是被餵養的，餵他什麼，它就必須吃什麼；土雞則就必須自己去找很多食物，只是看它要不要去做？所以我基本上給高一的，是重新去談歷史，究竟在高中要學到的是什麼？學生對歷史到底有沒有概念？我當時也印過一篇龍應台的文章，還有考試與讀書的文章，其實很多學生上高中，還是會認為：讀書就是為了考試，我希望去釐清這樣的觀念。另外還有一個重點是：歷史學科要培養什麼樣的能力？除了印這些文章，我還會談一下上課大致要怎麼做。¹⁵⁵

單兆榮老師則是在第一堂歷史課，就對學生聲明他的「開明專制」的原則，表明老師重視的並不是他們的考試成績，而是他們在歷史課堂上整體的表現：

我的第一堂課很重要，我會和學生先建立關係，聲明我「溫柔的堅持」，也就是開明專制，我說：「我不會記得你的考試成績，但我永遠不會忘記你曾給我那麼精彩的答案。」¹⁵⁶

第一堂歷史課之所以重要，就是在於原則的宣布，學生能夠在最初就知道老師的要求和過去有什麼不同。

關於學生的適應問題，林彩貞老師的經驗是：

幾年下來我發現，如果學生以前不曾接受這樣一套教法，第一個月不適應，第二個月不適應，第三個月就會開始適應了。他們也發現：知識是

¹⁵⁴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日。

¹⁵⁵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0日。

¹⁵⁶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0日。

離開教材之外的，追求真理本身有一套方法、觀念，必須有一些邏輯，講求史料、證據，從證據之中歸納一些結果，結果又是什麼？無形中，這些上課過程就是在訓練他們了。¹⁵⁷

鄒玫老師的經驗則是：

通常教了一年之後，學生到了二年級、三年級的狀況會改善，會比較知道我的節奏。可是通常高一的同學會有一些狀況，我剛才談到的那位同學已經算是程度很好，還要花一個學期適應。¹⁵⁸

雖然學生一開始不適應歷史老師跳脫課本與考試的教學，但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會逐漸習慣老師的上課方式，而能夠感受到學習歷史的樂趣。

從五位資深優良歷史老師的經驗來看，或許會令人感到質疑：成功的教學除了老師用心的計畫，也需要學生的努力配合；老師們所任教的學校的學生都是資質優異的，才會有那麼好的表現。事實上，老師們皆表示，老師的教學信念是不變的，但他們會根據學生的程度與需求來調整教學計畫。鄒玫老師表示：

我得全國 POWER 教師獎時，曾有一個記者來訪問我：「因為學校的學生是好學生，才肯去做這些教學活動？如果到學業成績比較差，不像雄女這樣的一流名校時，還可以這麼做？」我雖然沒有在其他學校嘗試過，但我是在教學的過程當中不斷地思考要怎麼做。我認為遇到不同的學生，就要有不同的思考；所以我剛剛提到：「老師的思考很重要。」當遇到一些程度在某個水準的學生，可不可以找到學生的特質，去設計課程活動與作業？¹⁵⁹

同樣的，王進傑老師也非常有信心，認為將課程內容經過調整之後，可以讓學業成績沒有那麼好的學生也喜歡歷史：

如果現在回到第二、第三志願的學校，還是要學生有課本可以依循會比較好，他們比較知道現在進行到哪裡；但我現在所使用的方式還是可以幫助他們，只是可能沒辦法提到那麼多議題、花那麼多時間，可能只能找一些專題來講。因為目前我已經沒有機會去給他們上課，但現在我的想法是如此。還是同樣一句話：「要了解學生，也要了解自己。」（笑）要知道學生的感受，根據他們的狀況去調整。¹⁶⁰

¹⁵⁷ 林彩貞老師、唐遠華老師歷史教學午茶談話紀實，2008年5月15日。

¹⁵⁸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7日。

¹⁵⁹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0日。

¹⁶⁰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日。

林彩貞老師認為，一個好的歷史老師不能因為學生的程度不好，就放棄對歷史教學的理想：

應該不斷地追求下去，而不是換一個場所、位置，就覺得自己要應付現實，而跟現實妥協，這是不可以的。老師要不斷堅持自我的要求，維持自我對知識深度的堅持，這是不可以學生的程度來度量的，要以目前對那個時代的學術水準來衡量自我，而不是學生的程度。¹⁶¹

也就是說，歷史老師不能因為學生的程度不好，而降低自己對歷史教學的理想與堅持，而應該試著用學生能夠接受的方式上課，這仍然是歷史老師主體信念的展現。

緊接著要呈現的，是關於學生的成績需求：高中歷史老師目前仍然脫離不了大學入學考試的責任，在理想的堅持與考試的現實之下，應該怎麼如何安排教學計畫？鄒玫老師建議儘量運用高一、高二學生的聯考壓力尚未很沉重的時間：

高三的目標比較明確，就是要準備聯考了，所以我在高三的時候比較不會給額外的作業；電影欣賞與討論的進行，還是會根據課程做安排，但作業會比較少。因為作業會佔用學生上課之外的時間，所以我通常都是在高一、高二進行。¹⁶²

唐遠華老師也認為，高一、高二、高三年級不同，會影響到他對課程活動的安排，因為高三學生有升學的需求，因此高三的教學比較不會刻意進行特殊的教學活動：

我在高一、高二、高三的教學方式不會相同，我盡量把大部分的教學活動都安排在高一、高二，我高三的教學比較不離課本。我高一、高二做比較多教學活動，高三比較不會刻意地去做教學活動；我跟高三的學生在文化史的部份可以談到更多比較深入的議題。人家會問我是不是每堂課都做教學活動？我說：「當然不是。」一學期大概做一次就很好了，所以我覺得無法全部都兼顧。¹⁶³

王進傑老師會細心地提醒高三的學生，在享受學習歷史的樂趣之餘，仍必須兼顧考試的現實：

面對高三的學生，我就會提醒他們，我們要兼顧現實，要準備考試了，

¹⁶¹ 林彩貞老師、唐遠華老師歷史教學午茶談話紀實，2008年5月15日。

¹⁶²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0日。

¹⁶³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4日。

我們也會安排一些考試的時間，我也會分析剛出爐的指考；讓學生知道這一年要注意哪些方面。年級不同，在開學的時候給同學的叮嚀也不同。所謂教學不斷的提升，必須不斷地注意我們所要面對的學生，然後照我們原來的步驟去做好。¹⁶⁴

總結地說，老師制定教學計畫與課堂流程時，必須考慮到學生的程度與需求，但同時也必須堅持自己的歷史教學主體信念，堅定地把自己認為傳達的內容教給學生，這就是身為歷史老師不可推卸的責任。



¹⁶⁴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日。

三、靈活運用課本、自編講義、補充資料

由於了解自己在歷史課堂上想傳遞什麼內容給學生，老師們會檢視應該使用什麼資料，如果想要呈現的內容不包含在課本之內，就會使用自己編製的教學講義或補充資料，課本只是眾多教學參考資料之中一項。對於課本內容的運用，鄒玫老師表示：

有時候我會去拆解課本的章節，是因為我覺得教學的時候不順暢，我才會去拆解課本的章節。如果課本的章節安排得很順，我就不會去拆解。

165

補充資料應該怎麼選擇？鄒玫老師的補充資料主要可以分為兩種類型：

我給的資料就是可以給學生思考的刺激，這是一個類型；還有一種類型，我會選擇能補足課文講不清楚的資料；我也會補充人物的資料，有時候課本只提到人名，我可能會把人物的簡單傳記從百科全書裡抓出來，特別是我認為很重要的人物。¹⁶⁶

單兆榮老師希望透過歷史課程培養學生的歷史核心能力，但他認為九五暫行課程綱要雖已指出歷史核心能力的重要，目前教科書的寫作方式與資料，卻沒有針對培養學生的歷史核心能力作設計，無法滿足單老師上課所需，所以仍然選擇自己編製講義：

如果課本已經提供了這些培養學生核心能力的資料，我就可以直接運用，不需要這麼辛苦的另外編製講義；現在我是自己且戰且走，沒有人可以討論教學流程，上課講義都是自己去設計。¹⁶⁷

單兆榮老師就是利用補充資料來編排課堂流程：

我通常藉助這些補充資料，來編排我的上課程序。我上課從來不按照課本的順序¹⁶⁸

單老師上課時會選取適合學生程度的補充資料：

我覺得上課我一定要用補充資料。關於補充資料，我要介紹適合學生的

¹⁶⁵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7日。

¹⁶⁶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7日。

¹⁶⁷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¹⁶⁸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資料。有些適合我的資料，對學生而言還太難，所以我還要找學生熟悉的，包括比較流行的著作。¹⁶⁹

補充資料選取的原則，就是擷取最精湛的一部分：

如果你要讓學生看資料，資料一定不能太長。尤其是剛開始訓練學生的時候，你要幫學生擷取最精湛的那個部分，讓學生感受到精采的部分。如果資料是文言文，就要翻譯成白話文。¹⁷⁰

單兆榮老師曾使用《世說新語》之中關於孔融的一段資料，生動地向學生講解魏晉知識分子與玄學的特色：

我現在上課講到魏晉南北朝，學生最愛聽的是孔融的故事。我問學生：「說到孔融會想到什麼？」他們回答：「讓梨」。我就告訴他們孔融最驚世駭俗的言論：「孔融跟人家辯論，人家問他要不要孝順父母？孔融說不用，因為我們只是父親發情的產物。」（笑）說到這這裡學生已經全部醒過來了，我接著說：「孔融認為，與母親的關係只不過是「寄物瓶中」，暫時寄住在母親的子宮裡面。」這其實是《世說新語》裡面一段很短的文言文。我沒有放一篇孔融的文言文給他們看，這時候我們不需要讓他們讀《世說新語》的原文，對學生而言太無趣了；如果轉換成白話文來講，就會變得很有趣。」¹⁷¹

單老師的補充資料很多元，包括史學研究以及文學作品。舉例來說，單老師曾在中正高中任教時，藉由暢銷著作《蘇菲的世界》來講解柏拉圖「形式是最完美」的概念：

以前他們流行看《蘇菲的世界》，所以我會選擇部分讓他們看。其中有一段用薑餅人來比喻柏拉圖的「形式是最完美」。我們做餅乾會有一個模型，可是從模型裡倒出來的餅乾常常都會有缺角，薑餅人不見得會那麼完美。所以他說現實的世界不見得會那麼完美，完美的是那個模型。

¹⁷²

後來，單老師讓學生分組報告來詮釋這段資料，學生的表現很值得讚賞：

每一組都不一樣。有的用演的，有的用報告的，我沒有硬性規定，就是讓他們報告心得，學生想用什麼樣的方式都可以，有一組就用演的。他

¹⁶⁹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¹⁷⁰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¹⁷¹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¹⁷²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們剪了一朵鬱金香，有一位同學拿了那朵鬱金香站在教室中間，另外一位同學在黑板上畫了一朵鬱金香，他們說：「黑板上的鬱金香是投影的鬱金香」，再問同學：「哪一朵是真實的鬱金香？」同學們聽了都鼓掌，因為有的同學不懂，聽了這個比喻就懂了，其實這裡面還有洞穴的隱喻。關於柏拉圖的洞穴，也在講義裡。¹⁷³

唐遠華老師在上課時是依照自己的教學脈絡，靈活地運用各種資料，包括自己編製的大綱以及補充資料：

學生上課要準備的是我的大綱、課本、地圖，我若有資料再發給學生，所以學生上課的桌面上會有這四種資料，我隨時會跳著看，我講一個主題的時候，會從中找需要的資料，都會使用到。比如現在需要看課本，就讓學生翻到那一頁；現在需要看地圖，就去翻地圖，去看地圖上的變化。¹⁷⁴

每次上課之前，唐老師總是不斷地思考要怎麼組織各種資料：

在設計每次上課的流程，最好要去想：「我要怎麼帶出主題？用哪幾個角度去思考、切入？」¹⁷⁵

唐老師是如何運用補充資料？僅以講解北魏分裂為東魏、西魏這段複雜的歷史為例：

老師不必直接講：「北魏接下來是東魏、西魏，後來發生六鎮之亂」可以給他們看地圖上產生的轉變，在轉變的過程中有哪些關鍵的因素造成它的轉變？從地圖上的地理位置就可以看出什麼叫六鎮？就可以知道六鎮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學生會知道是軍事，在長城外、邊疆內的區域裡，絕對是軍隊駐紮，這很明顯；在核心區域裡的漢化絕對是文治。在兩張地圖改變的最大關鍵，就可以看出核心與邊陲、文治與武力、漢化派與本位派，所以會造成後來的分裂；如此說來，六鎮會造反是必然的，學生也能理解其中的關係。¹⁷⁶

王進傑老師用余秋雨的〈十萬進士〉作為補充資料，使學生更能體會科舉制度下考生的心情：

甚至講一些比較通俗又容易接觸的素材，例如余秋雨的〈十萬進士〉，

¹⁷³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¹⁷⁴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21日。

¹⁷⁵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0日。

¹⁷⁶

我印象中應該是他散文裡最長的一篇，光講這篇文章我就用掉一節課，包括談科舉考試的一些問題，以及那些考生的心情：失落與欣喜，都可以跟學生談，讓他們在面對自己現在的考試時不會那麼悲觀，也不會感覺那麼差，這些我會花很多時間。我沒有準備很高深的資料，講這些很通俗又很容易接觸到的資料，學生每次的回饋都很大。¹⁷⁷

在浩瀚的歷史資料與研究之中，歷史老師應該怎麼選取？唐遠華老師認為，補充資料必須是經過篩選、有意義的，除了不能過於艱難，最重要的是必須經過歷史老師自我的主體判斷，並緊扣課堂的主題：

第一是資料不能太難，因為是要給學生看的；如果找一個太過艱僻冷澀的學術資料給學生看，他根本看不懂。第二是必須和我所傳達的主題有所相關。篩選資料還必須要回到老師自己的主體性，必須先知道自己希望學生學到什麼？這樣我們才能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資料。¹⁷⁸

唐遠華老師舉宋代作為例子，來說明選取補充資料並不是盲目地抓幾段資料出來，而是經過精心篩選：

例如我講王安石與司馬光的《答司馬諫議書》、《與王介甫書》，從被翻譯成白話文的資料當中，各抽取一段可以代表他們看法的部分提供給學生，就可以看得出來誰的論點比較高明。腦海中要先有一些想像，才會知道怎麼去篩選資料，不是把所有的資料都拿給學生看。宋朝變法的背景是什麼？變法的目的在哪裡？從兩個敵對陣營的討論之中，可以看到宋朝的士大夫關切的是什麼事情？他們彼此之間怎麼來往？看到的是絲毫不粗魯的行為，也沒有謾罵。學生讀到這裡，會不會對宋朝的士大夫產生一些印象？了解到宋朝士大夫原來是這樣思考、應對。¹⁷⁹

張元教授在〈歷史教學的新程式——故事、閱讀與書寫〉文中談到說故事是歷史老師教學的一項利器，什麼樣的故事才能徹底發揮在歷史課堂上的效果？除了故事本身必須是有意義的，故事還必須能感動學生的心，故事之所以能產生動人的力量，則是來自於說故事的歷史老師。¹⁸⁰同樣的道理，歷史老師在歷史課堂上的補充資料，是必須經過精心挑選、具備重要歷史意義的，透過歷史老師生動的講解與運用，才能使學生對於歷史產生更深刻的認識與感動。

¹⁷⁷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年5月5日。

¹⁷⁸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28日。

¹⁷⁹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28日。

¹⁸⁰ 張元（2006），〈歷史教學的新程式——故事、閱讀與書寫〉《台大歷史學報》，37期，頁319-349。

四、教學方法的運用

今日多媒體器材的發展運用已日新月異，老師可以選擇、運用的教學方法也更加多元。歷史老師上課是否應該運用這些多媒體教學方法？什麼教學方法才是最好的？傳統的講述教學方法就代表落伍了嗎？張元教授認為，傳統的講述法並不等於不好、應該被淘汰的教學法，新穎的教學方法也不代表應該被大力提倡，課程成功與否是和老師所選擇的上課內容有關，而不是被特定的教學方法所決定。¹⁸¹唐遠華老師也認為：

教學好不好跟用什麼教學方法沒有關係，但跟歷史老師本身對歷史這個學門的認知，以及老師本身的態度有關係。今天老師去教書，只是純粹教書？還是希望能帶給學生一些更深刻的東西？老師思考這些問題的重要性，超越了教學論。我其實很反對全部都交給學生自己學習，學生是學習的主體，自己去預備所有的教材，讓他們自己去認知，這樣很浪費時間，學生能夠認知並做到的，還是很有限。¹⁸²

對於歷史課堂教學方法的運用，也屬於老師對於歷史認知的一部分，透露出老師自己的歷史教學信念，如同教學設計的流程安排一樣，沒有正確答案，教學沒有一套標準化的流程，更沒有絕對正確的教學方法，端看歷史老師自己怎麼去運用各種教學方法。

就最傳統的講述法而言，老師們都強調講述法的不可或缺。根據唐遠華老師的敘述，林彩貞老師對於講述法的掌握更是已經到達爐火純青的程度：

我曾聽林老師上過一堂課，那堂課從頭到尾都是老師自己講述，可是學生聽得非常專注。我上次就跟姿穎說：「其實歷史教到最後，講述法就是歷史老師的看家本領。」靠一堆花俏的活動都撐不久，歷史老師很重要的就是要會講述。我覺得林老師的講述有兩個特色，第一個就是深度，第二個就是生命。講述的內容不是只有表面，但如果只是要求深度，就像大學、研究所的教授一樣注重知識的深度就可以了。可是我覺得中學歷史老師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講述的時候要讓學生能夠有感受；雖然老師講課的內容可能很深，學生會感動。¹⁸³

¹⁸¹ 張元（2006），〈歷史教學的新程式——故事、閱讀與書寫〉《台大歷史學報》，37期，頁319-349。

¹⁸² 林彩貞老師、唐遠華老師歷史教學午茶談話紀實，2008年5月15日。

¹⁸³ 林彩貞老師、唐遠華老師歷史教學午茶談話紀實，2008年5月15日。

林彩貞老師的講述內容，不僅掌握知識的深度，其深藏的生命力更是使學生魂牽夢縈的關鍵，這樣的功力雖然不是一蹴可幾的，但年輕的歷史老師不能把這樣的基本能力放掉，而應該加強培養自己講述的能力。

單兆榮老師善於運用多媒體教學，以問答教學法作為上課的主軸，但仍認同講述法的重要，單老師經常利用講述法來營造課堂的情境，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我在引起學生動機的時候，就常用講述法。我剛剛提到孔融的例子，就是使用講述法。只是不能讓講述的時間變得很長。把講述做切割，學生覺得我上課很多變化的原因就在這裡。我覺得，最流暢的方式就是，我一面用 power point 秀出圖片，一面就進行問答，學生就不會覺得放 power point 太久會想睡覺。每一個方法持續太久的時間，都會很累，所以隨時要換不同的方法。¹⁸⁴

在理解講述的重要之後，接下來我要問的是：為什麼許多學生認為講述法很無趣？什麼樣的講述才是真正成功的？

唐遠華老師認為，成功的講述並不是照本宣科式的講述，內容也不宜太瑣碎：

以前張元老師曾給我教學的建議：「上課要講得少。」不要鉅細靡遺、每一個細節都教，不要講得那麼多，講得太多，學生不見得能吸收。¹⁸⁵

歷史老師的講述並不需要全面交代課程範圍之中的每一項歷史發展，重點式的講述才能將講述內容的焦點凝聚起來，成功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唐老師強調跳脫平鋪直敘的方式，透過問題的帶領，使講述變得精采，並且刺激學生的思考，以唐老師講安史之亂為例：

這個學月的主題是：「中國與四周的邊緣民族」，我自己訂定主題，把所有相關的議題統合講述，我問學生：「為什麼安史之亂是唐朝歷史中值得被提起的？」學生不知道，有人說：「因為這是唐朝盛衰的分水嶺。」我說：「這是很好的答案。它值得講就是因為唐朝有盛衰。那其他事件為甚麼又值得被提起？」我有時候也喜歡跟學生玩，我問他們：「老師前面談了關中本位政策、關隴集團，特色是什麼？唐朝是一個『胡漢合一』的朝代。但安史之亂是什麼？是『胡漢衝突』的事件。從胡漢合一

¹⁸⁴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¹⁸⁵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21日。

變成胡漢衝突，問題出在哪裡？所以安史之亂值得講，對不對？」學生就會回答：「對！對！對！值得講！」（笑）¹⁸⁶

唐老師就是運用這樣的提問方式，讓學生去思考一個時代的特色，關於問題的提出，則是事先設計好的：

這就是先讓學生去思考這個時代的特色，先鎖定幾個大方向。接著繼續上課的時候，最好的方式就是講一段，在當中再提出問題問學生一下。問題設計的時候，主要是問學生要思考的方向，接著我們可以運用一些資料來強化這些問題。¹⁸⁷

問題與講述的配合，加深了歷史課的深度。單兆榮老師也認為最有效的教學方法，就是「問答教學法」，老師先提出一個具有思考空間的問題，讓學生去思考、回答，老師再做講解：

我自己覺得，問答教學法對學生而言是最有效果的，可以回應你第二部分的題目。那學生喜不喜歡呢？我覺得慢慢地他們會願意問問題，就是代表他們喜歡了。至於他會最喜歡什麼教學法，我覺得要看不同的學生，不同的學生會喜歡不一樣的東西。在大直教過一個段落後，我給學生一張講義，就有問題問他們對上課哪個部分印象最深刻？有的同學回答「看影片」，因為上課給他們看一小段影片；有的學生說「四個人討論」；「有人說是問答」，所以我覺得沒有一定的。¹⁸⁸

講述除了運用在理性地分析歷史來龍去脈之上，對於高中階段的學生而言，對歷史產生情感也是很重要的，講述就是老師最能觸發學生情感的方式，以王進傑老師的講述為例：

我是懷有這樣一份感情。當我母親過世之後，我才知道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平埔族人；他在去世之前去尋根，找到了他的部落。我用散文式的口吻跟學生談：「你們安靜一下，想像：『我的哥哥開車載著我，開著窗，到劍湖山的門口，母親的部落在古坑。我們照了張相片，在暑假的一個中午，想要去尋找一些什麼，或許是對母親的懷念。街上有一些老人，我們看著他心想：有沒有和我們長得不同？或許很失望，遺老也都已經離開了。歷史就是如此，有時候沒有抓住，就這麼過去了。有些回憶就停留在哪裡，但歷史不會自己顯現，需要我們去找尋。才能發現它，才

¹⁸⁶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21日。

¹⁸⁷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0日。

¹⁸⁸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能感受它。』」¹⁸⁹

王老師認為，要讓現在的學生感受歷史的情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但運用充滿感染力的講述，成功地營造出一股讓學生理解歷史，更能感受歷史的課堂氛圍。

此外，講述所能呈現的，還包括歷史的各種複雜面相，以唐遠華老師講述岳飛之死為例：

主戰派就是岳飛這一派，岳飛的選擇當然都是對的，但是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之下，君臣之間最後犧牲的都是誰呢？」學生自己在下面都會講：「岳飛死得其所。」我說：「對，就是這句話。岳飛不會妥協的，他也不該妥協，因為那是他的信念。他的思想裡有儒家的成分，但宋高宗已經脫離了大陸的思考，整個疆域觀念已經往海洋拓展，這是非常嶄新的一種思考模式。這兩派之間的衝突，必然有一方會有所損傷，就是岳飛之死。」學生可以感受、理解。思考岳飛的問題，不必單方面以民族榮譽的角度來思考，可以考量現實上的情況；但岳飛是不是很偉大？我說：「岳飛很偉大，但你不能只看到這一點。你也要看到主和派的考量。這才是一個現實。」¹⁹⁰

以上討論講述法的意義，重點仍然緊扣著老師的主體意識，講述法的成功與失敗，還是決定在老師如何去運用，而不是方法本身決定的。接下來繼續呈現老師們對於多媒體教學法的看法。

王進傑老師認為歷史老師使用電腦多媒體的重點不在於做了多少 power point 檔案，而在於這些工具的使用是否得當：

我也不建議使用很多 power point，學生到電腦教室上課，只要燈一暗，他們的專注力就不見了。有些 power point，我也會思考：是不是真的需要？其實就是 word 檔的內容，何必製作 power point？直接給學生講義讓他們閱讀，不是更好？但給學生講義，不一定要給答案，給答案他們就不想聽了。所以很多工具到底是在幫助學生投機，還是在幫助老師上課？這是老師要思考的。¹⁹¹

使用 power point 除了必須考量學生的專注力可能分散之外，王進傑老師也提到歷史老師有一些精采的部分，是無法被 power point 完全取代的，

¹⁸⁹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 年 4 月 3 日。

¹⁹⁰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 年 4 月 21 日。

¹⁹¹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 年 4 月 3 日。

包括歷史解釋的部份。唐遠華老師針對這一點，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是比較不喜歡用 power point，因為內容太固定，老師就只是放映出來，我發現學生十之八九會睡著，但現在幾乎各科都會使用 power point，我覺得我們歷史科千萬不要使用這樣的方式。如果廠商給我們那麼多 power point，如果老師不在的話，是不是也可以叫歷史小老師放給同學們看，讓他們把內容抄一抄就好了？今天為什麼需要一個歷史老師站在講台上？老師最大的價值就是不可被替代。我覺得一個歷史老師要有一個想法：站在講台上，我的教學就是不可被替代的，而不是每個老師上來都使用一樣的東西，學生也不會覺得老師教的都一樣。¹⁹²

如果歷史老師只使用廠商編製好的 power point 上課，又和照本宣科的方式有和不同？差別只在於媒材改變，從對教科書的照本宣科變成對書商提供的 power point 的照本宣科，一樣是失去歷史老師自己的主體性，這是唐老師不喜歡運用 power point 的原因。

從兩位老師對使用 power point 所提出的疑慮來看，重點仍然在於 power point 的內容是否流於形式與制式，而失去了歷史課程應該有的精采。歷史老師若要使用 power point 作為上課的媒材，應該用心去設計內容，而不只是貪圖方便地把廠商提供的資料直接放映出來。以單兆榮老師對於「工業革命」精采的設計為例：

教世界史的時候，國外網站上比較多圖片，所以我會用比較多圖片的方式，我會把圖片檔案用編號的方式排序，上課的時候一張張的圖片就會按照順序 show 出來，你給學生看圖，一面解說，就像看圖說故事，學生會覺得比較有趣。我第一張圖是湯恩比，就是因為我要講的是工業革命。第二張圖是珍妮紡紗機，因為我要讓學生知道，其實工業革命是技術工人主導、發明、改進的，而不是先有尖端科技在前面引導；和現在實驗室裡先得到一些研究結果，再交由工業去應用的情況，是相反的；工業革命是水到渠成，英國的工業革命絕對不同於其他國家。我把這些圖片一一按照我所要講的順序 show 出來，show 這個圖片的時候，還是會請學生發言，讓他們談談看到圖片想到什麼。學生一開始會很害怕提出意見，但他們慢慢發現怎麼樣說都對，因為每個人解讀的都不同，我只是幫他們拉回議題的主軸。所以，不同的教材要用不同的方式。¹⁹³

除了融入圖片的教學，單兆榮老師還會根據課程需求，剪輯影片在課堂上

¹⁹² 林彩貞老師、唐遠華老師歷史教學午茶談話紀實，2008 年 5 月 15 日。

¹⁹³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 年 3 月 4 日。

播放，運用圖像的方式讓學生更能融入歷史的情境之中。此外，單老師認為現在的學生是網路的世代，應該教學生如何善用網路，而在課堂上直接連線至網路，教學生如何運用網路資料來學習歷史：

我在一女中的時候，上課可以直接連線；我就告訴學生：「你要看美國總統是不是？我們來搜尋」我上 Google，關鍵字用「美國總統」來搜尋，進去維基百科，上面有一個表格。我問學生要怎麼看這個表格？把他背起來嗎？當然不是，這就是參考資料。繼續看下去，這個表格裡面有總統的宗教背景，有公理會、聖公會、衛斯理的，我就問學生看完之後，會發現美國總統好像都要有宗教，這是代表什麼樣的社會型態？我就跟他們講 WASP，我其實是要講 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其實五月花號那艘船上所搭乘的人，就只有清教徒嗎？沒有別的目的？沒有別的人種？沒有不同的職業嗎？當然不是。¹⁹⁴

單老師上課的特色就是內容多元豐富，靈活運用各種多媒體工具以及講述法，帶領學生從各種角度切入去思考歷史，每一堂歷史課都充滿了生動活潑的趣味；這又再印證了各種教學方法其實只是工具，端看歷史老師怎麼去組織、運用，究竟要選擇哪一種教學方法？歷史老師仍然必須回到自己的主體來做考量，才能做出最妥善、適合自己教學風格的運用。

¹⁹⁴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 年 3 月 4 日。

第三節 對高中歷史教科書改革的看法

第一節老師們對於歷史課程的主體信念，接著要呈現的則是老師們對於高中歷史課本的看法。由於國內的課程規劃，是教育部統籌訂定之後，再統一施行於全國，並成為大學入學考試的範圍；因此，老師們雖然一再強調高中歷史老師的教學必須具備自己的主體信念，但畢竟不像大學教授一樣，對於課程內容有絕對的自主權，仍舊必須以教科書所訂定的範圍為依歸，而在這個統一的大架構之下，進行自我的教學嘗試。在教改的浪潮興起之後，高中歷史科的教科書也產生很大的變革，並直接影響第一線歷史老師在課堂上的教學內容。在社會各界針對相關議題吵得沸沸揚揚之際，究竟高中歷史科資深優良教師是如何看待這些變化？以下分別呈現老師們對於從一綱多本以及課程綱要的看法。

一、關於一綱多本

一綱多本的實施對於教學究竟是好是壞？根據張芳全進行抽樣調查的研究，結論是基隆市約有 79% 的公立國小老師認為統一版本比較好，他們普遍擔憂一綱多本造成學生學習銜接的困擾，並認為將使家長在購買教科書上投入過多的費用；但其研究仍然建議教育主管機關針對相關政策與議題進行追蹤調查，並鼓勵擴大地區的研究。¹⁹⁵然而，幾位接受訪談的高中歷史老師均認為對於教學是正面的幫助，單兆榮老師更是積極地發表文章，主張繼續維持一綱多本的實施。¹⁹⁶王進傑老師談到一綱多本能帶來廠商之間的良性競爭：

現在很多人都在討論一綱多本的問題，我基本上還是同意一綱多本。站在資本主義的立場，還是要有競爭，不必害怕競爭。在今日自由主義的時代裡，競爭是難以避免的，也比較強調個人主義。當一個老師可以從各個版本之中，去吸收最好的部分。儘管在一綱多本的原則下，最後還是要選擇一本，但內容就會多元；如果再像以前一樣只有一本，老師們如何再去做選擇？已經沒有機會了，也沒有辦法讓不同的聲音進到同一

¹⁹⁵ 張芳全，〈一綱多本政策問題分析：以政策關係人為例〉，收錄於《教科書制度與影響》，（台北：五南，2007），頁 159-162。

¹⁹⁶ 參見單兆榮著，〈請別讓這張支票兌現——為「一綱多本」請命〉，《中國時報》2006 年 12 月 13 日，民意論壇版；單兆榮著，〈哪一本該聽誰的？教科書與歷史詮釋權的解放〉，《人本教育札記》213 期，2007 年 3 月，頁 39-43；單兆榮著，〈改革與傳統真的背道而馳嗎？〉，2007 年 1 月 10 日，網址：<http://www.edu-2.org/edu2/modules/article/sel.php?aid=5>

個歷史區塊之中，來做不同的解釋。¹⁹⁷

在一綱多本的政策符合民主自由的潮流，使歷史老師的選擇空間也變大了。唐遠華老師也談到一綱多本所帶來的良性競爭，使廠商爲了爭取教科書的使用率，會更加致力於提供更好的教學資源與資料，爭取老師的採用：

這是因為有一綱多本，廠商才會做到這種程度，如果沒有一綱多本的話，就不會有這些媒體了，我覺得一綱多本不能廢的原因就在這裡。(笑)這促進了所有資源的大集合，我們再也不需要上窮碧落下黃泉，不用找資料找得那麼辛苦了；還不如多一點時間，去想要怎麼使用、消化這些資料過去我們是要找很多資料，現在要想：這些資料之中，哪一些適合學生？手邊到處都是資料，要拿哪一些給學生看？我們要拿這些資料來襯托我們要給學生的東西，如果老師自己沒有主體性，提供這麼多資料給你，有什麼用？高中老師一定要建立自己的主體性，絕對不能跟著教科書走，跟著教科書走很累，一定教不完。¹⁹⁸

由於各家廠商都努力地改進自己的教科書，所以與從前一綱一本的時代相比，歷史老師可以節省一部分的時間去蒐集資料，擁有更多時間來思考要怎麼組織這些書商所提供的資料，成就自己的歷史課堂。

一綱多本的實施，對於早就習慣跳脫照本宣科、自己組織歷史課堂架構的資深優良教師而言，不僅不會造成教學上的困擾，更是有利於教學精進的良好政策。然而，爲什麼一綱多本仍然會使許多現職老師感到困擾？或許有一部分的原因可能在於歷史老師自己沒有釐清歷史教學的意義爲何？歷史老師是歷史課堂的主宰者，還是歷史教科書是歷史課堂的主宰者？如同唐遠華老師所指出的：

教科書在教學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位置當然很重要，但究竟怎麼教？還是牽涉到老師對於歷史的認識，我覺得這點很重要。今天一個老師教歷史，他認為教歷史就是教歷史教科書嗎？如果教歷史等同於教歷史教科書，那壓力很大，那會是跨本大追擊。其實我覺得應該正本清源，回到自己對於歷史的認知是什麼？我們花了十幾年在談歷史思維能力，包括第一層能力與第二層能力，可見最重要的是歷史對於個人能力的提升；我們現在大家應該不會覺得給學生能力是有問題的。¹⁹⁹

單兆榮老師同樣也指出，有些很認真的歷史老師致力於跨版本的整理：

¹⁹⁷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年5月5日。

¹⁹⁸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21日。

¹⁹⁹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28日。

有的老師花很多時間準備，就是直接看六本教師手冊，這樣會累死。你看來看去會發現，資料是一樣的。因為綱目是一樣的，不同版本的差別不會太大，只是有的版本是這裡多出一部分，另外一個版本是那裡多出一部分。有的老師就整理出六個版本統整的講義，老師以為，要把這些全部都塞給學生，學生會更痛苦，這樣就是無效的。對我來說，我只要準備一本課本，這本課本是我的主軸。選定了這本課本，有優點也有缺點；就是要善用優點，補足缺點。²⁰⁰

倘若歷史老師執著於不同版本之間的整理，是把歷史老師與歷史教科書的主體混淆了；學生應該學習的，不是把所有版本教科書的知識都背下來，而是理解教科書之中重要的觀點是什麼？由於課程大綱的約束，各家版本的基本觀念事實上不會差異太大，歷史老師的工作應該是把教科書之中重要的觀念選取出來，組織成為自己歷史課堂上的重要議題，帶領學生去理解這些議題，而不是進行跨本大追擊。因此，當歷史老師抱怨一綱多本為教學帶來困擾時，應該重新思考自己的歷史教學信念究竟是什麼？不要再走「考試領導教學」的回頭路。

面對一綱多本，除了老師自己的心態要正確之外，學生與家長也應該重新思考學習的意義。單兆榮老師指出，一綱一本的贊成者主要是想減輕學生的負擔：

近來教育部要檢討一綱多本的實施，我開始很煩惱了。應該去檢討一綱多本施行的弊端，再加以改進；而不是重回一綱一本的時代。支持一綱一本的動機很善良，是想減輕學生的負擔，希望只要背一本就好了，家長也希望只買一本參考書就好。我在公聽會時告訴家長，應該去檢驗考題的內容；如果考題的內容都是記憶為主，學生當然就只能用背的。今天不是課綱有問題，是考試有問題；考試已經主導了一切，是考試領導教學。如果社會大眾已經認知考試領導教學，那應該也要改變考試；考試本身應該配合一綱多本的精神。考題本身要提供充分的資訊，讓讀任何一本課本的孩子都能作答，這是憑能力來作答；我認為記憶課本才是增加孩子的負擔。²⁰¹

學生與家長對於學習歷史的意義，如果一直是停留在「學習的目的是升學」把教科書背起來就能考高分的想法，很自然地會對於一綱多本的實施感到惶恐，鄒玫老師發現，教改之後學生補習的比率反而提高了：

²⁰⁰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²⁰¹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7日。

我覺得在教改之後，好像補習的學生變得更多，五科一起補：國文、英文、數學、歷史、地理。但我覺得以前很少學生去補歷史，但我教書到最後一輪的時候，很多學生會告訴我，他們要去補歷史。我很驚訝：「為什麼要補歷史？」他會告訴我：「因為大家都在補，所以我也要補。」其實他的程度很好，但他們就是會不放心，會告訴我誰也在補歷史，每個人都是補五科，錢繳了就去補習，而且他們覺得可以多拿一些講義，比較安心。我覺得一綱多本之後，學生補習的情況是比以前更嚴重的。當然一綱多本有它的好處，多元但也造成很多問題，每個版本都會有一些差異，對於高一的學生會造成一些不確定感。學生會害怕、不安心、沒有安全感：別人有拿到補習班的資料，我都沒有。我說：「老師上課給你的資料已經足夠了，你們不要去補歷史，沒有什麼大用，你們需要的是唸書的時間。」他會說：「我知道，但我還是不放心。」這無關乎老師教得好不好，他只是不放心，一次就五科都補。我覺得教改的施行，特別是一綱多本實施之後，應該有人針對補習的現象做研究。本來補習的風氣有一陣子已經萎縮，在我退休之前卻又蓬勃地發展。²⁰²

誠如鄒玫老師所說的，一綱多本是否造成學生補習比率增加？這是值得研究者深入探究的問題。關於學生的不安全感，除了有賴於改變考題的形態之外，歷史老師應盡力用實際的教學讓他們感受到一綱多本的教育理念，讓學生與家長都能夠重新認識學習歷史的意義，去體會學習歷史的方法並不在於背誦，目的也不只是參加考試；否則，即使回到一綱一本的時代，仍然無法完全改變藉由補習、買參考書得到安全感的風氣。

²⁰²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7。

二、關於高中歷史科課程綱要

相較於一綱多本，老師們對於目前高中歷史科課程綱要的質疑，是比較多的。因為一綱多本只是決定教科書寫作的版本，但課程綱要卻決定了教科書寫作內容的大原則。首先談目前施行的九五課綱的內容，最廣受批評的原因，即在於對中國史課程的壓縮，而引起國內政壇藍綠陣營的唇槍舌戰。然而，撇開政治立場不談，老師們在第一線的教學現場上的感受，多認為中國史的課程安排不是那麼理想。

（4）中國史大幅縮減

關於中國史大幅縮減的問題，單兆榮老師認為，歷史老師可以不必過度焦慮，歷史老師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內，為自己的課程作剪裁，擷取出最適當的教材。換言之，歷史老師應該是得到多少時間，就作多少事情。因此，沒有中國史被濃縮的問題。²⁰³

唐遠華老師則是與單兆榮老師不同，認為將中國史壓縮成一個學期，所帶來最大的問題已不是知識的填鴨，而是「觀念的填鴨」，直接影響到第一線老師的教學：

五千年歷史的涵蓋要在一個學期之中談完，怎麼說都太匆促了。概念的闡述沒有基礎的歷史知識作為依據，學生很難進入狀況，他們在國中所得到的知識已經很弱了，高中繼續弱，這是現在的課程大綱最大的問題。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很直接地影響到我們第一線的教學。這無關乎政治立場，而是關乎實際教學，要闡釋一個概念，怎麼能這麼空洞？不要說生命的感受，光就一個理論、一個概念，都很難闡釋。那些歷史學家窮其畢生之力，找了這麼多豐富的資料，寫出了一些很好的文章；我們本來應該運用很多這樣的資料，現在時間這麼短，就只能把這些概念快速帶過去。這已經不是填鴨知識，連觀念都在填鴨；最大的問題就是觀念的填鴨。²⁰⁴

唐老師認為，中國史本身的內涵至少需要兩個學期，才能將其豐富的內涵傳遞給學生，包括最重要的感受「生命情感」這個部份。由於教授中國史

²⁰³ 單兆榮老師書面意見，2008年7月24日。

²⁰⁴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0日。

的時間大幅縮短，唐老師必須犧牲很多過去在中國史進行的精采教學活動，只能改由自己講述，以王安石變法的課程為例：

我現在是沒有時間，以前我有時間都讓學生來做王安石變法的報告。我覺得現在就是時間讓我左支右絀，不然我可以做得更好。過去我讓學生做王安石報告，讓他們去了解王安石怎麼處理這些議題，學生很厲害，把所有的資料都消化之後，用戲劇的形式來詮釋王安石變法：一邊贊成新法，一邊贊成舊法，進行你來我往、唇槍舌戰的辯論。在八八課綱施行的時候，我都會做這個活動。現在九五課綱沒辦法這樣做了，我覺得好可惜。如果這學期只上到清初或明朝，我都可以做這些活動，其實效果很好。學生去把資料蒐集齊全之後，他們自己也會去想要怎麼辯論，辯論的時候要怎麼對話？我在評論的時候，我說：「你們這一組不太像宋朝的士大夫，比較像現代的立法院。宋朝的士大夫絕對不會那樣辯論，絕對是很有禮貌的。」學生也很聰明，他們聽了這樣的評論，下一組演出的就會說：「介甫兄，我對你所言不以為然。你看看現在新法的施行」我說：「對，這就是時代氣氛。雖然他不見得稱王安石為『介甫兄』」這些活動就可以讓學生體會一些那個時代的氣氛。²⁰⁵

許多唐老師過去曾精心設計、受學生歡迎的中國史教學活動，現在都已不能進行，這是相當可惜的。關於唐老師自己講述的部分，甚至很多精采的人物與思想也沒有時間細談：

中國史只有短短一學期，很多精采的內涵都沒了，人物都不見了。現在高一的中國史課程，是沒有辦法去細談朱熹、王陽明、陸九淵的思想，學生可能只知道這些名字，因為宋朝談完之後，馬上就要進入近代史與現代史，所有的人物彷彿都退到舞台之後。²⁰⁶

林彩貞老師在與唐遠華老師午茶談話時得知目前中國史的課程分配比重時，則是驚呼不可思議，且認為以前的課程綱要會讓老師比較好發揮。²⁰⁷面對這樣的課程綱要，唐遠華老師很無奈地說：

我一直覺得，其實退休也好，在這樣的教材當中奮鬥，不敢期待學生對歷史的感受能多深刻，我覺得不太可能。歷史還因為涉及考試，如果不考試更好，我自己安排，教中國史每一個時代只介紹幾個人物的思想就好。²⁰⁸

²⁰⁵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21日。

²⁰⁶ 林彩貞老師、唐遠華老師歷史教學午茶談話紀實，2008年5月15日。

²⁰⁷ 林彩貞老師、唐遠華老師歷史教學午茶談話紀實，2008年5月15日。

²⁰⁸ 林彩貞老師、唐遠華老師歷史教學午茶談話紀實，2008年5月15日。

中國史課程時數大幅縮短，使唐老師在實踐自己的教學信念時，受到很大的限制；對於一個認真要求自我的歷史老師而言，這真的是很難以接受，卻又不得不去面對的現實。唐老師的因應方式，是利用時間充裕的台灣史，加強教學活動的設計，激發學生對於思考歷史的感受：

人家台灣史用兩個學月上完，就開始上中國史。我不是那麼做，我還是上一個學期。為什麼？既然給我這麼多時間，我就好好的上台灣史，讓學生多看一些資料，不然他們和在國中上歷史課有什麼不同？所以我才能做剛才談到的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活動。我這麼做，當然是很愉快。

209

中國史的部份，則是在高一上學期結束的寒假，讓學生閱讀張元教授、李孝悌教授編的《簡明中國歷史》，期望能讓學生在正式進入中國史時，對於中國歷史能有基礎的認識，而開始教授中國史之後，唐老師自己講述每一個大時代的特色，並叮嚀學生可以配合上課內容去閱讀《簡明中國歷史》，使學生更能抓住中國史的重點。²¹⁰

單兆榮老師對於中國史的課程比重雖然比較樂觀，認為歷史老師可以抽取重要議題來呈現中國史，但談到學生的學習狀況時，也表示學生對於中國史很有興趣：

我們回來思索歷史教育想達成的目標，如果課程設計得宜，不論是台灣史或中國史，都能培養學生的核心能力。只是我在教學現場感受到的是，學生覺得台灣史很無聊，認為中國史比較有趣；我現在這學期上中國史，學生的反應比上學期上台灣史好。其實中國史的課文對學生而言很困難，但他們覺得比較有趣。²¹¹

單老師認為，學生不喜歡台灣史的原因，可以分為老師與學生兩種角度來解釋：從歷史老師的角度來看，除了台灣史研究的深度與廣度上還不及中國史研究，老師本身對於中國史的教材比較熟悉，對於中國史課程的掌握會比台灣史課程精采；從學生的角度來看，他們在國中時就已學過台灣史的很多內容，上高中再用一學期學台灣史，一再重複的內容使學生感到無趣。²¹²

²⁰⁹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21日。

²¹⁰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21日。

²¹¹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7日。

²¹²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7日。

(5) 課程綱要更改頻繁對歷史教學的衝擊

關於課程大綱的更改，鄒玫老師與王進傑老師除了也擔憂中國史比重的問題，也談到教材頻繁更改的問題，可能使歷史老師耗費許多時間在準備新教材，而影響到教學的品質，鄒玫老師指出：

我不太贊同教改中某些人說：「為什麼要改？因為老師都不唸書！」這句話我是不贊同的。這是因為要老師唸書，才去改教材；如果他們認為老師都不唸書，難道改了教材老師就一定要唸書，這是一個很不正確的說法。使用以前的教材，難道老師就不用唸書嗎？老師們還是要花很多時間去唸書。十年內，改了三次課綱，變化最大的可能是歷史科；因為歷史詮釋的角度不同，教科書的方向就會不一樣。這是讓老師花一堆時間去重新準備教材，相對的，反而老師不會有時間去想創意，或再去思考要做些什麼？因為必須一直去準備新教材。²¹³

根據鄒玫老師的經驗，歷史老師對一套教材的運用從生澀到熟悉，所需要的時間至少需要三年：

一個老師對於教材的熟稔度，從生疏的狀況，到成熟得不需要花太多功夫去準備資料的程度，至少需要三年以上的時間。到了第二個三年、第三個三年過去了，也就是第六年、第九年的時候，才會對教材更熟悉，教學也更完整。如果教材一直在變，請問一個老師要如何去熟悉教材？在教材不斷的改變之下，老師們受限於對教材的成熟度，可能沒辦法在教學上做那麼多發揮。雖然網路上的資料很多，但教材的內容改變，對於老師的教學還是會有影響。²¹⁴

王進傑老師也表示並沒有把握能立即把新教材上得很好：

高三的一部分，我覺得是蠻大的問題；中國文化史與世界文化史各章要講的主題，我都覺得是蠻新的論述，我覺得對基層老師而言，並沒有把握可以立即上得很好，例如：醫療史、宗教史、移民史等等，都是我們比較陌生的領域，還沒有把握要怎麼去教。其實我覺得八八年的課綱，各家所出的版本已經愈修愈好，再做這樣的更改，我不知道有多大的意義。²¹⁵

²¹³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7日。

²¹⁴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7日。

²¹⁵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年5月5日。

課程綱要大幅變動的所產生的結構性問題，對於自然學科或許衝擊不大，但對於人文學而言，特別是歷史科則是變動相當劇烈，為基層的歷史老師帶來了非常大的衝擊，鄒玫老師指出，許多歷史老師不及準備，只得使用參考書等現成的資料：

課綱改變之後，老師教了那麼久所累積的資料，有些適用新課綱，但有些就不見得適用。過去台灣史的份量沒有這麼重，現在台灣史的份量這麼重，哪些補充資料適合給學生？哪些可以怎麼做？這要重新去做準備。很多大學教授不了解高中歷史教學現場的步調，那是很緊湊的。一堂課要把一個段落教完，有那麼多補充資料，一個晚上查得完嗎？當然我們備課可能是很早就開始，寒假、暑假就已經在備下學期的課，但能準備多少？我們不可能像大學教授一樣，沒有進度的壓力，所以最快捷的方法，就是用參考書或教師手冊當老師必須不斷地重新備課時，能有多少時間去思索，在一段教材之中，適合用什麼樣的資料，給學生一些刺激與思考？²¹⁶

課程大綱的制定若追求創新固然立意良好，但當課程大綱的頻繁變動已讓第一線的歷史教師感到很疲憊，為了備課而耗盡心力，同時也扼殺了老師自己的創意，不禁會令人懷疑這樣頻繁變動的課程大綱，是否已失去了改變原本的意義？

倘若目前的九五課綱有這麼多爭議點，應該怎麼樣去修改？除了針對前述提出的問題做修改，鄒玫老師建議：

其實我們都沒有真正去考慮學生的程度，因為高中教科書的編寫是高中老師與大學教授；國中教科書的編寫是另外一批人；國小又是另外一批人。教科書的編寫者從來就不屬於同一個系統，其中是沒有關聯性的。如果一個主題在國小已經教給學生了，到國中還要給他們什麼？若國中已經有了，到高中只需要把國中所學過的作一個總論，就可以開始銜接新的主題，這樣是不是會更好？大部分的高中老師，其實也沒有在看國中課本，大多是問學生「你們有沒有在國中上過這一段？」有時候也會很訝異：「國中怎麼會沒學過呢？」可見高中老師也不見得知道國中老師在教什麼。這不是老師的問題，不可能要求每個高中老師都要去唸國中的東西，但我認為編課程總綱要有這樣的高度，才有可能把課程作整合，抓出學生學習的方向。這幾年的課綱修改從來沒有真正作完善的課程發展規劃，課程發展應該要長期去觀察國內的教育，才不會一直淪為

²¹⁶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7日。

意識形態的爭鬥。²¹⁷

過去課程大綱並沒有經過系統的規劃，未來應該建立國家的課程大綱研究小組，研究各階段學生學習歷史的能力與程度，並考量歷史老師的教學狀況，才能改善學生一再重複學習相同內容的狀況，真正制定出適合學生從小學、國中、高中一系列學習歷史的課程大綱。



²¹⁷ 鄒政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7日。



第三章

歷史教學評量的信念

前一章討論老師們如何在歷史課堂上貫徹他們的教學主體信念，接下來要呈現的則是老師們的歷史教學評量信念。成功的歷史教學除了需要歷史老師的用心設計與主導，還需要學生的配合學習。老師除了在歷史課堂上用心的教學，還必須了解教學內容能不能被學生吸收？這就有賴於對學生的評量才能得知。透過適當的歷史教學評量，老師將更能了解學生的程度，在教學上做更好的調整。也就是說，經過妥善設計的教學評量，能使「老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兩個層次不同的主體，產生良好的互動與循環，並達成「教學相長」的目標。

老師們均表示教學評量的用意不是在於用分數評斷學生，而是希望透過教學評量的實施，使學生從中感受到學習歷史的趣味，並獲得成就感與能力，進一步地活化歷史教學。老師們都認為，歷史教學評量的設計也與歷史課堂教學的設計一樣，沒有一套絕對正確的標準流程，歷史老師可以自由地發揮自己的創意，包括不同形式的嘗試。儘管如此，老師們的經驗仍然相當值得年輕的歷史老師參考學習，接著以兩個大項來呈現老師們的教學評量信念：課堂教學活動與作業評量、紙筆測驗評量。

第一節 課堂教學活動與作業評量

A. K. Dickinson 即曾在〈評量、測驗與歷史理解〉一文中指出，爲了使歷史老師的教學具備效能，應該把時間投注精心設計教學評量之上；透過歷史教學的評量，可以使老師了解每一位學生的學習情況，並知道哪些教學活動能協助學生更進一步地學習。²¹⁸教學評量的形式可以很多元，不只侷限在以往最常見的紙筆測驗，還包括：課堂上的教學討論、教學活動、作業等，如唐遠華老師所指出的：

考試是一定要考，不然學生沒有辦法把知識整合，但我沒有小考；作業也是評量；上課的活動也是評量；就是多元的評量，學生的歷史成績不會差。若有人質疑評量是不是公平？最公平的評量當然是考試；可是我覺得在高中的彈性比較大，將來學生考大學都要憑自己的本事，所以我比較不會在這方面受到質疑，我覺得前面談到的這些評量都有必要。²¹⁹

傳統紙筆測驗的優點是可以促使學生學習自己統合知識的能力，並兼具公平的特點，但缺點是無法測驗出學生除了考試之外的能力，又由於過去歷史科考試的內容多著重在記憶歷史知識，扼殺了許多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單兆榮老師也認爲：

其實在課堂上的活動與給學生的作業就是一種非常棒的評量，可以讓學生覺得很有趣，又不會讓學生覺得歷史考試很讓他們倒胃口。²²⁰

因此，歷史老師在進行教學評量時，除了考試內容應以測驗學生的理解分析能力之外，還必須著重於考試之外的評量設計。

唐遠華老師認爲，目前國內的歷史課程設計講求廣度，難免有深度不足的問題：

我們不可能一個學期只講一個歷史事件，我們現在的課程安排不是這種走向。龍應台曾經寫文章討論德國怎麼上歷史課，但那和我們是兩種不同的環境；我們不可能只講一個事件，很詳細地講了半個學期，其中包含很多面向，現在我們的課程就不是這樣設計。既然現況如此，我們就可以把要給學生做的放在作業之中，讓他們學習探索歷史的深度，這也

²¹⁸ A. K. Dickinson (1984)，陳冠華譯，〈評量、測驗與歷史理解〉，《清華歷史教學》12期，頁3。

²¹⁹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0日。

²²⁰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0日。

是一種嘗試，就讓學生試試看。²²¹

透過歷史老師精心設計的教學評量，讓學生得以實際體會歷史的深度，這是每一位歷史老師都可以去嘗試進行的。

然而，目前由於高中歷史科的時數被壓縮刪減，課程內容卻仍然繁多，使大多數的高中歷史老師都陷入不斷趕課的困境，並沒有充裕的時間可以進行多元的教學評量活動。唐遠華老師表示，教高一下的中國史時，很難找出時間讓學生進行多元評量，包括過去讓學生一學期進行一至二次的資料檢定，只能縮減到一次：

作業方面，我現在比較常用的作業會比較困難，我把資料發給他們，讓他們回去讀；再用一節課的時間做資料檢定：就是 A4 大小的紙張，上面有四至五題問答題，把資料帶進來，要他們回答。一個學期大概一至二次就很多了。因為我們很難抽出一節課，再加上有時候放假，所以大概一學期一至二次。我覺得今年左支右絀的原因就在這裡，下學期都好難進行，但我還是在最後一個學月給他們一次，所以我會在這次段考之後整理一些資料出來，給學生回家去看，在課堂上做一次檢定；時間不足，要去進行這些多元的評量與學習活動非常困難。

儘管處境艱難，唐老師還是建議年輕的歷史老師應該多一點堅持，盡力去思考如何安排教學之外的評量活動：

有一點想法是很重要的：我很想怎麼做？我希望做成什麼樣子？做不做得得到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保持這種想法是很重要的。最後你會發現，你真得能做到一點點，所以這是很公平的。如果你一開始說：「算了吧！這哪裡做得到？我現在這樣的處境有什麼辦法？」這樣就真的一輩子都做不到。有一點理想，就算旁邊有一些牽制，也終究可以做出一點成果。

222

高中歷史老師能做到的可能只是一點點，但遠勝過直接放棄不做，這就是對於教學評量信念的堅持。

關於多元教學評量實施的次數，A. K. Dickinson 即曾指出，中學歷史老師在工作量龐大的情況之下，爲了兼顧教學品質，無法將所有時間投注於教學評量活動的設計。²²³根據鄒玫老師的經驗，並不是每一位老師都願

²²¹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 年 4 月 28 日。

²²²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 年 4 月 30 日。

²²³ A. K. Dickinson (1984)，陳冠華譯，〈評量、測驗與歷史理解〉，《清華歷史教學》12 期，頁 22。

意花時間安排教學評量活動：

我會去安排某些活動，但有的老師卻不見得喜歡這些安排。出作業還要花時間去批改，並不是每個老師都願意做，教學仍是有很高的自主性。我剛開始進行時是教高一，有學生來跟我抱怨；我就跟學生說：「不做也很好；你只要寫一份作業，我卻要改八個班的作業，有四百份。我一份要花多少時間看？我也覺得不做很好，但做了是對你好，不是對我好。」所以不出作業對我而言，是比較輕鬆，但對學生而言，如果很認真去做，對他們會有收穫。²²⁴

雖然教學評量活動會增加鄒老師自己的工作量，但爲了讓學生有所收穫，並使自己感受教學的樂趣，還是願意多花時間來設計安排。關於教學活動的次數，唐遠華老師談到自己的經驗：

人家會問我是不是每堂課都做教學活動？我說：「當然不是。」一學期大概做一次就很好了，所以我覺得無法全部都兼顧。²²⁵

唐老師在時數不足的現狀之下，還是會盡量抽出時間進行教學活動，這就是對於教學信念的堅持。



²²⁴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7日。

²²⁵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4日。

一、老師在作業與活動評量中的角色

歷史教學活動與作業的成功與否，關鍵在於歷史老師的帶領。實施創意歷史教學評量並非放任學生隨意地發揮，歷史老師首先應該先有妥善的設計，並在教學活動與作業的進行之中，善盡指導學生的責任。因此，歷史老師在作業與活動評量之中，扮演的是設計者與指導者的雙重角色。

(6) 累積經驗與創意的設計者

作業與活動等評量的實施，是希望讓學生表現，倘若超出了學生的能力範圍，則是適得其反，效果必然不佳。因此，歷史老師首先要考量的是學生的程度，如唐遠華老師所指出：

學生有成績很好的，也有成績比較差的，有喜歡讀書，也有真的對讀書了無興趣的，針對學生的這些差異，就更需要好好設計；尤其是面對那些比較弱的學生，更需要精心地設計。假設今天在一個學校，學生的態度顯現出：我本來就是這樣呀，你們不重視我，我的成績也不好；這樣老師或許可以自由一點，替他們設計一些活動，至少讓他們喜歡。²²⁶

除了難度要適中，鄒玫老師建議，現在學生的課業負擔重，各科老師都竭力思考給學生創意作業，因此，歷史老師在進行作業活動評量時，也必須考量學生的負擔：

作業的份量不要太多，要想好一學期要進行哪些？如果給得太多，學生也會疲於奔命。我後來有做調整，一學期安排一或兩個作業，例如一個學期要交一份小組報告，再加上一份個人報告。為什麼我後來會去設定整個學期要怎麼做？我覺得這樣可以比較適度地控制比重。老師也要考量學生還有其他科目，以及其他的負擔，這些要想清楚，而不是拼命地給學生作業。我覺得適度的分配，其實是很重要的。²²⁷

另外，鄒玫老師提醒年輕的歷史老師，要讓學生明白老師進行作業的用意是什麼，學生會比較願意認真去做：

作業的設定也必須與課程有關，而不是天馬行空，要讓學生知道我為什麼要設計這個作業？這個作業要讓學生學到什麼？這些都要很清楚地

²²⁶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0日。

²²⁷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7日。

告訴他們，他們會比較願意去做。²²⁸

除此之外，歷史老師要給學生足夠的時間來準備作業，如唐遠華老師讓高二學生進行編報紙活動的做法：

我讓學生在上學期就開始準備，下學期在第一次段考之前要完成，這份報紙就算一次段考成績，他們的準備時間包含一個學期再加上寒假。²²⁹

以編報紙的表現作為一次段考的成績，學生都能了解這個活動的重要性，即使他們學習未及準備，還有寒假可以讓他們為這個評量活動做充分的準備。同樣地，王進傑老師為高二同學設計的大型作業評量活動，也讓學生利用寒假去做準備：

到了高二有分組之後，我才會讓第一類組的學生試著去寫報告，整個操作方式是利用寒假。根據以前的經驗，我發現讓學生在學期中寫報告，會因為他們也要寫其他科目的報告，所以寫出來的東西不會令人滿意，所以我盡量利用寒假讓學生去進行，寫出來的報告會比較完整。²³⁰

無論是從學生的程度、課業負擔能力、時間等因素來考量，進行歷史教學評量活動，與歷史課堂設計的原則一樣，都是緊扣著老師作為教學的主體，以及學生作為學習的主體所設計的。

關於作業的評量，歷史老師應該避免能讓學生直接從網路下載的設計。鄒玫老師強調作業的設計不要流於制式，才能讓學生自己動手動腦去完成：

即使後來網路很發達，我出的作業百分之百沒辦法在網路上直接下載，一定要自己思考、動手進行，才能寫出 paper；我的作業不會是制式的內容，學生必須自己去找資料。²³¹

作業除了不宜制式，範圍也不宜太大，雖然能讓學生自己發揮的空間很大，卻也容易流於空泛，或直接從網路下載，而失去作業的意義。單兆榮老師就曾有這樣的經驗：

我以前在一女中的時候，學生曾交給我很厚的一疊作業，還有很美麗的封面，但學生重視的不是裡面的內容，而是外在的形式，裡面的內容就是從網站上面複製下來讓老師看，大家的錯字都一樣。我看了之後，覺

²²⁸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 年 4 月 17 日。

²²⁹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 年 4 月 28 日。

²³⁰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 年 5 月 5 日。

²³¹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 年 4 月 10 日。

得這樣不行，學生這麼做是因為我們給的作業題目是大範圍的、空的。

232

因此，單老師建議可以使用問答題為主的學習單，使作業的範圍變得明確，且讓學生必須先將資料加以消化，產生自己的想法之後，進一步去回答這些問題：

學習單的方式就是叫你一題一題依照我的問答題來寫，就是 A4 一張，只要在這一張紙裡面答我的問題就可以了，是學生上網找不到答案的，學生必須依照自己的想法來回答。²³³

以單老師讓學生閱讀《鴻》一書的學習單為例：

《鴻》的學習單裡有一個問題是：《鴻》的故事跨越了三代，這三位女子分別歷經了什麼時代，在這樣不同的時代裡，他們的個人生活各自被迫有什麼改變？問學生這樣的問題才能夠回到我要他們思考的，因為他們也許會把他當成文學作品閱讀；國文老師和歷史老師看的重點是不一樣的。我要提醒學生：歷史看事情的角度是什麼樣的？歷史會變遷，在歷史大時代變遷的洪流裡，每個人的經歷會有些轉變。²³⁴

單老師認為，學習單的問題必須能引導學生以歷史的角度去思考一本書或一段資料的內容，讓學生了解歷史與其他學科不同的觀察角度。同樣的，王進傑老師也談到運用學習單的例子：

在處理某些專題時，例如我講到法國大革命，我曾一邊上課一邊給學生看一段《雙城記》的電影，我也另外找時間給學生看完整的《雙城記》電影，然後要學生寫學習單。學習單的題目是很簡單，我問的不是那種很狹隘的題目：如何詮釋「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既然叫「雙城」，可以從中看到倫敦與巴黎這兩個城市有什麼對照？最喜歡哪一個角色？衝破「巴士底監獄」是政治的象徵，你現實生活中有沒有一個牢籠？把它畫在背面。有一些學生可以作答得很好，我都把這些答案打字留存下來，當作範本。²³⁵

學習單的問題不需要太難，卻可以讓學生在回答時能有更深入的思考，並表達出他們內心的情感，這就達到讓學生做作業的目的了。

²³²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 年 3 月 4 日。

²³³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 年 3 月 4 日。

²³⁴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 年 3 月 4 日。

²³⁵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 年 4 月 3 日。

教學活動與作業的進行，除了要配合歷史老師個人的教學計畫，還需要歷史老師費心思地設計，發揮自己的創意。唐遠華老師認為，可以從參加歷史教學研討會得到一些啟發，再加上自己不斷地思考，產生新的創意與靈感：

當然我會去接觸一些歷史教學理論，現在清大每一年都舉辦歷史教學新嘗試研討會，我覺得這就是關於教學理論與教學活動很好的刺激，我們再去讀一些資料。有時候在我們身邊週遭，所看到的一些素材，包括電視紀錄片或戲劇，都可以激發我們的靈感。如果常常去想活動的方式與內容，接觸到這些素材，就會讓我們慢慢地產生一些想法。²³⁶

當靈感浮現的時候，就可以積極地把想到的點子化為實際的行動，如同鄒玫老師的經驗：

有時候我是突然想到某個 idea 不錯，就去嘗試；把想到的點子架構成為一個具體化的作法，告訴學生：「今年要這麼做，你們可以怎麼做。」這只是落實在文字的時候要稍微去想一下怎麼寫。我寫起來很簡單，學生做起來比較困難；麻煩的是學生，不是我。（笑）²³⁷

唐老師建議年輕的歷史老師可以多參考前人的成果，一起加入創意教學活動的行列，時常思考如何增進自己的教學：

而且現在有很多人做出一些成果，我們拿到這些成果都可以做一些修改。多看、多接觸，隨時隨地累積，一定要逐漸地累積，這是很重要的。清大每一年都辦針對老師歷史教學的研討會，很多老師都被鼓勵了，也加入作實驗研究的行列，並寫了一些成果。如果新的歷史老師都能參與這些活動，會更好。²³⁸

唐老師把教學活動的設計當作自我的挑戰，在教學歷程之中不斷地修正：

發現一個方法行不通，或者不好，在後面的幾年就去修改，在這樣的過程中，二十幾年一晃就過去了，也會覺得這個過程很好玩。第一年做一個活動，可能只達成預期中效果的十分之一，例如在做新聞劇場活動的時候，問了一個學生根本無法回答的問題，他們就會看著我，不知所措。所以我要想：怎樣問一個有誘答力的問題，可以讓學生把他們讀的東西回答出來？這要修正很多年，常常需要修正。有時候學生回答的答案，根本就不是我要的答案，要怎麼接下去進行？這就是老師的挑戰。有時

²³⁶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 年 4 月 30 日。

²³⁷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 年 4 月 10 日。

²³⁸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 年 4 月 30 日。

候不希望一個學生答這麼多，他答得太多，根本就把接下來你要問的問題都回答完了；要怎樣讓他停下來？還是把要問下一組的題目換掉？這些都是我們做新聞劇場活動時，老師最害怕會發生的情況，挑戰很大。

239

在活動的流程都已進行得很順利，感覺沒有挑戰性之後，唐老師就會著手規劃嶄新的教學活動：

經過了這麼多年，其實也可以從學生身上學到一些東西，這就是教學相長。後來當我覺得一個活動沒有什麼挑戰性了，我可以很輕鬆地完成，我就不會再去做相同的活動；我會換一個活動，再做五、六年，兩個活動進行完就已經十年了，我覺得這很有趣。（笑）當老師的趣味不就在這裡嗎？自己不斷地實驗，不斷地修正，走進學校的時候不會覺得：「唉！二十五年了！說不定未來要三十年，我怎麼去面對我的人生？」

240

這樣的歷程讓唐老師從中獲得很大的樂趣。因此，唐老師特別提出對年輕歷史老師的鼓勵：

我現在回頭看，我覺得還好有那麼長的時間讓我在這裡慢慢地摸。我覺得每一位歷史老師，從年輕到退休，都可以做到一些活動，讓自己可以感覺：「原來我可以做到！」一開始教書可能以為教歷史就是那樣一回事，後來發現不是；看到很多人一直談歷史教學的理論，有時候也很煩惱：「那些人談的都那麼理論，我又做不到，怎麼辦？」這時候可以去想：「我該怎麼做？」原來我努力地想，自己也可以做到一點，稍微改善一點自己的教學處境，也讓自己有一點成就感，這樣就會很愉快了。以前根本沒有想過自己可以做這一些東西，現在自己也做了一點點，感覺還不錯；這真的是透過時間來磨，所以歷史老師們絕對不要慌，尤其是年輕的歷史老師，因為你有的是時間。²⁴¹

經過日積月累的用心、努力與修正，每一位歷史老師都能擁有美好的歷史教學評量活動經驗，成為有創意的教學評量設計者。

²³⁹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0日。

²⁴⁰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0日。

²⁴¹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28日。

(7) 讓學生展現能力的指導者

在仔細規劃了作業與活動評量之後，歷史老師在實際進行時，並不是丟給學生自己去完成，而必須扮演指導者的角色。唐遠華老師認為，高中生對於歷史的認識可能還不是那麼正確：

面對中學以下的學生，一定要引導他們的興趣，這就是對象不同。在這樣的前提之下，我們要給學生正確的歷史認識，不能拋棄掉歷史科應該有的目標，讓學生去胡搞；活動之中的設計，老師要主控的部份就在這裡。²⁴²

因此，在讓學生進行教學評量時，高中歷史老師不能夠像大學、研究所的教授一樣，讓學生完全自由地發揮，而應給予適當的引導。唐老師強調，讓學生自己去讀資料、回答問題、表現的重要，但老師是居於主導的地位：

我做新聞劇場的活動，學生會蠻喜歡的，他們自己必須要讀資料。但我還是要強調，老師在活動當中必須主導或引導學生。學生會喜歡自己講，或者老師讓他回答或討論問題。讓學生可以展現自己的能力，以及他對歷史的看法，他會比較有興趣。所以這是為什麼我要安排一些小組討論，或帶一些教學活動。²⁴³

單兆榮老師也指出，表達是可以訓練的，讓學生自己去發言，就是為了訓練他們說話，這同樣也是在歷史老師的指導之下去進行的：

就像讓學生發言，也是我們要去訓練讓他們說話，按部就班地教他們發言。學生第一次可能只講一句話，第二次可能講兩句，就會愈來愈熟練。²⁴⁴

單老師非常重視給學生的講評，認真地批改每一位同學的作業，即使這些工作會耗去自己很多時間，依然堅持自己的信念：

我希望去達成我的教育目標，就要一步一步地進行，讓學生接受點滴灌溉，包括作業、考題的訓練。我在批改學生的作業與考卷時，我都會認真的批改，告訴他們怎麼做會更好。對我而言，每個學生都要寫一兩句評語要花很長的時間，是很累的工作；可是我知道對於學生而言這是一

²⁴²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0日。

²⁴³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0日。

²⁴⁴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0日。

個肯定。有時候學生回來看我，會問我：「老師，你還在寫『好』、『很好』呀？」我說：「對，你以前喜不喜歡？」學生會說：「喜歡。」（笑）我期待學生好，學生會更好。²⁴⁵

學生會愈來愈期待老師的講評。爲了鼓勵學生在課堂討論之中發言，單老師建議可以讓學生進行小規模的討論：

我在課堂上也觀察到，如果我只叫一個學生起來單獨回答問題，他就很容易因為害怕而回答不出來。後來我聽張元老師提到大陸揚州中學王雄老師的方法：讓前後兩個同學相互討論答案，只要前面的學生回頭討論就可以進行，也不用排桌椅，非常方便。我覺得這個方法不錯，就應用到我的課堂上。我讓坐在一起的幾位同學相互討論，他們要有主持人、紀錄人、報告人、監察員，大家每次都要輪流負責不同的工作，在紀錄與報告的過程之中，其實就有一種反芻的效果，會讓報告者對內容比較確定，比較不會害怕。²⁴⁶

學生在經常練習發言與相互討論的狀況之下，比較不會害怕發言。單老師在平日的歷史課堂問答討論時，從不曾吝惜給發言的同學鼓勵與讚美，儘管這樣做需要耐心：

一定要有耐心。你如果不肯定學生，這樣的教學方式就沒辦法持續下去。學生習慣了這樣的上課方式之後，就會比較能夠提起精神上課。這學期在大直，可能學生對中國史比較不熟悉，我會讓他們問問題的先自報座號，我就紀錄下來，只要問問題我就加分，不管問什麼問題。但是我也特別告訴他們，如果有問好問題，我就不小考。103班有一位原本很愛講話的同學，他現在都很乖，當我問他們：「沒有問題了嗎？我要考試了喔。」這位同學會說：「老師，你上次不是說我們問了好問題就不用考了嗎？」我就說：「現在不是已經進入下一個章節了嗎？」他說：「還要再問好問題呀？」（笑）我跟他們說，要問好問題，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看標題，這位同學就說：「對，我就是看標題！」他旁邊的同學就會說：「原來你就是看標題呀？」他就很得意的說：「沒錯，我就是看標題！」²⁴⁷

學生在單老師的循循善誘之下，不僅能夠進入老師的脈絡之中，甚至產生一些他們原先不曾思考過的想法：

²⁴⁵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7日。

²⁴⁶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0日。

²⁴⁷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我先用史料、圖片引起動機，我有我的目的，我要設計問題。學生的反應就是進入我的脈絡，被網羅到我的討論系統裡。我讓學生去練習回答，答得好不好都沒有關係，他們有時候都會想到一些我從來沒有想過的答案。²⁴⁸

究竟歷史老師應該如何引導學生？最重要的是要讓學生在實際進行作業與活動時，能夠了解歷史的基本概念，如同唐遠華老師所談到：

老師可以深入淺出，讓學生知道一些基本的歷史概念，他們必須知道談歷史一定要有資料，透過正確的資料才能解讀。如果都不透過資料，就開口亂講，這就不能被接受。在各個學校層級，從小學到高中，一定要讓學生知道歷史就是這樣的，從資料當中去歸納出對一個時代的圖像，這是一定需要的。歷史不可能完全客觀，但絕對不能像後現代的觀點那樣隨意解釋，必須知道歷史是離不開資料的，也必須能判別資料本身的份量，如同傳統史學談到一手資料、二手資料的判別。我們必須能讓學生了解這些，讓他們知道好發奇論不見得是好事；要判斷哪一個論點比較好，它的根據是什麼？我個人的認知是這樣。

在老師的引導之下，學生會明確地知道該如何進行。王進傑老師在作業活動之中，給學生選取主題的自由，但在作業進行的過程中，同樣地扮演指導者的角色：

我讓學生自己去做他們要做的，他們決定要寫一個題目，我都會跟他們討論：要怎麼做？大概有哪些題綱？討論完成之後再去進行，我會給他們一段定大綱的時間，大概是高二上學期結束之前，他們要把大綱提出來，寒假再去進行，開學之後就分組上台報告，幾個禮拜之後再把書面交上來。書面報告一定要按照大略的格式，最後要附上個人對整個報告的心得。²⁴⁹

同樣的，鄒玫老師會提醒學生，在著手進行作業的過程中，如果遇到任何困難，都可以提出來跟老師討論：

對。對他們而言，某些作業挑戰性很大。我也告訴學生：「當你覺得開始動手去做很困難的時候，可以來跟我討論你的難處，可以問我。如果覺得沒問題，就著手去進行。」我有些作業是用小組來進行的，也有獨立作業，我也有告訴學生：「如果你不想獨立進行，你可以找夥伴，兩、

²⁴⁸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²⁴⁹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年5月5日。

三個人一起進行。」²⁵⁰

關於對學生的指導，唐遠華老師舉了一個非常特別又有趣的例子——指導學生「數學作文」的寫作，很確切地說明老師應該怎麼進行指導：

去年我們高二的學生參加了一個全國數學作文的競賽，很有趣，非常有意思。去年主題是古巴飛彈危機驚爆十三天，要學生運用賽局理論，去做甘迺迪與赫魯雪夫決策的比較，討論甘迺迪為什麼會勝出？學生很好玩，要我當他們的指導老師，我說：「我不知道什麼是賽局理論，其他的我也不一定知道。」他們說：「老師，沒關係，我們就是需要討論。」我們後來討論了很多，他們會告訴我：「老師，我們計算出來的這個方式，如果今天甘迺迪運用了這個決策，依照當時的歷史背景，可能會怎麼樣？老師你的看法如何？」

我們聊得很愉快，學生得了金牌，他們說他們也找了數學老師，可是幾乎都是找我討論，因為他們自己的數學就很強了。學生能做、願意做，我也覺得他能做，我就下去指導。所以當時我們不斷去挖掘、討論，我自己都覺得過去不會對古巴飛彈危機的了解這麼深入、有興趣，就因為他們兩個討論了好多，後來全部用數學的方法把決策列出來，得出甘迺迪為什麼會勝的原因。他們最後把這個過程寫出來、講給教授聽，很有意思。²⁵¹

在這樣一個有趣的例子當中，唐老師雖然對賽局理論不了解，卻仍能指導學生完成數學作文，指導的關鍵其實就是提供學生歷史背景，以及跟他們討論、判斷各種想法與決策的可能性，這是讓學生結合科技與人文的學習絕佳的案例。同樣的道理，只要得到歷史老師適當的指導，再加上學生自己認真地思考和參與，他們就能在歷史教學的作業與活動評量之中，獲得美好的成果，達到歷史教學的意義。

²⁵⁰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0日。

²⁵¹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21日。

二、學生在作業與活動評量中的角色

Ralph Tyler 在其名著《課程與教學的基本原理》之中曾指出的：只有在讓學習者「自己做」的活動之中，才會達到教育真正的目標，教育需要學習者主動的努力。²⁵²學生對於考試之外的歷史教學評量有什麼看法呢？接下來要討論的，就是學生在作業與活動評量之中所扮演的角色。

（1）潛力無限的參賽者

假如我們將歷史教學的作業與活動評量比喻為一場運動賽事，每一位學生都是潛力無限的參賽者，在歷史老師精心的培訓之下，都有機會發揮他們自己的潛能，成就一場偉大的比賽；最後享受勝利的喜悅時，不僅是用心參與的學生獲得榮耀與成就感，身為指導者的歷史老師更能從中感受到無比的欣慰。

鄒玫老師認為，只要給學生表現的機會，其實學生可以做得好，他期盼歷史老師要相信學生的能力：

其實我們要相信學生的能力。不要把學生想得很笨，好像一定要你教，他們才會；其實不然。只要給學生啟發與方向，他們會做得出來。²⁵³

根據鄒老師過去的經驗，成績不好的學生也有機會在作業評量之中，有很好的表現：

我有一個印象很深刻的例子：搭配世界文化歷史篇裡的社區概念，我讓學生去訪查、分析他們所居住的社區，食衣住行都可以。有一個學生的歷史科考試成績不是很好，但他很會設計，他的幾個作業都做得很精采。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獨立製作了一個交通網，標題是「由雄女出發」。他設計了一個圓形的紙張，中間有一個方塊就是雄女；她在紙張上畫了很多路線，包括到哪裡要坐幾路公車？運用很多交通的聯繫概念，最後把這個圓形紙張折成一個方形。把這個方形打開之後，很清楚地告訴我們從雄女出發，到哪裡要怎麼走，例如到澄清湖坐幾路公車？那是一個很精采的設計。我後來跟這個學生說：「這應該拿給公車處。」（笑）這真的是一個很好的設計概念。

²⁵² Ralph W. Tyler 著，黃炳煌譯，《課程與教學的基本原理》（台北：桂冠，1981）。

²⁵³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7日。

這位同學的歷史考試成績雖然不是很好，但他非常喜歡歷史，從這樣的作業之中，他學到的是歷史之中蒐集資料的方法，並徹底發揮創意完成這項作業；更令人感動的是，這位學生後來告訴鄒玫老師，他在作這個作業的過程之中，對自己產生了一些自信，發現自己其實可以去做不一樣的事情，這對於這位學生的意義是非常大的。

單兆榮老師也表示，程度好的學生雖然能較快速地吸收老師的上課內容，但程度不好的學生是可以訓練的：

如果我只能教程度好的學生，只能使程度好的學生更好，就是沒有善盡老師應盡的職責。我就是應該訓練程度不好的學生，讓他們因為我的教學而進步，這才是我的責任。我希望程度不好的學生可以更進步，不是跟程度好的學生相比，而是跟他自己相比，那才是我應該做到的；所以我不完全同意這個看法。在教學的最初，的確程度好的同學比較快能吸收我的教學，可是我覺得學生是可訓練的，只是需要時間；不然教育就無用了。²⁵⁴

透過課堂的教學與作業活動的評量，使程度不好的學生能夠有進步，才是真正發揮教育的意義。

學生究竟喜不喜歡歷史教學的作業與活動評量？老師們都表示，根據他們過去的經驗，學生普遍認為這些評量使他們獲得的成就感很大，因而和考試比較起來，他們比較喜歡作業與活動的評量方式。唐遠華老師即曾指出：

比較起來，學生喜歡自己活動，或自己來回答，他們比較喜歡自己進行一些事情。純粹以學生自己為主體的，他們會比較喜歡。²⁵⁵

唐老師也認為，不僅是程度好的學生喜歡，所有的學生都會喜歡能表現自己能力的教學活動，甚至喜歡有挑戰性的在活動評量，這可以從學生自己挑選編報紙的題材中觀察到：

他們第一個步驟是先告訴我要做什麼題目，從我給他們的題目之中做選擇。我告訴學生：「最難做的是工業革命。過去歷屆的學生工業革命做得少，因為素材比較零散、不好處理，再者也不知道怎麼把內容變成報紙的形式。」結果很多學生聽了，就決定做工業革命。²⁵⁶

²⁵⁴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7日。

²⁵⁵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0日。

²⁵⁶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28日。

由此可見，學生也會期待自己在活動之中有所表現。

單兆榮老師建議，歷史老師應該多給學生機會，讓他們在多元教學評量的過程中展現能力，受惠的不僅是表現的那位學生，也能讓其他學生有所收穫，得到見賢思齊、相互交流的結果：

你就是給學生表現的機會，其他的同學也受惠，我又可以比較輕鬆（笑）。有時候我看到同學的表現，都會覺得同學真是太棒了！（笑）
你如果沒有給他們機會，你怎麼會知道他們有多少能耐？²⁵⁷

舉例來說，單老師在中正高中任教時，曾讓學生用戲劇的方式來詮釋《世說新語》，學生的表現不但創意十足，且非常能抓住魏晉人士玄學思辯的風采：

他們有一次演《世說新語》，我讓他們分組，認領不同的《世說新語》單元。有一組就演〈乘興而來，敗興而歸〉，他們搖櫓的時候就一邊辯論「雞先生，還是蛋先生？」吵成一團（笑）。雖然魏晉玄學不見得談這種問題，但我覺得很傳神，因為這是宇宙的根源，很貼近玄學。其實他們沒有一個定論，但是他們各有說法。他們到底在談什麼呢？同學就明白了，他們在談一個非常思辯的概念，不見得是非常實務的，²⁵⁸

如果老師沒有給學生表現的機會，也就不會知道學生能夠對歷史了解到什麼程度。

鄒玫老師表示，每年設計不同教學活動的目的，也是希望學生能從中培養到一些能力，學生往往能有超出預期的表現，使老師本身也能感受到非常大的樂趣：

去落實自己這些想法時，或者發現學生做出來的成果超乎自己想像時，就是很快樂的，因為我會發現：學生太厲害了！我問自己：「如果一個老師給我這樣的作業，我能不能做出像學生一樣的效果？」我覺得答案是否定的，我不見得能做得出來；所以我也在想：「我是不是在『為難』學生？」（笑）²⁵⁹

看到學生在自己的指導之下日漸茁壯進步，就是身為一位歷史老師最大的樂趣。因此，教學活動必須針對學生的程度而妥善設計，難度不可超出學生的能力範圍，但又能激發他們的好奇心與挑戰的慾望，才能獲得學生的

²⁵⁷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²⁵⁸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²⁵⁹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0日。

共鳴與認真參與，徹底發揮他們的潛力。

(2) 自主學習的學習者

單兆榮老師認為，學生的知識無法全部由歷史老師單向地傳輸給學生，在作業與活動的評量之中，學生除了發揮他們的潛力，還能學習到自己去建構知識的能力，成為自主學習的學習者：

你本來就希望學生自己建構他的知識，因為知識不是我幫學生建構的，我講課之後，每個學生的接收度都不同，他們會在心裡內化成為自己的一套知識體系。如果學生自己做，他才有機會去建構這樣的知識體系，就像我談到了學習單的例子。大家都看同一本書《鴻》，但這三個女人的故事在每個同學的筆下都是不一樣的。²⁶⁰

王進傑老師強調，學生過去在國中學習時，多半是接受老師單向的傳授知識，鮮少能有自主學習的機會。因此，高中歷史老師提供一些教學評量的作業與活動，就是促使學生能自主學習最好的機會：

現在到高中，他們必須自主學習，老師容許他們發言，要求他們寫報告、分組報告、上台報告，甚至也容許他們可以評論別人、打分數，我們分組報告時，常常是讓學生在下面打分數。當他們能自主的學習，他們會對學習產生興趣，因為有一部分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自由民主的時代裡，學生固然有「知」的權利，他們有沒有能力去判斷這些資訊與媒體的內容？²⁶¹

王老師的看法使我回想起自己在高中時代的學習狀況，仍然是單向地接受老師所傳授的知識，不曾意識到「自主學習」的可能，因而在剛上大學時，竟然因為大學的學習氣氛過於自由，而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相較之下，鄒玫老師的學生黃琇甄小姐就顯得幸運多了，他在接受我的訪問時，談到自己剛上大學時的狀況：

我上了大學之後回想，我覺得老師那樣教是對的，對於我們上大學之後自我學習很有幫助。因為上了大學之後，都是要自己讀書；甚至在上大學之後寫第一份報告的時候，我覺得非常容易。當時我們室友是六個人住一間，每個人都非常緊張，因為不知道怎麼寫報告；但我就會覺得，其實沒有那麼難，也告訴同學不用那麼緊張。但我同學就會覺得非常緊

²⁶⁰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²⁶¹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年5月5日。

張，因為沒有寫過報告，都會跟我想要借我的作業來參考，但我說：「我其實寫得不好。」但同學們就是不知道要怎麼寫。我自己回想這個過程，覺得很有趣，其實我們被鄒玫老師訓練過。²⁶²

如果學生能夠在高中階段，就能有自主學習的經驗，對於當下與日後的學習，都會有非常好的影響。鄒玫老師另外一位學生回憶起高中時的學習，同樣也非常感謝鄒玫老師給他的訓練：

我當時碰到一位十八組的同學，他也是這麼告訴我。他進大學之後，報告要怎麼作他都知道；別的同學會問他：「你為什麼知道要這樣做？」他說：「我不知道，因為以前就是這樣做。」後來他思考：為什麼別人都不知道，我卻知道？他覺得跟高中所接受的訓練有關，他知道怎麼去找資料，作事情要有一個步驟，所以他覺得無論是做事情或寫報告，都是比較簡單的。²⁶³

王進傑老師進一步地談自主學習的意義：

我知道自己上課該上什麼，但要去談一個高中生所需要的能力，我覺得每一個科目都應該掌握的共通點有：學習的興趣、思考的能力、學習的態度。如果學生已經理解到，一門科目背後還有一些值得探索的內涵，老師已經幫他們開啟一些了，有些他們就可以自己再去找，動手去做。以前學生可能沒有這個機會，別人講的不見得是自己的，而且聽過會忘掉；現在當他們真的有動手的興趣之後，他們可以再多查一些資料，他們才會發現那些東西是自己的。²⁶⁴

當歷史老師透過作業與活動評量開啓了學生的能力之後，他們就能成為自主學習的學習者。

唐遠華老師認為，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是在老師的指導之下，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唐遠華老師認為，高中生不需要老師跟在背後亦步亦趨地叮嚀要做什麼：

學生到了這個年紀了，和小學生不一樣。究竟小孩要有什麼能力？應該是你告訴他方向，他們自己就有能力做出來，不能學生已經上高中了，還對他們說：「來，老師幫你。」²⁶⁵

²⁶²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7日。

²⁶³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7日。

²⁶⁴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年5月5日。

²⁶⁵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28日。

在學生編報紙的活動評量中，唐遠華老師做的是方向與重點的提示，讓學生自己去完成報紙的內容，舉例來說，唐老師指示學生寫報紙頭條的原則與重要性：

老師先給一個大方向，告訴他們資料可以怎麼找，也叮嚀他們一些原則：「報紙的版面不可以跨太長，沒有人看報紙是從第一個字看到最後一個字，你們可以去翻一下報紙，看看他們的寫法。」我說：「第一個打分數的就是你的頭條，頭條是報紙最重要的部份。要怎麼樣設計頭條？假設主題是談法國大革命，不可能寫『法國大革命爆發』這種頭條。你們要自己去想。」他們問我：「可是要怎麼想？」我說：「你們先去看一般報紙怎麼定頭條，頭條必須能吸引人，又要讓人知道接下來的新聞大略要報導什麼；頭條必須符合這兩項。接著你們去讀資料，資料裡面絕對有可以引發你們靈感的字句，讓你們可以寫出頭條。頭條寫得好不好，就要看你們的功力了。」有一年，拿第一名的學生所寫的頭條就是羅伯士比說的：「路易必須死，法國才能生！」²⁶⁶

並討論報紙中是否應該有廣告：

我問學生要不要有廣告？當然要有。廣告會有什麼樣的內容？只要去翻一下那個時代的資料，肯定會有可以變成廣告的素材。他們做出南北戰爭時代的廣告就有：黑奴在哪裡拍賣？工業革命的廣告就是：現在有什麼新的機器可以用？再把那個時代有些科學家的研究報導出來，或者好書介紹、沙龍快訊：音樂會在哪裡舉辦。但我也提醒同學，這些內容的出現都必須符合那個時代的背景。²⁶⁷

聰明的學生甚至在報紙之中加入民意論壇的內容：

報紙裡還必定有很多社會問題，會反應出當時人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學生真得很聰明，他們就在報紙裡加上「小市民廣場」，標題就寫：「麵包拿來！路易，拿出你的麵包！」下面署名：「一個家庭主婦。」（笑）很有趣，他們的想像力表露無疑。²⁶⁸

唐老師不僅要求學生發揮創意，更提醒他們報紙的內容必須符合時代精神，不能憑空虛構內容，而必須要有確實的參考資料，學生將參考資料讀過之後，才能著手撰寫報紙文稿：

如果學生編報紙的主題是美國獨立，他們就必須去讀新稅法，因為新稅

²⁶⁶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28日。

²⁶⁷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28日。

²⁶⁸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28日。

法產生的問題造成了美國獨立的後果。²⁶⁹

學生下筆時遇到困難，也會積極主動地與唐老師討論如何撰寫文稿：

他們把整篇資料讀完之後問我：「老師，我們怎麼寫這一段？」我建議他們用訪問稿，如果平鋪直敘地寫，我會認為他們是用抄的，我說：「你們自己設計問題。假設你們就是記者，要訪問制定新稅法的官員。如果你能寫出這篇訪問稿，你編的報紙就得名有望了。」

與唐老師討論過後，學生會再自己開小組會議，討論如何把平鋪直敘的內容轉變成問題的探討：

他們很厲害，自己會去設計問題，再來問我：「老師，我可不可以這麼問？」我再告訴他們怎麼根據這樣的問題來做修改，大部份會保留他們自己思考的原樣。他們編完了報紙之後，會有一個感想：「我們現在如果編了報紙，一定比那些記者還有素養。」（笑）

除了報紙的內容，唐老師要求學生的版面編輯也必須和實際的報紙一樣，因此同學們還必須自己去學習如何使用編輯軟體：

我都會拿他們學長姐所做的報紙給他們參考，讓他們思考該怎麼做。學生問我：他們問我：「老師，編輯報紙的軟體應該怎麼使用。」我說：「我是不懂，你們比我懂得多，也可以去問學長姐，但版面的設計很重要。」

270

唐老師認為，讓學生進行編報紙的活動，就是在訓練他們自主學習，也就是培養歷史思維的能力：

在做的過程當中，就是在慢慢地訓練學生的歷史核心思維能力，他們自己也不自覺。等學生做完了，去問他們覺得有沒有收穫？他們一定會說有；如果去問他們有沒有獲得歷史的思維能力？他們可能自己也不知道這就是歷史思維能力，但這個活動的確能訓練他們，他們自己也覺得蠻好的。²⁷¹

經過這樣一個需要全神貫注投入的活動，學生自己會覺得很有收穫，他們如果很認真地參與活動中的每一個環節，會知道如何尋找資料，再加以判讀、運用，很自然地擁有自主學習的能力，也就是歷史思維的能力。單兆榮老師也曾在學生的報紙作業之中，看到學生以美國獨立戰爭時代記者的

²⁶⁹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28日。

²⁷⁰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28日。

²⁷¹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28日。

口吻，寫出非常精采的報導文章，該作業以「紅蝦兵」來稱呼英軍，所使用的格式也是十八世紀的格式，這些都是學生自己在拍賣古物網站上找到的資料。²⁷²

總結地說，歷史科作為高中教育的一項科目，絕不是要讓所有學生成為大學歷史系的學生；如能運用歷史教學特有的作業與活動評量，讓學生從中獲得自主學習的能力與態度，這就是在高中階段學習歷史獨特的價值。



第二節 紙筆測驗評量

雖然老師們都建議應跳脫考試對於歷史教學的限制，但作為一個高中歷史老師，還是必須面對考試的責任。因此，接下來要呈現是老師們對於傳統紙筆測驗的信念。首先談老師們給學生與家長對於考試成績的建議；接著是給年輕歷史老師的建議：如何適時地安排考試與進行考題的設計。

一、給學生與家長的建議——成績不代表一切

長期以來，大多數台灣的學生與家長對於學習總是有一個迷思——成績代表一切，似乎考試考得高分，就代表該科目學得很好，這個觀念大體上被套用在每一個科目，當然也包括高中歷史科。這個現象對於高中歷史老師的教學會有什麼影響？我在訪談時曾問唐遠華老師：建議學生怎麼做才能把歷史學好？唐老師談到，他最害怕在演講的時候談這個主題：

我其實最害怕談的問題是：「學生要怎麼樣才能把歷史學好？」我很怕談這個主題。因為聽眾會有一種期待，他希望聽你講一些秘訣，照這樣的方式去做，馬上就可以得高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講的題目。²⁷³

鄒玫老師也提到相同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基本上比較大的問題，是他們不太讀書，他們閱讀能力是有問題、或是說她們唸書不將課本內容看完，只是急著背重點答案吧！他們在讀課本的時候，經常是不求甚解。²⁷⁴

因此，唐老師在回答「如何學歷史」這樣的問題之前，通常都會先跟聽眾重新談一次學習歷史的基本態度：

通常如果讓我去講這個題目，我都會讓他們做一個小活動：先了解歷史是什麼？怎麼去讀歷史？從活動當中看一個主題，怎麼從這個主題出發，去認識學歷史所需要的態度，以小見大。²⁷⁵

唐老師認為，和所有的學科一樣，學生想把歷史學好，所需要的是專注的學習態度，但不一定與考試成績有完全的關聯：

²⁷³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0日。

²⁷⁴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7日。

²⁷⁵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0日。

我是覺得學生要專注、有興趣，這樣他才會有效吸收上課內容。基本學習態度好的學生，比較能吸收上課內容；通常成績好的學生，大部分上課的時候都很專注，學生的成績與專注力有一點關連，但不代表成績不好的學生，就全然不能吸收上課內容。我覺得學生在歷史這個科目的表現，不見得必然與他所有的學習成績成正比；也有學生只有歷史成績好，其他科目成績不好，因為他有興趣，所以我覺得有興趣是最重要的。

276

歷史老師一定要先讓學生了解，學習歷史的意義不是在於考試得高分，而是藉由學習歷史使自己的眼界更加開闊，成為一個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這必須先建立正確的學習態度。

單兆榮老師談到在北一女與大直高中監考的經驗，兩相對照之下，成績好的學生，面臨成績的自我心理壓力其實是更大的。因此，單老師會特別跟學生談老師對成績的態度：

在一女中的時候，有些學生考試的時候左顧右盼。為什麼？他輸不起，家長輸不起，不能拿不好看的成績單回去，他們太 care 分數。我反而會特別跟學生談，我怎麼看待他們的分數，我告訴他們我從來不去記他們的考試分數，我記得的是他們的臉孔，回答問題的樣貌，他整體的表現。²⁷⁷

單老師認為，不僅是面對程度好的學生，老師要表明對成績的態度；面對程度不是那麼好的學生，老師的態度更重要：

我認為對於程度不好的孩子而言，老師對成績的態度就更重要。例如大直的學生知道我從一女中來，他們會問我：「老師，你覺得我們跟一女中的學生比起來怎麼樣？」他們會 care 的。我跟他們說：「我覺得你們很可愛」我會告訴他們可愛在哪裡。我會盡量避免去談一女中，你不能用一女中的標準來要求大直的學生，他們會更沒有成就感，包括我的講義也都重做。²⁷⁸

單老師在乎的不是學生的紙筆測驗成績，而是他的學習態度：

學生學得好不好很重要，我教他一個知識系統，我希望他在其中能有收穫，他一定要認真，這絕對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可是可以討價還價的

²⁷⁶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 年 4 月 30 日。

²⁷⁷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 年 3 月 4 日。

²⁷⁸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 年 3 月 4 日。

地方是，不見得碰到紙筆測驗的時候就要全部都會。我從來不記學生的分數的，因為你記一個學生的分數，就會對他有刻板印象。我記得的是，上課反應很好的學生；其實他考試成績不見得好。因為紙筆測驗的有些題目不見得好，還有陷阱，有時候老師自己做都不會一百分。²⁷⁹

單老師希望學生明白他對成績的態度之後，能夠對成績真正釋懷，開始去體會自己在學習歷史之中所得到的成長。

王進傑老師在回答「成績好的學生是否比較能吸收老師的上課內容？」這個問題時，認為這樣的說法固然符合事實，但歷史老師不應該只看到學生表面的成績表現，有些學生可能成績很好，卻不能體會學習歷史的樂趣：

不能說這樣的說法完全錯誤，畢竟考試成績好，也代表他吸收得還不錯。只是我們也要思考，他是否真正吸收我們所期望的？他是不是真正喜歡歷史這個科目？而不是只有在成績上面表現的不錯。的確有一些學生認為，他按照國中的學習方式來處理歷史這個科目就可以了，包括上課與回家所要做的事情，他都覺得可以自己來；一定會有這樣的學生。

王進傑老師希望學生不只是成績好，還能夠喜歡歷史：

但以我教學的經驗來說，假設我們都已經用這樣的方式來上課，武陵的學生可以接受，也可以唸得很好，不討厭歷史之外，還可以喜歡歷史。我常說：「輕鬆、愉快地學習是我們的目標。」學生可以 enjoy 在歷史課程，也願意去學習，要建立在他們對這個科目的信心。²⁸⁰

學習歷史其實是能跳脫考試取向的苦悶，並樂在其中的。

然而，學習歷史的意義雖不在於考試得高分，但高中學生畢竟擺脫不了考試的壓力，學生應該如何準備歷史科的考試？唐遠華老師認為學生一定要改變原先的想法：

我說：「如果你上課有好好聽、好好做筆記，你一定會讀歷史。你一定要去想，老師講到這一段的時候，是從哪個角度去切入、思考的？你和同學一起複習歷史的時候，你可以問一個大問題要對方回答，對方講得不完全就你來補充，這樣就把事情都講清楚了，這樣考起試來就很容易。歷史的考試很難，也很容易；就是一定要改變你的想法。」²⁸¹

²⁷⁹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²⁸⁰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年5月5日。

²⁸¹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0日。

鄒玫老師也是告訴學生，歷史不能用死背的：

我以前常會問學生一句話：「你看完一篇新聞報導或文章，你知不知道它的意思？你要不要背？你記不記得，你能不能告訴別人？你看完金庸的小說之後，你有沒有辦法講故事給別人聽？主角你記不記得？你需不需要背？如果不需要，你唸歷史為什麼需要背？」我的意思是，很多東西不是用背的，就可以知道它的意思。讀小說可能是因為有興趣，把一本書讀完了之後，自然就會知道書的內容，你不可能記得每個人物，但重要的人物你會知道。那讀課本呢？唸了一段課本內容，總會知道其中的關鍵重點，需要去死背嗎？²⁸²

然而，根據唐老師的經驗，學生最初多會表示，要改變國中以來的想法很困難：

不要以為學歷史就是到補習班去聽考前衝刺，去學如何抓考試重點。從國中上來都是這樣，所以他們都告訴我：「老師，我們適應得很辛苦。」剛開始他們完全不適應，要到高一下才會勉強適應，後來他們就習慣了。學生不適應是因為歷史也變成了一堂需要認真的課，他們以前在國中上歷史課都是在下面做自己的事，寫英文、數學，考試的時候背一背就可以了，認為老師講什麼也不需要聽，反正講的內容都跟課本一樣。現在歷史真正變成一堂課，學生需要去認識它、跟它奮鬥，就與歷史產生了一種關係。²⁸³

儘管如此，唐老師強調，學生應該突破過去學習歷史的盲點：

觀眾的期待都是希望聽完就得高分，這就是最大的盲點；所以我只是讓他們認知：歷史是什麼？歷史要思考，歷史要記憶，這些都需要，要從點發展成線，再發展成面，把歷史的來龍去脈都搞清楚了，怎麼會考不好？為什麼歐洲會變得這麼強大？它興起的原因是什麼？從十四到十七世紀，西洋史的發展是怎麼展開的？最後造成的結果是什麼？哪些事件造成近代歷史的發展？中古後期的文藝復興、商業資本主義…，各方面促成近代歐洲的興起，歐洲在十八世紀以後的發展，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總結稱為雙元革命，促成了歐洲的中心地位，這是科技帶動的結果，讓歐洲主導了全世界。學生了解了這些發展之後，會覺得歷史很困難嗎？²⁸⁴

²⁸²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7日。

²⁸³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0日。

²⁸⁴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0日。

學生若能了解到歷史是需要理解的，跟隨著老師的指引，對歷史的發展脈絡有通盤的理解，也就不會覺得歷史很困難。

關於準備歷史科的考試，事實上也沒有特殊的訣竅，仍然是先培養正確的學習態度，再加上讀書的方法正確，才能真正把每一個主題的重點弄清楚，考試的時候即使內容是經過變化的議題，就不會覺得那麼困難了：

讀書的時候方法要正確，絕對不是從第一個字看到最後一個字，要把它的主題與所闡述的問題弄清楚，考試有什麼困難呢？²⁸⁵

王進傑老師也認為，只要歷史老師的教學信念與方法正確，學生應該都能從學習歷史之中，得到一些成就感，其他科目的老師反而不見得都能做到：

就我們歷史科而言，我覺得老師除了要具備說故事的能力之外，還必須能夠啟發學生，讓他們可以得到滿足，給他們學習上的訓練，讓他們得到方法，沒有太大的分數壓力，只要有相當程度的認真，就可以理解老師的上課方式與內容，並得到好的分數。如果這些都可以他們做到，學生何樂而不為？其他的學科是不是只要老師的作法正確，學生的分數就可以達到？這當然有討論的空間。（笑）但至少我覺得歷史老師在這個部份，是不必妄自菲薄的。只要試著去做，歷史老師是可以讓學生得到一些成就感，也願意跟著老師學習。²⁸⁶

歷史老師可以對自己的教學多一點信心，用實際教學現場的點滴灌溉，讓學生了解學習歷史的正確態度與方法，體認到「成績不代表一切」的意義，而能樂於學習歷史。

²⁸⁵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0日。

²⁸⁶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年5月5日。

二、給歷史老師的建議

前文探討老師們的教學信念時，就曾談到老師們認為歷史教學的目標不是在於推動學生的成績。單兆榮老師、唐遠華老師也都曾在訪談時，與我談到歷史科不列入大考的想法與可能。但紙筆測驗評量仍然有其意義，如鄒玫老師就曾精確地指出考試的意義：

考試當然有它的意義。不同的命題方法，可以測試出學生的程度，一張考卷會有記憶性的題目，也會有基本知識或分析、理解等不同層次的題目，這可能可以評量出學生的程度。作業本身與考試是不同的，作業的目標也是很抽象，我怎麼知道學生在作業之中學到什麼？在高中三年之後，只有聯考這個方式能夠檢測學生的程度。考試不會沒有意義，只是好的考題與不好的考題，對於學生能力測試的準確度會不一樣。²⁸⁷

儘管學生不喜歡考試，最終仍須面對考試的壓力。鄒玫老師認為，就現實的層面來說，目前大考的存在的確提供了學生念歷史的動機：

自然組學生不重視歷史科，因為考試不考；同樣的，社會組學生不會去唸自然科學，因為也是不考。現在歷史科是共同科，指考的時候要考；如果很多科系都不採計歷史成績，我不知道歷史科還能發揮多少影響力？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如果都不考，更現實的就是學生都不唸書。如果都不考試，為什麼還要唸書？²⁸⁸

鄒玫老師更進一步指出，大考的存在的確迫使部份歷史老師必須保持教學水準的動力：

有些人認為這可以讓教學變得比較自由，可是自由到什麼程度？有些老師就會教得更隨便，反正不納入聯考，就天馬行空；現在是還可以保有一些基準。這其實是一個兩難，可能有一些老師會覺得更自由；但有一些老師可能就會在教學上產生一些狀況。我以前碰過一個教自然組的歷史老師，他就給學生看電影，我們後來才知道，那些都是劇情片，和歷史課程沒有什麼關係。如果都給學生看劇情片，這樣就是天馬行空，沒有重點了。倘若不考試，應該要有其他的約束；或許我們應該設定大家都是很好的老師，都會盡力去教，但我只能說，還是會有層次的差別。

289

²⁸⁷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7日。

²⁸⁸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7日。

²⁸⁹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7日。

如此說來，「考試領導教學」畢竟還是目前歷史教學大環境的寫照，大考所扮演的角色如此重要，也不宜貿然廢除。就目前的情況而言，還是先鼓勵所有的歷史老師，在自己的教學園地之中追求精進與成長，包括歷史教學的改進、考題的改革等議題，會是最務實的做法。

除此之外，考試就是測試學生程度最公正的方式。單兆榮老師也指出，考試是驗收歷史老師教學成果的「形成性評量」：

我覺得在師大學到的教育理論其實也沒有完全錯，只是沒有提供實際的例子讓我們去進行；它提到了「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的概念。形成性評量是針對教學成果的驗收，所以考題應該呼應教學的內容。²⁹⁰

根據老師們的經驗，雖然學生普遍不喜歡考試，但歷史老師若能靈活、適當地運用考試、設計考題，不僅能有助於歷史老師了解學生的程度，甚至有助於歷史教學。以下呈現的，就是老師們對於新手歷史老師如何安排考試的建議。

(1) 關於平時考試的安排

整體看來，老師們對於平時小考的安排，特別是測驗卷類型的考試，以及學生的小考成績，都是沒有那麼重視的。唐遠華老師甚至高一、高二都不安排平常小考：

我高三有給學生小考；高一、高二就是以教學活動為主，沒有小考。高一、高二的時間有限，也不需要小考。我覺得輔導學生參加考試也是我們要做的，但是教學的目標不是只有這個部份；我覺得這個部份在高三的時候做就可以了。告訴學生某個考題為什麼是這樣解？這些我也會注意到，但千萬不要從高一就開始。所以我給高一、高二的學生安排的考試只有月考，沒有其他的考試；高二甚至有時候連月考都不考。²⁹¹

由於高三學生必須參加聯考，唐老師才會在高三安排小考；在高一、高二，唐老師是把書商送的測驗卷直接發給學生，讓他們自己回去練習。²⁹²鄒玫老師則是指出，自己以前教書是不安排小考的，一直到了教書的後期，才應學生的要求而安排小考：

²⁹⁰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0日。

²⁹¹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4日。

²⁹²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0日。

我一直到教書的最後幾年，才發現安排小考是一個趨勢；因為學生們比較不主動唸書，一直到考試才唸書。我覺得早期的學生比較不會那樣，我不會去擔心他們的成績，他們也從來不會主動要求我安排小考。可是到我教書的最後幾年，我發現學生會主動拜託我安排考試，給他們一些壓力，因為有考試就會唸。我跟他們表示沒辦法佔用上課時間來小考，我可以另外規定小考時間，小考成績讓小老師來登記、計算；那個部分我會 push 他們，雖然我覺得那不是歷史教學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但是畢竟學生還是會在意成績，因為還是有聯考的壓力。²⁹³

但鄒玫老師仍然特別強調，這樣的小考也只安排在高三：

這樣的小考我只在高三進行，高一、高二很少安排考試；我覺得 push 學生成績不是我的目的，我會去思考的是：「希望學生在歷史科之中學習到什麼？」我希望學生學習到的是思維模式？還是能力？還是檢索資料的能力？我希望透過什麼讓學生學習到這些？我在教學上的設計就會往那個方向來進行，這是我覺得比較重要的。²⁹⁴

單兆榮老師則是直接向學生表示，他最不重視的就是學生的小考成績，也建議歷史老師可以不用特別在乎這些測驗卷小考：

我最不重視的，是學生的平常紙筆測驗，我告訴學生：我完全不關心他們的小考成績，小考進度小老師自己安排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問我。我也不會花時間討論小考考題，因為地毯式的出題，不容易有好題目。有時候學生拿那些題目過來我也不會答；這樣是我很爛？還是題目很爛？我覺得是題目爛。（笑）老師不要自苦。其實不一定是出題老師的問題，常是出版社希望每一章都能出一定份量的問題，要求每一題都有好品質是不容易的。²⁹⁵

王進傑老師也不是很在乎平常測驗，並沒有特別花心思在平時測驗的出題之上，如果每次小考都要老師自己出題，會是很大的負擔：

我覺得使用測驗卷沒有什麼不好，我所出的考卷也只能用一年，明年我要再重新出考題，小考這麼多，一章要考一次，再加上還有段考、模擬考考題，倘若每次都要自己出題，對老師而言，負擔也很大。我沒有這麼大的心力每次測驗都去改變考題，我所花的時間主要會在期中考的出題。²⁹⁶

²⁹³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 年 4 月 10 日。

²⁹⁴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 年 4 月 10 日。

²⁹⁵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 年 3 月 20 日。

²⁹⁶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 年 5 月 5 日。

王老師直接使用測驗卷作為小考，是爲了讓學生感到安心，不會爲了準備考試以及歷史科的成績感到焦慮：

關於平時測驗我並沒有花很多心思，雖然買測驗卷不太好，我可以用題庫去抓題，意思都一樣，我並沒有特別在乎這件事。但我是教完一章，就考一次，這些原則我都在課堂上告訴學生，讓他們沒有疑慮。因為教完一章，就考一次，學生的印象最深刻，我也會檢討考卷，有時間的話，每一題我都會檢討，也不要累積那麼多，到段考的時候不會感覺會有負擔。我不認為這是什麼大問題，我讓同學們要保持平常心，而且做他們的後盾：「都考過了，不用擔心這一科。」大家平常考都考得很好，月考因為難度比較難，成績會比較低一點，平常成績可以補足，如果學生的成績真得不好，我也會去跟他談：「怎麼了？怎麼不行？為什麼考不好？」所以歷史科的學期成績要不及格，並不容易。²⁹⁷

老師們都指出，這類的測驗卷小考由於內容較為瑣碎，用途多是作為考試的練習。因此，並不是真正需要歷史老師需要花很多時間去關心的重點，也建議佔用歷史課堂太多時間。

關於平常考試，單兆榮老師有一個比較特別的作法——「預習考」的進行，這是爲了配合課程所需，要求學生事先進行預習，重點也不在學生得幾分，而在於將預習考的內容延伸爲歷史課堂上的討論，強化教學的效果：

預習考是一種事先的閱讀。我今天要跟學生討論，學生腦袋裡面沒有東西，要怎麼討論，我是希望討論有內涵，或者解決學生有疑問的地方。「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或者說學而沒有問，問而沒有學，學習的效果就不好了。當你的腦袋裡有疑問的時候，你才會渴求學習。

²⁹⁸

預習考的執行能使學生能夠快速進入老師的教學脈絡：

我每次上課都會告訴學生下次預習考的範圍，以一整章為範圍。我會告訴學生，我上課都是用一整章來進行，也不用擔心不知道要念什麼，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看標題，我一定會考標題。如果把課本看過一遍，學生就會答了。²⁹⁹

²⁹⁷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年5月5日。

²⁹⁸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0日。

²⁹⁹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0日。

單老師建議歷史老師採用開放式的問答題預習考：

有的老師會仿照我的隨堂測驗，但是他們用的方式是考填充題。我後來會趕快跟他們解釋，我是用問答題，而且學生任寫一項就對了。例如我問學生：「請舉出英國人移民到美洲的理由，任寫一個。」討論答案的時候，每個人說的都不一樣。這些答案彙整起來，是不是就跟歷史學者的解釋一樣，找出很多原因了？正好說明歷史是很複雜的現象。³⁰⁰

單老師認為，預習考的重點不是要把學生考倒，所以不會問學生太難的題目，問題的答案也不會只有一個，讓更多學生有參與討論的機會：

不是要讓測驗只有一種答案，例如：「攻打匈奴的是誰？」只要背起來，就知道答案是「漢武帝」了。我會讓問題不是只有一個答案，有時候我會說：「這一題我們還沒討論完，我們再找另外一個同學。」³⁰¹

單老師的預習考非常靈活，包括口試、筆試等隨堂測驗，會視學生的狀況，來改變預習考執行方式：

我在一女中有進行預習考；但我在大直就沒有嚴格執行預習考，因為學生不是那麼重視成績。一女中學生更重視成績，覺得不能丟臉，大部分學生都會積極準備預習考；可是對大直的學生，我就必須用鼓勵的。我會喊：「搶答！誰能告訴我在第幾頁？」我會把答對的座號登記下來加分，我說這是加平時成績的總分。學生看到真的有同學答對，就會慢慢被激勵，也跟著預習，這也算是預習考。當然還是有沒預習的學生。³⁰²

無論預習考採用哪一種形式，都與課程內容與重點做緊密地結合，成為上課討論的骨幹：

我其實是利用隨堂測驗來教學。我考的那幾題，其實就是我今天這堂課的主軸。題目討論完，我一堂課也上完了。所以有時候，我的題目不會一次就討論完，可能會橫跨到下一次。³⁰³

學生對於預習考的反應如何？單老師表示，學生在習慣這樣的預習考之後，會愈來愈願意回答問題，並提出問題與老師討論。學生甚至在問卷之中建議單老師應該嚴格執行預習考：

有的學生會給我建議，因為我的問卷是不具名的，就是要讓他們寫建

³⁰⁰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³⁰¹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³⁰²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0日。

³⁰³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議。他們會建議我：「一定要嚴格執行預習考」(笑)。他們覺得預習考非常有用，他們先預習過才知道我在講什麼，不然我跳來跳去，他們會覺得不知道怎麼辦？我現在會特別告訴學生我在講第幾頁，就是因為他們給我建議，他們會很擔心，尤其是他們沒有預習的時候，不知道我講到哪裡了，不知道筆記要寫在哪一頁，這是他們的煩惱，所以我會特別告訴學生現在講哪一頁。³⁰⁴

單老師希望學生知道，老師重視的是他們整體的表現，而不是考試成績：

我又告訴他們：「上課提問的加分都是加平時成績的總分喔。」他們就會說：「原來這麼重要呀？」我說「當然重要！」因為我認為那是一種態度與精神。今天你的態度與精神，和你的成績好不好，我覺得是兩回事。所以，我覺得我看不只是學生的紙筆測驗的考試成績，而是全體的表現。³⁰⁵

從單老師的經驗看來，靈活地運用預習考，能使歷史教學更加多元活潑，也使學生在課堂上與老師的互動更加熱絡，並練習表達他們自己的想法，是有效地幫助歷史教學的好方法。

(2) 關於段考的命題

根據老師們的經驗，「喜歡歷史，但不喜歡歷史科的考試」是學生普遍的心態。好的歷史科考題必須能讓學生在考試時運用思考作答，這樣的考題本身是有一些難度的。因此，唐遠華老師告訴學生「七十分」就很好了：

學生的確會抱怨，喜歡上歷史課，但不喜歡考試，我覺得沒關係，誰都不太喜歡考試，但學生也還能接受。我都跟學生說：「七十分就很好了，要高興，回去告訴你爸媽：『我們老師說七十分已經很好了。』」如果不及格就要努力，不及格就太怪了。」³⁰⁶

鄒玫老師也談到，歷史成績不好的學生會感到有一些挫折感：

我覺得比較安慰的是，成績比較不好的學生，也不會不喜歡歷史，只是會感到很挫折：為什麼歷史考不好？這可能與他對學科的 sense 有關。我曾經跟一些學生討論過，有些學生的空間概念很好，有些學生的時間概念比較好；時間概念好的同學，對於歷史變化的軸線，能掌握得比較

³⁰⁴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³⁰⁵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³⁰⁶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0日。

清楚；空間概念好的同學，對於地理的掌握會比較好，所以我也建議這樣的學生可以利用他的空間概念，來輔助歷史的學習。時間與空間都能掌握，加起來就是對歷史時空的了解。³⁰⁷

在老師們的用心教學之下，歷史考試成績不好的學生也不會因此而不喜歡歷史，甚至能在理解了學習歷史正確的方法之後，也覺得歷史其實不是那麼難，如同鄒玫老師的學生黃琇甄的經驗：

我覺得對我這種資質比較駑鈍的學生而言，會需要時間去訓練。我到大學之後，我發現我的大腦組織似乎真得有重新排列過。我後來回想，大概知道老師在講什麼，可是在高中三年，我都沒辦法開竅，到了大學才開竅，才知道老師要給我們什麼，就會覺得唸歷史其實還蠻容易的。以前我會覺得數學很簡單，但另外一位同學張惠君就會覺得歷史很簡單，這就是老師談到的每個學生的特質不同。³⁰⁸

考試也仍然有評量學生的意義，學生在準備考試之際，也必須自己把所學的歷史作出統整與理解，有助於學生的自主學習。歷史科的考試也可以讓歷史老師檢視自己的教學，了解自己的教學、學生的學習可能在哪些環節還不夠清楚。因此，歷史老師有必要用心地出考題，考題的內容也應該緊扣著自己的教學信念。

唐遠華老師的狀況最特殊，實驗高中只有一位歷史老師，唐老師可以不需考量同儕的看法，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安排考試的題型與內容。由於每一個學月都要出三份考題，唐老師不可能所有的題目都自己出，而必須參考題庫：

就是把我上課講的內容化成考題，也參考一些很好的題庫，題庫是我們很好的工具，可以在題庫當中做刪改、修正，成為我自己要用的題目。書商提供很多，多如牛毛。每個學月都三份，這是很重的負擔。所以我沒有辦法所有的題目都自己出，必須參考題庫，不可能所有的題目都具備原創性。但所有的題目一定要精挑細選，適度去做修改，這是必要的。這個部分我比較有限一點，這是實話。（笑）³⁰⁹

由於所有的段考考題都是自己安排，唐老師的學生在段考之中，最能達到檢視自己教學的目的。

³⁰⁷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7日。

³⁰⁸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7日。

³⁰⁹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0日。

然而，在其他學校之中，有多位歷史老師的狀況之下，就容易產生評量信念上的爭議，如單兆榮老師所提出的問題：

剛剛談到了形成性評量，其實我覺得最好的考試就是老師自己教學、自己出考題，這才是形成性評量。可是我們被迫每個年級統一考題，就沒有辦法這麼做；因為不同老師看法不同，上課重點不同，考題當然也不同，學生面對不同老師出的考題，表現也會不同。³¹⁰

不同的歷史老師的教學信念會有差異，反應在考題上也是如此：給學生的上課內容會有所不同，出題的時候很自然的會以自己的上課內容為主，但不見得是其他歷史老師在課堂上曾提示過的重點，會直接影響學生的成績表現，容易造成同校歷史老師之間的心結。因此，單老師建議使用「會題」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為了解決這個困境，我希望我的教學不要被考試的緊箍咒限制，所以我才會推廣會題的方式。在討論當中，我們交換了教學的概念；我們教學的重點，一定是我們考試的重點，從這些討論就可以看到別人教學的切入點，這是一種很好的學習。³¹¹

根據單老師的經驗，會題不僅可以避免前述的問題產生，更可以促進歷史老師之間的交流，為歷史老師之間的合作帶來正面的影響：

我說服其他老師的第一個理由就是：倘若有三個老師一起出題，你教的學生回答你出的考題機率是三分之一，你的學生成績不至於太差；大家的學生成績也就差不了太多。第二個理由就是：減少工作量。雖然後來有老師說，這種方式工作量更大，因為每次月考都要出題，只是題數少；不過我跟他們說，會題的時候，別人還可以幫忙一起思考，比自己在家想破頭來得有效率。我每次討論過後，都會產生很多 idea，修改過後就會比原來的好很多。所以「學生成績會更好」、「減少工作量」是可以說服其他老師的，效果還不錯。³¹²

會題也可以藉由其他老師的意見指正，點出一些考題之中的盲點，減少錯誤的發生：

我們在討論考題的時候，第一個討論的就是我出的考題，我比較喜歡這樣。因為我比較資深，年輕的老師對我比較客氣，我會告訴他們，希望他們直接給我的考題批評指教，我會自己先批評。我覺得可能我的思考

³¹⁰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 年 3 月 20 日。

³¹¹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 年 3 月 20 日。

³¹²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 年 3 月 20 日。

與敘述比較沒有那麼直接，轉彎比較多，別人沒辦法很快的進入我的思維；所以會題的好處就是，別人幫我察覺我的盲點。³¹³

會題的推動需要良好的溝通，單老師在討論題目的過程中，常常會先批評自己的題目，並表示願意修改，這樣的精神使得其他老師也會願意跟進：

批人家容易，但看看自己的也是會覺得還是重出好了。當我說我要重出的時候，其他老師也會覺得不好意思，就跟著也要重出考題。(笑)³¹⁴

事實上，要推動歷史老師之間的合作非常不容易，因為教學工作非常強調老師個人的自主，但當合作的機制能形成時，對於歷史教學會有很大的幫助，勝過單打獨鬥的努力，單老師建議：

倘若說服不了年紀較長的老師，也可以找與自己年紀相仿、志同道合的老師一起合作，這個機制慢慢形成之後，要再一起進行讀書會的時候，就會更容易合作；我們在一女中，就已經習慣用討論的方式彼此溝通。原本我們都是只同年級的老師小組合作，後來有一次因為要進行全台北市模擬考題的會題，是我們第一次十幾位老師全部坐下來會題，氣氛就有點詭譎。我們本來定了一個規則：若有人覺得某一個題目不能用，就直接刪除，不要浪費大家時間；後來卻發現每題都有人認為不能用，大家臉都綠了，因為自己出的題目被刪了，感覺有點下不了台(笑)；後來就有人說：「那我們來敗部復活好了。」這就是一個磨合的過程，這種過程是一種很重要的學習，勝過自己一個人單打獨鬥。³¹⁵

這樣的會題模式非常值得去學習，雖然一開始要破冰不容易，但為了更有效的集結歷史老師的合作力量，以產生更好的考題，還是值得去嘗試，。

在了解會題的重要之後，接著要討論的就是出考題的原則。唐遠華老師建議，參考題庫出題仍須配合自己的教學內容，就是平常上課的重點，另外，也可以參考其他老師出的好題目：

出題不是難事，但出題一定要配合你自己所教的，而且不要出太瑣碎的問題。我大概有一些題目是用自己的模式去出，很多老師也費盡心思出了很多好題目，我們就可以參考，怎麼可能全部都要自己出？而且只有我一個老師出題，題目出來出去就是那些範圍，就是把一些好題目留下來，把一些題目做適當的轉變。³¹⁶

³¹³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0日。

³¹⁴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0日。

³¹⁵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0日。

³¹⁶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0日。

單兆榮老師則是建議跳脫課本的敘述，挑選考試範圍的時代之中，最重要的議題來出題：

以前我們出題的時候，都會去翻課本，從課本的敘述去想要怎麼出題；可是這樣做很難把題目出好。因為課本的敘述寫的都是結果，我想考學生的卻是過程，我要讓學生知道歷史學的方法，這種考題很難在課本中找到。所以出考題的時候，我會問自己：現在出的考題針對哪一個時代？這個時代有什麼重要的議題？與這些重要的議題相比較，其他事情就沒有那麼重要，考試的時候就排除這些比較不重要的議題。³¹⁷

鄒玫老師認為，考題可以很制式，也可以很靈活：

如果想讓學生做不同的思考，就要去想。國外有時候會出一些考題，是給學生一些文章，讓他們透過文章來判斷，或讓學生去寫：如果你是歷史人物，你會怎麼處理？這些考題就會給學生更多的訓練。這種考題通常改起來也許會很累，但可以讓學生學到更多，只是看老師要不要做。

318

這和思考教學流程的道理是相同的，要看歷史老師對評量的看法是什麼，如果希望讓學生在考試之中得到不一樣的訓練，就需要老師發揮更多創意去思考。

王進傑老師分析幾種常見的類型，包括單選題、多重選擇題、題組、非選擇題等：

單選擇是盡量透過明確地文字敘述、關鍵字、背景，來去理解這是什麼事件，它的層次比較像是唐詩的絕句，文字比較短，意境比較沒那麼深，除非是題組。多重選擇就比較像律詩，文字比較長，需要多一點對資料的消化、對課文的理解。非選擇題是透過各種不同形式的圖表、文字，出題的最高境界應該是這種。³¹⁹

不同的題型蘊含不同的層次，也有不同的出題方式，但相同的大原則就是不要出立刻就能判斷的題目：

盡量不要出一些一下就能判斷的題目，要包含能夠讓學生有理解、分析、判斷的部份。每一個題型都有它的出題方式，總之就是不要讓學生一眼就能望穿答案，會沒有鑑別度，也失去考題的目標。讓學生覺得有

³¹⁷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0日。

³¹⁸ 鄒玫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17日。

³¹⁹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年5月5日。

一點挑戰性，能夠測試他所學習的，學生會得到滿足感，覺得他在做一種挑戰。³²⁰

單兆榮老師也認為，盡量不要出考記憶力的題目，可以把資料本身放在題目之中，讓學生去判斷，舉一例題：

學者王明珂說：「當我們在一張紙上畫一個圓形時，事實上是它的邊緣讓他看起來像圓形。族群內部的人不用經常強調自己的內涵；反而是在族群邊緣，族群特徵被強調出來。因此邊緣成為觀察、理解族群現象的最佳位置。」根據他的「華夏邊緣」理論，以下哪一時期的外族，可以作為觀察中國文化紮根的最佳對象？(A) 周朝的犬戎 (B) 秦朝的匈奴 (C) 漢朝的西羌 (D) 北朝的鮮卑。³²¹

在單老師所出的這個題目當中，幾個選項的區隔性很大，讓學生也會更容易判斷：

我希望學生盡量不要用記憶的方式來準備考試。題目要容易，(選項的)區隔性一定要大。你會覺得我們考的題目還蠻難的，但(選項的)區隔性還蠻大的，例如華夏邊緣這題的選項之中，犬戎、匈奴、西羌都是沒有漢化的，學生最熟悉接受漢化的民族就是鮮卑；這種選項區隔性大，學生做對的機率就比較大。³²²

關於選項的安排，單兆榮老師建議盡量避免出選項之間沒有關聯的考題：

我說五個叢集式的是非題，就是提供一段資料，然後寫道：「以下敘述何者正確？」後面各個選項之間相互沒有關係，這就是所謂的「叢集式的是非題」，彼此不相關，沒有一個主題意識。³²³

王進傑老師認為，就算難以避免單選題之中比較偏向記憶性的考題，也要是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就算是記憶性的題目，也應該要讓學生去理解，讓他們知道一個人、一件事，要放在一個時空脈絡去呈現它的意義、價值、重要性，這樣的題目會比較好。³²⁴

王老師也建議，單選題還可以設計一些題組，巧妙地把相關的事件串在一起，讓學生整合思考這些事件的意義：

³²⁰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年5月5日。

³²¹ 大直高中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期中考題。

³²²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7日。

³²³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0日。

³²⁴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年5月5日。

所以有時候要設計一些題組，把相關的事件拿出來討論，假設教西洋史的時候提到一些書名，要很巧妙地把它整合在題目裡，讓學生知道這些書對這些民族、文化的價值在哪裡？³²⁵

唐遠華老師的出題模式主要也是給學生閱讀資料，讓學生作資料的判斷與解釋，唐老師將非選擇題的比例放得很重：

我的考試模式是給學生一堆資料，學生一定要閱讀，我會在考題中把這些資料帶進來。我高一、高二的考題有五十分是非選擇題，五十分是選擇題。選擇題的題目也許不是很好答，但非選擇題我會給學生參考的史料，是學生自己可以發揮的。³²⁶

非選擇題可以很制式，也可以很靈活。老師們都認為，非選擇題倘若設計得宜，是可以讓學生發揮的空間最大，也是最能訓練學生判斷與表達能力的題型。設計良好的非選擇題最主要的關鍵，就在於所提供的資料是否適宜，以及提問的方式，單兆榮老師舉出大直高中杜可瑜老師出的考題來說明非選擇題的命題重點：

以下四則資料是宋人對「與遼締結澶淵之盟」一事的評論。

資料一：	宋真宗於澶淵之盟締訂之後，對群臣云：「北陞自古為患，……今得其畏威服義，息戰安民，甚感朕懷。」
資料二：	（澶淵之盟締訂）數年後，馬知節云：「西北二方，久為外患。今契丹求盟，夏臺請吏，皆陛下威德所致。」
資料三：	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一月，王旦對宋真宗云：「國家納契丹和好以來，河朔生靈方獲安堵。雖每歲贈遺，較於用兵之費，不及百分之一。」
資料四：	慶曆四年（1044）六月，富弼曾云：「歲遣差優，然不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澶淵之盟，未為失策。」

請問：

(A)	對於宋遼締結澶淵之盟一事，四則資料裡何者表示正面肯定、何者表示負面否定？
(B)	評論宋遼締結澶淵之盟時，四則資料依據「切入點的不同」可以分為兩組。請問：宋真宗、馬知節、王旦和富弼四人該如何進行分組？
(C)	承上題，這兩組討論宋遼締結澶淵之盟時，各自的切入點為何？ ³²⁷

³²⁵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年5月5日。

³²⁶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年4月30日。

³²⁷ 大直高中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期中考題

--	--

單老師認為，杜老師這一題的問題意識很清晰，資料的長短適中，又能讓學生學習去區分兩種層次不同意見，老師批改起來也不會太困難，是很好的非選擇題。單老師建議，歷史老師出題一定要堅持保有非選擇題的部分，不能怕麻煩：

問答題才是檢驗學生能力最重要的指標；選擇題可以猜，消去法就可以了；可是問答題必須要無中生有，必須有組織能力與寫作邏輯，這就是培養完整的能力，所以我認為月考一定要有問答題。我認為老師一定要不怕麻煩，教學生怎麼可以怕麻煩？老師如果怕麻煩，想省事，學生就會看出來，會覺得這個老師就是隨便的。學生可以容許自己不認真，但他們會不容許老師不認真。（笑）³²⁸

單老師主張，每一個考題都應該要具備問題意識，爲了讓學生有更多仔細思考的時間，考題的總數可以減少，提高考題的計分比重：

我主張讓考試題數變少，每題的計分比重變高，從原來的兩分變成三分或四分；題數變少，考題的品質才會提升。題數太多，考題變成了地毯式的考法，考題內容容易出現一些要背的知識，不容易有好的考題；所以如果要出好題目，分數要貴。有的老師認為這麼做學生會受不了，但我認為都一樣。³²⁹

除了建議提高考題的計分比重，單老師認為難度也需要適中：

如果一女中的學生都不能考八、九十分了，其他學校的學生應該要考幾分？一女中學生的成績本來就是常態分配曲線靠右邊的那一群，考試為什麼不讓學生拿八、九十分呢？所以我們這次的校內考試學生的平均成績是九十分，學生很開心。我們不是出爛問題，因為提供給學生的資料夠充分，這些聰明的學生可以正確判斷。³³⁰

在段考結束之後，單老師特別在乎的是考卷的訂正，希望學生都能把錯誤或不懂的地方弄清楚：

我都告訴學生月考成績不好沒有關係，但我很重視學生要去訂正他的錯誤；我希望他們把考卷裡的觀念完全都弄清楚了，下次再看到類似的問題就知道應該怎麼思考。我在討論考卷的時候，學生有不懂的地方可以

³²⁸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4日。

³²⁹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0日。

³³⁰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0日。

提出來，我會和學生討論。像剛才談到的那些考題，我幫學生解讀一些考題裡更深層的涵義時，也可讓很多上課時沒有談得很詳細的概念，用這個機會解釋得更明白，學生會更有印象；可以補足我教學時疏忽的部份，或補足學生學得不是很精確的部份。³³¹

更重要的是，在協助學生進行考題訂正時，透過與學生的互動，老師才會真正了解學生在教學之中有哪些概念沒有完全了解，必須加以補充，讓學生能真正完全了解這些歷史教學的重點。總結以上所談的，歷史老師投注更多的心力，來思考如何設計段考考題；設計得宜的段考考題，會使歷史教學更加完整。



³³¹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2008年3月20日。

第四章

結論

前面的章節之中，致力於呈現五位高中歷史科資深優良教師的歷史教學信念：從歷史教師自我主體意識的建立、歷史教學目標的追尋、歷史課程的信念到歷史教學評量的信念，試圖將他們累積多年的智慧凝聚在一起。現在論文接近了尾聲，我想把自己作為歷史教學的後生晚輩，在研究當中所得到的收穫與心情寫下來，作為論文的結語。

雖然現在國內整體的環境對於高中歷史老師的教學而言，並不是那麼有利，包括學生、家長、社會大眾長期以來的刻板印象，甚至我自己過去也沒有真正認同自己學習歷史的經歷，更沒有仔細去思考高中歷史教育的意義；但在研究訪談的過程中，經由對五位老師教學信念的理解，我得到非常大的感動與啟發。究竟是什麼因素，能使一位高中歷史老師不同於一般的歷史老師，而成為學生心目中真正具有影響力的歷史老師？關鍵就在於擁有自己的歷史教學信念，並能在歷史課堂上貫徹實行，如同王進傑老師談到：

就像孔子說的：「吾道一以貫之」，儘管隨著時代改變，我會做修正，但有一套基本的理念與上課方式是不變的。就像上次談到我告訴自然組學生：「我上課只有一套，只是我用不同方式去闡釋，讓它濃縮成為精華版。」³³²

我相信，除了我研究訪談所接觸的五位老師，還有許多高中歷史老師正在自己的教學園地之中辛勤耕耘，為國內的歷史教育盡心盡力；每一位優秀的歷史老師都必定擁有獨屬於他個人、令人感動又值得探索的歷史教學信念。

教學是非常能夠發揮個人特質的一項工作，每一位歷史老師在自己的課堂上都可以有很大的教學空間，端看歷史老師自己願不願意去嘗試。老師們都表示，每一位歷史老師的個人特質都不同，不必刻意去模仿其他老師的特質，如鄒玫老師的看法：

³³²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年5月5日。

我覺得在教學歷程中，教師的個人特質很重要。我們可以聽別人怎麼教，但我認為要完全學一個人很難，因為特質不同。假設有一個老師是非常活潑的，他可以在課堂上搞笑，或者進行某些活動；可是對於比較嚴肅或拘謹的老師而言，要去學那樣的教法，是學不來的。所以每個老師都要去發展自己的特色，要知道他的特長或特質是什麼，掌握那個部分去發揮。不見得搞笑的老師就比較受歡迎，很嚴肅的老師就比較不受欢迎；因為他們傳達給學生的東西其實是不一樣的，其實就是要找出自己的特性。³³³

如何才能發揮自己的特質？最重要的是，每一位高中歷史老師都應該清楚了解自己的歷史教學信念，對於以下的問題必須要有自己的看法：高中歷史教學的意義是什麼？我要讓學生在歷史課之中學到什麼？對於每一位高中歷史老師而言，這都是最根本的問題；在思考這些問題的同時，歷史老師自己的主體意識就能逐漸地建立起來。當歷史老師個人的教學信念變得明確之後，在面對「如何組織自己的歷史課堂」、「如何進行教學評量」等實務層面的工作時，都會比較清楚要怎麼進行，即使在教學的過程中遇到一些難題，也多能迎刃而解，找到調適與解決的方式。

經過在大學歷史系與研究所的訓練，我相信自己具備不斷接受歷史研究新知的能力，並認為在高中教歷史就是把歷史學的方法與新知教給學生，讓他們學會用歷史學的方式去蒐集、判別、分析資料；我以為讓學生學會歷史學的理性分析，就能證明歷史可以「致用」，並扭轉「歷史不重要」的形象。但經過與老師們的對談，我才意識到自己原來抱持的信念雖然算不上是很大的錯誤，卻沒有抓住高中歷史教學的精髓，我忽略了帶領學生去「感受」歷史的重要。

當學生能設身處地的感受古人的處境，他們會理解古人為什麼會在當下的時空之中，做出一些關鍵的決定，並開始跳脫自己的角度去思考。他們習慣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就能擁有開闊的視野，而尊重不同的文化、包容他人的意見，不是只侷限在自己的想法與世界之中。在歷史的浸潤之下，學生會理解自己身處於這個世界的位置與價值，如同 **Jim Rogers** 在《投資大師羅傑斯給寶貝女兒的 12 封信》一書中對女兒學習歷史的叮嚀：「想像我們的心智中有一個四度空間的立體世界圖像，不同視角的歷史就是一片片的拼圖。在你能把所有的拼圖放到對的地方之前，必須先蒐羅這些拼

³³³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 年 4 月 10 日。

圖，一一研讀過。這正是爲什麼我鼓勵你先讀歷史，再去看世界。」³³⁴

歷史教育的目的不在於讓學生選擇進大學讀歷史系，最重要的是讓學生懂得體會歷史的真、人性的善、世界的美，這就是具備歷史思維與人文素養。如何才能達成歷史教學的意義？目前國內中小學的課程安排，仍然是由國家統籌規劃，因此，站在執政者的高度，應該重新開啓對歷史課程的重視，系統地修訂學生從小到大應該學習的歷史課程內容。

幾位老師也都觀察到國內學生的歷史知識程度也在衰退，唐遠華老師更是沉痛的指出，整個社會的風氣使學生的學習心態趨向功利：

其實這是因為世代的轉變，以前的學生認為：我是學生，就要好好學習，學習任何東西不管有沒有興趣，都是有用的。所以當我們比較用擺脫傳統的方式去教他們，他們會很興奮地吸收。面對現在的孩子，我們可能用盡各種方式與活動，都不見得能讓他們很興奮。而且他們的功利價值觀，很容易讓他們區隔有用與無用，主要就是以考試為目的。³³⁵

可惜的是，社會氣氛如此，執政者也沒有給予學校歷史教育應該有的重視，歷史科仍然面臨時數刪減、課程內容被大幅壓縮的困境，所造成的結果就是學生的歷史概念大幅衰退，形成王進傑老師談到「知識 M 型化」的問題：

現在學生的知識也呈現 M 型化，有些學生從小來自家庭教育的薰陶，對這些知識背景很清楚，老師只需要提點一下，他就能觸類旁通，把這些知識都整合在一起。但有些學生從小並沒有閱讀的習慣。現在有一些很小的孩子，已經知道《達文西密碼》，以及一些在文藝復興時代曾發生的一些事情；但現在還有很多高中學生對此並不是很清楚。例如我們跟學生談科舉，學生必須先知道什麼是科舉，才能夠進一步去分析；但現在學生連科舉是什麼、取才制度曾經出現哪些變化都不知道，如何跟他們進一步談科舉的影響？³³⁶

中學歷史老師想扭轉這樣的頹勢，只能更加拼命、絞盡腦汁地加強自己的教學，爲了堅持理想，仍然追趕得很辛苦；這些歷史老師的心情，執政者能否感受得到？

儘管大環境如此艱難，歷史老師自己也不是完美無缺的聖人，而會有自己的侷限，但五位高中歷史科資深優良老師都認爲，即使面臨這麼多教

³³⁴ Jim Rogers (2008), 《投資大師羅傑斯給寶貝女兒的 12 封信》(台北：遠流)，頁 90。

³³⁵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2008 年 4 月 30 日。

³³⁶ 王進傑老師訪談稿，2008 年 5 月 5 日。

育問題，還是必須堅持自己的歷史教學信念，這是作為高中歷史老師無可推卸的使命與責任。年輕的歷史老師可以期許在自己的教學生涯之中得到成長：培養歷史課程的養分，鑽研史料原典、好學不倦地吸收歷史研究的新知，並積極地參與教師成長團體，包括歷史教學讀書會、研習、研討會等活動，在教學的過程中不斷追求自我的進步，累積個人的教學經驗。

歷史老師應該依據自己的教學信念，去思考如何在歷史課程中實踐這些信念？歷史老師必須考量學生作為學習的主體，去設計適合學生程度的課堂內容與流程。在歷史課堂上，歷史老師自己就是主角，擺脫照本宣科的教學，靈活地運用教科書、自編講義、補充資料，用心設計的教學流程將呈現出歷史老師自己的主體意識，成就一堂又一堂精采的歷史課程。

歷史老師不需要刻意使用花俏的教學方法，也沒有特定的教學方法最好，歷史老師應選擇最能表達自己教學信念的教學方法。傳統的講述法仍然是歷史老師必備的基本功；問答教學法有助於學生凝聚思考、進行師生之間深度的課堂討論；若使用多媒體電腦教學，歷史老師除了要注意是否會讓學生分散注意力，還要精心地設計教學檔案，內容必須有歷史意義，並圍繞自己的教學主軸，不要讓學生迷失在制式的文字、精美的圖片、絢麗的聲光效果之中，而喪失了歷史課程的焦點與深度。

除了用心教學，年輕的歷史老師可以嘗試發揮創意，設計出程度適合學生，能讓他們發揮潛力的作業與活動評量。歷史老師在作業與活動評量之中，不能放任學生漫無邊際地自由發揮，學生可能只是上網把資料剪貼下來，拼拼湊湊地成為作業內容，或者在活動之中只求搞笑，並沒有得到能力的提升。歷史老師在其中所扮演的是指導者的角色，要給學生明確的方向，引導他們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判斷，協助他們將自己的想法具體地表達出來，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

歷史老師倘若沒時間進行平時小考的命題，不需過於在乎學生的平時小考成績。但經過用心構思所出的段考考題，可以使歷史老師更加了解學生學習的狀況，並針對學生比較不了解的概念進行補充，將有助於歷史老師使自己的教學更加完整。段考的命題也需要發揮巧思，須以教學內容的重點為主。考題應避免記憶性的題目，可在題目之中提供資料，讓學生進行判讀，單選題應避免一眼就能立即判斷的題目，應讓學生感覺有挑戰性，卻又不至於被考倒，並可利用題組的設計，讓學生進行較深入的思考；非選擇題是最能讓學生發揮思考、訓練表達能力的題型。

論文寫到最末，我雖然只是一個尚未正式踏入高中歷史教學園地的研究生，但歷史教學工作的輪廓已愈來愈清晰。受到五位高中歷史科資深優良教師信念的影響，即使成為正式歷史老師還有一段辛苦的路要走，但教學的熱情既已燃起，就不會再輕言放棄，我將毅然投入高中歷史教學的行列，期盼未來能在歷史教學的領域之中，貢獻一己之力，人生也就不虛此行。





參考書目

- A. K. Dickinson (1984)，陳冠華譯，〈評量、測驗與歷史理解〉，《清華歷史教學》12期。
- Bain, Ken，傅士哲譯，《如何訂做一個好老師》（台北：大塊文化，2005）。
- Bransford, J. 編，鄭谷苑、郭俊賢譯，《學習原理：心智、經驗與學校》，（台北：遠流出版社，2004）。
- Fang, Z. (1996)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eacher beliefs and practices', Educational Research, Volume 38, Issue 1 Spring 1996 , pp. 47 - 65
- Gilbert Highet 著，嚴景珊、周叔昭譯，《教學之藝術》（台北：協志工業，1992）。
- Husbands, C. ; Kitson, A. . ; Pendry, A. (2003), 'What do history teachers know?', In: Understanding History Teaching.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69
- Maxwell, Joseph A. ，高熏芳、林盈助、王向癸譯，《質化研究設計——一種互動取向的方法》（台北：心理出版社，2001）。
- McKeachie, W. (1999), Teaching Tip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McIntyre, D. John & John O' Hair, Mary，丁怡、馬玲等譯，《教師角色》，（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
- Ralph W. Tyler 著，黃炳煌譯，《課程與教學的基本原理》（台北：桂冠，1981）。
- 方吉正（1997），〈教師信念研究之回顧與整合——六種研究取向〉，《教育資料與研究》第20期。

李孟文，〈教師思考研究在教學革新上的蘊義〉，《教師新思維論文選輯》，（台北：國立師範大學，1998）。

林彩貞老師新竹女中畢業學生 Vivienne 的部落格，張貼日期 2001 年 5 月 20 日：<http://blog.yam.com/vivimark/article/3452814>

林進材，《教師教學思考——理論、研究與應用》，（高雄：高雄復文，1997）。

徐泓，〈論歷史系的課程結構〉，收錄於《歷史學系課程教學研討會論文集》上冊（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1993）。

高強華（1992），〈教師信念研究及其在學校教育革新上的意義〉，《國立台灣大學教育研究所集刊》，34 期。

高雄市教師會 Super 老師，《老師的刷子》（高雄：格子外面，2007）。

張元（2006），〈歷史教學的新程式——故事、閱讀與書寫〉，《台大歷史學報》，37 期。

張芳全，〈一綱多本政策問題分析：以政策關係人為例〉，收錄於《教科書制度與影響》，（台北：五南，2007）。

單兆榮，〈改革與傳統真的背道而馳嗎？〉，2007 年 1 月 10 日，網址：<http://www.edu-2.org/edu2/modules/article/sel.php?aid=5>

單兆榮，〈哪一本該聽誰的？教科書與歷史詮釋權的解放〉，《人本教育札記》213 期，2007 年 3 月。

單兆榮，〈給自己一個享受歷史教學的機會〉，《教育部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2001 年 4 月。

單兆榮，〈請別讓這張支票兌現——為「一綱多本」請命〉，《中國時報》2006 年 12 月 13 日，民意論壇版

馮菊枝，《新創意 POWER 教師》（台北：講義堂，2002）。

黃郁芳（2005），〈一位資深教師的專業發展歷程與實踐智慧——廖美菊的

教師生涯故事》，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楊岱蓉（2006），〈矯正教育教師教學經驗與教學信念之研究——以戒治所教師為例〉，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實驗高中吳秉儒同學的部落格，張貼日期 2008 年 5 月 5 日：

<http://blog.roodo.com/pjsunsl3/archives/5979071.html#comment-16668403>

劉威德（1999），〈教師教學信念系統之分析及其教學行為關係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

潘慧玲、陳美玉（2004），〈教師專業發展階段論〉，收錄於《教師增能》，（台北：心理，2007）。

潘慧玲、陳美玉，〈教師專業發展的實施與教師專業實踐理論的建構〉，收錄於《教師增能》（台北：心理，2007）。

顏銘志，〈國民小學教師教學信念、教師效能與教學行為之相關研究〉，國立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附 錄





高中歷史科資深優良教師 教學經驗訪談問題

一、關於您的歷史教學歷程

1. 請大略談一談您的求學經驗與歷史教學經歷。
2. 有許多歷史老師覺得教歷史很辛苦，您認同這種說法嗎？
3. 您是否曾在教學的歷程中產生倦怠感？目前（或者退休前），您是否仍維持自己的教學熱忱？
4. 您對自己過去的教學經驗是否滿意？為什麼？請試著舉出五個理由。
5. 在您的歷史教學生涯中，是否曾轉變教學風格？若有，是什麼原因或者人、事、物造成這樣的轉變？
6. 您如何維持或提昇您的教學品質？

二、關於歷史科在學校的地位

1. 有許多歷史老師覺得現在高中歷史科在學校裡的地位低落，您認同這種說法嗎？為什麼？
2. 若與過去相比，您認為現在高中歷史科在學校裡的地位是否已發生顯著的改變？
3. 在您所任教過的學校裡，歷史科的處境如何？
4. 承上題，您的教學是否曾受其影響？
5. 關於此項，您對於新手歷史教師的建議？

三、關於您的歷史教學信念

1. 您認為高中歷史教育的目標是什麼？良好的高中歷史教育應該具備什麼要素？
2. 您希望讓學生在您的歷史課之中學到什麼？

3. 許多歷史老師認為教學須以輔導學生參加考試、取得高分為目標，請問您的看法？您如何看待學生的成績表現？

四、關於您對歷史教材與教科書的看法

1. 對於現行高中歷史科的課程大綱，您認為與過去相比，有何利弊？
2. 您是否滿意現行課程大綱？若有更多意見或建議，也請提出來。
3. 有些歷史教師認為現行的教科書「一綱多本制」對於教學與學生學習，均造成很大的負擔，您的看法如何？您認為此一制度有何利弊？
4. 關於未來的歷史教科書，在制度與內容方面，您是否有更好的建議？
5. 教科書在您的教學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6. 除了教科書之外，您是否選擇課本之外的補充資料？您如何篩選這些補充資料？
7. 承上題，請多談談您運用這些補充資料的經驗。
8. 關於使用教材，您對新手歷史教師有哪些建議？

五、關於您的歷史課堂設計

1. 許多歷史老師常耗費很多時間準備教學，然而實際上課時卻效果不佳。您建議他們應如何準備教學？
2. 您如何設計您的課堂流程？是否使用特定的課堂流程？
3. 許多歷史老師常運用不同的教學法，例如：講述、電腦輔助教學、問題討論、影片輔助教學、參觀博物館…等。您如何運用這些教學法？
4. 承上題，有沒有特定的教學法是您以及學生最喜歡，或效果最好的？
5. 您是否曾設計過不一樣的課堂教學活動？您認為進行這些教學活動的意義是什麼？
6. 承上題，請多談談您進行課堂教學活動的經驗？

7. 承上題，學生對於這些課堂教學活動的反應如何？是否能達到您預期中的效果？
8. 關於實際的課堂教學，包括課堂流程或教學活動的設計，您給新手教師的建議？

六、關於歷史科的評量：作業與考試

1. 您是否曾設計過特別的作業？您希望這些作業能達到什麼效果？
2. 承上題，請談談您如何設計這些作業？
3. 承上題，就您的觀察，學生對此類作業的反應如何？
4. 有些歷史老師常運用考試來輔導教學，如隨堂測驗、小考…等，您是否也曾採取此一方式？您如何進行？
5. 請問您認為什麼樣的考題是好的考題？
6. 承上題，您如何設計考題？
7. 關於作業與考試的安排，您建議新手歷史教師應該如何進行？

七、關於學生學習歷史的建議

1. 有些歷史老師認為，只有成績較好的學生才能完全吸收老師的上課內容，您是否認同這種看法？請談談您的看法。
2. 根據您長期的觀察，現在的學生與過去的學生在學習歷史的態度之上，是否有很大的差異？
3. 根據您長期的經驗，學生是否能達成您對他們的期望？
4. 您建議學生應該怎麼做，才能學好歷史？

鄒玫老師訪談稿

受訪者：高雄女中退休歷史教師鄒玫老師，以下簡寫為「鄒」

提問者：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生吳姿穎，以下簡寫為「吳」

訪談時間：97年4月10日上午10:40-12:00

訪談地點：IKEA 高雄店3樓餐廳區

吳：請您大略談一談您的求學經驗與歷史教學經歷。我們知道您大學時代是就讀於成大歷史系，請談一談當時學習的經驗，以及後來成為歷史老師的因緣際會。

鄒：我高中時遇到幾個歷史老師都很好，我對歷史真的很有興趣，所以大學聯考時我填志願幾乎都是歷史系，後來也順利進入歷史系。我當時進成大歷史系是第三屆，所以體系上不像北部的歷史系那樣完整，但不同的老師給我不同的啟發。我原本是想唸師大，再去教書；但因為分數不夠，所以就到成大歷史系。成大位在南部，當時比較有名的就是史跡考察，拓碑的活動在當時就已經有了，這是比較不一樣的部分。起初我也跟著一起參與拓碑，但後來我就沒有繼續參與，有些同學就持續比較久，後來還下鄉察訪。我們那時候系主任是吳振芝老師和陳捷先老師。陳捷先老師是從北部下來，帶來一些清代、近代史的一些觀念。另外還有一些外國史的課程。

在成大歷史系的學習對我而言，只是一個啟發；對我的歷史教學有沒有什麼很顯著的影響？也我說不上來，因為當時還處於學習的歷程。畢業之後，因為我不是師大畢業的，所以沒辦法參與分發，但我還是想教書；後來我自己寫求職函，就到台東女中教了兩年，之後才回到高雄女中教書，回來之後就一直都在高雄女中，我在高雄女中待了二十五年。在我歷史教學的歷程中，大學的學習只是打底的工作，實際教學之後就是在嘗試之中不斷改進。我覺得是教學相長，教之後才知道不足，要再去找書找資料，才形成一個比較大的面。因為在大學唸書會比較侷限，例如修隋唐史，就是在隋唐史之中鑽研；每個不同領域的老師都要求要「專」。可是我覺得在歷史教學之中，所需要的不只

是專精，而是要有非常廣博、宏觀的面，所以我認為大學的學習對我而言只是打底，實際在歷史教學現場上，要自己去摸索，或揣摩那個面。

我們在歷史教學現場，不是只講授隋唐史，所有的歷史都要教，有外國史、中國史。能不能將這些廣泛的領域貫穿起來？如何讓學生把這些串聯起來？這就是我們自己在教學現場上要去做。如何去做？我們當然可以問別人。但我必須說，別人能給的都有限，因為自己必須要想清楚：「我要教什麼？」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的。

吳：您認為歷史教學有沒有一個最佳的模式？或者是因人而異？

鄒：我覺得在教學歷程中，教師的個人特質很重要。我們可以聽別人怎麼教，但我認為要完全學一個人很難，因為特質不同。假設有一個老師是非常活潑的，他可以在課堂上搞笑，或者進行某些活動；可是對於比較嚴肅或拘謹的老師而言，要去學那樣的教法，是學不來的。所以每個老師都要去發展自己的特色，要知道他的特長或特質是什麼，掌握那個部分去發揮。不見得搞笑的老師就比較受歡迎，很嚴肅的老師就比較不受歡迎；因為他們傳達給學生的東西其實是不一樣的，其實就是要找出自己的特性。

去學習別人，是知道別人有哪些方法，從中去擷取某些自己覺得可以用的方法；沒有辦法完全複製。我覺得完全複製是不可能的，除非特質和那個老師非常像；可是複製出來的味道還是會不太一樣，因為每個老師的表達不同，還有面對的學生也不同。其實我覺得教學不只是老師自己的表演，還有一部分需要學生的參與。學生對這些做法的接受度不同，每個世代的學生都在改變；所以一定要在教學現場針對不同的狀況做調整，這是我的看法。我認為在大學、研究所學習到的都是一個基礎，讓我們知道如何去發掘資料、找尋問題，並知道如何去處理這些資料與問題，最後這些基礎是可以在職場上運用的。

吳：您覺得自己屬於什麼類型的老師？

鄒：我也說不上來，我也不算是非常活潑的老師，我比較會把歷史和現實生活去做連結。我一直很贊同一個想法：「歷史就是生活」。歷史上所發生的事件，其實就是當時生活的呈現；如何去連結歷史與生活？我認為很重要。我們會想：過去的人那樣生活，現在的人是不同模式，

其中有一些關聯性；我傳達比較多的是在這個部分，大多舉一些自己的觀察與經驗，來與過去的歷史做連結。

吳：您的歷史課不會讓學生感覺與現在脫節？

鄒：對，我覺得是如此。上課有不同的進度與壓力，但我都會舉例子讓學生了解。即使是談制度，我會讓學生了解一個制度在過去的時代之中如何被應用，現代的制度又是如何？好或不好？這是可以被批判的，我比較喜歡訓練學生去判斷這些。當我們在背這些制度的時候，有沒有去思考：當時用那樣的方式處理，現在又用什麼方式來處理一樣的議題？用當時的方式比較好？還是用現在的方式比較好？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每個朝代所處理的方式，在朝代建立的初期、中期、後期會有改變，這個轉變是往好的或是不好的方向改變？那現在的狀況又是往好的還是不好的方向改變？這些是我比較會去做連結的。

吳：我剛才在車上聽您分析現在高雄的發展，可以聽得出來類似的分析。

鄒：（笑）其實我上課會有一些批判。這些批判都是就事論事，而不是因為我不喜歡某個人或某個政黨，純粹是去分析其優點與缺點。可能有好的面，也有不好的面；我們都要去觀察，而不是只去歌功頌德。歷史要傳達的其實就是如此，否則對學生而言，若只是去唸這些過去的事物是沒有意義的。歷史的意義其實就是用過去的事物來看現在，我認為其中的連結是很重要的。

吳：您剛才有談到教學摸索的階段，可否談一談您從一個新手歷史教師，到現在成為大家學習的對象，這個歷程是什麼樣的過程，有沒有什麼轉折？

鄒：這是一個很長的歷程。剛開始教書的時候，只是想把課本裡的內容教好，會受限於教材；當時會思考如何讓學生對教材感興趣？如何去傳達課本的某些概念？我早期是比較侷限，之後才慢慢地往外跨。我早期比較偏重歸納、整理、熟悉教材；我不太喜歡唸課本，所以我上課絕對不會去唸課本，會把課本裡的概念消化過，用我自己的語言傳達給學生，會做簡單的歸納整理；我幾乎不用參考書，都是自己在做歸納、整理。這是我早期剛開始教書的情況。我教書的前兩年在台東女中，學生程度沒有像後來高雄女中學生的程度那麼好；但我到剛到高

雄女中時，其實和我在台東女中時的教學相較起來，沒有太多變化。

我不是因為台東女中的學生程度沒有那麼好，在教學上就不做改變，而是因為我剛開始教書，我可以做的就是去進行一些整理、歸納。初到高雄女中時，也是延續之前的方式。可是之後我開始做一些嘗試，初期我做的不多，我會讓學生去做自己的歷史，讓他們描述「我是誰？」、用照片說一些自己的故事；但這些活動都是零星的，想到一個點子就去做做看。但這是距今大約三十年前的事了，當時的風氣是升學至上，所以我真正花在處理這些活動的時間並不多，偶爾會有一兩個，並沒有全面去思考。

我的教學真正出現很大的變化，大概是在我教書十年左右的時候，我也不是很確定時間點，因為已經太久了。那一年我開始給學生比較有計畫的學習，我會去思考在高一的班上要怎麼做？在高二的班上要怎麼做？後來我會去思考：我給學生的夠不夠？如果不夠，一定要延伸；如果要延伸，我要給什麼？我開始給學生一些資料，印文章給他們看，也有可能要看書；我教學是一步一步地演變過來的。

吳：您這樣的改變是出於自己的想法嗎？或者有沒有受什麼人或事物所激發？或者同事的激勵？

鄒：我覺得同事的影響多少會有。早期我剛到雄女，上中國文化史時，有跟一些老師合作，製作一些幻燈片；當時還沒有電腦，影片也很少，不像現在的powerpoint那麼方便。我們希望在課本之外能有比較不一樣的教學素材，我們能給學生的，就是拿書給學生看；另外一種方式就是拍幻燈片。我們會運用投影機，也會拿書去拍一些幻燈片，希望傳達一些實物景象，讓學生能看到圖像；還有一種方式就是印講義，這些是比較早期處理的方式。我現在想起來會覺得那是比較零散的，後來才比較有計畫去實行教學。有沒有受到什麼刺激或影響？我也不曉得，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吧。

我當時曾參加一個校外讀書會，請了不同的老師來給我們上課；其中有一個老師談《易經》時，提到人生的目的，他的一些想法對我後來的做法有影響，但這個影響究竟是在歷史教學上？還是在導師的班級經營上？兩個部分沒有辦法分得很明確，我當了很多年的導師。他認為人生分成兩個部分，前半生要讓自己很充實，後半生是要服務人群。

那時候我覺得以某個角度來看，老師這個行業就是服務人群，我們服務的對象是學生；當我們自己有所得時，如何讓學生能收到這些？不是只讓學生感覺上課很好，而是在這個過程中，可以讓學生再學到什麼？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思考。我認為老師自己要去思考：「我的歷史課要給學生什麼？」如果有去思考過這個課題，會比較容易去思考要怎麼做。

大部分的老師都是想：「要讓學生考很高分」，所以拼命給學生安排考試；如果思考方式如此，也就會那樣做。可是我的思考模式不是如此，我認為考試是測試學生的學習成果，所以他自己要去唸書，老師負責把課程內容觀念講清楚；考試成績是學生自己要負責，所以我不是一個常常給學生安排考試的老師。我一直到教書的最後幾年，才發現安排小考是一個趨勢；因為學生們比較不主動唸書，一直到考試才唸書。我覺得早期的學生比較不會那樣，我不會去擔心他們的成績，他們也從來不會主動要求我安排小考。可是到我教書的最後幾年，我發現學生會主動拜託我安排考試，給他們一些壓力，因為有考試就會唸。我跟他們表示沒辦法佔用上課時間來小考，我可以另外規定小考時間，小考成績讓小老師來登記、計算；那個部分我會 push 他們，雖然我覺得那不是歷史教學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但是畢竟學生還是會在意成績，因為還是有聯考的壓力。這樣的小考我只在高三進行，高一、高二很少安排考試；我覺得 push 學生成績不是我的目的，我會去思考的是：「希望學生在歷史科之中學習到什麼？」我希望學生學習到的是思維模式？還是能力？還是檢索資料的能力？我希望透過什麼讓學生學習到這些？我在教學上的設計就會往那個方向來進行，這是我覺得比較重要的。

吳：您在教學的初期，安排比較零星的教學活動時，您沒有思考「要給學生什麼？」這樣的問題嗎？

鄒：當時我想的是要如何把課教好？如何讓學生對歷史產生興趣？那時候我的思考沒有那麼多，我後來才有想到給學生能力的這個部分。忘了哪一年當時張元老師在台北劍潭開歷史教學研討會，也許對我也有啟發，當時和戴麗桑老師一起去參加，她發表了一篇關於電影教學方面的文章，其實是可能也有很多不同的事情，讓我重新去思索，包括參加不同的研討會、讀書會等，但因為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我也不是記得非常清楚了，總之是逐漸累積的吧。另外，我不太喜歡一成不變，

我每年設計的作業都不一樣；我再回頭去看這些作業，也會想：「我為什麼要這麼累？」（笑）其實有的作業可以一直沿用，但我也沒有那麼做；我就是會一直嘗試新的，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吳：您做得很過癮吧？（笑）

鄒：去落實自己這些想法時，或者發現學生做出來的成果超乎自己想像時，就是很快樂的，因為我會發現：學生太厲害了！我問自己：「如果一個老師給我這樣的作業，我能不能做出像學生一樣的效果？」我覺得答案是否定的，我不見得能做得出來；所以我也在想：「我是不是在『為難』學生？」（笑）其實我在看這些作業時，我也覺得不是那麼簡單；雖然也有同學做得不是那麼成功，但有些同學就是很厲害，做得很好。有一些同學告訴我覺得很好玩。即使後來網路很發達，我出的作業百分之百沒辦法在網路上直接下載，一定要自己思考、動手進行，才能寫出 paper；我的作業不會是制式的內容，學生必須自己去找資料。

要落實歷史教育，其實蒐集資料就是學歷史的第一步，蒐集資料後要去分析、剪裁，要知道如何去處理資料，這是學歷史很重要的一步；對於後續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基礎，最後再寫成一個報告，這是在設計主題時會根據的方向。另外我在課程上的討論大多是透過電影，或是對某些課文主題的討論；這是很多老師之前就已經用過了，我後來再去做不同的調整。

吳：您認為您在成大歷史系所接受到的訓練，和師大相對保守的風氣相比較，有沒有很大的差異？

鄒：我們當時討論的風氣並不盛，主要還是接受一些史實、知識，當然也有分析與批判，但真正討論的課程並不多。我自己覺得在師大可能是比較強調教學，方向可能會和成大不太一樣，但我也不是很確定。我自己後來有到師大唸四年的暑期班，因為這個暑期班的學生成員都是老師，持續四個暑假，當時我期待能著重在教材教法之上，但我覺得這個課程並非完全如此；我知道清華後來開的課程比較傾向歷史教學實務的討論。

吳：您是什麼時候到師大暑期班進修？

鄒：應該是七十三年到七十六年。

吳：這個課程對於您教學的幫助如何？

鄒：我說不上來。我覺得教學大部分需要臨場反應，即使在每一班上課的內容大同小異，但「小異」其實是很多的。同一份教材在不同的班級裡，因為學生的回應不同，我所談到的面向會不同，所舉的例子也會不同。例如在一節課裡應該要上完某一個小節，我在有些班可能才上了一半，有的班卻能完成；為什麼？就是因為在每個班所產生的效果不同。我有一次聽到學生談起一個同事，說他在每一班的每一堂課，都可以在同一個地方劃下句點；我覺得非常佩服，我完全沒有辦法。他每一節課下課，就是剛好在那個句點。

吳：他課程當中也有跟同學做討論嗎？

鄒：我不知道，我沒有問過；但是他這麼多年下來都是同樣的狀況，非常精準。我好像從來沒有辦法。我的學生常告訴我：「老師，你可不可以快一點？」我的進度永遠是最慢的，但因為學生會有考試壓力，他們希望我在考試前就把考試範圍上完，讓他們可以有複習時間，或是來一場考試。可是對我而言，那好像是天方夜譚，我幾乎都是考試前一節才上完，學生甚至會在考試前問我：「老師，你要不要補課？」他們要借一點課讓我趕課。（笑）我的狀況大概永遠都是如此。

吳：您在教書的初期，一樣也有讓學生去討論，每一堂課的進度也都不同嗎？

鄒：進度不同是因為我上課所講述的內容不同；討論的部分其實在前面的幾年不是那麼多。偶爾零星的讓學生去查一些資料，真正進行一些討論的時間比較少。如果把範圍擴大，可能前十年都是屬於比較制式、傳統的教學；我早期帶班也是比較制式。後來可能是因為覺得一直重複相同的方式很無趣；換個角度想，如果我是學生，大概也會覺得很無趣，如果我每天都可以把不同的元素融入教學時，學生會不會變得期待歷史課？不曉得今天上課會有什麼有趣的事情？這就可以讓班級經營或歷史教學的元素改變。

吳：在您的教學歷程中，是否曾經出現過倦怠感？還是從來沒有過？

鄒：很少。有時候會有點沮喪，可能在推動某個教學活動不順利時會出現。可是我的個性在發現行不通的時候，就會換個方式來做調整，所以我不太有倦怠感。其實我退休前有一點掙扎：要不要在這時候退休？對於一個歷史老師而言，成熟度在這個時間點是最高峰的，很多老師告訴我，這時候退休對學生而言是一個遺憾，很可惜。但是我覺得，我退休之後或許沒有經營什麼偉大的事業，但在人生這個階段，我只是想要停下來去思考：我還想為自己做些什麼？我還可以為自己做些什麼？我後來就決定放下。其實很多年輕老師沒有位置可以進來，如果我們退下來，他們就有位置了；我覺得也可以走了，雖然很多老師一直叫我不退。(笑)

吳：因為個性的問題，您不太會有倦怠感？

鄒：對，可能會有一點沮喪，也不是來自於學生成績。如果學生成績不好，我會去跟他們討論原因，而且我不是那麼在意成績的老師；可是有些老師會沒有辦法跳脫。我剛才談到，我其實不太給學生考試，早期我們學校的老師都不太給學生小考；除了高三。有些老師會給一些臨時測驗，但也不太會特別去打一張考卷出來。可是我覺得比較後期出來的老師非常喜歡考試；當每一班都在考試的時候，我就開始發現學生成績會有落差。因為這些老師每天都在給學生考試，而且進度又很快；可能考前一個禮拜就已經教完，而且一直在複習，所以學生成績會突然出現很大的落差，我就很驚訝：「怎麼會這樣？」我會開始去思考這個現象，我很清楚其實就是在於小考的訓練。學生是有考有唸，沒考沒唸。我跟學生商量：「如果你們真的想考，我可以算分數。」當時有幾個小老師會自己出題，他們說：「老師你不用管，我們自己命題。」這幾個小老師都很不錯，就會自己這樣做；後來的學生就乾脆直接訂測驗卷來考。

我跟學生說：「我相信我的教學在大考的時候絕對有用。我有把握在我把所有的課程教完之後，聯考前有充足的時間準備完課程後，你們一定可以考得不錯；所以你們不要太擔心。」因為有一些學生會很害怕，但通常我的學生在聯考成績的表現都很不錯。他們可能在月考、模擬考的成績會有一些落差，但到聯考的時候就不會了，這是因為大觀念清楚。我覺得觀念可以讓學生去判斷，而不是靠死背。我會比較傾向大觀念的傳達，而不是講一些細節，要學生背起來；我覺得那樣沒有意義。老師必須訓練學生如何去判斷一段文字的重點在哪裡？如果沒

有訓練學生這些技巧，將來怎麼去閱讀 paper？學生成績的起伏會讓我有点沮喪，但我會去思考為什麼？但我就是很喜歡變來變去，我會今天做一套，下次再用不同的方式；每年的作業內容都會不一樣，去年學生和今年學生做的是不同的。

吳：求「變」對很多人而言，似乎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鄒：有時候我是突然想到某個 idea 不錯，就去嘗試；把想到的點子架構成為一個具體化的作法，告訴學生：「今年要這麼做，你們可以怎麼做。」這只是落實在文字的時候要稍微去想一下怎麼寫。我寫起來很簡單，學生做起來比較困難；麻煩的是學生，不是我。（笑）

吳：如果學生做出來，他們的思考能力會大增？

鄒：對。對他們而言，某些作業挑戰性很大。我也告訴學生：「當你覺得開始動手去做很困難的時候，可以來跟我討論你的難處，可以問我。如果覺得沒問題，就著手去進行。」我有些作業是用小組來進行的，也有獨立作業，我也有告訴學生：「如果你不想獨立進行，你可以找夥伴，兩、三個人一起進行。」

吳：您給他們的彈性很大？

鄒：對，我給他們作業的分數也很高。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鼓勵的活動。

吳：在您的教學生涯當中，您對您的教學經驗滿意嗎？

鄒：應該還算滿意。如果再繼續教書，會不會做得更好？我也不知道，我看現在的環境也會思考：「我還能做什麼？」現在的環境又不一樣了。回顧我的教學經驗，應該有給學生一些東西，還算滿意。（笑）

吳：您如何維持您的教學品質？是不斷地思考要給學生什麼？

鄒：那是一個方向。我在早期比較沒有計畫；我後來在每年開學時，寒暑假時就已經把教學計畫做出來了。早期我是在教學過程中會零星的思考：「這裡我可以給學生什麼？」當時的作業是零星的，並沒有事先想好整個學期要讓學生做什麼。後來我就有系統地規劃，你可以參考這張講義，這是我教書比較後期製作的。我在開學時就告訴高二社會組

的學生這學期會怎麼進行，我希望他們做什麼；我開學第一堂課就會發給學生這樣的行事曆，告訴他們的；接一個新的班，我會用這種方式告訴學生。這張講義是當年要他們讀的書所設計的，我有在課堂上安排討論的時間，也有電影欣賞；這些我都是在開學給學生的行事曆之中就有放進去了。所以每一堂課要進行什麼，學生都會很清楚；如果在這個學期當中，我有設計其他的作業，我也會告訴他們今年會有什麼作業，作業要怎麼進行。

這張講義是學生的共同測驗。是我們幾個教高一升高二班級的歷史老師一起討論，發通知給升高二唸社會組的同學，告訴他們暑假要讀一本書；這本書我們在開學的時候，會共同測驗。我們當時會有一些合作，但每個老師進行的方式不同；有些書我們是共同讓學生去讀，就會放在考試裡。這是外國史，所以搭配的東西會不太一樣。這張講義我是在談歷史教育，我在開始教一班的時候，我會去跟學生談「歷史要學什麼？」我會有一節課著重在這個部分：希望學生清楚這門課會給他們什麼？讓他們學到什麼？

吳：您會很明確的告訴學生您的教學目標？

鄒：對。我上高一的課有針對高一的目標，上高二的課有針對高二的目標；給法不同。通常學生高二、高三是同一個老師上課；高一升高二會拆班，高二升高三則不會。所以我從高二開始帶的班，升高三的時候就不會再給類似的講義。高三的目標比較明確，就是要準備聯考了，所以我在高三的時候比較不會給額外的作業；電影欣賞與討論的進行，還是會根據課程做安排，但作業會比較少。因為作業會佔用學生上課之外的時間，所以我通常都是在高一、高二進行。我在教書後期會比較清楚地給學生這樣的課程、講義。

吳：您花很多時間設計這些課程、講義嗎？

鄒：我在開學前就已經規劃好整個學期要做什麼。可是我早期沒有這麼做；我早期就是依照課程備課，在教書的過程中遇到某個主題時，我才去思考可以怎麼進行？

吳：我看到這張講義上寫著：「給我可愛的學生們」。(笑)

鄒：我很喜歡跟學生對話，也很喜歡用卡片跟他們對話。

吳：網路上的 Super 寶典裡，也有寫到您和學生用卡片對話。

鄒：對，這是我比較常用的。

吳：學生應該很喜歡這樣的對話？

鄒：他們很喜歡卡片，而且我早期是用手寫。在早期電腦沒有這麼方便，我還會找一些圖案拿去影印，裁剪之後送給學生。以前是只給導師班，後來也會給歷史班；但給導師班和歷史班的寫法不同。我都是想到這些點子就去落實，如果只是想，卻沒有落實到實際的教學之上，就不知道成果會如何？也許不成功，也許成功；有些作業也許是成功的，但有些作業事後回想起來，效果沒有那麼好。對有些學生而言很受用；對有些學生而言，就不太有興趣，可能做出來效果就很差。但我會覺得不能因為有些學生做得很差，就不去做；因為「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我就把這些課程教給學生，學生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但也有可能什麼都學不到，因為不願意學。我不會因為這樣就不做。

吳：您希望就是依照教學目標來做？

鄒：對，目標要很清楚。我得全國 POWER 教師獎時，曾有一個記者來訪問我：「因為學校的學生是好學生，才肯去做這些教學活動？如果到學業成績比較差，不像雄女這樣的一流名校時，還可以這麼做？」我雖然沒有在其他學校嘗試過，但我是在教學的過程當中不斷地思考要怎麼做。我認為遇到不同的學生，就要有不同的思考；所以我剛剛提到：「老師的思考很重要。」當遇到一些程度在某個水準的學生，可不可以找到學生的特質，去設計課程活動與作業？

吳：就是要找到學生的特質、了解他們的特質？

鄒：對。我剛才也談到，每個老師的教法都是無法被 copy 的；原因就是：直接把我的東西拿到別的學校讓學生做，可能會做不出來；學生會不知道怎麼進行，或者感到很茫然。可能設計要比較簡單，或者要改變一些設計，針對學生有興趣的部分來做設計。

吳：您對這些學生也很有信心？

鄒：對，其實我們要相信學生的能力。不要把學生想得很笨，好像一定要

你教，他們才會；其實不然。只要給學生啟發與方向，他們會做得出來。我有一個印象很深刻的例子：搭配世界文化歷史篇裡的社區概念，我讓學生去訪查、分析他們所居住的社區，食衣住行都可以。有一個學生的歷史科考試成績不是很好，但他很會設計，他的幾個作業都做得很精采。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獨立製作了一個交通網，標題是「由雄女出發」。

他設計了一個圓形的紙張，中間有一個方塊就是雄女；她在紙張上畫了很多路線，包括到哪裡要做幾路公車？運用很多交通的聯繫概念，最後把這個圓形紙張折成一個方形。把這個方形打開之後，很清楚地告訴我們從雄女出發，到哪裡要怎麼走，例如到澄清湖坐幾路公車？那是一個很精采的設計。我後來跟這個學生說：「這應該拿給公車處。」（笑）這真的是一個很好的設計概念。

這個學生的歷史成績不是很好，可是他的美工設計能力很強，這個作業可以讓他去發揮這個創意。我覺得內容又是另外一個層次，雖然他的文字敘述不多；在做作業的過程中，可以讓這個學生去思考要怎麼把這些路線連結在一起、做出來？後來這個學生告訴我，雖然他的歷史成績不是很好，可是他很喜歡歷史；而且他覺得那個 design 讓他產生了一些信心，感覺自己其實可以去做不一樣的事情，而不是認為自己考試考得很差，就表示學得很差。這個學生讓我發現，不是成績好的學生就一定能做得比較好；其實每個學生的特質都不同。當時這個學生的作業很棒，我就留下來了；後來他畢業之後來找我，問我可不可以把這個作業要回去？他想去申請研究所，這個設計可能有幫助。

吳：我覺得聽到這個例子很感動，因為影響了這個學生的人生。

鄒：對。其實這個學生覺得對他的人生有影響；但當時我也沒想過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吳：那接下來我們進行下一個主題。現在有許多歷史老師覺得歷史科在學校裡地位低落，您的看法如何？

鄒：我覺得看你怎麼去面對。如果自己覺得這科很重要，就是很重要，不是看別人。當然學校不見得重視這個科目，但重要的是老師自己重不重視？如果老師自己很重視，就沒有這個問題。

吳：很多歷史教師會因為學校的態度而感覺受到打擊。

鄒：也許我的理想性比較高，所以我自己是感覺還好。也許很多人覺得歷史是副科，在大部分的學校眼中，可能就是一個副科。我覺得無論是主科、副科，不管是教數學、英文、國文或任何一個科目，一個老師最重要的思考是：「要給學生什麼？」現在很多人覺得國文科地位也很低落，應該去思考國文科可以教給學生什麼？只是一些字音、字義嗎？或者是讓學生懂得如何去欣賞一篇文章？在看這些文章時，可以得到什麼？同樣的歷史科也是如此，數學也是。很多學生很討厭數學，為什麼？因為一直計算，到底能學到什麼？將來出社會之後所需要的計算能力，可能只需要加減乘除就夠了。任何一個科目在學校裡，都是整體的一部分；教育本身又必須包含所有的科目，不能因為是自然組的學生，就不管歷史這個科目了。

教自然組的歷史老師可能挫折感會比較大，因為學生不太唸，也不太愛上課。可是我覺得這也跟老師的態度與要求有關，如果老師自己也覺得學生是自然組，上課就很隨便，學生也當然會跟著隨便。如果老師對自然組的要求和社會組一樣，也同樣都給學生訓練，我不相信學生還會隨便。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

吳：您覺得這是老師自己可以掌握，並勉勵自己的？

鄒：對。我們也可以告訴學生，一個禮拜只有兩節課，在這兩節課之中可以讓他們學到什麼？很多老師在自然組教學的時候，自己都很隨便，學生當然跟著隨便。自己都不重視這個科目，怎麼能叫學生重視呢？通常學校的態度是不太會去管老師，我待在雄女這麼多年，校方對老師的做法其實是非常開放的。在自然組任教當然沒辦法要求學生很重視歷史，因為他們要負擔的科目很多；可是在自然組任教必須思考如何引起學生的興趣、共鳴，讓他們去達到哪些目標？怎麼讓學生感覺到在這門課裡可以學到東西？而不是讓學生覺得這門課很無聊，不想上課；別的老師來借課，就借給他上課。如果來跟我借課，我不會借；因為我每堂課都有進度，我要教給學生的不見得是課本上一成不變的內容，但我透過課程的安排可以給學生一些東西，我就希望學生能夠做到。給學生的作業也不需要耗費他們很多時間，設計一個讓學生不用耗費很多時間又可以有收穫的活動，是有必要的。我覺得老師可以自己嘗試。

以前我一開始在社會組做作業活動時，當時風氣還不是很盛，學生經常只是做我的作業，還不會有壓力；而且因為沒做過，感覺很好玩。可是現在太多老師都給作業，如果我現在還在教學，我會反思作業的方式，因為學生要做太多作業了，每科老師都在出作業，而且份量很多，這樣學生每科作業都要做，會有三科、四科甚至更多科目的作業；這時候學生就會感覺負擔很重。我曾經嘗試跟其他老師商量可不可以有共同作業，如英文、國文老師；例如共同作業可以英文的方式寫作，或是報導文學國文科也可採用等，但是畢竟每個老師想法不盡相同，如何統整還需多方考量。這是今天需要重新思考的，但早期我做的時候不太有這種問題；當時沒有很多老師給學生比較需要動手動腦的這種作業，大部分的作業都是很制式的。

吳：所以要站在學生的角度去思考？

鄒：對，必須去考量學生的負擔，他們的時間有限。以自然組的狀況來看，物理、數學、化學的壓力已經很重了，還要做實驗；他們上課的時間還比社會組長。在這樣的狀況之下，我必須考量能給他們什麼？透過什麼方式來進行？我自己覺得「歷史科在學校的地位低落」不是一個問題。歷史是副科本來就是一個事實，但副科的定義究竟是你自己賦予的？還是別人的看法？我從來不去在乎我這個科目是不是受重視？但我自己很重視，所以不斷思考要怎麼去做？

吳：剛才談到在學校裡與其他老師合作的經驗，請談一談類似的經驗。

鄒：我覺得合作必須幾個老師的看法一致，如果看法不一致，推動就有困難。

吳：必須是志同道合的狀況嗎？

鄒：是，但也必須是妥協的。我會去安排某些活動，但有的老師卻不見得喜歡這些安排。出作業還要花時間去批改，並不是每個老師都願意做，教學仍是有很高的自主性。我剛開始進行時是教高一，有學生來跟我抱怨；我就跟學生說：「不做也很好；你只要寫一份作業，我卻要改八個班的作業，有四百份。我一份要花多少時間看？我也覺得不做很好，但做了是對你好，不是對我好。」所以不出作業對我而言，是比較輕鬆，但對學生而言，如果很認真去做，對他們會有收穫。學生也知道老師很辛苦，所以雖然有學生會抱怨；但抱怨歸抱怨，還是會去做，

只是有認真做和隨便做的分別。合作也要考量老師的意願。

合作的時候我們要有妥協方案，我規定我自己的部分，但和同年級其他老師可以尋找交集。譬如說：在這一個學期或一年的課程之中，三個老師共同討論，認為一定要看哪些書。假設我選了五本，另外一位老師則認為看一本就夠了，我們的交集就是一本；如果我們的交集是兩本，就是兩本。先去設計共同的部分，再來設計其他的部分。這幾年我們文章的交集比較大，例如我覺得補充某篇文章很好，我會問其他老師要不要？如果他們也要，我們就會印給全部的學生，讓他們去閱讀、列入考試範圍，我們也會共同尋找文章。有些老師覺得要列入考試，就會去講解。我會告訴學生：「看不懂可以來問我。」但是我要讓他們自己閱讀，除非是比較生澀的文章，有些地方學生可能會看不懂，我稍微提一下；一般白話的文字，我就是盡量讓學生自己去閱讀。後來我們幾乎每單元都會給學生文章，或者至少會選一、兩篇文章給學生閱讀，這些文章長度就是B4。

我們之前有讓學生閱讀《蘇菲的世界》，內容是講西洋哲學史，所以我們讓學生在高一升高二的暑假閱讀，全年級的學生都要把這本書讀完，有學生反應有某些細節看不懂，這沒有關係；但我們會考一些重點、大概念，我們用問答題考學生。還有一次我們是規定閱讀《聖經的故事》、《希臘羅馬神話故事》；學生覺得《希臘羅馬神話故事》比較好看。但也不能只挑好看的，我們要去挑選；有一陣子我們給高三社會組的中國文化史，挑選了錢穆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學生看到哇哇叫。有沒有人讀完？有，很少數，他覺得寫得很精采。這本書對學生而言很生澀，就要稍微談一下。如果我們的學生有一直按照我們的方式來學習，進到大學時的程度通常不差，也會有思考能力。

吳：您覺得在與其他老師合作的過程中，有沒有影響到他們？

鄒：我不知道。有些老師會去進行，但不見得每個老師都會這麼做；而且每個老師的方式不太一樣，她們有些人也有很棒的做法，但我會告訴別人我在做什麼。而且我們所想的方式，別人不見得覺得好。我知道我的方法有很多不同的老師在使用，可能一方面是因為得獎之後曝光率很高，報紙上有登一些，後來又有一些訪談，還有一些書出版；所以有一些部分有人在使用。其實有一些活動在我之前，已經有別的學校的老師在做了；我只是很幸運的得獎，很多人知道，但我不見得是

開風氣之先。

吳：您覺得教學工作會不會很孤單？

鄒：還是會遇到一些想法很相近的老師，但不見得能一起進行；每個老師的特質不同，每個老師所走的方向也不同。我有碰到那種教書每堂課都能在同一個句點結束的老師，他認為那是最穩當的方法；要求他去改變，他可能也不知道怎麼跟學生討論；也有的老師可能認為考試是重點，所以把重點放在考試的練習上；有些老師會著重在表演之上，我覺得那也是一種方式。每個老師都不一樣，但也是能碰到一些想法比較相近，一起做事情；但真的需要運氣。

如果學校的歷史老師們能成為一個 Team 那是最棒的，大家可以一起努力，互相提攜，不過也要看機緣。之前我們參加教育部的歷史文化網，有四個歷史老師一起合作，感覺真的很好，可以一起完成某些想法，也讓學生去落實，後來我退休，另一位老師調職，後來就沒有參與計畫了，不過當時的合作經驗是很好的，集思廣益。

吳：雖然可以努力，但是可遇不可求？

鄒：只能期待遇到理念相同的老師一起努力。我不會要求別人跟我一樣，我們在同一個年級取得共識的時候，會在某一些範圍之下做某些事情，但其他就是我自己做，也不會去宣揚：「你看我做得多棒！」我只是自己在我這個部分行動。

吳：謝謝老師，我們今天的訪問就先到這裡結束。

鄒玫老師訪談稿

受訪者：高雄女中退休歷史教師鄒玫老師，以下簡寫為「鄒」

高雄女中畢業校友黃琇珍小姐，以下簡寫為「黃」

提問者：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生吳姿穎，以下簡寫為「吳」

訪談時間：97年4月17日上午10:40-12:20

訪談地點：IKEA 高雄店3樓餐廳區

吳：您認為高中歷史的目標是什麼？良好的高中歷史教育應該具備什麼要素？

鄒：（笑）這是一個大問題，我相信每個老師的看法都不太一樣。有些人會認為學生要考大學，就是這個方向。可是我的思考比較傾向：要讓學生在歷史科之中學會什麼？希望學生要學會的是知識？還是能力？還是透過歷史去認知什麼？也許在我們看教育層次的時候，其實就會有幾個不同，就像我們在做考試測試的時候，從知識的層次到概念的層次，會有不同的層次。我自己認為在高中歷史教育的學習過程中，知識是基本的，沒有知識就沒有辦法判別歷史，知識是最底層的。但我覺得只具備知識是不夠的，我希望學生是具備能力的。

我會思考：歷史本身要給學生什麼東西？能不能讓學生從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當中，學到一些背後的意義？就像我們講的「歷史教訓」。從一個事件的發生，我們到底學到什麼？這可能透過歷史課堂上的講述或討論，可以讓學生去思考。另外一個部分，我覺得學生必須學會一些能力。在做歷史研究的時候，我們知道蒐集資料很重要，資料蒐集之後要怎麼檢選？怎麼編排？這個部分是我後來會讓學生去做作業一個很大的原因。我覺得必須讓學生學會去找資料，知道找到資料之後要怎麼去裁剪、編輯。我覺得不論學生未來在哪一個領域，具備這樣的能力都是很基本的，所以我會往這樣的方向來進行，我覺得歷史教育背後要有這些東西。

吳：您一直以來都是抱持這樣的想法嗎？

鄒：一開始教書比較沒有想那麼複雜，只是會想：要怎麼把歷史傳達給學生？是比較著重知識層面與歷史事件意義的闡釋。可是我後來會想比較多，會覺得那些是不夠的，會去思考：這個學科要給學生的訓練是什麼？以前有很多人討論：學歷史有什麼用？我覺得歷史的作用是無形的。當你告訴人家你是學歷史的，好像不太容易告訴他們歷史的專業是什麼？歷史可以是一個專業嗎？這不像財經專家的專業那麼明確，學歷史比較沒有辦法那麼具體地告訴人家你的專業是什麼？但是我覺得，學歷史的人會具備對於一個事件的分析能力、蒐集資料的能力；有些學生的這些能力可能是與生俱來，但有些學生就必須被訓練才能具備這些能力，所以我會思考：要用什麼樣的方法，讓學生去獲得這些能力？

任何一個學科可能都有不同的方式，我覺得每一個老師都要自己找到他那個科目的精髓，例如：學數學的作用是什麼？或許是邏輯思考的推理，可是數學老師到底有沒有教到？是透過不斷的計算就可以獲得嗎？或者以英文來說，是比較單純的語言能力，英文老師要怎麼去訓練學生的語言能力？我覺得每一個科目的老師都要有一些思考，他所屬學科的精髓到底是什麼？我不知道教育部訂出來的大目標，到底要的是什麼？課程綱要裡洋洋灑灑地列出了課程目標，但實際在落實的時候，也許是很空泛的目標。如果要把這些目標實際在教學裡落實，我的思考是：學生要有蒐集資料的能力。怎麼去蒐集資料？怎麼判斷一個資料的性質？他可參考的價值高不高？是一手資料還是二手資料？我要透過什麼方法去訓練學生，使他們獲得篩檢資料的能力？如果學生拿到了資料，他會不會分析？這種能力要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取得？如果這是一種能力的訓練，要用什麼樣的方式達成這樣的歷史教育目標？

很多人都覺得：學歷史有什麼用？認為學歷史可以自己看書，歷史科也面臨時數被縮減的問題。也許歷史知識可以透過自己看書而獲得，但沒有經過歷史學科的訓練，是否能獲得一些蒐集資料與分析的能力？當大學指考自然組可以跨考社會組的科目時，很自然地會有學生選擇跨考，可是我覺得自然科的訓練，與人文科學的訓練，還是有一些思維上的差別。自然組的學生跨過來之後，是不是能夠具備一些人文思維？我認為若沒有高中三年的薰陶，還是會有差別。這是我自己的感覺，但很多人並不是很認同。

吳：您覺得一開始談到那些比較傳統，以輔導考試為教學目標的老師多嗎？

鄒：我不知道現在新進年輕一輩的老師會用什麼樣的方式。我覺得大部分的老師可能會覺得，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告訴學生一些知識，然後考試；對他們而言，這是最務實的吧。這樣的務實就是把它當成是考試的一個科目；可是我常常在想，如果把歷史科從大學入學考試當中抽出來，還能剩下多少影響力？我覺得我們的教育其實就是考試領導教學，就像自然組學生不重視歷史科，因為考試不考；同樣的，社會組學生不會去唸自然科學，因為也是不考。現在歷史科是共同科，指考的時候要考；如果很多科系都不採計歷史成績，我不知道歷史科還能發揮多少影響力？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對學生而言，他們認為這是實際。很多老師也認為：我的學生聯考成績高，是代表我的教學成果。而且，以考試成績為目標是更簡單的，要去往其他的目標，其實是最麻煩的，而且是自己去找很多事情，製造出很多麻煩。其他的教學努力也不是在一時之間就看到效果，不可能在做的過程當中，馬上就知道學生具備了什麼能力，我不知道，他將來有沒有這樣的能力，我也無法檢驗。我覺得教學就是去做，我也不可能去問所有畢業的學生：你覺得在那個時間點，你有沒有獲得什麼能力？我覺得這是很難去衡量的。

對我而言，我是在教學的當下，我就去做。我就是做播種的工作，我也不知道種子是不是有發芽，或許有的種子根本不會萌芽，但有可能有些種子會發芽、茁壯。我的意思是，不可以因為擔心種子不會萌芽，就不去做播種的工作；就算只有一顆種子會萌芽，就還是要去做。每個歷史老師都會教學，但究竟在教學之外，要給學生什麼？我會去思考這個部分，要如何落實在教學？高中生是比較成熟了，是不是還要一直灌輸知識？有些老師是認為不同的學校有不同的 level，其中存在了落差；但即使程度有落差，一個老師若去想一些方法，還是可以想出一些簡單的方法。就像對高中學生的作業要求，與對研究生的要求是不同的；面對不同的學生，老師可以給不同的東西。

吳：內容可以修正，或者形式上可以簡化？

鄒：對，這是老師可以去思考的。就是要刺激學生的思考，可以丟一些問

題給他們思考，但不見得要給答案。有一些同學會告訴我：「老師，我們每次都問你我們可不可以這樣做？可不可以那樣做，你每次都不給我們答案！」他們到最後還是必須自己去想。我的意思是：當我給你答案，你就不用自己去想；對你而言，我給你的答案是不是好的？不一定。有時候，有些學生只是希望得到老師的肯定，他其實已經做了決定了，只是希望老師肯定他的決定；但我給的答案，常常到最後是沒有答案的，學生其實還是要自己決定。分析與思考的部分，必須是學生自己來做，他必須設想到所做的決定，可能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在那個時間點，他必須為他所做的決定負責。

吳：我自己本身是到上大學之後，才知道原來歷史是沒有正確答案的。(笑) 如果我在高中的時候，就有對歷史有這樣的基礎認識，我剛上大學唸歷史系的時候，就不會那麼辛苦了。一開始我真的會有適應上的困難，也很困惑：為什麼歷史沒有正確答案呢？(笑)

鄒：所以我們要讓學生知道歷史的面向，運用在現實生活當中，其實會很清楚。有些學生會一頭熱，會認為：這樣做就是對的。但當我們把很多面向都拋出來，就會發現一個人看到的是這一面，另外一個人看到的又是另外一面；誰都沒有錯，只是看事情的角度不同，除了這兩個角度，還有沒有第三、第四、第五個角度？可能都有。為什麼我們現在社會上這麼兩極化？因為每個人都堅持自己的看法，沒有去考慮到別人的面向，才會變成這樣。學歷史是否應該更清楚這樣的原則？只是很遺憾地，我們的社會並沒有這樣的體認。學歷史的人，應該具備包容的思考。

所以，歷史老師在課堂上的講課過程中，是不是也應該丟出許多的思考面向？其實有時候只是把這些面向丟出去，學生自己會去想。學生每天在報紙上看到這麼多言論，究竟學生有沒有能力判斷哪一種說法的可能性比較高，哪一種說法的可能性比較低？或者兩種可能性都有？這兩種可能性是主觀情緒，還是客觀事實？也許他們現在會產生混淆，但他們聽過歷史課的分析方法，也許在將來碰到事情的時候，會有助於他們去判斷。高中的時候讓他們接受到歷史的種子，將來也許在上大學或者生活之中遇到某些事件時，他們能夠想到當時曾接受這樣的思考；我自己也不知道在上課所教的，學生什麼時候會使用到。

吳：您上次有提到會給學生行事曆，高一、高二、高三的方式都不同嗎？

鄒：都不同。高一通常會偏向讓學生重新認識歷史：歷史到底是什麼？所以我會印一些文章來討論「歷史是什麼？」我當時比較常用的文章是在談：你想當飼料雞，還是土雞？飼料雞是被餵養的，餵他什麼，它就必須吃什麼；土雞則就必須自己去找很多食物，只是看它要不要去做？所以我基本上給高一的，是重新去談歷史，究竟在高中要學到的是什麼？學生對歷史到底有沒有概念？我當時也印過一篇龍應台的文章，還有考試與讀書的文章，其實很多學生上高中，還是會認為：讀書就是為了考試，我希望去釐清這樣的觀念。另外還有一個重點是：歷史學科要培養什麼樣的能力？除了印這些文章，我還會談一下上課大致要怎麼做。

吳：您覺得從國中上來的學生，要接受這樣的課程，會不會遇到什麼困難？

鄒：應該會有。其實每個學生的狀況不同，有些學生很快就進入狀況。我有一個學生後來也唸成大歷史系，也成為歷史小老師，但他曾告訴我：「其實他高一剛進來的時候，不知道老師在講什麼？」因為我的講義常常是只有綱要，綱要之外就是空白，沒有細部內容，也不像參考書寫上所有的答案；他一開始完全不知道我在講什麼，跟不上我的步調，覺得抓不到重點。他說適應了一學期之後，他發現：原來歷史是這樣簡單！就能吸收上課內容了。有些學生適應的速度比較慢，還有些學生被我教了三年，卻還是習慣看參考書、背答案；可是很多學生會告訴我，在上課的時候若有認真聽課，回家之後不用特別去背，概念會很清楚。所以上我的課，認真聽講很重要，倘若聽講之後馬上吸收，學習得會很快。

如果學生習慣背的，可能上我的課就會比較辛苦。剛才提到的那位學生，就曾告訴我，他不適應我上課，是因為他以前的國中老師就是要學生把課本打開、劃重點。因為以前一直劃重點，所以他很不習慣：為什麼都沒有重點？他後來才知道，原來重點就是綱要，把課本談到的大概概念整合成為綱要，如果把重點抓住，接下來的理解就會很快。我的綱要跟課本的順序不同，有的老師是按照課本的標題，在大標題之下又細分成幾點，我不是這麼做；我常常把整個課本的內容做拆解，甚至把我認為後面與前面有關的章節，一起列入大綱裡，所以講課的時候，就要連後面一起看，所以有些學生會沒辦法跟上。通常教了一年之後，學生到了二年級、三年級的狀況會改善，會比較知道我的節奏。可是通常高一的同學會有一些狀況，我剛才談到的那位同學已經

算是程度很好，還要花一個學期適應。

吳：我覺得他們很幸福，因為我自己是到上大學才開始要去適應這樣的方式，他們在高中就能提前接受訓練，我覺得很棒。我相信學生若具備這樣的能力，不論未來是讀什麼學科，都會很有幫助。

鄒：對，他們會知道怎麼抓重點、自我學習。剛才談到那位學生程度非常好，他告訴我他後來都不太需要刻意去背歷史；不過另外也有同學告訴我：「不會有適應的問題，這樣很好。」其實每個學生能適應的程度不同，這也和他們國中時代所接受的教法有關。有的老師會說：「這一段要劃起來，會考！」還把所有補充資料的題目都放進去，讓學生去背，我的教學從來沒有幫學生劃重點。我認為劃重點沒有延伸思考，這樣會讓學生變成只會老師給過的東西，如果遇到老師沒有提供過的例子，他還會不會判斷？學生只是把老師教過的東西背下來，他能夠去延伸思考到相關的觀念嗎？我不知道學生認為跳躍思考重不重要，但我的看法是如此。

吳：到了高二、高三，您給學生的內容是？

鄒：因為高二學的是外國史，外國史的思維又是另外一種。因為高一學生剛從國中上來，所以我希望他重新去思考歷史這個學科。通常我會花一點時間，通常是一節課或兩節課，專門去談歷史是什麼？

吳：時間的長短要看學生的反應？

鄒：對。有時候我會先給學生文章閱讀，但現在的學生閱讀能力比較差，所以有時候要帶著學生去看文章，因為他們抓不到文章的重點。其實我之前一直丟文章給他們讀，是因為我覺得必須訓練他們的閱讀能力。

吳：您給學生一篇文章的時候，您會怎麼帶他們讀？

鄒：我通常讓他們自己回去看，除非很難。以前跟高一談中國政治制度中的君權與相權，當時印了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裡談早期相權的一段資料給學生；我們當時有列入考試，所以在課堂上帶著學生去閱讀。那樣的文字對於高中學生而言，非常艱澀生難，我就帶著他們讀，解釋給他們聽。我也告訴學生不需要去背，因為聽懂了意思之後，概念就通了，如果一直在文字裡鑽，又想把它背起來，是沒有意義的，

其實我們考的也只是時代轉變的關鍵。學生到高三學到政治制度史時，我有讓他們重讀這篇文章，當時就不用帶讀了，當時是叫他們直接讀錢穆的這本書。真正讀完的學生不多，但有學生讀完了，所以每個學生程度不同，我當初也沒有期待每個學生都要讀完，只是告訴他們有這本書，就有學生真得去看。

吳：我覺得您的第一堂課，就有點像我們在大學歷史系學到的史學導論。

鄒：對一個高中生而言，他以前從來沒有去想過這個科目是什麼？他們覺得：反正就是唸書、考試。所以我才會說：「讀書不等於考試，考試不是一切。如果讀所有學科的目的都是為了考試，這樣不會讀得快樂。你想要從歷史這個學科之中獲得什麼？不是獲得考試成績。」我覺得比較安慰的是，成績比較不好的學生，也不會不喜歡歷史，只是會感到很挫折：為什麼歷史考不好？這可能與他對學科的 sense 有關。我曾經跟一些學生討論過，有些學生的空間概念很好，有些學生的時間概念比較好；時間概念好的同學，對於歷史變化的軸線，能掌握得比較清楚；空間概念好的同學，對於地理的掌握會比較好，所以我也建議這樣的學生可以利用他的空間概念，來輔助歷史的學習。時間與空間都能掌握，加起來就是對歷史時空的了解。

高二外國史的部分，在教的過程當中，我會花一點時間去比較中西，例如談到文藝復興，大略談一下當時中國的狀況；我希望同學能夠把兩個時空結合起來，而不是死背年代。要去記憶年代，不如用時空的對照來認知，會比較清楚。高三的目標就比較明確，因為是要考試，所以不太能給學生很多東西。我自己是覺得能力的訓練大部分都在高一、高二，但如果學生在高一、高二的時候有被訓練，或對歷史有一些感受，到了高三準備考試，會比較能駕輕就熟，他的類比能力與思考能力會比較快。高三的階段，我還是會進行課堂上的討論與文章的閱讀，但不會給他們太多的作業，會比較規律地讓學生考試、複習。

吳：請談一談您對於歷史科課程大綱的看法。

鄒：我在退休前所教的課本，就是現在高三還在使用的課綱，是把高一學一整年的中國史、高二是世界文化歷史篇、高三是中國文化史。但九五年又改過一次、九八年還要再改，十年之間更換了三次課綱，這跟意識形態完全沒有關係？現在把台灣史的比重放得那麼重，相對地擠

壓了中國史，這樣到底好不好？我打一個問號。我在用舊教材與新教材的時候，我的教法沒有太大的變化。我認為關鍵不見得在課本，應該是老師要怎麼做？我在舊教材的時代，我就已經在做一些事情了；改為新教材之後，我還是在做。我自己喜歡改變，所以我給學生的作業一直在改變。但不論使用新教材或舊教材，我的都會有相同的思考；所以我認為關鍵應該是在於老師。

吳：課本對您的教學而言，不是那麼重要？

鄒：當然課本會主導某些方向，我不太贊同支持教改所講的：「為什麼要改？因為老師都不唸書！」這句話我是不贊同的。這是因為要老師唸書，才去改教材；他們認為老師都不唸書，改了教材老師就一定要唸書，這是一個很不正確的說法。使用以前的教材，難道老師就不用唸書嗎？老師們還是要花很多時間去唸書。十年內，改了三次課綱，變化最大的可能是歷史科；因為歷史詮釋的角度不同，教科書的方向就會不一樣。這是讓老師花一堆時間去搞教材，相對的，老師不會有時間去搞創意，或再去思考要做些什麼？因為必須一直去準備新教材。

一個老師對於教材的熟稔度，從生疏的狀況，到成熟得不需要花太多功夫去準備資料的程度，至少需要三年以上的時間。到了第二個三年、第三個三年過去了，也就是第六年、第九年的時候，才會對教材更熟悉，教學也更完整。如果教材一直在變，請問一個老師要如何去熟悉教材？在教材不斷的改變之下，老師們受限於對教材的成熟度，可能沒辦法在教學上做那麼多發揮。雖然網路上的資料很多，但教材的內容改變，對於老師的教學還是會有影響。

如果要花那麼多時間去備課，相對地會擠壓掉其他的時間，因為一個老師的時間就只有那麼多。如果一直在改，對於許多現職的老師而言，會有很大的壓力。我問過自然科的老師，他們覺得可以適應，因為科學定理是不變的。我覺得國文科也比較辛苦，因為他們的教材也換了很多文章。我知道地理科也有加入一些新的內容。其實對於人文學科而言，不斷地改變教材，為老師所帶來的影響是很大的。最新的歷史課綱，是台灣史就佔了一個學期，中國史也是一個學期；以前上中國史有很多資料，因為加入台灣史，相對地被擠壓掉了。

台灣史有沒有這麼成熟的研究成果？其實台灣史的研究還有很多都是

為定論，到最後會流於一種形式，最後考試出來的題目會愈來愈小，小到是在死背的題目，這樣究竟好不好？我覺得台灣史當然很重要，但問題是要怎麼教？其實沒有必要在高中這麼做，因為從小學就在做，國中也在做，到了高中還要再做，不是形同以前為人所詬病：一直唸中國史？到了高中，學生所讀的台灣史已經是非常細節的內容了。學台灣史，在層次上要非常分明：小學、國中、高中所學的層次要有分別，如果都是類似的內容在重複，這樣對於學生的學習反而造成反效果。

吳：如果現在您要教這一冊中國史，會不會是很大的挑戰？

鄒：當然是，大部分老師都教不完，很多老師都延伸到高一暑假，或高二上學期。另外，我覺得課本的編寫還要注意一個問題，我雖然不知道現在課本的編法，但以前《世界文化史歷史篇》課本，它的編排把時間軸線都抽掉了，沒有時間軸線，而是運用專題的跳躍。我覺得這對於高中學生而言很難，因為他們沒有時間的概念作為理解專題的基礎。我自己覺得在用那一套教材的時候，我還是會把很多舊教材裡的東西放教學裡，所以必須花很多時間去整合，所費的力氣更大。

其實我們都沒有真正去考慮學生的程度，因為高中教科書的編寫是高中老師與大學教授；國中教科書的編寫是另外一批人；國小又是另外一批人。教科書的編寫者從來就不屬於同一個系統，其中是沒有關聯性的。高中教材的編者不會去看國中、國小的教材，大學教授寫的時候，也不管高中生的程度；這從來就沒有成為一個系統概念。我不能說所有的編者都沒有去看，但我認為這些教材不是一個連貫的編排。如果真得覺得歷史的很重要，是不是應該將國小、國中、高中所要學習的內容作出整合？就像我們高中老師要思考：高一給學生什麼？高二給學生什麼？高三給學生什麼？也應該去思考：國小低年級、中年級、高年級各應該給學生什麼？

如果一個主題在國小已經教給學生了，到國中還要給他們什麼？若國中已經有了，到高中只需要把國中所學過的作一個總論，就可以開始銜接新的主題，這樣是不是會更好？大部分的高中老師，其實也沒有在看國中課本，大多是問學生「你們有沒有在國中上過這一段？」有時候也會很訝異：「國中怎麼會沒學過呢？」可見高中老師也不見得知道國中老師在教什麼。這不是老師的問題，不可能要求每個高中老師

都要去唸國中的東西，但我認為編課程總綱要有這樣的高度，才有可能把課程作整合，抓出學生學習的方向。這幾年的課綱修改從來沒有真正作完善的課程發展規劃，課程發展應該要長期去觀察國內的教育，才不會一直淪為意識形態的爭鬥。

課程發展不能有意識形態，應該很清楚的規劃，例如：國小從鄉土出發，低年即以地區的認識為主，可能是在高雄市、台南市，到中年級的區域可以擴大到南部地區，高年級的範疇又可以更大，到國中的時候就可以看整個台灣。如果一路都能環環相扣，到高中是否還需要學台灣的歷史？可能要，因為前面只是對歷史的脈絡比較清楚，到了高中可能要開始去了解台灣的文化層次有哪些？哪些是與中國的歷史能接軌？其實本身就是以中國為源流。如果教學的內容能有這樣的銜接，會是比较好的課程設計，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現在老師要花很多時間去釐清教材。每個老師應該都知道，教第一次其實是最不熟的，假設要教五個班，在第一班一定講得最不順，到第二、第三、第四個班，會比較熟悉。如果教了兩年、三年一樣的教材，那個部分就會比較熟悉了。現在常常是高一教材還沒很熟，就要帶高二，又要重新編講義、補充資料，所以一年一年地過去，都沒有對教材很熟悉；所以才需要第二個三年。

吳：這是影響到老師的教學品質？

鄒：對。有些人覺得對課本熟悉就好，就照課本教。但如果希望老師能教給學生更多的內容，就需要花很多時間去蒐集更多資料。在課綱改變之後，老師教了那麼久所累積的資料，有些適用新課綱，但有些就不見得適用。過去台灣史的份量沒有這麼重，現在台灣史的份量這麼重，哪些補充資料適合給學生？哪些可以怎麼做？這要重新去做準備。現在很多老師使用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使用廠商給的資料，把教師手冊後面的註解、補充資料放上去，參考書查得比自己做的更清楚，老師還要花時間自己去讀書嗎？有很多老師覺得，直接使用就好了。

但我自己不是很愛用參考書的人。但現在這樣做，的確是最快的方法。很多大學教授不了解高中歷史教學現場的步調，那是很緊湊的。一堂課要把一個段落教完，有那麼多補充資料，一個晚上查得完嗎？當然我們備課可能是很早就開始，寒假、暑假就已經在備下學期的課，但

能準備多少？我們不可能像大學教授一樣，一學期只講一點點，所以最快捷的方法，就是用參考書或教師手冊。有的廠商會把歷年使用的資料提供給老師，對老師可能是一種省時省力的方法，備課的時候只要把這些資料用自己的思考去銜接，會比較簡單。當老師必須不斷地重新備課時，能有多少時間去思索，在一段教材之中，適合用什麼樣的資料，給學生一些刺激與思考？

剛才我談到，有時候我會去拆解課本的章節，是因為我覺得教學的時候不順暢，我才會去拆解課本的章節。如果課本的章節安排得很順，我就不會去拆解。我教書後期所接觸到的新課本，我覺得時間脈絡不是那麼清楚，是使用專題，我覺得對高一的學生而言比較困難。在新教材還沒出來以前的舊課本，高一、高二都是以時間來進行，高三才上專題，會讓學生有清楚的時序觀念，再進入專題。當然這樣的編排是由於假設學生已經清楚了，在國中的時候上過了，但國中學生的程度還不是那麼好。

在教書的歷程當中，我自己曾用過三套教材。第一套是國編本；第二套也是國編本，這次的改革對很多老師也是很大的衝擊，因為在中國文化史做很多修改，我自己教起來其實感覺對學生的收穫很大，因為有了高一、高二的基礎，在政治演變的基礎之上，來看文化發展的脈絡，包括：文學、思想、藝術等變化，面向比較廣泛，帶來比較多的文化刺激與思考；後來使用的第三套，是專題的內容還在，但高一的課本也變成專題，對學生而言，跳躍得很快，所以上課的時候幾乎都要先把朝代背景再談一次。

現在的課綱已經把中國史縮得很短，將來這個部分會怎麼改變？我不知道，我也沒有辦法多作評論。到底怎樣的課本是最好的？本來就沒有結論，每個國家的做法都不太一樣，我自己看過美國的歷史教科書，除了美國史之外，還有一本很厚的世界文化，就包括全世界，每個部分都講，包括亞洲、歐洲，每個主題都會給一段思考，會提出一些問題，類似我們的問題與討論，這樣的教科書也蠻有意思的。課本的內容很豐富，但老師不用全部教完，老師可能只需要講大概念，剩下的叫學生自己去讀，老師再做總結。我們現在是老師必須巨細靡遺地把課本所有的內容都講出來，我不知道叫學生自己去看課本，效果好不好？可能也有老師是這樣做。

吳：您過去曾讓學生自己讀課本嗎？

鄒：我會把整個大概念教完，但基本上我不是依循課本。我不見得只用課本的資料，但我會把課本每一個章節裡的重點概念講完。我不會帶著學生去讀課本裡的一個字句，很少這麼作，除非是文言文的字句，學生可能會看不懂，我才會帶著他們看。

吳：除了教科書，您如何篩選補充資料？

鄒：我剛才談到開宗明義第一堂課，我給的資料就是可以給學生思考的刺激，這是一個類型；還有一種類型，我會選擇能補足課文講不清楚的資料；我也會補充人物的資料，有時候課本只提到人名，我可能會把人物的簡單傳記從百科全書裡抓出來，特別是我認為很重要的人物。高三上中國文化史講到科技的部分，我也會準備一些剪報資料，例如一篇新聞談中醫的望、聞、問、切，我就會給學生這張剪報資料，讓他們了解；我也找到一些張機、王叔和、孫思邈、李時針的簡介文章；早期還有提到針灸銅人。我會去找類似的資料，我會按照時代脈絡來整理這些補充資料，再加以分類，如：醫學、科技等。

有時候一下子給學生太多資料，他們可能會不願意唸，所以我是講到一個章節的時候，就發一張相關的補充資料。我不會要同學背這些資料，只是要他們大概看過，有個理解就可以了。蒐集資料也是一個 timing，過了這個 timing 可能就放掉了。我有時候會去找《歷史月刊》，或去翻不同的雜誌，老師有時候也要給不同的資料，看到覺得可以用的，就把它留下來。有時候因為講到一個段落很匆忙，就把資料都塞在一起，一時之間要找會找不到，只好重新找，每年都要整理一下資料。

吳：這些步驟會一年比一年更熟練？您建議新手歷史教師怎樣去蒐集補充資料？

鄒：對，理論上應該是這樣。(笑)應該先對課本的內容有一定程度的熟悉，我會把一個章節濃縮成我自己的想法，再去區分重點，作出綱要整理，所以我的綱要往往與課本不一樣。我會把綱要匯集成一些概念，要不要補充一些資料，在閱讀課文內容的時候就要先想好。有時候給學生太多文章，他們可能沒時間看，高一學生可能會比較喜歡短一點的文章，我通常都是給一張講義，包括補充資料，我們就會知道會不會補

充得太多了？我們在看一個章節時，可能就會知道要給哪些資料了，有時候教師手冊也會有一些好文章，也可以參考。不可以拖到明天上課，今天才來準備，這樣會思考得不夠周全。

但有時候因為時間太緊湊，會有老師沒辦法準備得那麼周全；所以我才會提到一個教材在使用第二個三年之後，才會比較熟悉。第一年使用新教材，常常會來不及準備，接到課本就要開始上課，要一直追趕進度，很可能只有利用週末的時間來準備下個禮拜的課程；倘若預計下禮拜的進度要上到哪裡，就可以把進度之內的教材準備完，事先思考教學的方向，可能會比較輕鬆一點。等到學期末結束，在寒暑假之中就可以開始準備下學期的教材，這樣就會有比較充裕的時間。

※ 此時黃琇珍小姐來到訪問現場。黃琇珍小姐是鄒玫老師過去在高雄女中的學生，大學畢業後於國小任教，現正準備出國進修，目前仍與鄒玫老師保持密切的聯繫。由於兩人下午有約，故提前來會合、用餐。黃琇珍小姐稍晚也接受吳姿穎同學的訪問。

吳：您剛才提到準備補充資料，是一個很清楚的步驟。

鄒：對，要去想一下一個章節的重點是什麼，大概要講到什麼程度？會比較清楚一點。如果都是臨時準備，整理出來的綱要就會比較沒有像整體規劃那樣清楚。

吳：接下來我們要談的是課堂流程的設計，很多歷史老師經常花很多時間備課，但效果不彰，您的建議是？

鄒：我常覺得教學很類似表演，要怎樣 perform？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表達，讓學生願意聽課？表達的方式很重要。有些老師可能會講笑話，但我不是很喜歡去談與歷史無關的事情，但我會去講與上課主題有關的題外話，舉一些生活週遭發生的例子，又跟課文息息相關。這個部分的聯結，其實會讓學生比較有興趣。在談過去的歷史，如何把一些故事融入講課內容？這是可以去思考的。在講一些朝代的時候，會有一些人物故事可以談；但在講制度史的時候，可能沒有故事可以談，學生會覺得比較無趣、嚴肅，要怎麼樣去舉例、類比？這就看老師自己怎麼去聯結。如果老師自己的經驗比較豐富，或思考得比較多，在教學現場的反應就會很快。在不同的班級裡，其實有時候會舉不同的例子，因為有些班級學生的回應，會讓我有不同的回應；但有些班級

的學生沒有回應，就直接講下去了，教學的互動與班級也有關係。所以有的班級進度會落後，因為學生的回應讓我講得比較多。

吳：這個部分是不是也要看個人功力的累積？

鄒：我覺得有一點，看你上課的時候要怎麼去嘗試，我也不敢說我的功力好。（笑）

吳：關於歷史科的評量，您可不可以談一談您的看法？

鄒：我通常把作業當作評量很重要的重點，隨堂小考、平時考試都有。我的作業成績佔整學期平時成績的一半，整個學期的小考成績也佔一半，作業與小考成績加起來除以二。所以作業成績的比例很重，通常作業的成績都比較高，可以去彌補他們的小考成績。但這樣的評量也會看當時的狀況來做調整，有時候作業很多，比重就會比較重。

吳：您可以談一談考題的設計？

鄒：考題的設計會與聯考的方向有點關係，現在很多老師會參考聯考的命題類型來出題。早期在民國八十多年，也就是考題題型在蛻變的時候，我們雄女的考題是有名的難，當時也沒有題庫，我們當時會出一些比較創新的題型。當時沒有那麼多後來的史料題，我會設計一種文章的考題，設計一個情境，讓學生去改錯；後來聯考也考了類似的題目。我覺得這可以自己去思考設計，有時候是把一個想法落實到考題上。有一次我去旅行，我就設計出一個考題：某個時代的一個人，他經過了什麼地方，看到了什麼東西？讓學生去判斷他看到了什麼？其實這可以從生活當中去尋找題材。

如果很懶得去想題型，現在題庫很多，就直接更改來用。我覺得題庫變來變去，也就是那一些內容，可以去思考：我希望學生在這個單元學到什麼？在這個單元之中可以變換出什麼東西？在問答題方面可以怎麼變化？以前我看過國外的考題，在台灣不習慣出問答題，但我們在學校都考問答題，這些問答題慢慢地會有一些蛻變。但後來有一些老師不喜歡問答題，因為要批改，會很累；他們尤其不喜歡用開放性的問答題，改起來會更累。但我的意思是，如果想讓學生做不同的思考，就要去想。國外有時候會出一些考題，是給學生一些文章，讓他們透過文章來判斷，或讓學生去寫：如果你是歷史人物，你會怎麼處

理？這些考題就會給學生更多的訓練。這種考題通常改起來也許會很累，但可以讓學生學到更多，只是看老師要不要做。

考題的設計可以很靈活，也可以非常制式，即便考問答題，也可以很靈活。倘若去問：「請寫出明代專制的原因有幾個？」這就是學生需要死背才會寫的題目，可以換一個方式來問：「明代的專制可能跟明朝當時哪些狀況有關聯？」讓學生去分析，考題其實可以有不同的東西。或者也可以問：你今天所看到的，與當年有沒有什麼不同？這也是一種類比。要怎麼設計考題？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涉及老師怎麼看歷史與評量，我好像也沒辦法很具體的說明。我們去看考題的設計，似乎都會區分是知識性的題目，還是需要分析的題目？還是要思考不同層次的題目？同樣的主題在命題的時候，會有不同的方法，這其實是很理論的。如果是知識性的問題，可能就會問：哪一場亂世影響唐代的盛衰？答案就是安史之亂。如果問學生：在其他朝代之中，有哪些亂世與安史之亂一樣，造成朝代的興衰？這就涉及了一些類比，或者要分析安史之亂的爆發與當時的政治有哪些關聯？這樣的考題其實有不同的層次，不是那麼簡單的問題。

吳：您對於考試與教學的看法？

鄒：考試當然有它的意義。不同的命題方法，可以測試出學生的程度，一張考卷會有記憶性的題目，也會有基本知識或分析、理解等不同層次的題目，這可能可以評量出學生的程度。作業本身與考試是不同的，作業的目標也是很抽象，我怎麼知道學生在作業之中學到什麼？在高中三年之後，只有聯考這個方式能夠檢測學生的程度。考試不會沒有意義，只是好的考題與不好的考題，對於學生能力測試的準確度會不一樣。

吳：您覺得考試會不會影響教學？

鄒：當然會。聯考命題的方向絕對攸關老師的教學方向，也會影響老師命題得方向。這是一個現實，老師的教學必須去遷就現實。只是這樣的遷就要從高一就開始，還是到高三再開始？這並不是說高一、高二就不管學生的考試，因為考試命題的方式都是一樣的，只是在考試之外，是不是還能給學生一些東西？

吳：有些老師認為歷史科乾脆不要納入聯考，您認為好不好？

鄒：我不覺得這樣比較好，如果都不考，更現實的就是學生都不唸書。如果都不考試，為什麼還要唸書？有些人認為這可以讓教學變得比較自由，可是自由到什麼程度？有些老師就會教得更隨便，反正不納入聯考，就天馬行空；現在是還可以保有一些基準。這其實是一個兩難，可能有一些老師會覺得更自由；但有一些老師可能就會在教學上產生一些狀況。我以前碰過一個教自然組的歷史老師，他就給學生看電影，我們後來才知道，那些都是劇情片，和歷史課程沒有什麼關係；學生喜歡看什麼，就讓他們看什麼，這樣要怎麼呈現歷史教學？看電影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教學方式，要怎麼運用？當然要與課程相關，如果都給學生看劇情片，這樣就是天馬行空，沒有重點了。倘若不考試，應該要有其他的約束；或許我們應該設定大家都是很好的老師，都會盡力去教，但我只能說，還是會有層次的差別。

吳：您建議新手歷史老師怎樣去分配作業與考試的評量？

鄒：作業的份量不要太多，要想好一學期要進行哪些？如果給得太多，學生也會疲於奔命。琇珍這一屆比較慘，（笑）他們從二年級開始幾乎每個月都有作業，我後來有做調整，一學期安排一或兩個作業，例如一個學期要交一份小組報告，再加上一份個人報告。為什麼我後來會去設定整個學期要怎麼做？我覺得這樣可以比較適度地控制比重。老師也要考量學生還有其他科目，以及其他的負擔，這些要想清楚，而不是拼命地給學生作業；當然老師本身也不見得有那麼多時間批改作業。我覺得適度的分配，其實是很重要的。作業的設定也必須與課程有關，而不是天馬行空，要讓學生知道我為什麼要設計這個作業？這個作業要讓學生學到什麼？這些都要很清楚地告訴他們，他們會比較願意去做。

還有一點也很重要，盡量不要設計出可以直接在網路上 download 的作業，作業必須是學生要自己去動手進行的。因為現在網路太發達了，必須設計無法在網路上抓資料，學生要自己去思考、動手完成的作業。如果只是從網路上下載，還有什麼意義？有時候我們會有電影教學，這也是要配合主題；一學期要安排幾部？看完電影之後要討論、寫心得，這一類的活動都要涵蓋在計畫裡面，所以整個進行完畢可能給學生多少份量？這些都要先考慮到。

吳：您上次有提到早期的學生與後期學生的差異，可不可以談一談您的觀

察？

鄒：過去的學生比較不敢發言，後來的學生在課程討論的時候會表達得比較多。我早期也比較少給學生討論，也比較沒有時間。後來因為新教材《世界文化歷史篇》的內容比較少，所以上得比較快的時候，相對會有比較多時間可以進行討論；當時的設計就會比較不一樣。早期的教材東西比較多，所以上課的時間壓力很大，就不太有時間給他們討論，常常是在趕課。我常常需要第八節加課，上到考前一天，學生就會叫苦連天。（笑）我覺得學生的學習態度都差不多，一方面跟學生個人的學習態度有關係，不管是什麼時代，都有很認真的學生，也都會有打瞌睡的學生。

我覺得在教改之後，好像補習的學生變的更多，五科一起補：國文、英文、數學、歷史、地理。但我覺得以前很少學生去補歷史，但我教書到最後一輪的時候，很多學生會告訴我，他們要去補歷史。我很驚訝：「為什麼要補歷史？」他會告訴我：「因為大家都在補，所以我也要補。」其實他的程度很好，但他們就是會不放心，會告訴我誰也在補歷史，每個人都是補五科，錢繳了就去補習，而且他們覺得可以多拿一些講義。我覺得教改之後，學生補習的情況是比以前更嚴重的。當然一綱多本有它的好處，多元但也造成很多問題，每個版本都會有一些差異，對於高一的學生會造成一些不確定感。

面對這麼多版本，學生沒有那麼多時間看，但老師要去看；老師的負擔有多重？這是為什麼很多老師後來會用參考書，因為通通都整理好了。學生要不要用參考書？當然要，因為老師上課不見得每個地方都講，參考書都整理得很清楚，他們上補習班也是相同的原因。學生會害怕、不安心、沒有安全感：別人有拿到補習班的資料，我都沒有。我說：「老師上課給你的資料已經足夠了，你們不要去補歷史，沒有什麼大用，你們需要的是唸書的時間。」他會說：「我知道，但我還是不放心。」這無關乎老師教得好不好，他只是不放心，一次就五科都補。我覺得教改的施行，特別是一綱多本實施之後，應該有人針對補習的現象做研究。本來補習的風氣有一陣子已經萎縮，在我退休之前卻又蓬勃地發展。

吳：您覺得長期以來，學生能不能達成您對他們的期望？

鄒：我也不曉得。(笑)學生大概反應都還好。這其實要看對他們的期望是什麼，是對考試嗎？還是對人生的態度？我覺得是不太一樣的。

吳：您建議學生怎麼做，才能把歷史學好？

鄒：之前也有一些朋友覺得小孩歷史不好，要我去跟他們談。其實我覺得基本上比較大的問題，是他們不太讀書，他們閱讀能力是有問題的。他們在讀課本的時候，經常是不求甚解。我以前常會問學生一句話：「你看完一篇新聞報導或文章，你知不知道它的意思？你要不要背？你記不記得，你能不能告訴別人？你看完金庸的小說之後，你有沒有辦法講故事給別人聽？主角你記不記得？你需不需要背？如果不需要，你唸歷史為什麼需要背？」我的意思是，很多東西不是用背的，就可以知道它的意思。

讀小說可能是因為有興趣，把一本書讀完了之後，自然就會知道書的內容，你不可能記得每個人物，但重要的人物你會知道。那讀課本呢？唸了一段課本內容，總會知道其中的關鍵重點，需要去死背嗎？但大部分的學生都在死背，沒有整體觀念。學歷史應該要了解整體觀念，而不是需要死背的科目。很多學生根本沒有把課本看完，只是去劃課本的重點，劃完重點就想考試，根本不知道重點背後的來龍去脈的時候，怎麼會知道答案是什麼？讀歷史應該很簡單，但很多人卻覺得很難。(笑)

黃：我一開始也覺得很難。

吳：那後來呢？

黃：後來在上老師的課之後，我慢慢覺得比較不一樣。

鄒：每個人對每一個學科的 sense 可能不一樣，有些學科可能會很快進入狀況，有些可能比較慢。你上大學之後再回頭看，可能會覺得高中學的這些內容很簡單，但當下為什麼會覺得很難？

黃：我覺得頭腦的組織可能有重新整理過。(笑)

鄒：對，你會發現上大學之後，不能再像高中一樣的唸書方法，要唸的書太多了，沒辦法一直背，就會開始去把書裡的重點抓出來。但高中就

只讀一本，就以為背起來就好，其實愈背愈糟，不了解前後文。但當我們上課的時候，就把歷史當成故事 run 過一遍之後，你會比較清楚，就會回答了。如果上課的時候沒有聽課，沒有概念又只是死背，也沒有把課文從頭到尾看完，當然沒有辦法把歷史學好。

黃：其實背的時候會很有安全感，又覺得應該可以考高分，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鄒：對，因為考試換一個方式問的時候，就會不知道怎麼判斷，因為還是不知道來龍去脈。

黃：可是我覺得現在的課本寫得很糟，我沒有看過高中歷史課本，但我看過國中的。

鄒：因為要求的篇幅很短，有限制字數，必須精簡，所以很多事件沒有前因後果。聽說國中的唐朝只寫了安史之亂與黃巢之亂，如果用這種方式來寫，學生怎麼會有印象？他們只對安史之亂這個名詞有印象，但安史之亂是什麼？他們還是不清楚，只認識這個名詞。我覺得可以像美國的教科書寫得很厚，老師只要講一些重點、概念，剩下的讓學生去閱讀；reading 很重要。現在學生讀書的能力愈來愈弱，而且現在大部分都是圖像概念。對他們而言，對漫畫比文字還有興趣，所以很多老師的教學設計也加入了動畫，但學生看文字的機會又更少，這樣到底好不好？以前很多學生對於三國演義的內容能夠朗朗上口，是因為打電玩。有一個老師還很開心的告訴我：學生會去讀三國演義，弄得半天，原來是因為玩電玩才對三國演義很熟悉。這對於歷史的學習有沒有幫助？有，他會多知道一些三國人物，不然他們可能都不會知道這些人物。

黃：但那都會經過改寫。

鄒：對，所以這些人物的電玩故事真真假假，這對於學生去認識歷史到底好不好？也許教學也要跟著這個趨勢來改變，什麼是更好的？這就必須去思考。

吳：好，這個部分我們也很清楚了，接下來我想訪問一下琇珍學姊。

※ 此時鄒政老師起身離開一下。

黃：我大學是唸師範院校，先在新竹的國小任教，後來又調回高雄。我唸竹師之後，一直很希望能接受一般大學的教育，我還是希望思考是多元化的。我覺得以前在雄女友這樣的氣氛，但到了竹師之後，我會覺得那個環境是很封閉的；雖然有幾堂課的老師，能夠引導我獨立思考，可是大部分的老師不是。

吳：您覺得鄒玫老師的教學如何？

黃：我覺得對我這種資質比較驚鈍的學生而言，會需要時間去訓練。我到大學之後，我發現我的大腦組織似乎真得有重新排列過。我後來回想，大概知道老師在講什麼，可是在高中三年，我都沒辦法開竅，到了大學才開竅，才知道老師要給我們什麼，就會覺得唸歷史其實還蠻容易的。以前我會覺得數學很簡單，但另外一位同學張惠君就會覺得歷史很簡單，這就是老師談到的每個學生的特質不同。

※ 此時鄒玫老師回到訪問的現場。

鄒：其實當時張惠君也有告訴我，他第一個學期不太適應我的教法。

黃：張惠君是我們班的歷史小老師，他曾經非常直接的問老師：「老師，你到底在教什麼？」他沒辦法進入狀況，其實我那三年也是一直在調適。我上了大學之後回想，我覺得老師那樣教是對的，對於我們上大學之後自我學習很有幫助。因為上了大學之後，都是要自己讀書；甚至在上大學之後寫第一份報告的時候，我覺得非常容易。當時我們室友是六個人住一間，每個人都非常緊張，因為不知道怎麼寫報告；但我就會覺得，其實沒有那麼難，也告訴同學不用那麼緊張。但我同學就會覺得非常緊張，因為沒有寫過報告，都會跟我想要借我的作業來參考，但我說：「我其實寫得不好。」但同學們就是不知道要怎麼寫。我自己回想這個過程，覺得很有趣，其實我們被鄒玫老師訓練過。

鄒：我當時碰到一位十八組的同學，他也是這麼告訴我。他進大學之後，報告要怎麼作他都知道；別的同學會問他：「你為什麼知道要這樣做？」他說：「我不知道，因為以前就是這樣做。」後來他思考：為什麼別人都不知道，我卻知道？他覺得跟高中所接受的訓練有關，他知道怎麼去找資料，作事情要有一個步驟，所以他覺得無論是做事情或寫報告，都是比較簡單的。

吳：琇珍學姊覺得，鄒政老師的教學對您的人生有什麼影響？

黃：我歷史都忘光光了。(笑)但我覺得受老師的典範影響，讓我覺得不只是學歷史，也是學做人。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老師經常很賣力地趕課，但在這樣緊張的過程當中，他還是很堅持要教完他認知的所有脈絡，不會說：「這邊我不講了，你們自己唸。」他會一直很堅持，要讓學生很清楚所有的脈絡、因果關係。我覺得老師不管多辛苦，還是有他的堅持；因為這樣的堅持，讓我覺得很感動。老師不只是教歷史，他也會寫一些小卡片給我們跟我們溝通。我們不是老師的導師班，但後來我們班很多人去唸歷史系，然後去當歷史老師，我覺得這還蠻有趣的。

吳：我上大學之後，曾聽到一些從高雄女中來的同學說：「他們很喜歡鄒政老師。」

黃：對，我覺得老師的影響還蠻大的，或許這也是一種天生的魅力，很容易被他的上課內容吸引，也受他影響，我覺得老師就是有這種能力。老師得了 Power Teacher 的獎項之後，會有很多邀約、採訪，有一些人會找你寫參考書，或去補習班教書；但老師都想到那會有一些名利關係，就會不想要，因為會失去一些自由，我覺得老師很有真性情。如果去寫參考書，可能背後會被人家說圖利廠商，就會有一些人情事故、利害關係在裡面。老師覺得那雖然可以多賺一點錢，但會失去很多東西。我覺得這很不容易，因為在社會化的過程當中，是很容易迷失自己的，老師是一個很會做自己的人。

鄒：就是做自己想做的。

黃：後來老師投入高美館導覽義工的行列，真的非常讚！會覺得整個被老師歷史故事的情境吸引，還會覺得有點回不來。(笑)

吳：我一定要找個時間來聽老師的導覽。

鄒：(笑)歡迎你再來高雄。

吳：謝謝老師，我們今天的訪問就到這裡結束。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

受訪者：北一女退休歷史教師單兆榮老師，以下簡寫為「單」

提問者：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生吳姿穎，以下簡寫為「吳」

訪談時間：97年3月4日下午2:30-4:30

訪談地點：台北市大直高中輔導室

吳：有許多歷史老師覺得教歷史很辛苦，您認同這種說法嗎？

單：我想反問他喔，哪個工作不辛苦？就是做一行，怨一行。我是覺得，你如果喜歡，那就不辛苦。比如說：大量閱讀。我們一開始教書的時候，真的是準備好久，上台不到半小時就結束了，這就是備課壓力。還有，也許學生問了問題答不出來，那時你就會覺得自己是不是讀得不夠？所以有一些老師他會有假日結束之後的症候群。就是禮拜一症候群，他覺得自己要上班，會緊張。

我覺得教書的壓力不同於其他工作的地方，不是在於白天教書的時段，而是背後的準備。因為我們每一堂課都是演講，你可以想像一下，你要進行一場演講，要做多少準備功課？可是那些辛苦，當你在現場，看到學生眼中放出智慧的光芒（笑），或者是閃爍著快樂、眼睛發亮，那時候你的一切辛苦就化為烏有了！我覺得，當老師會有一點表現慾。有時候，明明身體很累或者不舒服，只要一上台就忘了，等到下台的時候就垮了（笑）。就好像吃了興奮劑一樣。

吳：對您而言，是否很享受這樣的過程？

單：對，這叫做享受折磨（笑）。我比較 enjoy 這個過程，你會覺得這個壓力是自己給的，就不會覺得辛苦了。如果你這個壓力是來自於被迫，例如我以前的同事說：「我如果不是來跟你們聊天，我就會覺得來上課好痛苦。」這樣我就會覺得他每一堂課一定都很痛苦。

吳：這樣子的老師是否還不少？

單：對，還不少。他自己覺得很可憐，那學生一定會受到他的情緒影響。他教書其實算認真，他也告訴我，他小孩念建中，看到媽媽準備這麼多教材，就告訴他：「媽，你為什麼這麼認真？我們老師都跟我們一起睡覺」。當然我想，他兒子剛好碰到這樣的老師。

不過我也聽說，其實男生的要求就是，你不一定要照課本來。其實我比較喜歡這樣子，我剛去一女中不習慣就在這裡。他們會要求你要把進度上完，課本該教的要教，這是一個責任。我一直要把他們洗腦，你也要有你的責任，你又給我多少時間？師父引進門，修行在個人。應該是我提供你一些方法、竅門，在這幾堂的時間裡，我給你的有限，剩下的事你自己要去做。你不能告訴我：「老師，你這裡沒有教，那裡沒有告訴我。」這樣的話，這一輩子都沒有教完的時候。其實每一種學問都是這樣子。可能建中的孩子要求的不一樣。

其實我還蠻羨慕唐遠華老師的，因為她是一個人 handle，可以控制他的所有進度，要不要考某個部分。我現在因為必須跟別人合作，所以我們的進度不能跟大家差太多，有進度的壓力，有同儕的壓力。有的學校把平均的成績擺出來，甚至有的學校把建中、一女中的成績擺給其他學校的老師看，我曾聽過松山高中的老師講過，松山高中的校長曾經這麼做。後來我碰到那位校長，我就說：「校長，你這樣做太殘忍了吧，學生的素質不一樣。」他就說，他們在幾個學校之間被夾殺，所以他們要力拼。

吳：所以這是學校的政策？

單：對，同儕壓力、行政壓力。那我有沒有這個壓力呢？多少會有，但是我必須要放下。所以辛苦有備課的辛苦、成績的辛苦、上台的辛苦。上台也是一種壓力，有些人真的很害怕上台去展現自己，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就像你今天要去跟人家演講，是不是可以很快的抓到一些 point，你勢必要做很多功夫。

關於成績這個部分，我以前去學校演講的時候，如果有行政人員在的話，像校長、教務主任等，我會跟他們說：「你先不要看他們的平均成績，你去看小考、段考都不準，要看三年後。」像我有些方法要一年、兩年，甚至三年才會見效，不是立即見效的。立即見效的東西很容易呀，我舉個例子，我以前在國中任教的時候，認識一個英文老師，他

上課上到一半，突然跑回辦公室拿出他的毛線說：「我這還沒鉤好」，就繼續鉤，他說：「反正就叫學生背嘛」。他的學生英文成績都是很棒的，就一直考學生，讓學生背，如果考試都是背了就有分數的，那當然成績看起來就會很好。

現在我是蠻喜歡一綱多本的，因為它給我一個空間，告訴學生不可能用背的，因為那麼多本，哪有可能背得起來，必須靠的是方法與能力，我們教學生很多東西，他就願意接受了。我個人去面對這些壓力的時候，就是去享受他。

吳：老師教書的時候曾經有過倦怠感嗎？

單：我有，我不是聖人，我是一般人，也有過倦怠。我覺得最大的倦怠就是 tape，覺得自己像錄音機，在教書早期的時候。早期我會先去想像課堂的架構，上課的時候就照我這個架構來講，全部用講述法，而且自己有一套邏輯。我既然有一套架構，而且我認為是最完美的架構，所以我就這麼上課：第一班比較新鮮，可能講得不是很好，第二班就完美了，第三班達到高峰，第四班就開始走下坡，因為覺得講述的內容好像已經嚼爛了，就開始簡化，所以教書的情緒就變成不斷的起伏，我大概在教十年的時候出現倦怠。其實我中間還算有給學生一些問答，但不是現在這種，只是像跟他們對話一樣，還是我自問自答。這種過程進行了十年。後來學校找我做行政，我就去做，當時我覺得我義無反顧，我覺得我教書有點倦。

吳：是因為一直面對學生？

單：對，因為一直在教課，當時課又很多。我在國中任教時，曾經一天教九堂課，從早自修輔導課，還有第八堂之後的課後輔導課，一共九堂課，所以那一天就非常辛苦。後來在中正高中做了兩年行政，當訓育組長。我覺得做行政更苦，因為你不是在提升你自己的能力、知識，而是在做人際協調。因為中國的行政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所以你是人做得成功了，事情才做得好，你要跟很多人維持一些關係。當時每天都要保持微笑，回家之後就不想笑了，覺得太累了。

吳：這是應酬？

單：對，因為你必須要非常客氣，才能夠解決很多問題。當時又因為要處

理一堆行政事務，所以讀書的時間被壓縮，變得非常少。人不是「三日不讀書，面目可憎」嗎？所以我就想再回到教書崗位上。再回來我就想要在教學上有所突破，這個過程我曾寫過一篇文章〈給自己一個享受歷史教學的機會〉，大體上來說，我覺得就是因為一直 tape 的方式上課，所以造成倦怠。

那我現在反過來了，讓學生來問我問題，這樣就每一堂課都不一樣了。每個班的問題不同，反應也不同，我現場馬上就要處理這些不同的問題。對我而言，教學變活了。原本的出發點是為自己解套。又再去思考我們學習的一些教育理論，例如：啟發式教學，是不是真的落實了？或者只是口號？我換了這種啟發式問答法之後，也曾經跟張元老師討論過，我覺得我問的問題好像就是制式的答案，沒有思考的空間，就慢慢改進這些問題，之後就愈來愈熟了。

吳：「啟發式問答」是您給自己教學方法的歸納？

單：對，我覺得就是「問答教學法」。我自己覺得，問答教學法對學生而言是最有效果的，可以回應你第二部分的題目。那學生喜不喜歡呢？我覺得慢慢地他們會願意問問題，就是代表他們喜歡了。至於他會最喜歡什麼教學法，我覺得要看不同的學生，不同的學生會喜歡不一樣的東西。在大直教過一個段落後，我給學生一張講義，就有問題問他們對上課哪個部分印象最深刻，那張講義我再寄給你看。有的同學回答「看影片」，因為上課給他們看一小段影片；有的學生說「四個人討論」；「有人說是問答」，所以我覺得沒有一定的。學生是覺得我上課變化很多，整堂課不是只有一種固定模式。其實我早年有一些問卷問學生，我都有裝訂保留。

吳：您每年都有做問卷詢問學生的意見？

單：對，我是做開放式問卷，A4 大小的紙張。一女中的學生就很認真，還寫到背面，我都有一班一班訂起來，留在家裡，我覺得看了還蠻有意思的。我其實是要他們給我建議，所以上面是沒有名字的，只有班級，因為這樣他們才敢講真話。

吳：從您的經驗來看，您維持自己教學熱忱與品質的方式，是否就是「改變」？

單：對，沒有錯，就是改變，不要再一直當 tape，常常換花樣。因為你不同的教材，可以使用不同的花樣。例如：教世界史的時候，國外網站上比較多圖片，所以我會用比較多圖片的方式，我會把圖片檔案用編號的方式排序，上課的時候一張張的圖片就會按照順序 show 出來，你給學生看圖，一面解說，就像看圖說故事，學生會覺得比較有趣。例如：我這學期又回一女中兼課，跟自然組學生談工業革命，自然組對工業技術會比較有興趣，所以我就重編教材，從工業技術開始談起。

吳：是由他們所熟悉的開始？

單：對，從他們熟悉的開始。他們會覺得，從人文學科看工業技術是不同的角度。我第一張圖是湯恩比，就是因為我要講的是工業革命。第二張圖是珍妮紡紗機，因為我要讓學生知道，其實工業革命是技術工人主導、發明、改進的，而不是先有尖端科技在前面引導；和現在實驗室裡先得到一些研究結果，再交由工業去應用的情況，是相反的；工業革命是水到渠成，英國的工業革命絕對不同於其他國家。我把這些圖片一一按照我所要講的順序 show 出來，show 這個圖片的時候，還是會請學生發言，讓他們談談看到圖片想到什麼。學生一開始會很害怕提出意見，但他們慢慢發現怎麼樣說都對，因為每個人解讀的都不同，我只是幫他們拉回議題的主軸。所以，不同的教材要用不同的方式。

吳：您對學生的回答都非常有耐心？

單：一定要有耐心。你如果不肯定學生，這樣的教學方式就沒辦法持續下去。學生習慣了這樣的上課方式之後，就會比較能夠提起精神上課。這學期在大直，可能學生對中國史比較不熟悉，我會讓他們問問題的，先自報座號，我就紀錄下來，只要問問題我就加分，不管問什麼問題。但是我也特別告訴他們，如果有問好問題，我就不小考。103 班有一位原本很愛講話的同學，他現在都很乖，當我問他們：「沒有問題了嗎？我要考試了喔。」這位同學會說：「老師，你上次不是說我們問了好問題就不用考了嗎？」我就說：「現在不是已經進入下一個章節了嗎？」他說：「還要再問好問題呀？」（笑）我跟他們說，要問好問題，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看標題，這位同學就說：「對，我就是看標題！」他旁邊的同學就會說：「原來你就是看標題呀？」他就很得意的說：「沒錯，我就是看標題！」

吳：這位同學也找出了屬於自己的一套提問方法？

單：對，這位同學非常聰明。我這次讓大直同學自由登記買《簡明中國歷史》，沒有硬性規定他們要買，有興趣看的再買，這位同學也有買，看了之後又來問我問題。他這麼認真，也帶動了別的學生。我還讓他們自己去看《鴻》，我上課就讓有看的同學自己舉手，我一個一個登記下來加分，我又問同學看了之後有什麼心得感想？也是自己想要驗收。

吳：看看他們是否有自己看書、分析的能力嗎？

單：對，我也希望能刺激他們。因為有的同學沒看，有看的人就講給沒看的人聽，可以吸引沒看的同學去看，這是我的目標。我把原本設計給一女中同學的《鴻》的學習單放在教學平台上，讓大直的同學自己上去下載。目前有兩個同學交了，寫得很棒，文情並茂。他很能體會，而且把內容做了簡要的敘述，表示他看得很深入。還有學生說一天就看完了。

吳：您過去都會出類似的作業給學生練習嗎？

單：會，就是 A4 大小的一張學習單。《鴻》的學習單裡有一個問題是：《鴻》的故事跨越了三代，這三位女子分別歷經了什麼時代，在這樣不同的時代裡，他們的個人生活各自被迫有什麼改變？問學生這樣的問題才能夠回到我要他們思考的，因為他們也許會把他當成文學作品閱讀；國文老師和歷史老師看的重點是不一樣的。我要提醒學生：歷史看事情的角度是什麼樣的？歷史會變遷，在歷史大時代變遷的洪流裡，每個人的經歷會有些轉變。

我還有一個作業叫做「探訪神明」，學生做了這個作業就很有感覺，他們從來不知道去廟裡看對聯，也不知道對聯的第一個字其實就是廟的名字。美術老師會讓學生去看廟的建築形式，可是歷史老師會希望學生能去思考這座廟宇背後的歷史意義是什麼？例如我們看碑記、看題名。我問學生：「你們覺得題名的人可能是誰？」學生說不知道，我就再問他們：「你們覺得誰可能有資格去題名？或者那根柱子是他出的錢，那這個人可能是什麼樣的身分？」我要他寫的是 somebody，但不見得是很有名的人。這樣的作業大概學生家附近的廟就可以了，很快就能完成。但學生會感覺，這就是田野。這是一種很簡單的田野。

我以前在一女中的時候，學生曾交給我很厚的一疊作業，還有很美麗的封面，但學生重視的不是裡面的內容，而是外在的形式，裡面的內容就是從網站上面複製下來讓老師看，大家的錯字都一樣。我看了之後，覺得這樣不行，學生這麼做是因為我們給的作業題目是大範圍的、空的。而學習單的方式就是叫你一題一題依照我的問答題來寫，就是 A4 一張，只要在這一張紙裡面答我的問題就可以了，是學生上網找不到答案的，學生必須依照自己的想法來回答。

吳：這學習單的設計是否就涵蓋了您認為學生應該怎麼學的想法？

單：對，我大概一張 A4 寫上四、五個問題。例如讓學生參觀博物館，我也會使用開放式的學習單。我不喜歡用空格，因為我覺得用空格太制式了。有一次，大概是因為我的學生都去了，學生回來告訴我，導覽員大概是被他們問煩了，因為大家問的問題都一樣，所以就直接告訴他們：「我告訴你們，答案在哪裡，你們自己去找答案。」（笑）還有一次我的作業是讓學生上清蔚園的「明清火器與戰爭」網站，網站上面不是有版主留言嗎？我就讓學生上去留言。學生就告訴我：「老師，我們只留言了三筆就再也進不去了。版主快被我們煩死了？」（笑）

因為我那時候剛開始電腦教學，所以我希望學生利用電腦，我只是要測試他們，要他們上去回答網站上面設計的題目。學生做了我怎麼知道？除了要寄給我之外，就是要到版主那裡留言。當時學生還沒有進去網站裡面看過，我只是要讓他們看看電腦的世界裡面有什麼。像 Google 這些搜尋引擎，進去搜尋不是出現幾萬筆嗎？要怎樣知道哪筆才是重要、可信的？我就要教他們看網址，看看後面是 com？edu？還是 gov？其差別與可信度要先告訴學生，這是蒐集資料的功夫。

我們以前的資料來自書本，學生現在既然是網路的世代，就要讓學生善用網路。我覺得教書要看學生不同世代的能力來做改變。我教書三十年，學生是不一樣的，我不能用三十年前的東西來應付現在的學生。

吳：您覺得您教學風格轉變的原因是屬於自發性的嗎？

單：除了自發性，也是由於教學現場環境的轉變，逼迫我要去改變。因為我要繼續在這個職場裡頭工作，我如果把它當職業，一定很痛苦，我要把它當志業。當然因為我從小就愛教人（笑）。在我唸高中的時候，弟妹都還很小，我母親也是老師，買了一塊小黑板放在家中，我就叫

我弟妹坐成一排，我讀書讀給他們聽，我一面讀，一面寫在黑板上問他們有沒有聽懂。我弟弟就把我這一招學起來，拿去教我阿嬤背詩，因為他最小，找不到人，只好教我阿嬤（笑）。我們家的小孩都很愛教人，我大妹也是老師，小妹也很能侃侃而談，弟弟在美國辦中文學校。

吳：除了前面我們所談的，還有什麼人、事、物影響到這樣您的教學嗎？

單：我剛剛說了第十年的經驗，是屬於自發的，剛好又有一個轉變的機會，就是做行政，當時我有兩個選擇：訓育組還是教學組？我覺得訓育組是直接面對學生，比較單純，教學組面對同事比較複雜。

另外，我還在中正高中的時候，第一次去參加張元老師的讀書會。我在師大唸書時，有一些老教授其實蠻認真的，但他們是蠻傳統的，照張元老師的說法，他們就是背後有一套傅斯年的系統，認為歷史是真實的，就是蘭克那套系統，認為要紮實的作考證。可是，怎麼考證？我們老師其實沒有給我最好的方法。我們當時是唸金毓黻的史學方法，可是都很空洞，就是在討論歷史是科學？還是藝術？，都是理論，完全沒有實務。

後來我去張元老師讀書會的時候，他要我們讀嚴耕望的兩本名著《治史經驗談》、《治史答問》，嚴耕望很具體的說明，他做隋唐史的時候是怎麼做，很明確的舉例，我覺得這對我很有幫助。真正對我有用的教學法，並不是在師大的體系裡學習到的，而是從張元老師這邊。而且我在讀書會裡看到很多很精采的老師，大家互惠，就像練「吸星大法」，自己不用練功，我的功力是這樣練出來的（笑）。因為同樣是歷史老師，大家因為教學碰到了問題，所以我們在讀書的時候，會去思考要怎麼樣應用到教學裡，和參加其他的讀書會不一樣。

我在一女中的時候參加過國文老師帶的讀書會，帶給我很大的好處是，我以前不太看小說，我非常愛看理論，看了不會睡著，我覺得很好看，人家都覺得我很奇怪（笑）。至於小說，以前都會覺得在書店站著看完就好，不需要買。可是讀書會要討論，我就得去買。我發現他們介紹的小說都非常精采，而且如果作者非常敏銳的呈現小說中的時代，就把虛構的故事變得很真實，場景就像《阿Q正傳》一樣，讓你感覺非常真實，比教科書中的理論敘述更有效，因為那種感受是全面的。

像讀《金閣寺》，你就可以體會三島由紀夫為什麼是大師，《金閣寺》的翻譯者又翻譯得非常棒，更能體會文學中的意境；我們又讀張愛玲的小說。那時候請到台北大學中文系葉思芬教授，她在洪健全基金會敏隆講堂有講座，後來張元老師也有去，我沒課的時候去聆聽，她談《紅樓夢》非常棒，她大學學學歷史，研究所學美術。她雖然是中文系教授，可是我覺得她談《紅樓夢》的方法就比較接近歷史。

第一堂《紅樓夢》的課，她發了一張大觀園的地圖，叫我們讀第三回和第六回，第三回是林黛玉進大觀園，第六回是劉姥姥進大觀園，她叫我們把路線圖畫一下。畫的時候你會發現，林黛玉是從大門口進去，劉姥姥則是從僕人的門進去，所以他們看到的面貌是不一樣的。她每一個專題，有從食物來看《紅樓夢》，有從衣著來看《紅樓夢》，就可以挑選不同回數放在一起談，很精采，我覺得我自己以前沒有看到這些精髓，那是不同的談法。

我覺得這對我的歷史教學，也非常有幫助，因為那是時代的產物，《紅樓夢》是一個大家族的興衰，我就可以導入我的教學裡面；《阿Q正傳》也是，張愛玲的小說也是。張愛玲的小說我也有用過，用來講五四，我用的是《五四遺事》，是一篇短篇小說，印成講義大概只有三張B4，篇幅很短，學生看了之後對五四的氛圍就很有感覺。張愛玲是很能夠掌握時代的，不見得現實裡真的有那樣的人物，但人物就真實的活在那個時代裡。

這些文學作品還有一些二手研究，都可以是我的補充材料，例如嚴耕望針對諸子百家裡面的四家，把他們的態度與看法做了一個簡單的表格，我就用這樣的表來跟學生談。所以我通常藉助這些補充資料，來編排我的上課程序。我上課從來不按照課本的順序，如果上課只按照課本的順序，就是讓課本變成你的主宰者，老師是被課本主導了，其實不應該是這樣的。

課程大綱的編者是上游；教科書的編者是中游；我是下游，要把教科書裡面所談的演繹出來。以後現代的看法來說，課程大綱與教科書的作者已死，在我身上重現，在讀者身上又重現一次，是讀者的演繹。我跟學生說：「我教給你們，你們每個人聽了課，課後訪問你們，老師教了什麼？每個人講的會一樣嗎？」顯然會不同的。同樣的，我詮釋這本教科書，和另外一位老師詮釋這本教科書，顯然會不同。我是用

這個例子來講「Power produce knowledge」，傅柯講的後現代，後現代很難懂，舉這個例子學生就比較容易理解。

我覺得上課我一定要用補充資料。關於補充資料，我要介紹適合學生的資料。有些適合我的資料，對學生而言還太難，所以我還要找學生熟悉的，包括比較流行的著作。以前他們流行看《蘇菲的世界》，兩本上下冊對他們來說太多了，真正看完的學生不多，所以我會選擇部分讓他們看。其中有一段用薑餅人來比喻柏拉圖的「形式是最完美」。我們做餅乾會有一個模型，可是從模型裡倒出來的餅乾常常都會有缺角，薑餅人不見得會那麼完美。所以他說現實的世界不見得會那麼完美，完美的是那個模型。那是一個挪威中學老師，就是把他的教學心得寫成小說。我那時候在中正高中，就把這一段印出來，讓學生分組討論，有同學就用表演的方式演出來給同學看。

吳：學生用演的？

單：對（笑），每一組都不一樣。有的用演的，有的用報告的，我沒有硬性規定，就是讓他們報告心得，學生想用什麼樣的方式都可以，有一組就用演的。他們剪了一朵鬱金香，有一位同學拿了那朵鬱金香站在教室中間，另外一位同學在黑板上畫了一朵鬱金香，他們說：「黑板上的鬱金香是投影的鬱金香」，再問同學：「哪一朵是真實的鬱金香？」同學們聽了都鼓掌，因為有的同學不懂，聽了這個比喻就懂了，其實這裡面還有洞穴的隱喻。關於柏拉圖的洞穴，也在講義裡。台大的鄔昆如教授講哲學很有名，他把授課的講義寫在《西洋哲學史》裡面，我就印了那一篇，包括他畫的圖給同學看，他們就演成這樣。我覺得很棒的是，我用我的語言，不見得能夠讓學生理解，如果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學生就了然於心。

吳：學生他們自己理解了，再告訴別的同学？

單：對，講給同學聽，像這種例子我覺得非常多。你就是給學生表現的機會，其他的同學也受惠，我又可以比較輕鬆（笑）。有時候我看到同學的表現，都會覺得同學真是太棒了！（笑）你如果沒有給他們機會，你怎麼會知道他們有多少能耐？

吳：您其實給他們很多機會展現他們的能力？

單：對。他們有一次演《世說新語》，我讓他們分組，認領不同的《世說新語》單元。有一組就演〈乘興而來，敗興而去〉，他們搖櫓的時候就一邊辯論「雞先生，還是蛋先生？」吵成一團（笑）。雖然魏晉玄學不見得談這種問題，但我覺得很傳神，因為這是宇宙的根源，很貼近玄學。其實他們沒有一個定論，但是他們各有說法。他們到底在談什麼呢？同學就明白了，他們在談一個非常思辯的概念，不見得是非常實務的，所以才會有人認為他們是誤國的一群人。

我問學生為什麼有人說他們是誤國？用什麼角度去談？學生就覺得這好像是哲學思考，我就告訴他們，很可惜的是名家的論述在中國沒有被保存，所以中國在邏輯思考的哲學方面，好像沒有很強。名家的論述不像儒家那樣走在生活裡，儒家是「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是隨手可得的一些生活小教訓，是重視實用的。

吳：包括「學歷史有什麼用」這樣的思考？

單：對，都會先問有沒有用？如果他覺得沒有用，就不會去重視。所以會談莊子的「無用之用，是為大用」。學生問我歷史有什麼用，我就開始談這個。因為你如果要去談歷史的實用，譬如有人說歷史的教訓有用，但是為什麼一再重蹈覆轍？顯然教訓不存在。我喜歡談的是，學歷史的樂趣是「享受知識的深度」。知識本身存在的價值，這是比較理論，我要先打破學生一定要有用這種想法，我舉的歷史之用不是實用的。

吳：學生的實用是著眼在物質生活上的？

單：他們覺得精神生活是很抽象的。我會用蘇格拉底的產婆法，那時候剛好教材裡有一段是問學生：「你認為生活的目的是什麼？」有學生就回答：「賺錢」，又問他：「你覺得賺錢是什麼？」然後丟出一連串的問題，就會發現賺錢的目的是拿來花，可是一直忙著賺錢就沒有時間花

（笑），我就用這個話題來帶產婆法，老師是沒有答案的。我還會補充一些剪輯的柏拉圖的共和國裡有關正義的討論，問學生「正義」是什麼？一連串交叉的辯論，學生被老師問到：「你要不要改剛剛的定義？」

（笑）所以我每次跟老師們分享的時候，都會告訴他們：「回到原典最精采」。對，原典本身只要適當擷取，不要放一段很長的資料，學生會很害怕，原典本身會呈現最精確的原貌，然後再去陳述過程，你就能讓學生明白。

吳：所以給學生的補充教材不要太長？

單：對，太長可能學生就不會去看了，與其這樣，不如不要給資料。我也會上課討論，甚至我用課本上的內容就可以討論了。例如現在一女中用南一版的世界史課本，我覺得這次他們九五課綱的世界史編得還不錯，裡面就有〈五月花號公約〉，還有潘恩的《常識》，各一小段，我就讓學生比較，就在課本裡面，我就不用印講義了。就像以前張元老師寫龍騰版的課本，上面就有很多資料可以讓學生討論，我就不用印講義了，我們精確的討論完，學生就可以得到很多方法學的東西了，對這個時代也有認識了。可是有的課本沒有這些資料，我們就只好另外補充講義。

譬如說〈五月花號公約〉與《常識》做比較，他們對英國國王的態度有什麼轉變？〈五月花號公約〉裡面提到向國王致敬，因為他們是移民，找到的土地要獻給國王，所以要對國王致敬，他們叫 Virginia 其實都跟國王有關係，我今天發現一塊土地，一定是獻給國王。可是《常識》裡談到喬治三世，說喬治三世就不是個好國王、賣官鬻爵，我就問學生為什麼短短的一百年之間，會有這種改變？我其實是要談，他們為什麼要革命？革命一定有原因，從原始資料裡面找出原因，這也是一種方式。

吳：這對學生而言，是一個有系統的訓練？

單：對，我先用史料、圖片引起動機，我有我的目的，我要設計問題。學生的反應就是進入我的脈絡，被網羅到我的討論系統裡。我讓學生去練習回答，答得好不好都沒有關係，他們有時候都會想到一些我從來沒有想過的答案。

吳：所以您的補充資料都是經過設計，要放到您的討論體系裡？

單：對，有的老師就告訴我：「天呀，這些資料這麼多，怎麼知道要給學生哪一種？你怎麼會有？」我會說這是日積月累的，我一看到可以用的資料，就會趕快擷取下來，以前是用剪貼的，現在就是用掃描成檔案，比較漂亮。這一些資料要怎麼使用？使用的時候我都會編一個順序，成為我的教學流程。

吳：您的教學流程都是事先設計好了？

單：對，教學流程都是事先設計好，你會問自己，接下來要做什麼？其實編講義就是編自己的教學流程。我每年閱讀都會有新的資料，才會覺得對不起去年的學生（笑）。我看到新的資料，感覺比上次的好，我就會把舊的淘汰。我會把資料分門別類放在講義夾裡面。學期初就會做好整學期的講義，就是把這些資料拿出來開始整理順序，一學期的講義就編好了。

吳：是在開學的時候就整理好了？

單：因為月考到的時候，學校就不印你的講義了。所以在月考前，我就會先印好這個月考前所有的講義，我也會告訴學校不用趕，是後面才會用到。我一個學期分三階段印講義，這樣我也會比較有自己的概念。講義就是從我蒐集的資料裡面做選擇。我給一女中的學生非常多講義，他們還回來告訴我，我給他們的講義到大學都還很有用，上通識課的時候派得上用場，因為我給他們的講義都是經典的，我自己讀過之後覺得很棒，就印給他們看，他們到大學裡聽到教授談到我以前提過的書，會回來告訴我，他們覺得自己好像什麼都知道（笑）。

吳：您的補充資料包括史料，史料也是按照您的教學流程來做編排？

單：對。但是如果今天讓學生問我問題，就不會照我的流程來走了。我就是看學生問到哪裡，我就挑講義裡面相關的來談，這樣子就比較有彈性。我會有自己的架構，但是現場還是會做調整。

吳：您在每一班的上課內容都不一樣？

單：對，都不一樣。因為學生問的問題都不同。這樣是不是有趣多了？我們自己就不會像錄音帶。

吳：您是否滿意您過去的教学經驗？

單：當然不滿意（笑）。不然為什麼會覺得對不起去年的學生？我唯一滿意的是我不斷在改變，還有大量閱讀。不滿意的是，我覺得準備仍然不夠，準備的知識量還是覺得不夠。第二個是仍然不斷要求新。你看英國歷史教科書，人家問的問題很棒，層次很深入，我就可以從裡面學習。所以我連出考題都不會想要用以前出的，自己看了以前的題目都會覺得不行，再重出吧（笑）。

吳：您雖然不滿意，但應該對於教學的工作樂在其中吧？

單：對，因為我六十分哲學而已（笑）。我覺得今天因為時間有限，能盡力做到哪裡，就做到哪裡。有些人要求盡善盡美，自苦而已。因為我今天的時間不夠多，盡力就好。第一年教書和第十年、第二十年教書一定是不同的。第二十年教書和第一年的教書，我的要求是不同的，第二十年一定要要求更嚴謹。不能要求一樣，這樣會很痛苦。有些一女中的學生就是太要求完美了，報告始終交不出來，他要等到最完美那一天，我說最完美那一天可能到你臨終才會出現（笑），甚至也不見得會完美。所以我認為，當下能盡力做好，這就叫做完美。

我就跟他們講，儒家的小圓與大圓，鍾梅音的《我只追求一個圓》曾談過儒家這個概念，我覺得很棒。儒家為什麼會讓那麼多人願意接受？你如果是小孝，孝順父母、晨昏定省，就是自己的圓滿，這是小圓；你如果大孝以顯親，就畫一個更大的圓；如果還能移孝作忠，那就更大一個圓。每一個人都可以追求圓滿，非常多的同心圓可以追求。我們的目標可以慢慢的追求，這也算是給新進老師的一個建議。有一些人期求完美，當然很好，可是需要時間。

吳：您認為教學的歷程也像是這樣的同心圓？

單：對，因為你不能永遠只是一個小圓，那個圓必須擴大。所以我對新進老師會比較寬容，就像對我的學生一樣，我會原諒他。可是如果對已經教了很久的老師，標準會比較高，必須對得起這份職業。教學本來就是要累積的，教書經驗愈長的老師，應該對自己的要求愈高。有的老師會認為某本書不錯，所以每年教書都用同樣一本書，可是他的知識就容易只停留在那個範疇裡，即使再經典，也是有限的，你還是必須看別本書，換不同的角度看，會逐漸讓你的看法更完整。

我為什麼開那麼多書單給學生？目的也是如此。學生會問我哪本書最精采？我會告訴他們都很精采，精采的部分不同，或者告訴他們一小段最精采的部分。例如，我讓他們買《簡明中國歷史》，就是告訴他們裡面一小段，叫他們看課本，因為課本的篇幅只有一小段，所以要非常精簡，有一段寫國人與野人，文字又非常典雅，學生就不太能理解。我就把《簡明中國歷史》裡寫國人與野人各唸一小段，再問學生這樣懂不懂？他們就了解了。我就告訴學生，如果課本寫得太典雅，看不

懂時就可以參照《簡明中國歷史》，這樣的方式也可以吸引他們讀書。你要向學生介紹一本書，你說這本書好，可以唸一小段，讓學生覺得更好。

我對我教學經驗，滿意的理由有兩個，不滿意的理由有三個。滿意的是：我不斷的改變、大量閱讀；不滿意的是：覺得對不起去年的學生、知識永遠不足、方法上永遠不足。有時候看到年輕人有更好的想法，例如李健輝給學生的講義資料，不只是有資料，在資料上面還有引言，把資料的背景作一個敘述，學生就可以自己閱讀。不過讓學生的思考從無到有也是一個訓練的方法，不告訴他，讓他自己想出答案，這是另外一種建構式的方法，可以看教材使用。我覺得當老師最重要的是要有熱情，你的熱情可以感染學生。

吳：接下來我們談您的歷史教學的實務經驗。有許多歷史老師認為，教學須以輔導學生參加考試、取得高分為目標，請問您的看法？

單：我覺得平時考不重要，期中考還好，我會討論期中考的考題。我為什麼會教學生一些考試的技巧？第一，我認為學生如果成績好，他會增加對自己的信心。第二，如果好的題目設計，對學生而言是一種方法的訓練，就等於彌補了我在教學裡無法呈現的部分。因為你考學生，看他的回答，才知道他的盲點在哪裡。所以這是一種教學的補充，可以檢驗教學效果。討論考題、訂正考題，我認為會比他的成績重要。

所以我告訴學生：「把學校的考試當成練習」，進入大考之前，可能練習一百次，如果一次考試的成績不及格，沒有關係，但如果同一張考卷，下一次再做的時候，你應該是一百分的，表示這幾題你都弄清楚了，這很重要，所以訂正就是把不懂的地方弄清楚。一開始寫的時候，也可能是猜對的，下次猜錯也是可能的。這種狀況其實就是不明白，還在猶豫，有時候不同的選項誘答力都很高，兩者對於時代都只有些微的差距，可是些微的差距好像感覺都一樣，但對於學歷史而言，差距的判斷很重要，如宋代和唐代就是很不一樣，不一樣的地方就在字句的敘述，這就是要要有讀歷史的歷史感才能做判斷。我覺得考試在這個地方是有正面意義的。

這一次開學，我就問大直同學：「有沒有人覺得你剛剛好六十分，是我送你的啊？」他們就說：「有，老師謝謝」（笑）。但還是有人我努力

加他的平時成績還是不滿六十分。有一個學生來補考，他來跟我說謝謝，他說：「老師，我補考是不是還差幾分？」我說：「對，你其實還差四分，但我最後還是讓你過了。」他說：「謝謝老師，我知道。」我說：「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讓你過？因為我知道你認真在讀了。」因為他每次月考都二、三十分而已。因為他不懂，上課的時候就睡著了。我後來發現他這學期很認真，睡著的次數也減少了，因為他感激我給他這個機會（笑）。

我跟他們說：「你們為什麼會覺得這個成績會過？」他們平時考成績都蠻差的，因為考卷那麼大張又考得很細。小老師給我的平時成績只有一個平均分數，代表所有的平常紙筆測驗，其他成績就是作業。他們寫的作業都是我自己改的，我每個作業就是一個分數，沒有繳交作業，作業分數就是零分。所以每次學期結束的時候，我會問學生：「你的學期平均分數只有二十幾分，你期末考再怎麼考都過不了，你要不要交作業？」他們會說：「要！可是作業已經不見了」我說：「你可以再來拿，或者做其他的補充，你們可以上網啊，像探訪神明的作業，去家裡附近找廟，做了這張作業，你的平常分數就可以從八十分起跳。」有人就真的去做了，還是有人沒補，就只好照原來的分數。

我又告訴他們：「上課提問的加分都是加平時成績的總分喔。」他們就會說：「原來這麼重要呀？」我說「當然重要！」因為我認為那是一種態度與精神。今天你的態度與精神，和你的成績好不好，我覺得是兩回事。所以，我覺得我看不只是學生的紙筆測驗的考試成績，而是全體的表現。

吳：您重視的不只是所謂的「成績」？

單：對，學生學得好不好很重要，我教他一個知識系統，我希望他在其中能有收穫，他一定要認真，這絕對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可是可以討價還價的地方是，不見得碰到紙筆測驗的時候就要全部都會。我從來不記學生的分數的，因為你記一個學生的分數，就會對他有刻板印象。我記得的是，上課反應很好的學生；其實他考試成績不見得好。因為紙筆測驗的有些題目不見得好，還有陷阱，有時候老師自己做都不會一百分。有些學生很能侃侃而談，101班有一位學生上課表現很好，其實他都不是他們班上的最高分，可是我覺得他很棒，我在他的平時成績裡加分很多。

吳：您比較重視學生的上課表現？

單：我說的是全面的表現，包括：作業、訂正、上課表現、考試訂正等，考試只是其中一環。

吳：如果把輔導學生考取高分為目標，您的看法是？

單：那我就不贊成了。

吳：就您的觀察，有沒有這麼做的老師？

單：有。我覺得一女中的好處就是，不會給學生看成績，原因是他們怕學生比較，一比較就可能有人會輕生；學校也不會把平均成績給老師看。我很幸運的是，我在中正高中任教時，學校也不會很重視成績，學風很自由。我不贊成以輔導學生考試高分為目標。

吳：一女中反而並不是以提升學生的成績作為首要的目標？

單：對，我剛到一女中的時候，才知道，原來學校老師把成績表之中的學生座號都貼起來，而且重排順序，所以同學看到的時候，不知道別人的成績，只知道自己的成績。而且學校要求全班的成績單不發給學生，上面寫著：僅供導師參考。而且我們拿到的只有自己班上的，沒有別班的。因為有的學生還是會想要知道自已的位置在哪裡，有的老師就把前面的名字遮掉，或者重新排序。

我的做法是，曾經讓學生看成績，因為你們就是要認識自己呀，原本在國中都是前面幾名，現在你一定會有一個位置，你只需要問自己：「我的努力是不是應該在這個位子上？」你可以自我檢視學習的方法對不對，你也可以面對自己的位置而不那麼在乎，這也是一種練習。今天把成績蓋住，也是一種鴛鴦做法。

但是在一女中的時候，有些學生考試的時候左顧右盼。為什麼？他輸不起，家長輸不起，不能拿不好看的成績單回去，他們太 care 分數。我反而會特別跟學生談，我怎麼看待他們的分數，我告訴他們我從來不去記他們的考試分數，我記得的是他們的臉孔，回答問題的樣貌，他整體的表現。

吳：在不同的學校裡，學生對考試成績的態度不同，學生甚至比老師還重視成績嗎？

單：對。我認為對於程度不好的孩子而言，老師對成績的態度就更重要。例如大直的學生知道我從一女中來，他們會問我：「老師，你覺得我們跟一女中的學生比起來怎麼樣？」他們會 care 的。我跟他們說：「我覺得你們很可愛」我會告訴他們可愛在哪裡。我會盡量避免去談一女中，你不能用一女中的標準來要求大直的學生，他們會更沒有成就感，包括我的講義也都重做。

吳：您希望讓學生在歷史課裡學到什麼？

單：方法，帶得走的方法。

我給高一學生第一門課的第一張講義，是分類方法的學習。高一第一章講的是考古，考古和歷史是有距離的，我覺得與其讓學生背那麼多，不如讓他們從資料裡去進行判斷。我考試的時候，就把劉益昌教授做的台灣史前分期表，直接放在考卷上，就像數學公式一樣，要學生把新出土的資料填進去，看看應該要放在哪一個間隔裡頭。因為劉益昌教授做的表比較早期，後來又有新出土的七家灣。所以我在考卷上寫：「在中部武陵農場出土的七家灣，有鐵器、鐵刀」等出土的東西。讓學生去判斷要把七家灣放在表裡的哪個部分，哪個間隔裡頭？表裡的間隔有北部、中部、南部、東部，每個地區不同的特色不同，學生如能分辨這些特色，就能放對位置。學生只要知道鐵刀，就應該知道是金石並用，要放在十三行的旁邊，就是中部那個區塊。

我只要他們知道哪個區塊是金石並用、會運用這種表格就可以了。那其實就是教學生分類，讓他們知道考古學者是這樣做學問的。我今天應該找一大堆資料要學生把他背起來嗎？不是呀！如果去問劉益昌教授，他都不見得每個細節都記得。但是我希望學生拿到這些資料，知道怎麼排比會更有趣，或者更井然有序，知道接下來可以怎麼分析研究。

又如介紹考古的方法，我會將其分為兩類：生物的方法、非生物的方法。我在講義上寫了幾個方法的名稱，現場解釋這些方法，並告訴學生：「你要聽好喔，你們要知道哪一些方法是屬於生物，哪些屬於非生物」，這些鑑定年代的方法包括：碳十四、熱施工法、層位法，教完之

後我就要學生嚐試分類。我講義裡面還有一欄問他們：「覺得比較難分類的是哪一種方法？」有學生說是層位法，因為層位法挖出來的東西有生物，也有非生物；這就是讓他們練習分類。我覺得這個內容適合讓學生做分類，我就會讓學生練習做。分類也是一種學史的方法，教材就是我所舉的例子，讓學生更了解這些歷史方法。

因為空講方法是不足夠的，方法一定建築在歷史知識上，這個知識不是拿來背，但是要拿來用。你常常拿來使用，不需要刻意去記，這個知識就會記得了。我常常問學生：「為什麼同學家裡電話號碼八個字你都記得呢？」他們會說：「因為常用呀！」我說：「對呀，只要常用就記得了。」讓學生常常使用，他們就會覺得很容易。我們容易記得住，就是因為我們常常使用。

吳：您認為歷史方法有很多，分類只是其中一種？

單：對。介紹給學生的時候，要看教材。這種分類其實是我參考英國歷史教科書，其中有一個章節把工業革命寫出十二條原因、現象、變遷，要學生分類政治、經濟、社會，這十二條其實是相互有交集的，要學生看看有哪些是可以寫在這中間的，有的可以完全歸納為政治或經濟，有的是橫跨政治與經濟；有的是橫跨經濟與社會，甚至還有三者交集的部分。這就是一種分類方法。

當然，歷史知識不是只有分類。要看教材內容，有的適合訓練學生分類，有的適合訓練邏輯分析，也就是九五課綱的核心能力。如時序能力，我曾經把戰間期所發生的一些事件列出來，沒有年代的，印成一張，讓學生把這張紙上不同事件的區塊撕開來，讓學生分組去排序，分清楚事件發生的順序，這些事件的發生都有關聯，但有先後，這就是時序的概念。

時序不是只有寫出事件發生的年代，而會有「不久」、「後來」、「將來」的文字敘述，學生要能敏銳的感受到差別，這就是我要讓學生練習的時序。有一次聯考，考了排序，但幾個事件都沒有時序意義的，要回答那題的排序，就是要去背誦年代，不然就排不出來，因為之間沒有邏輯關係。我可以將這題做小小的修改：一個選項是「漢武帝伐匈奴」；另一個選項是「張騫通西域」；另一個選項是「聯結烏孫」。因為漢武帝想去打匈奴之前還有點擔心，所以他想去聯結西域國家去綁住匈奴

的右臂，於是先派張騫出去。但是張騫又一去不復返，漢武帝也來不及等，所以先進行攻打。張騫回來之後，雖然沒辦法達成目標，但告訴漢武帝還有一個更大的國家可以聯結，這個國家就叫做烏孫，不一定要去聯結大月氏。

這樣的考題就不需要讓學生去背誦年代，就像我給學生的比喻：「你父親先出生，後來才是你出生。」這其中有邏輯順序的。這尤其可以讓自然組的同學知道，不是只有自然組所學的才有邏輯，人文社會學科也有自己的一套邏輯。我告訴學生，就是把自己當成柯南偵探，排出事件之中的順序：某件事情先發生之後，才會發生下一件事情，這就是我要學生做的。

吳：歷史也是可以訓練邏輯思考的？

單：對，還有神入。其實我覺得回到原典最好，運用當時的辭彙，可以讓學生立即進入那個時代，學生知道現代人不會那麼說話。

例如我曾經考過一個時代，列出一段文字：「我們絕對不可以把兒童當作成人來教。我們應該替女性設立學校，但女性還是要相夫教子，因為我們要讓家庭更幸福美滿。」我讓學生去選擇這是什麼時代的概念，這其實就是啟蒙時代。有的人喜歡給很大的選項：十七世紀、十八世紀、十九世紀，這麼大的範圍不太好辨別，而且時間很難斷定，歷史是抽刀斷水水更流的。

所以我給學生的選項是：上古、中古、近代、現代，都是一個大時段，學生只要知道大時段的特色就可以了。這個時段為什麼被歷史學者切割為「上古」？我曾問學生：「春秋戰國的人會不會自己說：今天已經進入戰國時代？是這樣嗎？」（笑）如果不會，這樣的時代分類是誰分類的？其實我覺得教分期也是很重要的史學方法。歷史學者為什麼要在這裡切，他的目的何在？這個時代與下一個時代的轉捩與變遷的原因是什麼？其實歷史最喜歡談變遷。這些都是核心能力。我就是從這些核心能力要自己思考：這個教材可以這樣處理，那個教材可以那樣處理。

吳：您非常認同九五課綱的「核心能力」？

單：「核心能力」是蔡蔚群老師寫的。我們在讀書會裡，張元老師就不斷

地引進英國核心能力的概念；在清華還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我覺得這些都對我們很有幫助，我們常常要讀一些 Peter Lee 的文章。蔡蔚群老師告訴我，他就是看了這些文章，有一些體悟，再用他自己的方式來敘述。九八課綱好像做了一點點修正，但核心能力還放著。

我覺得有些老師可能會覺得那是一個空的概念，因為以前的教學目標就是空的，例如：「讓學生做一個好公民」、「讓學生有民族意識」。但是這要怎麼做呢？沒有詳細說明，但會把教育目標列出來。就像我們教育目標一樣 A.1、A.2 你可不可以達到這個目標？Level 1、Level 2，英國的教科書就把教學目標是否達成很明確的列出來。

吳：您認為最具體的教學目標，就是培養學生的核心能力？

單：對。這個核心能力不能空講，就是用這些歷史的細節來作為教材。

吳：許多歷史老師常耗費很多時間準備教學，然而實際上課時卻效果不佳。您建議他們應如何準備教學？

單：我先說明一下，為什麼花了很多時間準備，卻沒有效果？是因為完全使用講述的方法。把所準備的東西用口述的方式，認為這叫做「有層次」，可是那是老師自己認為的層次呀，你怎麼知道學生認為層次是什麼？另外一個是，學生今天學到很多歷史知識，他都不是按照老師的邏輯程序來學。很多人認為應該從上古史開始往下教，這樣時間才不會混亂。其實學生從小到大，從電視、故事書、從小學老師、國中老師所得到的資訊很多，早就時序混亂了。

學生需要的時序應該是小段的邏輯時序，其實不見得把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的時序弄得這麼清楚，可以弄清楚唐朝與宋朝之間的變化，市坊分離變成市坊合一的時候，就知道宋接在唐的後面，至於中間切割了一個五代十國，他們知不知道五代十國其實就不是那麼重要了，這其實交給歷史專業研究者去研究就可以了。

為什麼這個亂世我們不花那麼多時間？我也要學生思考？為什麼不像春秋戰國一樣，處理那麼久？為什麼不像魏晉南北朝一樣，處理那麼久？我們要問，這個時代時間有多長？我讓學生看一下課本上的年代系統表，五代十國只有五十三年，以歷史的角度來看，五十三年一晃眼就過去了，又沒有什麼偉大的人物，或很重要的事件，只有「亂倫」

最常見（笑）。五代之間就是節度使、藩鎮反覆地奪權；談到十國，就是談學生最有印象的李後主，問學生覺得李後主過的是什麼日子？簡單地說，他就是一個很好的文學家，很爛的帝王而已。

所以，我覺得希望學生知道的重點是，唐、宋這兩個中國歷史上這麼重要的時代，到底有什麼不一樣？換了一個新的視野，對「夷狄」的看法也不一樣，對於人的內心與欲求都不一樣，這些方面都可以區隔；當我們對學生分析了這些不同的時候，學生怎麼會不知道唐之後是宋呢？不是要叫學生背完，就好。以前我們都叫學生背：「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南北朝、唐、五代十國、宋、元、明、清、中華民國萬萬歲！」（笑）。這些時代對學生而言，就是一個名詞而已，沒有意義呀！學生用不到，也不知道有什麼意義。

我覺得對老師來說，就是不要一直講，不要一直想辦法把自己的邏輯程序講完，那樣子沒有效果。有時候我上課沒有效果，就是因為我講太久了，學生一直睡著，這是一個原因。第二個就是，如果你要讓學生看資料，資料一定不能太長。尤其是剛開始訓練學生的時候，你要幫學生擷取最精湛的那個部分，讓學生感受到精采的部分。如果資料是文言文，就要翻譯成白話文。

我現在上課講到魏晉南北朝，學生最愛聽的是孔融的故事。我問學生：「說到孔融會想到什麼？」他們回答：「讓梨」。我就告訴他們孔融最驚世駭俗的言論：「孔融跟人家辯論，人家問他要不要孝順父母？孔融說不用，因為我們只是父親發情的產物。」（笑）說到這裡學生已經全部醒過來了，我接著說：「孔融認為，與母親的關係只不過是『寄物瓶中』，暫時寄住在母親的子宮裡面。」這其實是《世說新語》裡面一段很短的文言文。我問學生：「你們的印象中，不是覺得孔融很孝順嗎？」他們說：「對呀！怎麼會是這樣子呢？」

我要講的其實是魏晉玄學，我說：「對於當時的世家大族來說，玄學是我談論的資料；可是行為是儒家的。可以做一個言語、思想的巨人，但卻是行動的侏儒，孝友傳家，這個世家大族的政治資本才得以傳遞下去。所以王獻之、王羲之、王凝之的兄弟感情很好，可以因為兄弟過世，自己也憂悶而死。這就是孝友傳家，這是他們最大的政治資本，是現實的，現實是儒家的。可是他們在思想談論的過程中，可以奔放不拘。」這就是我引資料的例子，我沒有放一篇孔融的文言文給他們

看，這時候我們不需要讓他們去讀《世說新語》的原文，對學生而言太無趣了；如果轉換成白話文來講，就會變得很有趣。

因為我覺得學生畢竟不是歷史研究所的學生，必須直接去看第一手資料，我就用二手資料。二手資料有時候也很精采。像張元老師選了錢穆的幾句話，就把時代的特色點破了；劉子健幾句話就把宋代的情況點出來了；給學生看這幾段，就可以了，資料不用太長。

吳：您認為這樣一個效果不好的歷史老師，並不是因為他不努力，而是因為方法的問題？因為他用純講述的方法？

單：對。

吳：您對講述法的看法？

單：也需要啊。我在引起學生動機的時候，就常用講述法。我剛剛提到孔融的例子，就是使用講述法。只是不能讓講述的時間變得很長。把講述做切割，學生覺得我上課很多變化的原因就在這裡，例如我使用 power point。現在因為我在大直使用 power point 教學必須事先登記教室，沒辦法每一堂課都使用，使用 power point 的時間會被切割；不然我覺得，最流暢的方式就是，我一面用 power point 秀出圖片，一面就進行問答，學生就不會覺得放 power point 太久會想睡覺。每一個方法持續太久的時間，都會很累，所以隨時要換不同的方法。

吳：大直這邊的設備使用上會有一些限制？

單：對。我現在一個禮拜的兩堂課裡，一堂在一般教室裡上課，我就直接讓學生問我問題，就是會用解決問題的方式來上課；另一堂在多媒體教室上課，我就直接讓學生看圖片、影片。但是我也怕讓學生看影片太久會睡著，所以我會用剪輯的影片，看完之後問學生問題；好處是可以吸引學生的注意力，而且影片裡有一些值得討論的點，不去討論的話，學生就 miss 掉了。有些老師是整節課讓學生看，如果是看電影還可以，如果是看紀錄片，很容易就睡著了，要不然暫停一下講解也可以。老師準備了資料，可以切割著用，不要整節課都在討論史料，講述法還是要放在裡面使用。

吳：這是更靈活的去運用各種教學法？

單：對，教學就是要「匠心獨運，存乎一心」。

吳：就是準備的時候要用心去思考教學流程怎麼進行？

單：對，但是你在現場實驗的時候還會出狀況，你一發現狀況不對，下節課就可以馬上改。你知道剛剛那個方式沒有效果，在下個班就不要使用了。有的老師會說：「這樣好累。」我通常要說服老師的時候，我會說：「對你自己來說，這樣教學會是一件比較愉快的事。為了你自己好過日子，其實這麼做也蠻好的。」當然，要這麼做，背後有一個最基本要做的就是「必須大量閱讀」。

吳：這應該算在「備課」裡面嗎？

單：對，這是備課。有的老師花很多時間準備，就是直接看六本教師手冊，這樣會累死。你看來看去會發現，資料是一樣的。因為綱目是一樣的，不同版本的差別不會太大，只是有的版本是這裡多出一部分，另外一個版本是那裡多出一部分。有的老師就整理出六個版本統整的講義，老師以為，要把這些全部都塞給學生，學生會更痛苦，這樣就是無效的。對我來說，我只要準備一本課本，這本課本是我的主軸。選定了這本課本，有優點也有缺點；就是要善用優點，補足缺點，所以我覺得補充資料是很重要的。

而補充資料必須是有趣的、有用的、有意義的；不然補充資料就沒意義了，乾脆以課本為主，讓學生把課本弄清楚就好了。因為我們不是多綱多本，我們是一綱多本，本身就是在這個主軸裡，萬變不離其中，不必看那麼多本教師手冊。而且大部分的教師手冊都很糟糕，我看過那麼多本教師手冊，只有張元老師和李孝悌老師所編的教師手冊最好。因為他們是真的告訴老師，今天可以用什麼方法？把二手資料都幫老師剪輯好了，就把這一段印給學生吧，我就直接印，非常方便。(笑)如果我覺得學生程度比較差，沒辦法讀這麼大段，我就印小塊一點；程度好的話，我就印大塊一點，就這樣而已；倘若覺得程度是高中學生無法接受的，我就不印了，老師備課是可以很有彈性的。

只是我看到很多老師的講義，他真的準備得很辛苦，可是我看不下去，因為內容就是條列式的重點整理，空隔填充題。我會覺得，講義的設計稍微開放一點，可以當成問答題來寫，會比較好。我也告訴學生，問答題才是檢驗學生能力最重要的指標；選擇題可以猜，消去法就可

以了；可是問答題必須要無中生有，必須有組織能力與寫作邏輯，這就是培養完整的能力，所以我認為月考一定要有問答題。

這一次我回一女中發現，他們高二的考試是沒有問答題的，我就寫mail 給出題的李健輝老師：「社會組的考試不是應該要有非選題嗎？」我來大直這邊，杜可瑜老師的非選題佔了三十分，是我建議可瑜：「三十分太多了」。我們在一女中都只有十分，因為不要讓學生覺得那麼難，班級數太多改起來也會很累，大直是班級數比較少一點。我就跟健輝說：「非選題至少要維持十分」，他就趕快改，他出一題，我出一題；我認為老師一定要不怕麻煩，教學生怎麼可以怕麻煩？老師如果怕麻煩，想省事，學生就會看出來，會覺得這個老師就是隨便的。學生可以容許自己不認真，但他們會不容許老師不認真。（笑）

吳：教科書在您的教學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關於使用教科書，您對新手歷史教師有哪些建議？

單：張元老師曾要我寫一篇文章，登在《清華歷史教學》第十二期的刊頭語，題目是〈教科書只是工具〉，裡面我寫了我對教科書的用法與感覺。我覺得不需要讀那麼多本課本，只要一本就可以了。把那一本課本的教師手冊好好看一看，如果教師手冊裡提供的都是一些歷史知識而已，就跳過去。若我看到一段內容都是講述事實的，對我教學沒什麼幫助，我就會跳過去，我是不要把這些事實全部交給學生。我挑著看，如果看到很棒的，就留下來，提供我很好的二手論文。95 課綱翰林版的教師手冊有很多就是整段原始資料，就是在講事實，這對我比較沒有幫助。我寧願提供的是二手的資料，二手資料是做過研究的，這才是我要跟學生談的。我自己看到一堆原文，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更不會教給學生了。

吳：這樣的教師手冊對教學就比較沒有幫助了？

單：對，其中有一些二手資料，但不多，大部分都是原始資料，我覺得不好。教師手冊的部分我覺得只有張元老師跟李孝悌老師處理得很好，其他我都覺得不好，大部分都是資料。這些資料我上網搜尋，上維基百科就可以了，我常常把電腦上的網路資料秀給學生看。我在一女中的時候，上課可以直接連線；我就告訴學生：「你要看美國總統是不是？我們來搜尋」我上 Google，關鍵字用「美國總統」來搜尋，進去維基

百科，上面有一個表格。我問學生要怎麼看這個表格？把他背起來嗎？當然不是，這就是參考資料。繼續看下去，這個表格裡面有總統的宗教背景，有公理會、聖公會、衛斯理的，我就問學生看完之後，會發現美國總統好像都要有宗教，這是代表什麼樣的社會型態？我就跟他們講 WASP，我其實是要講 WASP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其實五月花號那艘船上所搭乘的人，就只有清教徒嗎？沒有別的目的？沒有別的人種？沒有不同的職業嗎？當然不是。這是我從英國的歷史教科書裡變化過來的。

英國歷史教科書 *What is History?* 裡面有一段漫畫，畫了兩種人，都是貴族。其中一人說，國王下台了，所以我不要留在這裡，要離開；另外一人說，國王又上台了，我要離開了，因為時空不同，英國歷經清教徒革命和光榮革命，後一種人就是喜歡國會統治，所以國王又上台，就想離開；這兩種人是不同類型。另外還有幾幅漫畫是家境不好的人、女工、贖回自由之身的黑奴，他們想要去尋找新天地；最後要學生去判斷，請問在這一艘五月花號上，有哪些複雜的原因，讓這些人聚在一起？那幾幅漫畫都可以擺在五月花號裡去解釋。所以，五月花號公約其實只有四十九個人簽約，因為其他奴隸是不能簽約的，有農夫、漁夫、貴族、清教徒，每個人來的目的都不一樣，那才是一個真正完整的形象。

因為我要想介紹移民的複雜現象，才會去談 WASP，因為我們認為 WASP 是英國人，對不對？所以我就先介紹 New England 和後來改成 New York 的 New Amsterdam，因為當時荷蘭和英國打仗，後來把這個地方送給英國，New Netherland 就變成哪些州，我用這個來證明美國的移民與人種之複雜。我覺得老師們要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不要把歷史單純化；如果把歷史簡單化，那就糟了，歷史其實是很複雜的。

但因為歷史很複雜，所以老師要想辦法帶著學生抽絲剝繭的思考，又不能放棄歷史的複雜，這中間的拿捏就變得很重要。剛剛舉的那個例子當中，我其實沒有花很多時間，就把一個複雜的概念，很簡單的介紹給學生；並沒有因為我重視學生能力的培養，就忽略了這些歷史知識。我所有的能力其實是建立在豐厚的歷史知識之上，我才知道我要用 New England 還是 New Netherland。

吳：這是您多年來的經驗，建立起豐厚的知識？

單：對。我其實上 Google 看一下，只要把美國的移民歷史再看一次，我就知道哪一些點要抽出來講，哪些點要放棄，我不可能什麼都講。所以我還有一個建議：挑選一個時代裡重要的議題來講。不要鉅細靡遺，什麼都講，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我常常跟其他老師講：「如果什麼都講，就跟看兒童版的《紅樓夢》一樣，不夠深入，沒有血肉；但如果我們把《紅樓夢》裡的一小段對話抽出來講，《紅樓夢》的精神就展現了。」

吳：就是用您前面提到參加讀書會裡的方式來談？

單：對，我覺得英國歷史教科書對我個人的影響非常大。

我剛剛也講過讓學生自己動手做的作業。有田野的「探訪神明」。參觀博物館我也有用學習單，但是我在人社資優班的學習單和一般學生用的學習單不太一樣。一般學生的學習單雖然也是開放式的，我還有給他們一個定點式的目標，讓他們去寫。但是人社班的學習單，我帶學生去中研院的歷史文物陳列館，我要學生比較，故宮的陳列方式和中研院的歷史文物館陳列方式，兩者有什麼不同？學生參觀完以後就分組討論，繳完作業以後才可以回家。其實我要的答案就是，因為歷史文物陳列館是現場遺址的原狀呈現，故宮是皇帝把玩的，所以按照器物或時代來分類，沒有辦法告訴我們遺址現場的樣子。參觀的時候我們有請導覽員，導覽員對這些知識一定多少有涉獵。學生在參觀之前，都有先拿到這些作業，所以他們會有概念要問導覽員哪一些問題，就可以找到他們要的答案。這樣的作業，會讓學生的感受更深一點。

吳：您覺得讓學生完成這些「自己動手做」的作業的意義是？

單：就是建構式的教學。因為你本來就希望學生自己建構他的知識，因為知識不是我幫學生建構的，我講課之後，每個學生的接收度都不同，他們會在心裡內化成為自己的一套知識體系。如果學生自己做，他才有機會去建構這樣的知識體系，就像我談到了學習單的例子。大家都看同一本書《鴻》，但這三個女人的故事在每個同學的筆下都是不一樣的。我再把兩個學生的作業寄給你看。

吳：您是要讓學生去形成屬於自己的知識體系？

單：對，形成他自己的一個架構。問題是一個引導，答案是他自己想出來

的，這是開放式的問答。

吳：您如何設計教學活動？

單：就要看學習單了。如果讓學生去參觀，就是看當時有什麼展覽。如果是美術展，我希望學生不只是看美術，會把歷史的需求放進去，了解其中的時代背景。這有點廣泛，必須要針對某一個學習單來講，不同的目標有不同的做法。我下次再把學習單帶來，這樣說明會更清楚。

吳：學生對於這些教學活動反應如何？

單：這個我都會用問卷讓學生填寫，問學生對這個作業或活動有什麼看法或建議？其實我把這些問卷留下來，也是想做教學研究，只是到現在都沒有時間寫出來。做了問卷其實就要去分析，但我大部分就是把問卷看完；影印一份留下來，原稿發還給學生。即使退休了，還是沒時間寫，太忙了。(笑)

吳：這些教學活動的進行是否能達到預期中的效果？

單：這個部分可能我沒有真的很認真的檢驗。林慈淑老師就說：「如果要做一個教學設計，你就必須做問卷，問卷還要做質與量的分析，你才會知道是否真正有效果。」可是我只是去看學生的書寫而已，我看到的是一種沒有整理過的資料。

吳：或許學者看的效果和您自己看的效果是不一樣的？

單：或許我自己覺得有效，就從有效的角度去看他，這也是可能的。有的學生會給我建議，因為我的問卷是不具名的，就是要讓他們寫建議。他們會建議我：「一定要嚴格執行預習考」(笑)。他們覺得預習考非常有用，他們先預習過才知道我在講什麼，不然我跳來跳去，他們會覺得不知道怎麼辦？我現在會特別告訴學生我在講第幾頁，就是因為他們給我建議，他們會很擔心，尤其是他們沒有預習的時候，不知道我講到哪裡了，不知道筆記要寫在哪一頁，這是他們的煩惱，所以我會特別告訴學生現在講哪一頁。有時候他們會問我：「老師，你好像有的地方還沒講完？」我就會反問他們：「你告訴我哪一段還沒講？」這也算是一種反問。

吳：關於接下來「有些歷史老師常運用考試來輔導教學，如隨堂測驗、小考…等，您是否也曾採取此一方式？您如何進行？」這一題，您前面已經有提過了。

單：對，這個部分你都有看過，知道我是怎麼進行隨堂測驗的，我可以再補充一下。有的老師會仿照我的隨堂測驗，但是他們用的方式是考填充題。我後來會趕快跟他們解釋，我是用問答題，而且學生任寫一項就對了。例如我問學生：「請舉出英國人移民到美洲的理由，任寫一個。」討論答案的時候，每個人說的都不一樣。這些答案彙整起來，是不是就跟歷史學者的解釋一樣，找出很多原因了？正好說明歷史是很複雜的現象。而不是要讓測驗只有一種答案，例如：「攻打匈奴的是誰？」只要背起來，就知道答案是「漢武帝」了。

我剛剛舉的那個英國人移民美洲的例子，學生是只要看過課本，聽了我的講述，就知道怎麼回答了。我重點不是在於把學生考倒，而是在於等一下要討論答案。我會讓問題不是只有一個答案，有時候我會說：「這一題我們還沒討論完，我們再找另外一個同學。」我其實是利用隨堂測驗來教學。我考的那幾題，其實就是我今天這堂課的主軸。題目討論完，我一堂課也上完了。所以有時候，我的題目不會一次就討論完，可能會橫跨到下一次。

吳：這樣的隨堂測驗可以讓學生確實的預習？

單：對，很好用。我常常會問學生：「是不是沒有問題了？沒有問題我就要考了。」學生就會趕快舉手：「這邊還有問題」，問題就很多了。（笑）

吳：您認為什麼樣的考題是好的考題？您建議新手歷史教師應該如何命題？

單：我覺得這是一個大題目，可以下次慢慢談，我再把考題帶來。

吳：好，我們下次再談，今天謝謝老師。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

受訪者：北一女退休歷史教師單兆榮老師，以下簡寫為「單」

提問者：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生吳姿穎，以下簡寫為「吳」

清華大學歷史所博士生陳冠華，以下簡寫為「陳」

訪談時間：97年3月20日下午2:00-4:00

訪談地點：台北市大直高中輔導室

吳：請大略談一談您的求學經驗與歷史教學經歷。

單：我特別去翻過我的檔案，我有保存這些資料，整理完之後我再燒一片給你，這樣就會很完整。

吳：好，謝謝老師。

單：關於我的求學經驗，我的高中歷史老師對我啟迪很大，所以我現在就在扮演高中歷史老師的角色。其實那位老師上課就是用傳統的講述法，而且他的聲音比較平淡，同學大部分是睡著了（笑）。我喜歡這位老師是因為他教我們三年，帶領我深入探究學術思想，他是學識很紮實、很傳統的一位老師。我上次談過儒家大圓小圓的概念，那是我後來看《我追求一個圓》學習到的；在那本書之前，其實就是這位老師對我啟迪很大。他會談儒家的「自我完成」，就是從同心圓出發之後，可以自我滿足，就是類似這樣的比喻讓我體會到，原來儒家哲學可以這樣深刻有趣。其實我原來想考生物系，但是因為高二在念自然組的時候生病，幾乎都沒有上課，所以就轉到社會組；歷史的確是我在社會組的最愛。

上了師大歷史系之後，我覺得我們師大的教授是「用功型」、「認真型」的，但是沒有「方法」。他們倚靠的應該是傅斯年的那套系統：史料自己會說話，也就認為學生自己會思考（笑）。我們就要自求多福，要看很多資料。老實說，金毓黻的那套史學方法對我幫助並不大。我上次說過，其實讓我真正對史學比較認識的是張元老師的讀書會；再加上

我們後來看了一些英國歷史教學的文獻，包括英國歷史教科書、陳冠華的碩士論文《英國近三十年中學歷史教育改革之探討》等，這些知識的吸收就是我說的「吸星大法」，是從讀書會得來的；直接吸取別人的經驗或者閱讀心得，我覺得是最棒的。

所以我認為，實習老師的制度是非常棒的。我們在大學的時候有教材教法，就是我們的魏晉南北朝老師，他是非常老的一位先生，人非常好，是一位具有仙風道骨、儒家精神的老師；但是他完全無法給我們教材教法。我們在師大有上台試教，以及到國中實習三個禮拜的系統，這個部份就是要我們自己去心領神會。我覺得師大的教育理論就是給我們一些理論架構，我們把這些理論背下來，卻覺得空洞，知道原則，不知道如何運用。

※ 此時由於錄影機發出聲響，吳姿穎同學起身察看，單兆榮老師與陳冠華小姐繼續討論，話題間談及考題，訪談主軸旋即轉向相關議題。關於單老師在師大學習教育理論的經驗，將在下次訪談時再補充。

單：我們在討論考題的時候，第一個討論的就是我出的考題，我比較喜歡這樣。因為我比較資深，年輕的老師對我比較客氣，我會告訴他們，希望他們直接給我的考題批評指教，我會自己先批評。我覺得可能我的思考與敘述比較沒有那麼直接，轉彎比較多，別人沒辦法很快的進入我的思維；所以會題的好處就是，別人幫我察覺我的盲點，而且在討論當中，我們交換了教學的概念；我們教學的重點，一定是我們考試的重點，從這些討論就可以看到別人教學的切入點，這是一種很好的學習。

討論完我的考題之後，接著討論健輝的題目，我事後有拿可瑜的題目給他參考。我覺得健輝編的講義有一個蠻值得學習的優點，是資料前面有一個引言。不過我也建議他，有時候講義的原始資料太長，學生沒辦法完全讀完，就會直接放棄，先去看問題，再回來資料找答案；其實只要把重要的句子精簡的選出來就好。在會題的時候，我說五個叢集式的是非題，就是提供一段資料，然後寫道：「以下敘述何者正確？」後面各個選項之間相互沒有關係，這就是所謂的「叢集式的是非題」，彼此不相關，沒有一個主題意識。

可瑜出的考題在這個部份就很棒。可瑜最近出了一個關於「澶淵之盟」

的考題，¹提供四段長短適中的史料，代表當時大臣主張的兩種不同意見，第一題是讓學生去分類，第二題就是讓學生提出兩者之間不同的原因是什麼。這樣的考題問題意識很清楚，閱讀批改的時候也不會那麼困難；我認為這就是很棒的考題。上次可瑜還出過一個考題是關於國歌少年「詹德坤」的故事，因為是提供白話文的一段短篇小說，學生閱讀起來很容易；這個教材雖然出現在同化時期，可瑜考的是運用在皇民化時期，問學生在皇民化時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故事，問得非常技巧。我就告訴健輝，我們的考題應該也要這麼好；不過我也告訴他，我很會說，但我做不到；批人家容易，但看看自己的也是會覺得還是重出好了。當我說我要重出的時候，其他老師也會覺得不好意思，就跟著也要重出考題。(笑)

吳：我覺得您出的題目，並不容易答，難度很高。

陳：你所謂的難，是指思維的難？

吳：對，因為要思考，這比背了就有分數的考題還難。

單：我覺得在師大學到的教育理論其實也沒有完全錯，只是沒有提供實際的例子讓我們去進行；它提到了「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的概念。形成性評量是針對教學成果的驗收，所以考題應該呼應教學的內容；所以我上次提到教學生考古分類的概念，考題就放了劉益昌教授畫的圖，讓學生去判斷新出土的七家灣應該要放在圖上哪個部份。這就是希望讓他們去練習歷史學者是怎麼去分類的，不一定要讓他們去背劉益昌教授畫的那個表。當我這樣想的時候，我就比較清楚我要出什麼題目。以前我們出題的時候，都會去翻課本，從課本的敘述去

¹ 大直高中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期中考題，原文如下：

以下四則資料是宋人對「與遼締結澶淵之盟」一事的評論。

資料一：宋真宗於澶淵之盟締訂之後，對群臣云：「北陲自古為患，……今得其畏威服義，息戰安民，甚感朕懷。」

資料二：(澶淵之盟締訂)數年後，馬知節云：「西北二方，久為外患。今契丹求盟，夏臺請吏，皆陛下威德所致。」

資料三：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一月，王旦對宋真宗云：「國家納契丹和好以來，河朔生靈方獲安堵。雖每歲贈遺，較於用兵之費，不及百分之一。」

資料四：慶曆四年(1044)六月，富弼曾云：「歲遣差優，然不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澶淵之盟，未為失策。」

請問：

- (A) 對於宋遼締結澶淵之盟一事，四則資料裡何者表示正面肯定、何者表示負面否定？
- (B) 評論宋遼締結澶淵之盟時，四則資料依據「切入點的不同」可以分為兩組。請問：宋真宗、馬知節、王旦和富弼四人該如何進行分組？
- (C) 承上題，這兩組討論宋遼締結澶淵之盟時，各自的切入點為何？

想要怎麼出題；可是這樣做很難把題目出好。因為課本的敘述寫的都是結果，我想考學生的卻是過程，我要讓學生知道歷史學的方法，這種考題很難在課本中找到。

所以出考題的時候，我會問自己：現在出的考題針對哪一個時代？這個時代有什麼重要的議題？與這些重要的議題相比較，其他事情就沒有那麼重要，考試的時候就排除這些比較不重要的議題。所以我主張讓考試題數變少，每題的計分比重變高，從原來的兩分變成三分或四分；題數變少，考題的品質才會提升。題數太多，考題變成了地毯式的考法，考題內容就是一些要背的知識，不容易有好的考題；所以如果要出好題目，分數要貴。有的老師認為這麼做學生會受不了，但我認為都一樣。

吳：題數變少，是否也可以讓學生在考試的時候思考久一點？

單：對，題目稍微複雜一點也沒有關係，但是每個問題要有一個清楚的意識。

陳：如果題目很難，又只有兩分，學生就會覺得花那麼多時間才只有兩分，不太划算；如果出得難一點，可是有五分，學生就會覺得值得。

單：對，而且學生是看分數來決定要寫多少字（笑），這是學生的心理。剛剛談到了形成性評量，其實我覺得最好的考試就是老師自己教學、自己出考題，這才是形成性評量。可是我們被迫每個年級統一考題，就沒有辦法這麼做；因為不同老師看法不同，上課重點不同，考題當然也不同，學生面對不同老師出的考題，表現也會不同。為了解決這個困境，我希望我的教學不要被考試的緊箍咒限制，所以我才會推廣會題的方式。

我說服其他老師的第一個理由就是：倘若有三個老師一起出題，你教的學生回答你出的考題機率是三分之一，你的學生成績不至於太差；大家的學生成績也就差不了太多。第二個理由就是：減少工作量。雖然後來有老師說，這種方式工作量更大，因為每次月考都要出題，只是題數少；不過我跟他們說，會題的時候，別人還可以幫忙一起思考，比自己在家想破頭來得有效率。我每次討論過後，都會產生很多 idea，修改過後就會比原來的好很多。所以「學生成績會更好」、「減少工作量」是可以說服其他老師的，效果還不錯。

我在分享的時候會建議其他老師，倘若說服不了年紀較長的老師，也可以找與自己年紀相仿、志同道合的老師一起合作，這個機制慢慢形成之後，要再一起進行讀書會的時候，就會更容易合作；我們在一女中，就已經習慣用討論的方式彼此溝通。原本我們都是只同年級的老師小組合作，後來有一次因為要進行全台北市模擬考題的會題，是我們第一次十幾位老師全部坐下來會題，氣氛就有點詭譎。我們本來定了一個規則：若有人覺得某一個題目不能用，就直接刪除，不要浪費大家時間；後來卻發現每題都有人認為不能用，大家臉都綠了，因為自己出的題目被刪了，感覺有點下不了台（笑）；後來就有人說：「那我們來敗部復活好了。」這就是一個磨合的過程，這種過程是一種很重要的學習，勝過自己一個人單打獨鬥。

我在課堂上也觀察到，如果我只叫一個學生起來單獨回答問題，他就很容易因為害怕而回答不出來。後來我聽張元老師提到大陸揚州中學王雄老師的方法：讓前後兩個同學相互討論答案，只要前面的學生回頭討論就可以進行，也不用排桌椅，非常方便。我覺得這個方法不錯，就應用到我的課堂上。我讓坐在一起的幾位同學相互討論，他們要有主持人、紀錄人、報告人、監察員，大家每次都要輪流負責不同的工作，在紀錄與報告的過程之中，其實就有一種反芻的效果，會讓報告者對內容比較確定，比較不會害怕。

同樣的道理，老師們在相互討論的過程當中，也是如此。也是因為大家的腦力激盪，產生了原來沒有想到的想法，所以我覺得不但考題要討論，教學也應該要討論。我在中正高中任教的時候，曾經與三個好朋友，加上我是四個人，一起進行教學的討論，進行過兩個學期；我們討論每個章節，看大家各自怎麼教，這樣的學習進步很快。有時候上課會忽然想到，某個同事很好的點子，比我的切入更好，我就使用他的點子，大家相互截長補短，效果很好。

吳：我覺得這種合作應該是很不容易的，我原本以為教學是一種很獨立的工作，這麼說來，嘗試用合作的方式來準備也很不錯。

單：你說獨立並沒有錯，我覺得老師就像「教室裡的國王」，不容許人家挑戰你的權威；你就會習慣性的、很霸道的處理，學生送錢來給你，還要給你罵、讓你決定成績（笑）。我覺得如果我們長期習慣了這樣的模式，就很難聽別人的意見。所以有時候跟外面的人接觸，就會有人告

訴我：「你們老師有時候很難溝通」，因為我們就在象牙塔裡面，在班級裡面又是更深的象牙塔。我覺得走出來，才能看到外面的世界。

我們都沒有機會去看別人上課，因為大家會害怕、拒絕；如果我們用討論的方式，可以讓老師減除一些心裡的芥蒂。因為教學直接讓人觀摩與口述自己的教學是有距離的，口述可以是條裡有序的，不會被學生的突發狀況打斷，例如：秩序混亂、學生睡著等，這些現場狀況的處理又是不同的。在跟別的老師討論教學的過程當中，還可以有另外的沉澱；因為還要先思考：「這樣教學有什麼好處？有什麼目標？」宗旨就會很清楚，我覺得這在教學討論時，可以感覺得出來。教學討論是我在中正的經驗，但我在一女中還不敢這樣推行；我一開始是先推動考題的會題，合作機制逐漸成形後，再推動讀書會，效果就還不錯。

吳：這個讀書會是關於考題嗎？

單：不是，是關於英國歷史教科書的讀書會，我們讀英國的歷史教科書。過去我雖然參加很多讀書會，和外面的老師有很多交流，但我卻不太了解同事的想法；因為平常大家只是閒話家常，你看不出他的想法，談話的時候也不會去談這些。一直到我在一女中的讀書會上聽到同事的報告，才覺得原來每個人都有兩把刷子，都非常優秀。以前我都沒有機會把這些同事的想法挖掘出來，曾經邀他們參加外面週六的讀書會，很多人會無法參加：因為假日要陪伴家人、小孩，感覺上會成為一個負擔。雖然參加一女中的讀書會也會是負擔，但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要爭取經費，所以學校這個讀書會就一定要進行，大家都要參加（笑）。為什麼大家表現都很厲害？我覺得可能是「輸人不輸陣」，也可以說是團體激勵，適度的壓力可以激發潛能（笑）。我覺得這麼做很好，所以我出去跟大家分享的時候，就會鼓吹會題、教學討論，因為這是解決教學困境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吳：您當初也是運用這樣的方式，來激勵自己的教學，就是之前談的「吸星大法」？

單：對。參加讀書會之前我雖然也有想法，可是光忙著準備教材都來不及了，也沒時間想那麼多；雖然每年都會想要改變，但是因為自己一個人思考，所以汰舊換新的速度很慢。可是當與一群人討論的時候，成長速度就會很快。

陳：我有興趣的是，以我的經驗，這種校內網絡不容易建立，我很想知道您如何破冰？就像剛剛談到了，大家都很獨立的關在自己的教室裡，也有很多理由：時間不能配合等等，您是如何做到的？

單：這其實也牽涉到一件事——推動者是不是夠資深（笑）；不過年資也不是最重要的，例如蔡蔚群老師雖然年輕，卻能成為很出色的讀書會主持人。蔡蔚群很年輕，現在一女中讀書會主持人是他。我的秘訣與他的秘訣不同；一個是老人家，一個是年輕人（笑）。我在進一女中之前，已經建立起一點名聲，但不見得是很正確的名聲（笑）；而我進一女中的時候，有點像是外來者，我是退休前十一年才進去，在我進去之前，一女中本身也有比較資深的老師在任教。剛進去的時候，我就假裝完全不知道他們之前的恩恩怨怨，對每個人都是以誠相待。我為什麼會覺得我好像跟每個同事都不熟？我不會去跟他們談一些私人的事情，加上自己本身也忙，所以和每個同事都建立起等距的關係；如果有人需要幫助，我會盡量幫助他。推動合作關係之前，人際關係先建立好，是很重要的。

推動合作關係我是先從會題開始，要直接推動讀書會是有困難的。推動會題也不容易，我就先從我這個小組開始，就是教同一個年級的老師，人數不多，大概三個或四個老師一起討論；如果有老師負責跨年級的部分，我們都知道會很辛苦，會幫他分擔一下，讓他減少出考題的負擔，因為出考題是很累的一件事。出考題其實比教學還困難，要思考很久；出一份考題可以思考一個月，還是跳不出框架。通常一次月考剛考完，我就會開始分配下一次月考的出題負責範圍，其他老師就會說：「你太恐怖了，不是才剛改完考卷嗎？這樣很累！」（笑）我會說：「你有空就想一想，這樣比較不會有壓力」（笑）因為知道範圍，就可以知道先從哪裡下手；看到資料就想到要蒐集起來，會比較容易。

因為會題老師人數不多，盡量不要用會議的方式來討論合作，會議討論很容易被否決掉，要再翻案就很難。可以用談天的方式，這位老師談一談，那位老師也談一談，說服他們的理由前面已經有談到；大家有意願之後，我就說：「既然要討論考題，可不可以在討論前兩天就讓其他老師看到？因為我自己出的考題很糟糕，一定要請你們先幫我看過，給我建議。」先批評自己是很重要的。

第一次討論考題的時候，大家都會很客氣，但沒有批評就沒有進步，

討論的進度也一直僵著。討論的時候我們按照順序，我會把自己的考題排在第一個部分，我會說：「看我自己出的題目，很糟糕，我不曉得我在問什麼，你們覺不覺得？」大家本來不好意思說，聽我這麼說就會開始附和、提出建議了（笑）。我還會說：「我覺得這題出得不好，你們幫我修一下好不好？不知道怎麼修改比較好？你出得真好，可不可以教我一下？」這樣的氣氛進行下去，後面討論也會很順利。

有了第一次成功會題的經驗，這個小組成員覺得效果還不錯；在下次出題的時候，就會仿照相同的做法，組成另一個會題小組，大家就自己進行起來了；一女中會題的討論已經進行了六、七年了。

吳：合作會題是您在一女中任教時開始推動的？

單：對。我在中正任教時，因為只有兩、三個歷史老師，大家是好朋友，推動起來很容易

單：其實我也曾經歷過被別人毫不留情的指責，那時會感覺面子掛不住，也就了解到合作溝通要有技巧。以前在中正時，黃文珍老師是我的好朋友，她教學比我更認真。我覺得他的題目出得非常好，只是我們當時常常為了討論題目而幾乎快吵架，我覺得這是因為當時我不能接受別人的建議。所以我告訴其他老師，會題討論的時候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先批評自己。批評自己可以嚴厲，但批評別人的時候就不能嚴厲了。有的老師就是習慣出叢集式是非題，但偶爾也會有好題目的出現，這時候我就會說：「這題好棒！我都沒有想過可以這樣出題。」這樣就可以很順利地開始討論了。

大部分的老師不是不認真出題，其實出題態度很認真，只是每個人的標準不同。我們都有各自的意識型態，有自己一套認為好的標準，可是別人也有自己的價值標準，所以我們應該要很尊重別人的價值標準，不需要去抨擊別人。所以我現在都會很努力的先看過，思考怎麼樣幫助其他老師把題目修得更好？我會把我覺得比較好的部分事先找出來，把比較不妥的先修改好，討論的時候我會說：「你這個題目出得很好，我從來沒有想過可以用這段資料。只是學生可能要特別去記這段資料，才有能力答對，要不要試試看把題幹和選項對調一下，把知識提供到題幹裡頭？就像數學老師提供公式一樣，不要叫學生背公式，讓學生運用公式來計算，學生就有解題的能力了。」那位老師也

會覺得這麼做還不錯，我都很努力地幫忙修改，包括錯字等有疏忽的地方，都會幫忙找出來，大家就會覺得這是互相幫助。

我覺得和諧的氣氛很重要，這樣合作才得以進行下去。我在不同的組進行合作時，剛開始都會有一個磨合期，我有一個還不錯的性格，叫做「六十分哲學」，如果課堂上有一個學生對我笑，我就會很開心了。如果你的要求不高，你就不會因為有學生睡著而感到憂鬱（笑）。有時候看到學生睡著，真的會整天心情不好，心煩之下教學又愈糟糕，學生睡著的情況又更嚴重，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可以換個角度想：「這位學生可能昨天太晚睡了」、「他上一堂課可能太累了」（笑）。

面對學生如此；面對同事也是一樣，大家都是同輩，要顧及對方的感受與面子；會題的時候，只要不是太嚴重的問題，我就不會刻意去更動，除非是很重大的問題，我才會去更動。如果每一題都要修改，出題老師回家不但會修改得很累，心裡也會很不高興，好像每一題都沒有意義。不過面對健輝我就沒那麼客氣了（笑），他是我徒弟，個性又很不錯，我知道他可以容許我的建議。你要看你的對象是否能接受你的建議，他的極限在哪裡？有的人自信心不夠，就不可以太直接批評。我推動合作會題這段時間以來，不曾和同事鬧得不愉快。不過，我開始推讀書會的時候，就不像蔚群那麼有技巧了。

我開始推動讀書會的時候，是學校告訴我們如果要爭取經費，可以去爭取教育部的教學卓越獎，或者寫計劃，我們就決定爭取一個「社區計劃」的經費。當時這個計劃的召集人設計了一個龐大的計劃，我建議他，可能無法同時推展，是不是可以每年選擇一、二項來推行，等到進行得比較有規模之後，行有餘力再去進行其他部分？我建議可以從讀書會開始，理由是：「讀一本書之後，我們常常會覺得很寂寞，沒有人可以分享，又不知道怎麼運用在教學之上；我很想知道自己讀書的範圍是不是太狹隘了？也很想知道別人讀了什麼好書。」這樣的建議提出來之後，沒有人反對。我們也沒有表決，這時候就不能進行表決了，萬一表決的時候有人反對，就沒辦法推行了；之後我們的讀書會就開始進行了。

台北市有個排課機制，就是讓每一個學科有一個上午或下午是共同備課時間，讀書會進行的時間就選在每個禮拜三早上的共同備課時間。我和召集人一起設計：每次開會都有一個主題，解決一些事情之後，

接著就進行讀書會。我們會讓每個老師認領一些負責的部分。我不如蔚群的地方就是，我當時是用 *What is Evidence?* 這本書。因為這本書有點難讀，當時我告訴他們，我在人社資優班的高二用這本書，可是我們每次跟學生討論的時候，都不確定答案到底正不正確，因為這本書又有分等級，我不知道該把學生的答案分在哪個等級，我就很想跟別人討論，我當時是用這個理由去說服大家，所以我們後來就開始讀這本書，可是這本書真得難度頗高。

我們讀了一段時間之後，想請一位大學教授來給我們一些啟迪，我們就找了林慈淑老師，她就認為 *What is Evidence?* 這本書難度太高了，第一個原因是要從方法論切入，例如提供一個被切割的圖片，沒有提供圖片的全部，可能在解讀上就需要討論。或者有一個作業是，假設你是記者，先寫洋基隊的戰績，再寫紅襪隊的戰績，因為你支持不同的隊伍，所以你寫戰績的時候角度就會不同；最後再叫你站在中立的立場來寫這兩隊；學生告訴我：「老師，這個真的很難寫。」（笑）我就跟一女中的同事舉這個例子，告訴他們這本書真得很有趣，但我又不知道怎麼在教學上實際進行，感覺孤立無援。因為讀這本書必需要對英國歷史有了解，很多專有名詞是我們不了解的，所以每次我在人社班就讓同學輪流負責把這些與英國歷史相關的專有名詞先查出來，在帶讀的時候告訴其他同學，這也是讀這本書的另外一個難處。因為難度頗高，討論的時候就只有幾個人在發言。我退休的時候，我和蔚群有點擔心，讀書會有沒有可能結束？

幸好一女中有一個很好的傳統，退休老師會回來再參加一些活動，退休老師會煮東西帶過來，有綠豆湯、八寶粥，大家吃吃喝喝。蔚群就把讀書會的分工表格先做好，請大家認領：心得分享兩個人，讀本文一個人，還有一個人負責談運用在教學實例之上，我覺得蔚群這樣的分工很好。我們這次讀書會，四位老師的報告都很精彩，我說：「我真的覺得幾位老師太優秀了！」報告本文的老師是石淑清老師，她對英文很有興趣，就認領了這個部分，她教學很多年了，所以她可以提綱挈領，用一種縱觀的眼光來看。

兩位分享心得的年輕老師，一位是剛好在人社班教學時運用到，她就將應用的方式報告出來，她用的是 *Mind and Machines* 裡面的 Chapter 5、Chapter 6，讓學生在課堂上按照書上給的層次，寫一小篇論文；我聽到這個就覺得很棒，我都沒有想到讓學生當場做，我通常都讓學

生回家做，就變成學生的另外一個負擔，而且沒有課堂上討論後思考的效果。而人社班的上課時間有三堂課，可以有充足的時間這麼做，這對我也是啟迪。

另外一個年輕老師非常認真，寫了很長的心得，而且報告心得之後，還提出缺失之處，把我們沒有想到的缺失一個一個提出來。接著是健輝報告教學運用實例，更讓我們嘆為觀止。他找了很多圖片來呈現工業革命，在編排的部分運用巧思把這些圖片做了整理、比較，把上一張圖片縮小，與下一張圖片放在一起做比較；更棒的是，他在備忘稿的部分把要討論的問題都寫好了。我自己的作法是講解每一張圖片的時候，隨機問學生問題，沒有像健輝這樣把問題條理化、程序化，這給我也是啟發。我的稱讚都是現場告訴他們，不要吝惜稱讚別人，即使他的報告不見得完全精彩，但只要吸收其中的一個優點，就一輩子受用無盡了。

吳：這就是所謂的「吸星大法」，可以應用在討論考題、教學討論、讀書會之上？

單：對，都很好用。蔚群說：「我為什麼要當主持人？因為當主持人最容易，只要叫別人發言就可以了。」（笑）蔚群也很會稱讚別人。

吳：這種溝通技巧是天生的嗎？

單：這是可以訓練的。就像讓學生發言，也是我們要去訓練讓他們說話，按部就班地教他們發言。學生第一次可能只講一句話，第二次可能講兩句，就會愈來愈熟練。

陳：其實表達是訓練的成果。英國的歷史教科書常常在課文後會讓學生練習寫作，也是分為 Step 1、Step 2、Step 3 等，雖然給學生的空間不大，卻是一個很紮實的訓練，綜合起來表達其實是有一個有效模式的。

單：對，因為我們讀的英國歷史教科書它的對象是國中生，會先提示要怎麼寫；前面寫幾個字，或後面寫個字，留一段空白，要學生填補這個空白。它也會建議讓程度比較好的學生多讀一些資料，並給學生提示每一段要寫的重點，讓學生自己寫一篇文章。

吳：這樣給學生一層一層的訓練，是否提供的是一些更深層的知識？

單：對。所以我覺得歷史思維能力與歷史知識不能分開。現在對於史學態度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派覺得豐厚的歷史知識很重要，不然無法判斷，另一派覺得方法很重要。其實這兩派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認為歷史學是可以被認知的。通常學校裡面一定有這兩種老師，但其實我們並不是在左右兩邊走，大家都在向中間靠攏；我是覺得不需要只取其中之一。你看英國歷史教科書進行的是方法學，可是內容又有大量的歷史知識細節，例如談工業革命提到了污水、建築物、圖片、資料等各種不同的素材，包括各式各樣的細節，而我們的課本談工業革命是一兩句就結束了，完全無法用那樣的方式來處理。我也想說服認為「方法很空泛」的人：需要運用歷史知識來呈現方法，但這些知識不是拿來記憶的。

我認為應該要以方法為主體。今天我想要教學生推理，或者想教學生歷史解釋，或判別「意見」與「偏見」有什麼不同的時候，我要借用適合的歷史知識去呈現，達到我的目標。對我來說，方法還是主體，知識是配件；但如果只有方法作為骨幹，也是很空泛，沒有血肉，必需用知識來填滿，這很重要。另外一派也就不會反對這樣的方式，我們並不是把歷史知識丟掉；這樣的方式甚至提到更多細節，例如我們讓學生去看英國新濟貧法的資料：這些貧窮的人集中住在一個看起來還不錯的屋子，男人住在一區，女人住在一區，小孩住在一區，生病還有醫務室；但是有很多作息規定與要求，包括吃飯等等，住在裡面的人都有點營養不良，這些住在濟貧所裡的人平均十九歲死亡；另外，連要求的手則都列出來，是不是很多細節？學生看到這些內容會很震驚，因為他們是高三學生，年齡正好接近十九歲，他們會不記得這些內容嗎？

談三角貿易，我們的課本是談貨物從哪裡運送到哪裡；英國的歷史教科書是問學生一個問題：請問你覺得這艘船所攜帶的物品，背後會牽扯到哪些人的生活？有哪些商業行為會受到影響？學生就必需去思考，要明白這艘船上攜帶了什麼物品？有維持船行進所需的材料，也有貿易的貨品，這些物品背後有多少行業？這些細節也證明了歷史複雜的特性，不是三言兩語就能涵括一切的。蔚群買了一本高中生用的歷史教科書《威瑪共和國與希特勒》，非常厚的一本。你會有疑問：怎麼教得完？其他史事都不必教了嗎？英國歷史科都不用考試了嗎？因為他們有配套措施，考試有另外一套系統，比較不同於我們的聯考。

其實有時候我和黃德宗老師討論的時候，我們會覺得乾脆不要考試算了；以前我是不贊成，現在我愈來愈贊成歷史科不要考試。當一個音樂老師教到一個他覺得很精彩、很重要的部分，他可以花很多時間經營那個部分，他很快樂。如果我們把考試的緊箍咒去掉，歷史可能會更邊緣；可是對於想要努力經營的老師而言，他會有更大的教學空間。其實我很喜歡教自然組，因為現在是理工掛帥，三類組的學生程度是最好的，其中喜歡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生也蠻多的，他們雖然也要參加學測，但比較沒有太多考試的框架。

我上次舉了五月花號的例子，就是在給這些自然組的學生上課時講到的，五月花號上的成員絕對不是只有清教徒，當時真正簽〈五月花號公約〉的人還不到五十人，不包括奴隸與船員；但畢竟清教徒是這些移民的領導人，所以我們才會說五月花號是清教徒的移民。我覺得教自然組學生的時候，我比較能有充裕的時間進行更深刻的討論，沒有進度的壓力。

陳：單老師，我的想法與您一樣。我覺得歷史科的定位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既不被重視，卻又要考試。美術老師雖不被重視，但若有心經營，美術老師的教學空間就會很大。

單：其實在課堂上的活動與給學生的作業就是一種非常棒的評量，可以讓學生覺得很有趣，又不會讓學生覺得歷史考試很讓他們倒胃口。學生會覺得歷史科考試很難，尤其是聯合模擬考。其實現在台北區公立高中模擬考有比較改善了，因為輔導團有會題討論，作一些引導。題目太難，連老師自己都不會做了，學生怎麼會回答？大家本來是想學大學教授出題，可是我們道行不高，東施效顰的結果就是考題沒有核心價值。學生面臨這樣的考題會很痛苦，模擬考會讓他們喪失信心，他們告訴我：「老師，我好喜歡歷史，可是我很討厭考試。」

除了建議提高考題的計分比重，一題三至四分。我在一女中還建議題目要出得有水準，不要只是考記憶的題目，難度也要適中。如果一女中的學生都不能考八、九十分了，其他學校的學生應該要考幾分？一女中學生的成績本來就是常態分配曲線靠右邊的那一群，考試為什麼不讓學生拿八、九十分呢？所以我們這次的校內考試學生的平均成績是九十分，學生很開心。我們不是出爛問題，因為提供給學生的資料夠充分，這些聰明的學生可以正確判斷。結果，聯考給我們打擊很大。

大考中心曾經讓我的應屆畢業學生作問卷，有學生寫道：「我們老師說過，教授不會出那種沒水準的題目；可是我覺得不然，我們被老師欺騙。」因為有時候是記憶題，但教授卻覺得這不是記憶，認為這是 common sense，這樣就慘了。

吳：您給自然組更多作業嗎？

單：不是更多的作業，是更活的作業；我反而不敢給他們更多作業。對他們來說，物理、化學、數學更重要，歷史是「營養學科」，我就要他們得到充分的養分。我告訴他們現在是理工掛帥，所以他們將來很有可能就是居高位者，需要管理人的事務，所以必需搞清楚「人的學問」，這是他們為什麼要學歷史的原因。（笑）不然學生會不平衡：「社會組不用學自然、化學，我們為什麼要學歷史、地理？」

吳：您的理由有說服學生嗎？

單：當然有。我每次都告訴學生：「我是開明專制。」（笑）

吳：以歷史科的評量來看，您怎麼看待作業與考試的分配？

單：作業其實是另外一種形式的考試，只是作業是 open book；我會更喜歡作業。因為作業給學生發揮的空間更大。考試的時候，我們不希望讓老師批閱的負擔太重，不敢出太多非選題，選擇題本身又是斷裂式的思考，比較不能讓學生作知識的同整。所以我比較喜歡用作業來評量學生。我在一女中有進行預習考；但我在大直就沒有嚴格執行預習考，因為學生不是那麼重視成績。一女中學生就更重視成績，覺得不能丟臉，大部分學生都會積極準備預習考；可是對大直的學生，我就必需用鼓勵的。我會喊：「搶答！誰能告訴我在第幾頁？」我會把答對的座號登記下來加分，我說這是加平時成績的總分。學生看到真的有同學答對，就會慢慢被激勵，也跟著預習，這也算是預習考。當然還是有沒預習的學生。

我在跟其他老師推薦預習考的時候，我會比較擔心用填充的方式來考預習考，老師都還沒教就讓學生背，是沒有意義的；我希望老師用問答的。我預習考的問題，就是等一下上課的主軸。學生回答之後，我講評的時候再把主軸拉回我的教學目標。如果學生提的問題不是很好的時候，我就會反問學生，就把主軸拉回來了。這對我而言都是考試，

是口試。我最不重視的，是學生的平常紙筆測驗，我告訴學生：我完全不關心他們的小考成績，小考進度小老師自己安排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問我。我也不會花時間討論小考考題，因為地毯式的出題，不容易有好題目。我只有月考才會討論考題，並讓學生做考題訂正，因為是老師們花心思出的題目。

吳：您建議新手教師可以不理會學生的平常考試，也就是測驗卷考試？

單：我建議可以不用理會。那會花很多時間，而且有時候學生拿那些題目過來我也不會答；這樣是我很爛？還是題目很爛？我覺得是題目爛。（笑）老師不要自苦。其實不一定是出題老師的問題，但常是出版社希望每一章都能出一定份量的問題，要求每一題都有好品質是不容易的。我知道新進老師會擔心「學生的成績不好」、「啟發式教學法就是成績不好」，怕被貼標籤。其實我已經不太在乎學生的成績，所以預習考我也不沒有很認真的進行。後來是學生告訴我，希望我嚴格進行預習考；因為我教學跳來跳去，學生會不知道講到哪裡了，所以我在大直都會告訴學生在講第幾頁，讓學生能夠進入脈絡裡，減損我跳躍式教學的影響。

關於考試的部分，新進老師可以堅持預習考，但一定要記得，考試有很多種形式：筆試、口試。口試其實會讓學生反應更熱烈，如果學生不主動搶答，你可以點同學起來回答，這時候要耐心等待學生回答。如果學生不會回答，也可以慢慢的提示：「是不是老師問得太深了？」其實我的提示就像剝洋蔥一樣，慢慢剝到最核心的部分，學生只要回答出最關鍵的一句話，我就會說：「不要懷疑自己，就是這個答案沒有錯，同學給他鼓鼓掌。」學生就會有信心了，所以口試會比較容易進行。筆試也有好處，因為學生要書寫，就會讓他們認識到自己不懂的地方在哪裡。

也有老師會問我：「預習考要不要老師自己改？」我認為不需要，每一次預習考都自己批改就太累了，讓學生交換改就可以了。交換改的好處是，可以訓練他們寫出讓同學看得懂的句子。有時候同學會拿他要改的卷子來問我：「老師，他這句話這樣寫到底是什麼意思？」我會問那位寫考卷的同學那是什麼意思，再叫他把回答的句子寫上去。因為我的問題是開放性的，有很多答案，例如：「你覺得移民到美洲的人可能是哪些人？任寫一個。」只要寫一個就答對了，我的目的就是要

很多種答案。我會要學生把我的問題覆述一遍，看看他們是不是都了解我的問題？再請學生把他批改的卷子寫的答案唸出來，因為唸別人的都很大聲，唸自己的就很小聲。(笑)唸完之後，就可以開始跟同學討論，一直延伸討論下去，一節課就上完了。

吳：您上次也提到預習考就是您上課的脈絡。

單：對，所以要想清楚要考什麼。我以前在一女中的預習考，是直接把題目打在 Power point 檔案上，連題目都不用唸，接著上課就是照這個進行。這樣的問答题出來了，答案我不會去看，就是別的同学去批改。我們討論答案的時，學生若知道自已的答案不對，就會把重點寫在自已的課本上。我覺得也不需要把自己弄得太辛苦。

陳：所謂的預習，是學生事先把要上課的內容先看過一遍嗎？

單：我每次上課都會告訴學生下次預習考的範圍，以一整章為範圍。我會告訴學生，我上課都是用一整章來進行，也不用擔心不知道要念什麼，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看標題，我一定會考標題。如果把課本看過一遍，學生就會答了。其實我的重點也不在學生得幾分，而在討論的過程。一女中的學生大概百分之八十有預習，大直的學生大概百分之六十有預習，這樣就可以了，至少有一些同學的概念是可以掌握的。我會告訴同學我不想考焦他們，考十次只要六次有念，就及格了。問這種開放式的問題，也不要讓問題太難回答，要讓問題得到比較簡單又有彈性的答案，下次預習的人就會更多；不過也有相反的，開學的時候很認真，之後就愈來愈懶。我就會換一種方式：讓學生問我問題，這樣我就會知道他們有沒有預習了。上次我也有提過，學生問了好問題，我就不考試。學生就會叫別的同学趕快問問題。(笑)學生問完了之後會問我：「老師，這是不是好問題呀？」我會說：「還不錯，不過我还需要更多好問題。」(笑)

吳：所以學生是真的不喜歡考試？

單：真的不喜歡。但老師還是要半強迫，還是要叫學生回答問題，如果學生沒有預習，我就會暗示，告訴學生在第幾頁，要他看一下。他至少可以聚焦，會比較專心。

吳：您是讓學生 open book 嗎？

單：我剛才說給學生提示是用在口試。筆試的時候讓學生 open book 應該也不錯，我下次就這麼做好了。²只要學生找得到頁數，也就很厲害了；而且學生不見得看課本就知道怎麼回答我的問題，讓他們去找，再寫下來，也蠻好的。他找到的可能也不是我要討論的方向，還可以引導一下。

吳：您覺得對歷史科而言，考試的意義在哪裡？

單：我覺得考試的意義不只是針對歷史科。對學習而言，你可以說考試是一種檢驗，預習考是一種事先的閱讀。我今天要跟學生討論，學生腦袋裡面沒有東西，要怎麼討論，我是希望討論有內涵，或者解決學生有疑問的地方。「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或者說學而沒有問，問而沒有學，學習的效果就不好了。當你的腦袋裡有疑問的時候，你才會渴求學習。我的第一堂課很重要，我會和學生先建立關係，聲明我「溫柔的堅持」，也就是開明專制，我說：「我不會記得你的考試成績，但我永遠不會忘記你曾給我那麼精彩的答案。」老師要不吝惜給學生掌聲，不要認為登記成績與分數或鼓勵學生是浪費時間，這會累積出更豐厚的效果。

對我而言，預習考試提供了上課的討論資料；如果是形成性評量，就是讓我檢驗我的教學是否達成目標。如果一節課都是我在講述，就會發現教學目標是無法達成的，因為學生睡著了，這樣就沒意義了。我和老師們分享的時候，我會問他們：「當你說你教完了，學生學完了嗎？」我曾經試過問學生我剛剛講了很久的概念，結果很少學生答得出來，我就會很難過。老師們常常說：「現在中國史教不完。」我就會問他們：「什麼叫做教完了？」對我而言，下課打鐘的時候就教完了，這輩子沒有教完的時候。其實針對一個時代，只要選擇幾個重要的課題就解決了。張元老師編的龍騰課本裡面有伯希和的敦煌文書資料，我用那兩段資料就可以談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調法和為什麼演變為兩稅法；我只是叫學生來比較有什麼不一樣？讓學生演算一下。要讓學生有參與感，進行活動、變化花樣，學生才不會睡著。

吳：學生有那麼清楚您的教學目標嗎？

單：直接告知，絕不隱藏，就直接告訴學生我要給他們訓練。第一堂課告

² 單兆榮老師後來曾在課堂上實驗過，學生的反應是很喜歡，希望以後都如此進行。

訴他們教學目標，學生會忘掉，就是要慢慢地去強化。我上學期已經給他們一些訓練了，我就想這學期試著給學生幾段資料，大部分是從張元老師的龍騰版課本選出來的，看看學生是否能自己判斷資料；這個作業我就會親自批改，我想知道學生的練習成果。

我在上秦漢時代時給的資料比較簡單，很多學生都會寫；這次我在唐代發的資料比較難，學生就會告訴我真的看不懂，這我就會帶學生去讀資料了。所以我覺得，學生真的有在進步；他們一開始不太會表達，現在已經能完整的寫出來，還可以呼應到我上課講的東西。例如我提供學生一段張元老師龍騰版課本裡一段余英時寫的資料，提到聖君與賢相是不可能同時出現的，題目問學生主要原因是什麼？有學生寫道：「天子的權力是天下唯一的。」我就在旁邊寫上：「好」。我上課的時候就會問：「我在作業上寫『好』或者『很好』的同學請舉手。」這時候舉手的同學就會很高興。（笑）我會叫他們把答案唸出來，如果同學害羞我就請別的同学幫他唸出來。我說：「為什麼要大家唸？因為我沒有標準答案。我覺得你們每個人的答案都很棒。我要讓你們知道：自己寫最棒。」

我也知道有一些同學會抄人家的，我看到的時候會在上面寫：「你和某某同學的答案是一樣的，請問是誰抄誰？」。發還給同學的時候，我會說：「你們這次寫得很棒，我看得出來很多人都自己寫；只要是自己寫的，寫錯也沒關係，都是八十分起跳。」還有人拿到一百二十分，學生會很開心，接著我繼續說：「不過，下課的時候請正本或副本的同學來告訴我，你是正本還是副本？副本還是維持八十分，但是正本的分數總是要比較高吧！」就有學生會跑來告訴我：「老師，對不起，我就是那個副本。他不知道我抄他的。」他不想害到那個正本。也會有同學跑來告訴我：「老師，我就是那個正本。」我會說：「好，我知道。」他又不想讓別人知道，害別人拿到比較低的分數。（笑）

吳：您希望歷史科的評量讓您的教學更好？

單：我希望更多元，讓我的教學更多元，我可以說這是一個手段。

吳：就是訓練學生的能力嗎？

單：對，訓練就是要有各種訓練，我會直接告訴學生我的目的。例如，我剛才提到給學生看唐代的史料，我就是跟學生說：「想像一下，如果你

是歷史學者，你為什麼會把武則天時代不同的資料放在一起？一個700年，另一個701年，它們之間有什麼關係？仔細一看，原來共同點都是授田三十畝。我今天就是要訓練你們拿到資料，能夠察覺出哪些地方很特別？」這就是訓練他們的歷史感。

張元老師有一段中行說的資料，他是一個宦官，出使匈奴之後就留在那邊，後來漢使去見他，產生了一段對話談到了收繼婚，中行說就說漢人都是虛情假意的。張元老師在那一題問到：「你覺得中行說是用什麼觀點來談？你是否同意？為什麼？」我就把這題拿來讓學生練習。有學生寫道：「他站在匈奴人的觀點，因為他生活在匈奴人的地區，他覺得他了解匈奴。」是否同意？為什麼？學生就寫：「是，他比較能夠站在別人的立場說話。」我就告訴學生，其實有很多人寫得都很好，還有學生寫道：「他站在第三者的觀點，因為他是漢人，卻能幫匈奴說話。」也有學生寫道：「我不完全同意，我覺得他給匈奴人的評論是對的；但談到漢人的時候，我就覺得太偏激了，不是所有漢人都這樣。」

我就從這位同學的答案開始做延伸討論，我說：「他對漢人有偏見的是哪一句話？我只要你們一個人找一句。」或許我們會覺得很簡單，但他們找了很久找不出來，我就給他們提示：「他說漢人『虛情假意』，你們覺得怎麼樣？他為什麼要這樣說？」我接著又舉一個例子：「譬如剛剛那個同學，他其實在睡覺，我問他：『你是不是昨天沒有睡好？』你從負面角度來看，會說我是『虛情假意』；但從正面來說，我是給他面子。」（笑）其實我是要跟學生解釋文本，不同的立場會有不同的解釋。我又繼續跟學生說：「其實每個人都會在不經意的情況之下，做出一些自以為沒有偏頗的表達。」我又舉例：「深藍、深綠是怎麼樣的立場？」這個例子學生的討論就會更熱烈了。

吳：剛剛舉的例子是討論作業嗎？

單：對，發作業之後在課堂上討論。我花了很多時間批改這些作業，批閱的時候，看到學生寫得不錯，我還會寫上：「用心之作」、「很好」、「認真」，我會跟他們說：「你們有沒有覺得自己寫得很認真，老師有給你回饋？我批改你們的作業很花時間，但我相信我的一字一句，你們會覺得很受用。」我不吝惜跟學生分享，我為什麼要那麼處理。我覺得就是直接告知，因為也沒有什麼惡意。如果學生實在寫得不好，那就寫上：「加油。」遲交者我會寫上：「下次請早。」譴詞用字要小心一

點。我發現學生寫得一次比一次更認真而且複雜，寫到格子都不夠寫，還寫到旁邊來；這個現象我本來只有在一女中看到。

我到大直來，第一次讓學生訂正的時候，有點失望。我已經告訴同學怎麼訂正，學生還是不知道怎麼做；沒辦法像一女中的學生那樣訂正。所以碰到不同的學生，就要不斷地修正自己；學生程度不同，就要換一個方法；本來我以為講義的難度比較淺，但還是不行，只有再切割讓同學更容易了解。我上學期都是用講義資料，這學期我就覺得，我都沒有讓同學寫，也不知道他們閱讀之後懂不懂；有時候上課時間不夠，所以我用這個方式來補強。我是增加了自己的負擔，多花了時間去批改作業。改完之後，我們上課再討論，又讓學生把那一段的概念更深化、細節化。對學生而言，這些概念本來可能只是一個浮光掠影，經過這樣的討論，又更細緻、清楚了。其實我就是在和學生互動，因為學生寫過之後，他知道他哪裡不懂，就會更增加我們討論的對話。

吳：您談到學生會知道自己哪裡不懂；這是您進行這些評量，也就是作業或考試的目的嗎？

單：對。

吳：您覺得什麼樣的考題是好的考題？剛才提到的會題討論是針對月考嗎？

單：對，會題是針對月考。我覺得預習考問的是一些開放性的問題，也算是好題目。因為我不是要自己批改，所以我不在乎學生寫多長。給學生答題的空間愈大，考題就愈容易答；可是我們月考的時候考題不容易這樣安排，只能出選擇題，但要注意選項之間盡量不要毫不相關。95 暫綱的教學目標有核心能力，所以有時候我替別的學校甄選老師的時候，開始會問這些老師：「請問你對九五課綱核心能力的看法？」這可以讓我們知道這個應考的老師是否關心這個議題，他會怎麼處理這個議題？這是我評斷他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我會問自己：「歷史科要提供什麼能力？」如果是「時序」，我會跟學生講，時序不是只有年代，而是前後有相互延續的關係，例如我上次提到給學生台灣史考古的出土地層表，我會問學生：「下面那一層文化和上面一層文化有的關係，可能是時間先後，那麼下面那一層文化會不會是上面那一層文化的祖先？」學生說：「是啊。」我就問：「你

現在來這間專科教室上課，那麼上一堂在這裡上課的同學是你的祖先嗎？」學生就笑說：「不是。」所以我覺得考學生的「時序」概念，不一定是直接考年代。

今年指考很多學生被訪問的時候說：「考很多年代。」我看了之後覺得其實不然，有些需要判斷一下。我告訴學生有時候資料裡潛藏的是「不久」、「後來」、「將來」、「從前」，其實已經在暗示它們之間的先後關係，我們對這些要有敏銳的感受力。學生最常告訴我他們把書唸完了，但還是不會考試。因為他在讀書的時候忽略了一些小細節，就無法運用在對考題的判斷。有時候我會針對課文裡的一段敘述，問同學哪裡是時間的陳述？事件之間哪一件事先發生？哪一件事情會較晚發生？我們應該要考的是這種時序判斷、邏輯，時序的發生總是有邏輯排列。因果關係也是一個學生應該了解的重點，不能倒果為因，這也是有邏輯的。

巴比倫的 Gilgamesh 史詩以及《舊約·創世紀》裡都提到一段關於鴿子飛去飛回的故事，我就問學生一個問題，要他們判斷是誰影響誰？這不是考他們判斷時序的能力嗎？我在資料上註明時間：Gilgamesh 約西元前兩千年，《舊約·創世紀》約西元前六百年；其實這就已經給學生暗示了。我暗示學生的目的，同時也在引出當時西亞地區文化的交流。文本當時不斷地被複製，但其間會有一些細微的差別，我覺得這也是時序關係。所以老師們一定要問自己：「是不是一定要考年代？」好的考題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選項區隔要大。過去我們太喜歡陷害學生，陷阱一大堆。選項的區隔愈小，學生就要背得愈清楚，如果不背，他們就不知道中間的細微差距，十年、二十年內的差距都算小的，所以我喜歡考大時代，上次也提到了：上古、中古、近代、現代。假設我不用中古、近代作區隔，就用十二世紀與十八世紀，其實就是在做區隔了，不是在叫學生背年代。有的學生以為，上面寫了年代，就用年代判斷，其實不見得。有一年的聯考，列出了幾位科學家並註明其生卒年。把他們的生卒年列出來，其實就是要讓學生去辨別他們出生的時代與下一個時代有什麼區隔。

吳：您覺得這題出得怎麼樣？

單：還好，不是太好，也不算太差。我記得他把幾位科學家的國籍也放進去，要學生選擇哪位科學家可能是這個特定時代的人。我覺得今天要

告訴學生：時間是歷史很重要的一個因素，例如我們為什麼覺得一八四〇年很重要？不是讓學生去背這個年代，而是要讓學生了解：歷史學家認為一八四〇年是近代中國歷史上關鍵的一年，是因為南京條約的訂定。

我上次也談過我和學生談解歷史分期，我說：「活在春秋戰國交接時代的人不可能會說：『我現在要進入戰國了。』」學生大笑，我會問：「分期是誰做的？為什麼要這樣做？」其實我覺得歷史分期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法。要如何把一堆繁複的歷史知識放在適當的位置上？就是運用分期來幫知識分類。我常常跟學生舉 X 軸、Y 軸的例子：「103 教室是空間作為 X 軸，今天是某年某月某日是時間作為 Y 軸。X、Y 座標就是你今天的定位。你的下一個定位點是要看你下一個時段是在什麼地方，展現什麼樣的能力與影響？這就是歷史學家要研究的重要關鍵年代」

對於中國近代史上的分期，也有人認為不是在鴉片戰爭，而認為在明代中葉；這種關於分期的不同看法，其實代表了他對於「關鍵」的看法。《萬曆十五年》的作者黃仁宇，應該就不會認為近代中國要以鴉片戰爭為起始，而認為應該往前追溯兩百年，因為當時就已經發生問題了。學者甚至從經濟的角度來看，認為從明代中葉開始，中國其實就與世界的地理開始接軌了，包括：航運、江南市鎮的興起等等。也認為明中葉以後，中國受西力的影響其實不完全是負面的衝擊，人民的生活發生了一些很大的變遷，例如：李孝悌教授受邀在北一人文社會資優班談進入中國城市。我比較喜歡談這些，我覺得一個歷史時代的組成太複雜了，這就是為什麼歷史老師常說講課講不完，永遠都有講不完的事情。我比較想呈現給學生的是一個大時代的樣貌。

好的考題應該要問的是：時序、推理、因果關係、變遷。舉例來說，談變遷的時候經常問一個問題：「春秋到戰國的變遷是什麼？」學者為什麼會思考這個時段與下一個時段的不同的地方？談到這裡，我會告訴學生：「有沒有發現考試就是喜歡問你變遷？會考你中間轉折的原因，這就是考變遷。」前面也談到，我的出題又扣緊了教學；我認為什麼重要，出題就會走這條路線，就會有很清楚的問題意識：想問什麼？想考什麼？先問自己這些問題，再來出題。我出題的時候，會先在出題範疇內擬出幾個大綱，根據這幾個大綱來找資料、出題。不過，我說起來很容易，執行起來就不是那麼容易。（笑）有時候會看到一段非

常好的史料，很不想放棄，卻又沒辦法以那個史料來出題目，常常鑽牛角尖很久，最後是別人來幫你看，就豁然開朗。我有時候還是會重出，就是直接把那段資料放棄，因為不適合再放在考題裡，只有再重新找資料。

舉例來說，這次我出題的範圍有工業革命，我就會思考：工業革命可以怎麼出？工業革命對人的影響很大，接著以此為出題方向。而不是看到課本上寫了「門羅主義」，就出了這樣的題目：「以下關於門羅主義的敘述何者正確？」這就是不好的考題，早期都是這種題目，我也從那個年代過來的；當時我是電腦閱卷的第一屆，我還考了一百分。（笑）我常常在出題覺得很累的時候，想把以前出的題目拿出來用，但一看又覺得：那是什麼爛題目？實在是不忍心看。有些我上課的教材，如果效果還不錯的，我還會繼續保留；但題目我幾乎都不會再重複使用，或許這就是因為不滿於現況吧。

可瑜出考題就很厲害。她出的選擇題居然可以每個選項的長短都相同，連逗點的位置都一樣，很漂亮。我那天和健輝討論完考題，我也有拿可瑜的題目給健輝看；討論完之後，我就想留下來把考題修完再回家，我試著用可瑜的方式出題，坐在那裡兩個小時，就把題目修完了，各個選項都調整好了。健輝就問我：「老師，這樣調整選項的目的是什麼？」我說：「這是自我訓練。」（笑）

陳：這其實是符合測驗學的，每個選項的長短不能差別太大，因為和誘答力有關。

單：我有告訴健輝。的確，評量強調盡量不要讓對的答案特別長。可是對我來說，這次健輝的問題是沒有抓到出題的重點，沒有應該要有的問題意識，選項有沒有排列整齊就不是要修改的重點了。我也告訴他，我其實是要訓練我的文字，文字要等長，又必須恰到好處、不失原意，這也是一種自我訓練；我也不是完全贊成所有選項都要刻意等長。（笑）

陳：這不需刻意去要求的。

吳：關於對考題的看法，您已經談得很清楚了，接下來我們進行下一個主題。有許多歷史老師覺得高中歷史科在學校裡地位低落，您的看法？

單：我認為歷史科的地位從來就沒有提高過。國文老師每個禮拜要教幾節課？歷史老師每個禮拜要教幾節課？現在如果國文老師有當導師，他一個禮拜只要教十堂課，這樣的負擔就像大學教授一樣；歷史老師如果當導師，最低是一個禮拜教十四堂，歷史專任老師最低是十六堂課，有的甚至要教到十八到二十堂課。當初造成這個落差的原因是，國文老師要改作文。事實上，學生寫作文的篇數一直在縮減當中。以前我學生時代，每兩個禮拜就要教一篇作文，而且是用毛筆寫，老師也用毛筆改，一學期至少要寫十篇作文；現在的學生是一學期寫四、五篇，有的學校甚至只讓學生寫三篇。所以當初改作文的理由已經不存在了。我們再去看學校裡的其他科目，是不是藝能科的老師的時數負擔都很重？他們一開始的時數負擔是比我們多，後來縮短了；我們也希望縮減時數負擔。對於不同科目的老師而言，這是同工不同酬，等於變相減薪。

歷史科地位低落是從一開始就存在的。從課程設計者的思考來看，本來就不認為歷史科重要。舉例來說，中研院的院長一開始是人文社會學科領域的學者擔任，到後來變成自然科學的學者擔任，就可以看出社會潮流的變遷。造成這個現象的是社會潮流，而不只是學校內部的問題。所以，我認為歷史科在學校裡的地位並沒有顯著的改變，只是教學時數愈來愈少。我們還要注意一點，當各個大學的錄取學生時，不看歷史科的成績時，歷史科的地位也出現一些滑落。

當大學入學只看國文、英文、數學的成績時，歷史、地理被認為無法看出學生的能力；學校就會更加重視國文、英文、數學，這三科的老師也就會更加地予取予求，在課程發展會裡一直爭取時間。可是常常聽到學生告訴我，他們在那些時間裡沒有事情可以做。也就是說，並不是每位老師都會很紮實的運用那麼多時間。因為擁有那麼多時間，也就代表要花更多時間去準備教材，這是更累的。這些老師把課程時間爭取來了，有沒有去充實課程內容？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不過我覺得，歷史科在學校裡的地位低落對我而言，不是很重要。原因是，地位低落還牽涉到我自己的認知，如果我認為歷史科是副科，就真的會變成副科；而且學生也會和老師一起認為歷史科就是副科。副科就是可有可無，就好像餐點裡的配菜一樣，不吃也不會營養不良。我們必須要讓學生覺得歷史是一個很重要的科目，但不是用成績做為手段，不是用大量的作業證明這個科目很重要；我覺得用一種尊重這

個學問的態度，很認真的面對我們要處理的這個學科，學生就不會把我們當成副科。就舉音樂課來說，如果音樂老師很認真的上一堂課，學生就不會覺得那是可有可無的副科，而會很期待上音樂課。

體育課也是如此，一女中有體育老師很認真，學生也會很認真的進行各項體育活動。我自己國中的時候，就曾遇到一個很棒的體育老師，她吹一聲哨子，我們就左邊運球；吹第二聲哨子，我們就右邊運球，這是全班一起運作的。如何三步上籃？都是可教可訓練的，她不是丟一顆球讓我們自己去玩。我們被體育老師操練，可是我們很愛他。

吳：這位體育老師有影響到您的教學態度嗎？

單：有，其實每個人的一生都會受到很多人點滴的影響，所以我經常會提到這位體育老師。我的國文老師也很認真，她自己滿腹經綸，上課也都不會怠忽職守。或許是因為我在國中是實驗班，我們是第一屆，就好像白老鼠在實驗一樣，要看看這些學生如果五育均衡會有什麼結果，是好是壞？所以我們什麼都學。因為當時師資嚴重不足，我們的體育老師學歷只有五專，但她教學非常認真。我們的童軍老師還教我們打繩結、旗語、認識星象、搭帳篷，還有烹飪比賽和大地追蹤，這些都不只是課本上的知識，是讓我們身體力行。當時還教我們打鼓，我還是鼓隊的，又是珠算代表隊，還是學校的國歌指揮；我好像從學生時代就很忙。（笑）

讀國中的時候，我看到每位老師都很認真地處理每件事情，我就會尊敬這些老師。我念台南女中時，有一位數學老師在我高一年的時候，在學校沒教到我；我是去他那裡補習。可是到了高二的時候，他成為我的導師，也是數學老師；他就規定我們不可以再去他那裡補習了，他說：「我上課和補習所講的內容是一樣的，你為什麼要再聽第二次？」這讓我肅然起敬，所以我高二、高三的時候就沒有去他那裡補習，但他會在禮拜六下午留下來教我們。我已經畢業這麼久了，還記得他叫黃海樹老師（待查），這是因為他是一位令我尊敬的老師。

可能我很幸運，學生時代都碰到很好的老師。這些老師對我的潛移默化，是點滴灌溉的。所以今天我怎麼對待學生，永遠都會留下影響，這個影響是好是壞？就由自己來決定。我覺得教學是一種良心事業，我也非常陶醉在學生對老師的「偶像崇拜」之中。（笑）我常對學生說，

他們給我最大的回饋，就是一張小紙條或是一些敘述；我們得到的都不是物質的回饋，物質的回饋絕對與我們的付出是不成比例的。我給學生填的問卷是無記名的，我不是要他們給我灌我迷湯；我也交代學生絕對不要只說好話，要給我建議，學生就真的努力地給我建議。我覺得一個學生能給我那麼多建議，就代表他上課很認真，而且願意告訴我哪裡可以改進。我問學生習不習慣我的教學，有學生回答覺得很困難，但他願意嘗試；我看了覺得很感動。我覺得每個學生都有學習的潛能，他們就像容器，這個容器是可以裝很多東西的。甚至我說學生就像海綿，吸了很多水之後，可以擠乾，然後再吸水，不會有吸收不了的時候。

吳：在您所待過的學校裡，歷史科的處境都是一樣的嗎？

單：可能是我自己比較粗線條，我從來不覺得人家因為我是歷史老師而瞧不起我，包括學生與校長。當年我剛畢業時，回到台南的國中任教，當時因為師資不足，我一個人教五個科目，包括：歷史、國文、公民、指導活動、童軍；當時的指導活動就是輔導，當時是由導師來吸收。在我們的想像之中，童軍老師的地位是不是會更低？這就要看你怎麼上課了，我對國中時代的童軍老師印象還是很深刻。我現在以老師的身份來回想，在我任教過的學校之中，雖然有剛才我提到在課程發展會裡的狀況：某些老師覺得自己的科目重要，某些科目的老師不重要，可以被犧牲；但我覺得只要不放棄我講話的機會，只要訴求是合情合理的，我就可以為我們的科目爭取到應該有的尊重，這是需要主動出擊的。

陳：校長或者行政人員的態度呢？我們照樣可以說話，但效果怎麼樣？

單：也許我比較幸運，也可能是我粗線條，比較沒有感受。我在國中任教的時候，也許我是忙於教學、和學生相處，所以我對我的處境沒有那麼敏銳。我在中正高中任教十三年，江清水校長不太會干涉老師的教學，就讓老師自己去發揮，所以我完全沒有感受到他對我們歷史科有特別的態度。我覺得在高中任教有一個比較自由的空間，國中老師可能會受到比較多的限制。可是我的印象之中，我任教的國中校長，也都對老師很有禮貌，很尊重老師。

陳：我覺得最直接的場景就是您提到的課程發展會，我自己也曾參加過竹

北高中的課程發展會。平常同事相處都很和樂，可是在課程發展會上就像短兵相接；他們的想法就是認為只有國文、英文、數學才是值得加強的科目，認為歷史是副科。甚至為了搶時數，還搬出學生轉述某位兼課歷史老師的行為來強化他們的訴求，他們非常直接地表達他們的意見：「你們歷史科是副科。」這時候校長就有裁決權，當時那位校長是數學老師出身，作風比較專制，也很明白的表示他的意見：「沒錯，歷史科就是不重要的副科。」

單：我正好都沒有感受到這種狀況。可能是因為我待過的學校都有其歷史累積，任何一位校長來都不太敢干涉老師。我感受到的是別科老師的態度，我曾聽過英文老師說：「你們歷史科不重要嘛！」就這樣直接講。

陳：我也聽過。

單：對，其實我當時不會去回應這種說法，可是我會藉機會以行動來彰顯歷史科的內涵。例如我們有機會請到教授級的人物來演講時，我們會把那位老師邀請過來參加。他聽了演講之後就會說：「哇！真的好有趣喔！」這些老師對歷史科的認知，是因為他們學生時代所受的歷史教育，讓他們覺得歷史科只要自己看課本就懂了，不需要老師講課。他們來參加過演講之後，才發現原來不是這麼一回事；我覺得那是因為不認識而誤解，這種情況要靠我們歷史科老師自己去改變，其實機會蠻多的。校長的那個部份當然不容易，如果那位校長是強勢的，例如我上次談到的一位高中校長，他覺得需要去爭取一些地位，所以學校老師必須要拼成績；我有當場跟這位校長談，我不怕他，他不是我們學校的校長；（笑）重點是，我在分享教學心得的時候，他也不敢當場拆我的台。

我覺得這種強勢的校長，我們比較難改變。只有一個方法證明歷史科其實很重要：在很多地方我們要表現得比其他科目的老師還優秀。我們主動參與很多學校裡需要老師參與的活動，例如我們主動去爭取社區化計畫，我們讓大家覺得辦得有聲有色，我想這有奠定歷史科地位的機會。我在中正高中任教的時候，有一位比較資深的張明雄老師，就很會帶活動，並邀請別科老師來參與。例如：月考完之後，他就辦一個電影欣賞，請別科老師來分享；或者大家喝個下午茶，喝茶討論或請人來談茶道。這麼一來，大家就會覺得歷史科挺有文化的。（笑）可以迂迴曲折一下。

吳：面對同事的態度，其實不需要只是逆來順受的？

單：對，處境已經如此了，悲哀也過，快樂也過，何不選個快樂的日子過？所以教學會不會受影響？我相信有些老師會被影響。

吳：您自己的教學會受影響嗎？

單：我不會，就說我是粗線條吧。（笑）

陳：我聽起來覺得有一個關鍵，其實自己要先站得穩。您的教學絕對是沒有話說，別科老師要來質疑的時候，您不怕人家的質疑。學校裡的歷史老師，不見得每個人都可以做到這點。

單：對。我覺得，如果我教學不力，我還想反駁其他科目的老師是自取其辱；我沒有二話可說。所以，整體大環境也許對老師的教學會有一些影響，但我覺得自己還是可以去經營；這就叫做「盡人事，聽天命」。

陳：但我覺得科目之間還是會有比較強勢的，例如英文老師就不需要用優秀的教學才能證明英文科的價值。可是對於歷史科，歷史老師就必須用優秀的教學來證明歷史科的重要性。

單：但是我覺得英文科老師也有他們的困境，尤其在一女中。因為外語對很多學生而言，是 mother tongue；有的英文老師會很痛苦，高一還能勉強應付，接著就不敢再教高二、高三。因為英文老師可能閱讀的部分還可以，可是口語的部份就不行了；其實我也看到有的學生是天天在看英文小說，英文老師要去跟這種學生比賽嗎？會有壓力。所以在一女中有一種制度，可以讓學生考試之後，達到免修的標準，就可以不用再修英文。這個制度對學生還不錯，因為和其他同學能力差距太大；某個程度來說，也是替英文老師解套，可以不必面對這樣的學生，教學上也會比較方便，因為學生程度比較一致。

一女中的人文社會資優班就有這個困境。篩選這些學生進來的時候，我們考好幾科，英文、國文的比重又加重；因為語文是一個基本能力，有時候我就直接發英國歷史教科書裡的資料給學生看。可是和我們比較起來，英文老師就會比較辛苦，有的英文老師是整節用英文講課，我覺得很厲害，這一定要做非常多的準備，我覺得會比我們還更辛苦。我覺得數學老師也很可憐，我也不想當數學老師，有的學生會說：「我

就是聽不懂。」可是歷史老師就還好，我們只要講故事，大概沒有學生不愛聽；可是數學老師講了數學家的故事之後，他還是要告訴學生如何演算。我看過一女中的一位數學老師，可以用數學談哲理，學生好喜歡她；我以前如果碰到這種數學老師，我就可能去唸數學系了。（笑）

前面談的都是我對新老師的建議，因為大環境真的無法改變，現在又有新的轉變：自然組維持原樣，社會組要回去學物理、化學，歷史科的課程時數又被壓縮，一直在縮減當中。可是我覺得，給我兩堂課或三堂課，準備的教材本來就應該不一樣，而不是一直喊：「我怎麼教得完？」真的是教不完，每星期給我十堂課都還是教不完，到底要多少堂課才夠？永遠也沒有教完的時候。所以給我多少堂課，我就處理到那裡，這樣就不會自苦了，這是牽涉到節數、社會的認知、學生選填志願等問題。

學生選填志願也會影響到歷史科的地位，其實我們最難說服的是家長，所以通常我們不去碰觸那一塊。家長對他的孩子是有主導權的，一女中的學生其實從某個角度來看也蠻可憐的。也有同學在聯考成績出來後哭得淅瀝嘩啦：「我媽媽說我成績太好了，不准我填歷史系。」中正的學生就不是如此，如果他可以上某個好大學的歷史系，他的家長就會覺得還不錯了；可是一女中學生的父母就會覺得，成績好就要填財經、法律。要怎麼去說服這些家長？我只能開導學生：「其實現在大學還蠻多元的，尤其在國外大學，你問東亞所學的是什麼？其實範疇很廣，所以不要放棄對任何一種科目的學習。你現在覺得獨鍾於歷史，到大學裡也可以不要放棄，你可以雙修、旁聽、修輔系。如果在其他科系修讀可以成為你的職業，對你而言也是一種保障，當然，如果試過了之後覺得真的很不喜歡，就可以考慮轉系或研究所選擇其他，並不是一次選組選系就完全決定了一生。」

我們曾請到一個交大人社系的教授來到一女中人社班演講，他來談的時候我就覺得很特別，他大一時唸機械系，發現機械系的一樓竟然是工廠，他覺得他不合適，後來就轉到人類系。我就告訴學生，如果未來在大學所學和你想像的不同，也是可以轉系；如果大學轉不成，就研究所的時候再轉；並不是你選擇錯誤之後，就會造成無法彌補的錯誤、人生就無法挽救，沒有這回事，一定可以挽救的。做了某項職業發現不適合也是可以轉換跑道的。

吳：學生的想法可能還比較單純，沒有想過這些可能。

單：學生不知道有這些可能，他們真的會擔憂；所以我們要告訴他們，有這些可能。

吳：您還兼任輔導學生的工作？

單：對，除了在輔導團的那段時間之外，我幾乎一輩子都在當導師，每一年都當導師。改學生的週記很有趣，可以看到學生用文字敘述一些他內心的園地，他是和你分享。我都會在上面寫一些評語，和學生對話。

陳：現在學生還會用部落格，有一些事不想寫在週記上。

單：對，學生寫在週記上是有選擇的。

陳：要更了解學生，可能要看他的部落格。

單：對，但有可能看到他不敢在你面前說的話。(笑)我曾用 Google 打「單兆榮」三個字，所有的新聞訊息與資料都可以看得到，也曾看到有人在網路上罵我。我上次參加九五課綱的公聽會，那時我在發言時談到：教科書是經過很多年才翻修，我覺得教科書可以中規中矩地收錄已確定的研究成果，不見得要立即把新發現的研究成果放進來。老師其實可以在上課的時候再放進來處理。我就在綠色的陣營裡被罵，聯合報就把我寫成認為保守比較重要；在我忘了哪一個網站裡就有讀者投書來批評我的言論。但後來我關於一綱多本的想法就很符合綠色陣營的立場，結果北社的網站也轉載了我的文章。後來教育部要開記者招待會，想找我去開記者會，我就拒絕了。因為一綱一本是台北市教育局主張的，一綱多本則是教育部提倡的；我若參加記者會，就會捲入藍、綠陣營意識形態的鬥爭之中，我不希望如此。我希望為教育發言，而不是為了任何一個政治立場發言。

吳：他們是把一綱多本的議題當成政治議題來談。

單：對。我寫了很多關於一綱多本的文章，表達我贊成的看法。我第一次投稿是在《中國時報》上，引起很多讀者反響；有贊成也有反對；後來 NGO 無政府組織的公聽會找我去發言，我就又寫了一篇文章；後來人本基金會訪問我，也寫了一篇專欄；大概就是這幾篇文章是寫我對

於一網多本的理念。

吳：關於您對一網多本的看法，我參考這幾篇就可以了？

單：對。大致上我的意思都差不多。

陳：您剛才提到對史學的認識，在師大所學與後來讀書會交流的歷程。就您長期的觀察，包括自己以及身邊的同儕，您認為一個歷史老師本身對史學的認識，與這位老師的歷史教學有什麼關係？

單：假設一位歷史老師認為傅斯年的那套系統很重要，就會認為告訴學生很多知識很重要；看教科書的時候就會認為：「遺漏了很多議題沒有寫進去，東漏一塊，西漏一塊的；該有的知識都應該要寫進去，學生都已經愈來愈沒有程度了！」這樣的想法是因為背後有一個認知，認為傳授知識很重要。另外一種就是比較學習英國式的，認為核心能力很重要。我覺得自己是經歷過這兩種對歷史不同的認識，一開始我從師大所學習的經驗，我當然認為師大那一套是正確的；所以我會努力的想把歷史知識傳授給學生，跟學生玩問答遊戲，我問學生問題，學生很快就可以反應說出答案，我就覺得我讓學生記得了，我的任務完成了。可是，這時候我就變成錄音帶了。因為我設定了一套程序，完成我要的目標；但我面對的是人，我自己也是人，我會覺得很厭倦。很多老師教了一段時間之後，會覺得很痛苦。

陳：傅斯年這一套，運用在史學研究之上，是很適合的。可是如果放在歷史教學的場域時，就像您說的，都是人的場域裡，會讓您覺得不滿足。

單：對，我覺得很 boring。因為要用多少時間去灌溉學生的歷史知識？我唸歷史這麼久了，我都還是覺得我的知識不足。現在歷史教學時數又被壓縮，知識什麼時候才能教完？我解套的歷程，是參加張元老師的讀書會，接觸到新的歷史教學理論，我覺得很有趣。我上次說的啟發式教學法，以教育理論來說是空的，都是談一些聖人的守則，如寬容、民主化、愛心等概念，對我的教學沒有實際幫助。後來讀了張元老師讀書會推薦的文章，包括歷史教學的策略，或者一些好老師提供的想法之後，我就覺得這一套可以訓練。

就像我剛才談到，改變之後，我也沒有忽略知識背景的提供。可是我一開始經歷一個「見山不是山」的階段，從一邊跳到另外一邊時，會

極端否定之前那一邊，認為現在這邊才是正確的。可是我發現，這樣會和原先那一邊的人無法對話，而且人數也不少，他們和我一樣是受正統師大教育出身的。所以，我一方面要和他們對話，一方面運用教材到我的實際教學時，我發現我得了解更多。我要培養學生能力的時候，如果我的知識不夠深厚，學生一問我就被問倒了，我還必須回去找資料。再者，我還必須問自己，這麼多資料，我想給學生什麼？我有沒有辦法一起呈現？所以我就必須先消化、組織、處理這些資料。等我到達「見山又是山」的階段時，我就覺得兩邊是可以對話的；而且我是同時在進行。

學校裡大概分為三種老師。一種老師是認真，比較傳統；一種老師覺得這只是一種職業；另外一種就是不斷在教學上給自己創新的機會。其實這三種老師我都看到了，我還是認為可以把很多老師納入我們希望的那種類型之中，不要吝惜跟別人分享。當我跟一些年輕或比較苦惱的歷史老師分享時，可以提供一些我曾經實驗過的、比較好的方法。分享的時候，一定會發一些講義，假設這些老師可以運用，就不用再重新製作了。我覺得好處就是拋磚引玉；別人也會不吝惜與我分享，大家就可以省去很多功夫。我覺得實習制度很棒，我們以前都要自己摸索，沒有向別人學習的機會；可是現在實習老師可以在後面看我們上課，但現在變成半年，就沒有這麼完整。我覺得實習制度的好處是可以從前人身上得到經驗，就是我剛才說的「吸星大法」。

陳：從認真傳統型的老師轉化到比較願意創新的老師，這個鴻溝有人跨得過去；有人跨不過去。您覺得原因是什麼？

單：跨過去的人多了一些積極；我覺得性格是有影響的。

陳：有沒有結構的因素呢？我關注的是，這種改變要如何更廣泛的被接受呢？

單：我覺得是一個團體壓力。其實我剛才提到一女中讀書會裡一些有經驗的老師，原來是被我認為比較傳統的，可是他們很認真。

陳：把這種認真運用在創新的時候，就會有一番新天地了。

單：對。我本來覺得跟他們是不相同的，可是讀書會之後我發現我們是有交集的，我覺得他們的改變出現了。我自己就是在讀書會的討論裡，

得到改同的。我們像業聽得出來，誰比較厲害；（笑）我覺得我們去創造那個機一。我跟別的學校老師說，就認在校園裡組織讀書一，電樣更有效。不會定特別去參加校外的，因為校外讀書一的時間常常在蔚拜六，我自己也一很掙扎去不去參加。腦天已經在這每前面了，蔚拜六又不在，一覺得對不起先生。（笑）蔡禮苦老師就很一主持讀書一，他像業用泡咖啡的方式，與別人交流；又用會些小小的策略，很值得學習：請大設是領負責項目，如果沒有人是領，他就一要找比較有意願是領的人，或者這話提醒或詢問：「電個部分缺人，我覺得你很不錯啊，去不去試試看？」（笑）

我後來就請禮苦來上人社班的歷史課，並拜託他當人社班的導師。因為他很是真、細心，我非常放心交給他。去經營會個人人社班，真的認去群心經營；我們腦次去不變科目的老師會起召開人社班一議時，我都去刻意家計，群口婆心，腦次都認我先報告。我盡量一輕別人報告，因為去準備給人社班的特殊教材已經夠辛群了。有的科目的老師去英出，我都一盡力挽理。退文老師的確有會些困境，我也沒辦法；像認地留我就會直挽理，因為如果「人文社一班」沒有地留專題，一很像惜。

陳：地留為什麼去英出？

單：像能因為他們比較年幫。

陳：壓力太大了？

單：對。他們一說：「為什麼還去多加幾堂課？該教的我都教完了。」我覺得認因為年幫，不可我們知識的累積比較多。對我而言，給我再多堂課都不夠，我還有會堆東西沒有教，學生就已經畢以了；電認因為我已經準備得很充足了。還有會點認，如果老師是為去交給學生的認知知識，那把電些知識都教給學生，就的確認已經教完了，足夠了。而我們認希望改同方法，讓學生是識其他的方法。我就認讓學生動手要做，從做中學、要探討。會樣認呈現歷史學，只認換個方法。電樣的教學一無窮無盡，像業利用很多方式、玩花樣。

例如史蹟考察，人社班學生的歷史課有三個小時，像業和會般班級有不變的運作；所業我不認帶著學生進行史蹟考察。我把學生分組，讓他們在全班的史蹟考察之前，腦會組先自己要進行實際的考察，他們

要先去找一個符合歷史意義、捷運可到達、值得大家一起深究的景點；然後在課堂上宣傳這個景點，再讓大家票選全班要史蹟考察的景點。有的小組去芝山岩；有的小組去當代美術館，也有小組去故宮；其實故宮那組報告精彩，但同學們覺得常常去，最後是芝山岩那組獲勝。票選之前，我告訴同學，獲勝的那一組就是 leader，要帶領同學去考察；因為其他同學沒有去過。帶領者要負責規劃路線，他們還要分配景點給其他組，到了某個景點，某一組就要負責講解，他們就必須事先上網找資料；leader 小組負責主持。但是學生比較缺乏時空背景的理解，我就會補充說明。這樣的史蹟考察活動就可以進行三週，而且學生學會的是自己從做中學的知識。

而地理老師是把教學想像得太困難了，認為每堂課都是要給學生填補知識，這樣就的確會很辛苦；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年輕。我自己想想，我年輕的時候，可能也會害怕增加人社班的教學時數。因為一方面要準備教材；一方面還要將課程內容加深、加廣。後來在極力挽留之下，他們就沒有退出了。（笑）

陳：我們推動歷史教學改革已經十年以上了，可是似乎看不到很具體的成果；我在思考教學改革與教師之間的關聯性，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單：你覺得我的歷史教學有沒有改變？

陳：有，所以我才問您，為什麼有人可以改變？有人卻不能改變？個性當然是一個問題，但卻是我們無法改變的，我們有沒有其他可以訓練的方法？從您剛才的回答讓我聯想到，可以從個性比較積極的老師開始，培養一些種子教師，把教學改變的模式散播出去。

單：對，所以我組織校外的讀書會，就可以讓這些與會老師成為他校的種子教師。

陳：這些種子教師之間相互支援，也是很重要的。像您一樣個性這麼有力量的老師其實不多。很多老師也會想著手進行改變，但當遇到挫折時，就會撐不下去了；在一個封閉的環境裡，沒有一個相互支援的網絡，沒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努力，從中得到安慰，或是一些解決方式。我在思考，是否有辦法從結構上去發展這種支援網絡？

單：我覺得在某個角度上，我還蠻消極的。我覺得有些事情並不是立即見

效的，在灌溉之後需要時間讓其茁壯，我相信教育是百年樹人，包括教育老師，速度不會那麼快。老師其實比學生更頑固的，因為思考模式已經成型了；比較不像學生一樣柔性可塑造。

陳：我現在所關心的是一些想改變卻不知道如何改變，或者只要給他一些力量就可以改變的人。

單：你說的挫折，其實我也在課堂上經歷過很多挫折，只是我沒有去談它。（笑）只是我有一個性格，就是挫折不當挫折看，當成「對不起學生」而已。給自己太多的罪惡感，其實會很苦。其實教學歷程是會變化的，也許這一堂課會消磨我的一些期待、樂觀，可是到了下一堂課，馬上又精神抖擻，因為每個班的反應都不太一樣。

陳：其實有很多很認真的歷史老師都在經歷您所說的「消磨」，有沒有可能在大環境的架構之下，讓老師得到更多的支持，或少一點消磨的經驗？有些消磨其實是不必要的。

單：除了不被支援之外，還有一個方法就是「放下」，老師本身要能放下。因為時間愈久，愈會給自己設定一個想達成的目標；當其沒有達成時，挫折就會更深，這時候就必須放下。

吳：今天我們就談到這裡，謝謝單老師。

單兆榮老師訪談稿

受訪者：北一女退休歷史教師單兆榮老師，以下簡寫為「單」

提問者：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生吳姿穎，以下簡寫為「吳」

訪談時間：97年3月27日下午2:20-4:30

訪談地點：台北市大直高中輔導室

吳：上次訪談時，您有提到在師大的學習經驗，但中間被我的錄影機打斷了，訪談的主軸轉向考題的討論與設計。現在可以請您補充一下？

單：我的意思是，我覺得師大老師都很認真，但他們用的是傅斯年引進的蘭克史學，認為史料就是歷史，只要認真讀史料，就可以解決問題；但如何用史料來解決問題？這個過程我們並沒有學習到。老師上課的時候用的是講述法，我們要不斷的讀資料，但怎麼解讀資料？老師上課也沒有討論。金毓黻的史學方法不像嚴耕望的《治史經驗談》、《治史問答》，沒有非常具體的舉例，告訴我他是怎麼做學問？從哪裡找到線索？金毓黻談史學是科學還是藝術？解答一些觀念上的問題，但接下來怎麼進行史學研究？就沒有說明了。我在師大的老師示範了認真讀書的「態度」，但給我的感覺是比較傳統。我上次有提到教材教法的老師，他很有儒者風範，但他真的不懂教材教法，只是因為沒有人敢教，才會請他幫我們上這門課。

我覺得，在我們那個年代，學校雖然號稱師大，但教育系是教育系，歷史系是歷史系；歷史與教育是沒辦法結合在一起的。這個部分我覺得英國是我們很好的學習典範；但是這個部分是我在師大的老師沒有引進給我們的，而是參加張元老師的讀書會，並舉辦很多研討會，請Peter Lee來發表文章，或者是讓我們讀一些翻譯文章；這個部分我們讀的都是一些理論。接下來，是讀英國歷史教科書，我們會更具體的學到如何教學，甚至可以直接把其中的內容運用在課堂上。例如：*What is History?*是運用在英國的七年級，我把它運用到我的人文社班，我用了兩個部分，一個是講只當了2年的英王理查三世有沒有殺了他的姪子？？這其實是呈現正面與反面意見，提供線索來討論到底理查

三世是不是兇手？英國教科書運用一些漫畫，先是認定他為兇手的一般說法，再提供 10 份材料，讓學生挑選是或不是兇手的材料，最後一頁漫畫則提出另一派的說法，認為他的兇手傳聞來自得到王位的都鐸七世大臣湯瑪斯·摩爾的書寫。作業是給學生 4 種說法，讓他選擇一種，並說明理由。有的是確定理查為兇手，有的不確定，有的說法更複雜。其目的在呈現歷史解釋的多元性，以及史料線索耙梳的歷程。更提醒文本的書寫，留下的紀錄，都隱藏了動機。另外一個單元是讓我們神入到歷史世界裡，就是上次談過清教徒移民美洲，呈現歷史的複雜，而不可將其過度簡化；這些都讓我們可以很具體的運用到教學之中。

我們現在參加的讀書會，就是希望讀了一本書之後，還能繼續談怎麼去運用在教學之中，大家相互交換經驗，就可以知道不同的運用方式。我也可以在讀書會之中分享我實驗過的經驗，大家就可以參考這些經驗以提升教學；也可以討論比較不理想的教學方法，看看要怎麼修正，大家都互相幫忙。我主持讀書會時，會把一本書的各章分給大家，大家報告完所負責那章的內容之後，再一起討論心得，後來我又放進教學心得的分享。蔚群主持讀書會和我不同的地方是，他讓一位老師負責主讀，兩位老師負責心得，一位負責教學分享；因為每個人的職責非常清楚，所以大家就各自盡職責，發揮擅長的部分。這樣是把焦點聚集在一個章節之上，可以深度討論。

現在我離開原來的讀書會，接手帶讀的主持人自己讀書很快，他希望一次就能把很多個章節讀完；可是別人跟不上他的進度。我覺得我之前主持的時候沒有分配工作，大家自由討論，就變成像是在聊天。如果採用蔚群主持的方式，假設一個讀書會的參與成員有十人，其中四人報告一個主題，大家針對這個主題來發言，討論重心就比較不會偏離主題，這是蔚群主持厲害的部分。要大家認領工作時，一定會有人不想認領，蔚群就會找比較有意願的人先來認領，私下去溝通，不是拿到檯面上來處理；有時候檯面上大家比較不願意認領。蔚群他當讀書會主持人非常稱職，他很有能力，對待每個人又很客氣，所以大家都願意配合。

吳：接下來請談一談您的歷史教學信念，您認為理想的高中歷史教育應該具備什麼要素，以什麼為目標？

單：我覺得是培養一個良好的公民。因為高中生要準備進入大學、社會，每一個學科都想培養良好的公民，尤其歷史這個學科更不能被忽略，因為這是一門關於人的學問。我曾問一女中的學生：「應該用什麼態度來面對人的學問？」因為人是複雜、有情緒的、有時候是非理性的，必須要把這些因素都考量進去，才能和一個時代的人物做對話。我希望讓學生運用史學的方法來建構自己腦中的知識。我贊成九五課綱之中提到的核心能力，包括：時序、邏輯、推理、歷史解釋、神入、同情的理解等史學方法。對於老師而言，運用很多教材都可以培養學生這些核心能力，而這麼多核心能力之中，究竟哪一項能力是最重要的？我和其他老師分享時，我自己認為最重要的是「溫柔敦厚」。

溫柔敦厚就是一種歷史教訓。歷史是否實用？要怎麼運用？有人說運用在政治上，但除非是政治家，一般人很少運用在政治上；一般人如何將歷史運用在生活之中呢？我很喜歡蔣勳的一句話：「歷史是寬容的加法，而不是仇恨的減法。」我常常在課堂上和學生談：「我們來看今天的藍綠陣營，這是一個大時代的變遷之下的產物。因為兩岸分隔，造成後來移民與早期移民的角色對立；如果相互都能站在對方的角度，用多元的觀點來看，就能夠同情理解對方。就會願意去傾聽別人所說的話。」我也告訴學生不能偏頗，不能因為自己支持藍營，就只看藍營的電台；也可以去看看綠營的電台。同一件事情，兩方面的解讀不同，要練習去傾聽。如果雙方都能做到傾聽，就可以坐下來對話，這很重要；我覺得溫柔敦厚是一個基本的原則。

九五課綱裡有一個綱要是談舊金山和約與台北和約，卻沒有談開羅宣言。我對這樣的談法有意見，所以參加九五課綱的公聽會，席間我就發表我的看法。我覺得如果要談，就應該兩者皆談，因為有一批人談舊金山和約，另外又有一批人談開羅宣言；雙方都只從對他們有利的角度解讀，不應該如此，我認為應該並陳；不然就都不談。因為課綱是具有約束力的，如果只談其中一個，就是一個具有意識形態的課綱，會失去一綱多本的精神。我認為高中歷史教育最重要的目標就是培養學生溫柔敦厚的精神，所以我會在很多場合裡刻意談這個精神。

舉一個我最近出的考題作為例子，這個考題是關於王明珂的華夏邊緣理論，我把王明珂的一段資料引出來：我們在一張紙上畫一個圓，是邊緣讓這個圓成為圓形；而族群內的人不需一直強調自己的內涵，反而是在族群邊緣的人需要常常去強調內涵，所以邊緣的人就成為觀察

族群現象的最佳位置。接著我問學生：「以下哪項是觀察中國文化紮根的最佳對象？」³選項裡是北魏的鮮卑人漢化最深，他們剛好就站在邊緣上；如果再靠近中國一點，就稱為華夏了，再遠一點，就會跳出來被稱為夷狄了。所以王明珂說要定義華夏很難，但如果要說什麼不叫華夏，就是把這個邊緣畫出來。我這個考題是希望學生從我給的資料去判斷，但是我跟學生檢討考題到這一題時，很多學生還是不了解，我就舉最近總統大選的例子，為什麼馬英九要不斷地說自己是台灣人？為什麼謝長廷不必這麼做？同學就懂了：「因為謝長廷在核心。」

因為馬英九在邊緣，如果他不說自己是台灣人，就會被說成是中國人；他必須不斷地宣示。謝長廷就不需要做類似的澄清，因為他很確定就是在台灣出生，他是核心的台灣人，不在邊緣上。我又再問同學，如果去看未來的外省第三代、第四代，或者外籍配偶所生的「新台灣之子」，又如何去界定邊緣與核心？相信解讀又會不同了。人的角度都會有不客觀的部分，當藍營今天在反駁綠營時，認為綠營的說法不客觀；但他們自己也用相同的邏輯去看別人的時候，他們就不能說自己是客觀的。其實現在很多人已經在思考，操弄族群已經不是有效的萬靈丹了；因為每逢選舉就會再拿族群議題來做文章，大家已經厭煩了這樣的討論。當民進黨慢慢崛起時，本土意識也在發展，因為他們是少數，作為少數族群的反應往往會比較激烈。例如伊斯蘭教的遜尼派與什葉派，遜尼派是多數，比較祥和；什葉派是少數，會有被迫害的危機感，所以他們的行動會比較激烈。雖然後來民進黨茁壯之後甚至取得了政權，從少數變成了多數，在綠營裡比較還是存在著比較激進的極左派；同樣的，藍營裡也有少數的極右派。

針對族群問題，藍營與綠營之間究竟應該要如何對話？這需要時間的磨合。我們談魏晉南北朝時，族群的融合需要三、四百年的時間，而台灣目前只有五、六十年的時間，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我覺得歷史的寬厚就在這裡出現了，因為我們是看長時間的變化，而不是把眼光集中在短短的時間裡。我們常常用「政客」來形容他們，就是因為短視，只看眼前有用的而去操弄族群議題。我們應該用歷史的眼光來看，才能放長格局，用大時代的眼光來看；才會有悲天憫人的胸懷。

³ 大直高中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期中考題，原文如下：

學者王明珂說：「當我們在一張紙上畫一個圓形時，事實上是它的邊緣讓他看起來像圓形。族群內部的人不用經常強調自己的內涵；反而是在族群邊緣，族群特徵被強調出來。因此邊緣成為觀察、理解族群現象的最佳位置。」根據他的「華夏邊緣」理論，以下哪一時期的外族，可以作為觀察中國文化紮根的最佳對象？（A）周朝的犬戎（B）秦朝的匈奴（C）漢朝的西羌（D）北朝的鮮卑。

吳：您認為這種胸懷是作為一個公民應該具備有的特質？

單：對，具備這種胸懷才能與人對話。

吳：唯有歷史才能培養這種特質嗎？

單：應該不只是歷史科。但歷史是一個培養這種胸懷很重要的學科。公民也可以，但公民要論辯的是某項政是否正確可行？公民面對的是現在的問題。但就意識形態而言，歷史最容易被操弄。每一個歷史文本的書寫都有其背後的思想。在這一次的考題裡，我有一題用了司馬遷的篇目；其實我要考的是課本裡提到的夷夏秩序，意思是司馬遷用夏、商、周來代表中原的文化系統；可是考古卻發現了六大區塊。我問學生的是：「文獻與考古發現不同，是否代表兩者之間無法對話？」當然不是。考題中的資料一是司馬遷的文獻，是否涵蓋了漢人以中原為核心的觀點？這也是一種歷史解釋；事實與解釋其實很難區隔；資料二是一個考古證據；事實上資料與考古發現，其實是角度不同，並不是說司馬遷的記載就絕對不正確。資料四是漢人的史觀，是現代人的觀點。學生不需要知道蘇秉琦是誰，他們只需要知道考古是近現代才產生的學問，近現代人才有這個觀點。我們不能去苛責司馬遷，認為他只有一元史觀。在司馬遷的時代，那是屬於漢人「以中國為核心」的天下觀。第二題我問學生資料一與資料二，是集中在哪一區域？我是要學生選中原。兩項資料之間雖然呈現的層面不同，但可以相互對照，這就是王國維所說的「二重證據法」。

吳：過去我在高中所參加過的歷史考試，讓我一直以為考試是壓制歷史教學的殺手，但現在聽您談考題，才明白原來考題也能強化歷史教學的效果。

單：其實我也曾出過很多不好的題目。其實我這一次也出了一題，我覺得不是很好，也是學生必須先去記誦，才能把這題答對。我雖然給同學資料一、二、三、四，讓他們去推演，我問他們皇帝用什麼來剝奪相權？我資料裡一直提到「宮中」，其實學生只要寫了宮中就可以了。我希望同學從中找到關鍵字眼就可以了。第二題是問君權與相權，誰是最後的勝利者？從資料看起來，是君權勝利。第三題請同學分析三個宰相府如何分權，這題同學要答對就要用背的，所以我說這題出得不

好。⁴我給的資料裡雖有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但如果要學生去分析三者之間如何分權，就是變成要他們背誦，這就是不好的題目；而學生都不會寫這題，是因為課本裡沒有提到，現在的課本因為中國史的時間被壓縮，已經沒辦法寫得那麼詳細，我沒有注意到。我明明知道不可以出這種題目，但還是會有沒注意到的時候。

這次可瑜出的這題澶淵之盟就很棒：列出四段資料談澶淵之盟，第一項資料是宋真宗說是因為自己的威儀而息戰；第二項資料是附和宋真宗的言論，是拍馬屁的；（笑）第三項是王旦（待查）說澶淵之盟後，歲幣只佔歲入的百分之一，很省錢；第四項是富弼的話，也認為很省錢。可瑜就問學生：這幾段資料是正面肯定還是負面否定澶淵之盟？其實這四項都是認為澶淵之盟還不錯；接著請同學幫這四段資料進行切入角度的分組，分成兩組之後，把他們不同的觀點寫下來。可瑜是要學生寫出「天子威德」之外，還要寫出「中國為尊」的天下觀，這就不容易了，因為隱藏在字句裡；另外從資料裡可以看出「歲幣」，可是「務實的評估現狀」學生就不見得寫得出來。所以我建議可瑜，如果學生把「中國為尊」的天下觀與「務實的評估現狀」寫出來，是另外加分，其他沒有寫出來的同學也不算扣分。我教四個班的學生裡，只有一個同學寫出來，我覺得很棒，也印給同學看。這位同學寫道：「以宋朝之觀點，認為盟約是宋朝威德所訂；以實際狀況來看，認為盟約是有其優點的，認為歲幣支出比軍費支出還省」他能用自己的話把這樣的答案寫出來，我給他的評語是：「very good! 你太厲害了！」

現在的中國史是把所有的制度與事件都放在一冊裡面，所以教學的內容就要選擇重點來談。考題也不可以出得太細節，像我前面提到我出的那個題目的第三個問題，就是不好的考題。而我前面提到華夏邊緣的那個考題，雖然難度不低，但我有提供給學生充分的資料讓他們做判斷，可以從中對照。我們常常要檢視自己，所謂的好題目必須要像數學老師提供公式，不要再讓學生背公式，而是運用公式來解決問題；

⁴ 大直高中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期中考題，原文如下：

以下是中國中央政權演變的歷程：

資料一：天子近臣，代起執政，品位既高，退居閒曹

資料二：漢武帝用宮中的尚書，牽制丞相府

資料三：曹魏用宮中的中書舍人，取代尚書台的宰相權

資料四：劉宋用宮中的門下侍中，取代中書令的宰相權

請問：

(A) 由資料二到資料四的過程可知，皇帝用哪裡的大臣剝奪相權？

(B) 資料一指出，君權與相權爭奪過程中，誰是最後的勝利者？

(C) 由漢到魏晉南北朝，宰相府增多了三個，隋唐如何將他們分權？

我們提供的資料就是工具。另外，我其實希望前面提到的華夏邊緣能考得更深入，同學大概都只會想到北魏孝文帝，其實宇文泰的「關中本位政策」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串聯了另外一題：「中國古代把陝西華山以東叫山東，以西叫山西；戰國以後，山東文化代表諸夏，山西就代表了戎狄，似乎山西比較沒落了；漢代的時候山東出相，山西出將，西漢定都在長安，就是能兩者兼具，所以能生氣蓬勃；東漢定都洛陽，山西就淪為軍事區，兩邊文化就不同了。」我接著問同學：「直到哪個政策出現，使山西權勢超越山東？」答案就是宇文泰所設計的關中本位政策。宇文泰必須強調他很重視漢文化，因為他在邊緣上，所以他把《周禮》的六官拿出來使用，他又宣稱關中本位是正統的，要與山東的北齊對抗。我跟學生說這兩題都寫對的同學，是非常厲害的。

其實可瑜這題澶淵之盟很多學生答不出來，是因為看不懂古文。所以我建議可瑜，可以把資料變成白話文。我剛剛用的都是白話文，沒有用到古文。因為要學生把白話文的資料做正確的判斷都已經不是很容易了，再叫他們看古文，就更難了。現在大考在我們的建議之下，已經不太用古文了；因為考古文又考他們國文實力。我們可以讓學生讀二手資料，王明珂華夏邊緣的理論就是二手資料。

吳：再回來談歷史的教育目標，您認為就是培養一個公民，使其具備「溫柔敦厚」的特質？

單：對。我是從核心能力裡面挑一個最重要的來談，我覺得這些核心能力都很重要。

吳：您認為「溫柔敦厚」是在核心能力之上更高的目標嗎？

單：不是，我覺得「溫柔敦厚」就是「同情的理解」。我把「溫柔敦厚」的涵義從「同情的理解」之中抽離出來，用一個中文的字彙來做 empathy 的翻譯，因為 empathy 翻譯為「同情的理解」或「神入」都不是那麼容易地被理解。我們通常形容一個人很「寬厚」，就是指他是一個可以接受別人意見的人，可以傾聽的，如同伏爾泰曾說過：「我不贊成你的意見，但我誓死維護你說話的權利。」彼此之間可以坐下來平心靜氣地談一些事情，有爭論是關於事務上的爭論，而不是情緒上的反應。中國有一些黨派之爭，常常是意見之爭變意氣之爭，這在我們現今社會一樣常常可以看到。實踐「溫柔敦厚」的精神對於平凡人而言是不

容易的，所以要不斷地自我提醒；當我們教學生用多元的眼光來看歷史時，就不會那麼難了。

多元觀點不是用喊口號的，應該要實際去進行；現在藍綠之爭，和國民黨當年所訂的「一言堂」教育是有關係的。當歷史教材只有一種說法時，當別人看到另外一種不同於歷史教材的說法時，不是視如糞土，就是奉為主臬；如此兩種相異觀點之間就完全沒有對話的空間了。現在解嚴了，報章雜誌已經可以自由的評論，教科書也應該能呈現不同的言論；如果學生遇到一個言論很主觀的老師，還是可以接觸到外面的世界，包括從家庭教育裡得到不同的見解，也可以和老師做衝突的對話，可以發表他的意見，這都沒有關係，老師也要告訴自己：「我不是唯一的權威。」這樣我覺得才能落實多元教育。多元教育的概念很抽象，但應該具體去落實。

吳：這是屬於道德教育的一部分嗎？

單：與其說多元教育是一種純粹的道德教育，不如說落實自由主義的精神。我認為人應該要做一個思想的巨人，思考上可以海闊天空，但要有溫柔敦厚、包容的精神，甚至可以是一個行動的侏儒，畢竟要與人相處；我們可以自苦，但不能苦他人。學習歷史讓我們知道「同情的理解」、「溫柔敦厚」的重要，但要去實踐真的很不容易。我希望讓學生在歷史課之中學到的，也就是前面談到的這些。

吳：我們知道過去許多歷史老師的觀念是，教育的目標應該以讓學生考取高分為目標，對此您的看法如何？

單：我認為歷史教育的評量也應該要注重多元，這是無庸置疑的。關於考試，我上次也談到，我都告訴學生月考成績不好沒有關係，但我很重視學生要去訂正他的錯誤；我希望他們把考卷裡的觀念完全都弄清楚了，下次再看到類似的問題就知道應該怎麼思考。我在討論考卷的時候，學生有不懂的地方可以提出來，我會和學生討論。像剛才談到的那些考題，我去幫學生解讀一些考題裡更深層的涵義時，也可讓很多上課時沒有談得很詳細的概念，用這個機會解釋得更明白，學生會更有印象；可以補足我教學時疏忽的部份，或補足學生學得不是很精確的部份。

我覺得這樣的考試訂正對我的教學是很重要的 feedback，當我以為我

已經把一些概念傳達清楚了，但從學生卻無法在考試時運用這些概念來思考、作答，就代表他們對這些概念還沒有完全了解，我必須要講解得更清楚。例如我剛才談到的華夏邊緣，我發現學生對這個概念還不太理解，所以我用馬英九的例子來說明，因為學生也身歷其境，所以就懂了。

吳：您認為月考可以找尋教學中不足之處，並輔助教學？

單：月考應該是老師的形成性評量。

吳：您對聯考的看法呢？

單：聯考應該是總結性的評量，而且考題不是掌握在我的手上。但我建議聯考出題的教授們，應該從雲端下到凡間；這些教授所認為的 common sense 和高中生所認知的是不同的。就像高中老師出考題時，他們所認知的 common sense 和國中生所認知的也是不同的。所以出題的時候，應該要讓高中老師也一起參與；我們希望能爭取到入闈時出題組與審題組都要有高中老師參與。他們現在會找學生來答題，但這不是最好的，學生會作答並不代表他真的了解，他也不知道別人的程度，他只知道自己程度。但高中老師面對了不同程度的學生，會比較了解學生的程度大概到哪裡？而且參與的老師應包含北部、中部、南部、東部的老師，在城市與鄉村任教的老師應該都要能輪流參與，讓老師能夠表達一些教學的現況，考量教學時數濃縮以及學生素質等層面之後，再來出題。或者，當題目出來後，老師可以表達這樣的內容對教學時數窘迫的高中生而言，是不足以應對的。

我認為好的考題應該讓學生的成績呈現常態分配，程度好的學生應該考八、九十分，程度不好的分數就會比較低；可是現在不是，平均成績是三十五分。以前的考題太簡單，讓學生平均成績很高，這也不好。好的考題應該達到有效的鑑別度，除了經過不斷的討論，還應該要讓在教學現場的老師參與，才能夠適切地配合學生的程度，我覺得應該要建立題庫的機制，向托福建立題庫一樣，這也是經過長時間的修整。我希望學生要去訂正考題，是因為每次考試都是自我不斷的修正，才能夠成長。

吳：我學生時代一直以為，歷史要好就是不斷的背，以為只要背得愈熟，歷史就愈好。

單：其實我常常告訴學生：「現在背得起來，但時間久了就忘了，這樣的記憶有意義嗎？」我希望能給學生帶得走的能力。如何才能培養帶得走的能力？以閱讀的訓練為例，對文字字義的解讀，可以很清楚的掌握關鍵字；我帶著學生訂正考題時，我會要學生把關鍵字圈起來，告訴他們為什麼是關鍵字，選出來之後才會寫。例如這題的選項，有的學生判斷的關鍵字是「周郎」；有的認為是「東風」；有的認為是「銅雀」，有學生知道銅雀台；還有學生知道「二喬」。⁵只要考題的資料呈現夠多的訊息，學生用不同的訊息去解讀、回答，這樣也可以；這樣的考題不至於太難。

吳：回答這種考題頭腦要靈活。

單：我希望學生盡量不要用記憶的方式來準備考試。以同一個考題為例，學生會問我：「老師，兩個都是唐玄宗。應該如何判斷？」我告訴學生不需要知道開元與天寶的順序，只要知道楊貴妃被寵愛時，是處於盛世，可是到了安史之亂發生時，卻被指為女色誤國；這就是時序邏輯，學生只要知道這個就可以了。不過我們在討論的時候，發現這一題的大時序有問題，學生問我：「A 是三國，D 是魏晉南北朝，同樣都是魏，這要怎麼排序？」這個問題我當初沒有想到，我跟會題老師討論，看如何讓區隔更明顯，考完後修題，也是重要的歷程。題目要容易，區隔性一定要大。你會覺得我們考的題目還蠻難的，但區隔性還蠻大的，例如華夏邊緣這題的選項之中，犬戎、匈奴、西羌都是沒有漢化的，學生最熟悉接受漢化的民族就是鮮卑；這種選項區隔性大，學生做對的機率就比較大。⁶這題對學生而言，就比較難了；必須了解「土斷」，還有太多專有名詞，這題就是有問題的。⁷我們出題要盡量要求自己進

⁵ 大直高中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期中考題，原文如下：

詩人作詩常常都必須在歷史的脈絡下進行，請就以下四則詩，拋開作詩者本身年代不談，請從詩的內容判斷敘述的時代背景，並且依照先後順序寫下正確排列。

(D)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E)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

(F)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

(G)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

⁶ 大直高中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期中考題，原文如下：

學者王明珂說：「當我們在一張紙上畫一個圓形時，事實上是它的邊緣讓他看起來像圓形。族群內部的人不用經常強調自己的內涵；反而是在族群邊緣，族群特徵被強調出來。因此邊緣成為觀察、理解族群現象的最佳位置。」根據他的「華夏邊緣」理論，以下哪一時期的外族，可以作為觀察中國文化紮根的最佳對象？(A) 周朝的犬戎 (B) 秦朝的匈奴 (C) 漢朝的西羌 (D) 北朝的鮮卑。

⁷ 大直高中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期中考題，原文如下：

步，我常說每年對不起去年的學生，就是要不斷要求進步。

吳：關於聯考的考題，是不是可以修正的空間還很大？

單：我們常常在跟大考中心確認答案時，建議還可以有不同的寫法。其實我們高中老師有在教育現場的專業，我們知道學生可能會有不同的解讀，答案應該要更有彈性。

吳：是不是應該找高中老師來出題？

單：其實也不見得。我們在考模擬考的時候，常想模擬教授出題，卻是東施效顰；想模擬教授的大格局，但可能因為所了解的知識還不夠開闊，所出的題目就變成放了一堆沒有人懂的資料，也是要背才知道怎麼作答；看起來很漂亮，似乎很有學問，其實不然。我覺得考題最好要經過討論，討論過後再去修改。我從來不再使用以前出的題目，會覺得不滿意。我看了新的書，看到更好的觀點，就會想改變。

吳：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問題。您認為現行的課程大綱，與過去的課程大綱比較，有何利弊？

單：過去的課程大綱有四條，包括「有世界的見識」、「有民族精神的教育」等概念，這是比較空泛的。雖然「民族精神教育」似乎是歷史科最能發揚的，但任何學科其實都可以。現在看起來，發揚於十九世紀的民族主義是一刀兩刃，可以讓一個民族被拯救，但也可以撕裂族群；所以在使用時要特別小心。民族精神教育已經不是一個必然目標，也成為政黨的工具，藍色執政就希望加入大中國意識，綠色執政希望加入本土意識；到底什麼是絕對、標準的價值觀？已經失去了史學應該堅持的路線。這也不是說早年課程大綱的目標不對，那是屬於那個時代的氛圍所訂定的課程大綱，現在這個時代應該修改，才會符合這個時代的氛圍。

現行的九五暫綱就已經加入張元老師與蔡蔚群老師的一些想法，蔡蔚群老師寫核心能力目標，就是把英國的教育理念引進來，做更明確的

中國古代把陝西省華山以東稱「山東」，以西稱「山西」，到戰國以後，山東文化多代表諸夏，山西代表戎狄。漢代時，山東出相，山西出將。西漢定都長安，以山東財富，養山西士馬，帝國血脈周流，生氣蓬勃。東漢定都洛陽，山西淪為軍事區，兩邊形成不同的文化。直到哪一政策出現，才使得山西權勢超越山東？(A) 東晉，土斷 (B) 北魏，均田制 (C) 西魏，關中本位 (D) 隋唐，科舉制。

說明。王健文教授寫的一篇文章——〈九五暫綱下歷史教學的困境與出路〉，其中對課綱的看法，我幾乎都贊成。他認為這個課程大綱是比較具體的，但即使比較具體，每個人都還是會有自己的解讀，這是難以避免的。教授們根據課程大綱編纂課本之後，老師們還有在教育現場自我解讀的能力與機會；大學教授所寫的可能難度會比較高，老師們面對高中生時可以做取捨。這個部份我就很贊成。

我覺得九五暫綱的利，就是教學目標更清楚，包括核心能力。更明確的是章節標題，以前是只有標題，教科書的作者可以無限制地擴充內容；現在有了說明，約束教科書大概要談到什麼程度。可是弊就在於，教科書的審核者與編寫者都把這些說明視為唯一的標準，通通都要放進教科書裡。例如在「非西方世界面對帝國主義衝擊」這個章節，課程大綱建議可以舉台灣為例子，或者以清朝面對挑戰的反應，或舉日本明治維新，或者拉丁美洲，結果每個版本都把前述的內容通通放進去，擠在一個章節裡。因為作者不敢不寫，怕萬一沒有放進去，考試卻考出來。

我們現在想學英國的一些做法，但英國其實是多綱多本；我們的「多本」正處於學習的時候，會受到考試這個緊箍咒的影響，會懷疑這麼多本課本唸不完，出題的時候如果浩瀚無邊怎麼辦？其實出題的時候應該要回到課程大綱。但大考中心卻又另外訂定了「考綱」，當我們看到考綱的時候非常擔心；本來是好意，希望把課綱定得更明確，但後來有人認為課綱編得不好，所以要另訂考綱，這種邏輯是不對的。今天公佈了課綱，考試應該根據課綱；而不是根據另外一批人所訂的考綱。考綱的內容比課綱還多，變成主客不分，怎麼反過來讓考綱去逼迫課綱呢？倘若不贊成課綱，可以下一年去改課綱，可是不能另訂考綱，會讓老師們無所適從，可憐的是學生。很多人質疑一綱多本，就是想減輕學生的考試負擔。

現在藍營勝利了，近來教育部要檢討一綱多本的實施，我開始很煩惱了。應該去檢討一綱多本施行的弊端，再加以改進；而不是重回一綱一本的時代。支持一綱一本的動機很善良，是想減輕學生的負擔，希望只要背一本就好了，家長也希望只買一本參考書就好。我在公聽會時告訴家長，應該去檢驗考題的內容；如果考題的內容都是記憶為主，學生當然就只能用背的。今天不是課綱有問題，是考試有問題；考試已經主導了一切，是考試領導教學。如果社會大眾已經認知考試領導

教學，那應該也要改變考試；考試本身應該配合一綱多本的精神。考題本身要提供充分的資訊，讓讀任何一本課本的孩子都能作答，這是憑能力來作答；我認為記憶課本才是增加孩子的負擔。

以前在一綱一本的時代裡，一女中的學生曾經說過：「只要把三民主義課本看六十九遍，我就能考滿分。」這樣花很多時間去背，最後再把這些內容全部遺忘；這樣對學生能有多少幫助？這是減輕學生的負擔嗎？這種學習方式無法幫助學生有能力在將來接受更高深的學問。為什麼我們培養不出得諾貝爾獎的學生？是因為我們這樣教學生。家長的觀念錯誤，我們應該去扭轉這些觀念，應該說服家長不要買那些以賺錢為目的的參考書。我也告訴學生，不需要把很多版本的課本或參考書都做完，因為都在同一個綱要之下，內容大致上是八九不離十。

另外回答你的問題：「有沒有選擇課本之外的補充資料？」我的補充資料不會選擇其他版本的課本，一定要是非教科書的資料。有的私立學校還會選擇兩本以上課本，擔心只用一本課本會不夠。的確，如果以知識量來看的話，一本絕對不夠，六本最好。但如果把六本的知識都湊在一起，誰有時間讀完？這是不可能的，如果把全部內容都背起來也沒有用，因為我們現在都是考應用題了。有的學生告訴我，把課本看完了，考試還是不會寫；我就要反問學生是怎麼讀課本的？教科書在我的教學之中，是我拿來訓練學生閱讀的工具。既然學生只看教科書，我就教學生怎麼讀教科書，但不是把教科書當成應該背熟的聖經。我要訓練學生的是，看完了一篇文章之後，知道重點在哪裡？將來看任何一本書的時候，學生都有能力把重點找出來。教科書就是我用來訓練的範本。

除了教科書之外，我為什麼要配合其他的補充資料？因為每本教科書都只有一種視野，有優點也有缺點；配合另外一本書來讀，不會只侷限在課綱的範疇之下。另外，我希望挑選年輕人閱讀起來會感覺比較有趣味的資料，例如我給一女中學生上台灣史時，我會選周婉窈的《台灣歷史圖說》，因為內容難易適中，很清楚的展現最新的研究成果，又不會很無趣。但是我給大直高中的學生，我又多加一本讓學生自己選擇，我告訴他們：「如果覺得自己閱讀的能力有限，就買圖說本。」我提供了一本易博士出版的《圖說台灣歷史》，是一篇文字，簡單地介紹一段歷史，旁邊有一些圖表，讓這些孩子覺得讀起來有趣；我不希望讓學生覺得書都這麼無趣、不可親近。

我告訴學生要搭配課本讀的原因是，我選的書行文都很流暢，可以看看同一件事情不同的寫法，就是換句話說。考試其實也就是換句話說，其實這就是能力。到底能不能判斷不同的敘述是不是同一件事情？這就是重要的能力。中國史的部份我是搭配張元老師和李孝悌老師的《簡明中國歷史》，就像流暢的散文，可以當成故事書來看。我介紹學生買的時候，我會讓學生對照他們的翰林版課本，我挑的是國人野人這一段來讀一次，讓他們比較看看哪本寫得比較清楚？當然，提醒他們這是2本寫中國史的時代，可以用比較大的篇幅來敘述。

世界史的部份我以前是選房龍的《人類的故事》，他寫得很棒；但因為人名很多，又夾敘夾議，學生搞不清楚這些談到的人名，就唸不下去了。我現在用的是Gombrich的《寫給年輕人的簡明世界史》，行文很流暢，我告訴學生：「讀世界史就要看西方人寫的東西，因為西方人最了解他們自己的歷史。」畢竟我們的教科書還是我們的學者寫的，所以我搭配另外一本西方人寫的，會比較深入。我雖然不會再用上課時間去講解這本讀物，但我會在上課時給學生一段時間，來回答他們閱讀補充資料之後所產生的疑問；或者講到某個部份請同學對照書中的內容。在大直我沒有這麼做，是因為我沒有規定每位同學都要買，我怕增加他們的負擔。在一女中，我就會要求學生上課的時候要帶著這本補充資料，隨時可以請同學翻到某一頁，或者是問同學們有沒有疑問；為了讓他們讀，我會加考這本補充資料，但考試還是要注意考題本身的設計。

吳：您滿意現行的課程大綱嗎？

單：我剛剛有提到，並不是很完美。我覺得，已經比從前好很多了，但我前面也提到了「非西方世界面對帝國主義衝擊」這個例子，我認為課綱可以在後面加註，請教科書的作者可以斟酌內容，適度舉一兩個例子就好；或者課綱裡根本不要舉例，讓作者自己去發揮。但這也是一個兩難的問題，課綱後面舉例就是希望能限縮範圍；但舉的例子愈多，教科書收錄的內容就愈多，一節的篇幅要講滿清、台灣、泰國、拉丁美洲、非洲，以前是分成六節來講，現在濃縮在一起，實在很難。

其實今天要培養學生的能力，只要舉一個例子就可以了，不需要舉這麼多例子。我們的課本有沒有提供培養能力的內容？雖然課綱提到要培養學生的核心能力，但教科書如何呈現還是一個問題，教科書還是

在敘述研究成果。英國歷史教科書是如何培養能力？是直接設計資料與問題，一步一步的引導學生培養這些能力。它會把一個章節的目標是什麼說清楚，藉助史料作為培養能力的素材。例如 *Minds and Machines* 談英國的工業革命，有一章談工業革命的變遷，提供很多資料來探討工業革命造成人類生活什麼改變？每一章都有一些聚焦討論的主軸；不同於我們的教科書寫作。

教科書的作者必須認識到核心能力。例如張元老師很重視核心能力，在編寫教科書時有注意到核心能力的培養；我到現在都還會用到他所編寫課本裡的史料，作為學生上課的講義，我上次也提到伯希和的敦煌文書史料，就是從中選取出來的。如果課本已經提供了這些培養學生核心能力的資料，我就可以直接運用，不需要這麼辛苦的另外編製講義；現在我是自己且戰且走，沒有人可以討論教學流程，上課講義都是自己去設計。

吳：關於前一陣子藍綠陣營吵得不可開交的台灣史與中國史比重，您的看法？

單：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問題。我們回來思索歷史教育想達成的目標，如果課程設計得宜，不論是台灣史或中國史，都能培養學生的核心能力。只是我在教學現場感受到的是，學生覺得台灣史很無聊，認為中國史比較有趣；我現在這學期上中國史，學生的反應比上學期上台灣史好。其實中國史的課文對學生而言很困難，但他們覺得比較有趣。第一個原因在於我對中國史的材料很熟悉。第二個原因在於中國史的研究已經建立起一個很久遠的範疇，對中國史的解釋就非常成熟而豐富，可以運用的資料隨手可得；台灣史的研究現在還流於一些零星的史實，成果還不是那麼足夠。另外也是因為我自己對台灣史不是那麼熟悉，所以沒辦法把台灣史表達得更好。學生提到一個原因是國中的台灣史上得很多了，所以比較無聊；中國史不熟悉，所以有趣。

我覺得關於歷史教科書對於台灣史與中國史比重的爭論，不應該牽涉到意識形態。當初討論課綱的時候，張元老師他們被抨擊的原因在於「去中國化」，我覺得這種抨擊很可笑。其實他們把台灣史抽離出來放在第一冊，一部分是呼應台灣的主體性。我在教學的時候，如果課本是縱向寫，上課時我會橫向處理；如果課本是橫向寫，我會縱向處理。以前的教科書把台灣史放在中國史之中，我為了讓學生看出整個台灣

史的歷史變化趨勢，我會把台灣史抽出來教；現在把台灣史獨立出來，我就會把中國史牽涉到台灣議題的部份拿出來做比較。教學現場的老師應該很中立地處理這些素材。

當時為什麼把近現代中國史抽離出來，與世界史放在一起？有另外一點考量，是近現代中國已經與世界接軌了，把近現代中國單獨抽離出來，是一種談法；另外一種談法就是放在世界史的軌道上。我們可以告訴學生，在冷戰時期不是只有台灣經歷「白色恐怖」，美國也有「麥卡錫主義」，每個國家都在進行類似的、規模大小不等的冷戰對峙；兩岸的分割不也是冷戰之下的產物嗎？所以，把這段歷史放在世界史的架構之中，可以有一種特殊的講法；要放在中國史的脈絡之下，也可以。我對這兩種不同的談法沒有特別的意見。然而，前面也提到，如果只寫舊金山和約而不提開羅宣言，我就有意見了；規範成這麼詳細，就失去了教科書市場自由的意義了。

吳：現在很多老師反應：「中國史教不完」，您的看法？

單：你可以看一下我前面提到王健文教授的那篇文章，他有談到中國史被濃縮的問題。我通常都回答老師們：「沒有教完的時候。」給我一學期一百節課，我都沒辦法把所有的歷史教完；因為太多素材了。要看今天給我幾堂課？三節還是兩節？課程濃縮到什麼程度？我會問自己：「什麼議題是這個時代不可或缺的？」為什麼我用伯希和敦煌文書來談唐代？可以擴及均田、租庸調、府兵、兩稅法；我可以把整個唐代最重要的精神都彰顯出來。我同時也提供學生史家如何治史的過程：史家可從這些資料之中發現，租庸調法之下田地已不足，還要課這麼重的稅，勢必要改成兩稅法。

我又問學生：「武則天時代已授田不足，是否在當時就已經改成兩稅法？」事實不然，在安史之亂後兩個皇帝才改變，可見政府的反應通常比較緩慢。再者，政府要改變制度時，必須等到社會多數都體認到這個問題時，才可能產生質變。我處理唐朝，大概就是談這些重點，我為什麼不談外族？因為學生耳熟能詳，他們從國中時代就知道隋唐胡人的狀況，我不必再處理了，已經沒時間了。我在專科教室裡放一段敦煌石窟的影片給學生看，學生看到圖像會印象深刻。課本裡面有談到佛教，我覺得光談佛教教義，對學生而言太難了，但用佛教藝術來切入就很好；敦煌石窟有很多題材可談，包括西域等，可以讓學生

對時代的理解更完整。

我給一女中自然組的學生看《大國崛起》，一堂課是我們上課討論資料，另外一堂課就是給他們看《大國崛起》。《大國崛起》雖然是中國大陸拍的紀錄片，但不見得有那麼重的意識型態，雖然有海洋史觀，但不是把歷史單純化，處理了很多議題；他們雖然有訪問中國大陸的歷史學者，但主題是西班牙就去訪問西班牙學者，主題是葡萄牙就去訪問葡萄牙學者，讓他們自己國家的學者來看自己國家的歷史，觀察的角度和中國大陸的學者是不同的。雖然他們製作這系列紀錄片的心態，是他們想要崛起，但整個製作上還不錯。《大國崛起》是談西方，不是談台灣或中國，是他們想要強大，做一個崛起的大國，怎麼吸取歷史的教訓？他們是用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一直認為大陸的意識型態太濃厚，但他們的歷史劇非常精采，處理得很細膩，還有用奏摺來當對話。我看過謝晉導演的《鴉片戰爭》，因為這部電影只有兩個小時，處理的議題就比較單純，琦善這個角色看起來就比較像小人，林則徐看起來就比較正直。我另外看到一部鴉片戰爭的連續劇，只看過幾次，就感受到他們細緻的處理各項議題，義律這個角色就很複雜，對於中國人與英國人的利益，以及自己的處境是糾纏不清的，所以他時而看起來很正義，時而看起來又只考量利益；琦善也很複雜，他去談和有一個愛國的傾向，但也有無法解決的問題；這才是真正的歷史。我覺得大陸的歷史劇特別好看，就是在於他們處理歷史的細膩，非常棒。

吳：未來若修正課程大綱，您認為中國史與台灣史的比重需要調整嗎？

單：我覺得可以少一點議題，不必什麼議題都談，不需要每個時代都討論，用課綱來決定考試範疇。讓課本章節不要那麼多，選取少數幾個議題來談即可；現在中國史的課本裡有十六章，每章還有分小節，內容太多了。我們每個禮拜只有兩節課，課本分成八、九章就可以了，處理幾個大議題，考試的時候考這幾個大議題考就可以了。以英國的歷史考試為例，他們考的是學生的能力，將考題訂成一本，提供了很多資料訊息給考生，測試考生是否能運用資料去進行邏輯推理、分析正反面的角度等；他們的課本也有好幾個版本，學生不見得每個議題都學過，可以選擇自己的議題來回答。但我們的學生沒有這個選擇權，就讓議題少一點。中國史不需要每個朝代都要交代，沒有教五代十國會

很嚴重嗎？不會呀！在台灣史的研究尚未到達一定質與量的階段時，目前的比例，台灣史以授課時數長短來看，多了些。至於中國史的份量，恐怕得看兩岸的發展決定了。如果獨立成功，中國史勢必面臨進入世界史的命運。如美國。

吳：您建議未來教科書的內容與制度可以怎麼改進？

單：我希望教科書的內容文句更流暢、有趣一些，盡量像市面上的暢銷書一樣有趣，不要讓學生讀了教科書就想睡覺。文字可以多一點，集中幾個概念來談即可，不要每個主題都是蜻蜓點水，聚焦在某幾個議題之上，緊扣著這個議題來談即可。關於教科書的審查制度，我覺得很有問題。我們看到教授投稿表示被審查制度弄得烏煙瘴氣，我可以充分明白；因為我曾寫過高職的教科書，被審查過，所以我知道這個問題。如果審核者是幫我們把錯誤找出來，我會很感謝，但有些不是這樣。我曾寫過一個標題為「黑色巨人的棲息地」，我要談非洲，是因為在非洲有一個傳說：有一個黑色的巨人躺在這塊土地之上，所以叫做「黑色大陸」。

我用非洲的傳說作為標題，不是活潑很多嗎？教科書審核者堅持我一定要改成「古代非洲」，而且列為必改。如果列為必改，而作者沒有改；審核就沒辦法通過。有的審核者很客氣，會糾正我一些觀念，並建議修改，我會去修改。可是要求修改前面談到的標題，我並不認為這種標題有錯，為什麼一定要讓教科書很無趣？其實修改標題還是比較小的問題，在新的審核制度通過之後，如果教科書的審核者有很明顯的政治立場，就會凡事都要求作者要修改。應該給審核者一個原則：不要用意識形態來審查，讓不同言論的教科書並存，教科書市場自己會形成一套篩選的機制。

其實出版社都會要求作者不要有太明顯的政治立場，因為挑書的老師立場有藍也有綠，這就是市場機制；意識形態的篩選讓市場去決定就好了。如果立場明顯偏藍或偏綠，就會影響到銷售。現在一綱多本的精神都被審查制度破壞了，這是不可取的。另外我還建議，課綱可以不只是一綱，也可以多綱；只是因為我們無法去除考試的緊箍咒，還是暫時一綱多本就好了。

吳：這個部份我們談得很清楚了。接著關於學生對您教學的反應，是否參

考您給學生的問卷即可？

單：對，學生在問卷之中都有給我一些回響。

吳：接著我們來談談您對於學生學習歷史的觀察。有些歷史老師認為只有成績較好的學生，才能完全吸收上課內容，您的看法？

單：我覺得不是以成績來看，我會改成「程度好」的學生。程度比較好的學生，的確可以比較容易吸收我的上課內容，這是不可否認的。但如果我只能教程度好的學生，只能使程度好的學生更好，就是沒有善盡老師應盡的職責。我就是應該訓練程度不好的學生，讓他們因為我的教學而進步，這才是我的責任。我希望程度不好的學生可以更進步，不是跟程度好的學生相比，而是跟他自己相比，那才是我應該做到的；所以我不完全同意這個看法。在教學的最初，的確程度好的同學比較快能吸收我的教學，可是我覺得學生是可訓練的，只是需要時間；不然教育就無用了。

吳：根據您長期的觀察，現在的學生與過去的學生在學習歷史的態度之上，有沒有很大的改變？

單：我不贊成很多老師常常告訴學生或自己「一代不如一代」。如此說來，我們是不是不如上一代？這種說法不太有意義。我覺得在不同時代裡，學生面對事情的態度不太一樣；但沒有好壞。例如以前的學生看很多古書，文字能力很強；可是現在的學生圖像能力很強，他們有很多爆發力與創造力，可能又是以前的學生無法想像的。現在很多學生在處理儀器上的能力比我們還快速，因為這個時代的氛圍是資訊發達、圖像式的。所以老師不能用一樣的方式來面對學生，因為學生的群體特質不斷在改變，我們也要不斷地改變自己。既然這個時代的學生比較喜歡圖像，而現在這個時代的圖像技術又突飛猛進，我為什麼不去運用很棒的教學錄影帶或搜尋圖片來吸引學生的興趣呢？英國教科書就常用很有意義的圖來開場。

有些電影真的拍得很好，雖然礙於時間有限，沒辦法讓學生看完整部電影，但可以將其中精彩的部份做切割播放，再讓同學討論，也是一個很棒的方式。以前是用一段文言文引起學生的動機，現在可能要運用圖像，目的在於引起學生的興趣。現在很多學者也已經改變研究主題，也認為圖像很值得研究，研究大眾文化史、日常生活史、飲食等，

這些研究主題多有趣！上次李孝悌教授來一女中演講就說：「研究城市史很棒，可以去倫敦、巴黎。」大家都很羨慕，研究墓誌銘的人就覺得很悲情。（笑）我們現在的研究主題都可以這麼多元有趣，研究咖啡、菸草等等；為什麼我們的教材要那麼苦悶呢？

我不太贊成有人說：「一定要讓學生唸《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我建議這些可以讓歷史系的研究生去讀。我給現在的學生是讀白話《史記》，白話本的《史記》也可以很流暢地把史記翻譯出來，我曾唸一段白話本《史記》給學生聽，那段是關於叔孫通制定朝儀，文武百官列兩旁，讓劉邦覺得當皇帝很威風；因為那段白話翻譯得也很精采，我唸給學生聽，學生就覺得很有趣，也能理解劉邦當皇帝的感受。我念這段可以吸引學生去讀白話本《史記》，也就達到我的目的了，我不需要用他們讀不懂的原典，破壞他們學習的興致，現在和以前的標準與方法都已經不同了。

清末民初時代的報紙還是用文言文，因為報紙是給精英份子看的，不需要用口語。在五四運動前後，因為提倡普及教育，才需要用到白話文。梁啟超的文字對於現在的學生而言，已經是非常艱澀的文言文了；雖然他的筆鋒常帶感情，現在學生卻已經看不出他的感情在哪裡了。雖然我覺得現在的學生和以前的學生沒有太大的不同，兩者之間只是存在差異，但我自己覺得還有一個落差的原因，可能在於現在普遍認為父母對孩子應該採取民主開放的態度，我對自己孩子的要求就不像我的父母對我們的要求那麼嚴格，所以我覺得我的孩子就不像我一樣那麼的自律、用功。我希望孩子們多讀一點書，但我對大兒子比較有影響力，對小兒子就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力；我也沒有使用以前「不打不成器」的方式去嚴格要求孩子，所以我的小兒子就沒有像以前的孩子一樣用功。

還有一個可能的原因：老師自己在學生時代是最用功的學生，他現在才能當老師，他就比較不知道自己學生時代不用功的孩子有多少。老師的記憶中，總是對表現比較好的學生印象較深刻，記得某個特別用功的學生；但不是全體用功的學生。我還要問：「什麼叫做用功？」把書背起來叫做用功，還是很有創意、有自我見解的學生叫作用功？因為現在書的量更大，物資也更多，學生的興趣也不同；學生可能在別的學科上有很好的表現，而不是表現在歷史科之上。我還是以我在教室現場所遇到的學生，來做教學調整；而不是心懷成見，認為學生程

度太差或態度不好而沒辦法教導。我覺得最好的示範就是老師自己的態度。老師自己的一些堅持，可以影響學生，讓他們願意學習。

吳：您認為學生是否能達成您的教學目標？

單：我希望能達成。(笑)我想，學生的文字能力應該有增強。因為我讓學生大量閱讀，我相信點滴灌溉會有效果。而且我不是把書丟給學生自己閱讀，我有用教科書做為閱讀指導的工具，教學生怎麼去找關鍵字、怎麼去判斷；甚至我的考題也以讓學生去運用判斷力作為出題目標。我不能保證所有的學生都能達到我的教學目標，但我可以讓我的學生慢慢進步，這需要長時間的訓練。我在學校所教班級的平均成績，和學校裡其他班級比較起來，不見得比較高分；其他班級的老師可能是對學生的要求比較嚴謹，或讓學生背比較多歷史知識。

我所教的班級通常不是最高分的，但也不至於墊底；可是我教的學生通常聯考成績會比其他班級的學生高五分。因為大學教授用更大的格局來出題，學生面臨的是更大的範疇，就要憑我給學生的能力去作答。也許老師在小範圍之中可以亦步亦趨，可是在大範圍之下，就是老師控制不了的。如果以成績作為評判標準，根據我這幾年的觀察，我應該能達到我的教學目標。

每個班級都會有班上自己的風氣；有的班級平均成績會比較高，有的班級平均成績會比較差。有的班級比較會跟老師討論，他們的學習風氣比較好。我上課的時候也不會一個一個去要求學生，有些學生可能上課的時候睡著了，沒有聽到我的上課內容，學習的比較少，可能成績就比較差；這樣的學生愈多，可能就會把整個班上的平均成績拉下來。的確我也沒有完全照顧到每個孩子，這是事實。比較大的困境是，現在班級人數還是太多；如果要用討論式教學法，要照顧到比較多孩子，班級人數要少，才有辦法做到。但雖然有條件的制約，我還是要想辦法，努力去達成我的教學目標，這是我的責任。

我希望去達成我的教育目標，就要一步一步地進行，讓學生接受點滴灌溉，包括作業、考題的訓練。我在批改學生的作業與考卷時，我都會認真的批改，告訴他們怎麼做會更好。對我而言，每個學生都要寫一兩句評語要花很長的時間，是很累的工作；可是我知道對於學生而言這是一個肯定。有時候學生回來看我，會問我：「老師，你還在寫

『好』、『很好』呀？」我說：「對，你以前喜不喜歡？」學生會說：「喜歡。」（笑）我期待學生好，學生會更好。

吳：您建議學生怎麼做，才能學好歷史？

單：第一，大量閱讀。（笑）我會引導學生去大量閱讀。我會告訴學生：「如果你以前看漫畫，我不反對；但你如果國中的時候看的是漫畫，在圖像引出你的興趣之後，我就會希望你在高中的時候更上一層，去體會文字的魅力。」舉例來說：我兒子打電玩遊戲，有三國志、楚漢相爭。有天他突然很興奮的告訴我：「媽，我一統天下了！」（笑）他接著問我一堆遊戲中歷史人物的故事，我問他：「那你想不想看他們的故事？」我就把《三國演義》遞給他，他覺得很好看。因為他對人名很熟悉，但對人物的故事不熟悉；他讀了《三國演義》之後發現有很多精采的對話，比圖像給他更多想像空間。

以前我比較少買漫畫，所以我帶兒子去圖書館的時候，他們就會去找漫畫來看，有牛頓出版社的漫畫世界歷史、漫畫中國歷史。有一天我兒子問我：「媽，什麼叫做蓋世太保？是不是像勞萊與哈台？」勞萊與哈台是當時的電視影集；勞萊很胖，哈台很瘦。我說：「為什麼你會覺得蓋世太保像勞萊與哈台？」他回答：「因為漫畫裡的蓋世太保出現的時候都是一胖一瘦。」我就舉這個例子來告訴同學，漫畫會因為要讓讀者覺得有趣，而畫成一胖一瘦，但這樣會誤導讀者；因為蓋世太保很恐怖，如果他到你家按電鈴，就知道可能即將不久於人世了，絕對不是好笑的。圖像有時候會讓我們產生誤導，去閱讀文字有時候會比看圖像更有趣；我們去看古代文獻，可以看到很多現在存在於報章雜誌裡的故事，趣味會更多。我希望學生去閱讀，但我會先告訴他們有趣之處在哪裡。

另外一個是學生應該要培養自己的歷史感。當要讓學生去解讀文獻裡的訊息時，就要讓學生練習去判斷其中的敘述。以今天我和學生討論的考題為例，我問學生要怎麼從詩中尋找關鍵字？我告訴學生：「『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陰此百尺條。』」的意境很美，國文老師會告訴你這首詩是什麼意思。但對於歷史感而言，前四句話是沒有幫助的。但後面這幾句話有沒有用？」學生就找到「世胄」這個關鍵字，有學生就說：「『世胄』就是世族。」我問他們：「『世胄』是世族，那『英俊』是什麼？」很顯然的是在表達寒門裡的一些英才，

因為世族掌控了機會而無法伸展抱負；這個解讀過程就是培養學生的歷史感。

學生看一篇文章時，要如何去抓住歷史感？就是去找關鍵字。國文老師要教學生體會的是文學感；歷史老師要教學生體會的是歷史感。我希望學生不斷地自我練習，我也會在上課時不斷地提醒學生。看一本書時，我也會和學生討論，我的關鍵字和學生的關鍵字有什麼不同？抓住了關鍵字，才會知道趣味在哪裡。我上次說過的時序也是如此，這是我給學生的建議。

吳：我們的訪問到這裡已完成，謝謝單老師提供這麼多精采的歷史教學理念。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

受訪者：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中歷史教師唐遠華老師，以下簡寫為「唐」

提問者：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生吳姿穎，以下簡寫為「吳」

訪談時間：97年4月14日上午10:20-11:30

訪談地點：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中輔導室

吳：請大略談一談您的求學經驗與歷史教學經歷。

唐：我對歷史產生興趣，主要是受到初中歷史老師的影響；上初一歷史老師的課，讓我第一次對歷史感到震撼。他自己個人有特殊的背景，他在中國大陸時是世家子弟，所以他受了很好的家庭教育，有外籍老師教他英文，他的國學素養也很深厚。他上課所使用的語氣，並不是把我們當成初一的小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談到文天祥時，直接背〈正氣歌〉給我們聽，我們聽不懂，但被他所散發出來的氣勢所感動；他上西洋史的時候，用英文背出《凱撒大帝》的劇本。他後來離開了學校，如果我沒記錯，他應該是到大學去當教授；現在也已經退休了。

這位老師真的是影響我一生最大的，我會去讀歷史、當一位歷史老師的原因，就是受到他的影響。他本身很博學、富有感情，上課的時候有一種感染力，他並沒有讓我們按照教材去讀；所以我從當時就很喜歡歷史。我初一就很喜歡歷史，很早就決定未來一定要讀歷史，要做歷史教學，而且是在中學；我很早就決定了，這是一個影響我的特殊原因。我大學聯考時，所填的前面十個志願都是歷史系；我的方向比較明確，也是一個比較幸運的人。（笑）

吳：如果是這樣的話，您不教歷史就太可惜了。（笑）

唐：我自己覺得很喜歡，也很願意去教。談到我歷史教學的歷程，其實很單純；就是在台北的金陵女中，接著就是實驗中學，這兩所學校的校風差距很大，幾乎是截然不同。一個是私立高中，絕對以升學為目標，我任教時很明顯地能力分班；實中是創新超越、非常開放。在早期，

實中的雙語部是為歸國學人的子女所創辦的，所以學校風氣比較國際化、非常自由開放；金陵女中的學生則是來自四面八方，什麼樣的出身都有。這兩所學校的文化完全不同，後來實中的素質愈來愈好。

實中也不是一開始素質就很好，是慢慢地愈來愈好。早期資優班的學生進來時，對我是很大的挑戰，當時是還是使用國編本課本，我教文組就順著教材教；教理組或資優班，我就會另外給教材，因為他們不考歷史，當時沒有學測，後來有學測又不一樣了。理組學生不考歷史，但還是要上課，要怎麼給他們上課？我一開始面臨最大的挑戰就是這項。

吳：按照課本來上課是不適合他們的？

唐：不適合他們。因為他們不考試，一個不考的科目對他們而言沒有挑戰性。

吳：他們覺得沒有興趣嗎？

唐：如果還用這個課本，他們會沒有興趣。過去很多老師教理組班級的做法就是給他們看影片，就這麼混過去。我自己來到實中時，正好是一個人生的新階段，是一個新的挑戰；我就接受這個挑戰。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們學校很多教學都和清大合作，歷史教學也和清大合作，張元教授就是我們的指導老師；我七十七年來參加甄試的時候，他也是評審委員。我的教學經歷很單純，但所待過的兩所學校正好是一個對照：私立與國立、升學取向與自由開放、學生素質不齊與學生素質愈來愈好。我覺得這些經驗對我的歷史教學都有幫助。

我在金陵女中時，我知道對這些學生而言，準備任何一科的考試都很辛苦；我給他們的教學雖集中在課本，但我盡量讓內容變得有趣，也有一些感動，讓他們喜歡歷史。他們考試考得好不好，我不怎麼在意；我要讓他們喜歡上歷史課，他們還蠻喜歡上歷史課的。我的教學經歷讓我了解：在我們的教學之中，其實最大的挑戰其實來自於自己。自己決定要不要改變？大環境的改變當然會刺激我們，但早期大環境還沒改變，在還沒進入八十八年課綱教材改變之前，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使用國編本教材；是不是很多老師的教學就此停滯了呢？我相信一定有很多老師自己在做教學上的改變。

如果不改變，就會很辛苦，辛苦的地方是教學很無聊；學生感覺很無聊，老師也覺得很無聊。所以比較大的挑戰就是：如何改變？怎麼去教？我自己對教學比較有概念是受張元老師的影響。我七十七年來實中之後，從張元老師身上學到非常多的歷史教學概念，他也以我們學校的學生作為實驗研究的對象，帶來很多英國歷史教學所談的新觀念：歷史思維、歷史想法、考題的改變、教科書的編纂等，張元老師都有非常大的開啟之功。所以來到實中是我教學生涯中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我來到這裡跟著張元老師學習到很多東西，主要是觀念的改變，才有後來一些自己的體會，再去進行一些教學實驗。

吳：您覺得在大學與研究所的學習，對於您後來的歷史教學有沒有幫助？

唐：兩者之間絕對有距離。我們在大學與研究所不可能學完所有的歷史專業，但給我們最大的幫助，就是讓我們具備改變自我與充實自我的能力；我覺得這一點比較重要。在大學與研究所之中，很多教授教得很好；但我認為這個階段的學習與歷史教學並沒有直接的關聯。台大本身有非常自由開放的氣氛，這讓我在面對未來的歷史教學改變時，能夠感覺非常自然。很多歷史老師在面對這些改變時，都感受到非常大的衝擊，包括試題的改變。每次開會的時候，很多老師都會出來批評，我可以感覺得到他們所受到的衝擊很大。

可是我不覺得這些改變是衝擊，我也納悶他們為什麼會覺得那麼可怕？我覺得這些改變是很好的；因為可以促進歷史教學的專業化，讓歷史不再是一個空泛的學科，不可以隨便地亂教、配課。我為什麼會覺得改變很有必要？就是因為我自己在大學的學習經驗，是沒有人來約束，什麼都要自己去管理。學校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學習環境與環境，學生要自己主動去挖掘；挖寶是我們自己要去做的，能做到什麼程度要看自己，不能凡事都期待人家來教。

當社會環境形成了一個改變的氣氛，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契機：讓歷史科真正變成一個專業的學科，我們變成一個專業的老師。現在我們學校裡高中歷史科的教學，除了學歷史的人，其他科目的老師沒有人敢來配這個課；我只能找清大歷史所的研究生來幫我兼沒辦法教的課，其他科目的老師都不敢來配這門課，他們可能敢配國中歷史科的課，但高中歷史科他們絕對不願意，他會說：「很難」。以前他們可能不會有這種想法，但現在他們會覺得很難，因為現在高中歷史科加入

很多新的思考方式。

歷史本身成為一門專業的學科，也是一種思考的能力，這些都打破了過去的形象。過去的高中歷史科是一個副科；現在要讓學生發現原來歷史科也是可以培養能力的。老師要如何教才能讓學生讀得好？培養出能力？歷史不只是讀教科書，是很多素材集結起來的。這些對我們歷史老師而言，都是很好的挑戰。我覺得經過了這十幾年，將近二十年的改變，應該大家都接受了，認為歷史是一種思維，歷史的學習是一種很專門的學習，就像學習數學、理化一樣。只要歷史老師分享到這樣的觀念，學生也能分享到。

吳：似乎有一些學校並不注重歷史的學習？

唐：其實沒有一個學校會主動重視，但我們要自己耕耘，只要學校給我們機會；例如：我會將學生所製作的報紙拿到圖書館展覽；我們還有歷史劇，以及其他歷史課堂活動。只要我提出來了，學校就會配合。我們會邀請來賓參觀這些展覽，校長就會跟外賓說：「我們雖然是一個以理科為主的學校，但我們的學生文科也很好，還會製作報紙。」這些來賓都很訝異。這些都看老師自己怎麼去做。也許有些學校只注重升學率，要求老師什麼都不要做；但我們還是可以默默的耕耘，所以最大的挑戰還是教學，以及面對學生。

有些老師面對的問題在學生的反應，要教很多學生與班級，想去把自己的構想付諸實現會很困難；我自己在金陵女中也遇到過這問題，當時班上學生很多，一班有五十幾個學生，將近六十個。私立學校因為重視升學，會將所有學生的成績都公佈出來，比較每班的平均成績，包括：小考、週考、月考、模擬考等，所有成績都要比較。校方知道老師都會去比較成績，老師會不會有壓力？當然會有。但我可能比較有福氣，我比較不在意學生的成績幾分，我覺得該幫學生做的我都做了，我盡力了。在私立學校都會有王牌老師，把成績最好的班交給那些升學率帶得很高的老師。我不是立志要成為王牌老師，我就是照自己的方式教；不過很奇怪，學校後來也讓我帶成績最好的資優班。我覺得這些壓力都會有，那就在這些限制裡做自己可以做的事，當作是讓自己的工作有趣一點；不然教學會很無聊，有什麼意思呢？去想想要什麼改變？要教什麼給學生？

吳：您很享受這個過程？

唐：對，就是這個過程。我到現在上每一堂課我都還是會思考：這一節課我該怎麼講？從什麼角度切入？在這麼有限的時間裡，學生要學什麼？要知道哪些概念？我會再去做一些調整。

吳：您在金陵女中任教時，就已經開始這些思考了嗎？

唐：在金陵時，我大多是說故事給學生聽。

吳：您會思考要說什麼故事給學生聽？

唐：對。我會多跟學生講歷史相關人物的故事，學生很喜歡聽；我大多會把內容導引到鼓勵學生，讓他們去思考一些做人處世、人生的選擇與視野，在歷史人物身上可以看到什麼？從過去到現在，那些沒有參加過科舉或沒有做官的人物，具備什麼樣的特質才能在歷史上留名？我大部分是集中在鼓勵他們，倒沒有想到要去促進他們的歷史思維。(笑)

吳：所以您的教學目標是經過轉變的。

唐：有，其實隨著大環境的轉變，我也跟著轉變；轉變有客觀環境的影響，以及自己主觀的改變。我的主觀改變是來自於大學、研究所給我的能力與方法，大學給我很自由的學習環境，並保有一些彈性。我覺得這就是讀大學的意義，如果大學畢業卻不知道要自我改變，那意義何在？

吳：似乎師大是比較保守的？

唐：可能師大的大學部課程都被規劃好了；學習得很紮實，但可能沒有什麼選擇，最後的目的就是教學。師大很多學生很優秀，大部分成績很好，但是家庭環境比較貧窮，所以選擇師大公費就讀；我們以前的狀況是如此，現在師大的狀況又不同了。我本來也應該去讀師大，但當時台大歷史系的排名很高，在師大前面，所以我就選擇了台大。我很喜歡台大自由的氣氛；剛開始進去不習慣，可是四年浸潤在這樣的氣氛當中，已經不知不覺地內化成為我的一部分了，我很喜歡這種很自由的感覺。我覺得大學教育很重要，會影響一個學生的一生，大學教育對我的影響很大。

我大學畢業後，有兩年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做李國祁老師的研究助理，我在中研院也學習到一些未來去讀研究所的能力，這兩年對我也有影響。當時老師們每個禮拜六都要開會，我們要去紀錄；我第一次見識到學術界裡的報告，原來是群起而攻之、唇槍舌戰，成為我後來再繼續讀研究所的背景。因為老師們都是在師大任教，所以我後來就去考師大歷史研究所，我很明確地知道讀研究所就是要教書。

我研究所畢業之後，環境非常艱難；所有公立學校全部凍結名額，不開放招考新教師，只做內部的國中升遷、互調。現在的流浪教師問題，在當時就有了；我從師大歷史研究所畢業之後，剛好就愈到最艱難的時刻，沒有缺。七十六年解嚴之後，很多老師回大陸，公立學校開放很多名額，所以七十六年、七十七年去應徵的老師很幸運，很多原本私立學校的老師在當時轉到公立學校任教。從過去的經驗看來，如果真的立定志向要當老師，也不必擔心沒有缺。

吳：您當時也沒有想那麼多嗎？

唐：沒想那麼多，我只是想：「我要教學。」後來我到金陵任教，在私立學校教書也是一種學習，因為沒有教書經驗。教書其實和所學差距很大；因為教歷史的範圍是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在大學、研究所並沒有學這麼多，知識不是那麼足夠。我覺得教學最好的地方就是，可以把很多資料再重新咀嚼；比以前大學、研究所涉及的知識廣闊得多，學很多東西。因為教書所需，自己要吸收更多知識；挑戰很大，很好玩。能不能教給學生那麼多是另外一回事，但自己要先去學，我覺得很好。（笑）

吳：您在教學歷程中，沒有出現過倦怠感嗎？

唐：有，絕對會有。一般倦怠感會出現在三年、五年、七年，我自己是在教書第五年出現第一次倦怠感；這也是我想離開金陵的原因。我覺得會累，教學時數很長，也感覺到有瓶頸，會忽然不想教了；每一個老師或多或少都會有這樣的倦怠。我當時的想法是：不如去讀博士班好了，或者轉一個學校。我教書的第六年，正好碰到實中有一個缺。

我在到實中的前幾年，有在中原大學兼課，當時要自己預備教材，所以教材的變化對我而言都是很自然的就算把教材全部取消，我自己來準備教材也都可以。只要大學畢業都具備這個能力，老師們不用害怕。

如果只是死守教科書，老師的能力就無法和學生有區隔，顯現不出來。學生也讀教科書，如果老師照本宣科會很慘；因為學生也知道教科書裡的內容。現在學生的閱讀能力沒有以前的學生好了，但現在學生上網能獲得的知識甚至比老師知道的還多，所以老師到底有什麼可以和學生區隔的能耐？讓學生覺得需要老師來教他們？這就是我們的挑戰。如果資訊已經到達爆炸的階段，學生為什麼需要一個老師？我覺得這是歷史教學比較重要的部分。現在這個歷史教學的危機已經出現在高中，日後可能在大學都會出現危機。

提到倦怠感，我覺得有倦怠感是正常的。如果在現有環境無法改變，沒辦法像大學教授一樣，可以有七年一次的出國進修或完全休息；我也不曾請過長假，包括：侍親假、育嬰假等；我進公立學校的時間比較晚，來到實中時，我的孩子老大已經讀小學一年級，老二也已經四歲了，不可能請育嬰假了。我後來也都沒有請假，所以要想辦法調整，就是在教學方法上做轉變，對於自己的人生目標要更清楚。有時候我轉念一想，我在三十四歲時，與二十八歲的人生目標已經不同了；當我去面對同一件事情，包括對於學生的期待、期望自己能做的事情等，在不同的年紀都會做不同的調整，我覺得這些調整是克服倦怠感很重要的一步。

吳：所以老師要做最適合自己的調整？

唐：對，就是要做調整。大環境變動對我們是很有利的，因為一定要去做調整；其實蠻好的。倦怠感的出現一定會有，但我覺得是可以克服的。除非在最初就不適合當老師，當老師一定要有一些特質，才能來當老師。只要具有當老師的特質、喜歡當老師、喜歡接觸人，倦怠感就應該都可以克服。我覺得「變化」是克服倦怠感最好的方法，包括換一個學校，或者教材的改變等，都是很好的；老師自己應該期待改變，而不能排斥改變。有人說年紀愈大會愈排斥改變，我覺得應該是年紀愈大，彈性也要愈大；遇到改變的時候，自己也能夠處理得比年輕時更好。年紀大只有體力退步，思考狀態會比年輕時更好。

你問我目前是不是還能保持教學熱忱？我從來沒有考慮過自己是不是有熱忱，我的腦海裡每次出現的都是：「今天這節課我要怎麼上？」我到現在都會一直去思考要怎麼上課？如果這就做熱忱，我大概就是還保有熱忱吧。（笑）整個社會裡，總是會有一些讓我們討厭的人，也有

讓我們喜歡的人；有些學生會讓我覺得很喜歡，也有學生讓我覺得很討厭，這都是正常的，但我就是都給學生一個同等的機會，應該一視同仁。我都告訴學生：「我上課非常認真，所以你們也要認真；我很認真，你們就必須認真。如果我不認真，你們也不必認真。」

吳：有些歷史老師覺得教歷史很辛苦，您的看法？

唐：教歷史很辛苦，最主要有兩個重要的原因，第一個就是時數很重，過去歷史一直屬於副科，所以歷史老師的時數負擔很重；再者就是別人不重視，學校不重視、學生不重視、家長不重視，我覺得辛苦的原因就是這兩項。時數太重的問題現在已經修正了，修正到當導師的時數負擔只有十二節，不當導師十六節，現在已經很有利於歷史老師了。過去我們要負擔十八、十九節，很多老師都負擔超時到二十幾節課。有些學校班級數多，老師的負擔就比較重；我在實中比較幸運的是班級數少，沒有這麼多節課要教。

時數很高，老師會很累；再來就是社會不重視，我覺得歷史老師辛苦就是在這裡，所以我認同這些歷史老師的看法。我自己到實中教書，雖然沒有這麼多時數負擔，但已經覺得教書很累了。至於面對別人的不重視，我調適得比較好，我覺得我重視就好了；他不重視是他家的事，我很重視！我一直都很重視。

吳：您剛才有談到對學生說：「我很重視，所以你也要很重視。」我覺得很棒。

唐：對。我告訴學生：「歷史是我大學、研究所的 major，從來就不是一個副科，是一個 major。你們心裡有主科、副科的區分，可是我沒有；我是用 major 的心態來教你們，我絕對不會用副科的心態來教你們。」這個部份老師一定要給自己心理建設，別人不重視是他們的事，我會自己重視它。學生會注意觀察認真的老師，老師很認真學生會知道；如果老師在混，學生也會知道。如果學生說：「老師，你是很認真的老師。」我會非常感動，我覺得作為一個老師，這是最重要的態度。一個老師是不是很棒？很厲害？我覺得這些都是附加的，只有認真的態度是必要的。

就不要再去想教歷史很辛苦了，雖然當老師的確有很多工作，包括教學、出考題、改考卷等。來當歷史老師之前，我們應該都有這個認知

了，知道會很累；我自己都知道，有這個認知，所以我會接受，會認為這些本來就是我的挑戰。國文、英文、數學老師的負擔都很少，在還沒改變之前，國文老師如果當導師，只要負擔兩個班的時數就可以了，歷史永遠是八個班、十幾個班，尤其是教國中；所以我更加不敢到國中教書。我從開始教書就是在高中任教，我可能沒有體力教國中，沒辦法負擔那麼多班的時數。

我覺得現在我在實中四個班的負擔剛好，每項題材我都可以做調整，也許第一次講得不是很好，後面我就會做調整，至少到第三、四次的時候，會調整到比較好；但如果要我把同樣的內容不斷重複十幾次、二十幾次，我可能就會麻痺，那真的會很辛苦。我同意教歷史很辛苦，尤其在國中任教十分辛苦，因為國中歷史老師的時數負擔太重。我相信國中歷史教學更需要好好設計，我非常佩服國中歷史老師。

吳：您對於自己過去的教學經驗是否滿意？

唐：我不滿意。學無止盡，從來沒有滿意過，我覺得到退休之前都不會滿意，會覺得自己現在是盡量修正過去的不足與錯誤，這是實話。不過，還好我不太去回顧過去，也不太敢回顧二十幾年前自己的教學，當時一定錯誤得一蹋糊塗。我會去回顧上一堂課、上週的課，我會想：「這樣不行」，或者發現某個部份需要修正；所以我一直都不滿意。我覺得只有一直不滿意，才會有熱忱。（笑）如果都很滿意了，還有什麼努力的動機呢？我覺得學無止盡是不滿意的一個理由。

還有一個理由就是時代的變化，對我們的專業要求愈來愈多時，老師要怎麼辦？所以絕對不會滿意。其實人家滿不滿意是一回事，在那之前自己就會先知道自己教得好不好；等到別人都感覺到就太慢了。自己一定要先有警覺心，才不會讓別人都覺得你教得不好。整個時代在變化，對我的挑戰性很大。有時候還有一些因素會讓我兼顧不了教學，例如我當導師，要花多一點心思在學生身上；或者我在高一、高二、高三的教學方式不會相同，我盡量把大部分的教學活動都安排在高一、高二，我高三的教學比較不離課本。我高一、高二做比較多教學活動，高三比較不會刻意地去做教學活動；我跟高三的學生在文化史的部份可以談到更多比較深入的議題。人家會問我是不是每堂課都做教學活動？我說：「當然不是。」一學期大概做一次就很好了，所以我覺得無法全部都兼顧。我覺得時代的變化很大，對老師的要求很多，

所以要不斷地改變，我對於教學經驗沒辦法滿意，永遠都需要再進步。

吳：您的教學風格是否有沒有受到什麼特定的人、事、物所影響？

唐：前面已經有提到受初一的歷史老師、張元老師的影響，另外還有省女的林彩貞老師。我透過張元老師認識他之後，他的教學熱忱、專業以及對西洋史所下的工夫，使我非常敬佩，會吸引我很想跟隨在後面去學習。不是去學習他的教學風格，因為每位老師都有自己的教學風格；是去學習他投注在歷史教學之上的堅持，勉勵我好好讀書，自己讀得融會貫通，才能把學生教好，這是很重要的。張元老師在教學有他自己個人的魅力，知識淵博又很會教，我很敬佩。他跟我說：「教學要有節奏感。」要講得簡潔，要好好地規劃教學，給我很多新的觀念，對我影響很大，我很感激他。張元老師本身的學養很豐富，也提醒我：歷史老師要不斷地讀書。

吳：您後來也受林彩貞老師影響？

唐：林彩貞老師對於學生的影響很大，我們現在區隔傳統與現代，林彩貞老師正好是一個典範。以前那位讓我很敬佩的初一歷史老師，沒有運用什麼新穎的歷史教學法，他讓學生感動，能開啟、提升學生的視野，就是好的歷史老師，而不在於各種花俏的教學方法，核心是在教學的內容。在今天有很多很好的歷史老師，都是傳統的歷史老師教出來的。新的歷史教學方法只是手段而已，最核心的部分還是在老師的教學內容與素養。

吳：他的教法很傳統？

唐：對，但讓人非常感動。他的方法是用講述，可以問他要教給學生什麼？面臨一個教材的時候要怎麼樣去傳達？把他的想法留下來很重要。

吳：關於歷史科在學校的地位低落，您的看法如何？

唐：我也認同。尤其在現在有學測或指考之後，大學入學有些科系已經不看歷史成績了，尤其是商學院。因為學測所考的歷史科內容都一樣，所以學生高二可以不唸文組，唸理組會更有利；所以現在很多學校的文組都在縮班。學生在理組也要學史地，學到的數學會比較深，也要學物理、化學，未來考自然學科會比較方便；學生到了高三如果考得

好，可以跨組選擇志願，何必選擇文組？以前大家就會覺得歷史這麼好有什麼用呢？沒什麼幫助，現在更是每下愈況，所以不重視歷史是大環境的改變造成的。

以前社會組要考歷史，自然組不會考，分成甲乙丙丁四組，只有乙組、丁組不考；現在是理組學生競爭力比較好，只要考大學的時候加考數學乙科就可以了，文組學生卻根本沒辦法跨組。現在連許多過去社會組的相關科系都不看史地成績了，當然會造成歷史科的地位低落。現在除了少數科系還會採計歷史成績，大多數的科系都不採計了，尤其是熱門的商學院科系，就只看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所以歷史科在學校裡地位低落，是正在發生的事實。從過去到現在，考試領導教學是必然的，也領導了這個科目的地位。現在的推甄、指考都是「採計」學科，所以歷史科、地理科的處境是一樣的。

吳：您認為我們是否能去改變這個現象？

唐：沒辦法改變，這是大時代造成的，大學也覺得不需要這種學生。這樣的改變當然對社會不好，可是他們會覺得何必讓學生學這麼多？只要學國文、英文就可以了，何必再學史地？這當然也是因為過去的歷史教學讓學生覺得沒有幫助，只是一些要背誦的內容。其實在歷史教學改變之後，學了歷史可以讓學生的視野開闊起來，應該會有一些影響。我不曉得現在這些影響是否很顯著？但至少我看到的現象是，連一類組相關科系都不看歷史成績了，二、三類組更不採計，除了醫學系要看總級數，其他根本不採計了；即使考了歷史科也不採計。我覺得這主要是受到大環境的影響，這是很可惜的。

我是以我自己的教學來克服歷史科在學校地位低落的處境。我努力地教，學校也會尊重。我們在禮拜六開的講座，也是從歷史科開始，現在主要就是歷史科與國文科在進行。其他數學科也有辦，但是這種講座是從歷史科開始辦的，而且很有口碑了；這當然也是因為張元教授這些很有名的老師來主講。

吳：關於這個部份，您對於新手歷史教師的建議？

唐：我覺得就是「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管人家重不重視，自己要很清楚，好好努力。就怕自己沒有東西，又教得不好，那就沒什麼好抱怨的。我們也了解這是因為大環境所造成的，在這種大環境

之下，建立起自己的主體意識就好了，我對新手歷史老師的建議就是如此。不要擔心，大環境永遠會變，風水輪流轉，說不定十年之後歷史也要補習了。現在台灣學生的歷史程度愈來愈差，這牽涉到國民的素質，未來一定會意識到這個危機，一定會改變，去加強歷史教育；現在是暫時過渡的黑暗時期。

吳：您認為高中歷史教育的目標是什麼？良好的高中歷史教育應該具備什麼要素？

唐：我一直認為高中歷史教育在知識的深度、思考的深度方面，一定要加強；廣度的部份以後學生自己可以去接觸。高中生就應該開始學習怎麼去思考一個問題，開始去思考為什麼？不是繼續被動地接收知識。

例如我現在上課講到唐朝，提到安史之亂，我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安史之亂是這麼重要的一個關鍵？因為安史之亂後由盛轉衰。為什麼安史之亂以前盛？以後衰？這必須思考安史之亂是一個什麼樣的亂世？反映出唐朝的問題，這是胡漢衝突、地方挑戰中央、軍隊私人化的問題，這些很顯然是制度層面的問題。要思考為什麼胡漢衝突會在這時候出現？因為唐朝是關隴集團的延伸，關隴本位政策促成了唐朝的一統天下，為什麼後來又拖累了唐朝？到後來的衰落？回過頭來思考會發現這是制度造成的問題，同樣的制度在大一統與侷限於一隅的情況之下，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要不斷地問問題、帶學生去思考，看資料之中李林甫怎麼跟唐玄宗談？把安史之亂的責任都放在李林甫身上，是不公平的。李林甫認為胡人是很單純的，任胡人為邊帥是很重要的，因為漢人太膽怯了。這馬上就回到關隴集團的內部問題了，關隴集團之中，府兵就是胡漢混雜，出將入相，怎麼會出現「漢人膽怯」的情況？為什麼會產生邊帥的問題？一定要檢討府兵制度的問題出在哪裡？其實問題不光出現在唐玄宗時期，唐太宗、唐高宗時就有這些問題，這與均田制度有關，府兵與均田是很重要的制度，引響到歷史的前後發展與變化。

高中歷史教育的目標其實就在讓學生去思考。歷史完全不做預測，只是在思考為什麼？去理解一個事件時，就會深刻地進入表面現象之後的本質，去發掘真正的問題在哪裡？以後在看任何問題時，都會去思考為什麼會如此？出現某個現象到底是什麼造成的？我覺得這一點很

重要。回到那個時代去想，思考之後把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弄清楚，對那個時代的理解就差不多了。需不需要去背？一點一滴去背整個事件的年代與始末太辛苦了，不需要背。把這些歷史事件化成問題去思考，去問問題，例如：為什麼談起唐朝大家都會提到安史之亂？我覺得歷史教育的目標就是教導學生去思考、理解。

歷史的思考與別的學科有相同之處，都運用邏輯；但歷史特殊之處就在於必須有參考資料，而且思考的是人類過去的活動，理解人自己的過去，有變遷也有延續；變遷與延續把人類的過去與現在連結在一起，理解歷史是很有必要的。是否能讓學生鑑往知來？我不敢講，但至少知道歷史是怎麼發生的，具有歷史意識是很重要的。讓學生理解古人所擁有的可能選擇，站在古人的立場，要怎麼進行會比較好？我們可以問：為什麼古人會做這個選擇？選擇背後的原因是什麼？他不見得挑選對自己最有利的，但他覺得這樣的選擇是為人處世不可或缺的，因為品格、道德更重要。曹操的選擇是一種選擇，劉備又是另外一種選擇；復興漢室或是建立自己的基業？可能都做不到，可是在層次上有差別；最後要拉到學生自己的身上：「我怎麼看我自己？」

我覺得高中歷史教育的目標，就是開始給學生一些做人處事的思考，知道歷史的來龍去脈，也知道如何去選擇，這很重要。很多人會問：「讀聖賢書，所為何事？」這是一個大哉問，很多人讀了書，卻根本就是禽獸！完全沒有行事的原則，有一些大學教授竟然做一些不倫不類的事。人生總是要有一些原則，是屬於人應該遵守的。歷史之中不同的人所做的不同選擇，帶來了不同的影響；人類的社會往前發展，是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些歷史情節不斷地在重演，可是重演過程中還是有很多進步，可以擴大我們的視野。

現在大學的歷史教育已經變成了通識課程，並沒有受到太大的重視；而高中生還很單純，歷史科在學校必須要考試，是學生的成績的一部分，我覺得可以透過高中歷史教育，讓學生做很多深刻的思考。高中歷史教育的目標應該是讓學生思考如何做人，倒不是做一個好國民；因為知道怎麼做人，就知道面對國家要用什麼態度，不用特別去強調一定要愛國。如果懂得尊重人，從人文的角度去思考，接下來所產生的情感都是必然的；用口號強調要愛國，學生就會愛國了嗎？並沒有用。一直喊要「愛台灣」，到底什麼是愛台灣？高中歷史教育就應該教導學生做人，從知識的深度、廣度開始思考，在時空的發展之下，各

種選擇之中，會有什麼發展？

站在人的角度，歷史就是最切乎人的學科，與人的關係最近，可以讓學生產生很多想法。除了歷史之外，還有哪些科目可以這麼做呢？如果歷史科自己放掉了這些目標，就沒有意思了。所以良好的歷史教育要具備的要素，首項就是政府的政策要正確，要有正確的教育理念、價值觀。把歷史當成一個沒有用的科目，就真的是沒有用。莊子說：「無用之用，是為大用。」許多人認為學歷史沒有用，其實歷史與人的關係最密切，雖然無形，如果好好培養，讓學生、國民都具備歷史素養，就可以不必特別提倡品格教育、生命教育、愛國了，歷史都包含這些內涵了。可是主政者就是如此淺薄，只看到表象的價值，只想培養支持自己政權的人民，就沒有辦法了。應該把學生培養成一個很好的人，人對了，事就對了。

我希望學生在我的歷史課之中學到什麼？我覺得就是做人處事。我告訴學生：「當你討厭一個人的時候，你要問自己：『為什麼？』你站在哪一個角度去看這個人？不能籠統地說你討厭他，要能夠弄清楚你討厭他的角度是什麼？再去思考為什麼他會有這些言行。如果你理解了之後，你可能就不會隨便說你討厭他了；別人也不會隨便討厭你。什麼樣的人能稱為學過歷史？你必須能做出類似的分析：『我覺得這個人做事非常有魄力，我很欣賞；但他的考慮欠周詳，所說的話會刺傷同學。』這就是學過歷史的人所做的分析。一定要能辨別出是哪個引爆點，讓你討厭他？就像能分析歷史上安史之亂、八王之亂的重要性。如果你只能說出：『我就是討厭他所說的話、長得不好看。』這就是完全出於主觀、情感的分析，應該用多一點角度去看。」這些是學生應該學習的。

吳：有些老師認為教學應該以輔導學生參加考試、取得高分為目標，您的看法？

唐：我覺得這也是老師必須要做的，我大部分是在高三才這麼做。我高三有給學生小考；高一、高二就是以教學活動為主，沒有小考。高一、高二的時間有限，也不需要小考。我覺得輔導學生參加考試也是我們要做的，但是教學的目標不是只有這個部份；我覺得這個部份在高三的時候做就可以了。告訴學生某個考題為什麼是這樣解？這些我也會注意到，但千萬不要從高一就開始。所以我給高一、高二的學生安排

的考試只有月考，沒有其他的考試；高二甚至有時候連月考都不考。我用別的方式，多元地評量學生的成績表現。有些學生不知道怎麼準備考試，就像他們不知道怎麼準備數學考試一樣；考試能測驗出來的只是一小部份，所以我也很多元地去看學生的成績表現，很多方式可以讓學生表現，最重要的是讓學生重視學習，不要拒絕學習。

我告訴學生：「大學聯考之中，你考七十分就很高了，八、九十分就太厲害了。但你上課一定要認真，老師問問題，你要答、要思考，資料發下來，小組要進行互動、討論；這樣你的成績不會不及格的。」至於我們學生的聯考成績，到了高三他們會很拼，會自己去讀。我們理組的同學甚至表現更棒，我覺得也因為學生的素質好；我在學生的分數上，也沒有什麼貢獻。我也沒教學生考試的技巧，學生能夠把一個問題看清楚就可以了。就好像一個鋼琴家的古典彈得好，要去談爵士鋼琴就很容易，因為爵士鋼琴是在古典鋼琴的基礎上做變化；所以老師把該教的觀念教清楚就可以了，學生就會在考試的時候自己去運用。但到了高三，我會給學生一些考試的練習，學生讀了之後再來考試，我們會訂正，讓他知道不足的地方在哪裡，他自己就會去加強；這是水到渠成的。

吳：謝謝老師，我們今天的訪談就先進行到這裡。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

受訪者：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中歷史教師唐遠華老師，以下簡寫為「唐」

提問者：清華大學歷史所博士生陳冠華，以下簡寫為「陳」

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生吳姿穎，以下簡寫為「吳」

訪談時間：97年4月21日上午10:48-12:10

訪談地點：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中輔導室

※ 此次的訪談並非由問答形式開啟，而是在談天之中，逐漸轉入歷史教學的議題。以下錄音與逐字稿的整理，由唐遠華老師談到過去的經驗開始。

唐：現在的學生在歷史知識上所具備的基礎已經普遍下降，這也在我們學校的學生身上顯現出來，反而有些家庭自己會讓孩子補充比較多的知識。我有一位朋友讓我幫他檢視一下他孩子的歷史，他的兩位孩子一位讀建功高中，一位讀世界工家去年才辦的升學班；我跟他們談過之後，我告訴他們的媽媽：「他們的歷史知識比我的學生好太多了。」他們的歷史知識非常豐富，什麼都知道，因為從小看很多書，所以這個部份的知識沒有什麼問題。只是他們在思考問題的時候，可能比較不知道怎麼去切入，他們背了很多知識，可是不知道怎麼去解讀這些知識。

陳：會不會有些擔心他們被考試考笨了？

唐：會，我覺得會。所以我們的學生高一進來的時候，我會先花一些時間讓他們轉到這個方向。很多學生一開始不習慣，因為我只給大綱、閱讀資料，沒有東西給他們背，他們會感覺沒有安全感；再加上我又不小考，學生會覺得很茫然：「這樣我怎麼準備考試呢？」我告訴學生：「我考試的內容都比參考書裡面的題目簡單多了。」參考書裡面有很多題目，我一看就知道這種題目不能出，我所出的題目必須是大概概念，學生了解大概概念之後，再讀一些資料，就能準備好段考。

我們的學生分數有八十幾、七十幾、六十幾分，不及格的比較少，九十幾分的也很少；八十幾、七十幾分最多。我跟學生說：「這樣的成績分佈是正常的，你們考得很好。」他們每一個都不同意，他們的家長會說：「歷史怎麼才考七十分？」我說：「你們回去告訴你們爸爸媽媽，過去十幾年指考歷史科的高標都沒有達到七十分。你們上七十幾分的很厲害，九十分的太厲害了，你們要很佩服他，又動腦筋又很用功；我都考不到九十幾分。」

吳：以前我高中的時候，在學校小考都可以考八十幾分、九十幾分，因為這些測驗有背就有分數；但到了聯考就沒辦法了。

唐：對，參加聯考必須有統合的概念，對於每個時代圖像的認識必須很清楚，所以大概念的理解為什麼重要的原因就在這裡。我這個學月的主題是：「中國與四周的邊緣民族」，我自己訂定主題，把所有相關的議題統合講述，我問學生：「為什麼安史之亂是唐朝歷史中值得被提起的？」學生不知道，有人說：「因為這是唐朝盛衰的分水嶺。」我說：「這是很好的答案。它值得講就是因為唐朝有盛衰。那其他事件為甚麼又值得被提起？」我有時候也喜歡跟學生玩，我問他們：「老師前面談了關中本位政策、關隴集團，特色是什麼？唐朝是一個『胡漢合一』的朝代。但安史之亂是什麼？是『胡漢衝突』的事件。從胡漢合一變成胡漢衝突，問題出在哪裡？所以安史之亂值得講，對不對？」學生就會回答：「對！對！對！值得講！」（笑）

學生實在很好玩，他們的反應很有趣。有的孩子很聰明，腦袋動得很快，他們回答問題的時候，會讓我感覺講得真好！他們馬上就可以想到這些關鍵；當然有些孩子想不到，還是會有差別。我上學期做的台灣文學教學活動之後，我讓學生寫一些心得，我看了之後，覺得有些學生寫得真得很好。他們覺得這個活動很好。我說：「文學不等於歷史，但文學可以让你觸擊到那個時代的血肉，你可以去了解、感受一下。我們每次都看日本在台灣做了什麼建設，但那是東一塊、西一塊的知識，怎麼把這些統合在一起，讓我們去了解那個時代的人，究竟是什麼樣的想法？」學生在這個活動之中，實際去看這些文學作品。

我問學生：在這些文章之中，你最喜歡什麼？為什麼？很多學生告訴我，他們很喜歡鄭清文的〈三腳馬〉，因為他的故事內容裡有很多衝突。其實鄭清文不是日據時代的人，可是他的〈三腳馬〉很能表達那個時

代人的想法，故事的主人翁是台灣人，為了提升他自己的地位，他做了警察，但後來日本失敗之後，他被人追打，妻子也為此而死，所以他後來終身都在贖罪。我說這就是文學之中有歷史的縱身，這樣的文學就很深刻，比賴和的〈一桿秤子〉要深刻得多，賴和的〈一桿秤子〉談的就是民族意識。我們可以從文學作品去感受當時台灣人內心世界的掙扎，還有呂赫若的〈牛車〉、〈閹雞〉等。

我和國文老師李巾賢老師合作之後，我們討論很多文學的部份。我覺得透過文學這部份讓學生去了解一個時代，是很好的。學生上國文課的時候是國文課，上歷史課的時候是歷史課，他們不會把兩者之間連結在一起；我們現在這個教學活動是把兩個科目做了小小的聯繫，就把文學與歷史的關係連在一起了。高中生就是有這個能力，只要把兩者之間撮合一下，「啪！」就連在一起了。學生自己寫心得的時候，就會覺得很感動，他們最喜歡的是什麼？覺得讓他們看到了什麼東西？學生做完這個活動之後，他們可能會忘記很多台灣史的知識，但他們會記得內心裡的那些感動，他們看到的一些文章；我們在做教學活動的過程當中，我們讓他們想到的一些議題，這樣就可以了。學生國中也學了很多台灣史，但學過了就忘，都是如此。所以帶領學生用歷史的角度去分析資料是很重要的，告訴他們怎麼解讀、分析。

關於影片的部份，我覺得不要在課堂上給學生看，我都建議年輕的老師千萬不要在課堂上給學生看影片，可以讓學生回去看，不要佔用課堂時間。我只讓學生回家看，讓他們做小組報告。我告訴學生要怎麼看影片：影片就是一份歷史資料，是導演與編劇主觀的歷史解釋，這牽涉到了詮釋。看一部片子，要怎麼去看他的詮釋？我們當然要站在歷史的角度去看他的詮釋，就像周樑楷老師說的：「虛中實，實中虛。」站在歷史的角度來思考，電影中的某些情節可能不會在歷史之中出現，但的確是在那個時代可能會發生的一些事情，而且可以透過這樣的情節把那時代呈現得很好。一部電影如何呈現歷史？我們可以從人物的外表、性格、講話、台詞、音樂等，這些都可以拿來作為佐證、分析。

學生可以選擇兩部影片來做比較，也可以單獨選擇一部影片；我們可以從電影來看大眾文化所產生的影響，可能讓人產生歷史意識。我們國民的歷史意識大部分是來自於這些歷史劇，而不是老師所教的歷史，因為歷史劇真的很吸引人。學生學了歷史之後，他必須能分辨這

樣的歷史劇，要知道雖然很吸引人，但也有不合歷史的地方，也能知道他的資料是怎麼來的，以及它的確實度，然後做出自我的解釋。歷史老師要知道自己的分際在哪裡，站在歷史的角度，看出一些沒有學過歷史的人會忽略的重點；如果解讀和大家都一樣，那也不需要學歷史了，這個部份都很重要。每個老師都要知道自己的限制在哪裡，只能依照自己所擅長的去發揮。

陳：每個老師有不同的累積，能發揮的也不同。

唐：對，自己要好好建立自己的那個部份，每個人都能變成很好的老師，不必等別人來說你很好，自己覺得很好就好了，因為自己的優缺點自己最清楚，別人都不清楚。

吳：順著前面的話題，我們繼續來談歷史教學的課堂設計。許多歷史老師常耗費很多時間在準備課程，但實際效果卻不見得很好，您是不是能給一些建議。

唐：我自己也會有這樣的經驗，我準備了很多內容，結果上課的時候效果不好，這是很正常的。以前張元老師曾給我教學的建議：「上課要講得少。」不要鉅細靡遺、每一個細節都教，不要講得那麼多，講得太多，學生不見得能吸收。在準備教學的時候，自己要有一個主題，我的每一堂課都有主題，這個主題可能會貫穿其他課的內容。不需要按照教科書的主題來走，可以自己重組這些內容。如果自己有一個主題，對於每一個主題要怎麼教，自己就會比較有想法。如果全部按照課本的內容來進行，就不會產生自己的想法，因為課本的內容就是按照順序編排下來。

如果自己有主題，又不會離題，是把教科書當成一種資料，其他部分再給學生資料。廠商給的一些資料，也可以拿來看，我自己現在用得最多的是地圖，直接帶著學生看地圖，來看一些變化。翰林的 sales 告訴我：「很多老師都告訴我，根本沒時間用到地圖，你怎麼會用到地圖呢？」我說：「這就是看你要不要用嘛！」對不對？你要用就用得到，你不用，當然就用不到呀。我也跟他說：「你的翰林版課本，我也不常用。」學生上課要準備的是我的大綱、課本、地圖，我若有資料再發給學生，所以學生上課的桌面上會有這四種資料，我隨時會跳著看，我講一個主題的時候，會從中找需要的資料，都會使用到。比如現在

需要看課本，就讓學生翻到那一頁；現在需要看地圖，就去翻地圖，去看地圖上的變化。

吳：您選定了主題之後，根據這個主題去做規劃？

唐：對，我自己準備之後，就會去規劃。我會去思考這個大綱，現在上課的時間這麼緊促，我應該怎麼談？上到宋朝，我怎麼去談外族？怎麼談內政？兩者之間要怎麼結合？這要去思考。我有時候一邊教，也會一邊想到下一堂課要怎麼改變？我會跟學生談金人的漢化派、本位派，宋朝的主戰派、主和派，這些不同派別會決定當時的國際局勢，讓天下無法一統。

宋朝主和派的思考模式是什麼？他這種思考的形成背後有其社會環境，希望發展商業；可是宋朝的儒學復興，理學是非常強大的一個力量，勢必會造成衝突。在這種大環境之下，就可以提到王安石為什麼要變法？因為宋朝錢不夠用，他的花費如此龐大，不惜花錢與外族取得和平，這是非常特別的，也有一個時代背景可以支撐這樣的想法。我們來看王安石變法最後的結果，他找錢非常成功，這些事件不是分開的，而是相連在一起的。從北宋到南宋的改變，整個宋朝的大社會現象出來了，就可以放在一起談，要不然會講不完。先去談內政，在去談對外，這會很累。

我再來談金人為什麼會有衝突？相對的，契丹為什麼衝突比較少？因為契丹比較接近他自己的文化，金人比較接近漢人的文化；可是金人內部又有一些部落的型態，所以兩者之間會產生一些衝突，金人的衝突會比契丹強烈。我們看了這麼多歷史學家的研究，要去思考要用哪些資料來上課？學生不可能直接去吸收歷史學家的研究，老師就是中間的一個轉介者。

我講完之後都會告訴學生：「談到宋朝是史學家劉子健先生的說法，唐代關隴集團是陳寅恪的說法。不然哪會有這麼好的研究出來？我很同意他們的講法，用這樣的方式來切入這個時代我覺得很好。如果理解了這些，再來看宋高宗，就不會覺得他那麼面目可憎。宋高宗是不是那麼想要那個位置？絕對是，他沒那麼崇高，但他也沒那麼爛，不然南宋的國運怎麼能維持一百五十年？南明的小朝廷才維持了十幾年。主和派一定有他的想法。主戰派就是岳飛這一派，岳飛的選擇當然都

是對的，但是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之下，君臣之間最後犧牲的都是誰呢？」學生自己在下面都會講：「岳飛死得其所。」

我說：「對，就是這句話。岳飛不會妥協的，他也不該妥協，因為那是他的信念。他的思想裡有儒家的成分，但宋高宗已經脫離了大陸的思考，整個疆域觀念已經往海洋拓展，這是非常嶄新的一種思考模式。這兩派之間的衝突，必然有一方會有所損傷，就是岳飛之死。」學生可以感受、理解。思考岳飛的問題，不必單方面以民族榮辱的角度來思考，可以考量現實上的情況；但岳飛是不是很偉大？我說：「岳飛很偉大，但你不能只看到這一點。你也要看到主和派的考量。這才是一個現實。」

教學很好玩，我自己本身就有一個主題：中國與邊緣民族。講到隋唐的時候，我一上課就唸：萬國衣冠拜冕旒，萬家燈火共華夷，條條大道通長安。這三句話就夠了，這就是隋唐的精神，學生就會聽課了；後面再加一句：漁陽鼙鼓動地來，所以教學還必須有一點「演戲」的樣子，如果不把他們的注意力抓過來，學生坐在那裡很容易就分心了。運用媒體的話，老師會很累，都要接單槍；我們的數理科老師幾乎都依賴媒體。現在書商的媒體都作得很好，把所有的精華都聚集在一起了，這就是一網多本的優點，以前只有一家書商，當然不會去做這些媒體，現在每一家書商都作媒體，而且相互比較、愈做愈好。

所以現在秀 powerpoint 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都是人家做好的，翰林版的還有影片可以直接播放。如果說明不足的話，還可以看影片。我覺得這些東西老師看就可以了，我全部都先看過，我知道哪些要給學生看，我不會全部都拿給學生看。以前這些 powerpoint 無法剪錄，現在有些廠商還可以讓我們把它剪裁成自己要的部分，如果我真的要給學生看 powerpoint，我就可以用到這個功能。這是因為有一網多本，廠商才會做到這種程度，如果沒有一網多本的話，就不會有這些媒體了，我覺得一網多本不能廢的原因就在這裡。(笑)這促進了所有資源的大集合，我們再也不需要上窮碧落下黃泉，不用找資料找得那麼辛苦了；還不如多一點時間，去想要怎麼使用、消化這些資料。

過去我們是要找很多資料，現在要想：這些資料之中，哪一些適合學生？手邊到處都是資料，要拿哪一些給學生看？我們要拿這些資料來襯托我們要給學生的東西，如果老師自己沒有主體性，提供這麼多資

料給你，有什麼用？高中老師一定要建立自己的主體性，絕對不能跟著教科書走，跟著教科書走很累，一定教不完。

吳：您覺得目前其他老師做得怎麼樣？

唐：我不知道，這表示我們跟其他老師沒有太多交流。（笑）我覺得這很重要，其實我如果對教學還有興趣，我很喜歡跟年輕的歷史老師交流，把自己的一些經驗告訴他們，讓他們去做，我不要再面對那些十幾歲的小孩，根本都已經是阿嬤級了，學生還是喜歡年輕有活力的。我都跟一些老師說：「有時候也不要太自我欺人，有時候是學生不得已了，因為你這麼老了站在這裡，他還是得要接受。他如果看到前面是一個比較年輕有活力的老師，他自然心情會比較開朗。」我可是自己很清楚這件事的，也不要認為自己是智慧很成熟的，那對於博士班的學生還有用。（笑）

我說：「拜託，那些人是十五歲到十八歲的孩子，你好歹替他想一想。」學生也希望有一個中青代的老師，他們之間的想法也很接近，可以有一些交流。我說：「你們教到五十五歲也可以了，你教到六十歲，不僅是你的悲哀，學生也悲哀。」高中的老師怎麼可以教到六十五歲？我覺得不行，其實這就是我們教育體制裡沒有去思考的，從大學教授到小學老師，每一個階段老師扮演的角色不同，所以對於老師的生涯、退休的要求也應該不一樣。大學教授的退休年紀當然可以到六十五歲，退休之後還可以回來兼課，大學、研究所的孩子本來的需求就不同。可是你不覺得高中以下的孩子需求不一樣嗎？我二、三十年前帶學生是這樣的方式，三十年後學生需要的還是一樣嗎？顯然不足，我的體力也不足了，智力、體力也在衰退，如果你要維持你的教學品質，你就應該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該要下台了，免得一直賴在那裡，教學品質也低落了。

人家都告訴我：「你的孩子都已經那麼大了，你現在才是可以全力以赴的時候。」但我說：「你說錯了，如果我要教得最盛年的時候，也就是我的孩子最麻煩的時候。」一個人最盛年的時期，就是三十四歲到四十四歲，這是我們的精華時期，人生目標很清楚，腦袋特別好，做很多事情都很好，包括教書、寫作；我現在腦袋的運轉就比那個時候慢很多。如果我現在還能維持那時候的狀態，就可以做更多大的活動，但現在需要年輕人來做了，所以我才會很希望跟年輕的歷史老師分

享，他們就可以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做得更好。

分享這樣的經驗，也可以讓年輕老師知道，他們現在走的路，以前我們都走過，所以你碰到了一些狀況，也不必沮喪，自我也可以調整很多，也知道這是一個可以期待的生涯。經驗真得有幫助，就像我以前跟著張元老師，我就學到很多，雖然他不會完全滿意我做的，一輩子也達不到他的境界，但就是走自己的路就好了，自己不要覺得有愧就好了。光是這樣想的話，歷史教學都會變得有趣一點。如果覺得自己很厲害，學問也很好，大概就很不容易改變，也不容易接受別人的想法；正因為覺得自己不足，人家有好的想法，為什麼不去接受呢？我們做不到他的全部，可以從中去思考有哪些是自己可以做的？這樣也夠了，這也可以成為教書二十幾年的動力。

吳：您上次也有談到，因為不斷地不滿意，教學才有進步。

唐：為什麼不滿意呢？因為張老師不滿意，所以我也會不滿意，我也會覺得：「對喔，他講的也對，這個不好。」我們如果要被提升，就是要知道什麼是好的？什麼是不好的？至少可以辨別一下。我每次去開會的時候，我坐在下面聽，我都會想：「我哪個部分可以用？」有些部分我真的沒有辦法，抓不住那樣的技巧，還要跟著使用，這是沒有幫助的；有些聽起來，我感覺可以抓住，就試著去做。你不能說：「都這麼理想，誰做得到？」就不去做。我們要這樣面對自己，何必這麼完美主義，沒辦法全部做到就什麼都不做？

我知道自己一點都不完美，知道自己的斤兩在哪裡，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卑；聽到什麼自己可以做的就試試看、改變一點點，自己很努力，又覺得很好玩。這樣人生就會很有趣。如果我自己覺得很好玩，學生也覺得蠻好玩的，自己也能做得到，那就很快樂了。至於有沒有達成歷史思維的能力呢？那沒關係，以後再說了，我也不知道學生有沒有達成歷史思維的能力，但學生會覺得很好玩，就代表他有讀完所有資料，我就很高興了。以前學生是只聽老師講笑話，現在他自己也要讀一點資料、展現一點意見，他們又覺得很好玩，這樣我們的目標就有提升一點。

吳：我一位現在在教書的同學，他告訴我：上課要先搞笑，再引入正題。

唐：說不定他有這個特質，可是我們不是每個人都會搞笑，如果逼著我要

去搞笑，也很難。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質，那也很好。

吳：您覺得您具備的是什麼樣的特質？

唐：我屬於一個非常普通的歷史老師。我沒有辦法跳躍到很新的領域，例如在教學之中融入社會科學，那些都是很厲害的老師才有辦法，像許全義老師、羅志誠老師那樣，他們以前是學過科學的，腦袋可以想到那些新穎的方法，我真得很佩服他們。我沒辦法帶領學生去認識這個部分，我也不會去帶領。我還是比較喜歡歷史之中談人的感情的那個部分，思考問題的角度可以立體一點、深刻一點，可以把一個問題讓學生看得比以前清楚一點，我大概就做這樣的事，至於要跨領域做很多事情，我就不行，我最多進入文學。你們現在都可以去接觸不同特質的老師，從中去學習、整合自己所需的。許全義老師的自己所學的那個部分比較不同。

陳：他的訓練背景不同，他是做科學史的，他們歷史學訓練是比較後現代的。所以他們看待材料的方式和傳統歷史的眼光，是比較不一樣的。

唐：對，他的那個部分是比較不一樣的。我還是屬於比較保守一點的，還是偏向在史學的傳統之中。我覺得後現代太過多元，歷史可以整個被解構掉，歷史完全沒有主體性了，在任何領域之中都可以找到歷史，例如看電影、談影視史學等，我會覺得歷史成分愈來愈模糊，後現代的部分我會帶到一些，但不是教學主體。我很佩服羅志誠，讓學生看一些小說，像《黑暗之心》來討論問題，我覺得那已經不是歷史了，探討到哲學、人性，我覺得那好深，我自己都會在裡面迷失掉了，我掌握不住的，沒辦法把這些引領給學生。

我覺得我的學生大部分可以學到的，也是比較傳統的這個部分，讓他們知道歷史上有一些人，曾經這樣寫過、思考過。任何一個事件只要牽涉到人，就是很複雜、沒有那麼簡單的。我們看的時候可以用很多角度去看他，我覺得歷史大概就是這個部分最迷人，你也是人，他也是人，今人、古人皆共此月，歷史之中所擁有的感性大概是很相似的。我們可以對歷史之中這些很特別的人物，發出一些感嘆，那是真正觸碰人性之中的某些部分，去感慨、嘆息一下，讓學生在生命之中遇到一些事情的時候，也可以思考得比較多，可以更寬闊一些，成為一種生活的態度，讓人生更豐富一些。

我們的學生之中，要讀歷史系的很少，幾乎都讀理工，可是我們不要讓他們避棄歷史。愈聰明的學生，愈避棄一些他自以為沒有意義的科目；我教高一資優班的學生，看到學生一個個就是那樣的態度，意思就是他們不想上歷史的，他們在國中的時候就是考試優先。這種聰明的學生其實在高三考學測的時候，他自己看課本也可以考得很好，所以考試不是他的需求，要怎麼去面對這樣的學生？至少老師要讓學生尊重這個科目，讓這些要做工程師、醫生的學生不會說：「歷史是什麼東西呀？我們的歷史老師教得都很爛！」我希望不要讓學生說出這種話。

陳：學生如果講出這種話，就太可惜了。

唐：他自己一點都不自覺可惜，我覺得最可惜就在這裡，活在自己的蒙昧無知裡，說出一些這些話。對這些孩子的時候，我們這樣教下去，讓他們知道、去感受歷史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他們會留意，自己也會變得比較開闊，我覺得這樣就夠了，我也只能做到這裡。

吳：您覺得高中歷史科的目標，還是應該放在傳統的史學裡嗎？

唐：我自己這麼認為，但如果一個歷史老師也能掌握公民意識，可能也能讓他們開闊。我不是說應該把目標放在傳統史學裡，而是我自己只能這樣做。能夠開闊到什麼程度？我覺得是要看那個老師個人。我有一個自知：今天我站在台上，我必須能夠掌握。你不能站在台上，被別人掌握。即使學生是學習的主體，他要發表什麼也要在我的掌握之下；我不會讓學生把課程的主導全部拿走，後現代史學幾乎全都是這樣，但我不是那條路出來的，所以我無法那麼做，我私底下的掌控性還是比較強的。

我覺得我必須可以掌控，我要問學生問題，都是我要引導的，都是我想做的，這可能是我的限制，目前我覺得比較傳統的部分還是這樣。即使我設計一些很開闊的活動讓學生去做，但其中是由我掌控的。

陳：有「陽謀」在裡面的。（笑）

唐：（笑）非常正確，就是有陽謀，我不可能讓學生來主導。我絕不可能讓學生自己準備主題，學期末來報告，我會對學生說：「老師示範給你們看。」我要讓學生來詮釋一部影片之前，我先詮釋。我詮釋完了之

後，學生才可以去詮釋。我絕對不會說：「大家自己去準備，這一段老師就不教了。」然後學期末讓學生自己去報告，我不會把主控權給他們。我們做任何事還是要讓學生感覺：「老師是比我們強一點的。」一定要有這樣的架式，不然學生會覺得：老師有什麼了不起的？

我們很多科展都是學生自己做的，老師最後也得了一張獎狀。我們學校很多老師會說：「這跟我也沒有什麼關係。這都是他自己做的，他自己就可以得獎了。」學生太聰明了，自己做。我說：「雖然是這樣，你還是要做一些事情。第一、對他的題目發表意見。」他會說：「開玩笑，題目是最難給的。」一個好題目可以確定讓他得獎，老師給題目之後，學生一定要做出來。自然科的老師指導都是這樣，不會隨便挑一個題目，會挑一個好題目，讓學生去做，目標就是要拿金牌。我覺得現在數理科的老師壓力更大，我們是沒這種壓力，我覺得也很好。我跟這些老師說：「學生中間做到什麼程度，一定把學生叫過來問：『你做到哪裡？』然後再跟他討論。」學生就會馬上感受到，老師是真的在指導，做是學生在做。

去年我們高二的學生參加了一個全國數學作文的競賽，很有趣，非常有意思。去年主題是古巴飛彈危機驚爆十三天，要學生運用賽局理論，去做甘迺迪與赫魯雪夫決策的比較，討論甘迺迪為什麼會勝出？學生很好玩，要我當他們的指導老師，我說：「我不知道什麼是賽局理論，其他的我也不一定知道。」他們說：「老師，沒關係，我們就是需要討論。」我們後來討論了很多，他們會告訴我：「老師，我們計算出來的這個方式，如果今天甘迺迪運用了這個決策，依照當時的歷史背景，可能會怎麼樣？老師你的看法如何？」我們聊得很愉快，學生得了金牌，他們說他們也找了數學老師，可是幾乎都是找我討論，因為他們自己的數學就很強了。

他們得獎了之後，數學老師來跟我說：「唐老師，我都沒什麼指導。」我說：「我告訴你，所有的人都來問我：『你怎麼可能去指導數學作文？』如果是數學作文，也應該是國文老師，怎麼會是你？我說我運氣好，碰到兩個這麼優秀的學生。」他們是自己報名、自己找我做他們的指導老師。我為什麼會當他們的指導老師？因為這兩個學生我很了解，他們歷史學得很好，上課每一個報告都很優秀，還會來問我問題，就是「優秀」兩個字，我當然做。如果來了兩個散仙，像今年學生來問我，我就跟他說：「老師先跟你說，你絕對來不及做。」他後來真的放

棄了，還自己跑來跟我說：「老師，你真的說得很對，真的來不及做。」

要做任何一個研究，人真得太重要了，尤其是需要好的學生參與，除非老師自己下場去做，但這樣就是作弊，老師不能下場做。我知道做科展有很多都是老師下場做，但我這次我一定要看學生的能力，學生能做、願意做，我也覺得他能做，我就下去指導。所以當時我們不斷去挖掘、討論，我自己都覺得過去不會對古巴飛彈危機的了解這麼深入、有興趣，就因為他們兩個討論了好多，後來全部用數學的方法把決策列出來，得出甘迺迪為什麼會勝的原因。他們最後把這個過程寫出來、講給教授聽，很有意思。這是真正結合人文，是很棒的。

吳：是提供他們歷史背景？

唐：對，提供他們歷史背景，還有跟他們討論，在他們的想法出來的時候，根據我們所學的背景提出一些問題：「這樣的決策可能不夠周全。」大家就會回去再想，學生第二天又會再來跟我討論：「老師，是不是這樣？」我覺得這才叫指導，那兩個學生說：「老師，我覺得你真的是指導我們。」我說：「我也覺得自己很受益。」我覺得這真的是我能掌握的。這些學生真的很聰明，我都要讓他們知道：「你多聰明，你還是要學歷史。這是屬於人的學科。」所以我上次也有談到，我都跟學生說：「我很認真，所以你也一定要很認真。我只有這個要求，一點都不為過，這是做人的基本態度。我上課準備得非常認真，這也是我的 major，不是我的副修，我只希望在上課的五十分鐘內，你能達成我希望你要做到的，這樣就夠了。」

我很真誠的跟學生講這樣的話，我知道他們也在盡力的改變，不可能出現一個 perfect 的狀況，從此戲劇性地悔悟，像電影《春風化雨》一樣，不要這樣想。我只要從他的作業、上課態度之中感覺到他的想法有改變，這樣就 ok 了，我已經很滿足了，我覺得我能做到這樣就行了。通常上課進教室的時候，學生一定會吵，有些老師會有些受不了，尤其是從一些比較好的國立學校來的老師，對我們學校的學生真的會受不了，有時候進教室，學生在下面就是很吵。我一進教室，就轉頭就在黑板上寫我的東西，學生自動就會安靜下來。我從來都不會去管理秩序，我不會說：「安靜！現在不要再吵了！」我才不會去講這種無聊的話。

我開始講課之後，學生的音量自動就會慢慢的縮小，變成安靜；學生很聰明，他們是很優秀的學生，你怎麼去帶他們？就是給他們東西，不需要在週邊做太多事情、管理秩序、講做人做事的道理，這些東西都在你講的課程當中，我才不會專門用一堂課的時間來講要怎麼做人，學生哪裡會不知道？現在的孩子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於知識與做人是分開的，如果今天連歷史課知識與做人都是分開的，那還需要上什麼歷史課？應該是在上課的內容當中，就包含這些部分了。

所以，我覺得中國史真的需要一年的課程。因為裡面蘊含很多好東西，這些內容是需要時間去感受、體會、思考、薰陶學生的，現在真的時間縮短太多了；我覺得九五暫綱、九八課綱最大的缺點在這裡。雖然說可以把一部分中國史放在世界史之中，但那還是從知識的層面來看，但還必須給學生時間去感受，我們必須思考：「學生是幾歲？」十五歲、十六歲、十七歲，高三是十八歲，不一定要學歷史，可是他們年紀還小，比國中的理解力好，又比大學的可塑性強，我們就知道高中的教育多麼重要，必須能銜接國中與大學，不只是學習知識、方法，不光是理性的層面，還應該包含感性的層面，感性的層面太弱了。

學生需不需要感性的層面？學生太需要了。我們看學生畫油畫，可以讓他們產生很多感受，他們雖然畫得不好，而且是仿作，可是很多學生都告訴我，他們在畫的過程當中體會很多。他們需要體會，我們卻切斷了能讓他體會的東西。在這麼緊張、簡短的時間裡，怎麼去體會？這是最難的，但以前有這個時間。以前講黨錮之禍的時候，可以給學生看范滂、李固的資料，我給學生看古文，不翻譯成白話，他們看完了之後，我解釋意思給他們聽；他們看完了之後很感動。現在我根本沒辦法跟他們講這些，在課本之中，可能連一行都沒有，這就失去了整個歷史的連續性，真的失去了很多精采的課程。

針對九八綱要，我過去在歷史中心開會的時候，我已經反應過這些意見：這些孩子正好是生命需要感受的時候，小孩都聽得懂。談到明史，我把左梁玉的故事跟他們講，（待查）就是「心動」兩個字，我說：「你們看這兩個字有沒有覺得很有趣？一個人心動的時候是什麼樣子？」他們在下面會自己笑起來，他們覺得很有意思，可能覺得古人都是死的，怎麼會心動？怎麼會說這些話？

古人才會想留名歷史，現在學生沒有一個人想進入歷史，我也知道；

可是在他的朋友心目中，想起這個人的時候，第一個會想到什麼？我說：「你在關鍵時刻做的關鍵抉擇，是任何人都會記得的，那樣的抉擇就產生了高下之分。人有沒有高下之分？會有。」把歷史人物的事蹟拿給學生看，讓他們體會到局勢，也體會到感性，現在的教材讓老師沒有辦法這麼做，無法給學生這種感性。現在這些教授都太年輕了，他們都說：「一定要打著一個觀念：教書是教知識嗎？不要有過去要教知識，我趕課趕不完的想法。」

我想：「你以為老師教書都是在教知識嗎？別人有在教別的，你知不知道？你把全部的高中歷史老師、國中歷史老師都界定為笨蛋。好像他們都是捧著教科書當金科玉律在喊：『我這邊教不完了！』你有沒有看到有很多歷史老師，是在用別的方式教歷史？你知道嗎？所以你看的是不夠的。我本來就不光是教知識，生命要怎麼教？感受怎麼教？這是不是歷史教育之中很重要的一環？如果你覺得不重要，那當然就沒話講。你若覺得那是國文科、公民科的責任，我們歷史科老師就做一個應聲蟲？你又希望學生具備歷史思維？你要怎麼去實現這樣的理想？」

他自己作為一個大學教授，他是在雲端，根本不知道底層的狀況。我看這些年輕的教授，他真的不知道站在第一線的感受。我想，當他們真的站在第一線的時候，除了張元教授，其他都會敗北，被這些高中學生打敗了。他自己不知道，他講得頭頭是道，底下學生的感受。他們的觀念對嗎？他不曉得有一批歷史老師，已經非常認真的在做一些事情，我相信從清華開始的歷史教學改變，在台灣已經帶出了一定的影響力了；這是過去沒有的，過去大家都自己在懵懂中摸索，現在真的一定有一股力量是改變的。在大潮流的改變之中，我們也一定要認識到自己的特質。自己的特質很重要，你不可能跟別人完全一樣，你也要知道自己教學之中，最大的目標在哪裡？你希望能帶出來。我覺得這樣在自己教書的部分，比較不會疑惑。

陳：唐老師，在九五課綱這樣的狀況之下，您都怎麼處理？

唐：我都自己變化。人家台灣史用兩個學月上完，就開始上中國史。我不是那麼做，我還是上一個學期。為什麼？既然給我這麼多時間，我就好好的上台灣史，讓學生多看一些資料，不然他們和在國中上歷史課有什麼不同？所以我才能做剛才談到的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活動。我

這麼做，當然是很愉快。中國史的部分，我寒假讓學生看龍騰出的《簡明中國史》，他們先去閱讀，開學的時候教一篇報告上來。接著我把所有的內容全部變成大綱，用大綱來掌控我的內容、速度，所以我每個學月都會給學生幾張大綱，我用大綱作為我的主題。

陳：每一堂課一張大綱嗎？還是用主題來訂？

唐：大綱是一個段落，不是每一節課的大綱，我不會給那麼細節。給那麼細節，學生還聽什麼課？就是要讓他有時候要做一下筆記，他們要配合我，要很快能進入狀況；他們都叫苦連天。

吳：我有注意到，大綱上面留白的部分很多。

唐：要留白，這是上課必須要做的技巧。如果老師都做給他們了，學生什麼都不用作，在下面看就可以了。要給他們一點工作，好好地把《簡明中國史》看完，他們看了以後也都覺得，還蠻好的。我知道我沒辦法改變某一些大的結構，我也會反應我的意見，但我自己會在我的範圍之內做一個調和，但已經是非常拮据的狀況，真的會左支右絀。只給我一點點材料，我能做這麼大的練習嗎？真的很難做，可是關鍵的人物我必定會講，例如我必定會談商鞅、趙良兩人之間的對話，可以從中看出秦國也不是只有法家，商鞅之後真正轉向法家，趙良用百里奚來跟商鞅比，可以看到整個戰國時代的氣氛之中，秦國也不全然是那樣的氣氛。商鞅的做法帶出來的結果，人家會有評價，但趙良說的話就表示他覺得商鞅的層次是低的，法家與儒家的層次，理想與現實，這些都是要考量的，當然現實生活中的抉擇也不同，這樣的人物我就一定要講。

在講到宋代這一段，澶淵之盟我也一定要講，才能讓學生了解宋朝的整個特質，讓學生去了解宋朝的社會，為什麼敗仗比較多？為什麼條約外交比較多？可以看到宋朝的富裕，他們不在乎賠款；也可以看到宋朝避戰的心態很強。宋朝的文人政治下的特質在其中都展現出來了，對於軍人其實是比较不尊重的；重文輕武的展現不在軍隊少，軍隊照樣多，但對於軍事方面的想法是不一樣的，所以澶淵之盟要講一下。王夫之講寇準我也一定會講，寇準為什麼認為澶淵之盟一定可以親征？我覺得這很有意思，我也一定會講。我很多東西會省略，但遇到關鍵人物還是會抓出來講一下。

吳：您現在是講一個大時代的特色？

唐：對，只有大時代。你看我現在用邊緣民族來拉動內政，我拉到宋朝，接下來講到元、明、清，就要進入近代了。一定要進入近代，第二個學月結束時就要進入晚清，第三個學月是最後結束。東西太多了，所以只好運用大綱，讓學生看到大綱之中我的思考模式，要怎樣掌握方向？只有這樣了。

陳：您覺得讓學生讀《簡明中國史》，有沒有影響到他們後來的學習狀況？

唐：其實我看他們寫報告的時候，他們都說覺得接受到很多；可是學生開學之後，遺忘得也很快，我現在都會提醒他們：回去再翻一下《簡明中國史》做補充，至少有個資料可以參考。我沒辦法斷言他們是否因此具備了很好的基礎，畢竟他們只讀了一個寒假。

陳：您覺得讓他們讀《簡明中國史》，可不可以減輕一些壓力？或者可不可以讓他們比較快速地進入狀況？

唐：我的感覺是，只有少數人，多數人還是忘得一乾二淨。除非運用考試，告訴學生：「開學之後我要考《簡明中國史》。」那就不一樣了，學生絕對會記得，說不定我明年就會這麼做，我這次是讓他們教讀書報告，效果就不一定了。但我覺得很好，讀《簡明中國史》至少有一個作用，當我講完之後，學生會覺得再讀這本書會更清楚；可能他們剛開始看還抓不住重點，現在我講過之後，他們再去讀會更有意思，會讀得比較通。現在只有讓學生讀這本，還好有出這本書。

陳：後來課綱其實是受到政治的影響，當初的課綱安排本來是這本課本講到明代對海外禁開放的時代就結束，後面的段落要放到世界史一起講。您有沒有可能自己在進度安排的時候，自己嘗試這樣做？

唐：可是進度安排如果這麼做，現在二年級的世界史又把上古、中古的時代全部都放進來。以前我們是從近代開始講起，但現在等於把高三的世界文化史全部放進高二，再把中國史放進來，我又很擔心兩者之間輕重難分。我現在可以做一些彌補，是把兩者之間相關的部分再提一些出來討論。但非常可惜，如果這本課本只到明朝，可以發揮的會很多。所以我覺得歷史教育真得應該擺脫政治，管哪一個黨執政？本土派或大中國派都應該思考，課程講述對一個人的塑造、改變，應該回

歸。現在這樣非常可惜。我覺得九五綱要已施行，九八課綱也不會改變了，至少要使用十年一個週期，我希望能在中間或後面有改變。這是很複雜的部分，但歷史老師在第一線教書，還是要努力地做，自己要盡量去調整。

吳：上學期我聽了您講台灣史半個學期，我覺得您台灣史講得很精采。

唐：一學期都是台灣史，我們何必在中間加進中國史？台灣史本來就有一些東西學生在國中的時候就學過了，我還是讓他們多看一些資料。台灣史不是光看古蹟就叫台灣史了，學生對古蹟根本就沒有那麼大的興趣，除非真得非常喜歡建築。所以我們還是看比較多資料，讓學生讀得比較多，我覺得比較好玩。雖然很多人說中國史被壓縮，但我覺得被壓縮老師還是要教，整個學期都可以來讀台灣史的時候，我們還是好好地讀台灣史，讓學生感覺高中歷史和國中不同，對歷史很有興趣。

吳：謝謝老師，我們今天的訪談就先到這裡結束。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

受訪者：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中歷史教師唐遠華老師，以下簡寫為「唐」

提問者：清華大學歷史所博士生陳冠華，以下簡寫為「陳」

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生吳姿穎，以下簡寫為「吳」

訪談時間：97年4月28日上午10:15-12:00

訪談地點：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中輔導室

※ 此次的訪談並非由問答形式開啟，而是在談天之中，逐漸轉入歷史教學的議題。錄音與逐字稿的整理，由唐遠華老師談到對考試的看法開始。

唐：如果我教的班級是沒有升學歷力的，我覺得更好。

陳：有時候我們在討論，會覺得歷史乾脆像藝能科一樣不要考試會更好。

唐：對，那是我們的幸福。如果不考歷史，我可以全部重新規劃上課的狀況。以前還沒有學測之前，理科學生不需要考歷史，我給這些理組學生完全不同的模式，讓他們有另外一套學習的方式，這樣老師的主權、空間很大。現在理組要考歷史了，反而有點討厭，被考試框住了。很少數的學校能像我們學校的老師一樣，可以比較不在乎學生的考試成績，因為學生到了要考試的時間，就會自己唸書，我們的空間還比較大一點。可是很多學校不是如此，老師還是要比較學生的成績。如果歷史真的不考試，也是蠻好的，歷史老師應該要很開心。

陳：即使現在歷史要考試，也不會讓他們更重視歷史。

唐：對，根本就沒有。

陳：他覺得歷史不重要，就乾脆不要考了。

唐：我覺得歷史不考真得沒關係。考了之後也不會真正重視歷史，只是重

視成績幾分、平均多高，並沒有重視歷史。有些真正厲害的學生，可以把整本課本都背下來，背得比老師還清楚，歷史不考試又有什麼關係？歷史老師還是照樣可以教書。我覺得歷史不會不考，只是歷史真的愈來愈不受重視了。我上次也談到，連一類組的科系都不看歷史成績了，法還會看社會科成績，商根本只看國、英、數這三科的成績。

吳：前幾年我唸大學的時候，當時有人在喊：商業界重視歷史人才，如今看來似乎只是一個噱頭。

唐：那是噱頭，嘴上喊一喊是如此，因為看到國外一些大企業的例子，當然那也必須是厲害的人才。今天學生讀了歷史系，歷史系應該思考要栽培什麼樣的人才，現在已經沒有這樣想了，讓學生修輔系、學電腦、商業課程，意思就是將來畢業之後從事和歷史沒有相關的工作，這就被牽著鼻子走了。大學歷史系應該抱持一個想法：雖然學生將來在求職時不見得那麼順利，但希望能培養一些很有見識的人才，未來看問題可以比較深遠、透徹；現在卻也不敢了。

其實所有的教育都是要培養一個具備獨立思考能力的人。我問學生：「我們學歷史要不要培養愛國？」他們說：「當然要囉。」我說：「那你們有愛國一點嗎？唱國歌的時候為什麼都沒有聲音？你有愛國嗎？我看不是吧！大概不需要培養愛國精神，可以培養讓你是一個『人』就可以了。文藝復興時代的教育就是要培養一個『人』，身為一個人，要怎樣表達自己？怎樣理解別人？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就是偉大了。幾乎所有學問的最高目標，都是要培養一個人吧。」

吳：談到愛國，學生會不會有點慚愧？

唐：對呀，他們哪有愛國？我就故意調侃他們，我說：「假設我們現在跟中共發生海戰，願意像岳飛一樣報效國家的同學請舉手。」沒有半個舉手。我說：「那位男生，我知道你非常主張台獨。」他說：「我主張台獨，但不一定要當兵呀，我可以透過外交。」我說：「你算了吧，你連一點心都沒有，還想透過外交？搞不好你心理還想：『我跑快一點』。你們不要認為讀歷史是要培養愛國精神，讀歷史是要培養一個人。一個人能理解自己、理解別人，當然就會愛國、愛鄉、愛土。」

過去把培養愛國精神當作歷史科的目標，結果太可笑了，許多人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換一個人上來執政，他愛國的目標就換了；再換一個

人上來，他愛國的目標又換了，不能把愛國當成教學目標。我們希望學生愛國，就要教他們從愛自己開始，再擴及身邊的人，再來是愛鄉土，再來才有所謂愛國；直接講愛國太抽象了。連尊重別人都不懂，怎麼還好意思說自己愛國？我說：「不要在我面前講這些話。」學生反問我：「老師，難道你不愛國嗎？」

我說：「我不敢說我愛國，但今天我在這裡好好的教你們，我就愛國。我沒有打混，你們就應該想：『真是一個愛國的老師。』我教歷史可以教得這麼認真，你們不覺得這樣一個人是很愛國的嗎？我今天教歷史這麼認真，如果派給我另外一項任務，我也一定會把它做好，我絕對不會因為自己的地位不重要，就不盡責。我是一顆小螺絲釘，我就把這個螺絲釘的角色扮演好，把我放在哪個工作崗位上，我都會如此。再來一點，我每次唱國歌聲音都很大聲，你們什麼時候會唱國歌？你們連奧運得了金牌都唱不了國歌，你們知道嗎？你們今天會喊：『我們國家的國格沒有了，受到中共無情的打壓。』今天唱國歌的時候，是誰在打壓你們？」我當導師在唱國歌的時候，我就告訴我們班：「誰再亂動？」今天可以做最基本的尊重，都不願意做，還要再談愛國？

今天的教育當然是失敗的，失敗之處就在於孩子不懂得做一個人。今天看一個小孩子，只要他的成績很好，所有的人就會覺得他其他的問題都沒有關係。其實我們很多孩子，是功課很好，可是其他的問題更嚴重。我們現在有國三的孩子，功課很好，可是寫作文卻一個字都寫不出來；他可以不考作文，也可以考進我們學校的高中部。我們學校高中部不看基測的作文分數，但我覺得未來可以拿來當成一個門檻。現在那些小孩在考作文的時候，根本不寫了，他的分數成績仍然很高，他說：「我從小學就是這樣了。」

一個小孩寫不出文字，他已經不能表達自己了，從小的訓練沒有做好，到了高中已經很難改變了，這不是問題很大嗎？小學老師會覺得這樣的學生成績很好，所以就包容他的作文，但什麼是包容？這根本就是放棄了這個孩子，而不是包容；到了國中，國中老師也是一樣的想法。這個孩子自己認為他多寫了作文，頂多再拿兩分，如果不寫，頂多作文零分，這樣有什麼損失？如果連老師都覺得這樣的孩子沒有問題，這樣的教育是不是有些問題？小孩只要成績好，其他的部分都沒有問題。如果你的孩子成績好，你要更注意他其他方面的發展。

今年我們文組班高三有一對雙胞胎姐妹，同時推甄上台大財經系，是商學院最好的系，這是非常難的。通常要上台大的商學院，英文或數學其中至少有一科要達到滿級分，滿級是十五分，所以至少有一科要有十四、十五分，或者兩科都達到；這兩個雙胞胎姐妹的成績只有十四、十三分，所以他們進入第一關的時候，我們就已經非常高興了。推甄是還不知道學測的成績之前，就先填志願；申請是知道成績之後，才去申請，所以申請的時候，都是分數極高的學生才會去申請台大財經系。這兩姊妹推甄的第一關過了之後，他們說：「老師，我們知道我們的成績是低空飛過，我們會盡力而為，但我們還是會繼續準備指考。」他們非常認真讀書，完全不像知道第一關已經過了。

口試的時候，有一位教授很尖銳的問姊姊：「你能不能給我一個理由，讓我們知道你比你的妹妹更優秀？」這個問題似乎是姐妹要廝殺，誰比較優秀，誰就能錄取。那個小孩不這樣想，他的回答是：「我跟我妹妹是雙胞胎，我們兩個從小在一起彼此扶持，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誰比誰優秀。」這個教授聽到這樣的回答真該汗顏，旁邊的教授聽了之後，兩個都錄取了。那兩個孩子從小並不是成績頂尖，可是他們從小就跟著媽媽到處自助旅行，從來不參加旅行團、住豪華旅社，買地圖、上網、訂旅館都是跟著媽媽一起去規劃，都知道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要一起協力完成一些事情。每到一個地方，他們知道有不同的人文風俗要去了解。

他們的爸爸媽媽很有勇氣，尤其是媽媽，把這對雙胞胎教養得很好，老師們都很喜歡他們。他們的成績並不頂尖，可是他們的發展多麼平衡，氣質非常好，也很懂事，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全力以赴。去年我讓他們編報紙，姊妹分屬於兩個不同的小組，他們也是全力地讀資料，我告訴他們如果學校圖書館的資料不夠充足，可以到清大圖書館裡找參考資料，我給了他們一些可以參考的讀物，他們就去做規劃了，包括頭版要怎麼做？版面怎麼規劃？誰寫社論？我在退休前一定要把讓學生編報紙的活動寫成一篇文章，這真得很有趣。

我給去年高二的學生進行這個活動時，他們有人問我：「老師，我們不可以三個人一組？我們三個人自己討論就可以做出來了。」我說：「你們自己去評判，如果你們覺得三個人能力足夠，又有默契，就可以三個人一組。我不規定你們小組人數，但不要到時候才告訴我你做不出來，因為你們人數不足。」我讓學生在上學期就開始準備，下學期在

第一次段考之前要完成，這份報紙就算一次段考成績，他們的準備時間包含一個學期再加上寒假。他們第一個步驟是先告訴我要做什麼題目，從我給他們的題目之中做選擇。我告訴學生：「最難做的是工業革命。過去歷屆的學生工業革命做得少，因為素材比較零散、不好處理，再者也不知道怎麼把內容變成報紙的形式。」結果很多學生聽了，就決定做工業革命。

吳：（笑）他們喜歡挑戰。

唐：對，他們喜歡挑戰。我都會拿他們學長姐所做的報紙給他們參考，讓他們思考該怎麼做。學生問我：他們問我：「老師，編輯報紙的軟體應該怎麼使用。」我說：「我是不懂，你們比我懂得多，也可以去問學長姐，但版面的設計很重要。」教育就應該如此，學生到了這個年紀了，和小學生不一樣。究竟小孩要有什麼能力？應該是你告訴他方向，他們自己就有能力做出來，不能學生已經上高中了，還對他們說：「來，老師幫你。」也有人問我：「老師，可不可以做電子報？」我說：「不要，電子報只是你的稿子。可是我希望你們『編』一份報紙，就像設計海報一樣，這樣才比較有可看性與成就感。電子報就跟普通報告一樣，我自己就都沒興趣看了。」學生後來就自己會去分工。

老師先給一個大方向，告訴他們資料可以怎麼找，也叮嚀他們一些原則：「報紙的版面不可以跨太長，沒有人看報紙是從第一個字看到最後一個字，你們可以去翻一下報紙，看看他們的寫法。」我說：「第一個打分數的就是你的頭條，頭條是報紙最重要的部份。要怎麼樣設計頭條？假設主題是談法國大革命，不可能寫『法國大革命爆發』這種頭條。你們要自己去想。」他們問我：「可是要怎麼想？」我說：「你們先去看一般報紙怎麼定頭條，頭條必須能吸引人，又要讓人知道接下來的新聞大略要報導什麼；頭條必須符合這兩項。接著你們去讀資料，資料裡面絕對有可以引發你們靈感的字句，讓你們可以寫出頭條。頭條寫得好不好，就要看你們的功力了。」有一年，拿第一名的學生所寫的頭條就是羅伯士比說的：「路易必須死，法國才能生！」

陳：這標題取得很好。

唐：所以那一組是第一名，他們很厲害。我問學生要不要有廣告？當然要有。廣告會有什麼樣的內容？只要去翻一下那個時代的資料，肯定會

有可以變成廣告的素材。他們做出南北戰爭時代的廣告就有：黑奴在哪裡拍賣？工業革命的廣告就是：現在有什麼新的機器可以用？再把那個時代有些科學家的研究報導出來，或者好書介紹、沙龍快訊：音樂會在哪裡舉辦。但我也提醒同學，這些內容的出現都必須符合那個時代的背景。報紙裡還必定有很多社會問題，會反應出當時人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學生真得很聰明，他們就在報紙裡加上「小市民廣場」，標題就寫：「麵包拿來！路易，拿出你的麵包！」下面署名：「一個家庭主婦。」（笑）很有趣，他們的想像力表露無疑。要學生寫一般的報告，通常是平鋪直敘的架構，並不好玩；如果要學生編報紙，就會變得很好玩。

如果學生編報紙的主題是美國獨立，他們就必須去讀新稅法，因為新稅法產生的問題造成了美國獨立的後果。他們把整篇資料讀完之後問我：「老師，我們怎麼寫這一段？」我建議他們用訪問稿，如果平鋪直敘地寫，我會認為他們是用抄的，我說：「你們自己設計問題。假設你們就是記者，要訪問制定新稅法的官員。如果你能寫出這篇訪問稿，你編的報紙就得名有望了。」後來他們小組就開會討論要怎麼設計問題，如何把歷史從平鋪直敘轉變成問題？他們很厲害，自己會去設計問題，再來問我：「老師，我可不可以這麼問？」我再告訴他們怎麼根據這樣的問題來做修改，大部份會保留他們自己思考的原樣。他們編完了報紙之後，會有一個感想：「我們現在如果編了報紙，一定比那些記者還有素養。」（笑）我覺得很好玩。

我要求他們小組之中，一定要有一個同學負責美工。學生還有人畫漫畫、插畫，自己去發揮他們的創意，各擅所長。學生的電腦能力很強，畫出一些百分比，也有學生用數據表來顯示巴黎物價節節高升。作南北戰爭，還有南軍北軍比一比的表格，比較的項目有：制服、配備，評判誰勝出。

吳：這好像《壹周刊》的寫法。（笑）

唐：他們會用，他們也會用《蘋果日報》的寫法，但這沒有關係，只要能把那個時代依照他們的理解來表達。如果只是要學生吸收一些課本上的歷史知識，他們會背一背，考試過後就忘了；但他們自己理解出來的歷史，就會讓他們感覺很深刻。不論他們做得好不好，他們自己都會很得意：「我們這一組做得很好。」所以我都會讓他們拿著他們所做

的報紙，讓他們拍一張照片，感受他們的成果。

陳：我在竹北高中也讓學生做過報紙。我選出二十世紀的三十個大事件，叫他們自己挑選一個有興趣的大事件，例如：登陸月球、第一顆避孕藥的誕生。要學生做一個記者，去製作報紙。

唐：這樣很好，你有都留下來了？

陳：有一些。竹北高中的同學比較兩極化，有少數幾組做得還不錯，可是後面的同學真得是不管怎麼說，他們都沒辦法了解我要的是什麼。

唐：非常有可能，製作報紙的活動，在一些學校之中進行，可能會碰到一些瓶頸。

陳：我自己是覺得，假如我有更多時間去指導那些沒有表現很好的組別，他們最後也可能做出一些成果，只是我沒有那麼多時間一一指導那些組別，所以就跟學生自己的能力有關。

唐：的確跟學生的能力有很大的關係，這可以嘗試的做一做。

陳：我後來有找林桂玲老師一起做。我鼓勵學生：「我會把你們做的報紙放在穿堂。」

唐：這對學生是很大的鼓勵喔。

陳：對，有一些同學會覺得是很大的鼓勵。後來我就把這些報紙放在穿堂，剛好有一個記者來找校長，他看到這些報紙就覺得很有趣：「你們做這個很有趣，為什麼要做這個？」那個部分我是放在二年級，等於是學期報告。不像唐老師那麼體貼，給學生一整個寒假，學生做起來就有點趕，學生又是搞到最後才要來做，就會很匆忙。

唐：學生大部分都是這樣，所以我一定會上學期就告訴同學，中間有一個寒假可以來進行，因為在下學第一次段考以前要做好，學生就必須在寒假的時候就開始進行。

陳：這樣的時間安排會比較好。

吳：就是要給學生充足的時間來去進行？

唐：對，因為我們不可能一個學期只講一個歷史事件，我們現在的課程安排不是這種走向。龍應台曾經寫文章討論德國怎麼上歷史課，但那和我們是兩種不同的環境；我們不可能只講一個事件，很詳細地講了半個學期，其中包含很多面向，現在我們的課程就不是這樣設計。既然現況如此，我們就可以把要給學生做的放在作業之中，讓他們學習探索歷史的深度，這也是一種嘗試，就讓學生試試看。在這些活動之中，我們也慢慢地在修正，體會如何指導學生編一份報紙，我大概只有美工的部份沒有辦法指導他們。

陳：美工是學生最強的。（笑）

唐：對，他們最強的就是美工，我們也不需要指導。其他部分，就依據我們可以做的，來指導他們一下。我們學校的學生，大致上全部都能做得到，這也是比較不一樣的。

陳：我覺得這真得是整合性很高的一個活動。很能讓學生神入。

唐：對。能增強學生的能力，很讓他們神入到那個時代，所以在做的過程當中，就是在慢慢地訓練學生的歷史核心思維能力，他們自己也不自覺。等學生做完了，去問他們覺得有沒有收穫？他們一定會說有；如果去問他們有沒有獲得歷史的思維能力？他們可能自己也不知道這就是歷史思維能力，但這個活動的確能訓練他們，他們自己也覺得蠻好的。尤其到了高三，他們都會覺得跟老師還蠻親的。其實我高三已經沒有帶他們了，我高三只帶文組，沒有帶理組；但他們跟歷史老師還會比較親一點，我覺得跟這個活動也有關係。

吳：他們大概也很難忘掉這樣的經驗吧。（笑）

唐：不曉得，但我們就是做多少、算多少。你上次問我希望歷史教學達成什麼目標，我的目標很簡單，就讓學生覺得歷史還蠻有趣的，還蠻喜歡歷史的，我目標就達成了。我沒有太偉大的目標；偉大的目標是學生將來長大之後，他才會體會到我告訴他們的：「你們要像一個人。」無論小孩子有多聰明，他們沒有人生的閱歷，在高一、高二是沒辦法體會這些涵義的；當有一天他們有了人生的閱歷，他們就會知道，所以我希望他們現在不要討厭歷史就好了。

不過，我會告訴他們：「千萬不要讀歷史系。因為讀歷史不容易找到飯吃，這是實話。」以前有家長告訴我：「老師，你千萬不要鼓勵我小孩讀歷史。」哈哈！我都快笑出來了，我就跟他說：「我如果要鼓勵一個學生讀歷史，那他絕對是一個大才。」我不鼓勵學生讀歷史的第二個原因是：歷史太難了。要讀歷史系的學生必須很聰明，又很有興趣；不過這種人大部分都去讀理工、醫學了，所以我也不會鼓勵。

現在除了張元老師，我還沒看過一個歷史系的教授真正願意來到學校之中，去了解學生的想法是什麼？我覺得張老師是有興趣下來做，他自己也把理論與實務結合起來，他寫了很多文章對於我們的教學是很貼切的。其他的歷史教學研究的確提出了一些大原則，但不像張元老師的文章，能真正提出了一些對我們的教學有實際幫助的方法，讓我思考這一段課程要怎麼教？我覺得這個挑戰很好玩。張老師以前最喜歡問我一個問題：「你這一段要怎麼教？」那時候我的腦袋瓜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後來我想：這真是一個好問題。我就會思考：這一段我該怎麼教？這是我非常有興趣的。

吳：我雖然不曾向張老師請教過怎麼教書，但我之前和您討論要試教時，您問我：「你要怎麼教？」我回去就想很久：「對，我要怎麼教？」我覺得這個問題很有用。

唐：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就像一個學生，他歷史都讀不好的原因，就在於他都是從頭到尾地把課本看完，從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就淹沒在這些文字裡面，腦筋就像一團漿糊，考也考不好。學生自己讀的時候，都應該要知道：我要讀什麼？我說：「你們就應該去想：『老師上課的時候都教什麼？』例如：我講一段課程，我的主題是什麼？我考試的時候就是以什麼為重點。你們也不用擔心，我不是隨意發揮，也是參考了很多資料，會去參考大考的趨勢。」

每次學生在跟我反應：「又要段考了，要讀的東西那麼多，怎麼辦？」我說：「我每次上課都在告訴你們該怎麼讀，你們以為還應該有一堂課來告訴你們怎麼讀歷史嗎？我每一堂課都在告訴你們怎麼讀，你們怎麼不去看老師怎麼教呢？我所教的、寫下來的，都代表我思考的角度，就是你要去讀的角度。」高一學生都是扭轉了一個學期，才知道要以老師的大綱為主，再去翻課本，看有什麼資料。

吳：您每次都會給學生大綱嗎？

唐：有，我以前都把大綱寫在黑板上，就是要讓學生抄，讓他們不會睡著。現在我為什麼要把大綱印出來？因為時間來不及，一定要把大綱印出來。我們有一些資優班的學生，到了高二就不讀歷史了，他們就跟我要複習大綱。我說：「大綱可以給你，可是有很多空白的部份，那是我上課的時候要講、要發揮的，那個部分我就沒辦法給你了。」我不可能像參考書一樣寫得鉅細靡遺，那個部份學生可以自己去看。我說：「如果你上課有好好聽、好好做筆記，你一定會讀歷史。你一定要去想，老師講到這一段的時候，是從哪個角度去切入、思考的？你和同學一起複習歷史的時候，你可以問一個大問題要對方回答，對方講得不完全就你來補充，這樣就把事情都講清楚了，這樣考起試來就很容易。歷史的考試很難，也很容易；就是一定要改變你的想法。」

學生就告訴我，最痛苦的就是改變，改變自己從國中以來培養出來讀歷史的習慣，不能死守一本課本。我說課本每一家都編得好，我選哪一家都一樣，我現在就是看哪一家的服務好，就選哪一家。因為每一家出版社也都會去比較，看看別人有什麼？明年就補上原本沒有的，現在每一家都做得很好。我目前上下學期都用翰林版的，比較有一致性。翰林的書商也告訴我，下學期銷路最好的是康熙版的，因為寫得比較清楚，學生也會比較清楚。我說：「我不在乎。」每一個版本都很清楚，比較起來都差不多，都按照課綱在編，作者在這個課綱底下寫作，差異會很大嗎？我覺得每一本都寫得很好。

我用翰林的原因，是因為那個 sales 很積極，他最早過來，給我一些資料，所以我就用他的了；他對每個科目的服務也都很好，國文老師需要什麼書，他也都會幫忙拿來。現在龍騰這個新的 sales 也非常積極，這學期也非常積極的過來，我就跟他說：「好，我會看一下你們編的西洋史課本。」他說：「老師，這個西洋史課本就是周梁楷老師編的。」我說：「對啊，他編的不錯，他編的東西我其實也很熟悉。」我以前找三民的原因也很好玩，因為三民的先生很積極，他提供地圖給我，因為那時候其他版本還沒有這樣的地圖，我就選了那個版本。所以 sales 也要會服務，知道我們需要什麼服務，然後來做服務。現在翰林也有出地圖了，每一家都有，都編得很好。

吳：一綱多本的好處，就是這樣的良性競爭？

唐：好處就在這裡，書商都拼了命的改進、補充資料，我都可以拿來節錄、使用。教科書還要編得怎麼樣？教科書這樣就很好、很清楚了。

吳：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在課綱嗎？

唐：其實我還是希望至少給中國史將近一年的課程，給中國史多一點時間，對學生思考的發展與生命的培養，其實會很正面。

吳：您上次有談到生命教育的部份。

唐：對呀，我們對中國史也比較熟悉，要從西洋史裡面去做，其實比較不容易。因為西洋史太廣了，內容都很簡要的被放在課程之中，要把生命教育放在裡面，其實有點難。但中國史其中有些故事，是學生從小就耳熟能詳的，我們擷取一些例子也比較好講。我覺得給中國史多一點時間也不為過，如果要把中國史的一部分編在世界史裡面，還是應該讓中國史有比較獨立的單元，世界史也囊括在裡面。我們這個學期就上到明或清初就可以了，這樣我們的時間就夠了，可以發揮的就很多了；到了高二上學期再給中國史一段時間。

民國後期的部份可以納入台灣史裡面，共產黨的部份也可以放到台灣史裡面來講。其實我根本不談兩岸關係，我只講到共黨的興起、文化大革命，我不會去談兩岸，這根本是正在發展中的歷史，也沒有什麼好講。我其實覺得再給中國史一段時間，會更好。因為政治而打亂了原本的課綱，大家如果能夠平心靜氣把政治的部分都去掉，把統獨拋開，重新去思考要怎麼安排課程，能夠讓學生的吸收更好，這樣才真是教育。現在政治的鬥爭之下，犧牲的都是學生，沒有去思考學生要學什麼。今天就算談了一些很棒的文化，學生吸收不了有什麼用？要想的是：學生要怎麼從這當中去吸收一些東西？

陳：當時引發課綱爭論時，一些教授的言論還是顯示出要把一些意識灌輸給學生，而不是讓學生去獨立思考。

唐：就算覺得那一套很重要，仍然要思考怎麼讓學生去吸收？而不是認為用他的方式學生就可以吸收，其實不然，所以我覺得這好可惜。

吳：您上次提到了生命教育的理想，我覺得這樣的論點很好。

唐：對，我覺得這就是最好的生命教育。就像我剛才說的，這些跟愛不愛國一點關係都沒有。嘴巴上口口聲聲說愛國的人，可能所做所為沒半點是愛國的。人家嘴上不說愛國，但到了關鍵時刻就會真正的站出來。因為他受了薰陶，教育是百年樹人，要去薰陶學生，而不是灌輸知識，如果不從人性出發，怎麼去薰陶他？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時候，你要他隔空去接受一個很抽象的概念，這不是很可笑嗎？為什麼不從學生的己身出發？一個空洞的愛國口號，一點都不感人，怎麼能讓人感動？看了都會覺得很好笑，這是很可惜的。

我覺得在實中雖然是在一個這麼重視科技的環境裡，但學生還是沒有被污染。在實中，學校不會干涉我們，因為學校都重視科技，他覺得歷史成績沒有關係。而且家長的眼睛也都盯著英文老師、數學老師、理化老師；我覺得很感謝，都不要盯我們歷史老師，我就自己在這裡面耕耘，這就叫做「一片淨土」。在別的高中裡面，還是會有一點點壓力。

陳：而且同儕之間也會有一點壓力，會有一些同儕相處、比較複雜的問題。

唐：我的同儕都跟我不同科，所以我得到的幫助更大。同科的反而可能比較麻煩。

陳：會有一點，你做得多了，別的老師可能會感覺到一些壓力。

吳：剛才我們談到很多關於課綱的看法，很多歷史老師認為一綱多本會造成很大的負擔，您的看法？

唐：我從來都不覺得這是一個問題。教科書在教學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位置當然很重要，但究竟怎麼教？還是牽涉到老師對於歷史的認識，我覺得這點很重要。今天一個老師教歷史，他認為教歷史就是教歷史教科書嗎？如果教歷史等同於教歷史教科書，那壓力很大，那會是跨本大追擊。其實我覺得應該正本清源，回到自己對於歷史的認知是什麼？我們花了十幾年在談歷史思維能力，包括第一層能力與第二層能力，可見最重要的是歷史對於個人能力的提升；我們現在大家應該不會覺得給學生能力是有問題的。

要給學生的能力是一種讀資料的能力，從資料之中看出重點在哪裡，這是很重要的。有時候我會讓學生唸一段課本中的文字，或者是提供

他們資料，現在我喜歡提供他們短資料。學生唸過之後，我會問：「這一段的重點在哪裡？重點怎麼找？先看看重複的字詞在哪裡？」老師要教學生去看重點在哪裡，再來看資料裡面是誰在敘述？那個人在對誰說話？在說什麼事情？我們就可以把這段資料彙整出來。如果今天只是把課本當呈增加歷史理解的資料，一網多本怎麼會是負擔？只會是幫助。

我可以把別的課本當中提到的重要資料，在教學的時候拿出來使用，這多好？我怎麼會讓學生去讀另外的版本？完全不需要。如果今天歷史考試是考學生的核心能力，考的一定是重大的概念，是歷史事件背後所顯示出來的重要觀念、思維能力，學生只需要會解讀歷史資料，腦海中有對重大歷史事件的認識，又何須看那麼多種版本？我對學生說：「考試的時候，題目你沒看過是正常的，你如果看過，那運氣簡直是好到極點。你沒看過的資料，才能發揮你解讀資料的能力。」

老師若覺得負擔很重，自己心理要先靜下來，回來思考自己怎麼去看歷史、學歷史？思考一下歷史教育的目標，思考課綱的宗旨。每次參加研習的時候，不是都會談到這些觀念？不都是告訴歷史老師，有些觀念是我們自己搞錯了？我喜歡聽研習，是因為聽到教授的一些新觀念，知識的部分看看就可以了；新觀念的部份又可以帶來新的思考。我每次參加研習，有些知識我不記得，但聽到一些令我醍醐灌頂的概念，我會趕快記下來，這對我很大的提醒，我回去就可以趕快糾正我自己的想法。

我要參加研習的目的就是在這裡，我不會認為研習的文章都印出來了，我自己看就可以，我自己看大致上可以看得懂，但我參加研習可以知道作者寫這篇文章，採取這個角度的原因是什麼？作者希望我們了解的是什麼？我知道這些會很有價值，我也覺得學生需要了解這些價值。我知道我有很多知識是不足的，我不是歷史學者，所以當我聽到了作者自己談他思考的角度，我就知道我要掌握的精華在哪裡。歷史老師多多參加研習就可以了，何必辛苦地做參考書的工夫？學生也讀不了那麼多。學生要讀的東西那麼多，還要他們再讀那麼多參考書式的歷史，也太可憐了。

吳：有一些歷史老師的確是在做這種教科書式的整理。

唐：那可能也是那位老師的特長。我也看過我們鄰居的孩子，他們的歷史老師真得把講義做得很好，蒐集了很多詳細的資料，我就跟他說：「你把這個講義讀完了就好，我覺得這份講義已經很好了，老師都已經幫你整理得這麼好，不必再來問我了。」他說：「對呀，我們老師說來不及教，所以叫我們自己去看。」我說：「這樣很好，你自己去看，把這些講義看完，你的歷史就沒有問題了。你可能要想想，你的英文和數學有沒有問題？」（笑）

吳：那是指歷史科的考試沒有問題嗎？

唐：對，他的歷史考試沒有問題。其實只要一個孩子把這些讀得很熟，只要不是資質太差，考試時稍微判斷一下，都很容易，怎麼會難呢？其實題目要考的都一樣，只是換一個方式出題。有時候給一段資料，有時候用一個人物，有時候用一件事，但要考的都是同一個問題；如果對這個問題已經很了解，有什麼好怕的呢？怎麼考都一樣，一看就知道怎麼答了。倘若你已經讀得很熟了，為什麼考試還考不好？可能是題目出得不好，有的題目出得很細。我自己是大考的時候才會自己命題，會去參考很多題目來出；全部都靠自己的腦袋瓜，怎麼想得出更好的題目？平常如果常常給學生小考，那些測驗卷的題目當然是一些很可怕的題目。

陳：每個小節都出一大張考卷。（笑）

唐：對，想想看那樣的題目會有多可怕？那不是學生考不好，而是題目有問題。其實我建議年輕的歷史老師用一本教科書就夠了，教科書就是你的資料，其他真正要下工夫蒐集的資料，就是可以幫助你講課的一些資料，讓你能把這個主題講得更好，這樣就好了。學生要看的資料，不是其他版本的教科書，而是要看你整理出來的資料。我拿很多版本教科書中的資料，來講述宋朝與明朝的差異，這是很棒的現成資料，我就不需要再自己去找了。我把這些簡短的資料全部整理在一起，放在一張 B4 大小的講義上，我可以這一節課講明朝，同時還拿來跟宋朝比較。我們要跟學生講的是這一些，學生需要知道的是這個時代重要的大事、時代氣氛、制度，他們能夠理解就好了。讓學生讀那麼多東西，是為了幫助他們理解，就是這樣。

我是覺得，一綱多本的負擔和一綱一本是一樣的，每個老師也只能選

擇一本。如果要我選擇哪個制度？我當然選擇一綱多本，因為別的版本也編得很好，可以給我很多幫助，何必只限定要一綱一本？以一個老師的角度來看，一綱多本可以節省我很多時間；每個版本的作者都寫得很好，都把他能夠找到的資料放進去，我們就把這些資料拿來用，對於我們而言真的是太好了，怎麼會是負擔呢？

吳：主要是老師們不要慌，不要認為需要把所有的課本內容都教給學生？

唐：對，其實每一本都講得很好，而且重點都差不多，這些重點下的細節，也是一些對重點的註解。今天是出題者要注意，不要在考試的時候出一些細節的題目。不要把一句話丟出來，問這是誰說的？假如學生讀的教科書版本沒有這句話，學生當然不會答。應該讓學生去判斷這句話代表這個時代的什麼氣氛？所以出題的人必須知道這些重點。

吳：所以出題也要配合這個課綱，必須有系列的整合？

唐：對。老師們不要覺得給學生的不夠，一本課本內容就夠多了，現在每本課本都很厚，價格又貴。以前我剛出來教書的時候，用的就是國立編譯館的版本，現在面對教科書的一綱多本，老師們應該把它當成是利多，而不是負擔。老師應該要區隔，思考應該給學生讀的是什麼？以及自己要讀的是什麼？不要把老師自己要讀的，全部都拿給學生讀；這樣學生會很慘。老師把所讀過的經過整理，才能拿給學生去讀。老師整理講義都是非常辛苦，必須要花費心力的，只是看心力是花在哪裡？說一句實話，現在參考書都編得很好了，每個版本也都有參考書，參考書也都已經跨版本了。

老師如果還要提供跨版本的資料，是不是太辛苦了？老師還要去跟書商競爭嗎？他們的參考書已經很完整了。所以老師應該要思考的是：書商都已經幫我把這些功夫做好了，我應該要做什麼？如果還去做書商整理參考書的工作，不是白費工夫嗎？我們應該要做的是：思考應該怎麼教？應該怎麼掌握這個主題？應該怎麼編寫教材的大綱？我覺得老師要編的是大綱，而不是細節，除非我要出參考書。可是書商問我要不要出參考書？我說：「我不會寫參考書耶，參考書寫得好好，我不會寫參考書。」我是長期在這個環境裡，自己做自己的，忽略了別人的情況，也沒有體會到別的學校歷史老師的辛苦。

吳：單兆榮老師就提到有一些歷史老師，是整理了六本課本的資料給學

生，那真得很辛苦。

唐：這就是冠華剛才提到的問題，有時候同儕不是提供正向的力量，反而成為自己的一種壓力。我會體諒這些老師的處境，因為我自己沒有這樣的問題。但我相信單老師在一女中也帶出了一種獨特的教學風格，其他老師應該也會看到，但每個老師的想法不同。依照我自己的個性，我看到那麼厲害的老師，我很容易就被吸引過去，想跟著他學習，以前我碰到林彩貞老師，也是這樣子。我很自然就會靠近他，我會問：「你是怎麼做的？」我就會沒有自己的主體性，我不會心想：「你這有什麼？我的方法更好！」我會覺得自己根本就沒有東西，所以趕快跟過去學都來不及了，哪還有能力去批評他？如果單老師跟我同一個學校，我一定會靠過去：「你好厲害喔！趕快來教一下。」我就算無法完全學習，我也可以補充自己的一點不足。

吳：你們的特質絕對不同，單老師對學生是非常溫柔，遇到學生上課趴著，他會走過去輕輕的拍他：「同學，你怎麼了？是不是身體不舒服？」我想，這是很不同的。

唐：我以前年輕一點的時候，有一次學生上課趴著，剛好他旁邊的位子空著的，那位同學剛好沒來學校；當時我還有給學生看投影片，我就拿著拉投影片的工具往那個空的位子「啪」一聲，那樣一拍學生就嚇得跳起來，我繼續說：「宋朝的問題是…」。我不是直接罵：「你怎麼給我睡覺？」而是繼續說：「看這段資料怎麼寫澶淵之盟？」我不理他，但他已經睡不著了。

吳：這很像驚嚇交響曲。（笑）

唐：我是嚇他一下，其他同學都在笑，但我完全不談睡覺的問題。其實我上課是允許學生有一些討論，有時候學生會在底下討論我上課所講的內容，但這樣的討論不能太過度；我也不會叫他們不要講話，我就是很大聲的說：「現在打開地圖第幾頁！」這樣他們就知道了。我根本都不會跟學生說：「你怎麼不認真呢？」我覺得這種話都是白說，太累了，我現在沒這個體力跟學生講這些；我現在要講的就是我想講的主題，我只會說：「講義沒有帶對不對？我下次還要發給你們嗎？你下次別想拿到我的任何講義。東西都不帶！」。

我們碰到學生睡覺，我覺得不是我們的問題。第一個原因是現在的學

生科目太多了，第二個原因是他們的精力有限，花了太多精力在某個事情上，就無法再花更多時間在課堂上。我都跟學生說：「你上課會想睡是很正常的，但正常不代表你要繼續下去，如果你繼續下去就是不正常了！你可以站起來，可以去洗臉。你要站著上課，我也歡迎，你改善你睡覺的狀態就好了。」當然每個老師有不同的想法，也有人認為：「學生要睡，就讓他睡。」但我會跟他說：「你要睡就回家睡，在這裡睡得很不安穩。你請個病假，回家躺在床上，回去好好睡。我了解那種想睡，又沒辦法好好睡的痛苦。」

我不會認為是我導致學生睡覺，因為我很努力，所以學生也要努力一點。我也沒有要求所有學生上我的歷史課都要很快樂、表現得很好，只不過要求他們做在位子上，學到該學的部分，這樣就好了。我會問學生：「這是老師微小的心願，你們這樣都做不到嗎？」我覺得這不是老師的問題，不要把這無限的責任加在自己的身上。學生如果想睡，上什麼科目都會睡覺，上數學課他們照樣睡覺。

其實每個老師的個性不同，我們去學一些東西的時候，我們都是抓他的核心與精髓，再運用在自己的 style 裡面，你不要去學別人的 style，如果你的個性根本不是那樣的風格，你要怎麼學習得？反而讓自己綁手綁腳。像張元老師那樣溫文儒雅，又那麼博學聰明，我們以前想學習卻又學不會，乾脆不學了；只要抓住他的精髓，在自己的 style 之中去改進，整個人就海闊天空了，我並不是完美主義。有些完美主義者會比較辛苦，他會希望能做得完全一點；我是完全不求全，但求無愧於心，這樣就好了。（笑）我覺得：我做到這一步，我也盡力了；你叫我做得再多，我也做不到，面對其他那些真正很好的老師，我真的欣賞、羨慕，盡力去學就好了，至少自己覺得已經盡力了，也就豁然開朗。

我們又不是做「萬世師表」，就是在自己的崗位上好好的做，又做得很快樂、覺得很好玩，這不就好了嗎？我們教書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教書就太辛苦了。我在學校裡，有時候在吃東西或散步得時候，我腦海裡想的就是：「這一節課我要怎麼做呢？要怎麼想呢？我怎麼去問學生一個問題呢？」我想的都是這些，多麼快樂？關於同儕的壓力，我完全不需要操心，例如題目出錯了，我自己負責就好了。我看到其他科目有些老師會在課堂上批評：「看看這題目怎麼出得這樣？」學生當然會附和，另外一個老師聽到就一肚子火。這些現象我在辦公室裡都看

到了，我也覺得很同情；我出題就沒有人批評，學生也不敢批評。其實我偶爾出錯題目，我也會告訴學生：「老師出這個題目，真是考慮得不夠周詳，這也是一個教訓，這次老師就送分。老師如果改成這樣的話，可能會更好。」學生也都覺得很快樂，這樣不是很好？當其他老師在學生面前批評考題，再從學生那裡傳回出題老師耳中，就會很辛苦。所以在大學校裡面教書，自己也要有好的EQ。

吳：單老師EQ就很好，很值得我們學習。

唐：對呀，他怎麼那麼早就退休？我覺得他還很年輕。

吳：我覺得他退休之後，到很多學校去分享經驗，是非常棒的。

唐：他非常有才華，時間都排得滿滿的，這樣很好。這樣有經驗的老師，來帶年輕的老師會更好；再去帶學生就太辛苦了。我們到這個年紀了，可以帶一些年輕的老師，讓那些年輕的老師去帶學生。

陳：我贊成唐老師的看法。我覺得讓有經驗的老師去帶年輕的老師，那影響力是更大的。

唐：影響更深，而且也更廣。把這樣的經驗延續下去，成果會是不一樣的。其實很多有經驗的老師都教得很好，教得好不好，無關乎教學方法是否傳統。古代全部都是用傳統方式來教學，有誰用什麼新穎的教學法？但有些老師的教學就是讓學生很感動，很喜歡上他的課；我初一的那位老師就是如此，我也很喜歡高中的歷史老師。他們的教學都是完全沒有任何創意，全部都使用講述；但學生為什麼會喜歡他？他的方法很平面，但講述的內容很深刻；所有的人都會對那樣深刻的內容很有印象，林彩貞老師講課就是那樣深刻的內容。有了深刻的內容，就算什麼教學法都不使用，對學生的影響是很大的。一位老師要用什麼樣偉大的教學法？平常也並不常使用這些教學法，大多時候還是要講述。

林彩貞老師和他的先生張德南，兩個人都很喜歡讀書。一個喜歡讀書的人，他的思想就會深刻。林彩貞老師很喜歡西洋著作，他也前也推薦我去讀一些書；有些我在當下還讀不太懂，後來我再去反覆咀嚼，我覺得真的很好。所以我們可以讓林彩貞老師談一下，如果我們要培養自己的教學內涵，老師應該怎麼去規劃自己的讀書計畫，能讓上課的時候談到這些內容會更自然？能讓我們的教學更深刻。我看到林彩

貞老師的學問那麼好，我就會趕快去請教他。林老師對我也真的是很厚愛，我問他很多問題，他都會毫不藏私地告訴我，他的深刻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

吳：是。接下來想請問您的是，您如何篩選您的補充資料？

唐：第一是資料不能太難，因為是要給學生看的；如果找一個太過艱僻冷澀的學術資料給學生看，他根本看不懂。第二是必須和我所傳達的主題有所相關。篩選資料還必須要回到老師自己的主體性，必須先知道自己希望學生學到什麼？這樣我們才能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資料。

吳：一樣是抓著自己的主體性？

唐：一樣是自己的主體性，我一直覺得老師一定要有自己的主體性。就像我們上次談過的，每個老師有他自己所擅長的領域，我比較不會去觸碰我所不擅長的領域；我的教學模式就不會朝向那個領域，我會走我自己比較安全的路線，那是我自己能掌握的，這點就很重要。所以我要教一段課程，我會找出與這段相關，我又覺得很好的資料，例如：滿清的多元統治是很成功的，我要怎麼找相關資料？我會思考：哪些資料可以讓學生馬上就了解清朝的統治？我會先去帶學生去看課本上的一塊清代匾額的圖片，上面有滿文、蒙文、藏文、漢文，學生就會知道這是滿清統治的特色，這就是我可以運用的圖片資料；學生一想，就知道滿人並沒有獨厚漢人，所以他們也不是完全漢化。我接著拿出避暑山莊的資料給他們看，也呈現出來一樣的意義。

我以前喜歡找很長的資料，我現在儘量找一些比較短的資料。例如我講王安石與司馬光的《答司馬諫議書》、《與王介甫書》，從被翻譯成白話文的資料當中，各抽取一段可以代表他們看法的部分提供給學生，就可以看得出來誰的論點比較高明。當然是王安石的論點比較高明，司馬光只能一直談一些大原則，要他不能對老百姓做一些事情。我就問學生：「你們除了看到這些論點，你們還看到什麼？司馬光的口吻是：『介甫，我的看法是…，我認為你是什麼樣的人…』，這兩個人是敵對陣營，但在這些遣辭用句之中，就可以看到宋代士大夫的風範。」原文可以不要那麼長，我給同學看的是白話文，我要讓他們理解這就是宋朝。

腦海中要先有一些想像，才會知道怎麼去篩選資料，不是把所有的資

料都拿給學生看。宋朝變法的背景是什麼？變法的目的在哪裡？從兩個敵對陣營的討論之中，可以看到宋朝的士大夫關切的是什麼事情？他們彼此之間怎麼來往？看到的是絲毫不粗魯的行為，也沒有謾罵。學生讀到這裡，會不會對宋朝的士大夫產生一些印象？了解到宋朝士大夫原來是這樣思考、應對。我現在是沒有時間，以前我有時間都讓學生來做王安石變法的報告。我覺得現在就是時間讓我左支右絀，不然我可以做得更好。過去我讓學生做王安石報告，讓他們去了解王安石怎麼處理這些議題，學生很厲害，把所有的資料都消化之後，用戲劇的形式來詮釋王安石變法：一邊贊成新法，一邊贊成舊法，進行你來我往、唇槍舌戰的辯論。

吳：這聽起來很精采。

唐：這是在八八課綱施行的時候，我都會做這個活動。現在九五課綱沒辦法這樣做了，我覺得好可惜。如果這學期只上到清初或明朝，我都可以做這些活動，其實效果很好。學生去把資料蒐集齊全之後，他們自己也會去想要怎麼辯論，辯論的時候要怎麼對話？我在評論的時候，我說：「你們這一組不太像宋朝的士大夫，比較像現代的立法院。宋朝的士大夫絕對不會那樣辯論，絕對是很有禮貌的。」學生也很聰明，他們聽了這樣的評論，下一組演出的就會說：「介甫兄，我對你所言不以為然。你看看現在新法的施行…」我說：「對，這就是時代氣氛。雖然他不見得稱王安石為『介甫兄』」這些活動就可以讓學生體會一些那個時代的氣氛。

這些都要慢慢體會，我一直覺得教書不教二十幾年也不行，因為有很多年都在修正。發現一個方法行不通，或者不好，在後面的幾年就去修改，在這樣的過程中，二十幾年一晃就過去了，也會覺得這個過程很好玩。第一年做一個活動，可能只達成預期中效果的十分之一，例如在做新聞劇場活動的時候，問了一個學生根本無法回答的問題，他們就會看著我，不知所措。所以我要想：怎樣問一個有誘答力的問題，可以讓學生把他們讀的東西回答出來？這要修正很多年，常常需要修正。有時候學生回答的答案，根本就不是我要的答案，要怎麼接下去進行？這就是老師的挑戰。有時候不希望一個學生答這麼多，他答得太多，根本就把接下來你要問的問題都回答完了；要怎樣讓他停下來？還是把要問下一組的題目換掉？這些都是我們做新聞劇場活動時，老師最害怕會發生的情況，挑戰很大。

在讓大家來看我做這些新聞劇場活動之前，我至少自己先進行了五、六年，因為我需要不斷修正，把題目全部修正過。我記得冠華後來還建議我：「唐老師，你可以把要問學生的題目記下來。」也讓我去想：「對，我應該想一些題目。」可以讓學生可以回答，而且能達到你希望他看到的東西。所以題目在這個活動裡很重要，這個部分我也修正了好多年。經過了這麼多年，其實也可以從學生身上學到一些東西，這就是教學相長。後來當我覺得一個活動沒有什麼挑戰性了，我可以很輕鬆地完成，我就不會再去做相同的活動；我會換一個活動，再做五、六年，兩個活動進行完就已經十年了，我覺得這很有趣。（笑）當老師的趣味不就在這裡嗎？自己不斷地實驗，不斷地修正，走進學校的時候不會覺得：「唉！二十五年了！說不定未來要三十年，我怎麼去面對我的人生？」

我現在回頭看，我覺得還好有那麼長的時間讓我在這裡慢慢地摸。我覺得每一位歷史老師，從年輕到退休，都可以做到一些活動，讓自己可以感覺：「原來我可以做到！」一開始教書可能以為教歷史就是那樣一回事，後來發現不是；看到很多人一直談歷史教學的理論，有時候也很煩惱：「那些人談的都那麼理論，我又做不到，怎麼辦？」這時候可以去想：「我該怎麼做？」原來我努力地想，自己也可以做到一點，稍微改善一點自己的教學處境，也讓自己有一點成就感，這樣就會很愉快了。以前根本沒有想過自己可以做這一些東西，現在自己也做了一點點，感覺還不錯；這真的是透過時間來磨，所以歷史老師們絕對不要慌，尤其是年輕的歷史老師，因為你有的是時間。現在能考進各個國中、高中的歷史老師絕對是最優秀的，因為這麼難考。這麼優秀的人才，就不要大材小用了。除了要去滿足學校需要你配合的一些工作，要好好想想自己要怎麼做？自己可以給自己一點期許，把自己當成業餘的歷史教學學者，好好地玩一玩，年輕老師就可以做這些事情。

吳：謝謝老師，我們今天的訪談就先進行到這裡。

唐遠華老師訪談稿

受訪者：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中歷史教師唐遠華老師，以下簡寫為「唐」

提問者：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生吳姿穎，以下簡寫為「吳」

訪談時間：97年4月30日上午10:15-12:00

訪談地點：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中輔導室

吳：您是否有固定的課堂教學流程？

唐：我覺得如果有比較充裕的時間，最好的方式就是問題教學法。在設計流程的時候，我帶一個主題，有哪幾個思考角度？我會先運用提問的方式。譬如我講魏晉南北朝，我說：「我們要思考，為什麼這個時代長期的動亂？魏晉南北朝的特質是什麼？就是長期的動盪，分裂得很快；但其中有統一的時代，也曾出現強大的政權。這個時代與之前不同的是，與胡人有非常密切的接觸。胡人在與漢人接觸的過程當中，會不會產生一些變化？這些變化會不會影響到他們的想法，或者反過來影響到漢人的政權？因為漢人也必須和胡人相處，所以兩者之間都面臨挑戰。漢人必須思考要怎麼面對胡人？胡人也必須思考自己面對漢化所帶來更大的挑戰，怎麼調適自己的本位文化？」

這就是先讓學生去思考這個時代的特色，先鎖定幾個大方向。接著繼續上課的時候，最好的方式就是講一段，在當中再提出問題問學生一下。問題設計的時候，主要是問學生要思考的方向，接著我們可以運用一些資料來強化這些問題，例如我帶學生看地圖，看平城、六鎮、洛陽的地理分布，我問同學平城到洛陽出現最大的變化在哪裡？我要他們去想。第一個想到的是遷都，我就問他們遷都帶來的變化是什麼？如果學生不知道，就可以問他們：「都城代表的是什麼？是政治權力。遷都代表的是什麼？是核心的轉移。所以過去的核心，在遷都之後成為邊陲。長久下來，核心與邊陲之間的拉鋸，勢必會造成動亂。」

比較兩張不同的地圖，第一張是北魏，第二張東魏、西魏，能不能看出變化？有，就是國家分裂。就讓學生看著這樣的資料來引導他們，問他們看到了什麼？問他們其中彼此的關聯在哪裡？老師不必直接

講：「北魏接下來是東魏、西魏，後來發生六鎮之亂…」可以給他們看地圖上產生的轉變，在轉變的過程中有哪些關鍵的因素造成它的轉變？從地圖上的地理位置就可以看出什麼叫六鎮？就可以知道六鎮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學生會知道是軍事，在長城外、邊疆內的區域裡，絕對是軍隊駐紮，這很明顯；在核心區域裡的漢化絕對是文治。在兩張地圖改變的最大關鍵，就可以看出核心與邊陲、文治與武力、漢化派與本位派，所以會造成後來的分裂；如此說來，六鎮會造反是必然的，學生也能理解其中的關係。在設計每次上課的流程，最好要去想：「我要怎麼帶出主題？用哪幾個角度去思考、切入？」

吳：再去問學生一些大問題？

唐：對，這些大問題就是老師要切入的主題，自己先把主題變成問題，也就讓學生也可以去思考這些問題，他們會感覺比較深刻。我覺得高中歷史的深刻，就區別出與國中歷史的不同。接著再讓學生看資料，或繼續問學生問題。如果希望教學達成培養歷史思維，進行這些流程就是在培養學生的歷史思維。其實我們課堂的設計，並不是多偉大的工程；如果每一堂課都自己設計大綱，就是你自己的教學資料，經過了實際上課後的經驗，到了明年又會再去修改這些大綱。

我覺得教學最快樂的地方，就是可以一邊吸取理論，一邊進行實務，我們可以從實務中修正，不是閉門造車、創造理論；當進行的時候發現行不通，下次馬上會去修正。理論與實際不斷的結合與改進，就讓老師的教學不斷進步，也感到趣味；我覺得歷史老師就是做這樣的工作。別的科目我不清楚，但我知道至少年輕的歷史老師會不斷地進步。一定要知道自己在進步，如果沒有進步的話，會很悲慘，所以儘可能在有限的範圍裡面，要做到這一點。即使時間來不及、受到考試的限制，我們都要盡量多少做一點。老師一定要重整自己的教學大綱，不可以只用課本，一定要用自己的教學大綱來教學生。

吳：就是問題式的教學大綱？

唐：對。設計出問題之後，就可依照這些問題發展出整份大綱。我們也可以把各個版本的教科書以及資料都看過，在我們的腦袋瓜裡去想：要怎麼把它炒成一盤菜？每個歷史老師教學的背後，就代表了他對歷史的認知。雖然我們不可能什麼都知道，但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才能

教。一定不能太依賴教科書，真的要把教科書當成一種材料來看待，自己一定要有一些想法，這些想法在我們看過很多資料之後，很自然地就會產生，這也讓我們重新去反思：「歷史究竟是什麼？」

即使我們讀了歷史系、歷史所，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還是不太知道歷史究竟是什麼？當我們要試著讓學生知道的時候，就會激起我們很多的反思：「我對歷史的想法是什麼？我要怎麼去做？」自己逐漸地就會產生一些想法，然後盡力的去做。我們沒辦法成為偉大的歷史老師，可是我們很用心，這樣就好了。有些名師的境界是很難追求的，但至少在我們的能力之上全力地去發展；不必強求一定要達到某些典範，但盡全力做，這樣就很成功了。

我們是從做中學，也了解到自己過去生命當中的一些低潮、挫折、沮喪，感覺自己很想做卻做不到；我會不斷地調整，我自己能做到的，我會盡量去做。這樣會更加知道自己真正能做的，就是那麼一點點；但知道自己有很多事情做不到之後，還是要走出一條自己的路。我絕對不會覺得自己很厲害，只能說：「我稍微盡了一點力。」也可以讓我自己覺得很有趣。別人有很多更厲害的，我可以欣賞、學習，要知道什麼是自己可以學？什麼是自己無法學的？真正學不到的，就欣賞他，這樣就好了。

吳：您可以談談最理想的境界是什麼樣子嗎？

唐：最理想的境界，是歷史、哲學、文學都要學。哲學會讓我們的思路非常清晰；文學會讓我們充滿了感情；歷史當中則充滿了血肉，又可以讓我們具備比較大的格局與視野。當一位歷史老師這三項素養都很好，在闡釋歷史的時候，可以讓學生的腦袋瓜清楚、充滿了感情，又能對很多事情做出自己的看法，成為一個發展很平衡的人。這就是我目前覺得很完美的境界，因為我自己達不到。但我們盡量做的就是，回到那個時代去看一下他們的文章，可以闡釋一點，盡量把一些問題談得清楚一點；至少可以接觸一點皮毛，來補充自己的不足。

吳：您上次提到林彩貞老師在哲學上的修養很好。

唐：他很喜歡讀西洋的哲學，西洋的史學他也很喜歡。我也聽過他講課，我覺他的課條理很清楚，內容很深刻。他不喜歡用很多教學方法，但他的功力就在讀書、思考，看問題看得高、看得深；當他講出來，學

生自然就被他吸引，不需要什麼特殊的教學方法，光聽他講述，就是一種享受，可以開啟學生的智慧。老師是要成為一扇窗，而不是一堵牆，學生可以透過老師看到一些東西，看到外面的樹，學生會想自己走到外面去。學生的人生當中，在每個階段的老師都會扮演不同的角色，高中老師帶領學生到一個階段，大學教授又帶給學生不同的視野，一扇扇的窗子、一道道的門在學生的面前不斷地展開。

吳：理想中的狀況，老師要能提供給學生愈大的窗子，就是愈好？

唐：愈好，能讓學生看得愈遠愈好，而且能興起學生想走出去的欲望，這就是理想的老師。這就是我們要努力的地方。

吳：您之前有提到對於教學法的看法，您認為那些都只是輔助工具？

唐：其實各種教學法都是輔助工具，包括問題教學法也是。回到教學的本質來談，最重要的是老師要有內涵，如果沒有教學內涵，談那麼多教學法都是空洞的。所以我們要讀史家的理論，回到歷史的本質，去讀歷史學者的重要歷史理論，再加上歷史教學理論，兩者之間相輔相成，內容與方法結合在一起，可以幫助我們去嘗試、教學。我們透過報告、作業、考試，可以幫助我們修正原來的教學法，讓學生獲得的更多；考試我是運用得比較少。

上次我談到給學生看影片，我覺得一節課都放影片，讓學生自己看，是很危險的。這是我的看法，原因是在於完全放任學生自己去發揮。雖然有些老師也會出學習單給學生寫，但這些東西不宜多。因為追本溯源，歷史還是很重講述，講述是歷史老師很重要的一項能力，也是歷史課很獨特的地方。過去常聽到一位歷史老師「很會講故事」，這雖然不是說得很完全，但這很重要；不要最後把歷史弄得死板板，只是使用 power point，這就跟自然科學差不多了，學生不會有興趣的。回歸到最根本，歷史老師的講述能力還是很重要，可以吸引學生。當站在台上講述時，老師的感情與歷史的生命，都會活生生地呈現出來；若只給學生看影片，他們就接觸不到這些了，他只是被劇情吸引而已。

為什麼一個老師能讓十幾歲的孩子產生一些感受？當老師站在講台上時，他展現出來的就是他的生命，他所體會、學習到的都被綜合呈現出來，所以學生才需要老師，尤其是國、高中的孩子。所以，我覺得經師與人師是分不開的，老師的素養很自然地就會流露出來；不可能

上課的時候是一個樣子，私底下又是另外一個樣子。我覺得歷史老師的能力，就是在講述的時候才能彰顯出來，可以從中看出老師對一個問題與生命的看法。也許在年輕的時候還體會不到，等到年事較長或學養較高，學生就能感受得更深刻。

就像我曾談到那位初一的歷史老師，他的生命與情感已融入課程，這讓我羨慕；他談到的古人與事物，讓我很想去讀，將來也要當一個歷史老師。老師的感染力很重要。我不敢說我們所有的同學都對歷史感興趣，但我讓大部分的同學不討厭歷史；我沒有那麼偉大，但我至少盡力了。將來學生想到歷史，會想到上課時的氣氛，覺得還不錯，這樣就好了。我沒有辦法對所有的同學都對歷史感興趣，這也不太可能。（笑）

吳：您覺得有沒有什麼教學法，是學生最喜歡的？

唐：比較起來，學生喜歡自己活動，或自己來回答，他們比較喜歡自己進行一些事情。純粹以學生自己為主體的，他們會比較喜歡。譬如我做新聞劇場的活動，學生會蠻喜歡的，他們自己必須要讀資料。但我還是要強調，老師在活動當中必須主導或引導學生。學生會喜歡自己講，或者老師讓他回答或討論問題。讓學生可以展現自己的能力，以及他對歷史的看法，他會比較有興趣。所以這是為什麼我要安排一些小組討論，或帶一些教學活動。我倒不覺得學生會很喜歡上課看電影。早期的學生難得看電影，因為當時不是那麼方便，所以課堂上給他們看電影會很興奮；現在家家戶戶都有DVD播放機了，他們自己都會去看電影。但如果能利用影片的某些部份，讓學生去討論，他們會喜歡。以學生為主體的部份，學生當然會比較喜歡。

吳：給他們表現的機會？

唐：對，給他們表現的機會。以學生為主體所設計的活動，他們會比較喜歡。

吳：這是實中的小孩特別喜歡表現，還是所有的小孩都喜歡？

唐：所有的小孩都會喜歡，只是老師一定要知道學生的程度。老師給學生太難的東西，學生也無法表現，也就無法引起他的興趣。以學生為主體所設計的活動，他們都會喜歡。老師比較辛苦的，是要思考怎樣設

計活動，讓學生可以表現、參與？這就是我們要努力的地方。學生有成績很好的，也有成績比較差的，有喜歡讀書，也有真的對讀書了無興趣的，針對學生的這些差異，就更需要好好設計；尤其是面對那些比較弱的學生，更需要精心地設計。假設今天在一個學校，學生的態度顯現出：我本來就是這樣呀，你們不重視我，我的成績也不好；這樣老師或許可以自由一點，替他們設計一些活動，至少讓他們喜歡。

吳：就是要針對學生的差異？

唐：針對學生的狀況，要有不同的設計。倘若是面對研究生，老師需要設計什麼嗎？不需要，因為研究生自己的程度很高了，都是跟老師討論。學生讀到研究所了，就是他自己的選擇，老師的引導方式就完全不同了，只要就專業的部份給他指導，根本不需要引導學生的興趣。但面對中學以下的學生，一定要引導他們的興趣，這就是對象不同。在這樣的前提之下，我們要給學生正確的歷史認識，不能拋棄掉歷史科應該有的目標，讓學生去胡搞；活動之中的設計，老師要主控的部份就在這裡。

老師可以深入淺出，讓學生知道一些基本的歷史概念，他們必須知道談歷史一定要有資料，透過正確的資料才能解讀。如果都不透過資料，就開口亂講，這就不能被接受。在各個學校層級，從小學到高中，一定要讓學生知道歷史就是這樣的，從資料當中去歸納出對一個時代的圖像，這是一定需要的。歷史不可能完全客觀，但絕對不能像後現代的觀點那樣隨意解釋，必須知道歷史是離不開資料的，也必須能判別資料本身的份量，如同傳統史學談到一手資料、二手資料的判別。我們必須能讓學生了解這些，讓他們知道好發奇論不見得是好事；要判斷哪一個論點比較好，它的根據是什麼？我個人的認知是這樣。

吳：您怎麼去設計這些活動？

唐：當然我會去接觸一些歷史教學理論，現在清大每一年都舉辦歷史教學新嘗試研討會，我覺得這就是關於教學理論與教學活動很好的刺激，我們再去讀一些資料。有時候在我們身邊週遭，所看到的一些素材，包括電視紀錄片或戲劇，都可以激發我們的靈感。如果常常去想活動的方式與內容，接觸到這些素材，就會讓我們慢慢地產生一些想法。

吳：就是時常去思考？

唐：對，而且現在有很多人也做出一些成果，我們拿到這些成果都可以做一些修改。多看、多接觸，隨時隨地累積，一定要逐漸地累積，這是很重要的。清大每一年都辦針對老師歷史教學的研討會，很多老師都被鼓勵了，也加入作實驗研究的行列，並寫了一些成果。如果新的歷史老師都能參與這些活動，會更好。

吳：總結來說，您平常上課主要是以問題教學法為主，配合小組討論，有時間還會進行大的教學活動？

唐：對。不過今年中國史就沒辦法進行教學活動了，我把思考與討論都放在大綱上，我自己講述的部份比較多。今年真得很難，我想在最後一個學月給他們進行一些討論，但真得很難，時間的緊湊讓教學左支右絀。並不只是趕進度的問題，而是朝代的時間太長遠了，五千年歷史的涵蓋要在一個學期之中談完，怎麼說都太匆促了。概念的闡述沒有基礎的歷史知識作為依據，學生很難進入狀況，他們在國中所得到的知識已經很弱了，高中繼續弱，這是現在的課程大綱最大的問題。就算把這份大綱的訂定歸咎於政治，我覺得還是應該要去改進。

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很直接地影響到我們第一線的教學。這無關乎政治立場，而是關乎實際教學，要闡釋一個概念，怎麼能這麼空洞？不要說生命的感受，光就一個理論、一個概念，都很難闡釋。那些歷史學家窮其畢生之力，找了這麼多豐富的資料，寫出了一些很好的文章；我們本來應該運用很多這樣的資料，現在時間這麼短，就只能把這些概念快速帶過去。這已經不是填鴨知識，連觀念都在填鴨；最大的問題就是觀念的填鴨。我覺得這些問題，是有掌控權的人所應該思考的問題，他一定要知道第一線老師的痛苦，我們並不是死守著知識，而是感覺這已經是概念的填鴨，這是最大的問題。

中國史的部分非常不理想，是這份課綱裡最大的問題。應該拋棄一切政治立場，這是最需要被修正的。中國史的內涵不錯，何必要這樣壓縮它？這個部份也是我們最擅長、最切身相關的，何必這麼泛政治化？這是很可惜的。

吳：您剛才也提到，學生最喜歡能親身參與的活動，現在給他們那麼少的時間來感受中國史，對他們似乎很不公平？

唐：非常不公平，我們根本沒辦法給學生什麼了。我們不是英文、數學，

一個禮拜才兩堂歷史課。這就很好笑，又刪減我們的時數，又要給我們這麼多課程內容。不在第一線，都不知道這些問題。那些具有權力的人，又不太懂第一線之苦。或許他們在課綱爭議的時刻，受到一些打擊與挫折，但長遠來考量，真的應該回到問題本身去思考。好的東西應該教給學生，讓他們自己慢慢去體會；現在都把這些美好剝奪掉了，好像學生只能在數學、英文、國文上面花很多時間。

其實把時間花在歷史上面，不見得對他其他科目沒有幫助。不過，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遇到這樣的挑戰，在還沒有辦法做任何改變之前，我們自己要去改變、調適，仍然要向前走。即使大環境不理想，我還是會盡我的力去做。我不能因為大環境不好，就放棄努力，盡我能力去做。雖然我們會遇到衝擊，這是一定會有的，大家還是會不斷地往前；人類的文明與歷史的發展都是如此。

吳：不要那麼快就去放棄我們的理想？

唐：對，不要放棄。盡量把理想與現實調和，一點點都可以。即使很艱難，還是盡量做一點。我相信一個有理想的人，怎麼樣都不會被現實拖垮的，他的層次是比較高。沒有理想，就會一直往下走。維持理想就不會往下墮落，有一點想法是很重要的：我很想怎麼做？我希望做成什麼樣子？做不做得得到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保持這種想法是很重要的。最後你會發現，你真得能做到一點點，所以這是很公平的。如果你一開始說：「算了吧！這哪裡做得得到？我現在這樣的處境有什麼辦法？」這樣就真的「一輩子」都做不到。有一點理想，就算旁邊有一些牽制，也終究可以做出一點成果。

吳：前面已經有談到，還是再與您確認一次，學生對於課堂活動的反應，是非常好的？

唐：對，他們是很喜歡。我最後收回他們的書面回應，他們的反應幾乎都很好。學生幾乎都談到，如果不是因為經過活動，他不會對這個議題有那麼深入的思考。大部分學生都是講他做活動的感覺，談他們的學習狀態。我覺得是可以肯定的，我做這些活動十多年來，學生基本上是很肯定這樣的做法。

吳：接下來要問到作業與考試，也就是對學生的評量，請談一談您的看法。

唐：考試是一定要考，不然學生沒有辦法把知識整合，但我沒有小考；作業也是評量；上課的活動也是評量；就是多元的評量，學生的歷史成績不會差。若有人質疑評量是不是公平？最公平的評量當然是考試；可是我覺得在高中的彈性比較大，將來學生考大學都要憑自己的本事，所以我比較不會在這方面受到質疑，我覺得前面談到的這些評量都有必要。作業方面，我現在比較常用的作業會比較困難，我把資料發給他們，讓他們回去讀；再用一節課的時間做資料檢定：就是A4大小的紙張，上面有四至五題問答題，把資料帶進來，要他們回答，這也是我的考試模式。我的考試模式是給學生一堆資料，學生一定要閱讀，我會在考題中把這些資料帶進來。

吳：這是段考嗎？

唐：不是，這是資料檢定，算是小考。他們做活動的時候，我全部都會評量，包括：小組討論的書面報告、口頭報告。

吳：作業是配合他們學習的段落？

唐：對，一定是配合他們學習的部分。考試就是段考。

吳：資料檢定的頻率大概是多久一次？

唐：一個學期大概一至二次就很多了。因為我們很難抽出一節課，再加上有時候放假，所以大概一學期一至二次。我覺得今年左支右絀的原因就在這裡，下學期都好難進行，但我還是在最後一個學月給他們一次，所以我會在這次段考之後整理一些資料出來，給學生回家去看，在課堂上做一次檢定；時間不足，要去進行這些多元的評量與學習活動非常困難。現在書商都會送測驗卷，我都是發給學生，讓他們自己回去練習，對考試也會有幫助。

吳：是給高一、高二練習嗎？

唐：高一、高二都有；高三我們是全面進入準備考試的階段。高三學生在上學期結束就會遇到學測，下學期結束就是指考；所以我帶高三比較沒有特別的教學活動設計，就會比較以課本的內容為主，做一些比較深刻的闡釋，讓學生自己做的部分變少了，有時候我會問一些問題。因為學生這時候都要準備考試，所以我們要進行複習；四堂課之中兩

堂複習，兩堂上文化史的課程，其實也是比較趕，但這也沒有辦法。高三是考試取向，我的教學設計主要都放在高一高二；因為他們比較有空，也比較有心參與，到了高三就比較沒有了。到了高三，我們要與學生做比較多生命上的對談，就透過文化史，這些主題可以談得很深；學生能夠懂，也喜歡，我這時候也比較著重在一些知識性的記憶，反而沒有教學活動。

吳：高三是因應考試的需求，所以必須這麼做？但在高一、高二的時候還是能夠在教學上達成我們所希望的目標？

唐：對，我是這樣。所以我們一定要掌握學生的黃金時期，在高一、高二一定要做，讓他們對歷史留下比較深刻的印象，相對於考試考完就忘了，歷史要能讓他們感覺更深刻。

吳：學生會不會表示很喜歡歷史，但不喜歡考試？

唐：有，當然會。他們很喜歡，但每次都告訴我：「都考不好。」我說：「你只要考七十分就很好了。如果你真的需要考得更好，你的功夫就必須下得深，沒辦法，考試就是這樣。」我高一、高二的考題有五十分是非選擇題，五十分是選擇題。選擇題的題目也許不是很好答，但非選擇題我會給學生參考的史料，是學生自己可以發揮的。學生的確會抱怨，喜歡上歷史課，但不喜歡考試，我覺得沒關係，誰都不太喜歡考試，但學生也還能接受。我都跟學生說：「七十分就很好了，要高興，回去告訴你爸媽：『我們老師說七十分已經很好了。』如果不及格就要努力，不及格就太怪了。」

吳：高一、高二的段考都是這樣？

唐：對，就是這樣。非選擇題的部份是給學生一些簡單的資料，讓他們去整理、分析。

吳：您如何設計考題？

唐：就是把我上課講的內容化成考題，也參考一些很好的題庫，題庫是我們很好的工具，可以在題庫當中做刪改、修正，成為我自己要用的題目。

吳：這是書商提供的題庫嗎？

唐：有，書商提供很多，多如牛毛。所以出題不是難事，但出題一定要配合你自己所教的，而且不要出太瑣碎的問題。我大概有一些題目是用自己的模式去出，很多老師也費盡心思出了很多好題目，我們就可以參考，怎麼可能全部都要自己出？而且只有我一個老師出題，題目出來出去就是那些範圍，就是把一些好題目留下來，把一些題目做適當的轉變。

吳：您過去都要自己出三份考題？這是很重的負擔？

唐：每個學月都三份，這是很重的負擔。所以我沒有辦法所有的題目都自己出，必須參考題庫，不可能所有的題目都具備原創性。但所有的題目一定要精挑細選，適度去做修改，這是必要的。這個部分我比較有限一點，這是實話。（笑）

吳：評量的部分我們就談到這裡。最後我們談學生學歷史，前面您已經談過一些，您應該不太認同只有成績好的學生才能完全吸收您的上課內容？

唐：對。我是覺得學生要專注、有興趣，這樣他才會有效吸收上課內容。基本學習態度好的學生，比較能吸收上課內容；通常成績好的學生，大部分上課的時候都很專注，學生的成績與專注力有一點關連，但不代表成績不好的學生，就全然不能吸收上課內容。我覺得學生在歷史這個科目的表現，不見得必然與他所有的學習成績成正比；也有學生只有歷史成績好，其他科目成績不好，因為他有興趣，所以我覺得有興趣是最重要的。學生有興趣，他才讀得好，才會吸收。

我覺得在中學階段，不是要讓學生的歷史成績都變得很好。但學生都必須面臨考試與成績的問題，如果學生自己很願意讀歷史，他就會好好的讀。我們的學生到了高三都會自己讀歷史，讀了就自己做題目，做了題目有問題，他們就會一直問，所以我們高三大部分都在解決題目的問題。除了上課之外，我們許多時間都在解決學生做題目所遇到的問題，這是高三學生的需求。我們高一、高二的學生比較沒有這樣的需求。我自己分配的重心是不太一樣的。我其實最害怕談的問題是：「學生要怎麼樣才能把歷史學好？」我很怕談這個主題。

吳：為什麼？

唐：因為聽眾會有一種期待，他希望聽你講一些秘訣，照這樣的方式去做，馬上就可以得高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講的題目，我很怕講這種題目。通常如果讓我去講這個題目，我都會讓他們做一個小活動：先了解歷史是什麼？怎麼去讀歷史？從活動當中看一個主題，怎麼從這個主題出發，去認識學歷史所需要的態度，以小見大。所以歷史要學好，第一項就是把所有科目學好的共通點：上課時必須要專注。第二項是歷史比較不公平的，有的人從小比較喜歡閱讀，他的知識很豐富，在學習的時候老師稍微點一下，學起來很容易；倘若什麼知識都不知道，到了高中才開始接觸這麼一點知識，當然會比較生硬。

孩子如果從小閱讀不夠多，是比較辛苦。我現在都鼓勵年輕的老師：孩子小時候，一定要多給他閱讀，補習班是不會教這些的。給孩子閱讀，他再聽到我們講，就會產生一種很熟悉的感覺，中國史、西洋史、台灣史都一樣；有了這種感覺，他再去上課，當然就很好。所以我覺得歷史之所以學不好，是因為孩子從小的教育失衡了，都讓他們去學各種才藝，很重視數理能力，他當然不會去看歷史書籍了。再加上學校教育體制又不重視歷史的時數與設計，學生根本就是先天不良，又後天失調，歷史的學習怎麼會好？

觀眾的期待都是希望聽完就得高分，這就是最大的盲點；所以我只是讓他們認知：歷史是什麼？歷史要思考，歷史要記憶，這些都需要，要從點發展成線，再發展成面，把歷史的來龍去脈都搞清楚了，怎麼會考不好？為什麼歐洲會變得這麼強大？它興起的原因是什麼？從十四到十七世紀，西洋史的發展是怎麼展開的？最後造成的結果是什麼？哪些事件造成近代歷史的發展？中古後期的文藝復興、商業資本主義…，各方面促成近代歐洲的興起，歐洲在十八世紀以後的發展，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總結稱為雙元革命，促成了歐洲的中心地位，這是科技帶動的結果，讓歐洲主導了全世界。學生了解了這些發展之後，會覺得歷史很困難嗎？

所以理解歷史，就是要知道清楚的圖像，如果什麼來龍去脈沒有搞清楚，當然就不清楚歷史。所以在學習的時候，態度就要正確。上課的時候要專注；讀書的時候方法要正確，絕對不是從第一個字看到最後一個字，要把它的主題與所闡述的問題弄清楚，考試有什麼困難呢？

因為觀眾的期待都是希望得高分，所以我不喜歡講這個題目，他們都希望我談：如何把年代化成數字，可以更容易背？我沒有這個本事。

吳：所以您必須花一些時間告訴他們什麼是歷史。

唐：對，我必須先做這樣的活動，讓聽眾建立一個正確的認知之後，才可能把歷史讀好。不要以為學歷史就是到補習班去聽考前衝刺，去學如何抓考試重點。

吳：學生一開始會抱持這樣的想法嗎？

唐：當然會，從國中上來都是這樣，所以他們都告訴我：「老師，我們適應得很辛苦。」剛開始他們完全不適應，要到高一下才會勉強適應，後來他們就習慣了。學生不適應是因為歷史也變成了一堂需要認真的課，他們以前在國中上歷史課都是在下面做自己的事，寫英文、數學，考試的時候背一背就可以了，認為老師講什麼也不需要聽，反正講的內容都跟課本一樣。現在歷史真正變成一堂課，學生需要去認識它、跟它奮鬥，就與歷史產生了一種關係。

吳：所以學生的學習態度很重要。

唐：對，我們必須先讓學生認識正確的態度，對歷史的認知是什麼？尤其面對數理資優班的學生，更難讓他們做到這一點，所以很多老師都棄守陣地了。我們歷史老師會棄守的最大原因就是：反正學生也不重視，他也可以考得很好。學生都失去了學習歷史的能力與興趣，我們只好在高中階段讓他重新建立學習的興趣與能力。

吳：根據您長期的觀察，您覺得過去的學生與現在的學生，在學習歷史的態度上，有沒有什麼差別？

唐：我覺得有差，這是整個社會的變化。過去的學生知識基礎比較好，所以跟他們談得深一點，他們會很喜歡，會覺得以前沒有這樣想過。現在的學生聽過很多理論，不只是歷史理論，還有別的理论，再加上他們的知識很淺薄，就會造成他們對歷史比較沒有興趣。我發現，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反應在教育上，是向下沈淪的。以前的學生雖然是在比較威權的環境下成長，當我跟他們介紹一些好東西的時候，他們是很認真去吸收的；但現在的學生功利得不得了，他會覺得：我為什麼要

學這個？我將來又不用！所以要導正他們的學習態度，會比過去的學生艱難；因為要把學歷史抓到「有用」的這個層面上，會很艱難。

吳：過去不需要特別著墨於「有用」？

唐：對，過去只要老師講得很好，學生就很被吸引；現在老師即使講得很好，他也不願意被吸引。以前張元老師曾來我們這裡做「寄自疆場的家書」教學活動，那些數理資優班的學習態度非常好，表現也非常好，當時我給很多資料，他們都會讀；現在我給的資料已經很少了，學生都讀不好，現在真的是不一樣的世代了。以前那些孩子會告訴我：「老師，我爸爸媽媽都會很羨慕，他們以前學歷史從來不會看這麼多資料。」他們在寫作業的時候，真的是用感情寫，他自己也覺得很有收穫，他們的學習態度真得很好。

其實這是因為世代的轉變，以前的學生認為：我是學生，就要好好學習，學習任何東西不管有沒有興趣，都是有用的。所以當我們比較用擺脫傳統的方式去教他們，他們會很興奮地吸收。面對現在的孩子，我們可能用盡各種方式與活動，都不見得能讓他們很興奮。而且他們的功利價值觀，很容易讓他們區隔有用與無用，主要就是以考試為目的。我覺得可能父母也退步了，以前我們的父母沒什麼知識，孩子都拼命求知識；現在的父母都很有知識，孩子的價值觀卻已經變得功利了。

吳：這很可惜。

唐：非常可惜，所以現在我教這些學生，和其他學校比較起來，算是好很多了；但已經很辛苦了，要讓這些學生真正有興趣，真得很難，必須更費心思去設計。我已經教這麼久了，還要很用心去帶他們，可能回收到的還不能跟過去相比。我覺得，學生對知識與讀書的熱情都沒有了，他們都問：「為什麼都考不好？將來我要讀哪個科系才能賺錢？」幾乎都是這種角度。

吳：這是非常功利的價值。

唐：非常功利，學生對知識的熱情都削減了，我覺得真得有差別，但我們還是得奮力去做。

吳：那現在是不是還看得到「有理想」的青年？

唐：不多，真得不多。你要想：社會的價值觀給學生的是什麼？我們不能怪這些孩子。說不定，有一天大專院校歷史系的入學都不看歷史成績，只看英文成績了。當社會認為優秀的青年不需要學歷史，主張課程中切割掉，小孩難道會不知道嗎？這就是有樣學樣，也不能怪他們。整個社會的大環境就是這樣思考，我們歷史老師怎樣有技巧地去適應這個環境，我們必須能堅守自己的主體性，把持我們的原則，這就是我們的挑戰。

吳：面對這樣的學生，還是努力去做。

唐：我覺得是如此，孩子愈小，愈難教了；所以精心設計課程，就愈重要了。現在是知識爆炸的時代，在網路上取得知識，何等容易？老師的教學內容要怎麼與這些資訊做出區隔？這就是我們要努力的。

吳：謝謝老師，我們的訪談就到這裡結束。



林彩貞老師、唐遠華老師

歷史教學午茶談話紀實

談話參與者：新竹女中退休教師林彩貞老師，以下簡寫為「林」
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中歷史教師唐遠華老師，以下簡寫為「唐」
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生吳姿穎，以下簡寫為「吳」

談話時間：97年5月15日下午13:40-16:00

談話地點：新竹市柑仔店帝國店

林：我們教書其實是非常苦的。苦不是因為教學，而是因為體制，壓力來自於愛學生，卻必須考慮他們的升學需求。新竹女中與實中學生的程度又是不太一樣的，學生的素質比較參差不齊，這一點差別很大。在教學傳達的過程中，必須不只顧及菁英的學習，還必須把程度比較不好的學生帶起來。教學除了傳授知識給學生是必要的，還要幫助學生去面對升學壓力，對老師而言是一個很大的負擔。新竹女中整個行政體系與實中不太一樣，非常重視成績排名。其實重視升學無妨，但要去面對考試的內容時，我真得是感到焦頭爛額，不知道從哪裡抓起，所以會有一點力不從心。

唐：補習班會做這些事情，會去抓所有考試的題目與趨勢。

林：我覺得他們很行。（語帶嘆息）

唐：他們很行。他們要拿學生的補習費，就必須拼命地研究考試的趨勢，以吸引學生去補習。他們以前抓題更準，後來就比較難抓。現在有指考之後，採計歷史科成績的大概只有文組的科系，很多法商學院的科系都不採計了，所以指考題目的代表性還沒有學測強，因為學測所有學生都要考。現在甚至很多學生都不要修史地了，因為只要看國英數三科。

林：我退休之後整個教材與考試制度都改變了？

唐：全變了。上次姿穎問我現在的學生和以前的學生有什麼不同？現在學生的知識基礎比以前的學生差很多。過去屬於常識的很多歷史知識，他們可能都不知道了。

林：實中學生的狀況會比較好？

唐：比其他學校的學生好，但比過去的學生又差很多了。我曾聽林老師上過一堂課，那堂課從頭到尾都是老師自己講述，可是學生聽得非常專注。我上次就跟姿穎說：「其實歷史教到最後，講述法就是歷史老師的看家本領。」靠一堆花俏的活動都撐不久，歷史老師很重要的就是要會講述。我覺得林老師的講述有兩個特色，第一個就是深度，第二個就是生命。講述的內容不是只有表面，但如果只是要求深度，就像大學、研究所的教授一樣注重知識的深度就可以了。可是我覺得中學歷史老師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講述的時候要讓學生能夠有感受；雖然老師講課的內容可能很深，學生會感動。

我初一年的時候為什麼會想要學歷史？雖然我不太懂歷史老師所講述的內容，但他能夠帶給我很多感動。他從來沒有因為我們是初一學生，就用童言童語的方式來講課；他把自己對知識的喜悅與期待，那樣深刻地放在我們面前。我覺得他給我開了一扇窗，這一點讓我很感動。我覺得學生會期待被提升，如果老師上課的態度都很隨便，只是在開玩笑，學生當然會笑，可是當老師能夠去提升他們的時候，他們的心裡會有一點渴望。我當時去聽你的課，就看到你的學生很崇拜地看著你，你講述地非常流暢自然，很厲害。

林：（笑）我都已經教幾年了？我對教材很熟悉。

唐：可是你並不是照本宣科，你和照本宣科的熟悉程度是不一樣的。

林：我教書是反體制、反教材。我不照教材教，從教材裡面找不到我的講課內容，總結來說，教材成為我教學的一小部分。

唐：所以教學好不好跟用什麼教學方法沒有關係，但跟歷史老師本身對歷史這個學門的認知，以及老師本身的態度有關係。今天老師去教書，只是純粹教書？還是希望能帶給學生一些更深刻的東西？老師思考這些問題的重要性，超越了教學論。教學論一個學期大概最多用一、二次，我們也不可能一天到晚辦教學活動。我其實很反對全部都交給學

生自己學習，學生是學習的主體，自己去預備所有的教材，讓他們自己去認知，這樣很浪費時間，學生能夠認知並做到的，還是很有限。有學生告訴我，他們到大學上課的時候，老師把每一堂課都交給學生報告，每次都是各組輪流報告；如果採用這樣的上課方式，老師的講評就會很重要，因為老師要提升學生的程度，如果只任由學生報告，老師只做評分，這樣不是很浪費時間？

林：使用編得再好的教科書，老師如果上課只是照本宣科，就是不好；教科書能傳達的訊息非常稀少。教科書會受制於教材編定的限制，包括：字數以及教科書本身的敘述。

唐：教材只是給老師一個教學方向，規範學生應該學習的知識。

林：現在有些捨本逐末的現象，把教材當成主體。

唐：而且緊抓著教科書的主體，會產生很多問題：教科書內容太多，老師教得完嗎？老師們能把重點整理清楚嗎？重點整理不是參考書商作的工作嗎？今天教材只是提供老師們一個教學的方向，以及資料。

林：我在新竹女中教書的時候，我講述的時候脫離教材，天馬行空地談如何系統化的理解知識，學生也能接受我的方式。他們坐在位子上，傻呼呼的聽我講課；現在想一想那些可愛的傻孩子…（笑，此句語帶嘆息）

唐：他們一定也非常懷念、珍惜這樣的高中生涯。

林：剛開始是不行。幾年下來我發現，如果學生以前不曾接受這樣一套教法，第一個月不適應，第二個月不適應，第三個月就會開始適應了。他們也發現：知識是離開教材之外的，追求真理本身有一套方法、觀念，必須有一些邏輯，講求史料、證據，從證據之中歸納一些結果，結果又是什麼？無形中，這些上課過程就是在訓練他們了。

唐：我非常同意。其實要訓練學生的第一層次能力、第二層次能力、歷史思維能力等，都是無法離開老師本身的教學過程，教學過程本身就必須呈現這些。我們不可能對學生說：「現在我們來學習『歷史思維』。」（笑）

林：（笑）對，還有歷史情感。

唐：這些一定是整體不可分的。學生在教學的過程中，他們會知道歷史知識是什麼？歷史要怎麼去看？怎麼思考？因為老師的教學本身已經在呈現這些了。你覺得自己的教學似乎是天馬行空，其實是自成體系。你通常帶幾個班？

林：我通常是帶跨年級的班，包括高二、高三，大概六個班左右。高三有兩個小時的輔導課，或者歷史一部分，再加上文化史一部份，總共四個小時，加起來非常可觀，一個禮拜總共要上二十個小時的課。我曾經反應過：「你們要求我們教學像大學教授一樣，可是你們給我們的授課時數卻是大學教授的兩倍以上。」

唐：對，而且還有忙不完的雜務。

林：還有命題，負責命題的機會非常頻繁。

唐：如果擔任導師還要處理導師事務。我們覺得很可惜，應該透過一些甄選或挑選等方式，讓資深老師可以不用在第一線教那麼多課，可是要保留這些資深老師，讓他們來帶實習老師或者新老師，經驗才不會浪費掉。這些老師對於教學到達領會最多的境界時，就退休了。

林：對，最主要是體力的部分，已經沒有像年輕的時候可以負荷那麼多工作。我命題的時候可以三天不睡覺。（笑）

吳：三天不睡覺？（語氣驚訝）

林：對，我可以三天不睡覺，或者只睡一、兩個鐘頭。我出的題目洋洋灑灑，有圖表、資料…。五十歲之後不會再有體力這樣做了；當我要求自己維持這些水準的時候，就會非常痛苦。

唐：我的看法也是一樣，所以我覺得自己必須要退，如果再繼續教下去，教學品質一定會下降。因為我們的年齡到了，體力有限，能為教學所付出的也跟著減少。現在的制度之下，並沒有因為老師的年齡提高，而減少老師的工作量，該負責的時數要教，還要負擔導師工作。我是無法忍受自己的教學品質江河日下，如果繼續拼命下去，就是毀了身體，來成就教學品質。

林：倘若每一次段考都要命題，每一個月就會有一個禮拜不能睡覺。(笑)

唐：很辛苦，我們這一點還比不上大陸。

林：其實我們的體制是需要被反省的，因為這樣會糟蹋很多優秀的老師。

唐：很多優秀的老師在退休之後，也就不再接觸教學，這多可惜？

林：也沒有什麼管道讓我們去接觸。

唐：對，不給管道，這很可惜。

林：對，我們沒有管道去傳達我們的經驗。其實我很喜歡去訓練年輕的歷史老師，或教育學程的學生，他們將來就是第一線的歷史老師；可是我跟他們的接觸機會非常少，也沒有機會去給他們上課。

唐：教育學程的學生以及新任老師真正需要的是教學的實質經驗，這真的是需要去想辦法。許多人經常批評國中、高中老師的歷史教學，卻從來不想一套有效的辦法來訓練老師，這並不是大學教授來給老師上課，就能夠把國、高中老師帶好。當然是讓有經驗的歷史老師來帶他們，才會把他們帶好。

林：大學教授是以研究為主，他們教學的對象和高中老師完全不一樣。我曾有一次機會去看教育學程的研究生上課，我覺得還有待加強；後來我私底下請他喝咖啡，我告訴他：「我看你的教學，有一些層面沒有處理到…」我當時講了一個晚上，但下次再去看他上課，結果還是一樣；所以不是短時間內的談話交流，就可以讓這些新老師知道怎麼樣把課上好。

唐：如果長時間，假設一學年去帶他們的話，就帶得出來。

林：對，新竹女中的學生給我帶三個月，他們就知道追求真理與知識是需要拓展的。

唐：只帶兩個鐘頭是沒有辦法的。

林：碩士班出來的學生，可能程度很好；但實際去教學，就是還有待加強。

唐：在大學與研究所讀書，與實際教學還是有差別。

吳：您當時覺得，這些新老師在教學上最欠缺的是哪些部分？

林：在高中教歷史所需的知識是非常廣泛的，學生在大學與研究所學習到的一點知識，在實際教學時是不敷使用的。老師拿到教材之後，必須知道如何去補充知識，並把這些內容傳達出來，怎樣去獲取知識的方法與內涵？

吳：他們不見得能抓住獲取知識的方法與內涵？

林：對，他們抓不到。

吳：或許在茫茫書海之中，不知道怎麼去獲取知識與內涵。

林：後來我的心就懸在那裡，我想這些研究生將來出來當老師，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其實我們每一個老師，都曾走過一段漫長的路，這是很浪費的。

唐：如果有正確的方向，這些新老師可以事半功倍，很快地運用在教學之上。

林：我在乎的是事半功倍，可是我們沒有這個體制，讓我們這些有經驗的老師，把經驗傳承下去。

唐：這非常可惜。

吳：並沒有這樣的制度讓有經驗的老師去進行傳承。

林：非常貧乏。

唐：沒有整體的思考。

林：在我們看來，這方面的學術領域也很空乏。

唐：歷史老師走得很辛苦，也很辛苦；現在年輕的歷史老師會很茫然，面對很多衝擊。他們也許自己想做一些事情，可是他們受到外在的壓力，

或學生的反應不如預期，這對老師的打擊很大，後來又走回要求成績的行列。

林：一個老師的好壞，就在於自己本身的自覺，對於自己本身知識的要求會不會因為學生而改變？這一點我很有感覺。

吳：老師不可以改變自己本身對於知識的堅持？

林：應該不斷地追求下去，而不是換一個場所、位置，就覺得自己要應付現實，而跟現實妥協，這是不可以的。

吳：不能因為學生程度不好，而去放棄對知識的堅持？

林：對。一個老師必須是不斷追求真理的知識份子。

吳：真理就是對知識的堅持？

林：對。不能自我限制，覺得自己只是一個高中老師。有時候，師大找一群教授來輔導我們，他們所介紹的書，我都看過了，他們還可以輔導我什麼呢？有時候這些教授還蠻自負的，以為他們讀過了這些書，就可以來領導我們。一個高中歷史老師如何鍥而不捨地鑽研東西文化與歷史？這應該是源自於他本身對於知識的熱愛，如果這樣的熱情減弱了，教學怎麼能持續下去？這不是學生的問題，而是老師的自我要求。

吳：有時候問題是出在老師對自我的要求降低了？

林：對。在追求新知的過程當中，常常會發現新的研究素材出現，就要投入心力去理解，常常需要到圖書館尋找新的研究成果，來補充教材；必須與時俱進，不斷更新教材。

吳：您面對新竹女中不同程度的學生，他們對這些新知的反應如何？

林：那些傻孩子都很喜歡。（笑，語帶欣慰）

吳：他們沒有因為程度的差別，而有不同的表現？

林：他們應該是聽不懂，可是他們都很喜歡老師給他們一些新的知識，包

括各種不同領域，還有科學方面的。有一次，我和一位老師討論，他問我：「你說原子彈是用幾號鈾所提煉的？」我馬上回答他，他就問我：「你為什麼要知道這個？」我說因為教到後面有科學史，我就必須了解哪一種鈾可以提煉成原子彈。(笑)這洋溢著追求生命之中自我的要求，也包含對那些小小生命的熱愛，我一直很擔心對他們有所虧欠。已經有了新的知識，還不教給他們？

在甄選教師的時候，有些老師教明清史還在引用傅樂成編的《中國通史》，我不是說傅樂成不好，但可以看看大陸學者用了哪些新方法來研究明清史？例如：傅衣凌用馮夢龍的三言、二拍來研究明清的資本主義發展，即使是這些文學，都可以傳達給我們的學生。一個碩士班的學生畢業之後，馬上就可以成為老師嗎？大概不行。(笑)

唐：要慢慢學。

林：老師要不斷堅持自我的要求，維持自我對知識深度的堅持，這是不可以學生的程度來度量的，要以目前對那個時代的學術水準來衡量自我，而不是學生的程度。

吳：作為一個高中老師，仍然要抓住學術研究最新的成果？

林：對。新的研究都要跟得上。

吳：您過去都是自己一個人去吸收這些新知？都要自己上圖書館去吸取這些知識？

林：我一個人。(笑)還要去書店，現在還可以上網。

唐：你現在還在讀？

林：不太有時間，但不放棄。

唐：你讀什麼？推薦一下。我從教學以來，在所接觸的歷史老師之中，對於知識的渴求程度最強的就是林老師。每次跟在他旁邊，自己也能稍微沾染一點點，一般人都很容易懶下來。

林：後來讀了這麼多新書，常常會發現，還是要回去讀原典，是最紮實的。

西方很多偉大的哲學家，留下很多他們自己的著作。

唐：應該是回到經典，很多書籍都是它的下游，是作者讀了經典之後所體會出來的成果。

林：讀經典其實要花很多時間，用自己的深度重新去讀這些經典，能體會到很多以前沒有體會到的涵義，在知識內涵的洗禮之下，淬鍊出對生命的熱愛。中國傳統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主流思想，蘇格拉底以來的理性思考、中國的倫理道德思想都變成我很重要的基礎，不能用理性思考、正義、善來做歸納的話，很容易就被我在教學之中排除掉。教書到最後，是要學生熱愛自己，出到社會之後需要有扶傾濟弱的胸膛，追求正義的力量。到最後，讓學生感覺原來他們的生命可以開發出非常廣泛、多元的面向，帶領他們去開發欣賞歷史的能力，多少世代為了追求正義而犧牲？文天祥就是為追求真理而犧牲；黑暗時代、文藝復興之後，受到宗教力量箝制而犧牲，這些都是很典型的例子。從歷史之中掌握到這些，用這些故事來傳遞、展現生命，所以那些傻孩子大概都可以聽得進去。

吳：是對生命的熱愛？

林：對。還有視野的拓伸，讓每一個孩子去拓伸他自己的生命觀：透過我的教學，在傳達知識的過程之中，理解到他們自己生命的無限可能，思考自己生命可能達到的深度與廣度。到最後學生才知道：原來老師是為了愛我們而教我們，他叫我們好好愛我們自己、了解我們自己，我有多少可以思維的潛能？老師可以介紹亞里斯多德、柏拉圖，可以介紹很多人，老師的循循善誘最後是告訴學生：你有潛能。在中國文化發展的過程當中，看到王陽明、黃宗羲、章學誠選擇道德意識時，學生能不能發現擁有選擇的自由，是多麼值得珍惜與可貴，並為此感到欣喜若狂？我覺得他們可以。（笑）

唐：以前國立編譯館編的教材很簡略，但老師發揮的空間很大。現在就不容易了，時數緊縮，課程的安排也緊縮，一個學期必須講完五千年的中國史，老師能講些什麼？這一點我覺得是最可惜的，就知識本身的豐富程度而言，中國史本身就可以延展到一學年。

林：只有半學期？怎麼上啊！

唐：很多寫教科書的教授，都寫文章討論如何在一學期之中上完中國史，包括很多方法：要講得少；我想，如果要求講得少，為什麼又寫了一本厚厚的教科書？除了講得少，不要一直講知識；這麼說來，似乎一個學期把中國史教完的時數安排是沒有問題的。冠華提到一個學期的中國史本來只講到明朝，明朝之後移到世界史之中，但因為政治的因素，只好把中國史全部擠到一學期之中。可是我覺得現在新編的西洋史，又是從上古時代開始講起，從上古文明一直講到現代，東南亞要講，美洲也要講，什麼都要講，如果再把中國史放進去，世界史又成為大雜燴。

林：是這樣編的嗎？

唐：是這樣。

林：My God!

唐：現在的綱要更不好。

林：以前我比較容易發揮。

唐：對。以前教材本身薄薄的，老師的素養很重要，但可以讓學生可以有時間浸潤在老師所談到的歷史人物的生命、思想之中，現在完全沒有時間讓學生去體會。大家本來期待九八課綱可以修改，但可能也沒有改變。這樣下來，我覺得歷史的教學最後是空洞的，被架空了。台灣史雖然佔了一學期，也不代表學生對台灣史的認知更豐富，得到更多。

林：這樣看老師怎麼上。

唐：中國史只有短短一學期，很多精采的內涵都沒了，人物都不見了。現在高一的中國史課程，是沒有辦法去細談朱熹、王陽明、陸九淵的思想，學生可能只知道這些名字，因為宋朝談完之後，馬上就要進入近代史與現代史，所有的人物彷彿都退到舞台之後。以前還可以談王安石、司馬光兩派之間各自的想法，現在全部都是名詞，我一直覺得，其實退休也好，在這樣的教材當中奮鬥，不敢期待學生對歷史的感受能多深刻，我覺得不太可能。歷史還因為涉及考試，如果不考試更好，我自己安排，教中國史每一個時代只介紹幾個人物的思想就好。



從前我就是跟著林老師，跟一點算一點，他有介紹書給我讀，我就好好的看一看，趕快想一下。因為我沒有辦法像林老師那樣早就駕輕就熟，已經與這些知識渾然成為一體了；我則是要自己先把這些知識吸收之後，再去傳達給學生，這一段轉化的過程，也是比較需要時間。我是比較不喜歡用 powerpoint，因為內容太固定，老師就只是放映出來，我發現學生十之八九會睡著，但現在幾乎各科都會使用 powerpoint，我覺得我們歷史科千萬不要使用這樣的方式。

林：我新方法都沒有學會，我的上課方法是很傳統的，很可能這種方法就是王陽明的上課方式。（笑）

唐：這種傳統的方式，老師站在講台上本身就是一個生命。我也跟姿穎講，學生為什麼會需要老師站在講台上？如果廠商給我們那麼多 powerpoint，如果老師不在的話，是不是也可以叫歷史小老師放給同學們看，讓他們把內容抄一抄就好了？今天為什麼需要一個歷史老師站在講台上？老師最大的價值就是不可被替代。我覺得一個歷史老師要有一個想法：站在講台上，我的教學就是不可被替代的，而不是每個老師上來都使用一樣的東西，學生也不會覺得老師教的都一樣。如果上課內容都一樣，老師的存在就沒有價值了，有一天是不是也可以被取代？只要擺一台電腦主機，說不定螢幕上還出現一個漂亮的小姐來跟學生講課，這樣也可以上課。

但為什麼現在還會聘請一個老師站在講台上課？老師隨著自己人生閱歷的增長，以及個人的努力，就是會讓學生能感覺受到老師影響；生命才會影響生命，機器能夠給生命的影響是比較少的，學生坐在位子上聽老師講課，就能產生一種內心的悸動。不論老師的程度到哪裡，我們都保持這樣的想法，教學就比較不會退步。我覺得林老師不只是拉高他學生的視界，也拉高了我的視界，我也很難達到他的程度；但我覺得如果他不拉高我的視界，我就永遠停留在底層。

林：（笑）你聽他講得…

吳：我們聽到了，以後會知道要督促自己，不然真得不知道應該有這樣的信念。現在強調多媒體的教學法，很容易就迷失在這些工具之中。

唐：這是需要的，老師要知道自己是不可被替代的。不論教科書編得怎麼樣，歷史老師就是主角，就是主體。

林：這樣講會被攻擊，不管怎麼說，學生還是主體。(笑)

唐：學生是主體的觀念，是在於老師要給他們什麼知識，如果老師沒有傳達給他們，老師自己會感到良心不安，這叫做「以學生為主體」。並不是完全讓學生在課堂上自己發揮，叫做「以學生為主體」。學生到了高中，會對老師產生知識的要求，如果老師沒有提供，學生會感到不悅。

林：學生上課的時候，會受整體同學在課堂上的情緒所影響，可能未必完全懂老師的教學內容，可是他能感受老師所要傳達的訊息。

唐：所以班上要有足夠的回應來帶動課堂氣氛。

林：就是要有情緒的共鳴。

唐：對，若沒有共鳴，可能沒辦法產生良好的課堂氣氛。我給一個班上課，就希望學生是從高一就交到我手中，讓我帶他們走我的路，這也很專橫，我就是要帶他們，走我這一條路。如果要我臨時到另外一個學校上課，我不見得有把握可以勝任。

林：即使是我，可能也有侷限，因為我長期以來帶的是新竹女中的學生。

唐：我們的問題在這裡，還是有侷限。可是我覺得應該有林老師談到的堅持：老師的自我要求不能低，跟隨學生而調整的，是課程內容要深入淺出，而不是調整老師的自我的要求，老師的自我要求不能低。有的學生把教科書的內容背得比老師更熟，如果老師死守著教科書，老師所知道的沒有比學生多，這會是一個缺憾。老師上課的時候，應該掌握自己所要傳達的主題，這是屬於自己的，是教科書沒有辦法傳達的。林老師上課的時候，所有的學生就是循著林老師的思路，跟著他的話語走進歷史的領域，而不是去看教科書的內容；學生上完課，再去翻教科書的時候，他們會發現自己都看得懂，老師講得比教科書所寫的還清楚。

吳：以前的課本是寫得蠻淺顯的。

唐：其實我希望課本寫得簡單一點，我們才好發揮。

林：我們很好發揮。

唐：現在課本內容寫這麼多，學生看了就頭昏，也不知道怎麼去掌握重點。現在大家怎麼選擇教科書？我聽書商說，就知道大家找教科書就是要清清楚楚，學生一看就知道重點在哪裡，那樣的教科書銷路就會很好。我覺得這也是因為現實的狀況，造成這樣的結果。但由於我所帶的學生本身程度好，他們的配合程度應該會高過別的學校，還是會跟著我的腳步走，我要求他們，他們盡量會去符合我的要求，我告訴他們我的原則，以及怎麼進行。學生會問我：「老師，那我們的考試怎麼辦？」我說：「考試不是你們自己要準備嗎？」（笑）

林：（笑）學生很現實的。

唐：對，他們很現實，我說：「考試不是你們自己的事嗎？老師就是負責上課，盡量把課上好，你們好好聽課，你自然就會考試了。難道我還要負責輔考？」

林：其實學生的意思是：「老師，你要把重點劃給我們，讓我們好好背。」（笑）

唐：我說：「我上課就是重點。」

吳：林老師以前有給學生劃重點嗎？

林：沒有，我怎麼可能劃重點呢？（笑）

唐：需要劃重點的學生的確很多，但我都告訴他們：「老師上課的內容就是重點，你們上課循著我的思路走，這些就是重點。」學生當然不怎麼贊成，但我覺得就是要堅持。

吳：學生三年下來還不贊成嗎？

唐：不會。我認為老師一定要讓學生了解：考試是他們自己要去努力，老師不應該是以幫助學生參加考試為目標，教他們怎麼考試，怎麼準備？如果以此為目標，補習班做得比老師還好，把要讀的內容與歷屆大專聯考的重點整理出來。我們的學生到高三之後，就會拼命得準備考試。

吳：唐老師，你們的學生會去補習嗎？



唐：沒有，他們不會補歷史。

林：對呀，怎麼要補歷史呢？

唐：說不定學生以後真的要補歷史，因為學生很多基本的知識都沒聽過，尤其是中國史的部分，很多典故他們都不知道了。

吳：我聽我國中同學談起，他在台北縣的私立高中任教，有一次上課提到「荊軻刺秦王」，學生問他：「老師，秦王會不會很痛？」他們以為荊軻是一種植物。

唐：（笑）他們以為是「荊棘」吧？

林：（笑）是高中生？

吳：對，他也提醒我要注意這個問題，因為我以後要教歷史。

唐：學生在國中學習的中國史很簡略，到高中也很簡略，所以他們所擁有的知識就很簡略，他們自己也不會去補充這些知識，他們覺得需要補習的是數學。我會跟學生開玩笑：「你們都覺得數學這麼重要，但你會算數學，就代表邏輯清楚嗎？」他們數學能力好，碰到別的科目的時候，就會歸零，他們會告訴我：「老師，歷史好難讀喔！這麼多年代，要怎麼背？」我說：「誰告訴你的？你從哪裡體會出來的？你上了老師這麼久的課，我有叫你去背那麼多年代嗎？你要背一個年代，連那個年代的意義都分不清楚，又何需背它？」他們說：「數學不一樣，數學就可以用想的。」我說：「數學可以用想的，歷史就沒辦法用想的？那你們學數學是白學！你們數學好，我看也是假象。遇到歷史這個部分，你就不懂得掌握整體的歷史發展脈絡，只想趕快背下來，考試就得高分，這就是你對歷史的期待？」

學生在國中的時候，對歷史的印象就是：歷史不需要聽課，背了就有分數。我不認為這是國中歷史老師的錯，但學生學習歷史的時候，彷彿腦筋裡放了一塊鐵板。到了高中，老師要去改變學生這種印象，真的需要花一點功夫。

林：即使有那麼多令人頭痛的教育問題，但作為一個老師，應該去面對這種挑戰，去克服它。

唐：面對，而且不能放棄。

林：即使新編的教科書是這樣，還是沒有動搖老師教書的初衷。一個對於教育理念很堅定的老師，不會因為教材的變化、學生素質的高低而改變，而會去思考：學生的程度不好，要怎麼讓他們可以接受上課內容？試圖讓知識深入淺出，找出可以傳達的方法。如果是我的話，我會去尋找。是不是可以成功？好像可以。（笑）這是對自己的自信。因為熱愛學生，他們還是可以發展的生命體，花點時間、耐心；一開始可能遭遇到很多學生的不滿與抵制，他們可能會在週記之中抱怨，我也曾遭遇過，導師來跟我講，可是時間久了，我的愛心會把他們的心溶化。

我們不能把教育的不成功歸咎在學生身上，還是把責任擔在自己的身上。不管教材怎麼編訂，學生素質有多差，學生就是一個個的生命，老師要思考：如何去造就這些生命？這是一個老師最基本的誓願，好老師要有一種宗教的熱誠。一開始，我也曾遇到老師們來跟我抱怨，說學生不能接受，我也是哭得很難過：「為什麼學生不能接受？」可是後來老師又來問我：「為什麼學生這麼愛你？」（笑）

唐：所以需要時間。

林：需要時間。以前學生沒有得到基礎，我們就重新給他們基礎。

唐：可能他們過去對於歷史課有很多錯誤的想法。

林：老師就是劃重點，劃紅線、劃藍線、劃黃線…重點、次重點…，整個課本劃得花花綠綠。

唐：都沒有重點了。

林：我們要打破他們過去的看法，慢慢提起他們追求知識、真理的信念，這也等於是他們對自己的信心：這個世界再怎麼混亂，我立在當下，透過知識了解自己的重要性，透過自己對歷史各個文化階段、文明的認知，提升自己的生命，拓伸了視野；我覺得大部分學生都可以接受。我慢慢來，因為都是帶兩年，從高二到高三，都是一起帶上來，這樣才有深遠的影響；如果只有一兩個月短短的時間，就辦不到了。那一份生命的傳達，就像我們常常說的：「好事多磨」。如果沒有承擔困難的勇氣，這份工作就走不下去了。

吳：所以要有一種承擔困難的勇氣？

林：對，才能支持下去。

唐：在這個時代，尤其當歷史老師又比別的科目的老師更需要這種堅持。

林：又比別科老師能擁有更多喜悅，讓那些孩子懂得去欣賞米開朗基羅的繪畫、雕刻，有時候我會要學生重新解釋一下，又激盪出另一種啟發，可以感受到他們的喜悅，又轉化成我們自己的喜悅；這些是出自於老師的耐心與愛心。我沒有經過宗教的洗禮，可是…

唐：你很有宗教的熱誠，在教學上。

林：（笑）不管犧牲多大，受到多少誤解。教務主任曾來跟我說：「林老師，校長剛剛開會的時候告訴我：『我們學校是不是有一個共產黨？』」（笑）再過幾天，又有家長反應，他們來問我：「林老師，家長說你支持台獨？」

唐：他們對於知識完全沒有認知。

吳：是因為你對共產黨的歷史講得太深入？

林：不是，我講馬克思有青年時期的馬克思，到後來轉為鬥爭階段的馬克思，但每一種學說理論裡都有一些價值理論，都要去介紹。

吳：就是把這些精神介紹給學生？

林：對。也許我們知道教科書寫道家、玄學是荒誕不經，可是我們知道道家有非常可愛的思想，每一個生命體都蘊含一些道家的成分，受到道家啟發的生命體是什麼？老師要把這些傳達出去，而不是受教科書影響，批評玄學是不務實、不顧現實社會，我總覺得即使每一種學說都有缺點，但都有一些有價值的內涵，這些就是我要傳達的，讓學生去體會每一個文明的價值，讚嘆它，欣賞它，體會它，吸收它，最後了解自己，這些都是我們的工作與責任。所謂「台獨」是什麼意思？目前台灣是主權獨立，不能因為我說：「台灣是主權獨立」，就說我講台獨。這樣污蔑我，無所謂。當學校給我很多壓力的時候，堅持就很重要，我還有學生作為背後的靠山，學校也不敢拿我怎麼樣。

唐：學校會先去問學生的反應。學生對於老師的教學多少會有一時的誤解，學校都很聰明，會去觀察他們的反應，因為那是最具體、直接的，學生是知好歹的。

林：學生知道我不是在宣揚某種意識，他們知道我是在傳達真理。所以教這麼多年的書，我總覺得老師們自己要堅持，要有足夠的知識與把握的中心點，還是能不斷把真理與生命的信念傳達出去。愛的力量其實是恆久的，有時候我會借用耶穌基督愛的觀點，我常常講到最後很多學生信了基督教。（笑）其實佛教也是，我講到華嚴宗一元、多元、融為一體的觀念，還有天台宗對知識的追求是最廣的，還有禪宗…我都唸一些經典給他們聽；我講道家，也是唸郭象的經典，傳達知識的訊息。學生覺得：「我在讀經典，我現在又高人一等了嗎？」（笑）

唐：他們可能終其一生都不會自己去讀原典。

林：追求真理的過程相當辛苦，我上課都是在讀原典，講凱撒如果不知道他講過什麼話，怎麼談凱撒？談西賽羅，不知道西賽羅寫過什麼文章，怎麼知道他散文寫得那麼好？我一直在講這些經典，傳達的就是這些，因為我欣賞，因為我愛，學生覺得：「原來我可以吸取那麼多知識！」這是很值得驕傲的一件事。如果學生對學習一個科目產生驕傲，還有誰可以質疑老師的教學？校長不行，主任也不行。

吳：您都給學生直接讀原典？

林：對，我唸的都是這些原典，尤其是西洋文化有更多原典可以讀。我命題都是用原典來命題，讓學生去便是一個思想觀念的價值是什麼。

唐：這樣別的老師就會有壓力，一定是嚇死了。

林：他們搞不清楚為什麼一個高中老師要這樣做。

唐：其實跟隨就好了，有的時候沒有辦法到達你的程度，就跟隨就好了。如果是我，我會跟隨。

林：這些都很有趣，我出了一個配合題，全部都是經典，包括諸子百家的學說…

唐：如果對這些學說不了解，怎麼作答？至少應該要有比較清楚的認知。

林：學校老師會說：「糟了！林老師又出了什麼怪點子？又有一堆經典要冒出來？」（笑）

唐：給他們一些壓力。

林：他們透過一些其他科目的老師來告訴我：「林老師，你這樣不行，這些老師已經負荷不了了。」

唐：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趕快跟著林老師學，怎麼會有壞處呢？這是把水準拉高，現在林老師看什麼書，我也跟著看什麼書，讀不懂就問，接著討論；這樣老師自己的腦筋清楚，講給學生聽，他們自然也清楚。這會產生一種對知識的渴慕。

林：有時候經典很難傳達，像四書、五經，有一些很傑出的史學家，例如皮錫瑞談中國的經學歷史，探討今、古文經之爭非常精采。

吳：看他怎麼談？

林：對，要從頭開始了解，中國經學從漢朝開始產生今、古文經之爭，一直延續到清朝康有為時代。過去我們教科書不斷出現這些內容，有一次我到花蓮演講，那些老師問我怎麼把今、古文經之爭講清楚？他們覺得很難入手，我講了二十分鐘左右，把這些論爭簡單論述了一下，我看下面那些老師很感動，後來都來找我聊：「原來我們可以這樣切入？」我說：「找皮錫瑞的著作來看。」

我很不忍心讓學生只去記憶名詞，如果要讓他們記憶，就必須讓他們了解這個名詞的價值：為什麼要記下來？就像剛才唐老師說的：「我有叫你記那麼多的年代嗎？」如果年代沒有意義、價值，為什麼要求學生記那麼多年代？歷史講究的是意義。歷史這個學科的知識，與其他學科的知識有什麼不同？歷史包含了人性的複雜、人的動機、人的情意，我們講理性思考、笛卡兒、方法論…，可是涉及到情意的問題、意志的問題、良知的問題、正義的問題時，就不是方法論可以概括的。

吳：這是您剛剛提到的生命、情感的部分？

林：對。上歷史的時候，把生命底蘊融入方法，是歷史最具有價值的內涵。

唐：這是現在的課綱最缺乏的，失去了歷史的主體。

林：以為把歷史當成物理、化學一樣研究就成功了。

唐：以為歷史不需要講很多知識，只要講一些抽象的概念就好。如果不是建立在一些具體的人物上，學生也是在背一些歷史概念而已，是把思想背下來。

林：如果不知道意義，就像背「三公」、「三省」這些名詞一樣。三公跟三省有什麼不同？唐朝為什麼是中國政治制度最好的階段，是一個很典型的代表？好在哪裡？為什麼最好？後面的朝代為什麼不能相比？是效率的問題嗎？是制度結構的問題嗎？是人才運用的問題嗎？是什麼原因造就這樣傑出的政治制度？鄭士元怎麼說？錢穆又怎麼說？近代很多兩漢政治史的研究者怎麼說？這些老師都要講清楚，課本上都沒有講清楚，只講三省怎麼運作，沒有傳達這些內涵，老師可以詮釋很多內涵，把意義呈現出來，作為理解的基礎，之後再找到一些新的論證與知識時，又可以補充；每年都必須不斷補充教材，加入所攝取的新知識。

吳：不只是讀經典，也包括要讀今人的研究？

林：對，很多傑出的史學家提供很多訊息，把這些都融入教學，學生不再死背三公，而是去了解三公的意義，在欣賞歷史、批判歷史，我們可以去理解：目前台灣需要哪些好的制度？或許未來中國統一，屆時要用什麼樣的制度，才能允許發展下去？讀過西洋文化史之後，更可以從中擷取、模仿、運用，就更廣泛了。學歷史有用嗎？讓學生有一種責任意識：作為知識份子，將來立足社會時，去評估社會狀況時，有沒有足夠的文化資源讓他去評斷目前的社會制度？要怎麼走？子孫的未來要怎麼走？學生有沒有使命感？還是與老師的使命感交融在一起？

吳：歷史老師的使命感就是在這個部分？

林：對，這不是歷史知識的運用嗎？這不是歷史很特殊的地方嗎？這些是跟物理、化學很不一樣的。學歷史如果只要求邏輯，是很荒謬的。

吳：您覺得所謂的「歷史思維」和您剛剛談的範疇有什麼不同？

林：歷史思維可以和這些獨立嗎？不行吧。

唐：我覺得任何的思維概念都是從人的身上集結出來的。

林：我愛學生，但我要給學生足夠的知識觀念作為基礎。

吳：我感覺這好像不只是歷史思維了。

唐：我覺得歷史思維最密切關係的就是「人」。今天林老師對一個思想的時代背景有全盤透徹的了解，會知道那個時代為什麼會產生那樣的思潮，思潮又影響那個時代的人，那個時代的人又怎麼去開創下一個時代？一個老師對這些發展有非常清楚的理解之後，把這些傳遞給學生，學生理解了，這整體的展現就叫「歷史思維」。

吳：歷史思維不只是獨立思考的能力？

林：對。

唐：我們現在是抽離了，在作各種歷史教學的討論時，是把歷史思維抽離出來討論：怎樣去促進學生的歷史思維？大家各自從不同的方式來促進學生的歷史思維。其實總結來說，老師所帶出來的就是歷史思維，如果老師帶不出來，歷史思維也就沒有了。

林：歷史思維還是以歷史的真實為基礎。

吳：我過去一直以為歷史思維就是帶領學生獨立思考，現在終於懂了。

唐：歷史思維就是歷史教學的整體。所以回到原點來看，為什麼我們會說這些老師是很寶貴的？就是因為他本身就是歷史思維的代表、象徵。為什麼我們還要跟林老師聊？我覺得林老師就是這個部分的代表，根本不需要再獨立去研究什麼是歷史思維，因為全部都融入他的教學裡了。

林：柯靈烏說：「歷史不就是思想？」思想不就是歷史？所有歷史都是思想史，不透過思想，如何去看歷史的發展？如何抓到歷史的脈絡、歷史

的價值、歷史的意義？

唐：所以林老師這個部分是絕對不能 miss 掉的，如果 miss 掉，就太可惜了。教學的深度是可以加深的，但自己必須要先有加深深度的想法，而不是自我侷限。林老師所講的這些東西，如果其他歷史老師看到了，才會想到：原來我不曾那樣想過。

林：我今天講的東西，都是非常平常的。

唐：這些基礎的東西其實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而抽離這些基礎去談別的；所以才更應該回到這些基礎本質去看。

林：對，應該回到歷史的本質去看。

唐：我們現在常常忽略了，自己不知道歷史的主體在哪裡，也不知道歷史的本質是什麼？在教學的時候，又被社會的大環境左右，最後就把這些都放掉了，很多歷史老師都把這些放掉了。

林：歷史老師放掉，可能是因為學校用成績要求老師。但我們為什麼要在乎這些呢？一個老師在乎這些，是不是自我要求的結果？當然是自我要求的結果。如果讓所有歷史老師都能有自我的要求，這不是很大的挑戰嗎？

唐：所以從過去到現在，台灣歷史教育的路愈走愈窄，真的也是很可惜。有些學歷史的人，卻不認為自己所學對他有多重要，他個人並沒有從歷史當中，得到生命的滋潤或改變。

林：這是沒有感受到整體歷史人文的豐富面向。有很多教授專題研究得很好，他可能只是研究明清史，就要來全面指導我們高中老師的歷史教學。

唐：這就很有侷限。

林：歷史教學似乎還沒有形成一個研究領域。英國的歷史教育是屬於實證主義，不講動機，不講情意，很少談這些。當然有人去批判英國這種實證主義，他們還不能談什麼是真理？他們認為歷史是沒有真理的，歷史是後人所建構的，所以歷史解釋的提出，都是暫時的假設。倘若

問他們：「事實上，什麼事情發生了？」他們會說：「你說什麼『事實』？我聽不懂。沒有事實，只有假設、暫定，我們教給學生的概念是：『你現在所學到的，都是一些暫定的知識。』」這要花很多時間，花三個月研究邱吉爾，還沒有辦法「暫定」下來。（笑）這樣下來，英國很多學生對學習歷史感到興趣缺缺，因為看得很窄，為了追求暫定的真理，如何界定事實？如何運用史料？幾乎都在方法論裡面打轉。我們這種講法，在英國的歷史教育裡是站不住腳的。

唐：對，他們是不感受的。

吳：您是指他們不贊成情感這個部分？

林：其實英國也有史學家認為應該加入情感。

吳：就是「神入」嗎？

林：對，可是這不是主流。

吳：過去我覺得自己未來就是要學生用歷史的方式來做思考，比較沒有去想情感的部分。今天聽到老師們的談話覺得很感動，這是我過去比較沒有去想的。

林：我不對學生說「我愛你」，可是我用知識的傳遞，讓學生知道我是在愛他們。這力量有多大？法蘭西斯·培根不是說：「知識就是力量」嗎？我們是付出了知識的情感，去關注生命。

吳：知識會產生力量，是因為知識觸發了情感，所產生的力量？

林：對。修橋造路所需的知識，也是一種力量；進入太空所需的知識，也是一種力量。但橋樑對於人民的造福，是屬於物質、技術層面，但無法深入人民內在價值的探討、情意的追求；這些知識所發揮的力量，不同於歷史知識所產生的力量。

吳：相較之下，歷史教育所帶來的力量，是不是就是一種心靈的力量？

林：很大的部分是心靈的力量，教歷史不能沒有信念。

唐：那當然，教歷史不能沒有信念。事實上，不只是教歷史，任何一位老師，都要有信念，才能作為老師。

林：《易經》非常強調善的信念，認為人本身就是「厚德載物，自強不息」。不光是《易經》，其他經典裡，包括《春秋》、《詩經》都有這樣的核心指向，當歷史的研究不能把握這些核心指向時，這些價值就被忽略了。錢穆、柳詒徵等偉大的史學家們也都認為，歷史研究到後來，都應該把經學的意念與思想，當作價值的中心。我覺得，不只是對東方文明的理解要把握這些核心價值，接觸任何文明的發展，都要把握該文明發展不可或缺的基礎。我讀西方的思想史，若不提蘇格拉底、柏拉圖、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思想，只提近代的實證主義思想，包括洛克、John Mill 以後，這些實證主義者都不能否定一個事實：人文主義者不可缺乏信念的存在。

現在或許我們有不同的方法來實踐人對「善」的概念，有不同的詮釋內容，來擴充「人」的觀點，時代不一樣了。可是，無論在中國文化，或西方文化，作為人基本的信念、價值，都不可能隨著時間而消逝。我傳達的是每一個歷史階段的人，對生命的熱愛、善的追求、真理的追求、美的追求，每一個時代表現的形式不同：唐朝有唐朝的展現層次、宋朝有宋朝的展現層次、明朝有明朝的展現層次…，今天又有今天的展現形式。我上課之所以比較豐富，是因為把這些不同時代的內涵，以不同的層次展現出來。

唐：現在的史學研究走向多元的新文化史、後現代主義史學，到後面會產生不知道歷史要讀什麼的問題。歷史到最後進入哲學、倫理學，從人性論的層次來探討，用小說、電影所呈現的已經不只是歷史了，可能是在呈現女性主義，或其他的想法，這就是研究者對歷史的看法。假若今天上歷史課，是為了培養公民意識；上公民課又是在培養什麼？歷史課又能給學生什麼？

林：歷史造就的不是公民意識，而是每一個健全的人。

唐：對，真的是要回到這裡，就是回歸到人。每一個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有思考、感受。

林：先有人，才有公民；公民是政治意涵的、社會意涵的。

唐：對，公民意識太窄了。

林：先要知道如何成為一個熱愛自己的人？才能成為發揮自己潛力的人、了解自己缺點的人、知道自己能力限制的人、如何讓自己的喜悅奔放成創造力的人…。歷史教學若能囊擴這些內涵，很自然地就會成為一個公民，因為具備選擇「善」的能力，就會選擇挑起作為公民的責任。

唐：所以歷史不必專門為了培養「公民」，上次也談到不必培養愛國意識。

林：對，過於政治化了，那些不是重點。

一個歷史老師，應該對所有論點都感興趣，我對於思潮的分析都要有結構，從古到今的分析都是如此。一個思潮在某個時間點之前，沒有被討論過，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大家都去討論他？產生焦慮的哲學體系叫「存在主義」，古代的哲學家都是在談人的理性、人的思維、邏輯歸納。最早在希臘化時代的伊比鳩魯，認為人必須非常慎重地面對人本身的侷限，後來存在主義就從這裡切入，探討人的侷限在哪裡？如果沒有上帝的存在，人的侷限在哪裡？人的痛苦在哪裡？焦慮在哪裡？人本身的荒謬在哪裡？如果文化缺少對於這一點對人弱點的認知，這就不叫文化。

人的焦慮後來跟法西斯主義也有關聯：存在主義出現之後，又產生一個焦慮的階段，就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去反省希特勒、法西斯，思考為什麼人類會這樣去殘害人類自己？過去曾對於人性歌功頌德，為什麼人性後來會變得如此醜惡、黑暗？事實上，在宗教思想之中，基督教很早就提到「原罪」的思想，佛教早就提「無明」的思想。只是存在主義並非透過宗教思想，而是透過一般的哲學思潮，來表達對人性本身的質疑。這是不是人類發展體系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應該要了解自我的侷限。但我上課又不太願意跟學生談自我的侷限。（笑）

唐：為什麼？

林：總是多鼓勵學生，他們還是孩子，在還沒發現自己的優點之前，告訴他們那麼多人的缺點，我說不出來。但老師說不出來是一回事，仍必須具備這一方面的知識面向，包括對人性的了解。偶爾我會跟學生提一下，讓他們看幻燈片，看孟克的吶喊；學生就會想：為什麼人類會

對自己這麼絕望？對文化很絕望，對宗教很絕望。看那教堂遠遠地退縮到橋的另一邊，橋還沒有盡頭…都斷掉了，人類好像沒有出路，為什麼人會對自己這麼沮喪、悲觀、絕望？孩子總要成年、長大，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他們會慢慢發現人性的侷限性，我偶爾會跟他們提一下，但大多時候是不忍心談，像杜維運說：「善說得多。」（笑）

唐：中國文化也是傾向如此。

林：孔子認為一個知識份子應該積極地褒揚「善」，但我們也不逃避「惡」，如果不像荀子一樣直接面對惡，戰爭還是會發生，不幸還是會發生，像希特勒這種法西斯極權專制的政權。歷史不過是「對人性開拓廣泛的認識」而已，這就是我對歷史的看法，我還是在熱愛生命。

唐：今天下午很寶貴，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林：你不覺得老生常談嗎？老是這些東西，不會聽膩了嗎？（笑）

唐：怎麼會呢？對我也是受教。

吳：謝謝兩位老師。



王進傑老師訪談逐字稿

受訪者：武陵高中學務主任、歷史教師王進傑老師，以下簡寫為「王」

提問者：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生吳姿穎，以下簡寫為「吳」

訪談時間：97年4月3日上午9:10-12:00

訪談地點：武陵高中家長室

吳：請談一談您的求學經驗與歷史教學歷程

王：我是雲林人，高中時在台南一中就學，因為當時大哥在成大唸書，可以就近照應。我從小功課就不錯，當時父親是希望我唸醫科，但我沒有興趣。後來我唸歷史系是一個意外，不是一開始就很想唸歷史系。我這一年來接學務主任的工作，因為行政工作太忙，我對於歷史教學的感覺就比較生疏了。行政業務非常忙，現在的學務工作，其實是雜物工作；有訓導管教學生的部分。我作學務工作，和擔任教學工作時一樣，都有一些想法。不是接了這份工作，就表現得像一個官僚。在學校裡的行政人員，是由老師兼任，所以我從來沒有忘記「教育」的目標。所以我在思考：「我要做什麼？我能做什麼？我未來可以做什麼？」這些對我都很重要，所以我會設定我的工作信念，就像我教歷史的西洋哲學一樣，我要先認識自己，以及學生的本質。我必須了解：「我可以做什麼？我的專長在哪裡？」

我也必須了解武陵的學生，他們的學業成績不同於建中的學生那樣集天下之英才於一處，所以建中學生的特質可能比較「瀟灑」，規範可以鬆一點；可是武陵作為桃園本地的第一志願，我將其定位為「樸實、穩定中的進步」所以，我對於學務工作的目標，就像教書一樣，我希望學生是在穩定之中求進步，來培養精英，而不是放任學生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學生應該還要經過一個思考轉變的過程，他們才會知道何以能成為精英；但也不能管得太多，我常對學生說：「你們應該是受尊敬的『被管理者』」，師長則應該是「有智慧的管理者」。因為學生就是未來的公民，作為全球化的公民，這些素質都很重要。

我擔任學務主任，來做這件事，就會讓人感覺文謫譎的，但很多事情就是去做；不需要在每個場合都耳提面命，我試著把這些想法實際落實。學務工作最基本的做法就是「動要能動，靜要能靜」，這和過去我做歷史教學的工作，差距會比較遠一點。但我過去在教學現場的一些理念都沒有變，還是帶到我的學務工作上；只是我現在對於教學的思考分心了，沒有辦法像小孩子說的那麼「有fu」(笑)。我看了以前寫的很多文章，去回顧以前怎麼說、怎麼想。

吳：您的歷史教學背景有影響到現在的學務工作嗎？

王：不是很直接，但歷史屬於人文教育的一環。我認為人文教育對目前的台灣很重要，很多時候大家比較急功近利，人文教育可以比較全方位的涵蓋生命教育、人權教育、民主教育。當然，每一個學科都可以培養學生具備思考的能力、獨立的能力，使其成為能對自己負責的現代公民；但如果把歷史教育擺在這個教育目標的脈絡裡，在歷史教育的現場裡，我們可以提升學生對自己生命負責的獨立思考能力。

吳：我在貴校的網頁上看到余光中到貴校演講的影音檔，這是您推動的嗎？

王：余光中的演講是國文老師推動的。但我們這學年在上下學期都有舉辦大師講座，希望能開拓武陵人的視野。這個時代需不需要典範？這是可以討論的，只是我認為有些人物，還是有他的影響力，重點不是他的口才好不好，而是他對弱勢與教育關心。我們上學期請李遠哲來講他生命中的幾個轉折，他留在本校一個下午和學生會談，效果非常棒。我們最近辦了李家同教授的演講，他關心的弱勢與閱讀對學生都很重要，我們安排了兩個小時，並且讓文藝社團的同學來做紀錄，將在校刊上登出來，讓學生去閱讀。大師的獎座重要的是和大師面對面的接觸，他們對人文、生命關注的風采，應該能給學生一些想法；我現在很怕講「典範」兩個字，因為政治人物把台灣社會搞壞了。

吳：這是學務工作？

王：是，週會演講的一部分。

吳：這是您擔任學務主任後才開始的講座，還是武陵本來就有的傳統？

王：之前有沒有這樣的大師講座，我沒有印象。今年我們上下學期都有安排，下學年我們也已經先安排了洪蘭教授的演講。我認為這樣的演講不用多，但一個學期要有一場；對學生而言，大菜要吃，小菜還是要顧，生命是一個 routine，所以我們還是做了政策性的反毒，不過我們還是找了演講者很活潑的；我希望讓生活的落實與視野的開拓都能兼顧。

吳：您在歷史系所受的啟發，是否影響您推動這些大師演講的想法？

王：大學教育一定讓我們奠定很多基礎，不過很多想法是在當老師之後，經歷過在國中、高中任教，這一、二十年來不斷的累積、思考所得來的，不是大學教育所能完全提供的。作為一個歷史老師，要不斷地對自己的工作有想法；未必每年都要與去年有截然不同的新做法，但一定要認識自己新的改變，以及認識學生與社會的改變，絕對沒有一成不變的教法。重點是，如何提升自己、幫助學生？這才是我們應該做的。我當老師很怕人別人感覺只是穩定、保守的一群，我自己也觀察到這個現象，我也提醒自己：「青春不再了，學生不再用仰慕、四十五度角的眼光看著你」，但還是有一些智慧在眼中閃耀，有一些理想要傳達給學生，讓他們展翅高飛，不管教書多久都還是要勉勵自己，學生就會圍繞著老師。

學生圍繞著老師，不是要當明星，而是他需要老師；永遠要讓學生覺得老師是可以幫助他的。做一個導師、歷史教師，真的可以去幫助學生；不要讓生命變得很枯萎，認為自己是一個教書匠、教書只是一個工作而已。我每年收到學生的卡片時，不在乎學生是否讚美我，最在乎的是他們寫：「老師很認真。」代表我們很努力的做這份工作，不是靠外表、花俏的言語去討好學生；這點學生都看得到。

吳：武陵的學生都可以感受得到？

王：來武陵是我目前教學歷程最後的階段，我曾教過國中、學校裡的牛頭班，我是愈教愈好。當時的牛頭班學生就是只願意上我的歷史課，他們已經不願意上課了，只能到資訊中心學一些技藝，但按照教育部的規定，他必須上一些學科，他也只願意上歷史科，我都親自到工廠去上課；這些經驗我都有，我是愈教愈好。我從國中、學業成績比較不好的學生一路教到現在的第一志願，我的人生不是一成不變；我換過

四所學校，比別人還多一點點在不同學校教書的經歷，教過的學生特質也不同。我覺得生命不要太簡單，太簡單生命就沒有轉折，就不知道能給學生什麼，容易老生常談。

我高中的時候可能算是個壞學生，會抽菸，也曾經拿過刀子；當兵的時候我也帶過最狠的陸戰隊，我是陸戰隊的預官，我的人生經歷還不少。我覺得人生經驗愈豐富，就愈能貼近學生。武陵的學生不壞，但幾個比較有問題、會抽菸的學生都是我自己帶，我沒有找教官，我自己輔導；他們都很開心的面對我，我給他們機會，我自己是過來人，如果沒有這些經歷，會幫他們貼標籤，認為這些會打架的學生都是壞蛋；我不會幫他們貼標籤，我認為那只是他們生命的一個過程。我們今天談的是歷史教育，但作為一個高中歷史老師教給學生的畢竟不像教授那樣專業，在我們的教育裡還有很多通識部份，所以生命愈豐富的老師，可以在教學之中給學生更多感動。教書真的不能一成不變，不能照書上的東西告訴學生；人生真的要有一些經歷與感動。

我覺得我的書唸得並不好，也不是立志要念歷史系，我常跟學生說：「你覺得我教得不錯，但我很心虛。」（笑）而且我唸書時也不是唸第一志願，可是我相信很簡單的一句話：「做什麼，要像什麼。」開始做之後，再從中去體會；很多事並不是人可以完全掌控，但遇到事情總要正面的去接受、面對、解決，並做好這些事情。這是每一個學習階段與身份都應該去做好的。

吳：您原本不是立志要念歷史系？

王：我教育現場會特別注意到的，就是我剛才談到的「了解自己」，特別是在高中的教育現場。我覺得生命應開分成至少三個階段，我認為追求富貴、功名都沒有錯，但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了解自己到底是什麼樣的人？這真的是很難的一件事。可是在華人的教育圈裡，這件事情真的做得很少。我認為不是儒家的錯，但我們的學生在文史課程之中都背負很大的責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些綱常不是壞的，但那麼小的孩子面對這些社會、政治秩序時，沒有辦法有那麼堅定的想法，因為他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我們花很多時間在談這些倫理關係，我並非認為這是錯誤，只是會思考：「是不是太早了？」應該先讓他們認識自己，才能去實踐自己。若追求富貴功名是在完成他自己的生命，我認為並沒有錯；因為那是認識了自我的生命之後，為了完成自己的

價值而努力，所得到的附加價值，何錯之有？只是我們現在把順序搞壞了，常把功名富貴擺在前面，卻忘了這是在實踐、完成自我的生命。所以沒有悲觀與樂觀二分法的認定，或者人生應該追求什麼？或者死後一切皆空，我的看法就是應以自我的生命為出發點。

回來談我自己的生命歷程，我不了解自己要做什麼，到大學的時候都不知道我自己想唸什麼。當初我只知道自己可能比較適合唸文科，可是我到高二時都還唸自然組，到高三才轉組，當時都快被留級了。我真正準備大學聯考，只有幾個月的時間；但我考得還不錯，在當時的乙組是全國前三百名以內。但當時是先填志願，不是後填志願；我填的科系很少，因為父親是公務員，他只希望我填國立或師大。我比較喜歡語言，所以第一個填的是台大外文；師大歷史是我第五個志願，並不是一開始就設定要念的科系。我當時是設定外文與教育，後來加上歷史是因為高中的歷史老師教得很好。我本來填了三、四個志願，後來是導師問我可不可以加到十個？所以就加上師大歷史。我也有填政大新聞，可是放在比較後面的志願；因為我的分數太高，所以就上了師大歷史。

當時我對歷史系沒有感覺，對師大也沒有感覺，對於要當老師也沒有感覺。所以我其實在師大唸了一個學期，我就後悔了；但也還是不了解自己。那時候的我和現在的我，是不能相提並論的。那時候的我常自己認為，也被形容就像是「憂鬱少年」；很憂鬱，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要做什麼。所以大一下學期放寒假回家時，我媽媽就問我：「你不快樂嗎？要不要重考？」但是，我沒有勇氣。（苦笑）可能也擔心家裡的負擔，也沒有足夠的勇氣去認識自己。

※ 談起這段過去，令王主任回憶起已過世的父母，特別是母親，氣氛顯得有些感傷；靜待片刻後繼續談話。

父母在我生命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到我高二時非常荒唐的過去，當時父母都不知道。我是一個很內斂的人，高中三年沒有被記過一支警告，但事實上我抽了兩年的菸；我也曾經為了朋友，帶西瓜刀上學，只是因為沒有遇到仇家，否則不知道現在的我會在這裡？當時父親很希望我在高三轉回鄉下的高中，後來才知道是母親支持我繼續留在台南一中。我回想起大學，我的不快樂也似乎只有母親看得見。

我教書二十年，每逢畢業典禮，我的學生都會哭。但是我從來沒有在課堂上哭過，只有一次是在八年前我當訓育組長時，我母親即將過世。行政的工作非常繁忙，我只能利用禮拜六日回雲林虎尾家鄉探訪；當面對自己摯愛的生命即將要消逝，我再也無法壓抑。當時在一堂課上，我講到竹林七賢之中的阮籍聽到母親過世的消息，最後騎著馬吐血的故事；這讓我想起自己的感受。我常說生命教育也就是歷史教育，學生讀竹林七賢時就是覺得他們放蕩不羈，但唯有歷經至親之痛，又這麼內斂的人，才會了解到世俗的禮教對於知識分子的束縛很大。其實人應該適當的表達情緒，所以我在當老師的過程中，我會取悅、滿足學生，也不會害怕說出心裡的感受。在華人地區，對自己的感受大概不太敢這樣直接地表達，所以當你這樣做，學生也會勇敢地說：「老師我愛你」。我覺得，上課的時候可以很三八，沒有關係，學生會說：「你很愛『演』喔」。(笑) 他們知道我是為了課程，試著去揣摩歷史人物的想法；我覺得只要是對我們的教學有幫助，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讓學生去體會。其實學生從來不會覺得很三八。(笑)

吳：但是您自己會這樣感覺？

王：對，因為一般的老師不會這麼做。但對我而言，是很自然的。我剛剛提到，其實我從來沒在學生面前哭過，唯有那一次，再也不會了。學生知道我很感性，每年上課的最後一節課，我都會跟他們講一些話；學生哭了，我都不會哭，因為我覺得老師必須做到這部份的堅強。再回到剛才的話題，對於師大與歷史系的課程，讀了半年感覺是不能接受，但又還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吳：當時不能接受的原因是什麼？

王：我覺得老師的上課沒有幫助很大。我甚至覺得師大的老師上課比高中老師還差，不能帶領學生學習到什麼。整個學校與系上的氣氛，我覺得很悶。

吳：師大過去比較保守一點？

王：對，當時因為我是乙組，不能唸法律系；如果是丁組就可以。當時我也有想過要唸台大法律系，其實我的分數好像可以唸。當時是民國七十一年，還沒解嚴，我唸台大法律系的同學告訴我，台大法律系的同學言論強強滾，對於我們從台南上來、國語都講不好的學生而言，感

覺是驚心動魄。當時大一的我，其實是很想參與那個盛會，卻錯過了。現在的我發現，其實唸什麼系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有熱情。早期少了一群人、一群朋友、一群老師，讓年輕人找到理想；回想起來，這些就是我現在想給學生的。學生想做什麼，我鼓勵他去做，給他熱情、理想、翅膀，而且要告訴他們什麼是年輕人可以做的。

我大二時有參加英語系的轉系考，因為我修了英語系的課，老師推薦我去參加的。但可能因為我大一不夠用功，結果我沒有錄取；反而是陪我去考試的同學錄取了。對我而言還蠻挫折的，因為我以前的英文還不錯。到了大二下學期，我才乖乖地唸歷史，開始去關注歷史這個學科。也因為大二下學期我認識了現在的太太，我們是同班同學，開始交往；也開始編系上的刊物，大三時編《史學會刊》，心才比較定下來。但我覺得四年對我的訓練很有限，我也完全不想考研究所。其實我的教授一直鼓勵我，甚至不諱言希望我當他的接班人，他等我好多年，但我對師大的環境沒有信心，所以我就直接考預官，當兵後就直接教書。

我先在國中教書，在台北縣的海山國中有三年的經驗，我先教了一年之後去當兵，退伍後又教了兩年，後來因為太太懷孕，所以回到桃園的建國國中教了一年。畢竟國中的課程不能滿足我，怎麼教內容都是那麼一點點；我還是希望在教學的專業上，能有所發揮。當時建國國中的教務主任也希望我接行政職，我當時不想走行政，所以做一年之後，就轉到桃園高中，教書教了七年。其實人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現在我還是又回到行政職來幫忙；我一直對自己想要做什麼有點不清楚，雖然有一些理想，但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只是一直兢兢業業在工作上。

我在桃園高中的成長很大，我是教師會的創會會長，當時全國沒有幾個教師會，我們就是編刊物、演講；就和今天的我很像，做了很大的蛻變，我才發現：原來我是可以做很多事的，可以當一個 leader。我是在這些教師的自治團體裡成長，包括教師會、教評會，也開始寫很多文章、演講、接受電台訪問，才慢慢發現自我其實是有理想、有文筆、有一點點口才的人。這樣的自覺真的很慢，但接著又突然有轉折，那幾年是我發光發熱的時候，我覺得似乎全校都應該往前衝，但卻發現不是如此；我一下子對校園感到很失望，所以我在桃園高中七年後，又考進現在這所第一志願的學校。但說真的，很失望。武陵有這麼好

的學生，但校園裡現在都還沒有給我很正面的看法。談到這些教師的團體，會有點離題。

吳：是有一些不願意改變的力量，或者不願意配合嗎？

王：對，這些事情曾經讓我很想離群索居。學校裡面該做什麼，我都會一直去幫忙，例如擔任法治教育的主講人、安排話劇等，都很成功；週會演講、寫文章等，我也會參加。在這裡我當過教師會理事長，可是感覺沒辦法把大家凝聚起來，甚至就想這麼算了，把自己藏起來，再也不寫文章了。後來這個校長來了，我看他很認真，我的小孩老大也上高中了，所以我今年才重新出來擔任主任，是這樣的原因。我心理的轉折在這教書的二十年當中，一直都在改變。

我現在是四十五歲了，跟學生的年紀也不至於差太遠；我覺得能做一些改變的工作，就是趁這幾年，真的要讓學校充滿一些活力。做行政工作需要一點經營能力，年輕的時候因為經驗不足，大概三十五歲到四十歲都是很好的狀態，現在也是有點慢，四十歲已經是經驗比較成熟的年紀了。許多人覺得到四十歲要追求安定了，我的看法是相反：四十歲應該奉獻，把自己的工作經驗與想法奉獻給所屬的團體，後而光榮引退。我的想法都很難得到別人的認同，可是我覺得這才是善盡對團體的責任；當然這必須要認清自己是否能做這些事？在任何一个團體之中，如果有這樣適當的人來做一些適當的事，可以讓這個團體更好。我談這些似乎跟歷史教育沒有直接關聯？（笑）

吳：老師在校園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全方位的。

王：其實我剛從大學畢業時，仍然不太能接受教育的工作環境，覺得很被動，而當時也沒有去開發自己的能力，我會想：「我還能作什麼？可以作什麼？」

吳：當老師是不是就像教室中的王？

王：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太輕鬆了，教得很不用力。不是說教書要用力，但要用心。我常覺得校園裡應該推動更多跨學科的合作。我覺得在校園裡，老師之間感情還不錯，但就是少了一些組織，老師的工作就是單打獨鬥。很多老師都很優秀，自己可以編纂很多教材，但很寂寞，就是少了一個 team。我們這個年紀的老師對於現代科技的能力，不像

年輕的老師那麼擅長，如果一起合作來製作講義、教學的經驗分享，會有很大的互補。我曾帶過實習老師，他在某些部分可以幫我，我在某些部分也可以幫他，這樣的教學相長真的很好。我過去曾寫過一篇關於洛克政治思想的文章，他幫我套上一些現代論文的格式，再補充一些資料，看起來就很有論文的樣子。像這樣合作的關係真的很有需要，不要讓認真的老師很疲憊、寂寞。可是我覺得好難，在校園裡並不容易推動。

當出考題時，歷史科的考卷篇幅都有六、七頁，雖然現在已經有一些題庫，可以作一些變化，但我覺得出這樣一份考卷還是會有問題，因為太個人化、題庫化。如果老師們可以集體出一份考題或講義，對學生而言是不是會更好？鑑別度也會更高。到了高三，學生要考模擬考，老師出模擬考卷的難度更高。如果大家能夠一起合作出模擬考題，對學生一起複習的幫助會更大。現在很多學校高三模擬考的考題使用同一份試卷，當歷史科交給武陵高中出題時，假設只有一個老師獨立出題，這位老師會很辛苦，要承受的壓力會很大；因為這幾個學校都要使用同一份考卷，出題的範圍又很大，涵蓋了四、五冊。我曾自己出過這樣的模擬考卷，真的是嘔心瀝血，不能抄別人的考題，因為大家都看得到，要自己思考、修改，真得很累。當時我右手的指頭還因為打球受傷而不能打字，只能用左手打字，完成那份考卷，這真是一個慘痛的經驗。

另外，教師的進修管道與交流也很缺乏。老師教書久了之後會口乾舌燥，如何補充水分？現在的課程並不適合在職的老師。回到學校上課，都是教授針對自己的專長進行演講，無法對教學現場有直接的幫助。我不是說一定要開很實用的課，例如：如何出題？但應該有一個團隊專門去進行這個工作；編寫一套新課綱，就應該有配套措施。我知道現在有歷史教育中心在做這些事。面對新的課程綱要、課本、考試內容，要怎麼把這些課程教好？可以怎麼準備？要看哪些參考資料？有哪些教授有開相關的課程可以去進修？可不可以提出一些經驗分享或研習？這些配套工作都是大家各自努力，我覺得這是很大的問題。

不是學歷史就等於會教歷史，歷史的範圍那麼廣泛。新的課程綱要有一些範圍我們不熟悉，總不能把責任歸咎為老師不用功。畢竟老師不是只負責教高一，歷史科的老師都是跨年級教學，要準備很多課程，卻沒有人協助他，難怪比較資深的老師會覺得有壓力、很焦慮。對於

我們這些有製作講義、把資料存檔的老師而言，雖然覺得還可以因應，也還是會緊張，課本一直在改。早期我寫的一些講義比較適合學生準備考試使用，現在我會想寫一些題目、學習單，都需要一些新的刺激，要去哪裡找這些素材？幫助我們把這些史料放進去，讓學生藉由這些史料對課本更加了解？我買了一些香港出版的圖說歷史書籍，運用這些圖片來加強教學，這些工作都是自己在進行。現在台灣也出版很多大陸學者寫的書，有些寫得不錯，我的收穫很大，但都是我自己受惠，對別人沒有幫助，因為缺少共同分享的機會，我也沒有辦法把這些經驗和同事分享。我覺得建立一個合作的機制，對第一線教學的老師很重要。

吳：您剛才提到您早期的教學與現在的教學，其中有什麼重要的轉折點嗎？

王：當然有。在國中、高中、第一志願、第二志願的學校裡，都會再作調整。我已經在高中任教十五、六年了，對於現在國中的課程不熟悉，但早期國中的歷史課程就是很簡單，《吳姐姐講歷史故事》這樣的書籍對國中教學還很有用，很多國中學生也覺得上歷史課就是聽故事。這當然不是壞事，即使教數學也要會說故事，談一些數學家的故事，例如談高斯的生平與當時的科學史，可以把數學教得很生動，學生會很有興趣。歷史不是只有歷史老師在教而已，別的科目也可以教，英文老師也可以談每一個單字的由來，背後就是一個歷史；我們教歷史也會教到英文，所以很多學科是互通的。不過，教書不能為了說故事而說故事，早期教書比較停留在為了讓課程生動而說故事，現在還是要說故事，只是說故事像是眾多手段之中的一種。

雖然教書沒有一個 SOP 的標準程序，但是上課的時候，很習慣的會有一個流程，例如我先問學生：「同學，上一節課我們講到哪裡，還記得嗎？」我接著說：「對，我們上次談到世家大族與中古時代西歐的比較。」這是先提起學生的興趣。我接著談：「我上次有請幾位同學回去找資料，來，那幾位同學說說看。」這就作了一個開場白，很自然地就能把學生的注意力集中起來。我覺得上課的時候不需要刻意去叮嚀秩序，或者喊：「不要講話！」我們很自然地用課程來吸引學生。有時候課程中講到一些笑話，會產生一個氣氛的高潮，或者談到一些學生覺得很有趣的議題討論，都不需要刻意去維持秩序：「好了，不要笑！」這樣會讓學生感覺不自然，比較沒辦法跟隨著上課的內容，我比較常

做的是：啪！啪！（擊掌發出聲響兩下）「好！我們再來。」接下來就再繼續我要講的課程。

談到備課，我曾被教自然科的老師以開玩笑的口吻說：「這麼差！教這麼久了還在備課？」我覺得教什麼都要備課，前一天晚上再把內容拿出來看一下，很有感覺。如果有製作一些講義、筆記，上課前再拿出來看一下，馬上就知道今天要講什麼；盡量不要讓學生感覺老師是在唸課本。很自然的就知道今天要談什麼，配合板書、講義這些必要的媒介，黑板上寫一些大綱，講義裡是一些更詳實的內容、提問，可以吸引學生的專注。我們要讓學生喜歡、重視課程內容，而且要讓他們知道要盡多少力氣在這個科目之上。不要讓學生覺得平常上課可以很隨便，考試前再唸書就好。學生上課時要負一些責任，講義裡有一些與課程內容有關的空格，他們要完成，有一些答案要回去找，有大題綱、小題綱。教到台灣的一些時代，我會讓學生到視聽教室去聽一些不同時代的歌曲。

談呂泉生，我就：阮若打開心內的門…（演唱）直接唱給學生聽。雖然不是唱得很好，但學生會感嘆：「以前原來有這麼美的歌！」這首歌江蕙也演唱過，很優美。六〇年代是一個失落的年代，那個年代在文學上是白先勇那類現代主義的作品，也引進很多西洋歌曲，我自己本身也接觸到那個年代末期的音樂，我國、高中時都聽這些歌曲，我對學生說：「你們現在都喜歡聽hip-hop，現在來聽聽看我們那個年代的歌：『got nine million, nine hundred ninety ni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ninety-nine tears to go』」我還唱Yellow River，也找了歌詞、音樂給他們。學生問我：「老師，你這麼陶醉？」我說的確，因為我經歷了那個年代的尾聲，我都不吝嗇表達，就跟著音樂唱給他們聽，帶他們走過歷史。其實我覺得很精采的是講台灣的政治史，很多台灣的歷史在我大學時代都還被禁錮的；我唸大學時甚至還不知道平埔族，我對於這塊土地的歷史，很多是我後來才知道的。

我告訴學生：「教書就是如此，要不斷學習，後來才發現當一個台灣人，不懂這些歷史，卻又要教歷史，會很難過。」我是懷有這樣一份感情。當我母親過世之後，我才知道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平埔族人；他在去世之前去尋根，找到了他的部落。我用散文式的口吻跟學生談：「你們安靜一下，想像：『我的哥哥開車載著我，開著窗，到劍湖山的門口，母親的部落在古坑。我們照了張相片，在暑假的一個中午，想要去尋

找一些什麼，或許是對母親的懷念。街上有一些老人，我們看著他心想：有沒有和我們長得不同？或許很失望，遺老也都已經離開了。歷史就是如此，有時候沒有抓住，就這麼過去了。有些回憶就停留在哪裡，但歷史不會自己顯現，需要我們去找尋。才能發現它，才能感受它。』」

現在班上也有原住民學生，我都把這件事告訴學生：「老師知道自己有原住民的血統，我覺得很驕傲。」我的母親是個美女，我也以他為榮。自己有過這樣的感動，因為愛這塊土地，有這麼多族群，母親是個平埔族的美女，有這樣的想像，怎麼會不驕傲？根本不需要去談一些口號：「大家要和平相處。」完全不需要。上課就是這麼自然，不需刻意嚴肅的討論。或許我們沒辦法什麼書都讀得很好，但自己有過一些歷程，就可以感動學生；有一些同學回去寫族譜的時候，非常認真。不過現在的學生感受這些並不容易，現在這個年代和我們以前的年代很明顯脫節了，很需要我們去鼓舞他們。有些同學認為這些只是考試所需的知識，他們很坦白；但老師給過他們的，他們會感受得到一些，所以事後他們會說：「這個老師教得很好。」就算他選擇了自然組，他都會很希望看到名單上的歷史授課老師是我。我不知道有沒有真的影響到他們，但從學生的這些反應，我也感覺到我的努力沒有白費。

雖然學生唸了自然組，都還是很希望可以聽歷史課，覺得老師可以給他一些東西。就是要讓學生喜歡這個科目，很現實的是歷史不實用，是他生命的點綴；我們需要很努力地去做，我們的社會才能產生一些氛圍。其實我已經很多年不教高二自然組，一方面是有點擔心被學生糟蹋，如果他們不想聽課怎麼辦？也擔心自己會跟學生生氣，我不斷提醒自己不要跟孩子生氣，又不是他們的錯。我去年教了自然組，這個經驗也是一個轉折；我一開始要提醒他們不要偏廢，我都把自己的例子說給他們聽。我覺得他們後來或許已經忘記了上課的內容，可是他們很喜歡我。我教的這兩班自然組的學生，到了高三要拍照、生日，他們都會想到我，他們喜歡我。

我當選 Super 教師時，評審小組到學校來訪問，就是隨機的看我上課，剛好就是看到我給自然組上課。我也希望他們看到我在社會組的教學，這樣我可以充分的表現，但就是沒有選擇。我那一天給學生上西洋哲學，講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發展；評審老師本來只預計聽十分鐘，後來聽到下課。他們說：「真的不簡單，面對自然組的學生要談西

洋哲學，還能談得這麼生動。」我都跟學生說：「老師是很單純的人，我的腦袋裡只有一套，沒有兩套；我沒有辦法在社會組講一套，在自然組講一套。唯一做的改變是你們上課的時間比社會組少，我必須濃縮，把最美好的給你們。」有關考試的部分我就比較不提，但我要把重點傳達給學生；至少讓他們知道什麼是哲學？

我問這些自然組的學生：「哲學是不是沒有用？是精神不正常的人才去唸嗎？都不是，是讓人安身立命的一種態度。中國人有自己的哲學，西方人也有自己的一套，這是受到不同的歷史背景所影響，哲學就是一種思想，讓人去面對他們的生活。你們唸自然組，有獨屬於你們的思想吧？有靈魂吧？有了思想與靈魂，你可以做更多事。我們可以聽聽看，他們怎麼從科學的、機械式的、理性的思考，轉變到人要追求內心的思考？人生都有一條主流，也有暗流。就算屬於主流，也不代表一定正確；暗流可能代表一種對主流的反抗，但也代表人對生命與自我真心的追求。讓他們從工業革命、科學發展後所強調客觀理性的現代化價值，面臨存在主義的挑戰。」可以讓學生去理解唸二類組、三類組，的科學，所要面對的精神上的挑戰。這些內容只要老師想做，都可以去做。

我在國中教書的時候，只能說是態度認真，也不是特別會講。到桃園高中的時候，加上了社團參與的經驗，觸及一些公共議題，讓我的教學更豐富，更有人文、生命的關懷。到武陵中學之後，我要兼顧升學與對「精英」的教育，必須自編講義、設計題目給學生，我個人的教學技巧有很大的進步。

吳：這樣的調整一直是您自己想到要去做轉變，而不是受到一些人、事、物的啟發？

王：對。我到這裡因為面臨第一志願的學生，我覺得應該調整自己的教法。我思考：除了聽老師講課之外，學生能不能自己動手去完成一些報告？

吳：這是針對學生所做的改變？

王：對，以前這個部分我做得比較少，也覺得學生比較做不來。在這裡學生可以做得到，有些可以做得很好。我的題庫也是在這裡建構起來的，升學與理想的兼顧，我是到這所學校才開始做起來。

吳：您現在的歷史教學比起過去有很多進步，您如果再去面對以前那些程度不是那麼好的學生，您覺得他們可以適應同樣的教學方法嗎？

王：可以。當然在教學內容上還是要做一些調整。面對武陵的學生，我可以有一些段落不按照課本來進行，用自己的講義，或帶著學生看課本裡的一些重點，我認為可以配合教學的部分。事實上，我現在都是自己所設計的內容來上課，課本對我而言不是很大的限制；我沒有按照課本來講課，有些甚至全部略過不講，用我自己的講義、思路來進行。因為學生夠聰明，課文的部分有些我覺得還沒準備好，或者覺得不重要，就讓他們自己去看；學生也從來不會問我：「現在要上第幾頁？」我偶爾會告訴學生課本哪裡很重要需要注意，或者看一下某張圖片。如果現在回到第二、第三志願的學校，還是要學生有課本可以依循會比較好，他們比較知道現在進行到哪裡；但我現在所使用的方式還是可以幫助他們，只是可能沒辦法提到那麼多議題、花那麼多時間，可能只能找一些專題來講。

可是在武陵，我有時候思路一來，我會告訴學生：「今天這節課，老師要講自己有一些研究的議題。我以前在師大上了一些婦女史的課程，談到兩性不平等，我有一些想法，也做過演講，我今天要講多一點。」我就把婦女的歷史從上古講到近代、現代，我一節課都跟學生談性別史。或者我可能只是談到唐代或魏晉南北朝，我就整堂課都跟學生談某個部分，跟課本不見得有關。談到洛克的思想，因為我把整本書都讀過，我比較有想法，我可能半節課都在談洛克的思想。關於台灣的民主發展，課本寫得不多，可是我希望分年代來講解，我會花很多時間，不一定按照課本。

吳：程度不好的學生是不是只要專心聽講，他們都可以吸收這些內容？

王：可以，我覺得可以。因為目前我已經沒有機會去給他們上課，但現在我的想法是如此。還是同樣一句話：「要了解學生，也要了解自己。」（笑）要知道學生的感受，根據他們的狀況去調整。有時候在一堂課上講了某個笑話，學生覺得不好笑，就不可能下一堂課再講給學生聽。但有一些議題我覺得很有意思，也很有笑點，我就會重複使用。就算在同一個學校裡，也不可能每一班的學生組成都相同。有的班能力很好，給他們什麼內容，他們都能吸收，我就什麼都會給他們；有些班就是做不到，我就會只丟幾樣給他們。

吳：有很多歷史老師覺得教歷史很辛苦，您的看法？

王：其實不能因為不了解別的學科的內容，就覺得自己特別辛苦。事實上，要認真把一個學科教好，應該都很辛苦，比較公平的說法是如此。人家教數學可能只教兩題就休息，但他回家可能反覆演練、設計這兩個題目的講解步驟，這些是沒有被看到的努力；所以不能用自己去看別人。我覺得辛苦主要是在於節數太多，最基本的時數要求很多。再加上每班上課的節數只有兩節，雖然生張熟魏，上了一兩個月的課之後，經過了磨合期之後，這個狀況會改善；但教數學的老師可能只教三個班，很快就跟學生熟悉了。我覺得歷史老師的時數、班級數多，這是量的問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課綱的變動很多。自然科所教的一些自然原理、重點是不變的；可是人文課程以國文科為例，今天課程有排范仲淹的文章，國文老師就是要準備。

歷史科是在廣度之中尋求深度，廣的部分很廣，課綱有沒有編到那個部分？這會有影響。例如：談到日本，假設提到1637年的島源之亂，如果想要多談一點，就要自己去找資料。課綱的有些內容減少了，是不是有些議題就不用講？不是這樣的。提到唐朝，還是要講一些關鍵的事件，如安史之亂、黃巢之亂。雖然現在課本內容減少了，但就不用講這些了嗎？不可能，這其實有認知上的問題。我們看國外的歷史課本，也是很大一本；歷史本來就很難是薄薄的一本。現在最大的問題不是在於教什麼？而在於考什麼？我覺得處理這個問題很累，因為課綱不斷在變動。

吳：您對於教學與考試的看法？

王：我認為兩者要兼顧。我常告訴學生：「不能沒有理想，但理想不能太高；考試能考的部分有限，上課可以教考不出來的東西。」所以兩者之間沒有衝突。就像有些人問：「公民要不要上？」當然要上，但公民有些東西是考不出來的，就必須要上課教。做一個老師對於學生考試的責任是無可逃避的。有些人說公民與道德的「道德」沒辦法考試，所以老師不教，我覺得這樣的邏輯不對；老師應該盡量利用課堂教學把考試沒辦法考的部分補足，考試是another thing。我覺得當一個老師的責任，是該做的事都要去做，更何況這些情意目標，更是我們上課應該做的，很多內容考不出來。我們不斷強調考試不要考記憶性的題目，但很多情感方面的內容是考試考不出來的，我們可以在課堂上做

這些事情。舉例來說，一個人是什麼族，對某一個人很重要，但不代表對所有人都很重要；讓每個人都知道西拉雅人居住在台南縣，意義是不是那麼大？考試是不是要這樣考？這有待商榷，但可不可以讓學生在上課的時候知道這件事？可以呀。

我覺得作為一個老師，是不能逃避考試這個部分，但是考試的部分可以另外做處理，很多問題其實是我們造成的。老師面對考試要怎麼出考題？不要把考試弄得很偏、很難，但是教學的部分是可以做得到。不要為了想減輕學生的負擔，把課本內容寫的很少；這樣會把老師累壞了。如果課本裡面很多內容都沒有，老師就必須自己編講義。課本可以編很多內容，老師不一定所有的內容都要教完；老師具備很大的選擇權，要自己去做取捨。

吳：您曾在教學的歷程中產生過倦怠感嗎？目前是否仍會有這樣的倦怠感？

王：當然會。目前也會，原因還是剛剛談到的問題，感覺真得很疲憊。很寂寞，也很疲憊，因為教書教了一、二十年了，教歷史真得很辛苦。我太太和我是大學同班同學，他現在在國中教國文、歷史，他覺得教歷史很累，因為內容很難，多半是老師自己在講述，但思路必須不斷在動，但教國文就不需要這麼辛苦。我自己是沒有教過國文，但我聽太太告訴我的是如此；他說教國文就是把課本上註記的語辭用法講給學生聽，但教歷史在教學現場必須從一個事件跨到另一個事件，腦袋要不斷地思考歷史發展的過程，還要觀察學生的反應，所以教歷史很耗費心力。我覺得教歷史的辛苦就是在這裡，而不是跟別人比較。

吳：您現在是否還維持教學熱誠？或是已經感覺很倦怠了？

王：一開始和學期末，多少都會感覺又是辛苦的開始、疲憊的結束；學期中間是enjoy，不會感覺倦怠。但剛開學的時候，會覺得很辛苦，想到有那麼多班要教，要面對新的學生；有時候會擔心自己老了、不年輕了，學生還會像以前一樣那麼喜歡我嗎？有時候也會擔心，因為我在乎自己的教學與給學生的感受。

吳：這是一個波動的狀態？

王：對，的確如此，但事實上，開始教學之後這樣的感受就會改善了，跟

學生相處是一件快樂的事。到了學期末是因為累了，熬了四、五個月，剛好有寒假、暑假可以休息、再充電。教書這樣一年一年過去，ok 啦！再接新的工作，真得很掙扎。就像接行政工作，完全是一個新的開始，我很掙扎，不能兼顧教學；另外，之前歷史中心要找我去幫忙，或者教育部找我做一些事情，被詢問意願的時候，我都會很掙扎。因為這些工作都是多出來的，要多花時間去做；現在有點年紀了，真的會擔心自己很疲憊，沒有那麼多力氣再去開發考題、教材。有時候也會覺得不公平，這些事都是很少數的人在做眾人之事，我現在做的行政工作也是；現在不管是教學還是行政工作，我都沒辦法再像以前一樣那麼沒有疑慮地接過來做，會考慮一下。但接過來做了，我就會盡力去做，做什麼要像什麼，這是沒有問題的。

吳：只要在某個位置上，就會全力以赴？

王：對。也因為看過一些真實的人生，不會像年輕的時候那麼天真。現在有時候產生一些想法，馬上就會考慮到有什麼困難無法執行，這真的不是太好的事，對於年紀大的人而言。年輕人就比較不會如此，不會想到困難：好！就這麼做！現在就會想很多：好像有困難。

吳：人與人的配合很不容易？

王：對，要形成一個 team 來去完成一些事情，真的很難；team work 其實很麻煩。學習的領導，學習計畫的制定，我都是把這些當成學習，沒有掌握職權的想法。我會思考：我能從中得到什麼？剛才談到的那些信念都在：我是什麼人？我可以學到什麼？我可以做到什麼？我一直都在反問自己，不要讓自己迷失了，不是做了行政工作就像當官，不像一個老師。

吳：您對於自己過去的教學經驗是否滿意？為什麼？

王：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好挑剔，教學狀況都很滿意，很有收穫，和學生的互動一直都很好；也因為這樣的累積，所以當主任也很 ok，學生對我都有既定印象，孩子們也會學長告訴學弟：「這個老師很好。」基本上，以前教過的孩子，應該都很 ok 吧。（笑）沒有辜負自己對工作的期待；不管是當導師，或歷史老師在任課現場，我有在求進步，也在努力，我在教學現場多半是滿意的。我對學生不太會去苛求他們，學生也有很多種，不要只憑一兩節課的認識，就對學生產生既定的印象，認為

他們就是那樣。我對學生的表現並不會那麼在意，認為他們就是表現不好。

我是比較細心的人，也很希望每個學生都喜歡上課；在教書的當下，有時候眼尾餘光會看到一兩個學生，似乎不像別的學生一樣，聽得興趣盎然、融入我的課堂，我不會很冒失地問他：「你怎麼了？」我會觀察他。當後來我不再教他時，學生多半是懷念我的。現在已經不會再為這種事情去操心。就算學生在課堂上講話，也不是他覺得我的課程講得不好，畢竟是小孩子嘛，就是愛講話。教書的修養，是一種對人與事的寬容，不只是代表脾氣很好；就像歷史之中所談的「同情的理解」，教育的現場也應該是如此，我也希望在課堂上能做到。老師對很多事情理解之後，對自己還是會有很多期待，但面對學生的時候，比較能具備同情的理解。

吳：您如何維持您的教學品質？

王：其實因為是老鳥了，所以很清楚。我現在教高中，不同的年級就會有不同的說法。假設我在暑假的時候知道自己接的學生是高一和高三。面對高一剛進來的學生，要耐心的引導他；我會先把以前準備的講義拿出來，先把講義印好，講義的第一頁，我會先給一段引言，我覺得高一學生的第一節課很重要，談一談我對高中歷史科的看法，包括高中歷史科和國中歷史科的不同之處，還有我這一個學期希望同學怎麼配合，要寫哪些報告？給高一年的第一節課，我通常還會分析他們的課本，和別的版本有什麼不同？把這些都講清楚，再試著在課堂上實踐我所說的，最重要的是必須讓學生用好奇的心去接受，而不是一成不變，和他們國中所學的歷史不同。面對高三的學生，我就會提醒他們，我們要兼顧現實，要準備考試了，我們也會安排一些考試的時間，我也會分析剛出爐的指考；讓學生知道這一年要注意哪些方面。年級不同，在開學的時候給同學的叮嚀也不同。

所謂教學不斷的提升，必須不斷地注意我們所要面對的學生，然後照我們原來的步驟去做好。在備課的過程中，我們在閱讀、上網的過程中看到一些資料，就適時的加入這些資料。其實每一年都會因為看到新的資料，教的內容會有不同。例如之前教印度的時候，對印度沒有那麼熟悉；後來看過印度的展覽，自然在下一次上到印度的時候，資料就會變得很豐富，以前不知道印度的神有三億多個，看了簡報、展

覽之後才知道。我會參觀一些展覽，參考新出的書，還有做剪報的習慣。我不斷地讓自己不要每年上課都重複一樣的話，但有些好的內容還是會延續下去，有時候也會驚訝自己以前怎麼準備那麼多東西？到底從哪裡準備的？我現在蒐集資料會更注意出處的保留，下次要再去找同一篇文章的時候會更容易。例如講哲學，是從《蘇菲的世界》裡某一頁看到的，就會再回去翻一下，跟同學介紹這本書。

吳：包括閱讀、參觀博物館、上網？

王：對。以前年輕的時候，會直接問資深老師：「老師，這章很難教，您都怎麼教？」此句原文為台語）直接問他們，他們會告訴我他是怎麼教的。其實我覺得多互動，就能激發智慧的火花。如果有人問我，我們在交談的過程中，就會激發一些想法，我覺得這些想法不錯，我也會照那個方式去做。還有互相觀摩、自我閱讀充實、做筆記等等。我也會鼓勵學生做筆記：「上課時，你自己做了筆記，才是你自己的東西，不然還是老師的。」同樣地，老師也要自己做筆記。很多學生到了高三，能夠自己把歷史的脈絡做出很棒的整理，我說那就是他自己對歷史的理解，就能永遠記下來了。我會提醒同學們做筆記，但不可能強制地檢查。我上課的時候會把一些大綱寫在黑板上，學生就會抄在課本上，以後他們讀到這段，就能幫助他們思考。

※ 訪談至此已進行一個半小時左右，休息約三分鐘後，王進傑老師與吳姿穎同學在談天之中，話題轉到歷史教學之上。

王：國中歷史老師教起來更不容易，一個禮拜只有一堂課，我們可以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你是老師嗎？」一個禮拜只和學生見一次面，怎麼當他的老師？這種安排我們完全無法理解，我們很難理解課程設計者與教育部的想法。我自己是高二唸自然組，到高三才轉組，我感覺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一直沒辦法有很好的平衡。任何一個學科都不能太本位，學科之間應該相互尊重彼此的專業並合作；這不容易，但對台灣很重要；在歐洲就不是如此。Liberal Art 在大學就是通識教育，其實在高中數學、物理、歷史都應該算是通是教育，還稱不上是 major，到大學、研究所以後才是 major，我們都搞錯了；但在台灣，高中階段沒辦法這麼做，我們有升學主義，這個理想很難達到。

我常常說：「教得好的老師就是教主科。」有時候我們要很霸氣的說：

「你看，這班的學生要聽你的課還是聽我的課？他要聽你的課嗎？他上數學課的時候不是在鬼混嗎？你真的是主科老師嗎？」學科的本身都不是爭議的重點，每個學科都有他的獨立性。老師的教學當然容許有差異，不應該跟學科混在一起談；老師應該有基本的教學時數來完成教學目標。現在不同科目的老師負擔時數不同，這個規則又怎麼訂的？我都告訴學生：「老師上課兩個禮拜之後，會安排一次測驗，盡量利用課外時間，不要佔用課堂時間。我一章只考一張考卷，有空再考一至三章，或四、五章，其他我不多考，但月考前的範圍都會考完。平常老師上課會盡量上得很好，讓你喜歡。你們用多餘的時間把數學、英文的基礎打好。」

我從來沒有自大過，其實都是站在幫忙學生的角度，在我上課的時候認真聽課，可以很快地作複習，這樣小孩子就不會有壓力，上課也沒有困擾。關於一些問答题目的分數，我不會像別人一樣算得清清楚楚；雖然分數是一種鼓勵，但有時候上課就可以讓學生知道：發問是學習的開始，會發問就代表懂了，或是想把問題弄懂，這比任何分數的鼓勵還重要。重點是老師有沒有給學生發問的機會？是否營造了發問的氣氛？我不否定別人用加分的方式鼓勵學生，但我從來不用「回答幾次加幾分」的方式。我常說：「菁英的孩子要有大氣魄，我不希望同學為了分數斤斤計較。」學生的平常測驗分數我都給小老師算，需要老師花那麼多心力去做這件事嗎？學生的報告我會絕對會親自改。我會告訴學生有些事情是我的責任，有些是他們自己的責任，學習是老師與學生互相的責任。教學現場的一些原則，我這麼多年來一直堅持在做。

你後面有一個問題是關於努力備課的，但感覺效果卻不好。對於這個問題，我認為老師的教學不可能像工廠一樣做到 SOP，這不容易，我現在做行政工作也很想做到標準作業程序；但真的計畫趕不上變化，變化趕不上長官的一句話，更趕不上老天爺開一個笑話。有時候在教育現場真的要見招拆招。當然還是要試著去做，資料夾一打開，該做的都在那裡，盡量要做一個計畫，然後實施、執行、最後再檢討考核。我們往往做很多事都有這樣的雛型，只是少了一些具體的形式，所以電腦的好處就是可以把這些軌跡做個紀錄。我們現在透過電腦可以幫助我們整理一些資料，看看在教學現場運用時，哪些要加進去，哪些要刪除？電腦最大的幫助，不是要做多少 power point，而是我們要擅用這些媒材來幫助我們，就是一個工具。

我也不建議使用很多 power point，學生到電腦教室上課，只要燈一暗，他們的專注力就不見了。有些 power point，我也會思考：是不是真的需要？其實就是 word 檔的內容，何必製作 power point？直接給學生講義讓他們閱讀，不是更好？但給學生講義，不一定要給答案，給答案他們就不想聽了。所以很多工具到底是在幫助學生投機，還是在幫助老師上課？這是老師要思考的。在處理某些專題時，例如我講到法國大革命，我曾一邊上課一邊給學生看一段《雙城記》的電影，我也另外找時間給學生看完整的《雙城記》電影，然後要學生寫學習單。學習單的題目是很簡單，我問的不是那種很狹隘的題目：如何詮釋「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既然叫「雙城」，可以從中看到倫敦與巴黎這兩個城市有什麼對照？最喜歡哪一個角色？衝破「巴士底監獄」是政治的象徵，你現實生活中有沒有一個牢籠？把它畫在背面。有一些學生可以作答得很好，我都把這些答案打字留存下來，當作範本。

吳：最後這個題目很有意思。（笑）

王：我覺得現在的孩子很愛畫圖，我常常看見他們在畫圖；所以我希望讓他們試著去畫出他們心裡的想法。

吳：這就是了解學生之後，所設計出來的學習單？

王：對。其實不是給學生很難的題目。我並不主張常常使用 power point，有需要的時候再用就可以了。關於課綱的問題，我有寫過一些文章。我覺得九五暫綱標榜的多元、批判這些普世價值，我都很肯定，只是新知識、新觀念應該得到老師的認同，畢竟是他們在教學。我提出了四點，第一點就是教學時數還是不夠，現在高二下的課程是最大的問題，是陌生的專業；現在高三要上的這些醫療史，我們都不曉得誰會上？還有國高中的銜接問題、城鄉差距的問題，很多課程背後都有這些問題。以前自然組的西洋史在十五世紀以前的發展是不學的，現在整個世界史全部都要學。

吳：您覺得花很多時間備課的歷史老師，除了 power point 的問題之外，可能還有什麼問題造成教學效果不彰？

王：就以政治的狀況來看，現在台灣政治的紛擾，Call-in、Call-out 的節目一堆，從政治人物到老百姓，每個人都在講自己的歷史，好像歷

史是誰都懂，只要經歷過那個時期他就通，是這樣嗎？那又何必專業的歷史老師？所以要思考兩個問題，第一個是前面那個問題：人人都能講歷史，他們都能代表歷史。第二個就是：為什麼教學現場的歷史老師得不到專業的尊重？這至少是兩個問題。因為台灣的政治有過去的歷史悲情，彷彿那些受難者都可以講出歷史，什麼才是真正的歷史？所以大家對歷史的認知是不是正確的？第二個是老師本身的問題，如果閱讀《吳姐姐講歷史故事》就可以理解中國歷史，還需要歷史老師嗎？這就牽涉到現在歷史老師教學的目的在哪裡？我們能提供給學生的是什麼？現在不是只強調歷史知識，歷史知識在網路上要獲得並不難，但是要選取什麼樣的歷史知識？是不是都要老師講？有沒有辦法教學生自己獲取知識？讓他們知道這些歷史知識，還要能提供好幾種素材讓他們去比較、判斷。現在報紙有好幾種立場，要信哪一家的報導？歷史知識的獲得也是同樣的道理，盡信書不如無書。

我們應該讓學生知道，如何從舊的歷史知識之中找到新的意義、對人物的評價？或者找到典範？對一些事物要能夠去分析，在不同時代的人物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這些可以幫助學生去培養一些思考的能力，還有對一些事物的評價。在這個時代，很多事情沒有是非，只有客觀的陳述就足夠了嗎？如果怎麼做都可以，那我們要的是什麼？還是多少要有一些評斷是非的能力。在媒體氾濫的時代裡，同樣面對一件社會的案件，我們要不斷地思考，而不是只看到字面上的內容，作為一個讀者卻沒有解讀能力。我現在講的是現代媒體，但道理和歷史是一樣的，歷史課本提供了這些媒介，歷史老師沒有能力去區分嗎？我們要把以前我們讀過的資料、數據告訴學生。

難道我們還要再跟學生說：「明朝末年，民不聊生」？（此句刻意拖長尾音）我們應該要告訴學生那個時代的發展，也可以談一些人口史的資料：宋朝以前中國的人口是呈現一個 circle 發展，一治一亂；但宋代以後中國人口呈現螺旋型的往上增長，土地沒有增加，但人口增加了，明代也開始有一些城市的生活，這些都可以在談到明代的時候，當作讓學生理解那個時代的素材，不要只有「民不聊生」，李自成起義的背景在哪裡？這些背景學生無從得知。曾有學生形容：「上王老師的課就像上科學的歷史。」我說這不是科學的歷史，而是歷史要有證據，上課不能再用傳統的說法。

最近有一位學生要唸歷史系，我擔任模擬口試委員問他問題，我問了

他比較專業的問題：「鄭和下西洋的原因是什麼？」。們的高中歷史課本裡，已經談了許多不同的看法，那位學生告訴我的答案還是：「鄭和下西洋是為了尋找惠帝。」不能說這樣的看法是落伍，但要回答這個問題，可不可以回到當時的歷史脈絡來看？1405 年之後到現在已經有六百多年，包含中國大陸與外國人，都有一股鄭和熱，但對這個事件大家不同的角度，都有各自的解讀；中國大陸看鄭和，或許是大國崛起的角度；美國人來看這個問題又是什麼角度？台灣來看鄭和，可能是一種海洋國家的角度。我們能不能理解一個史實對於不同的時代、國家的不同解讀？

回到歷史的現場，當時中國是海禁、朝貢貿易的時代，鄭和下西洋代表的是人民的自由？海洋的壯大？或者只是官方貿易之下一項空前絕後的活動？這個事件對於整個中國的意義在哪裡？意義很大。對於整個世界而言，鄭和下西洋很有意思，中國就算採取朝貢貿易與海禁，卻仍然擋不住大航海時代的趨勢，把中國放入世界歷史的脈絡之中。老師應該要帶領學生這樣看問題，你還在告訴學生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為了尋找惠帝？我們提到惠帝，可以把明成祖與惠帝的老師方孝孺之間的對話告訴學生，這段對話非常感人，又可以看到對一個改朝換代之下人物的評價。談到這段歷史，我們有很多議題可以談？難道只能告訴學生鄭和下西洋是為了尋找惠帝嗎？不是這樣的。

老師的思考，是隨著我們看到的資料而增加深度，這就是我們與別人不同的區別。不然，別人會很輕忽地說：「喔，你教歷史的喔？」好像大家都能教，歷史老師的專業在哪裡？我也不是那麼熱愛歷史，可是我至少知道歷史是有一些專業的。我們要不要給學生答案？可以不給答案，但要給他你所知道看歷史不同的角度，讓他們去思考、判斷，由淺入深學生就可以慢慢地具備讀的能力。

吳：這些都是您對於歷史教學的信念，也包含歷史教育應該具備的要素。

※ 王進傑老師過去曾針對相關議題寫過文章，此時將文章從電腦中找出來，並對此展開討論，資料內容包含歷史教學的信念與學生作業。

王：我的文章談到歷史教學信念，這是很沉痛的，後來我會想封筆。我也有參考別人的文章，我自己不是文筆那麼好。我鼓勵除了靜態閱讀，包括大量閱讀與延伸閱讀，另外就是用生命來閱讀，植入生命的里程，

進而去培養余秋雨所說：「偉大的時代，就是大家不把小人放在眼裡的氣魄，從大悲大喜去透視生命的智慧。」如何讓學子去體會宋亡之後，知識分子天網絕、人倫滅的沉痛吶喊？這或許是我們歷史老師可以做的。

每一個比較有點評價的老師，都會有一些想法在做，可惜的是沒有整合。當然也沒必要把大家的風格變成自己的風格，只是大家要去思考這些態度，這是重要的。我們以學生為榮，也尊重這份工作。給學生再怎麼自由，當他們沒有做好一件事的時候，我還是會正經八百地告訴他們：「這件事情沒有做好。老師疼愛你們，但不是寵愛你們。」我帶的班級裡，很重視這些原則。

我有一個學生，他的爸媽都是校長，他的功課很好，也很有想法，但他就是很痛恨老師；應該是父母給他的壓力，讓他感覺老師就是騙人的，他覺得沒有一個老師是值得尊敬的。在他高二的時候，我教到他。我上課的時候，學生應該是很喜歡的，他在課堂上的反應也讓我注意到他：第一個禮拜，他根本不聽我上課，我只是偷偷觀察他，並沒有點破；第二個禮拜也是一樣；第三個禮拜，他開始聽我上課；第四個禮拜，他上課非常認真。有一天下課，他直接來找我談，我先問他：「你好像願意聽我上課？」他說：「對，你講得很好。但是我接下來要問你一個問題：『你會當導師嗎？你有沒有經營理念？』」

在那個當下，我也沒有 SOP 可以提供改他，但我有經驗，我告訴他：「好，你給我一張紙。」我把我的作法寫在這張紙上面，他把這張紙接過去說：「好，謝謝老師。」就這樣，他接受我了。這位學生功課很好，但他原本立志：「我絕不當老師！絕不當校長！」這是他自己說的，他上高三之後，我沒有教他，因為我那一年當組長。畢業典禮的時候，他媽媽來謝謝我：「王老師，非常感謝你。他從來沒有一個讓他服氣的老師，只有你。」他媽媽是校長，畢業典禮的時候，他還沒有考大學，我們也鼓勵他唸教育，後來我才知道他就唸師大教育系，未來也有可能是個校長。

吳：您對他的影響真得很大。

王：我們的教育真的不能做業績。老師就是要用心，去做一些該做的事。

吳：是。我是否可以把這些文章檔案儲存起來，我回去閱讀過後，下次訪

談的時候，可以更深入這些議題？今天訪談的部份就先到這裡結束。

王：好，沒問題。



王進傑老師訪談逐字稿

受訪者：武陵高中學務主任、歷史教師王進傑老師，以下簡寫為「王」

提問者：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生吳姿穎，以下簡寫為「吳」

訪談時間：97年5月5日上午9:50-11:10、11:40-11:58

訪談地點：武陵高中家長室

吳：您上次有談到，上課雖然沒有標準流程，但您會先提起學生的興趣，再進入課程，請談一談您大致的課堂流程？

王：上歷史課之前，都會存在上一堂課的教學情境，包括：英文課、體育課等等，要讓學生一下子就進入歷史課的教學情境，並不容易。我自己對歷史科的認知就是：歷史不是照本宣科，不是按照課本的文字去講課，有時候需要給學生一點「情境」。一般我們知道，歷史科有基礎知識記憶的目標，也有理解的情意目標，還有綜合分析的目標；自己認知到我的課程不只有講述，還要有學生的共鳴，我覺得情境的營造真得很重要。

等學生坐定之後，可能要先提一下上次講的內容。假設要談科舉考試，就要先回去談沒有科舉考試之前的狀況，順便幫學生回憶：中古時代最特殊的就是門第的觀念；雖然中西對於「中古」的時間與定義不同，但基本上都是一個變動比較少的時代，中國的中古最主要的特色就是門第觀念，在那樣的時代之中，國家的人才怎麼選取？就是用九品官人法，可以簡單地提一下它的運作與衍生出來的問題。接下來談完隋唐科舉之後，也要問學生：科舉真正解決問題了嗎？如果沒有，怎樣進一步地讓平民人才也可以進入國家體系服務？儒家理想「學而優則仕」的呈現，是在什麼時候開始發生？做了哪一些改進？接著就把話題轉入宋朝：考上了，就不用再經過面試。

談到這些問題，有些老師可能會簡單地帶過去，但我會講得比較久，舉一些歷史重演的例子，用現在推甄所產生的一些問題，來讓學生思考為什麼面試會衍生一些問題？談到唐宋之間科舉制度的轉變，也順

便跟他們談今天推甄與指考的問題：過去都是用文字一試定終身，為什麼要舉辦推甄？可能會產生的缺點，其實在古代就可以看得到。甚至講一些比較通俗又容易接觸的素材，例如余秋雨的〈十萬進士〉，我印象中應該是他散文裡最長的一篇，光講這篇文章我就用掉一節課，包括談科舉考試的一些問題，以及那些考生的心情：失落與欣喜，都可以跟學生談，讓他們在面對自己現在的考試時不會那麼悲觀，也不會感覺那麼差，這些我會花很多時間。我沒有準備很高深的資料，講這些很通俗又很容易接觸到的資料，學生每次的回饋都很大。

吳：這些文章也可以幫助學生神入？

王：對。余秋雨提到王維考上進士可能是早就被內定，所謂的內定不只是靠關係，也因為他本身的才華早就被肯定，只是要利用那些小故事來說明：當時還沒有辦法完全用科舉公平地取才。學生比較能清楚地了解，現在台灣推動推甄制度，可能會遇到哪些問題？當城鄉差距變大時，來自家庭社經地位高的學生，面對教授的時候還是能夠比較坦然；來自明星高中的學生，在經過多元的社團經驗之後，他們的表達能力與對自我的了解，可能都會比一般高中的學生還好。在台灣仍然沒有改變用考試來決定學生未來的情況之下，這些是我們必須去面對的；我們不像美國幅員那麼廣闊，要考上學校比較容易，實施的做法會有一些不同，我會讓學生去思考這些問題。

吳：您上課的時候大多是自己講述嗎？

王：是講述比較多。比較遺憾的是，我幾乎沒有讓學生去「演」，我到現在都覺得，這是我自己的不信任，覺得學生現在手上所擁有的素材都有限，如果讓學生表演的時候，常會看到搞笑的多，沒有辦法把我們要的很深入地詮釋出來。我還是比較藉由講述來引領學生思考。

吳：您希望透過講述，帶給學生更深入的思考？

王：對。我上次也談到，我很愛「演」給學生看，這是因為我覺得現在學生的生活圈很狹窄。我愛演到什麼地步？我從過去的選人才，到現在民主政治的選舉，我都把它結合成一條線來談，包括我會年輕的時候在開票所的經驗，或者是我南部的家鄉在選舉時黑道橫行的狀況，讓學生去認識民主政治的盲點與覺醒：究竟民意代表的選舉是不是選賢與能？學生也只從書上讀到：選舉是民主的實踐，卻可能不知道民主

會有什麼問題，也不知道選民手中的這一票到底有多重要。我們要問的是：手中的這一票究竟要怎麼選擇？這是最重要的。因為年輕的選民會決定未來國家民主的走向，如果他們還活在課本與歷史世界之中，與現在的生活脫節，他們就沒有辦法很客觀地投出這一票。

以前我教男校的時候，學生最喜歡聽我講一些與政治的經驗，包括：早期剛解嚴時，投開票所的詭譎氣氛與激烈狀況；在鄉村的買票行為：我媽媽的故事，每到選舉他就燙一次頭髮，因為拿到走路工資；一些候選人看起來就是黑道，這是黑道滲入選舉。或許是男生比較好高騖遠，喜歡聽政治議題，女生對於政治的興致就沒有那麼高；男生是很期待我講這些，特別是解嚴前後與我當兵的狀況，這些都可以作為我歷史課的素材。我還是要強調上次談到的：老師自己的生命經驗要夠豐富，也要多方面的閱讀。當然有一些經典、基礎的論文應該要給他們讀，例如全漢昇談唐宋的運河；但畢竟高中還是通識教育，我並不認為一定要讓學生讀很艱深的論文，老師自己生活的經驗也要夠，用這些方法來吸引學生，否則學生會像現在常常講的「嘴砲王」。(笑) 因為與生活脫節，講一些很八股的東西。

吳：您的文章裡有提到，不只要深度的閱讀，也必須做到生命的閱讀，老師自己也應該如此？

王：對，我覺得是這樣。

吳：您剛才提到用「演」的，您實際上怎麼進行？

王：就是去模仿一些人物的樣子，這是我個人的特質，在課堂上我比較能夠放得開，學生都很接受這樣的方式；老師能演，他們就更能接受我的課程。

吳：您每次的演出大概多久？(笑)

王：不一定，要看課程需要。例如：演《史記》裡的鴻門宴，我把他們的位子大略畫出來，演他們吃飯的樣子，從項羽可能的樣子，到最後樊噲走進來大口吃肉喝酒。

吳：您會一人分飾多角？

王：對，我的素材很廣，要演李登輝，我也ok呀，因為我的臉有點長，演李登輝的時候只要借一付眼鏡戴上：「這就是…台灣人的前途啊！」（模仿李登輝的語氣）模仿阿扁就是：「阿扁有錯嗎？」（模仿陳水扁的語氣）有時候用現在大家都很熟悉的政治笑話，效果都很好。

吳：您有在收看全民大悶鍋嗎？（笑）

王：會，我會，我覺得那是戲而不謔，無傷大雅的。其實他們的工作跟我們很像，也是演戲給很多人看，他們是用詼諧客觀的方式來表現；我們在課堂上，可以對歷史人物作評價，但政治的立場就不適合傳達給學生了，我們只是很中肯的提到一些事實。我覺得，什麼都可以跟學生談，一個博學多聞的老師是學生最珍貴的資產，什麼都涉獵，什麼都能談；當然最重要還是在談自己最專精的，不要去談大家都知道的事。我剛才談到政治人物的一些笑話，就是點到為止，像這兩天報紙所寫的巴紐建交醜聞，就沒有必要跟學生敘述，大家也都看到了，意義不大，除非能有深刻的論述；這個外交醜聞現在還在調查中，作為一個老師我覺得也不應該有什麼評論，因為還在發展，可能涉及一些不為人知的事。

但我們也可以藉由這個機會跟學生談一談台灣的外交處境與政策演變，從以前的漢賊不兩立到怎麼樣去做獅子外交？（待查）這些可以讓同學了解外交真得很難做，過去曾經怎麼作？還簡單提到一些外交用語，我們可以從有些國家的公報用字遣辭之中，看到它與我們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最高的等級 recognize 就是「承認」，與我們有確定邦交的國家，一定是用「recognize Republic of China」；次一等級 acknowledge 就是「認知」，可能沒有邦交，但有實質來往；這些英文用詞使用在外交時，是很謹慎的。生活中可以學習的很多，可以跟學生講的有很多，就是要剪貼、作筆記，需要的時候就可以派上用場。

因為我自己對英文有興趣，我所教的孩子英文也還不錯，所以教歷史的時候也可以跟他們談這些英文用語，例如我跟高三同學說：「你們現在高三了，你們要保持一種冷靜，在西方哲學有『斯多葛學派』，keep stoic calmness 是『保持斯多葛的沉靜』，那是一種很高境界的沉靜。」有些學生學會了這句話，會運用在他的作文之中，就會很不一樣。凱撒到高盧爭戰的時候，被元老院誤解，但他堅持自己的想法，這個典故產生了一個詞：Crossing The Rubicon，後來就成為一句代表「下

定決心」的諺語。很多英文的詞語是來自歷史的典故，所以教西洋史的時候，也會遇到一些英文；跟學生談這些，他們就會覺得很有趣，老師教得跟別人不一樣。

這也不是高深的學問，就是不斷地找資料，也許會忘記是從哪裡找到的資料，但已經把它記在要講的那一段，要用到的時候就可以抽出來講。這些運用資料的例子太多了，隨時都要把它整理、紀錄下來。我有準備講義，講義是空空的綱要，但上課教學要滿滿的，所以自己要準備很多內容，也很花時間。因為做了筆記，所以一次又一次的上課過後，我們可以不斷地 update、更新它，也要運用更多新的資料，這可以讓學生覺得歷史是一個古老的學問，但老師能不斷地去更新。

吳：您覺得學生對於歷史的學習態度如何？

王：他們覺得高中歷史可以與國中歷史不一樣，其實這也不是國中老師的錯，因為課本與節數都使國中歷史老師沒有辦法讓學生去理解歷史，只能讓他們記憶歷史。國中的課程那麼精簡，幾乎每句話都要背下來，根本沒有時間跟學生解釋。今天幸運的是：我已經教了那麼多年，我有能力自己選擇哪些要講多？哪些要講少？我知道學生哪些可能知道？哪些可能還不知道？哪些我覺得必須幫助他們思考？哪些他們可以自己看？

現在很多人都在討論一綱多本的問題，我基本上還是同意一綱多本。站在資本主義的立場，還是要有競爭，不必害怕競爭。在今日自由主義的時代裡，競爭是難以避免的，也比較強調個人主義。當一個老師可以從各個版本之中，去吸收最好的部分。儘管在一綱多本的原則下，最後還是要選擇一本，但內容就會多元；如果再像以前一樣只有一本，老師們如何再去做選擇？已經沒有機會了，也沒有辦法讓不同的聲音進到同一個歷史區塊之中，來做不同的解釋。

有歷史的事實，還是需要一點歷史解釋的部分；我們今天講課也是在詮釋那一塊。學生來上課的時候才會用心地聽課，倘若老師講的都跟網路上的一樣，又何必花時間聽課？假設有 power point 可以取代老師的講課，學生又何必去聽真人的聲音？就像語言翻譯機一樣，現在也有真人發音了，它的腔調與發音可以讓人感覺那是正確的發音；但在歷史課的講述現場，假設內容也少了對歷史的評斷、解釋、鋪陳的

能力，又何需真人來上課？老師要去鋪陳他所要講的東西。

我不是說耍嘴皮子，或者只有片面的口才是重要的；應該不會有人會把標準提得那麼高，不會要求老師都要有很好的口才。有時候口才是天生的，有些人就沒有辦法侃侃而談，但老師就是要做準備，去整理、組織，要知道自己教書的目標。我可能有一點侃侃而談的能力，但不代表我都在耍嘴皮子。因為我都很清楚每一堂課要教的內容，除了提到上一次上課所講的內容，也一定會告訴學生今天所要上的大綱，再進入這些大綱的內容來談；我會有清楚的綱、目，我大概會講：「昨天上到哪裡了？今天要講…」都談過之後最後再做總結：「今天大概講完了，今天做了什麼。」就像寫一篇文章，只是把書寫變成用講的，每一次上課都要提醒自己要做到這個過程，學生才會覺得這是一個完整的課程。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相通的，上課跟寫文章、點選滑鼠是一樣的，讓學生感覺其實上課就像是開電腦檔案一樣，一個一個檔案夾慢慢點選進去，假設中間再加入一些表演、有趣的陳述與故事，學生就會很愛聽講。有時候，學生是先喜歡上老師的課，才會接著喜歡這個老師所教的科目；他不是先喜歡歷史，而是先喜歡老師上課，才喜歡這個科目。喜歡上這個科目之後，雖然他未來沒有要走這個領域，他也不會覺得困難，這是沒有衝突的。雖然有些人的確天生就有這方面的能力，大家應該都可以往這個方向去做。

吳：您覺得高中歷史教育應該帶給學生什麼？高中歷史科的目標應該是什麼？

王：在高中之前，不論是在課程或成長的階段，並不容易讓學生有機會與時間去想一些事情，包含課本裡的內容，他們都沒有辦法多去思考，所以到了高中，不管哪一個科目，我們應該給學生的就是機會與時間，並不是要很緊湊地把課程上完，而是應該在上課的時候，從對課本理解、判斷、分析，進而可以讓他們產生對其他事情的判斷能力，這是最基本的。就像我上次所說的，高中的科目是通識教育，是要讓學生產生學習的興趣與正確的態度，絕對不是一定要讓學生唸歷史系，或數學系。學習的興趣，是讓學生認為有一部分的學習是自主的學習，是他自己可以掌控的。

過去學生在國中，在學習方面的自主比較少，他們是被推著走的。現在到高中，他們必須自主學習，老師容許他們發言，要求他們寫報告、分組報告、上台報告，甚至也容許他們可以評論別人、打分數，我們分組報告時，常常是讓學生在下面打分數。當他們能自主的學習，他們會對學習產生興趣，因為有一部分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再來就是我剛才講到，他們可以去思考，先從課本開始：課本所寫的還有哪些意義？除了考試可以考的部分之外，他們還可以想到其他可以應用的地方。今天是資訊媒體爆炸的時代，但盡信書不如無書；在自由民主的時代裡，學生固然有「知」的權利，他們有沒有能力去判斷這些資訊與媒體的內容？

我剛才提到第一點就是學習的興趣；第二點就是思考的能力；接下來要講是學習的態度。我沒有那麼清楚地談歷史科的教育目標，是因為我知道自己上課該上什麼，但要去談一個高中生所需要的能力，我覺得每一個科目都應該掌握的共通點有：學習的興趣、思考的能力、學習的態度。如果學生已經理解到，一門科目背後還有一些值得探索的內涵，老師已經幫他們開啟一些了，有些他們就可以自己再去找，動手去做。以前學生可能沒有這個機會，別人講的不見得是自己的，而且聽過會忘掉；現在當他們真的有動手的興趣之後，他們可以再多查一些資料，他們才會發現那些東西是自己的。最簡單的例子是：我有很多學生自己做筆記，他的筆記不完全來自課本、老師的講義，他開始會去做自己的筆記，整理得很好。

吳：您上次給我的檔案之中，我有看到一些很清楚的講義，您上課的時候就是直接發給學生嗎？

王：對。同學有了那樣的講義之後，他們還會自己做屬於自己的筆記，我鼓勵他們這樣做。我自己高中學習所有的科目，包括學數學，我都自己做筆記；英文我會自己抄單字、片語，再去背，而不是把一本書的內容從第一個單字背到最後一個單字。我到二、三十歲的時候，還在做筆記。我還有一本自己的心情小札，我看到剪貼的資料，還會自己寫一些文章。其實透過寫文章，可以不斷地和自己對話，在談起這些想法時能渾然天成，就像孔子說的：「吾道一以貫之」，儘管隨著時代改變，我會做修正，但有一套基本的理念與上課方式是不變的。就像上次談到我告訴自然組學生：「我上課只有一套，只是我用不同方式去闡釋，讓它濃縮成為精華版。」

對於一個老師而言，很難在備課的過程中，一下子達到很完美的境界；這是需要平常的累積，再加上教學的經驗，所以在課堂上需要的時候，才能很快地拿出來使用。過去在教書的過程中，真得是花很多心力去累積。我的太太在國中教書，當他聽到人家說：「你先生在高中教得很好。」我太太的答覆不是：「他真得教得很好。」而是說：「他真得很努力，他常常回家之後還在備課、不斷地作資料。」這一點他是看到了，他也很清楚；他理解到國中與高中是不一樣的，高中以上包含大學的老師，花在加強自我的心力，應該已經出現了他的專業。我覺得能讓我敬重的老師，多半都具有這種特質，就是很努力的在做。

如何讓學生具備上大學之前或作為一個公民應該有的能力？這些大家都可以討論，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也可能是最需要精進的地方，其實各科都可以去討論，我是覺得沒有一個學校在討論這些目標。武陵高中作為一個第一志願的高中，應該都可以去定位：這三年之中，學生應該學到什麼？可不可以試著去作量化與團隊合作，把高一、高二、高三所應該學到的能力，共同去訂定出來？不是不可行，假設今天我們不是一個這麼大的學校，而是一個理想的私人辦學學校，我覺得可以這樣做。

其實古代的書院應該有類似的做法，只是沒有執行得那麼嚴格；朱熹寫白鹿洞書院的院規，應該就是一種教學目標的呈現，要做自由的閱讀、每一個月有不斷的考核，讓學問不斷精進。獨立學習就是給學生一些目標與方向，他們要自我閱讀，師生要做一些討論。古代書院就是這樣，古人已經有在做，我其實很羨慕，現在也應該可以做到，當然前提是在一個自由的學習環境，不是那麼的制式。高中可以做一些，大學更應該往這種方向，才是對的。

吳：您覺得現在關於教育目標的訂定做得如何？

王：最大的問題還是各做各的。我相信很多老師都非常優秀，也都很努力地教學，但是不是有共同的目標？這些是個別的努力，沒有辦法整合，也就是沒有共識要把課程上到什麼程度。老師們各自有不同的教學目標，從學生的角度來看，只能看他們的運氣好不好，這是很可惜的。高中課程與大學不同，大學的課程安排除了少數的主修 major 是必修，大部分都是選修，學生的學習是自願的，覺得對自己有幫助才會去選修。可是在高中課程裡，選修並不真正具備選擇的意義，學生要

上的課程還是固定的，如果老師能夠有一些共同的努力方向，對考試的成果有一定的要求，對學生真得會比較好，讓他們知道必須具備什麼。

從歷史的教學到生活的管理，到我現在的學務工作，我很重視給學生獨立學習的空間，盡量讓他們的學習從自我要求出發。教育不要只看眼前，不要再像以前的方式：老師說什麼，學生做什麼，容許學生擁有自主學習的權利，也包括同儕之間的學習。懂得自主學習與同儕間的學習之後，學生才會知道他學習的目標，也會知道自己需要什麼，去補充不足之處；我們真得要給學生時間。

吳：我常在想，如果我在高中的時候曾這樣訓練，也許剛上大學的時候，會能銜接的更好。

王：對。有時候我們也許不必使用「訓練」這樣的字眼，就是去創造一個學風。假設一個學校的風氣是追求卓越，又容忍學生的自由與獨立學習，這會是一所令人期待的學校。但很重要的是，學校要有目標，要知道現在的學生的狀況，要給學生什麼？希望他們達到什麼？我覺得這是現在比較欠缺的。

吳：不是要給學生盲目的自由？

王：對，我覺得現在是過猶不及。過是太強調升學，要考上哪些大學；不及則是太放鬆。我們並不是要學生考幾分，而是要讓他們知道，是不是真正發揮自己的潛力，這個部份是蠻大的工程。很多學生到了大學擁有了自由，卻不知所措，這樣的自由不應該是突然擁有，應該是循序漸進的。國中、高中、大學的每一個階段，都應該要有銜接。現在採學分制的精神是讓學生可以選課，至少是半獨立的學習規劃，學生修滿一百六十學分才能畢業，有一些必修、必選的部份。

現在教育部訂出來必修的部份比較少，釋出了比較多選修的部份，在九五暫綱之下，高三釋出十九個選修學分，要讓哪些課程拿到這些選修學分？學校就要妥善安排。學分制施行起來沒有辦法改變很大，畢竟還是有升學考試，不可能開太多與升學無關的課程；但至少可以根據學校的需要，在選修配課方面會保有多一點彈性，這是好處。選修課程的精神在高中要落實，並不是那麼容易；但至少不會像以前一樣出現留級的狀況，只要再選修或透過補修的方式，把學分補足，不必

留級，不是補考定終身。

在現行的體制之下，選課的部分還是學校在安排，學生只是去上課，還沒有真正選課、跑班的自由，要做到完全自由選課，還是太難，未來會怎麼發展，是不是能真正做到學生可以跑班？我就知道了。目前選課制是有一些彈性，但在升學的體制之下，還是很難做到真正的自由學習。老師每個領域都會教，教起來就會很普通，假設老師能像教授一樣有專精的領域，例如在世界文化史方面，有沒有辦法讓他專門開世界文化史的課程，只教高三，不用教別的課程？這又能讓學生來選修，對學生是有利的。未來配課能不能做到這樣的理想？我不知道，在執行上的確會遇到一些困難。

在有一些博學、專精的老師，他在學科方面的涵養，應該是受到肯定所需具備基本功，上課內容講得很好，而且有一些藏家之寶；每一個科目的優秀老師，必定都是如此，這也是一個共同點。但畢竟大學以下的老師比較沒有時間去做研究，我也不敢真得說自己有專長，只能說某個部份是自己比較喜歡教的，上起來會比較得心應手。所以開設專精選修課程的理想，只能先談一談，並不是那麼容易做到。

吳：您對於九五課綱的課程安排的看法？

王：談現行九五暫綱，還是大家共通提到的老問題，台灣史講一學期，中國史講一學期，很明顯地台灣史的部分時間比較充裕，中國史就趕得不得了。但教學一直都會面臨很實際的問題：時間不夠，講不完。未來考試時，中國史還是會有很多可以考試的地方，但講課的時候，卻沒有很多時間可以講得比較詳細，對學生考試的影響可能會比較大。高二部份的安排，我是覺得還可以，兩個學期來談外國史，時間還算充裕，老師上課的部份是沒有問題。

只是就考試壓力而言，自然組的學生會比較辛苦，過去八八年以來的提綱，高二的部份安排得蠻鬆散的，而且特別強調近現代史的部份，現在推甄、學測變得那麼重要，或許對二類組比較不公平。高三的部分，我覺得是蠻大的問題；中國文化史與世界文化史各章要講的主題，我都覺得是蠻新的論述，我覺得對基層老師而言，並沒有把握可以立即上得很好，例如：醫療史、宗教史、移民史等等，都是我們比較陌生的領域，還沒有把握要怎麼去教。

吳：您目前還沒有上過九五課網的高三的教材？

王：還沒有，這個暑假過後才會開始。

吳：前面提到關於中國史考試與高三教材的部份，所會產生的效應，都還要再去觀察？

王：對。

吳：您會不會擔心台灣史的考題太過瑣碎？

王：應該是不至於。現在學測的題目考台灣史的範圍還不至於太瑣碎，大部分集中在清領時期與日治時期。

吳：您覺得這個課網需要再修正嗎？

王：其實我覺得八八年的課網，各家所出的版本已經愈修愈好，再做這樣的更改，我不知道有多大的意義。八八年課網比較有問題的部份，我覺得是在高二的安排。高一上下學期的部份是比較完整，各個版本修正得都蠻好教的，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改？不過，高二《世界文化歷史篇》的部份，講到一些傳播、資訊的部份，也是讓我們自修了很多東西，所以我才會出作業給學生做，他們可以做出這麼好的作業，還蠻有意思的；傳播、媒體也是歷史的一部分，讓學生多學一點，也不見得不好。只是這些內容是考試考不出來的，這也是一個問題。

吳：學生可能不見得從考試當中表現出他們在這方面的學習？

王：對。八八課網高二的部份，提到一些進步史觀與科技傳播、教育、物質發展史的內容，這些都有整合的意義，特別是以西方的觀點來看，只要老師能把這些發展集中成一條線，是蠻有意思的。現在的人都是活在媒體發達的時代，去了解傳播的歷史，並不是不好。物質的發展史，屬於科學史的部份，我覺得也很有意思，老師也可以去發揮，只是很可惜各家版本都寫得不好。現在有出版很多科普讀物，對於物理、化學的發展史，我覺得寫得比較好。

九五課網的缺點我剛才才談到，但其實每個課網都有它的優點，例如九五課網高一下談中國史的幾個重點，我覺得談得都還不錯，只是可

惜時間太短。例如：中國歷史上征服王朝的觀點，去談宋以前與宋以後王朝漢化的程度，很有意思，比八八課綱第五章的草原游牧民族寫得更深刻；另外也談到明清的世紳社會，與宋代以來中國家族史、族群的部份，也都還不錯，我覺得都有寫得很漂亮的地方。我們也會試著去看這個課綱的優點，讓自己隨著課綱的安排來上課，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好，只是時間的分配真得太少。

吳：請談一談您對評量學生的看法。

王：在講義裡，我試著在大綱之後加入比較具有思考性的題目，但我覺得這部份，我本來就比較欠缺，我會參考各個版本的題目。在考試的部份，除了我會在講義裡設計一些可以思考的題目，關於平時測驗的部份，我有點是行禮如儀，特別是在高一學生還沒選組時。我只是要讓高一學生認識到，歷史科與過去上課的方式不同，可以帶給他們一些知識上的滿足。我以前給學生做過一些報告，我發現高一的學生做得並不理想，他們不確定是否要選擇這個組，再加上高一的課程塞得滿滿的，並沒有很多時間，所以我現在比較不會好高騖遠，高一的學生我並沒有讓他們做分組報告，只要讓他們認識歷史，喜歡歷史，而不是討厭歷史。

到了高二有分組之後，我才會讓第一類組的學生試著去寫報告，整個操作方式是利用寒假。根據以前的經驗，我發現讓學生在學期中寫報告，會因為他們也要寫其他科目的報告，所以寫出來的東西不會令人滿意，所以我盡量利用寒假讓學生去進行，寫出來的報告會比較完整。這種報告包含書面與口頭報告，他們還要打別人的分數、互相學習。舉例來說：學生要先找到他們要研究的主題，針對歷史與媒體的結合，開學各組要口頭報告，方式不拘，可以用各種方式來呈現，報告有一定的時間限制，也有同學負責打分數；口頭報完成之後的一段時間裡要完成書面報告。我大概的時程都有跟他們說，每一次報告我都有做講評，並批改他們的書面報告。

吳：您是在高二的下學期初讓學生進行這樣的報告？

王：高二的上學期橫跨下學期，報告的部份，我並沒有給學生這麼大的壓力，我比較希望是一個完整的報告，包括口頭與書面以及評量別人，我希望他們的評量要寫評語，不是只給分數。只要這麼一次是全班都

投入，這樣就很好了，不需要太多。其他的就是課堂上一些問題的提出與回答，或者下一節課再來做說明。我是覺得學生能夠提出問題，是最重要的，我不想用「回答幾次加幾分」那樣瑣碎的方式，會使學生被分數壓垮，還是儘量鼓勵學生在課堂上與我有互動。

除了剛才提到一次完整的報告，我並沒有再讓學生多做其他的報告，真得不需要太多。因為以前的經驗讓我覺得學生在網路上抓抓寫寫，他們自己所得到的幫助並不大，也不是他們真正喜歡做的事情。我讓學生自己去做他們要做的，他們決定要寫一個題目，我都會跟他們討論：要怎麼做？大概有哪些題綱？討論完成之後再去進行，我會給他們一段定大綱的時間，大概是高二上學期結束之前，他們要把大綱提出來，寒假再去進行，開學之後就分組上台報告，幾個禮拜之後再把書面交上來。書面報告一定要按照大略的格式，最後要附上個人對整個報告的心得。

吳：這一份作業也是同學們跟您討論過後才完成的？

王：他們當初並不知道要怎麼做，我建議他們，類似這樣社會科學的研究，可以使用問卷調查，但問卷結果必須加以解讀，才能比較深入地了解大家對於璩美鳳這個緋聞事件很多層面的看法。

吳：您幫他們抓出一些方向與方法，他們實際進行之後，也產生了一些屬於他們自己的看法？

王：對。他們是做得最好的一組，分成四個部份來探討，每一個部份都有問卷並加以解讀，是蠻完整的一份報告。

吳：有些歷史老師會利用評量來輔導教學，包括使用隨堂測驗、小考，您的看法？

王：我也是這樣。基本上，我覺得使用測驗卷沒有什麼不好，我所出的考卷也只能用一年，明年我要再重新出考題，小考這麼多，一章要考一次，再加上還有段考、模擬考考題，倘若每次都要自己出題，對老師而言，負擔也很大。我沒有這麼大的心力每次測驗都去改變考題，我所花的時間主要會在期中考的出題。關於平時測驗我並沒有花很多心思，雖然買測驗卷不太好，我可以用題庫去抓題，意思都一樣，我並沒有特別在乎這件事。但我是教完一章，就考一次，這些原則我都在

課堂上告訴學生，讓他們沒有疑慮。因為教完一章，就考一次，學生的印象最深刻，我也會檢討考卷，有時間的話，每一題我都會檢討，也不要累積那麼多，到段考的時候不會感覺會有負擔。

吳：您是在課堂上讓學生測驗？

王：我都是另外找時間測驗，上課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讓他們測驗；解答的部份則是利用課堂時間，時間容許的話，我會一題一題地解答。

吳：這樣的解答大概需要多久時間？

王：高三比較久，高一、高二大概一、二十分鐘就可以講完了，所以我自己都要先寫過一遍，才知道問題在哪裡？有些題目我還會主動告訴小老師：「那一題答案錯了，答案要更正。」我不認為這是什麼大問題，我讓同學們要保持平常心，而且做他們的後盾：「都考過了，不用擔心這一科。」大家平常考都考得很好，月考因為難度比較難，成績會比較低一點，平常成績可以補足，如果學生的成績真得不好，我也會去跟他談：「怎麼了？怎麼不行？為什麼考不好？」所以歷史科的學期成績要不及格，並不容易。

吳：關於考題的設計，您認為什麼樣的考題是好的考題？

王：就技術的層面而言，比較基本的是平均分配考試範圍，假設考三章，三章的題目比重要平均。一張考卷的題目形式大概都有一定的比重：現在單選題大概是三十五題到四十題，多重選擇五題，非選擇題佔二十分。大家大概都有這個共識，跟指考方向大概是一致的，這大概沒有問題。單選題的部份是比較明確的；多重選擇題比較多是兩兩比較，可以讓學生針對主題作多一點的綜合分析；非選擇題更需要針對資料、圖表、史料作綜合判斷，要能夠循著資料的邏輯與背景，把它的主題抽絲剝繭地爬梳出來，非選擇題最能考驗學生對考試範圍的理解，也最難出題。

基本上，出題大概是這幾個方向。盡量不要出一些一下就能判斷的題目，要包含能夠讓學生有理解、分析、判斷的部份。所以有時候要設計一些題組，把相關的事件拿出來討論，假設教西洋史的時候提到一些書名，要很巧妙地把它整合在題目裡，讓學生知道這些書對這些民族、文化的價值在哪裡？有時候我們很難否認「考試引導教學」，指考、

學測的大考中心出過一些很不錯的題目，也引導高中歷史老師學習這些出題方式：非選題或多重選擇題，透過幾段資料的交叉比對，去探討一件事、一本書、一個人，這些都是很好的參考題目。

單選擇是盡量透過明確地文字敘述、關鍵字、背景，來去理解這是什麼事件，它的層次比較像是唐詩的絕句，文字比較短，意境比較沒那麼深，除非是題組。多重選擇就比較像律詩，文字比較長，需要多一點對資料的消化、對課文的理解。非選擇題是透過各種不同形式的圖表、文字，出題的最高境界應該是這種。每一個題型都有它的出題方式，總之就是不要讓學生一眼就能望穿答案，會沒有鑑別度，也失去考題的目標。讓學生覺得有一點挑戰性，能夠測試他所學習的，學生會得到滿足感，覺得他在做一種挑戰。

吳：您在文章裡也有提到，不再是像過去「背多分」的考題。

王：對，大家都知道應該這樣做。就算是記憶性的題目，也應該要讓學生去理解，讓他們知道一個人、一件事，要放在一個時空脈絡去呈現它的意義、價值、重要性，這樣的題目會比較好。假設我們要認識一個民族的特色，是透過資料或考古的發現，或雜誌裡的東西，讓學生去判斷那是亞述人的特色？或唐朝歷史的特色？這是老師可以誘導學生去判斷的。

吳：根據您長期的觀察，現在的學生與過去的學生，在學習歷史方面的態度，您認為有沒有很大的差異？

王：九五課綱提到幾個核心價值，第一個是時序的部份，例如：中國史不只是知道朝代的先後，還要知道一件事的時間邏輯、原因、經過、理想，最後還有歷史的意義。現在的孩子對於歷史基本的時空了解都已經不太夠了。這幾年的發展，似乎看起來是：教改在進步，課本也在進步，但學生的歷史知識卻在倒退，不像我們以前的時代，雖然沒有新的方法，學生學到高中都對歷史有一定的知識，也就是常識，這真的有落差。

有時候，我覺得第一志願的孩子對於歷史的了解，也是蠻混亂的，對歷史基本的認知是有限的。這也是因為現在課程的安排，與國文、地理都有關係，讓學生沒有辦法知道他們現在進入的是哪一個時空，對歷史人名也常常是一知半解。就是我剛才談到的，沒有給學生時間去

消化這些知識：到底李白是怎樣的人？王安石是怎樣的人？他們只知道李白是唐朝人，王安石是宋朝人，只有隱約的印象；遑論要他們談安史之亂的影響，也沒有辦法分析唐朝亂亡的因素，更沒有辦法指出唐朝是從中古走入近世的轉折，是因為世家大族的沒落。

這些歷史的層次，對現在的學生而言是很難的，但我們試著讓學生在高中知道這些時序、經過、影響、意義，更深入地談歷史變遷的動力。例如談鄭和下西洋，高中歷史不應該只是很空泛地沉緬於「華人之光」，而是要把它放在明朝貢貿易之下的歷史脈絡，但真的有讀一類組的學生到了高三，還停留在尋找惠帝的制式說法，我們發現有些問題其實是在老師的教法。並不是要對所有的歷史事件都要有新的解讀，才是把歷史教得很好，但很多歷史人物與事件，但當時的脈絡之下，的確不應該是那樣的解釋，這些解釋現在也已經有很多屬於定論的說法了。我們在學習歷史時，應該具備解釋歷史的能力，但這個部份還仍然有待加強，需要我們努力去做。

吳：現在學生的背景知識需要加強？

王：他們的背景知識不夠，真的不夠。現在學生的知識也呈現M型化，有些學生從小來自家庭教育的薰陶，對這些知識背景很清楚，老師只需要提點一下，他就能觸類旁通，把這些知識都整合在一起。例如我兒子在上國中之前，他看金庸小說，對宋朝、元朝、明朝、清朝這些時代的人物與時間變化，已經有一些基礎概念，他再來上這段時間的歷史課，他會清楚很多；但有些學生從小並沒有閱讀的習慣。

吳：您認為現在學生的知識也呈現M型化？

王：我覺得是如此。現在有一些很小的孩子，已經知道《達文西密碼》，以及一些在文藝復興時代曾發生的一些事情；但現在還有很多高中學生對此並不是很清楚。

吳：現在與過去的學生確實存在整體的落差？

王：我覺得是如此，基礎的閱讀與知識不夠，所以我們到高中要跟學生談：哪些是歷史事實？哪些是歷史解釋？學生的基礎歷史知識是比較不足。

吳：需要多花一些時間去補足他們的歷史知識嗎？

王：所以現在的課綱也會顯現一些問題。例如我們跟學生談科舉，學生必須先知道什麼是科舉，才能夠進一步去分析；但現在學生連科舉是什麼、取才制度曾經出現哪些變化都不知道，如何跟他們進一步談科舉的影響？

吳：再加上時間被壓縮，要談這些會更艱難？

王：對，我覺得是如此。學生可能數學很好，但他們很缺乏文史的知識。各種知識的理解其實都需要一些基礎，才有辦法做組織、串聯、歸納，這些都是共通的原則。

吳：有些歷史老師認為，成績好的學生比較能吸收老師的教學內容，您的看法？

王：不能說這樣的說法完全錯誤，畢竟考試成績好，也代表他吸收得還不錯。只是我們也要思考，他是否真正吸收我們所期望的？他是不是真正喜歡歷史這個科目？而不是只有在成績上面表現的不錯。的確有一些學生認為，他按照國中的學習方式來處理歷史這個科目就可以了，包括上課與回家所要做的事情，他都覺得可以自己來；一定會有這樣的學生。但以我教學的經驗來說，假設我們都已經用這樣的方式來上課，武陵的學生可以接受，也可以唸得很好，不討厭歷史之外，還可以喜歡歷史。

我常常也遇到一些二類組的學生告訴我，希望我再繼續教他們。我常說：「輕鬆、愉快地學習是我們的目標。」學生可以 enjoy 在歷史課程，也願意去學習，要建立在他們對這個科目的信心，就像我說的，老師不必把考試看得這麼重要，這只是一個 routine，都能在預期的時間裡做完，我們上課沒有壓力，講解又清楚，還可以提供學生很多思考，這樣就很好。我們有時候也要思考：學生的學習不好，除了他本身努力不足，還有沒有別的因素？這就要去檢視老師與學生互動的部份、老師所希望的目標是什麼？

我覺得每一個科目的老師都要去做這些反思，只是就我們歷史科而言，我覺得老師除了要具備說故事的能力之外，還必須能夠啟發學生，讓他們可以得到滿足，給他們學習上的訓練，讓他們得到方法，沒有

太大的分數壓力，只要有相當程度的認真，就可以理解老師的上課方式與內容，並得到好的分數。如果這些都可以他們做到，學生何樂而不為？其他的學科是不是只要老師的作法正確，學生的分數就可以達到？這當然有討論的空間。(笑)但至少我覺得歷史老師在這個部份，是不必妄自菲薄的。

只要試著去做，歷史老師是可以讓學生得到一些成就感，也願意跟著老師學習。我上次也談到，不只是歷史科的老師要這麼認真，這是當一個老師應該有的態度。不要急著去責備上課不聽講的學生，有時候學生剛接觸一位老師，他並不認識這位老師，也不熟悉老師的上課方式，也可能用既定的印象來界定這門科目的學習範疇。學生踏入不同的學習階段，本來就需要一段適應的時間，去學習、改變自己，進而融入學習氣氛。老師提供學生觀察、學習、幫助，不必責備他們，就應該可以慢慢地達到整體的學習效果，這是我們可以做的。

吳：長期以來，學生都可以達成您的期望？

王：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我對教書的方式已經有一定的想法，對自己想要達到的目標，以及對學生的認識，都有先設定過，不會有太不切實際的預期，或沒有標準。倘若老師沒有標準，學生就很難依循，不可能沒有標準，只是柔中帶硬；所以不會去責備學生，但要引導他們做到老師想要的，在寬容中帶著堅持。我上課並不是都能隨心所欲，但至少學生是可以被影響的，永遠都不要忽視自己的能力。

前面提到的是比較屬於歷史教學的部份，但在教學的過程中，一定會遇到一些其他科目也會遇到的問題：學習態度不佳、講話、作業不認真、考試不用心準備，這些當然都會發生，這是屬於老師基本經營的部份。隨著年紀與經驗的增長，老師當然可以更有效地克服這些問題，但基本上高中學生的專注力與自律能力，都會比較好，不可諱言的是，學生在這個部分真的會做得比較好，也不完全是老師的功勞。

因為我也教過國中，我知道這個狀況。到了高中，理論上一個班的學生會有一致的目標，會往那個方向走。但國中學生是常態分配，沒有經過篩選，並沒有一致的方向；要整合他們，會有很多問題，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這就屬於導師的工作。十月份有一個國中邀請我去講導師的經驗，我要講的就是這一塊，要先跟他們分析國中課程與高

中課程的不同；再去第一志願與第二、三志願的不同，我也教過第二志願；再回來談國中導師可以做哪些，做一些擔任導師的經驗分享，屬於班級經營的部份，就跟這次訪談所要談的主題比較不同。

吳：謝謝老師，我們的主題都談得很清楚了，今天的訪談就到這裡結束。

※ 接著吳姿穎同學將王進傑老師所製作的講義拿出來，與老師討論，講義內容為九五課綱高一下學期中國史的部份，接下來為討論的內容。

吳：我注意到您的講義的表格一欄是大綱要，另一欄則是小綱要。

王：這是我最新的講義，雖然我過去並不愛用表格，但因為學生的基礎知識不夠，為了兼顧課程目標，所以想出這樣的方式來整理講義，讓學生可以一目了然，談到新石器時代的革命，就可以知道有什麼特徵，還能做一些分辨，有哪些重要的遺址。我不知道這樣的方式對學生有沒有幫助？我試了一學期，好像還不錯。第一節課談到這裡，還可以引申西方的作物是小麥，我以《細菌、鋼鐵、槍砲》這本書來談近代世界的不同，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農業，西亞地區都有一些原生作物，但在中南美洲可能就沒有。

最後我自己還會再作加強、課後討論，有一些比較能夠引領思考，有一些比較難的資料孩子沒有讀過的，是從別的版本以及自己找到的資料中選取出來的，最後再從題庫中抓一些比較好的題目。我覺得這樣可能比較適合當一個講義，但也必須承認未盡全功，一個人做真得很辛苦。不過，我的想法都呈現在講義裡。

吳：這樣的課程真得好趕。

王：對，因為進度很趕，沒有製作講義會很不好上，也很不好取捨，有一些是舊課本的內容，略過不講又不行。這是我多年來講義的精華版，但我都試著把重點與我的想法一一列上，有一些版本的標題用得還不錯，例如以前的版本最缺乏的共產主義，翰林版的標題是「靈魂深處鬧革命」，我就把它放進講義裡。這真得太難講了，我的講義都已經填得密密麻麻了，一個學期怎麼講完這些內容？怎麼上得完？整理這些講義很花時間，每一個版本都一直看，去找資料，如果能發揮 team 的力量，其實會比較好。我最大的目的是不希望學生看參考書，文史課程沒有必要看參考書。

吳：您是以幫助學生為出發點，來編製這些講義。

王：對，如果還有時間，我會把需要的講義都整理出來。

吳：謝謝老師的分享。

